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西游记 (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金刚经》

作者简介

海诚，男，一九五六年十月生。山东人：祖籍薛城，生于滕邑。现就职于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楼昨夜》、《天街女儿梦》、《三美神》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若干，约一百五十万字。作品多次获奖，部分作品在海外发表、出版。

内容说明

《新西游记》沿用《西游记》的主角人物，却避免了《西游记》中唐僧，沙僧等形象的虚假单薄，重构了取经西僧全新的命运与际遇：唐僧被塑造为有七情六欲，但最终振作，独赴西天的新形象；孙悟空、沙僧、猪八戒性格更复杂，形象更鲜活，兄弟三个结局迥异；或重返故园；或靠出卖师父平步青云……

同《西游记》相比，《新西游记》故事更曲折生动：惊险浪漫的异域旅程，苦行僧的情色考验，同盟者的[窝里斗]、天上人间的炎凉世态、权贵们的荒淫奢侈、富于东方传统文化色彩的诗词禅偈、乐舞博弈……营造出气象万千、绚丽多彩的艺术空间，读来引人入胜，确是一部雅俗共赏之作。

新西游记（上）

第一回 如亲显化享灵山 金蝉破戒贬东土

为求正道，悉达多修行六载，在菩提树下成佛……

母命难违，金蝉子酒乱真性，与娇妻重温鸳梦……

诗曰：

尔时世尊心愍慈，宴乐三宫终不溺。

参访鹑衣月林寒，坐禅巢顶雪山寂。

革钵罗树悟正道，竹林祇园传妙义。

一从白马负经来，数声清誓拨痴迷。

话说古天竺有个迦毗罗卫国。这一年春上，王后摩耶夫人妊期将满。因是头生孩子，按照当地风俗，须回娘家坐蓐。国君净饭王即遣车马侍从护送王后回天臂城——摩耶原是天臂城善觉王的长女。途经蓝毗尼园，王后见红杏出墙，满园春色，心中欢喜，遂令驻辇，下车去园中游玩：看不尽桃李争艳，赏不完新柳婆娑；忽见一株无忧树满枝繁花，摇曳东风，端的可爱。便趋步过去抬手欲折枝花儿。不料惊动了胎气，小王子便自王后右肋下徐徐诞生。

那王子落地，不需别人扶持，就东南西北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时空中有仙子奏乐、飞天散花，又有九条神龙口吐清波，为王子浴身。那净饭王闻讯赶来，见王子眉清目秀，甚为喜悦。遂与夫人商议，为其取名“悉达多”。

悉达多渐长。国王延请国内名师，教授王子五明六艺。王子天资聪颖，勤学不辍，因之文才武略，无不咸备。时国王已年迈，满心指望儿子日后能承桃继位，遂立悉达多为太子；并聘娶耶输陀罗公主为太子妃。公主妍丽娴雅，太子深爱之。婚后不久，便生子罗睺罗。国王欣慰，又赐悉达多寒、暑、温三宫。太子可依时令迁居。真是无冬无夏，不潮不燥，笙歌盈耳，钟鸣鼎食！然太子心性多愁善感，悲天悯人，见人世间满目弱肉强食、生老病死景况，为寻求百苦根源与解脱之道，毅然于一个春寒料峭之夜，离开娇妻爱子，弃家修行。净饭王知晓后，十分悲伤，遣大臣苦劝太子回宫。可太子心如磐石，不改初衷。国王无奈，只得差本族中 陈如等五人侍从太子修道。

太子出家后，剃除须发，辗转于摩揭陀国几处山林间，访道苦修：他“日食一麻一米”、着褐衣，卧荆棘；修习“禅定”时，太子打坐静虑，不知日月，以至“鹊巢顶，三层垒”……漫漫六载，便这般熬过去了。这年岁末，太子来到象头山山下的尼连禅河畔，临水照见自己蓬头垢面形容，领悟到仅以种种苦行磨砺身体，于参道无益，便对五侍从说要入河沐浴。众人以为太子半途而废，忿喟而去。太子只好自己下河洗浴。浴毕，太子抓住水畔小树，想爬上岸，可又饥又倦，浑身已无一丝力气。正危急间，一个素朴秀美女子赶着雪白羊群过来。那牧女见水中太子奄奄一息，忙放下怀抱的羔羊，救他上岸。睹其面有饥色，又去采野果，爨上杂粮，熬了一罐糜粥献上。

太子吃罢粥，身上添了力气。真诚谢过牧女，迈开步行了约十里之遥，来到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见有一块又圆又平的石头。太子遂在石上铺了些

五明六艺——明是学术之意。五明指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褐衣——以兽毛或粗麻织制的短衣。为古代贫民衣著。

吉祥草，面朝东方结跏趺坐，左手成定印，端身正念，发誓：“若不得正觉大道，宁可碎身，决不起坐！”

太子初坐不久，风起云涌，下起大雨来。雨借风势，斜打太子，眼看衣裳要湿，惊动了菩提树守树的仙女，忙牵扯繁枝茂叶遮护太子。

雨停后，却又来了魔王波旬。波旬惟恐太子得道后会败他的基业，夺他的香火，遂令众罗刹、夜叉持刀弄剑，吆吆喝喝，惊扰太子。太子安坐树下，岿然不动。任凭众鬼怪刀光剑影，凶声恶气；他眉不皱，色不改，视若无睹。

诸魔闹哄乱腾了三日，波旬观太子不怖不恐，只得鸣金收兵。眉头一蹙，又生一计，令数十魔女，沐浴涂香，靓妆艳裳，去蛊惑太子。众魔女个个美艳风骚，熟谙风情。见太子眉清目秀，气宇轩昂，不禁春情勃发，将悉达多团团围住，初舞之蹈之，搔首弄姿；继而袒胸露尻，嗔笑嗲语，极尽撩拨之能事。那太子，目不斜，心不悸，瞑然静虑，惟冀望断大烦恼，得大智慧，解脱轮回之苦。诸魔女献媚邀宠三日，鬓散钗斜，一身粉汗，见太子石头人儿似的，不喜不慧，无动于衷，各自愧赦，怏怏退回。波旬无计可施，只得率残兵败将驾狂风遁回欲界六重天了。

众魔离去，云雾消散。悉达多顿见穹苍高旷，一轮明月，皎洁如水，洒向林野；乾坤清澄，天地圆融，四极无滞，湛碧空光。太子忽觉自身通体羽化，御风徜徉于玉鉴朗星间；缥缈无藉，随心翱翔于大千世界：瞰长川如带，奇峰若谍，谷下红芙蓉寂寞开放，涧中逍遥鱼悠哉游哉。蓦然见赤日跃出，晨曦满天，光明照彻四字八极；连自家五脏六腑、乙万个汗毛孔都被涤净了。太子返观尘世众生，瞬间彻悟了诸苦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正道！

悉达多得道成佛 后，遂去波罗奈斯城之鹿野苑“初转法轮”，为曾随他修行的 陈如等五众说法。这五人听了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心悦诚服，拜倒在佛陀面前，口颂“释迦牟尼”——意谓“释迦族的圣贤”——愿意皈依。佛陀欣然度化其为比丘弟子，共结为僧伽。

斯时，佛、法、僧三宝具足。佛陀便携五比丘游化中天竺诸国，有摩诃迦叶、舍利弗。目连等人先后弃外道归依，弟子日众。初时，佛陀及众弟子芒鞋瓦钵，游方讲学，十分清苦。至王舍城传教时，有迎兰陀长者皈依，将其竹园献出；摩揭陀国王出资建精舍，供养佛陀及弟子。来舍卫国授道时，又有给孤独长老以黄金铺地，购城南祇陀太子园林，筑构斋宇，献给佛陀；祇陀也奉献园中树木，称为祇树给孤独园。佛陀居此间讲道二十五年之久。

释迦牟尼八十岁那年，游方讲学至拘尸那揭罗城外，觉寿限将尽，把衣

结跏趺坐——佛教坐势，两腿交叉，足心朝上。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文译音，意为无上正等正觉。

佛——梵语佛陀简称，意觉者、大彻大悟智者。

十二因缘——佛教认为，“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生命亦是如此，其过程可分为十二因果联系的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四谛——佛教基本教义之一，谛即“真理”。四谛指苦、集、灭、道。苦谛：认为人世间一切皆苦；集谛：招感诸苦的烦恼业因；灭谛：指解脱苦果达到涅槃境界；道谛：为达涅槃之境的修习方法。

八正道——即具有四谛知识的“正见”、思维四谛之义的“正思”、不作一切非礼之语的“正语”、从事合乎佛教要求正当活动的“正业”、过正当合法生活的“正命”、勤修涅槃道法的“正精进”、明记四谛之理的“正念”、心专一境察悟四谛义理的“正定”。

僧伽——梵文译者，简称僧。初指四人以上僧团组织、后单指单人出家人。

钵传与迦叶，在婆罗双林下安置绳床，枕右手，侧身而卧，语弟子：“佛法无边且永存。尔等精进勿怠慢。”瞑然圆寂。弟子大恸。法体于双林间焚化后，其舍利子为摩揭陀等八国所分，各自建塔供奉不提。

却说佛陀涅槃后，修了五百世的菩萨行，终证如来果身。有三身相。哪三身？——毗卢遮那佛为法身佛；卢舍那佛为报身佛；释迦牟尼为应身佛，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身如来居娑婆世界，坐镇王舍城灵鹫山，享祀大雷音寺。此寺为天竺第一大道场：有五进庭院，三重外廓，殿阁堂塔，鳞次沓比，飞檐斗拱，金碧辉煌。依山取势，蔚为壮观。伽蓝殿前植菩提树、铁力木、贝叶、槟榔，四时葱茜；放生池中长女萝、薜荔、金兰、五色芙蓉，日日散香。

如来持无上大法力，靖除三界六道妖邪魔障，掌管四大部洲轮回业报。其十大弟子也都——证阿罗汉果，两厢侍立；又有观世音、普贤、文殊师利等八大菩萨左右辅弼；十六罗汉、五百弟子、三千比丘、比丘尼……随佛修持。端的是“华盖金幢彩幡曳，佛子济济大法弘”。

这一日如来入法堂升狮子座说法。但见他面如满月，眉似弯弓，目露慈光，手足如绽放斐荷。乃问道：“生命几何？”诸菩萨微笑不语。一沙弥曰：“在旦夕间。”如来道：“你不谙佛法。”又一弟子言：“在饮食间。”如来复摇首。忽一比丘朗声道：“弟子以为，生命只在呼吸吐纳之间。”如来定眼去看，见他约有三十岁，肤白而俊秀，眉间灵气盎然，喜悦道：“尔知我法也！”问其法号，那比丘右膝着地，合掌恭敬道：“弟子拙号金蝉子。”佛随口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曰：“你能复诵否叩那金蝉即启贝齿，更无滞涩，一字不漏，琅琅背了一遍。如来大喜，“金蝉子，你颇有灵性，若恒志进取，锲而不舍，必成正果！”金蝉欢喜，踊跃作礼，退回大众中。

自此佛祖几番独召金蝉子，传道授业解惑，金蝉果有慧根。不久便证了阿罗汉果。一日金蝉因侍候佛祖晚归，同室比丘妒忌之，数叩门扉不开。金蝉遂施法力，自门缝入室。众人皆惊：恐其以牙还牙。金蝉超然一晒，劝师兄弟除贪嗔之心，将那行住坐卧，都作道场，必有所获。众僧感动，以金蝉为知己，日益钦佩之。

忽一日，金蝉子接母亲手书一封，略为：母患沉疴，恐不久于人世，亟盼睹儿一面。金蝉系独子，父早丧，母亲将其拉扯成人不易。阅信大悲，急向都监告假，随送信的老仆人归家。蹒跚行几日，回到舍卫城，入宅邸，趋上房，却见母亲正坐在客厅里与娘子说话儿。施礼毕，不禁埋怨道：“家慈安康如旧，为何称病？跑折马腿也！”老夫人笑道：“我的儿，为母的想你了，故此谬递尺牍，不然你如何肯来！”金蝉想的还是修行，急急道：“既然母亲无恙，又见过面了，不孝便回寺院也！”言未讫，娘子已失声痛哭，以袂掩面而去。老夫人骂道：“痴儿忒无情无义矣！你一去便是五年，撇下这般贤淑可人的媳妇守活寡，你不心疼，我还心疼！盼星星盼月亮般把你盼来了，

涅槃——又谓寂灭。本义指佛教徒经长期修行，达到灭除烦恼，脱离轮回，圆满一切清静功德之寂静美好世界。为佛教最高境界。僧道士死亡也称涅槃。

娑婆世界——娑婆，梵文译音，意能忍、堪忍。指尘世。

三界六道——佛教认为众生所居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后来道教也沿用此说法：欲界又分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

告假——即现代所谓请假。

夫妻俩连句体己话未说便欲走，你修的是人道还是畜生道？还不快给你娘子赔罪去！”

金蝉原是个孝子，诺诺而退，循旧路去东庭。五载未归，天井中的亲树已高过房檐，洒下婆娑影子；满庭芳草萎，一槛春花艳，蕴含无限幽怨。金蝉子见娘子坐在假山旁一个石机上，面前一池碧水，浮萍间有小鱼成对穿梭。金蝉走近娘子，施礼道“无恙”，那妇人不理。金蝉只好看水，碧波中一个佳人，黛眉微蹙，明眸蒙露，哀艳绝伦。金蝉满心愧疚，道：“都是我拖累了娘子……”娘子低声道：“夫君今日来，何时归？”金蝉顾左右而言他：“我已证阿罗汉果，颇有些神通！”夫人不信：“你却卖弄给妾瞧瞧。”金蝉子便趺坐定心，默念咒语，拘来水仙，须臾，他中现五色菱荷，大如车轮，馨香满院。夫人惊喜不已，约一个时辰，莲花隐去，夫人道：“甚妙，然妾仍思旧日无神通之人。”起身入室。片刻，传出嚶嚶哭声。

金蝉子呆坐池边，直到日暮。使女遵命来唤两口儿去吃团圆饭。妇人方新妆了，与丈夫同往中庭。家宴一开，老夫人令丫鬟银勺分酒，至金蝉处，金蝉以手掩盏：“佛门戒律，出家人不得饮酒。”老夫人道：“今日却是‘在家’，舀上！”金蝉子不敢违命，席间勉力吃了几盏，觉头重脚轻，便起身告退。老夫人吩咐使女送金蝉回东院安歇。金蝉虽有些醉，心里尚明白，摆手道：“佛律戒淫，破了戒要堕畜生道、阿鼻地狱……还是去书房歇一宿吧！”老夫人怫然不悦，道：“夫妻伦常，焉为破戒！佛祖慈悲，岂能坐视人家断子绝孙？若有过愆，都在老朽身上！”

金蝉无语。丫鬟们便架起金蝉，娘子紧后护持，回到东庭。服侍金蝉沐浴、吃茶毕，夫人拂去众使女，亲燃起一盘篆香，借银烛光辉，细细端详夫君。五年过去，丈夫风采依旧，自己却因每日以泪洗面，憔悴了许多。且喜今宵重逢，夫人不觉面热心跳，至妆台临镜一瞥：颊如桃花，目若秋水。整个人儿焕然变了，艳着如合卺之夜。情意恣恣，不可自抑，便卸了晚妆，褪了罗裙，只着小衣，至榻前解大夫绦带。金蝉子早已酒醒，闭目假寐，觉妻子给他宽衣，忙睁眼止道：“娘子，这万万使不得！”娘子不语，只恹着眼看他。金蝉瞥见娘子桃腮飞霞，杏目矍眈，薄绡半袒酥胸，蝉纱隐透凝脂，美若仙子，姣似龙女。因吃了酒，一时乱了性，寻不着本神。正张皇失措，被娘子解了中衣、温香软玉扑到怀里。金蝉子已心旌摇曳，不能自持，心想：“佛戒应恪守，母命亦难违。佛祖亦曾娶妻生子，小僧也积个孩儿留在家中，好代我伴侍亲眷，日后传宗接代也！”这般想，便放却拘束，将娘子紧紧搂住。

初时，两个口儿相噙相吮亲热，继而金蝉腾出手来摩掌娘子绵软丰乳。娘子摇着乌云般青丝，杏眼儿迷离仿佛雾中星月，玉腿间已湿如缀露之花，娇喘吁吁道：“还撩奴家，急杀人也！”金蝉俯身就她。那妇人忽地一颤，负痛吟哦：“你果然是条罗汉！”金蝉心疼：“娘子……”夫人微颦而笑：“郎君尚忆旧滋味否？”金蝉子怀疚，道：“欠债多矣，今日便赔你！”癫狂起来。夫人如久旱逢雨，勾紧丈夫，声声呼唤：“玉郎儿！”扭得似出水之鱼。两情和洽，甘美如饴。销魂之际，金蝉子遂把修行之事看淡，思忖：“真是一刻值千金，神仙都不换！”自此在家盘桓，终日与娘子厮守嬉戏，乐而忘返。

却道金蝉子告假离寺后月余，如来召十大弟子、八大菩萨，众罗汉、金刚齐聚宝殿。时值孟夏，那观世音戴阿弥陀佛宝冠。着五色云霞天衣，白生生脖颈佩几串璎珞，柔夷般纤手持一枝杨柳，袅娜绰约出现在大殿上。引得众佛子转头侧目，齐凝青睞。

如来见状，笑道：“观世音，际去莲池看莲花开了没有？若欲开，便稍等片刻，撷一朵来献我。”观音突盈盈视旨而去。如来遂开口道：

“当年吾于婆罗双林间寂灭后，迦叶集弟子五百在王舍城外七叶窟，将吾一言教结集，是为经、律、论三藏，流传至今。参得其中三昧，可证阿罗汉果！然吾观欲界尘寰，毕竟苦修得道者少，无明有漏者多！问以故？——譬如渡河，舟大乘众，船小乘寡。乘者，载巴！昔时之法，只渡打坐面壁之辈，不渡世俗之众。法筏小矣！各今欲说大乘教法三藏，为达涅槃有‘六度’、‘四摄’，僧俗居士修之，无须饿体劳骨：行止坐卧，随时参禅；寺院家居，皆是道场。慈航普渡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尔等以为如何？”问毕，只有迦叶因受师父褒扬听得仔细，应声答道：“师父，弟子以为：

小乖郭外月，大乘庭间花。

随时可参访，馨香百姓家。”而其他弟子大都抓耳挠腮，焦躁不安如来见状，随住了讲，责道：“尔等心不在焉也！”

目连笑道：“都怪观世音这般招眼！”如来叹道：“如此，我空有至理妙义，怕也是嘴上抹石炭——白说！”文殊菩萨向以智慧见人，因平素如来事事倚重观音，心中不甚受用，乘讥献策道：“莫如把她遣派千万里之遥，另立道场，有事召之，无事自回只如此殿堂方可清静！”普贤为一日邀观音吃茶，竟遭婉拒，亦附议道：“去南瞻部洲最好！”如来微微颌首。

忽见观音拈一枝粉荷入内，那花儿娇嫩欲滴，蕊含芳露，衬着观音玉容情姿，反比花又胜一筹。大众瞠目，如醉如痴。观音趋佛宝座前献花。如来接过，赏看把玩，“好花，好花！”问诸弟子：“知其何处来？”弟子乱纷纷应答，或曰：“从水中来。”或曰：“自藕上生。”如来看观音，观音绽笑启齿：“此花自无中来。”复问：“往何处去？”答：“往空中去。”如来笑道：“便叫它‘往空中去’！”抛花于空，只见它飘飘悠悠，转眼不知所在。如来道：“观世音，你看它落于何处？”观音开天眼，运神通，霎时便遥视了三千大千世界。见那枝荷花落在一片湛蓝大海中，随波浮向一个海岛。岛上乔松修篁，泉吟鹤影，清幽宜人；崖畔峻石镂洞，潮涌涛鸣，声若梵音，观音忍不住赞道：“好个去处！”如来趁机道：“此乃南瞻部洲南海中之普陀洛伽山。你既喜欢，何不去彼处设一道场，传我教三宝，驱暗攘昧，教化一方？”观音失色，知其不可更改，悲戚道：“此乃恩师擢举，敢不从命？只不忍遽离莲台也！”如来道：“灵山与南海虽数万里之遥，但依你神通，来去不过三两个时辰，可常来看顾。”

观世音只有应了，又道：“弟子蒙师父不吝赐教，法力日增，近日修得能呈三十三应身相随缘显化，度脱众生，愿一一展示，请师父指点。”如来称善，观音便在大殿上变化。只见她倏忽持杨柳净瓶，洒点甘露，雍容大度，

六度——佛教指由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四摄——指大乘佛教摄受、救度信徒的四种方式：布施、爱语、利行、（利于众生的行为）、同事（与众生共同行动）

帔据飘逸，民间所谓“杨柳观音”；须臾又立于两扇蛤蜊壳中，如美人出浴，娇慵可爱，乃是“蛤蜊观音”；转瞬则面若少艾，双手拈莲，坐于田田荷叶之上，天真殊美，清雅纯情，是为“持莲观音”……那观世音依次将三十三相现出。如来闪慧细细观看，油然赞道：“美哉，美哉！观世音内心空湛无碍，外相端庄妙丽，尽得我佛门风骨流韵矣！”

那观音便施礼辞别如来。如来不免惆怅，遂道：“你去南海，自当勤勉，然救苦救难，乃无量之事，亦应体恤自己。我着龙女为你内侍，惠岸为你护卫，二十诸天随行，听你调遣。再赐尔四方呼救、分身无术时有千手千眼，广大神通！”观音叩头谢了，趋前，如来俯身切切授了口诀。众弟子艳羨不已，道：“师父，何谓千手千眼？也让我等长长见识。”观世音果然灵慧，顷刻之间，已得了大法力。见如来应允，便跌坐莲花宝座，放亿万道光彩；面有三目，正面二手当心合掌，十六手分持金刚杵、三戟叉、宝轮、宝珠、宝印、宝铃、锡杖、莲花、杨柳、琵琶、胡琴，笙篪；又施无畏印、把绢索，洒雨露；余九百八十二千臂，如菊花之瓣叠现于瑞霭彩雾中。手手皆有一眼，明眸流眇，洞察三界。谁知这一看竟看出毛疵来了，急敛祥光道：“弟子望见金蝉子破戒后兀自烦恼，我去救他则个！”如来开慧眼也看见金蝉子正在自家莲池畔失魂落魄，唏嘘伤悲。佛祖内心惋惜，不免嗟叹，吩咐观音速将金蝉带回。观音急纵祥云去了。

却道金蝉在家与娘子朝欢暮爱，不知日月。这天在庭院赏花观景，为讨夫人欢心，要变满池五色莲花。却久久入不了定。内心烦躁，好容易寻到游神，归了源，因法力衰微，勉强现出一朵红莲，又小又锈，随风而凋零。金蝉不意五年苦修，付诸东流，大恸。娘子安慰，他道：“都怨你！”娘子委屈，去请老夫人。老夫人赶来劝说，亦无果。正悲痛欲绝间，忽闻半空传音：“金蝉子，佛祖唤你回去！”金蝉抬头见是观音菩萨，悟道：“弟子便归！”观世音即抛下一朵莲花，令金蝉子踞坐其上，一阵风摄走了！撇下娘子与老夫人，大哭小叫道：“无怪这负心郎不愿回家，原来有这等美貌女仙为伴！”

观音解金蝉子回到如来面前。如来叹道：“可惜了一条罗汉身！”金蝉慌得五体投地，央求：“世尊恕弟子破戒之罪！”如来正色道：“戒为无上菩提本，岂可冒读！既忤犯了，该堕阿鼻地狱，入七重铁城，受风刀解身、火灸斧研之苦！”金蝉闻言，泪如雨下。观音不忍，代他求情道：“金蝉子破戒，理应受罚。姑念其迫于母命亲情，不得已而为之。愿我师慈悲，令其灭度，我将他带到南赡部洲、中华之土，寻个好人家托生了，叫他吃斋念佛，世世修行。地狱少一个冤鬼，世间多一个善男，何乐而不为！”

如来听了，微笑点头：“好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便依你言。”问金蝉子：“你愿寂灭，随观音菩萨转生东土么？”金蝉知可避地狱之苦，欢喜不已，连声应承，顶礼拜谢了。遂离大殿，去僧房沐浴毕，结跏趺坐，入定调息，吐纳渐微。少顷，已坐化了，观音见金蝉子游魂无着无落，被阴司夜叉追得乱跑，遂挥杨柳枝抽了一下，赶走夜叉，袖了金蝉。辞别如来及众佛子，令诸天开道，龙女惠岸殿后，纵起祥云，浩浩荡荡往东土而去。

观世音菩萨一行离后，如来沉村良久，抬眼看座下，黯淡无色，开口道：“观世音一个女子家尚自立门户，文殊、普贤，尔等法力不凡，更应另辟丛

林，广传弟子，壮我释门声威！”便令文殊菩萨去东土清凉山，普贤往光明山，即刻起程，赴彼再造伽蓝。二菩萨哑已吃黄连——有苦道不出，也是自作自受，只有诺诺退下，收拾行装，辞佛祖而去。如来见他俩去了，稍觉舒心了些，重开法会，与诸弟子谈经说法不提。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清凉山——即五台山。

光明山——指峨眉山。因其昼有“佛光”、夜有“佛灯”，一片光明，国人附会为普贤道场。

伽蓝——梵文音译，原意僧园，泛指寺院。

第二回 傲来国石猴出世 小昆仑弘一收徒

傲来国君王病危，借仙石镇邪祛病。心怀叵测，御弟焚石。惊天动地，灵猴出世……痛定思痛，“国师”出海学武艺；漂泊数年，石猴逼弘一拜师……

诗曰：

孕身坎良自不凡，降生离火烈焰间。
便有九窍立坤川，又习百艺藐乾元。
瑶台紫府郁抑日，碧海青山逍遥天。
世上多少不平事，愿借尔棒扫幽怨！

话说南瞻部洲东方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外有个傲来国。都城三面环水。西南近海上耸峙一座奇山。初无名。因山中多果木，春时繁花似锦，秋令果实累累，附近傲来国的渔夫舟子便称它作“花果山”。那山奇峰叠翠，飞瀑扯练，宛如仙境。巅崖之上有一块大石头，状若人首，又像巨卵，其色血红。那石朝云暮雨后，常放虹霓彩，月黑星黯夜，多闪赤珠光。傲来国人皆以为异，称为“仙人石”。海上遇风雨，辄于船首遥拜，是否灵验，不得而知。

时逢国君不豫，近臣莱公公进言道：“陛下若得海上仙石置于掖庭，能呈吉祥，镇妖邪，祛沉疴！”国王也是病急乱投医，便令莱公公督两千壮士，驾巨船出海。莱公公贾旨，率众壮士渡海登花果山。人马乱哄哄上了岛，吓得满山猴子黄羊鹿獐狼四处躲藏。那仙人石原在百仞悬崖上，无路可通，便援古藤冒死攀登。不知摔死多少人，才爬上一个，抛下绳梯，上去五百人，齐心协力，小心翼翼将仙人石移至金镶银嵌宝箱内，外覆数层锦毡护表；使碗口粗大绳捆牢了往下绽。下面五百人张巨网以防仙石中途滑坠。好容易将石头落到地下，另外五百人使备好的滚棒、撬杠，轮番喊着号子，把宝箱运到海边。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上船。刚要扯篷行舟，忽然风雨大作，船摇晃颠簸得像个醉汉。众人大惊失色，皆道：“仙人石不愿挪窝儿，方有风雨！”莱公公恹惶，扑通拜倒在盛仙石的箱子面前祷告：“仙人老爷患怒！你在此间晴遭日晒阴挨雨淋，受莫大委屈。陛下请你入宫，也是一番美意，何苦给小人过不去？——若日后委实过不惯，一准把老爷再送回来如何？”

说来也怪，公公祈祷一番，这风也小了，雨也止了。莱公公忙令启旋开船。两厢本来不远，不消一个时辰便到了傲来国，埠头停靠了，不知又耗了多少人力，方将仙人石运到后宫。国君虔诚，腾出隆福殿安放仙石，那石头倒也周济人，不分昼夜，刺刺地放光。王后一日三回去仙石前焚香祷告。

俗话说“信则灵”，自打仙石入宫，国王心里像有了底儿似的，吃得下，睡得着，原来羸弱的身子，竟一日好似一日。国王王后欢喜，却恼了一个人。倒也不外，乃是御弟骠骑将军。此人自小鄙文好武，至长大，眼睁睁看着懦弱无能的长兄登基为王，心甚忿懑。见王兄染恙，久治不愈，窃喜。因侄儿仅六岁，一旦“山陵崩”，便可以王叔身份摄政，伺机取而代之。不料莱公公这老不死的，出甚迎仙石馊主意，竟然歪打正着，使王兄之病趋痊。便恼得茶饭无心。他也有心腹走卒搭拉爪子，出谋划策道：“不如夜半堆柴薪于石上，纵火烧裂那玩意儿，坏了它的灵气。王命休也！”

骠骑将军闻言大喜，夜半亲执宝剑，带亲信十名，来到隆福殿前，先摸进去，把两个打瞌睡的守门军士杀了，入内阁，见满室霞云蒸蔚，五光十色。御弟心惊，忙令手下将干柴、枯荻、陈年芦苇，覆于石上，浇上火油，火镰敲打一阵，点着了，火腾地蹿起来，霎时整块石头火蛇翻滚。将军听石头烧

得僻叭作响，心想大事成矣！带人欲逃。谁知浓烟滚滚，一时寻不到出口。好容易摸到门，争相往外挤，滚成一团。

御弟大怒，挥剑斩了两个，手下闪出空，才刚出了内门，只听惊雷般的一声巨响，红光冲天，那仙石爆裂开来。隆福殿木石横飞，匍然倒塌，把一伙纵火者砸得死的死，伤的伤。那骠骑将军头破血流胳膊折，却还有口气，便看见赤光中一个毛茸茸的猴子跳上半空，迎风长嘶，其声沉郁粗浑，震耳欲聋！

这番动静早已惊动做来国君臣黎民。国王惊醒，忙令当值大监率禁军入宫巡查，至隆福殿，见烟雾袅袅，一片废墟，柱石下还压着御弟及侍从。忙抢出御弟，抬去见国王。国君见兄弟奄奄待毙，悲道：“吾弟何以遭此飞来之祸？”骠骑将军满脸羞愧，嗫嚅几声，却也不知说些甚，便口吐鲜血而死。国王伏尸大哭、被王后劝起，遂传旨有司，御弟薨了，安排厚葬。忽听窗外飞檐上一声冷笑：“大王糊涂，大王糊涂！他要害你，你还哀悼！”

君王借着月光，影影绰绰瞧见一个猿猴状灵物踞在滴水檐上，心惊肉跳：“你是何人，这般说话？”那猴嗔道：“我是你差人请来的，倒不认得了，老爷自去！”时莱公公已赶来，急奏道：“陛下，适间火燃石裂，便见此物，想必是那灵石中仙人临世，圣上还不快快挽留！”国王闻言，纳头便拜：“仙猴爷爷，多亏你救了朕一条性命。如今显化了，更是我辈造化，乞留宫中，受我供养！”百官见国君施礼，也都齐刷刷跪下。那猴儿见群臣恭敬，拍手大笑，跳下来，欣然受礼。众人三叩九拜毕，石猴道：“我原本该居于山林中，受了尔等多日香火，今日又殷诚相留，却之不恭也！——便权且小住，耍几日再走。”君王欢喜，即封仙猴为国师，拜为上宾，令内侍打扫暖香斋，让国师居住；丫鬟侍从一应俱全，昼夜服侍不提。

却道仙石开裂时那声巨响，惊天动地，九天之上那位吴天金阙玉皇大帝正在龙榻上与爱妃哺果儿玩，冷不防彼震得跌下龙床、咬了舌尖。那天庚殿也晃了几晃，霞帘抖颤，烛影乱摇。玉帝怔忡不安，忙撇了爱妃，令内侍唤夜游神垂询。谁料那厮吃醉了酒，正在清光亭酣睡，任你操掐揪打、泼冷水、灌茶醋，死也不醒。玉帝无奈，只好差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赵公明率本部本神——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去大赤天太清仙境扰道德天尊的清梦，请他来道个根源，卜个吉凶。为何不委别个？原来道德天尊位列三清，在四御之上，轻易请不得，须饶礼方可求见。遣他人，少不得玉帝破费，惟赵真君金山银山，不消说也会自备礼品。

闲言少叙，玄坛真君去了不久，道德天尊便驾临了，玉帝令金童搬绣墩，请老君安坐；又有玉女献上香茗。老君见玉女俊俏，不去品茶，却捉着女孩儿的纤手摩弄道：“今年几岁了？说婆家没有？”玉女害臊，抽了手吃吃笑着跑了。老君亦大笑。玉帝搭讪道：“老君端的名士风范！”开口问适间之事。老君掐指一算曰：“陛下，老夫已知底细。”遂道出一桩旧事：“当年巨人刑天氏与黄帝争天下，战于常羊山，被黄帝一剑砍下头颅。刑天竟不死，以乳为目、脐作口、舞干戚再斗。是为史话。但刑天之首流落何方？史家道是当时黄帝恐刑天复生，劈开常羊山，将它葬于山腹。其实不然，那头颅灵性不死，化作一块朱石，流落在傲来国界，承天霖仙露，受日精月华，遂孕成灵胎，偶遭火焚，今夜开裂，产出一石猴！”

玉帝惊曰：“刑天乃忤逆作乱之辈，其衍生之物，岂是善类！”老君道：“陛下言之有理，待我看它现在何处。”遂去南天门，开神日，察幽微。须

與回宮笑道：“陛下尽可宽怀释念，那猴儿被傲来国君王封为国师，留在宫中供养了。依老夫之见，不消三月，那厮便惯了锦衣玉食、仆婢成群，小日子过得舒坦，哪还有心思叛逆！”玉帝闻言大喜，送走老君，与爱妃梅开二度不提。

那石猴在宫中一晃竟住了二年有余。先惯了直立行走，又诵了些四书五经，习了些进退礼仪。他生性好动，初，国王上朝时，他便爬在凤辇龙舆上，随国王入朝阁、时而跟文官站东，忽儿混到武将班里站西。久立无味，又跳到梁头上，使腿盘住，倒挂下来，看文武百官都头朝下，便忍不住拍手笑。君臣无奈，也只有随他。后来，自个儿也腻了随驾入朝捧笏列班那套把戏，便四处玩耍。

一日石猴登临海阁，先瞧见渔夫使帆行船，撒网扳罾，十分有趣，转眼眺见碧波中花果山，翠峰情幽，果红叶丹，因问道：“那是何处？”伴行的小太监笑道：“国师忘了，那便是你的故乡！”猴儿恍然大悟，道：“心里也影影绰绰梦想着该是在一环海傍水仙山上，春开满目花，秋结满山果。竟果然如此！”当下跳出阁，至海边寻了条船，叫艄公送他去花果山。渔夫瞅小太监背后直朝他使眼色摇脑瓜儿，连连道：“不妥，不妥，小人还没食晌午饭哩！”

猴儿动怒，一把将舟子揉到水里，摸起篙把船撑离了岸。猴儿在宫中养尊处优，岂会使船！那船便在水里打转。太监恐国师覆了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脱不了干系，急得跳脚，叫众渔夫皂水过去帮他。焉知那猴子端的是灵通之辈，瞅着近处船上的人怎么摆弄，他也依葫芦画瓢，竟一扯扯起了帆，又值顺风，他便把着舵，朝花果山驶去。小太监“娘呀”一声，两蹄生风，回宫面禀大王去了。

那猴儿扬帆来到花果山，锚了舟，跳上岸，寻路上岛。见清泉潺潺，黄花铺金，果香扑鼻，欢喜得大呼小叫。揪了一个脆梨，咔嚓咔嚓，啃得山响。片刻，就见四个老猴，探头探脑，跳到他背后，喝一声：“你从何方来？为何不去我家大王投名帖儿，便擅自吃果子！”石猴怒道：“说甚？我在此山中也不知睡了多少年，老坐地户了，只是偶尔出去逛了几日，却冒出个鸟大王来，叫老爷去投名帖。没这活，没这活！”老猴闻言惊喜道：“你原来是那仙石所产灵物，果然精神！又与我同类，可喜可贺！”石猴笑道：“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甚可喜的？”老猴道：“大仙可有些手段？”

石猴沉吟片刻，胡乱点头。谁知四老猴竟拜倒在地，“两眼泪汪汪”道：“我几个在此间也活了五十余载，饮泉食果，席天幕地，端的逍遥自在。不料去年来了金鹏王、牛魔王，占了山场，驱我辈为苦役，庖水、砍柴、摘果、酿酒、垒屋、修路……样样都做。逢年过节，还要拣些肥大的宰了下酒！”石猴闻言勃然大怒：“有这等事！待我寻他说道道理，讨个公道！”老猴摇头道：“说理？说不通，说不通！除非拳头硬！”

石猴不信，大叫：“那鹏妖、牛怪何在？老爷有话要说！”才嚷了两声，便听见头上呼呼风响，林木乱晃，风头落处，金鹏王、牛魔王已闪在石崖上。金鹏目若闪电，勾鼻尖喙，披金灿灿羽衣，双手佩五龙铁爪作兵器；牛魔暴睛青面，獠牙狰狞，裹赤色战袍，持齐眉棒为护身。二魔头喝道：“这厮何方野猴，犯我边界！还不快跪下求饶！”石猴冷笑道：“两个小鬼头大言不惭——知道老爷我是谁？我乃是花果山天生仙猴，在此山已居住了千年万

载……”

二怪不等他说完，便相互挤眉弄眼，笑道：“原来是仙猴大哥，有失远迎……”凑上去。石猴以为他俩奉承自己，正洋洋得意，焉知两怪近了身，抄家伙便打。石猴躲不迭，被五龙爪抓破了脸，齐眉棒抡青了腰，三下五下，打倒在地，两怪又上去蹄踏角顶，把“天生仙猴”收拾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四老猴物伤其类，跪下代石猴告求道：“这个兄弟不知深浅，盼大王开恩饶他一命，撵去了给大王传个善名，留下了能多个出力干活的。”两魔头施虐半天，也是累了，便做顺水人情，撇下石猴，扬长而去。

这厢众老猴搀扶石猴到涧溪边，给他洗了伤口，又采些竹节草捣碎了敷在绽血处。石猴苏醒过来，觉浑身疼痛，长叹一声。四老猴庆幸道：“亏你是仙体，经得摔打，不然一命呜呼矣！”石猴挣扎着起身，老猴问：“大仙何往？”石猴满脸惭愧：“休再言甚大仙，我虽是天地孕成，却流连宫闹，花天酒地，开口唱不了曲，伸手打不得拳。遂遭今日之辱，也是咎由自取。”言毕抚伤大哭。

众老猴劝慰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仙既已省悟，何不去云游四方，寻个能驱鬼役神的名师，学一身降龙伏虎的本领，也回来报仇雪耻，与我辈作挡风之墙、遮雨之树！”石猴听了，如梦方醒，拱手道：“多承指教！我回去自会辞别君王，游方求道！少则五年，多则十载，我定来除这两个恶魔！”四老猴悲喜道：“倘如此，我辈也有盼头了！”送他到船上，洒泪而别。

石猴负痛扯起帆，也是天从人愿，来时东北风，返时又改了西南风，将猴儿顺顺当当送到傲来国埠头。见小太监率八百禁军候在岸上，因顶风开不了船，正着急。忽瞧见国师飞橈而来，喜不自胜，又觑着猴儿遍身是伤，吓了一跳，一时也问不出缘由。忙使七宝车载了，急驰入宫。莱公公迎上，惊喜道：“国师，你可回来了！陛下闻你夺船而去，躁火攻心，当时晕厥，幸被太医救醒，现在寝殿养息。”又问：“国师怎的遍体鳞伤？”石猴摆手道：“不说也罢。”入后宫见国王。

国王闻报，跣足迎上，惊诧道：“国师如何这般模样？”石猴备叙了，言出外求师之事。君王曰：“若为报仇计，朕即发十万大军，踏平海岛！”石猴摇首道：“两怪颇有神通，肉胎凡体恐不是对手，倘‘黄鼠狼没逮着，反惹一身臊’，祸及斯国军民，岂不是我的过愆！‘自己跌倒自己爬’，只请大王放我出宫！”国王钦佩，却又不愿放他，道：“国师安逸之体，恐不禁风餐露宿之苦矣！”石猴道：“宫苑虽好，然肥甘损志，蛾眉戕性。我本是山中之人，该返林野。苦有何惧！”国王知其志不可改，道：“朕不强留国师，只请养息几月，身子大安了再行不迟！”

石猴不忍拂了国王殷诚之意，在宫中又居了月余，伤势渐愈。正思忖告辞，忽国王召见，随钦差入宫，见国王卧在榻上，神疲气弱，惊道：“陛下何时染恙？”君王道：“自打国师欲去，便心中郁闷，病倒也有旬日了。恐国师不安，未曾谕告。”又道：“国师可痊愈了？何时动身？”石猴道：“明日可成行。不意大王玉体欠佳，不忍速离也！”国王道：“国师放心前去，须索访名山、拜羽士，练就赶山填海神通，修得长生不老之体，可自救救人。朕之愿也！”石猴道：“我这番游方，誓志得道而返——一来降魔镇妖，二来为陛下祛病攘灾，报知遇之恩！”

国王闻言，精神陡增，一挣挣下了床，传令尚食局司膳司置酒万寿阁为

国师饯行。此阁甚高，天风拂来，衣袖飘曳，高处下胜寒。席上琼浆玉液、珍馐美饌自不必说。更有侍女酹酒添盏，佳人抚管弄弦。酒吃到日暮，新用西升，秉烛更酌。眺望海波。岛影昏昏。国王吃得酩酊大醉，口占一诗，令乐工谱曲歌之：

富贵荣华若秋菲，危阁暝海玉笛吹；

眉月钓出伤心泪，子期乍去阿时归？歌声悲凉，余音袅袅。国王情不可抑，抱住国师大哭。石猴也已洒酣。他在宫中尝略习诗文，粗通应和赋对之事，遂和一阕曰：

浮生何须恋香菲，岛影幢幢天风吹。

今宵离别千博少，来日佩铁羽衣归。石猴赋诗罢，呵呵大笑。两个发起酒疯，不知斗转星移，那莱公公怕大王只顾一时亢奋，事后病体不支。闻谯鼓三声，大着胆子，令内侍强将国王弄上步辇，抬回后宫；又把国师送回暖香斋安歇。

翌日，国王宿醉醒来，已日上三竿。恍然思起今日国师出门，一迭声令人备辇，欲亲去送行，内侍小黄门禀道：“国师今晨来辞行，见大王高卧未醒，执意不叫小人惊动陛下，已自去了一两个时辰。”国王懊悔，急令莱公公携白银千两，良马三匹，去追国师。莱公公驱车至海边，国师杳无踪影。问船家，方知国师早晨使一只飞酒爵换了条小船，已扬帆去了多时，莱公公掏银子兑了铜爵，回来复命，国王睹物触情，忆起昔日与国师欢宴冶游旧事，不禁伤感。旋又病发，卧塌不起。迁怒于小黄门，令杖笞一百，赶出宫去。

那南瞻部洲西北方有座昆仑山，高万仞，周匝八百里，上有玄圃、醴泉、天墉城；下环大河、弱水、赤焰溪，乃是道家第一仙山。大河之南，有丘陵曰“小昆仑”，小自小，亦是奇峰秀峦，松吟泉鸣。当年有个天师道门人弘一，慕名而访昆台，却屡屡过不了三水，便在小昆仑碧霞洞修行，也已得道；收了三五十个徒弟。

因道场小，时常在林间河畔讲经。

这一日弘一率弟子下山，在大河边草滩上席地而坐，讲诵《太平经》。弘一喜欢立着授课，端坐少顷，便忍不住站起身踱来踱去，指天挥地，摇头晃脑道：“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大地。天，太阳也；地，太阴也；人居中央，万物亦然……”正讲得满嘴是沫，忽见弟子指指戳戳，叫“猴子，猴子！漂来个猴子！”一转脸，果然见滔滔黄水中冲来一只木筏，上头立一只猴子手忙脚乱撑篙。河水湍急，小小筏子被浪卷来抛去，如一片树叶。猴子惊恐，瞅见岸上有一老道长领群小道士讲习，大叫：“仙师救命！”弘一闻猿猴口出人言，知其必有来历，有心救他，只苦不能踏波而行。幸好他居此间久矣，熟谙山川形势，知顺流下去不远，河水北折，有片密林，多有倾木入水。便令弟子赶到前头河水转弯处，提醒猴子攀住树枝脱险。

众弟子听经文听得昏昏沉沉，正想散散心，闻令撒鸭子都跑了，高喉咙大嗓门嚷得四方起回音。不消半个时辰，众人簇拥那猴子回来。弘一瞧他穿一身千疮百孔汗浸垢厚破衣衫，趿一双露大哥二弟拖泥带水烂靴履，一脸灰，两手茧，忍不住笑起来。那猴儿却恭敬施礼，口称：“多谢仙师搭救之恩！”弘一喜悦：“猿猴之类，也知礼仪！”石猴赔笑道：“不瞒仙师，俺在宫中呆过二年哩！”遂将前事一一备叙。

弘一道：“萍水相逢，却也有缘！若不嫌弃，就在我处修行可也！”石

猴睹弘一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又见弟子云从，忙叩头道：“仙师肯收小人为徒，是俺的造化，敢不从命！”弘一搀他起来，问：“你叫甚？”石猴忸怩道：“小徒无姓无名，在傲来国，众人唤俺‘国师’；出门这两年，众人唤俺‘小伙计’、‘叫化子’、‘疲赖’……”弘一听了，知他一路辛苦，不免感叹。石猴却问道：“仙师俗姓甚？”曰：“姓孙。”猴儿笑道：“这姓不甚沾光，辈儿小！”弘一叫他逗乐了，遂道：“小儿无知！孙者，逊也。”也委实有学问。信口道：“《尚书》云：‘君子谦逊，卑以自牧’；《诗经》曰：‘谦逊君子，淑女好逑！’”石猴肃然起敬，道：“君子既多，必有名士矣！”弘一道：“然也！远的不说，就言我伯父孙武，便是一代英豪——他老人家尝入吴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鲁，显名诸侯。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扎营布阵，依形取势；进退攻守，神鬼叵测。后人有精通者，征战谋划，无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石猴闻之，愈生景仰之心，啧啧称赞道：“好个孙武，端的旷世奇才！”遂央求：“师父，小徒正好无姓，索性赐小徒姓孙吧！”弘一初不肯，架不住石猴言语殷切，再三恳求，被缠不过，只好道：“难得你心诚——便赐你姓孙，并不费功夫！”石猴欢喜得连翻了几个筋斗。得寸进尺，又问师父有无《孙子兵法》？弘一摇首：“此处只有《太平经》、《道德经》、《南华经》，却无兵法。修行之人，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要兵法做甚！”石猴乖巧，道：“师父说的是！”弘一道：“你虽有姓，却还无名，便叫你‘无争’吧，亦为告诫！”石猴欣然领受。入众弟子丛中听讲经书不提。要知石猴何时得道成仙，且看下回分解。

《尚书》句 “君子谦逊”，应为“君子谦谦”；《诗经》句为弘一杜撰。

第三回 阎风台真人传道 花果山孙猴称王

昆仑月明，孙猴求教遭棒喝，顿悟得道……花果山美，悟空伏妖行封赏，面南称王……

时光如梭，转眼间孙猴随弘一道长修炼已有三年。什么炼丹、服气、守真，孙猴样样精通；扶乩、打醮、驱鬼，更不在话下。弘一喜其灵通好学，又授之《黄帝内经》，指点他经络之学、0引之术，猴儿日习夜研，不久亦学到手。便在众多师兄弟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时常被人请去行醮仪、疗疾痛，吃得一嘴油、两腮满，腆着肚子回来。被一方人尊称为“无争法师”。猴儿亦洋洋得意。一日完了功课，无争陪师父在河畔溜达，抬头见昆仑山上五彩云霞，鹤飞鸾徊，因道：“师父，那山上神仙如何，也不过是咱们这种日子吧！”弘一瞧他那副得意嘴脸，又气又好笑：

“真是井底之蛙！吾等算甚？虽能捉个木趟宅怪，雕虫小技而已！不能呼风唤雨、白日飞升。日常里吐纳避谷，也不过能延年益寿，到头来形毁神散，与草木同腐。吾尝闻人言，那昆仑山上的神仙、居金阁碧堂、晶阙琼室，食千年一熟仙果，饮华英酿就美酒。晨啜甘露以轻身，暮服玉屑以驻颜。有广大神通，可顷刻之间易沧海为桑田。能凌风腾云，一日遨游四海……”

猴儿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方道：“师父啊，如此说来你还不是神仙？”弘一摆手道：“说来惭愧。吾曾三渡大河而不逾，只好望洋兴叹，更勿论上昆仑，陟仙阶了！”孙猴跃跃欲试道：“师父，依徒儿今日功力，何时能过得三水，入昆仑仙山？”弘一苦笑道：“今生不中，还待来生。”猴儿不信，追问缘故。弘一道：“为师便告诉你这三水之凶险——大河水急浪高，难以行揖；弱水暗藏漩涡，鹅毛沉底；赤焰溪最最难越：明是一泓水，实是一团火，若人靠近，那三昧真火灼一下便皮肉俱焦！自古以来，不知有几多修仙之人葬身这水火之险！”孙猴闻言，将满腹骄溢心比作伤心泪：“倘如此，徒儿何时能返傲来国？”弘一惟长叹。

半年后，弘一忽染病。孙猴晨昏侍候，并无怨言。一日天气晴好，孙猴搀师父去洞前晒太阳。弘一道：“为师来日不多也！吾身后，汝何往？”猴儿道：“扎筏渡河，虽死无憾。”弘一道：“吾思忖多时，汝与常人不同，却有一个长处，能过得大河、弱水；只剩下赤焰溪。倘汝心诚，感动天地，或能过得去，就看汝的造化了！”附耳窃窃说了几句。孙猴如梦方醒，忙叩谢师父。

不几日，弘一仙逝，孙猴哭了一回，与师兄弟们将师父葬于小昆仑山上、碧霞洞旁，头朝着大昆仑仙山——这也是他老人家的遗愿。众弟子鸣钟击磬，

炼丹——道家术语，分外丹、内丹两种。外丹指用炉鼎烧炼矿物及其他药物而成的丹药。认为服之可以成仙。内丹指以身体为丹炉、精气为药物。运神采气而成为所谓长生不老之药。

服气——一种避谷方法。道家认为人与自然皆靠气来维持生命，故通过采纳天地之气便可补充人体营养，使之长久避谷。

守真——道家认为人体各器官皆有神主宰，为避免外界各种欲望诱惑，需要守住真神。方法为：内观、守静、存思、守一。

0引——“推拿”古称之一，中国推拿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远古。至战国时已形成专门学科，如《黄帝内经》便有九篇文字直接论述之。它以中医理论为基础，运用各种手法直接作用于人体经穴，由外达内，来防治疾病。

歌《元真道曲》、《大乐天曲》，诵《灵宝无上度人真经》，念入户咒、卫灵咒，呼三清四御、救苦天尊；又施“破狱”咒语，开通冥路，授“九真妙戒”，超度亡灵，不堕地狱，不转畜生。

七日后，众人都道：“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相约推举孙猴为洞主以承师位，孙猴坚辞不就。次日清晨，孙猴起个大早，拎个小包袱，装几卷经，一身皂衣，悄悄溜出洞府。下了山，沿大河溯流而上。行了半日，眼见得河崖耸峙，古木参天，寻着一个河道狭窄处，两岸树木几乎衔接。猴儿便攀上树，移至临水的树梢，荡悠起来，借枝条弹力，朝对岸飞去。只听耳畔呼呼风响，觑着眼前有根手臂粗树枝，手疾眼快，一把抓住。却听扑通水响，原来包袱没系牢，掉到河里去了！低首见脚下滔滔黄水，排排浊浪，庆幸一番，下了树，择向北之路蹯行。

正行间，见一条河，无风无浪，水平如镜。想是弱水无疑。孙猴撷一片树叶丢至水面，浮了一浮，便忽地沉入水底不见。孙猴委实吃了一惊。想着“依葫芦画瓢”，沿河寻河窄林高处。走了三口，山崖倒是险峻，可惜树木矮小，不够尺寸。猴儿又渴又饿，见悬崖上有串野李子，红艳艳馋人。猴儿口水都流出来了，想摘了吃，却够不着。正望梅止渴间，暮地瞧见河壁上核桃般粗的葛藤随处垂挂，便抓住一根青藤缒下去，饱吃了一顿李子，抬眼便瞅见对面河崖，恍然醒悟！另拣一根粗长的古藤，寻那陡壁凹处，稳往脚，趁一阵河风，猛一蹬腿，荡着青藤鸟儿般掠过河面，落在河滩上，连翻了几个筋斗，手足擦破了皮，且喜未伤筋动骨。

猴儿欢喜，嘻嘻哈哈笑了一阵，接着走路。眼看着昆仑山近，猛见一条溪流横在眼前，也不过五七丈宽。深不没膝，情洶见底。那水中小鱼嬉戏，水草柔曼，历历在目，端的可爱。孙猴暗忖：“眼见的是条小溪，哪有什么赤焰？许是道听途说，误传了吧？”脱下草履，要蹚水过，又多个心眼，析根树枝先探探路。那枝条才触到水，便忽地纵起一堵火墙，火苗湛蓝，异常毒烈，登时一条溪都煮沸了。树枝顿时成了灰，手脸烤得生疼，猴子慌得往后连翻了十几个筋斗。回首再看，果然是一条赤焰溪！火高十几丈，烤得河滩上土裂石爆！孙猴傻了眼，进退两难，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那昆仑山上有个无极真人，这一日正在丹房指点弟子合药，忽闻山下悲啼之声，蕴含幽怨，动了恻隐之心，遂驾鹤去看个究竟。空中见是一个衣冠猴子，更觉稀奇，便落地问道：“你从何处来？为何在此悲泣？”那猴儿正伤心间，见一个仙人乘鹤而来，戴芙蓉冠，披儿色离罗被，玄褐黄裙，寿眉遮日，长髯垂胸，一派逸风道骨，严然上仙临凡。转悲为喜，慌得叩头，作可怜声道：“弟子俗姓孙，道号无争。自小昆仑来，诚心来拜仙山。不料无缘过赤焰溪。进退维谷，故此悲啼，惊忧大仙，万乞恕宥！”

无极颌首道：“你能过得大河、弱水，也是个有造化的。然你这名号不好：既无争，为何来朝昆仑？——也难怪过不了赤焰溪！”遂问道号何人所起，猴儿答了。真人捋须道：“丘陵之师，毕竟小家子气。我为你易名叫悟空吧！——悟本源空寂，清静无为，即虚化神，不生不死。”孙猴先谢了道长更名之恩，又道：“‘无为’何意？莫非弟子还是无缘入昆仑？”真人笑道：“非也——无为，而无不为也。”猴子喜悦：“上仙答应引弟子入山了！”便五体投地，再拜。真人乐道：“你这厮倒会见缝插针！”将那白鹤一指，变成一只纸鹤，袖了，令悟空随行。孙猴方知仙家手段，出神入化，暗暗钦佩。那真人头里走，那烈焰便闪出一道门宽的空隙，只溪水还如开锅似的热

气蒸腾。真人笑嘻嘻去蹬水，说来也怪，但行处，逼得那水哗哗地注两边退。孙猴心虚，紧随不舍。霎时过了赤焰溪，入了玉石牌坊。

两个拾级而上。孙猴抬头见山上宫阙鳞次栉比，琼柯丹桂璀璨生辉，欢喜地连翻了几个筋斗。过了玄圃，景色愈佳：道旁有开五色花的丹木、可炼不死药的珠树，结珍珠、美玉的文玉树、玕琪树；空中飞翔盘旋世间罕见的凤凰、朱雀、紫燕、青鹤、金鸡。忽行芝田蕙圃，嗅流芳远馨；乍临龙潭蛟池，睹螭游虬舞。孙猴哪儿见过这般胜景！初时还拘束，行了这半日，便大了胆子，放开手脚，瞪瞪前头跑起来。无极喊了几声，也不理：不知他没听见，还是装聋。

快至昆仑山顶，孙猴见正面有九追门，又有九口井，围着玉栏杆，端的壮观。悟空冒冒失失从中间那道门闯进去，蓦地撞见一棵稻子树耸立门内。它高约四丈，干粗五拱，冠如巨伞，缀满金灿灿、沉甸甸狐尾般的稻穗。猴子乐昏了头，手儿痒痒，想攀树摘金稻玩，不料忽地风响，奔来一只怪兽：躯体似虎，花纹斑斓，生着九颗人头，威风凛凛，朝孙猴扑来！

孙猴惊出一身冷汗，转身便走，走不迭，叫那人首虎一口叼了，剩余八头便要啃他！孙猴魂飞魄散，手足乱刨，大叫：“师父救命！”危急间，无极赶到，一声喝，那怪兽才松了猴儿。孙猴得了性命，忙躲到真人身后，吁吁直喘道：“师父，为何不早告之山上有怪虎，吓死小徒也！”真人道：“谁叫你没规矩乱跑，吃也白吃！”抚那兽说了几句甚，那兽便不再怒睨猴子，去那稻子树下卧了。悟空道：“师父，这九头虎倒惧你！”真人道：“它非虎，乃守门护稻的开明兽。你休要惹它！”孙猴诺诺，这回老实了，随无极真人缓行。

便进了天墉城。只见金钲玉槛，宫宇华丽。仙人济济，俱未闲着：或饮宴于云阁，乐舞于水榭；或牡丹亭里玩六博，琼花林下打马球；又有仙姬娇娘陪侍答应，美目流眄，粉香四溢。孙猴看得目瞪口呆，正揣摩真人居此间如何修行，却见老人家皱着眉穿城而过，行过一条泉溪，是一片丹木林，花绽五颜，绚烂缤纷，映掩一岗，壁上丹书曰“阎风台”。也有楼宇殿阁，却不描龙绘凤。修篁古桧夹径，透出缕缕清幽。与那喧阗城里相比，端的别有洞天。孙猴正行间，忽闻一阵歌声：

混式空教起，元始正涂开，

赤玉灵文下，未陵真气来”。便见几个童子，荷锄采药归来，个个丰神迥异，见了真人，口称“师父”，侍立一旁。无极便指猴儿道：“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徒弟悟空。”孙猴乖巧，便与众学长施礼，众仙子也还礼，互通名号。无极吩咐：“引悟空去后院，与他搭个铺，换身褐帔，教些道现法度。且安定下来。”师兄们便领猴儿去了。

一连几月，悟空只随师兄采药、捣药、烧火、炼丹，真人也不讲经，就颁一卷“天书”——满篇蝌蚪文，悟空瞪然不识。只两幅画儿还算有趣：一幅是些长长短短的墨条，六个一堆，共八堆，围着一对阴阳鱼；外圈画五行形状相对应。另一幅一个大圆环，当心连五颗小星，从中心又射出八道线，将圆分成八方。线头上皆有星座般图形。数一数，乃是上九、下一，左七、有三，左上二、右上四，左下六、右下八。横竖斜相加，那星儿都是十五。

悟空解不透，要去问师父，众人皆劝道：“去不得，去不得！不等你发问，棍子先抡上了。明去明打，暗去暗打，人少单打，人众旋风打。我等个个都挨过他的大棒子！”悟空疑惑道：“莫非他老人家是掉底的坛子，肚里

没货。故此怕人讨教？”师兄止道：“莫胡说，岂未闻‘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师父实乃空门之祖哩！只是这老头脾气倔，不与诸仙拉扯，惟喜独往独来，过清淡日子。”悟空叹道：“这老儿只顾自己独善其身，却不兼善天下，苦了我辈也！”众人陪他唏嘘，全无良策。

又捱了三月有余，这夜玉兔东升，四字皎洁。悟空思起故乡，不禁黯然神伤。悲了一阵，思忖道：“我来昆仑山，为的便是陆仙阶、得大道。这般糊涂下去，何时是个头绪？今宵便是挨打也要寻师父讨教个明白！”遂揣了经书，悄悄去师父庭院。见门扉关闭，刚要拍响，却听天井里有动静。从门隙一瞅，原来师父在舞棒。端的好棒法！有诗为证：

仙人指路掠飞鹰，玉女采桑出奇兵。

太公钓鱼韬晦计，金蝉脱壳闪身形。

夜叉探海动先静，白虎游岭擒故纵。

力劈华山为慈悲，回首望月乃寂空。悟空见师父耍罢了，正在收势。便窸墙而过，高举经书道：“师父，小徒夜读黄卷，却懵懵懂懂，请师父赐教！”真人拈着棒，月光下分明笑嘻嘻道：“好，好！”及悟空近了，一棒打去，正中腰眼。悟空“哎哟”一声，噓着痛道：“师父，我是来讨教的！”言未讫，地又挨一棒，头上登时鼓起一个血泡。悟空被打急了，索性豁出去，瞪起眼，冲师父嚷道：“你这老叟，好没道理！弟子虚怀求教，为何一言不发，只顾抡人！”无极方道：“你这厮究竟要问甚？”悟空喜道：“你老人家总算开口了！——弟子一直想问：何为真机？何为至道？”不想无极真人又是一棒，正打悟空心窍，猛然喝道：“‘至道’、‘至道’！不问自家，却问老夫！”

悟空捂着心口，猝遭大喝，霎时方知这无上大道用心即乖，开口便错。抬头望天，月轮清澄，辉光如水。顷刻间顿悟空虚自然之本，遂入清静无为之境。再捧起经文，两目炯炯，便识得文字，解得图画。也不辞师父，转身去那林下月朗处，蛋吟溪流畔，研读揣摩。不过四五年，已精通五行玄机、八卦奥妙、九宫真旨。遂得大道，诸阴阳，修得长生不老身。其间又将太乙八方九宫之理演变成八九七十二般变化。经真人略加指点，那悟空无论变人幻物，惧是随心所欲，出神入化。师父欣喜，遂授他一套三界无敌好捧术。悟空日夜操练，不久便将一条棍舞的得心应手，神出鬼没。

那悟空有个毛病，一高兴便翻筋斗。这般大喜事，时时想起来都乐，焉能自己！便时常见他庭里翻，殿里翻；无人翻，有人也翻。掀身露体，好没雅相！也不知挨过多少戒板，积习难改。师父无奈，只好授他一套筋斗云，叫他腾云时车轮般打转，有劲儿在天上折腾。落了地却要规矩。又令他每天一早别的不做，先上天翻几趟筋斗云，再下来做“早课”。这筋斗云自是不凡，掐着诀，念动真言跳将起来，一个筋斗便是十万八千里。初时倒觉有趣，至后来累得腰酸脚疼，弄得满身尘土，只好央师父开恩；师父方免了他这晨练。自此悟空在大众面前便作者实状。瞅师父下在，寻个清静处，却依旧翻筋斗玩耍。

斯时悟空得了仙体，有了神通，逍遥自在，不在话下。却说猴子是何等人？有了能耐便“烧包儿”——这一日寻思起初上山时差点儿叫开明兽啃了

烧包儿——方言，意为沾沾自喜、逞能。

嚼了，遂将清静心暂且抛下，怨嗔火一时点燃。使个隐身法，潜行至东门，见开明兽伏在稻子树下一动不动，原来它一夜守护辛苦，正在打盹儿养神。悟空窃喜。他随身带了把飞快的钢刀。想着这厮九颗脑袋，把中间那个咬过他的砍了，量它死不了，却又出了气！便往上摸，准知行了没几步，开明兽竟昂起中间脑瓜儿左右胶巡——它将众首脑耷眼皮睡了，还留一头望风儿！

悟空忙隐藏了。瞅见玉石井栏，又生一计。拔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一只大蟾蜍，抛到井里。那癞蛤蟆便哗哗弄水，呱呱乱叫。吵醒了开明兽。它好生奇怪：这昆仑山四面三十六眼井都是圣水仙浆，不生蛙虫，不蒙苔藓，为何有这般动静？便过去想看个究竟。往井下一探头，原是一只癞蛤蟆在水里。遂俯身去捞。那悟空见开明兽上半截儿都探井里了，只后身钩在井栏上，一溜小跑过去，兜裆一掀！那开明兽哪儿提防？扑通一声栽到水里，差点儿呛死。憋不住，只好咧开九张大嘴咕嘟嘟喝水。喝得肚儿溜圆，浮起来。好在开明兽毕竟有些神通，便调理得头上尾下，欲往上爬，那井壁忒滑，如何爬得上来！悟空在井台上看得清楚，乐得拍手大笑，笑痛了肚皮，笑出了眼泪。

不料却惊动了无极真人，御风而来，喝道：“悟空，你做的好事！”悟空吃了一惊，便要溜走，叫真人叱住；听着井里有动静，过去一觑，忙将绦带撒下，救开明兽卜来，先搭到井栏上控水儿。那开明兽吐了一条溪，顺山门汨汨往下淌。挣扎爬起来，晃晃悠悠，要与悟空拼命，叫真人止住了。真人转身骂悟空道：“你这厮枉入空门多年，仍是个怀嗔抱怨的凡夫，名托悟空，实则执有。你自以为修了不死之身，通了几般变化，便可逞能江湖么？我料你五十年后，必有灭顶之灾！我不能再留你了，速速下山吧！”

悟空方知闯了大祸，再三恳求师父让他再修行几载，俟功德圆满，避过大劫再走。无极道：“再不离去，我将你几年功果化为乌有！”悟空知师意已决，扑簌簌泪下。真人叹口气道：“你违逆了道规，为师也是无奈。临行前我告诫你一言：‘嗔是心头火，能烧功德林’。你若引以为戒，好自为之，或可自救。别人却任谁也救不了你！”拂袖而去。悟空跪倒在地，遥谢了师父五载教诲之恩，方一步一回头，下了昆仑山。见赤焰溪、弱水、大河依次横在眼前，却无须再赴汤蹈火了。念动真言，扯起筋斗云，霎时置身霄汉。哪消半个时辰，已看见东溟大海！

悟空忆想去时颠沛流离多少辛苦，来时腾云驾雾这般容易，心中悲喜交集。感慨一番，按低云头，俯瞰着做来国城堞宫垣街衙陌巷，又见碧波中花果山红果缀枝，霜林染崖。到底是思乡情浓，报仇心切，顾不得入宫觐王，先敛云步降于花果山上。隐身草坡，见无数猴子正忙着摘果子、运果子；几个虎豹狮牛精怪手持藤条短棍溜达监工。瞅哪个手闲脚停，上去便打。一个青壮猴子挨了打，弯腰捞一块石头要回敬，叫老猴死死按住了，劝道：“大侄子，‘在人房檐下，怎敢不低头？’且忍了吧！”另一老猴嘟噜道：“那石猴说去访仙学道，回来为我辈做主，这一眨眼十年了，也不见踪影！”

悟空从坡上跳将下来，厉声道：“谁道不见踪影，老孙这不是来了！”老猴等看见悟空，惊喜道：“你果然来了，学艺事如何？”悟空道：“且拿些果子来吃，再侃不迟！”众猴便择些上好的红枣、山梨、葡萄、椰子、沙果……献来。悟空正侍享用，那壁厢山兽精怪吆喝道：“怎的罢活了，哪个引头？可是活腻味了！”悟空霍地跳出来：“是你孙爷爷引头，倒看你等如何发落！”这几个妖怪中有知道故事的，便笑道：“这不是石头缝里蹦出的

老猴儿，十年不见，不知长进没有！”另一个道：“这厮‘好了疮疤忘了痛’，却又来讨打哩！”众怪呵呵大笑。悟空新仇旧恨咸聚心头，怒火中烧，因手头无兵器，瞅身边有根打枣的竿子，长约两丈，核桃般粗，便摸起来，舞得呼呼风生，三下两下把山精打得人仰马翻，哭爹叫娘，弃了藤条棍棒，狼狈逃窜。悟空一手摸只柿子，一手抡着竿子，边啃边追，顺嘴角儿滴甜汁，洒了一路。悟空追这几个虎豹狮牛精怪，见他们呼哧呼哧跑过一道石桥，钻进洞府，转身先把石门关上了，那洞门上缕四个丹字：“鹏牛仙府”。悟空笑道：“原来二怪老巢在此，正好堵住窝儿报仇也！”

却道洞内金鹏大王与牛魔王正搂着鹿妃狐姬饮酒作乐，见几个得意门生面色如上，闯进来报那十年前挨打的石猴来寻事挑衅，“端的厉害，徒儿不是对手！”不禁吃了一惊。二魔头再无心吃花酒，忙披挂了，掣兵执锐，出洞迎敌。见悟空气昂昂站在桥头，持一根打枣竿子，金鹏撑不庄笑道：“大仙好兵器！”悟空丢了竹竿，道：“杀鸡焉用牛刀，老爷与你来个‘白手套狼’！”便起个架势，叫“开门见山”，等那鹏怪上来。

金鹏仍佩戴那五龙铁爪儿，也亮个招势。牛魔王鼓吹道：“猴儿，看见没有，这叫‘大鹏展翅’！”悟空觑着鹏怪“展翅”袭来，身子一屈，闪过，金鹏扑个空，下身便见破绽，悟空抬腿一脚，正踢在鹏怪裆里，那怪便无暇再展翅，甩了铁爪子，捂着小腹“哎哟哎哟”满地打滚儿。悟空嘻嘻笑道：“瞅见了么，这唤作‘井底捞月’！”牛魔王大惊，令小妖将金鹏大王抬进洞府，挥齐眉棍直取悟空。悟空见他棍法周密，自己又无兵器，便纵身跳到山崖上，念动真言，驱一块卧牛石，朝牛精打来。牛魔王大惊失色，拼命使棍挡住，只见火星乱迸，石碎棒弯，震得牛怪两臂发麻。悟空嘻嘻一笑，又赶一座小山飞来打他。牛魔王见状，方知石猴神通广大，今非昔比，不敢恋战，急忙抽身躲进山洞，紧闭了石门。

斯时众猴惧在一旁观战，瞅悟空胜了，皆欢呼雀跃。悟空道：“先别吵呼，魔头进了洞，奈何？”四老猴道：“洞内多有米粮，又有泉溪流入，一年半载不出洞，也饿不死。如要赢他，只需将崖头泉源截住，洞中无水，不消三口，他就要开门！”悟空闻言大喜，便令四老猴率一拨小猴，去山顶筑坝子截水源。不多时，那溪水改了道，自崖顶漫下来，在洞前挂了一道瀑布帘子。悟空笑道：“若俺降灭二魔，占了山场，便叫此洞为‘水帘洞’！”

话才说完，四老猴纳头便拜，口称“大王”。悟空摆手道：“伙一堆耍着玩儿，叫甚大王！”众老猴道：“你言辞有王者之风！且武艺高强，堪为大王！”群猴见老猴拜，也呼啦跪倒一片。悟空高声叫：“便是称王，也等擒住魔头。且起来，且起来！”正说间，忽听洞门吱呀一声开了，水淋淋钻出牛魔王，血淋淋拎个物件，一丢地扔在地上，朝悟空拜道：“大王，这鹏怪占山十余载，多行不义。小的故此灭了这厮，将功补过！旧日罪愆，万乞海涵！”便呈上首级。悟空笑道：“你弃暗投明，杀了魔头，便可折罪。起来吧！”牛魔王道：“谢大王不杀之恩！请大王入洞为主！”

悟空欢喜，被众猴簇拥进洞，踞在虎皮交椅上，接受大众朝贺。牛魔王悄声进言：“大王称尊，可论功行赏，也好笼络人心。”悟空点头：“兄弟说的是！”便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之意。分封四老猴为青、白元帅，朱、玄将军。又道：“我等这般快捷占据山场，老牛功不可没！”遂封其为国师。四老猴虽觉突兀，一时也无话说。“国师”即道：“大王万千之喜，焉能无酒！可令排宴，大王好与民同乐也！”句句说到猴王心窝里。牛

魔王就将适间金鹏大王备下未享用尽的山珍海味献上来，又上些时新果子。悟空便与众猴开怀畅饮不提。

却道那牛魔王毕竟占山多年，整饬山寨一应事务皆熟。悟空也借重于他，言听计从。一日在水帘洞晚宴，牛魔王乘猴王高兴，进言道：“大王既面南称孤，岂可无后妃嫔姬？”遂招前朝狐姬鹿妃盛妆入席，淫声浪语，忸怩作态，伺候悟空。慌得那青白二帅、朱玄二将谏道：“亡国之妇，宠之不祥也！”猴王省悟，颌首道：“众卿说的是！”遂轰走众妖女。又吃了一阵酒，猴王出洞解溲，隔海望见做来国万家灯火，心中一动道：“我当年曾受那国王恩惠，出游前亦言一旦得道，要为他袞病延寿。”算算归来已有月余，便要去看看那做来国王，便嘱咐众老猴与牛魔王恪尽职守，看好山寨，自己趁月白风情，腾云过了大海。要知这一去能否见到国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思逍遥且居逍遥宫 求如意先得如意棒

猴王驱水番，国王赐美人，逍遥宫藏谔紫嫣红……

牛王弄口舌，孙猴慕公主，东海底得如意铁棒……

却说悟空腾云过海，落于宫城之内，寻到后宫，才要进，那守门的太监却不认得他，喝道：“你何人，擅闯宫廷！”猴王道：“你不认识俺，国王却识。快去通报！”太监喝道：“国王也是轻易见的，再不回避，与我拿下！”禁卫便上前捉悟、悟空恼道：“十年前俺是朝廷国师，宫廷任俺出入。看哪个敢拿！”太监笑：“那隔年的皇历还看的？老大王已晏驾多年了，太子即位，认得你何人！”悟空黯然神伤，长叹道：“大王还盼俺来教他长生不老之术呢，不想已晚了三春！”便要回山。忽听门内一个老人问：“那门首说话的可是国师？”门随声而开，原是荣公公！两人相见，分外惊喜，叙了一番。荣公公便执手引悟空去见当今国王。

那国王正在勤政殿批阅奏章，闻荣公公享前朝国师求见，忙宣进，施礼道：“国师别来无恙？——先王有遗诏，一俟国师归来，礼遇禄俸仍如旧制。”猴王道：“好说好看！”又道：“老大王怎的就仙逝了呢！”感叹一回。国王令置酒与国师接风。荣公公作陪。酒至半酣，国王便向悟空讨长生之术。猴王道：“若长生，要修行。陛下舍得这金阙玉殿、三宫六院，入深山空谷索居参悟？”国王道：“就无简捷之径？朕尝闻仙家有九转金丹，食了可霞举飞升。”悟空道：“我在小昆仑弘一法师处学艺时，法师炼了一炉丹，被看火的童子偷吃了几粒，当下肚子便疼，面色呈金色，一命呜呼！后来入昆仑仙山求道，那无极真人也炼丹，便大不同——这老儿将好容易炼好的丹捣碎再炼，叫甚‘百炼丹’。一炼是三个月，百炼是几月？老孙在山上修行五载，一炉丹还未炼成。至今也不知那仙丹是甚滋味。”国王叹道：“如此，朕便与仙丹无缘了？”

悟空道：“求人不如求己，依老孙之见，陛下不妨炼炼内丹。炼得好，一样延年益寿，0举飞升。”国王急问何谓内丹，悟空道：“内丹者，不用黄金、红铅，乃是以自家身体为炉鼎，精气为药物，合三元为阴阳，集坎离回本源，修炼聚凝，返仆归真。”猴王看一眼国王，见他听得仔细，便洋说道：“修炼时，先‘筑基’，即凝神净虑，颐养心神，将精气神聚于丹田，沿任督二脉运转；尔后‘炼神化气’——亦称百日关——便是将丹田之气自会阴、尾闾、透夹脊上达泥丸，再降至丹田，反复行车，此谓‘河车通’，或曰‘小周天火候’，旨在将后天精华化为先天精气。继之‘炼气化神’，亦你‘十月关’，将中下丹田神气行至上丹出，融合三元如一体，行‘大周天火候’；再后‘炼神还虚’，亦曰‘九年关’，至此关口，神气互比，内外虚空，内丹药成。此乃为内丹术四步云梯也！”

国王闻言喜悦道：“寡人便炼‘内丹’，还请国师多予指点！”悟空笑道：“却有一忌，不可近女色。”国王沉吟道：“这般……朕却才选了几个妃子。过几年再炼如何？”猴王笑道：“贵体是大王的，自然大王说了算。”遂又飞觥走筋，君臣当晚尽欢而散。孙猴依旧歇当年所居暖香斋。

翌日悟空宿酒未醒，忽被太监摇醒，一骨碌爬起来喝道：“大胆奴才，

红铅——道家指少女初次月经。

敢扰老孙黑甜梦！”太监跪求道：“老爷息怒，是国王急召国师上殿，十万火急！”猴子笑道：“却错怪了你，甚事这般紧急？莫非寝宫着火，烧了你家大王屁股不成！”太监道：“禀老爷，虽不犯火，却是犯水——是那尚兰岛水番趁海潮驾坚船犯我海疆，要金银珠宝、茶叶生丝、药材香料。还要美女佳人、骏马健牛……若午日三刻不把货物送到船上，就要带兵上岸，杀人抢劫，火焚斯城！”猴王笑道：“有这等好事！——老孙学了一身本事，正愁没处卖弄，便有上门生意。造化，造化！”原是和衣睡得，跳起便走。

悟空随小太监入宫，国王迎上，一脸愁容道：“国师好歹助我！”猴王道：“救你不难，陛下拿甚谢俺？”国王道：“宫中之物任国师抉择。”猴儿见国王腮上犹沾胭脂红痕，未及揩拭，笑嘻嘻问：“丽人何在？”国王一时不解，莱公公附耳一说，国王踌躇。莱公公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王醒悟，即令太监去召宠妃。

俄顷，宠妃至，容若仙子，翩若惊鸿。国王道：“你已属国师也！”美人俯首听命。猴王大笑：“俺岂敢惊人之美，试探大王罢了！——初时‘不爱江山爱美人’，终究还是分出孰轻孰重。却也不易！”便看番使适间所递文书。又叫传唤番使。那使者气昂昂进殿，喝令大王快些答复。悟空将文书扯得粉碎，摔在那人面上：“你去回复贼王，再不速速离俺做来国海疆，叫你等船毁人亡！”使者道：“你是何人，难道不惧我巨舸坚猛，猛将蛮兵？快将贡物送我船上，保你一城平安！不然……”悟空大怒，不等他说完，飞起一脚，那番使硕大身躯便如风中落叶似的，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跌到三层龙尾道下，半天爬不起来。悟空道：“这一脚便是贡品，快回去复命吧！”番使忍着疼，站起身，咬牙切齿，嚷着番语跑了。国王忧虑。悟空道：“无妨，却去海边应付！”

国王急令备辇，请国师登车。又发三万六千禁军助战。拜道：“朕便在此恭候佳音了！”悟空一把逮住国王手，笑道：“大王不去怎行！俗话说‘单丝非线，孤掌难鸣’，大王一同去，帮个人场吧！”不由分说、扯上凤辇。

国王战战兢兢，吩咐起驾。一路警蹀，来到海边。果见水番船队扬帆驶来。甲板上番兵个个披牛皮甲，画三花脸，怒眉如钩，吹胡子瞪眼，手里舞扎些刀枪剑戟、斧锁锤铲。眼看靠岸，国王道：“国师，要跑快跑，再晚就来不及了！”悟空笑道：“再近些，再近些。”领头的贼船已砰地撞在石堤上。国王面如土色：“国师，你不走寡人走也！”悟空方念动真言，朝海上吹了一口仙气。骤然间半空呼呼风响，转眼便刮得飞沙走石，巨浪滔天！回头潮打得船滴溜溜转，船板上站不住人，落水者不计其数。残余的忙跪下齐叫：“仙师饶命！”国王侧隐道：“国师，只要贼人不再犯我疆界，就饶过他们吧！”悟空喝道：“还要不要贡品？”船上番王道：“老爷，且饶恕我等，情愿俯首称臣，年年岁岁给老爷进贡！”悟空问：“却有甚稀罕物品，从实招来！”国王道：“天神，只要不来我国骚扰，便谢天谢地了，还指望打他们的秋风！——国师，快撵这伙人走吧！”悟空闻言便将风略减了减，却改成两北风，一阵风把水番船队吹得无影无踪。

猴王收术，霎时风平浪静。国王大喜，回宫大排宴席酬谢国师，又赐美女十名、御酒十坛、锦增五百匹、珠主百箱、黄金万两。悟空道：“财物闲情，佳酿可多，美人宜少——一妻一妾足也！恐耽于逸乐，耗费精神，伤了根本。”国王道：“到底是修道之人！——却不能亏了国师。”又补了十坛好酒。这十个女子，个个豆蔻年华，色艺双绝。国王便点了两个善解人意的，

一名“姹紫”，一曰“嫣红”，赠与猴王。一应礼物装船运往花果山。悟空惦记山场，便与国王辞别。国王苦留不住，只好吩咐有司遣精良工匠，去花果山起一座国师府。

不过年余，国师府落成。依悟空之意，这宫字不要金铺玉户，偏爱竹槛檀阁。它建在花果山间，清流溪畔，与水帘洞遥遥相看。傍崖倚涧，临窗赏四时之花；开轩受松篁之风。又筑四亭：暗香亭以赏梅；流芳亭以酌月；舒天亭以避暑；丝纶亭以垂钓。悟空欢喜，将国师府更名为“逍遥宫”。让姹紫、嫣红迁入。这两个女子，春兰秋蕙，各合情致：姹紫擅长琴棋书画；嫣红偏爱蹴鞠弹弓。猴王惧喜悦。兹此将一应事务交与牛魔王、四老猴，自己携美人饮宴水帘洞，对弈逍遥宫，嬉戏林泉间，笙歌帘栊中。

那老牛眼馋心妒，垂涎道：“看看，看看！大王也是国师，老牛也是国师。大王偎红倚翠，老牛白黑光棍儿一条！”猴王笑道：“别说得这般可怜——不然老孙让你一个？”牛魔王忙道：“岂敢，岂敢！活活折杀老牛也！大王享福是大王修来的。待日后老牛有了出息，也娶一妻一妾，享天伦之乐！”自此对猴王愈加奉承。教他行酒令，玩博采。猴儿以他为知己，遂拜为兄弟。因其年纪略长，称为兄。牛魔王受宠，也动库帑之资，起一座宫殿，曰“自在宫”；又去做来国花银子买了两个俊俏的女孩子，名为婢女，实则陪宴侍寝，形同姬妾。又撺掇猴王去爪哇国购檀香，羽民国盗飞毯，无所不为。

四老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窃议：“大王都叫那骚牛精教坏了。长此下去，花果山休也！”这一日趁老牛不在跟前，拦住猴王哭谏。猴子哪儿听得进！温怒道：“俺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叫你等罗嗦！”依旧我行我素。

转眼间十余载过去。那姹紫、嫣红颜色渐褪，眼看成明日黄花。猴王不免叹息。老牛道：“尘世凡人，自然春花易老。”又诱说道：“却也有殊色永驻的，常人得不了。大王欲取，却易如探囊取物。”悟空道：“大哥休卖关子，说来听听！”老牛道：“贤弟曾闻谚语，‘莫愁世无宝，去向龙王讨’否？人传这东海老龙家有位千金，唤作如意的，美若天仙，端的可爱……”猴儿听了，笑道：“不消说了，老孙这就去龙宫走一遭！”

这猴王，说走便走，出了逍遥宫，腾空而起，淬入大海，念动真言，使个分水法，游游荡荡，摸至东海龙宫。那守门的虾校尉、蟹将军不认得他，不予通报。悟空左右开弓，将两个掳倒在地，闯入宫殿。龙王敖广正与龙太子在殿上议事。原来龙宫定海神针昨日因风大浪涌，滑堕到大海沟里去了；几番遣人打捞，皆因沟深物重，死活弄不上来。父子两个正在发愁。忽听门首有人喧闹，倏见一个猴儿闯进。太子大怒，拔剑指向曰：“你是何人，擅闯我宫？”猴王嘻嘻笑道：“芳邻息怒，俺乃是花果山大王孙悟空，一向不曾打搅，今日特来造访！快把这劳什子收回去，献些香茗异果待客！”

太子心烦，欲叱咤逐出。龙王阻曰：“来者为客，我儿休得如此。”迎上道：“原是高邻孙悟空上仙。久闻大名，未及谋面。今日驾临寒舍，蓬荜生辉！”请猴王上座。一壁厢令献岭南荔枝、伊吾甜瓜、肥城之桃、莱阳之梨……款待猴王。悟空惊喜道：“大人此间也植果木？”太子撇嘴，鄙薄道：“此乃四海鲜果，可曾见过？多吃些，香香嘴吧！”幸猴王没听清，问道：“太子嘟嘟噜噜说甚哩？”龙王忙打岔道：“他说亲不亲，故乡人，请你多吃些！”又问道：“上仙今日屈驾光临，不知有何见谕？”

金铺——即金铺首，门饰，衔环。类似今日门环。

猴王嘴里忙吃，窝窝扭扭道：“老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俺那荒山，忒简陋了些。人常言，‘天下珍宝在龙宫’，特来叨扰，讨几件回去，若有宾客来，也装装门面。望大王成全！”龙王心知破财免灾。不顾太子愆怒，满面赔笑应承。令手下取来各色珊瑚五盆、明珠十枚、其它珍宝一箱送他。悟空见珊瑚高丈余，晶莹艳丽。明珠大如卵，熠熠生辉，十分喜欢，高拱手低作揖致谢。

龙王起身道：“远亲不如近邻，何心客气！”一副要送客的样子。

偏猴子是个没靛足的，又落座，大腿盘在二腿上，嗑着暹罗国的瓜子道：“老孙是个闲人，无晨无昏。大人司水行雨，颇为忙碌，实不忍常来添乱。既来一趟，不让老孙瞅瞅仙府景致，开开眼界，未免遗憾！”

龙王无奈，只得陪猴儿在水晶宫转悠。说不尽宝阁贝阙，锦扉绣户。比那做来国王宫又胜许多。至后花园，忽见一个龙女，素襦红裙，正与侍女扑蝶玩耍。听到人声，暮然回首，见龙王偕一生客，面漾霞色，叫了声“父王”，又与猴王施礼。猴王顾不得还礼，只盯着人家看，道：“大王，这便是公主如意吧！”公主见父王使眼色，便退了几步，往花木深处回避。悟空双目的，望龙女远去，道：“说甚闭花羞月、倾城倾国。这女子却无话说！”

龙王听着不对劲，赶紧领悟空回转。至殿堂，即吩咐蟹将军打点礼物，“给孙上仙送至花果山！”悟空却又坐下，道：“礼物倒是小可，俺有一桩大事要与大王商议。竟赤了面，羞羞答答道：“实不瞒大人，俺来府上，非为财物，为佳人也！——俺自昆仑山学道归来，已十余年，却无一个绝色女子为后。适间见令爱天生丽质，委实一见倾心。不知可否配与晚生？”龙王闻言，惊得半晌说不出话儿。猴子见龙王不语，曲左腿踩着椅子，双手抱膝，歪头道：“大人不答应，晚生就不走了！”

太子一旁冷笑道：“适间‘老孙’，这又‘晚生’了。休道晚生，早生也不行！”龙王拉太子至隔壁，“没见过这般泼赖——如何是好？”太子皱眉思忖片刻，忽道：“有了！”语与父亲。敖广点头称妙——原是叫悟空一个去捞大海沟里的定海针。心想龙宫老少爷们都上阵了，爪篱搭，把子钩，捣鼓了一天一夜，不能奈何那大铁棒。却叫这瘦猴儿去干。累他个半死，再一脚端出去！

这爷俩定好了点子。小龙便笑嘻嘻对悟空道：“上仙要娶舍妹，小仙深感荣耀。家父的意思，倘上仙一个时辰内把我家定海神针从沟里捞出来，倒好商议！”悟空见叫他干活，知有门窍了，一迭声道：“为岳丈家出力，应当，应当！”便请引路，恨不得立马将甚神针捞上来，与公主成亲。太子暗自冷笑，道：“倘你届时捞不上来定海针，却如何说？”猴儿笑道：“任凭大舅哥发落！”太子道：“先别叫这般热乎。捞得上来，诸事好说，捞不上来，合该抽一百皮鞭，轰出宫去！”悟空道：“便是这活！”又催太子领路。

太子以为悟空入彀，便引他去宫后万丈海沟上。一帮虾兵蟹将正一头大汗满身泥泞喊着号子往上拽神针。只听啪的一声，手臂粗的绳索绷断了。那神铁又中途坠落沟底。看见太子都叫苦连天，悦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太子挤眉弄眼道：“我这不是请来高手！”众人见是猴王，五矮身材，其貌不扬，俱撇嘴道：“甚时辰了，太子爷可真会逗乐！”

悟空恼怒，喝道：“你等也有长大的，也有粗胖的，顶个鸟用！‘人不可貌相，海不可蠡测’，老孙便露一手，给你们这群空心萝卜看看！”便一头栽下海沟。在水中往下摸了约半个时辰，才至沟底。先见一团金光闪耀，

定睛一瞅，果然有根巨铁棒半截斜插在泥里，三丈来长，西瓜般粗细。上有一行篆字，猴王觑了又觑，好歹识得那“蝌蚪文”，上写：“定海神珍铁，如意金箍棒。”悟空撼了撼，那铁棒纹丝下动。思付：这物件也不知重几万斤。难怪众水精弄不上来。又想此物“只可智取，不宜强攻”。便于那烂泥沟里“面壁”算计。算计透了，便坐在南方离卦位上入静运神，尔后朝西北方神针口吐三昧真火燎它。又念念有词：

尔在海底几万年、粗老笨重讨人嫌。

若随我意变化小，老孙携你走天边！

说来也怪，那大铁棒竟眼睁睁地变细变小！原来西方属金，离为火，火能克金。但西方又系兑卦之地，兑为泽。却不竭泽救火，其中缘故，便难以揣摩。恐怕只有神针自个儿能说得清。那猴王见定海针愈来愈细，转眼间只有一丈来长，手臂来粗。便跳起来握在手里，使使劲儿，从泥里拔了上来。舞了舞，稍嫌长大。心里想着，手中便觉轻快，已又细小了些。端的顺心如意！

猴王欢喜，道：“棒呵，你果然是个‘如意金箍棒’！老孙多年前跟无极真人学了那套三界无敌好棍术，正配得上你这四海惟一神铁棒！”那棒仿佛听懂了他的言语，随即可可的放光。悟空夸道：“好棒，好棒！”便在大海沟里耍了几趟，打得水哗哗直响！

那海沟上太子一伙，只在那儿说笑，等着看悟空笑话。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至，却见水波乱翻。太子道：“莫非那厮弄不动神针，溜了不成？便派鳗鱼精下去瞧瞧。悟空正在耍棒，听见水声，知道太子遣人来探底细，便要戏一戏太子，先把棒儿藏起来——正琢磨藏哪儿合适，那铁棒忽地又细了一匝。悟空醒悟，禁不住嚷道：“老天神、你还能小！——敢情再小些，老孙揣怀里，任事不耽误，岂不更好！”下手攥了攥，棒儿随心化小。霎时，神针不是神针，成了绣花针儿了。悟空把针儿便别在领襟上，兑水上了大海沟。中途撞上鳗鱼精，踢了那怪一脚。鱼精滑溜，一闪身躲过，笑道：“猴儿，你弄的神针呢？”悟空道：“你眼拙，看不清！”鱼精大笑，先上去报信去了。

悟空上了岸，听太子吩咐：“鞭子侍候！”大喝：“大胆毛猴，还不快褪下裤子受罚！”猴王搥皮笑脸道：“褪裤子还早了些，先吃喜酒，先吃喜酒！”太子闻他说得下道，抬手便抽。猴子朝一旁躲闪，道：“大舅哥，俺说的是实话——那针儿弄上来了！”太子大笑：“你大睁着眼说瞎话儿！一百皮鞭不够，再加一百，看你还胡呱唧不！”令众人将悟空按倒在地，便剥衣裳。猴儿知闹到头了，使个神通拨开众水精，跳起来，取下铁针，晃了晃，那棒霍霍地长，片刻便又长成本来模样，生生一根巨铁棍，横在那里。太子一伙大吃一惊，呆若木鸡。悟空冷笑道：“太子爷，该备嫁奁去了！”收了金箍棒，一把扯住太子胳膊，往宫中走。众兵将急忙报与敖广。

一时全龙宫俱知晓了，龙女与龙婆抱头大哭。老龙急得团团转儿。转眼间猴王揪太子上殿来，大模大样坐了，问“岳父大人”何时送公主去花果山。龙王急中生智，赔笑道：“小女她……已许了人家。”猴王不信，道：“许了何人？说来听听！”龙婆帮腔道：“是天界奎木星君！”原来奎木狼来提过亲，公主嫌其丑未答应。今日且借之来搪塞。悟空道：“俺不管，俺只依

适间太子之言！”太子拔剑怒道：“你这厮泼赖！再不滚出去，把你碎尸万段！”猴王大怒，操起金箍棒要打。龙王心惊：“上仙息怒，容老夫赴天庭与奎星商议退婚之事。一俟解聘，即告大王如何？”猴王才住手道：“便依老丈之言，俺回花果山恭候佳音——却只有三日之限！”怒冲冲拔脚就走。太子后头道：“他还拿咱定海针呢！”嚷着叫悟空放下。猴王只装听不见。

老龙道：“算了，算了，先送这瘟神走吧！”关上龙宫大门，一家商议对策。敖广道：“莫如与奎星结亲，那刁猴再来滋事，叫奎木狼收拾他！”公主道：“非猴即狼，一对丑八怪儿！”哭哭啼啼不依。龙婆道：“死老头子，拿公主换安宁，白叫你一声爹！依我之见，不如多给那厮些银钱，赔堆好话，叫他另择佳偶！”老龙叹气道：“让我低声下气去求一无名妖猴，岂下低了咱的名分！再则那厮贼精，焉肯‘丢了西瓜去捡芝麻’？”太子要请三位龙叔帮忙，发兵扫荡花果山，殄灭妖猴，夺回神针。龙王道：“我观此辈神力非凡，不然何以将数万斤神针玩于股掌间？倘动起干戈，胜败弗知。若有闪失，如何面对至亲眷属！”太子跺脚道：“和也不行，战亦不妥，怎地是好！”

一家人正一筹莫展，忽觉水晶宫摇晃，原来海上又起大风。那定海针被猴王夺去，龙宫便如无根大树似的，一有风吹草动便要晃悠。龙王道：“常此下去，龙宫倾也！不如去大赤天太清宫一趟，恳求大上老君给新炼根伸针，以定海安家。顺势向他讨教，看如何对付妖猴！”龙婆称善。老龙即令备一份厚礼，中有一颗千年巨蚌产明珠，大如拳，闪五色光，世上罕见，系龙婆当年陪嫁之物。龙婆不舍。龙王道：“你不知老君见识多，眼光高，若没个殊异的，他一发部看不上眼，岂肯帮你忙！”偏龙婆精细，道：“我久闻这老儿‘广收薄种’。他若收咱的宝珠，却不帮忙，奈何！——不如先送些常礼，请其相助，许以异宝为谢，如何？”这老龙有点惧内，拗不过老婆，只好依她。收拾停当，便赘礼踏出水波，投天庭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回 美猴王扰乱冥府 紫微帝进言招安

鬼差役要拘国王，怒猴王打抱不平，闹冥府焚了生死簿……玉帝发兵擒妖猴，鲁星君惨遭败北，紫微帝进言劝招安……

却道猴上离龙宫腾云回花果山，空中见岸边泊着一条大船，认得是御舫，心说：“不知国王有何事求俺。”在逍遥宫前收了云步，钦差正急得团团转儿。见他回来，忙跪下道：“国师老爷，你可回来了！大王不豫，命在旦夕，想再与国师见一面儿！”猴王闻言，顾不得多问，即道：“老孙便去。”先纵云走了。钦差自乘船返回。

猴王因事急，撇开礼节，径入后宫，在国王寝殿前降下来。疾入殿堂，转过屏风，见国王卧在榻上，面如缟素，气息微弱。乃惊道：“陛下正当壮年，为何未老先衰，成这般模样？”国王长叹。半晌方道：“悔当初未听国师之言，远女色，炼内丹。今病人膏穹，也是无奈。”悟空道：“陛下贪欢无度，方有此厄，倘从此清心寡欲，必能康复！”国王道：“朕遣人相请，久久不至，可见国师甚为忙碌。不知又修甚功果？”悟空听了，不禁超颜，幸亏本来便是个红脸，看不大出来。胡乱支吾过去。

两个又说了一阵活儿，天色向晚。内侍掌上灯来，才退下，便见两个无常小鬼，一黑脸一白脸，挟着名册拎着铁索来套国王。猴王知来者不善，掣出金箍棒，喝道：“老孙在此，谁敢胡为！”小鬼心惊道：“孙大仙，生死皆有定数！我等受阎王爷差遣，来取这色鬼魂魄，请勿阻拦。”猴王道：“有甚定数，还不是你等说了算！此人是俺好友，才不过而立之年，虽纵欲贪欢，染了一身病，却也不好全怪他——须知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祖上的规矩。”无常道：“你是谁，充其量不过是个未入流的野仙，你也在我家老爷生死簿上管着呢！早晚跑不了那一天！”悟空大怒，挥棒便打，两小鬼害怕，撒脚就跑。一路阴风嗖嗖，直奔冥界。猴王紧追不舍。两无常四蹄腾空狂奔过奈何桥，过鬼门关，直入阎罗王宝殿。

秦广王正在大殿上忙乎——依次将当日勾来鬼魂对簿稽查，按类处置。凡大善者勾销轮回名籍，送其超生天界；善恶相抵者径送第十殿转轮王发落转生；恶大者押上孽镜台，照其生前所造诸般罪恶，使之心服，尔后送第二殿用刑。第二殿至第九殿为各种酷刑之狱，罪鬼逐狱受刑，捱到第十殿方入轮回道。这一日捉了满满一屋子鬼魂，秦广王忙得不可开交，忽听两无常尖叫着：“大王，祸事了！”白脸的发黑，黑脸的发白，慌慌张张跑进来，见无处躲，便往案子底下钻。

秦广王扯着耳朵把两个小鬼揪出来：“你俩大白日撞见鬼了？——那国王怎的没套来？”两无常一时喘得说不出话来，只往外指，秦广王抬头，便听一阵打雷般的脚步声，闯进一个毛脸猴子，持一根两头嵌金铁棒，舞舞咋咋近前来。无常藏在大王身后，道：“便是这厮，拦着不让拘傲来国王。言语下投，便要打小人。”秦广王吃了一惊：“你是何方神仙，妨我公差，又私闯冥府，行凶逞能？”

悟空道：“俺乃做来回花果山天生石猴孙悟空。不期而访，是要问大王，那做来国王年纪轻轻，为问差人拘他？”秦广王正色道：“那国王昼夜贪欢，淘虚了身子，合该英年早夭。捉了来还要按铁床上灌铜水哩！”悟空点头道：“既如此，也是他自惹灾愆，怪不得别人。听贵公差说，俺也受你管辖，大

惑——俺是天地孕生，义去昆仑山学道五载，修得长生不老之身。为何还要受你家管？”秦广王略一沉吟，道：“你在那昆仑山是功行圆满而归呢，还是半途而废？”这倒叫猴王愣了一愣，敷衍道：“老孙不知你说甚！”秦广王道：“你虽修了大道，得了神通，却因偶犯过失，逐出师门。正可谓‘为山九侧，功亏一篑’，着实令人惋惜！”

悟空听他道出根源，心里发毛。却也不亏是个有心计的，遂笑道：“可惜甚，哪一日凑老孙高兴，再访名山仙洞修行几年，补上那缺便是！今日却要查查簿子，看看寿限，才好安排！”秦广王有心不理，偷觑一眼，却见悟空正无事儿摆弄那铁棒玩，也不知念的何咒语，那棍子呼呼地长，一眨眼变得碗口般粗。冥王心惊：“这恶煞不好惹！——倘把这哭丧棍一捅，大殿便塌了！”急令“查察司”判官取生死簿子来。

那查察司鬼判姓廉，戴一顶软翅纱帽，套一袭圆领红袍，束犀角宝带，踏歪头皂靴，连须胡浓，水牛眼圆，一脸正气，两袖清风；遵令寻出做来国生死簿子来。秦广王亲自查勘，寻着孙悟空名讳，拨拉算盘算了一算，笑道：“恭喜上仙，你还有九十九年寿限哩！”猴王道：“大王没看差吧？”秦广王道：“你不信，自个儿瞧吧！”

悟空接过簿子，揣在怀里，笑道：“老孙眼神不济，带回家细觑如何？”冥王怒道：“生死簿子，岂可擅携阳世！”猴王挥棒一下子将公案打得粉碎，吓得一堂官吏面如土色。猴王道：“俺自生天地之间，逍遥自在，不食你禄，不穿你衣，要受你等昏王管束！”越说越气，将生死簿子撕作几段。众冥官大惊：“你如何敢扯这簿儿！”猴王道：“这簿儿就是铁券丹书？”怒气不出，把册簿在灯烛上燎着。众冥神告求：“孙上仙，好歹留下这簿子，不然我等饭碗子便砸了——再为你添一千年寿如何？”连喊不止，生死簿已烧成一个火团。悟空怕灼了手，抛向冥王。鬼判急抢过来，脚踩水泼，大半已化为灰烬；余者墨迹模糊，难以辨认。悟空呵呵大笑，抖擞精神，舞动铁棒，在大殿上耍了一通，惊动了另九殿冥王，于廊下窗缝偷窥得清楚，皆道：“这厮是个难别的刺儿头，且放他走，再作商议！”

猴王卖弄够了，又一路铁棒，舞舞咋咋，出了鬼门关。此时五道将军闻报有人擅闯冥府，急率五千阴兵驰援。然冥王有令，不叫阻拦，只好闪开一条道，放妖猴出冥界。

悟空得意洋洋，径回做来国王宫，告国王：“大王放心，俺适间打入冥府，将生死簿子给毁了，皆不受阴司管辖也！”国王闻言，先是一喜，又欲赠赐。猴王心里有事，便坚辞了。自回花果山等候东海老龙消息。

猴王前脚走，国王后头便垂泪哀叹。莱公公不解，“赖国师之力，大王解脱无常”，万于之喜，何故悲伤？”国王道：“公公只知其一，未详其二，那生死名册虽毁了，拘不了旁人，有两个人却跑不了——一是国师，二是寡人。国师他们惹不起，却怕寡人个甚！”莱公公醒悟：“既如此，为何还放国师离去？”国王叹道：“国师总不能一年四季守着朕。便是守着，那‘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一旦拘去，岂能轻饶了！既然在动者难逃，还不如早死早托生！”便传唤王后与小王子。王子才十二岁。国王完口授立王子为太子诏书，又道：“朕不久将离尘世，太子继位后，盼娘娘垂帘翊弼——令他清心寡欲，以江山社稷为重。切勿贪恋女色，免遭朕之覆辙！”王后与王子谨领了，悲啼不已，按下不表。

却道那冥府九王见孙悟空走了，方进殿。秦广王正捧着一堆纸灰大哭。

众王劝慰，秦广王道：“我为官千载，尚未出过这种事儿。却叫我如何向地藏菩萨交待！”转轮王道：“大王不必烦恼，簿子毁了，再设法造一册便是！”卞城王亦道：“只要补上生死簿子，便好应付——我等一心，守口如瓶，能瞒几时是几时。万一日后地藏菩萨知晓了，我兄弟九个俱帮你说话，法不制众，谅无大事。”秦广王闻此言语，心中方有些空儿，遂谢了卞城王等，唤廉鬼判来，吩咐他再造名册。廉判官为难道：“十数万人，十数万兽，如何记得清？”秦广王沉吟道：“你去做来国户部借他簿籍一用。禽兽昆虫，去问当坊土地。”

廉鬼判得令，心中窃喜。俗话说“官清司吏瘦，神灵庙祝肥”，这老廉跟随秦广王多年，只落得囊内羞涩，两颊无肉，出落得一对牛眼更大更圆。今日好容易有个外派机会，焉能放过！便驾一阵阴风，去做来国户部，略使神通，盗了名册，尔后便捡那富贵殷实之家、作官为宦之人，找上门去，以延寿为名，挨个儿敲诈。那有钱的力增年庚，岂在乎几个银钱！做来国王也绝处逢生，掏钱买了七十年寿限。

廉鬼判着实捞了一大把油水，沾沾自喜。不曾想乐极生悲——原来那卞城王精明过人，素有大志。因昔时曾请秦广王“高抬贵手”，放一契友过关，竟当面拒之，一直怀恨在心，想挑老秦的刺儿。这一回便密遣一“快捷鬼”夜叉尾随廉判官，将其所作所为——探查清楚，禀告主人。卞城王大喜，暗忖：“我掌管第六殿，是个出力不讨好、还遭人骂的角色，哪儿跟第一殿掌管生死大权，是个肥差！——那老秦端的是个傻鸟！——不如趁机密吉地藏菩萨，说秦广王渎职毁簿，且隐瞒不报，纵容臣属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菩萨动怒，必将其左迁，我可取而代之！”

主意一定，遂令手下守殿，亲去地藏菩萨处出首秦广王。

地藏菩萨闻报，勃然大怒，即驾临第一殿，召集十殿冥王，将秦广王申饬一番，贬至第六殿；廉鬼判褫去禄位，打入饿鬼狱；卞城王“持正不曲，德行堪旌”，着他领第一殿。卞城王满心欢喜，拜谢菩萨。便吆吆喝喝，叫秦广王属下四司判官呈“鱼匙”，开文筐，要查看牒案。

秦广王遭人暗算，本来愠怒，又见卞城王一副小人得志神态，愈添恼愤。即禀菩萨道：“罪臣失职，合该遭谪。然傲来国王贪色自戕，寿限已尽；花果山妖猴扰乱冥府，罪不可赦。二人至今逍遥度外，皆因微臣法力不足，至使阴司威严扫地，实愧对菩萨！幸卞城王脱颖而出，菩萨何不委其擒降二夫，给英雄以用武之地。以卞城王神力，必将马到成功。如此，阴府之幸甚，小人之愿亦遂也！”

地藏菩萨闻言，竟果真开金口，令卞城王一日内拘传那二人来地府问罪。卞城王暗暗叫苦：拘国王不在话下，妖猴谁敢惹！在菩萨面前却又怕露了怯，只有硬着头皮应承了。当下带四个夜叉，出了鬼门关，过桥不过十里，越走脚儿越软。后来索性屁股坐下不走了。一夜叉道：“大王，菩萨旨命急矣，还不快行？”另一夜叉道：“行你娘个头！——没见那猴子铁棒凶，急着去送死呵！”卞城王叹口气，骂一声“秦广王这老狐狸！”又埋怨道：“你等平日都聪明伶俐的，深得本王器重，还不快帮我出个主意！只在那儿胡调嘴！”

左迁——古代以右为尊，左迁犹言降职、遭贬。

出首——即检举。

鱼匙——即钥匙。古人因鱼昼夜不闭目，将钥匙制成的鱼，取其日夜守护之意。

众夜叉道：“老爷，倘我等说错了，你不恼，小人才敢信口开河，咋想咋说。”卞城王道：“不恼，不恼！快快说来！”便纷纷道：“猴子厉害，那国王稀松，不如先去王宫。猴儿在便罢，猴儿不在，先伺机拿了国王，扯回去报一功，菩萨自喜；再告菩萨孙悟空不在花果山——说那厮会友去了，瞧郎中去了，叫朋友邀到峨眉山吃酒去了！这般可行？”卞城王听了，头摇得像货郎鼓子：“开头还是人话，后头便是屁话了！——明眼人一辨便知是我等怯敌，瞎编派的！”众夜叉默了一默，忽一个赤发绿眼的道：“大王不是有个舅子为玉皇大帝当差，俱传他神力非凡。大王何不把拘国王事交给小人，自去天庭请亲戚助战灭妖？”卞城王闻言夸道：“你这厮果然聪明！俟此案了结，本王擢你做罚恶司判官！”赤发夜叉慌得谢恩。

卞城王便吩咐四夜叉去做来国见机行事，今日务必将国王拘至地府。自驾阴风上了南天门，言明要见镇守灵霄宝殿护殿大元帅王魔。天丁认出是卞城王，便与他通报了。候了片刻，王魔迎出。卞城王说了来意，恳求他相助。王魔为难道：“姊丈之命，敢不相从！然小弟忝为镇殿之帅，岂敢擅离天庭。”卞城王闻言，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悲道：“倘如此，愚兄休也！”王魔笑道：“天无绝人之路，适间太上老君已向玉帝备叙妖猴孙悟空扰乱龙宫之事，玉帝动怒，正与诸仙商议珍灭计谋。弟可引你去宝殿，将妖猴闹地府毁簿册恶行禀陈圣上，与那厮算个总账！”卞城王喜道：“若玉帝发兵去降妖猴，猴儿心死无疑！”便随王魔去灵霄宝殿，山呼海蹈后，将孙悟空入地府行状，添油加醋说了一番。玉帝愈怒，即派水德星君鲁雄率本部正神，统起两万天兵去捉拿妖猴。

军令如山倒，水德星君即率天兵天将，风驰电掣般掠出南天门。卞城王忍不住啧啧道：“瞧人家这架势，还不给石碾轧吃蚤似的！”便想跟着去打“死老虎”，好回去向地藏菩萨报功。王魔道：“玉帝发兵征讨，那厮便是钦犯。要解回天庭果首。大哥只在此处等着拘魂魄就是了！”卞城王道：“只是不知要等几日？”王魔道：“也就是吃几盏茶的工夫便拿人犯来了，再费吃几觥酒的时光定定罪，便开刀问斩。最迟不到申时，猴子便了账也！”卞城王惊喜道：“我的天，这不比‘快捷鬼’还快捷！”王魔鄙夷道：“天兵一发，迅如雷电，势如破竹。大哥且随我去寒舍吃茶静候佳音！”卞城王便跟王魔去了。

王魔将姊丈安置妥，不敢多待，又回宝殿执事。不过“吃几盏茶的工夫”，就听外头报“水德星君求见”。玉帝笑曰：“爱卿何其神速也！”即传进。却见水德星君一瘸一拐狼狈不堪而来，拜倒在丹墀下，气吁吁道：“未将无能，敌不过那妖猴铁棒？”玉帝大惊。老君道：“看来还不能小觑这厮！——依老夫之见，杀鸡亦要用牛刀，宜宣在外巡查三界四方的托塔天王父子回朝为帅，率五斗星君、雷部正神、二十八宿，统十万大军，压向花果山。庶可高屋建瓴，一鼓而下之！”

玉帝沉吟，原来托塔天王父子名为巡视，实被他暗中派遣出去征伐杨戩去了。杨戩何人？说来话长——当年玉帝的妹子德馨公主与嫂子不睦，趁王母三月三办蟠桃寿会宾客云集乱哄哄之际，私自下界游玩，邂逅杨君，两情相悦，遂婚配合。玉帝发觉时已离天庭两天。这天上一日便是地上一月，玉帝急着天将去尘寰寻找，业已产出小外甥了。玉帝恼怒，欲将公主解回天宫以家法处置。王母怒道：“这般小姑，丢尽你祖宗八代人，还要叫她回来！”便抛一吃剩下的青仙桃化作桃山，将公主压在山下；又派巨灵神镇山。转眼

的工夫那小外甥杨戩已长大成人，不知在何处学了一身神功，手持三尖两刃枪打败巨灵怪，又挥开山斧劈开桃山，将母亲救了出来。还扬言要上天寻玉帝两口子算账。

这还了得！王母撺掇，玉帝便派天庭老臣托塔天王，率太子哪吒去擒拿杨戩。临行时却又借亲赐壮行酒之际，悄对天王耳语了两句。天王心领神会：“叛逆”要讨；亲戚要保！故此去了多日，不能凯旋。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只对人瞒着。然老君何等神通，焉能不知，也是给王母呕气，方故意道要请托塔天王回朝。

玉帝闻言，即道：“不妥，不妥，寡人岂可朝令夕改！”老君便在那里冷笑，又怂恿火德星君请战。火德星君连连摆手。

一时冷了场。玉帝愁眉不展。老君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玉帝便要悬赏。班里闪出紫微大帝，道：“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适才草草发兵，焉能取胜！今陛下欲以财帛悬赏，我以为不妥——贪财之人，必急功近利。倘再战败北，如之奈何？——依我之见，莫如招安，封那厮一官半职，圈在天庭，令其自牧。胜似十万天兵矣！”那紫微大帝乃众星之主，位列四御。玉帝也惧他三分，闻之点头道：“贤弟言之有理，可拟照行。”老君不悦，拂袖而去。玉帝转念道：“只是这天庭诸司各衙门满满当当，大小官位都有主儿，哪有空缺？”大帝道：“好歹寻一个，也是个饵食。”

玉帝便吩咐吏部仙官查诸司箴簿，查来查去，惟御马厩主事因吃醉了酒飞马，跌断了腿，在家养伤。玉帝道：“便罢黜了那酒鬼，着孙悟空顶替。”大帝道：“世人皆知‘马倌’非官，恐猴子不乐意上钩。”玉帝沉吟。文曲星君道：“微臣不才，可与这马倌赋一美称，妖猴不辨真假，即入彀也！”玉帝大喜，令其琢磨。文曲星君果然满腹经纶，才思敏捷，须臾便道：“陛下，有了——可称其为‘避马瘟’。民间传说猴子不染瘟疫。是为出处。”大帝道：“亏你还是文曲星，怎的一点文采没有！避马瘟避牛瘟的，听着都恶心！”

武曲星君出班奏道：“臣以为可将其中字偷梁换柱——即是将远避之避改为辅粥之粥；将瘟疫之瘟易为‘饮酒温克’之温，便成了粥马温，不知圣上意下如何？”玉帝道：“何谓‘饮酒温克’？”道：“是说吃醉了酒依旧温良，不发酒疯。”玉帝道：“此意不甚好，却仿佛撺掇那厮吃酒似的！”武曲星君又道：“那便更为‘温胆汤’之温如何？此汤剂由半夏、竹茹、枳实、橘皮、生姜、甘草、茯苓、大枣八味药合成，可安神宁气、和胃化痰，疗头眩恶心，怔忡惊寐……”玉帝道：“朕是弄个养马的，还是弄个郎中？”武曲星君果然有学问，又启奏道：“那就易为‘冬温夏清’之温若何？——是讲子女奉养父母之道，冬使温暖，暑使凉爽。”玉帝颌首称善，道：“这句好，便是‘冬温夏清’之温。而非其它。”又赞武曲星君学识高，遂道：“这文曲不文，武曲不武，莫非当年主考官把两人弄颠倒了？”大帝道：“宜改正，也好名符其实。”玉帝道：“言之有理，拟行！”便着吏部仙官取仕版来将两个名号调换。

二星君谢恩毕，问：“冠服印绶换不换？”玉帝转头看大帝。大帝道：“换。”两人便颠颠去东司换了衣冠。回来又禀示站班改不改？大帝道：“端

仕版——即官吏名册。

东司——即厕所。

的糊涂！文站东，武立西，岂能不改！”玉帝道：“遵行！”两星君诺了，又问俸禄换不换？府邸换不换？跟差的换不换？……玉帝道：“待朕斟酌。”垂询大帝。大帝语二星君：“这么说吧——除了夫人不换之外，皆更换！”众仙俱笑。玉帝开恩，着他俩先去把该换的都换了，方令新文曲星君修诏，老文曲星君赍旨招安。

王魔见状，推说去东厕，溜回家，对卞城王道出卖情。卞城王嘴张了老大，半晌没说出话来，悻悻出天宫。忽地醒悟：这不正好有了托同！窃喜，急转地府，向地藏菩萨复命：“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妖猴，小臣何为？”菩萨亦无言。此案不了了之。秦广王郁郁不乐，一为卞城王得了便宜；二为妖猴竟一步登天。回家吃闷酒，大醉。呼天抢地：“这是甚世道，清正廉洁的倒霉受气，作恶多端的封官晋爵！”自饮数斗，醉了三日，方去第六殿赴任。

却道猴王打败了水德星君，夺了无数金盔销甲、兵戈旗帜。花果山军心大振。众猴乱纷纷披胄结束，又抢刀剑矛斧，乒乒乓乓打闹着玩耍。牛魔王道：“得胜之师，焉可无旗！”便着小猴将星君丢弃的旌旗敛了来，数数有上百面。将上头斗大的“鲁”字撕去，换上“孙”字。在山头竖起，迎风飘展，端的威风。牛魔王见悟空欢喜了一阵后，又闷闷不乐，道：“适间贤弟用甚法术？一阵眼花缭乱的，那天兵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望风披靡？”悟空呵呵大笑：“那叫分身法，俺身上有上亿根毫毛，只要施上咒语，根根出神入化，打几万天兵，还不是小菜一碟！”牛魔王其实早已知晓，偏逗着猴王再卖弄一回，好叫他高兴。牛魔王又道：“大王有此神通，何惧东海老龙不把公主嫁给大王！”猴王恨恨道：“俺正琢磨此事——人家冥王告俺，情有可原。这敖广老儿委实可恶，言明叫老孙静候佳音，却去天庭搬弄口舌！”牛魔王道：“却去龙宫当面羞他，看他还有甚话说！”悟空道：“老哥说的是！俺这就去寻老龙算账！”

猴王说行便行，跳下花果山，正要分波入海，忽听半空有人叫：“孙悟空大王缓行！”抬头看见一位星官赍着诏书踏彩云而来。欲知来者何人，下回分解。

第六回 弼马温反出御马监 欺天妖易作齐天圣

弼马温难受老君气，怒冲冲反出御马监……欺天犯上，悟空大败众星宿；沐猴而冠，玉帝无奈封大圣……

那猴王喝道：“你是甚星官，可又是来下战书的？”星君笑道：“非也，我乃武曲星君，奉旨宣你老兄入天庭做官哩。”遂降云步，叫悟空跪下听旨。悟空道：“老孙粗通礼仪，却不喜与人下跪，有甚话你便快说，老孙还有些紧要事做！”星君无奈，只好随地立着，宣了诏书。这时牛魔王已闻讯赶来。

悟空闻敕令毕，笑道：“天宫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做甚弼马温，老孙恐干不了，倒情愿做个山大王，讨房好媳妇，生儿育女。在此山逍遥自在过一辈子！”与星君打个拱，仍要下海。忽听牛魔王道：“大王留步！”便道：“留步做甚？”牛魔王道：“贤弟，你怎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登天庭列仙篆系多少人梦寐以求之事，你却不应承！此处青山绿水虽好，焉能比得上那日琼宫玉宇；敖家公玉再美，又岂能媲美那间台仙娥？”悟空抓耳挠腮道：“说的是！老孙使上天走一遭，这山场之事便托付给老哥照应了！”牛魔王内心酸溜溜的，口中道：“兄弟只管放心去吧，此处有老牛照应呢！只请贤弟别忘了花果山，同机提携提携，愚兄便感激不尽了！”悟空与拉钩道：“得意之日，忘了老哥，不当人子！”遂与星君钩肩揽腰上任去了。

牛魔王见猴王走了，心说：“我虽未能凌步瑶台，然今日花果山姓牛矣，也是造化！”遂回山，召青白二帅、朱玄二将，告知猴王被天庭招安之事。便踞王位，受众猴诸兽朝拜。自此掌柄山寨，作威作福不提。

那悟空随武曲星君上天，他云步疾，一个筋斗将星君抛得老远。星君大叫：“你不等我，进不得南天门！”悟空方耐下性子等星君，一道缓缓而行。星君道：“老兄好云步！”悟空道：“不算快，一个筋头不过十万八千里！”星君惊道：“如此神通，却要与玉帝养马，岂不是拿‘沉香木当乱柴儿烧’！”悟空道：“你说甚？”星君自知失言，忙掩了口，道：“我说甚？——我说今儿天好，空中无风，海上无浪！哈哈哈哈……”

说话问便瞧见南天门，只见青琉璃为顶，四根巨柱盘旋赤须金鳞龙；正中二僂独立彩羽丹顶凤。更有守门六甲六丁，甲冑锦袍，秉钺持剑，立在两侧。悟空见其不苟言笑，一板正经，忍不住去挨个儿戳弄。众将或已知猴子何许人也，只怒目而视，并不还手。猴王乐得拍手大笑。星君劝：“休乱腾，那增长天王可不是好惹的！”悟空不知好歹，道：“俺老孙怕过谁？”言未了，便见门内闪出一个天神，青色体肤，身高丈二，狮额虎目，着甲冑，持宝剑。威风凛凛，朝悟空大喝：“何方妖猴，敢在此撒野！”猴王不防，吓了一跳，遂又嘻嘻笑道：“你是何人，敢骂老孙？俺是玉帝钦差请上界做仙官的，你竟敢称俺是妖——”上前扯住天王之手，非拉他去玉帝面前说个我长你短不行。

星君忙道：“孙大仙息怒！”又朝天王道：“此乃花果山大王孙悟空——我奉玉帝之旨请他上天，来赴弼马温之任！”那天王闻言，拱手道：“原是曾败水德星君的孙大仙，夫敬，失敬！”猴王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闻天王这般说，也就松了手，也打个拱，道：“聒噪！”随星君入南天门。

进了门悟空啧啧称赞道：“这天王如此高大威武，却出人意料！我以为天庭诸仙也不过像星君这般身材。”星君道：“却也不错。他原是释门中人

——那年帝释天尊 归依我们后，天尊率四大天王来朝谒玉帝。玉帝见四天王威猛异常，连连赞叹。那帝释天尊是个晓事的，便割爱献与玉帝。玉帝大悦，令其分守四天门。那守北门的是多闻天王；守东门的是持国天王；守西门的是广目天王。”

两个说着话。悟空猛抬头，遥看那三十三仙宫，明霞灿炜；七十二宝殿，紫气氛氲。便入金阙云宫，至凌霄宝殿。悟空冷眼觑看，见大殿上珍珠帘高卷，凤羽扇斜张，那玉帝正中端坐，戴一尺二寸肉珠彩缨冕旒，着十二章纹褒服。哪十二章纹？——乃是日、月、星辰、山、龙、雉鸟、宗彝、藻、火、粉米、黼、敝。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雉鸟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 为斧形，取其决断；黼为两兽相背之状，取其明辨。那玉帝初见猴王，见他身材虽不高大，目光却凶狠，炯炯如烛。不由地从心里打个寒噤。愣了愣神，开金口道：“那阶下立的可是下野仙孙悟空？”

悟空见玉帝招呼自己，便抱拳唱个喏道：“陛下，老孙这厢有礼了！”那镇殿四大元帅，各持钢钯、铜锤、短戟、板斧，威风端肃，列在殿前。瞧猴儿只直着身朝玉帝长揖不跪，便齐声喝叱：“威——”端的震耳欲聋——据言后世衙役吆喝恫吓人犯，盖源于此——焉知悟空全然不惧。殿上老君喝道：“叵耐妖猴，见大天尊，为何不跪！”悟空道：“我在做来国时，与那国王过从甚密。

互敬互重，老孙从不向他下跪。”众仙劝道：“下界之王安能与玉皇大帝相比！——跪吧，跪吧！”

悟空辩道：“俺只跪过师父。倘玉帝教俺两手，那又另当别论！”众仙道：“莫胡吡！天地君亲师，俱要下拜，方为识礼！”猴王自忖：“倘俺是钻窟窿打洞自个儿想往上攀的，早就礼拜了。偏是他请来的，跪拜便无道理！”却又捱不过这么多人相劝，遂改口道：“见了玉帝，本应下拜，奈何腿儿叫水德星君打青了，折弯大了便疼，一时跪不得！”水德星君嚷道：“扯谎，扯谎！明明是你那哭丧棒扫了我的腿脚，都肿了。却倒打一耙儿！”猴王道：“委实青了！”便要缩裤腿给玉帝看。倒是玉帝大度，道：“罢了，罢了，今日便免了这君臣之礼！”即吩咐有司带悟空到任。悟空随仙吏一路行去，见琼宫幢幢，玉宇重重；又见天妃仙妹，霓裳翠袂。一时眼花缭乱，如醉似痴，得意忘形。

过了几日，悟空才方知这玉堂春色虽好，却与他无缘。他每日要起早贪黑，切草、拌料、喂马、洗马；还要遛马、备辔、卸车……手下那几个力士，个个力大如牛，人人懒得出奇：拨拨动动，不拨不动。却又刁钻——欺悟空名分低，新来乍到，今儿我说伤风得歇息，明儿他言腰疼要告假，悟空发火发不得，不发又憋得难受。名义主主事，实则是个领头干活的。众力士见他忙、乐得在一旁清闲嗑瓜子、吃酒水、掷骰子玩耍。猴王做了七日，心想：“这他娘的也算神仙！花果山的老少爷们还以为俺在此间享福哩！”有心回去，又怕道出实情，叫人笑话，端的左右为难。

这一日紫微大帝亲来御马监挑选打马球的坐骑。见孙猴满脸不高兴，乃问道：“孙主事有甚心事烦闷不乐，莫非为乡愁离绪？”悟空道：“俺又不是那白面书生，伤春悲秋的。堂堂须眉丈夫，没哪事！”大帝笑道：“如此，

帝释天尊——即帝释天。天即尊天，是佛教中掌管一方的天神，但未成佛。因小说中他归顺玉帝，故按道家习惯称其为帝释天尊。

朕便不明白了一——你惹祸招灾，玉帝不怪，反降旨摧升你为仙官，委实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还有甚不知足的？”悟空见大帝目慈面善，虽是责备，却也言语温和，忍不住向他吐露苦衷：“陛下明鉴，俺老孙在花果山也是为王为尊，既跻身天庭，便有一技之长，理应委以重用，为何叫俺做一养马小厮？”大帝此时已知底端，遂传唤众力士训斥一顿。众人见大帝动怒，只有老老实实，各尽其职，忙乎之了。

大帝又语悟空：“依你能耐，在此畜马，委实大材小用。但你初登琼宫，又无建树，也只有委屈一时。须知能屈能伸，方为丈夫。待过些日子，吾会替你寻个合适的差事！”悟空闻言，对大帝感激不尽。自此夙兴夜寐，愈加卖力，将一匹匹天马养得膘肥体健，油光可鉴。

悟空日夜辛苦，以为总能换个前程，也不枉来天庭一趟。安知好事多磨！这一日太上老君令童子来讨马儿。原来他那青牛贪嘴，将东海龙王送给老君安神壮体的一盆千年灵芝啃了。老君发怒，将其鞭打一阵，锁在圈里。故一时不能骑。

大众都知老君难惹——力士便格外用心挑了匹紫骝马交童子牵走了。须臾，童子带马回来，说师父没相中颜色。副监便另换一匹黄骝马，片刻，童子又打马返回，说老君未相中牙口。这一回悟空亲自选了一匹雪白无尘，名曰“闪电”的骛马交给童子，心想这匹马老君打着灯笼也难挑出毛病了！谁知不过一盏茶的时光，那老君竟亲自上门退马，还责问悟空为何一再拿骛劣之物糊弄他！悟空忍气吞声，道：“小的眼拙，请天尊自去栏中抉择！”老君道：“老夫偏要你去，谁叫你是奴才！”悟空忍无可忍：“老君说甚哩！老孙大小也是御封的仙官，岂是奴才！”老君捋须冷笑道：“老夫家中看门扫地烧火的家人都是七品仙吏，你却无品无流，说甚御封仙官，岂不笑杀老夫！”呵呵大笑，扬长而去猴王何时吃过这般腌臢气，咄地掣出金箍棒，要追老君算账。被属僚拦腰抱住，众人劝道：“‘齿以刚损，舌以柔存’。老君可是好惹的！且忍耐一时！”悟空怒气难泄，一棒把粥马温交椅打碎。想想这些天出的力、遭的罪，却落这般下场！忍不住又要砸家什！众人道：“孙老爷，你不要吃这碗饭，我等还要吃哩——手下留情！”悟空一跺脚出了御马监，自语道：“老孙在花果山做野仙猴王何等快活！偏鬼迷心窍与玉帝养马。也不知猴年马月方有出头之日，且走他娘的！”遂闯出南天门，纵筋斗云径回花果山。

太上老君在半空见猴王打碎交椅走了，便去后宫告之玉帝。玉帝正与王母下棋，闻言推诮道：“这妖猴果不识抬举！”老君道：“这回却不可轻发落那厮！”王母平日就嫌道德天尊倚老卖老，且这局棋眼看赢了，玉帝却趁机耍赖不下，温怒道：“人家孙猴儿接手御马监并非一日，将马儿养得膘肥体壮，为何今日走了？陛下何不询察清楚再作处置？依妾之见，那猴儿既败水德星君，亦非等闲之辈！也不知谁出的馊主意，叫他养马，岂不叫人误以为陛下驱良骏负盐车，不善用人耳！”

玉帝朝老君使个眼色，赔笑道：“娘娘言之有理，那孙悟空果然不凡！叫他养马，却是他人主张，与朕无关。”老君早就腻味王母牝鸡司晨气势，道：“依王母之见，那妖猴该授何职？”王母道：“也应封个甚仙甚圣的。”老君冷笑道：“封他做个‘欺天仙圣’若何？”王母抚掌：“好，好，便封猴儿做齐天大圣。老公，你听见没有？”玉帝为难道：“哪有这个官称？”王母道：“你是大天尊，你叫他有，他便有！”老君摇头思忖：“妇人弄权，

成何体统！”赌气告辞走了。

玉帝知其温怒而去，心里发毛，追出门首，道：“老君万勿动怒，寡人并非惧内，免气生而已！——烦请凌虚宫稍候片刻！”老君气哼哼去了。玉帝回去，王母道：“却让他走。好好一盘棋叫他搅黄了！”便催玉帝重开战，喜气洋洋赢了这一局，尔后又逼玉帝下诏封孙悟空。

玉帝佯应了，启驾去凌虚殿。老君正等得不耐烦，劈头道：“我拟遣门下南华真人、无上真人为统领，着二十八宿辅襄，率五万大军去证讨花果山！”玉帝沉吟道：“老君所言极是，然五万大军自天庭倾巢而出，动静太大！”老君道：“陛下是怕妖猴望风而逃？”玉帝心里道：“老东西装甚糊涂！怕甚猴子，怕家中‘狮子’吼哩！”口上却道：“老君高足出马，一个顶一万！朕以为发五千天兵足也！”老君摆手道：“五千人马忒少，望上去也不整齐，岂不叫妖猴笑话！”叫玉帝再增些。玉帝挨不过老君脸面，又加了五千兵马。当下便传将点兵。怕惊了王母，人马衔枚，不走南天门，从北天门出天庭。老君也自回三十三天太清宫。

老君前脚走，玉帝后头即召吏部仙官查空缺，仍无。又唤巡查灵官，令他微服私访，看有无酗酒的、斗殴的、调戏仙娥的……速速报来，以备不时之用。灵官领命去了。

却道悟空一怒之下回到花果山，牛魔王及四老猴忙礼拜迎接，又置酒为猴王洗尘。本意想将酒宴设在逍遥宫，猴王不肯，便移至水帘洞。席间，众人问起悟空这弼马温在天界系几品官位，辖几天兵，又问在天上吃甚、喝甚、乐甚诸般事体。悟空起初支吾搪塞，吃了几盅酒，半醺之际，便眼泪哗哗，道出真情。牛魔王心里别提有多怒了！却义愤填膺道：“这玉帝老儿真是泥蛋儿眼珠，拿凤凰作野雉哩！这一棒打得好！——哥哥敬你一杯！”猴王吃了数杯，酒力上涌，也是多日辛苦，丢了酒杯，伏案睡了，鼾声大作。四老猴心疼道：“可恨玉帝老儿，看把咱猴王给累的！”怕他着凉，朱雀将军将自己的玄色袍子与悟空披上。

悟空便睡了一天一夜，次日醒来，才吃了早糈，忽听小喽罗报道：“有天兵来犯！”猴王道：“来得好，老孙正要出这口闷气呢！”遂披挂了，开山门一瞧，是老君手下南华、无上二真人，伙着二十八宿，率天兵搦战。无上真人喝道：“大胆妖猴，竟打毁御马棚家什，反出天宫，还不速速束手就擒，随我回天庭向玉帝、老君负荆请罪！”猴王道：“要老孙束手就擒，倒也不难——只须拔老召三十根胡须献给本大王即可！”南华真人道：“你这泼猴，欺人太甚！”无上真人道：“是欺天太甚！”叫猴王听见，叫道：“老孙便‘欺天’怎地，吃俺一棒！”上去便打。

二真人使刀剑架注，斗了几个回合，哪儿是悟空对手！便招呼二十八宿助战。众星宿抖擞精神，将猴王团团围住。猴王见对方人多势众，便念动真言，喝一声“变”，就变得三头六臂，各持金箍棒，纺车般在天将堆里横冲直闯。他解数又密，棒法又狠，一行打，一行吃喝：“老孙便‘欺天’，着棒！”打得二十八宿只有招架之力。牛魔王一旁拍手道：“好，好！好个‘欺天’大王！”那猴儿手忙脚乱，还嚷道：“甚‘欺天大王’，老孙要做欺天大仙、欺天大圣！”

猴王愈战愈勇，奎木狼不慎失手，叫他一棒打翻，众小猴拥而上，缚了。众天将不敢再战，忙退出圈子。

悟空要杀一儆百，将奎木狼阵前斩首。余下这角木蛟、井木犴、娄金狗、

亢金龙、星日马，昴日鸡……等二十七星宿乱作一团，打拱的、作揖的、求情的、哭泣的，俱口口声声道：“大王，大仙，大圣！你若杀了奎星，我兄弟也活不成了！——不如一发送我们兄弟去冥府吧！”悟空念其兄弟情笃，道：“罢了，罢了，俺老孙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却哭求得人心里发酸。”便令人将奎星松绑。

奎星逃了性命，道：“兄弟，还不快走，等那猴王反悔？”众天将便收拾营盘，拔寨要走，却听牛魔王道：“且站住！——尔等回去，要捎话给玉帝，叫他三日内封我家大王为‘欺天大圣’，请上瑶台！倘不如意，就杀上天宫，讨个公道！”众天将惧怕悟空，敢不应承！尔后率败军仓皇遁去。天兵走后，猴王问老牛：“‘欺天大圣’，有此官位？”老牛道：“这世道鬼都怕恶人，只这般行便是！”

猴王得胜，牛魔王便令排酒庆贺。大众欢喜，放开酒量畅饮。正飞献走罨间，忽闻门外喧哗，便见小猴奔入水帘洞报喜：“大王，天上又掉下个仙官，说是奉旨而来，要见大王。”猴王已醉、头重脚轻立身道：“老孙去赶他去，甚狗屁圣旨，老孙不听！”叫牛魔王拦住了：“贤弟，你醉了，且吃些茶，醒醒酒儿！听听是甚话再说！”四老猴便给猴王灌酽茶。

牛魔王出洞，见仍是武曲星君，便先请入逍遥宫看茶。约一个时辰，悟空醒了酒，派四老猴去叫天差。那武曲星君进洞便拱手笑道：“恭喜，恭喜，老兄这一棒子打出名堂来了！”悟空不解，道：“说甚哩！不就毁了把椅子，从这儿搬把走吧，老孙不欠玉帝老儿账了？”星君道：“老兄说甚哩！玉帝岂能这般小家子气！知你受了委屈，改封你做齐天大圣哩！”牛魔王听了，满脸堆笑道：“贤弟，愚兄恭贺你因祸得福！”悟空摆手道：“我要做‘欺天大圣’，却不做甚‘齐天大圣’！”星君道：“却是紫微大帝与你改的，大帝道：‘欺天者，恐不长久也！’”

猴王闻知是大帝意思，一时无语。牛魔王悄言道：“贤弟齐天大圣，意谓法力齐天，日月同庚，好名字！拉硬弓也得悠着点儿，当心拉断了！”悟空嘻嘻笑道：“上一回吃亏上当怕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哩！”又吃一盅酒。星君道：“这回莫怕，听说是做玉帝的随驾侍从官，六品仙官哩！”悟空笑道：“才六品？”遂问玉帝几品？答是上上一品。复问水德星君几品？答四品。猴王也斜着眼道：“玉帝极品，老孙才六品！不干，不干！怎么着也要超过老鲁！”武曲星君冷笑道：“老兄既然不领玉帝之情，我就回去复命！”却叫牛魔王死活拽住了。猴王道：“牛哥，你拉他作甚？你想去你去，俺是高低不再上天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牛魔王道：“贤弟，你酒还没全醒！”叫四老猴洗盏更肴，重整宴席，招呼星君吃酒。却搀悟空出洞，在水帘中冲凉水澡。

猴王浑身透凉，好歹清醒了，呸呸喷着水沫道：“死老牛，你要害你兄弟！”老牛道：“害了你叫老牛投奔谁去？这叫‘沐猴’！待猴儿醒了，还要往天上赶他呢！有欺天大圣宝‘冠’等着那厮哩！”悟空道：“‘沐猴’者，猕猴也，却未叫你给老孙洗澡！”又道：“甚‘欺天大圣’，不是叫大帝改为‘齐天大圣’了！”牛魔王笑道：“还是贤弟学问大！——怪道你没醉，在这装疯卖傻哪！”悟空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却叹口气道：“老哥，你道这事怎办？去吧，伯重蹈覆辙，不去吧，这多日马夫之苦白白吃了不说，还真咽不下这口气！老孙本事也不差，为何便做不得入品流的仙官？”老牛道：“贤弟，哥哥就等你这句话来！”便要拉悟空去见星君。悟空忽讪秘一

笑：“咱也学精点儿，别跟上回似的，见了圣旨便同猫儿见腥一般，屁颠屁颠往上窜。咱也摆摆臭架子，叫这厮溜溜腿儿！”遂附耳对牛魔王说了几句，老牛连连点头。

悟空自回洞府更衣，老牛便寻着天使，道猴王嫌六品官太小，盼升为三品。星君听了，微微冷笑：“六品嫌小，你道我是几品？我才五品官。那猴儿有何能耐，一张口便讨三品！”不等老牛说甚，那青白二帅、朱玄二将便嚷道：“我家大王能打败水德星君，你打我看看！一个筋头能纵十万八千里云路，你也纵个让我等瞧瞧！”说得武曲星君哑口无言，半晌方道：“尔等贪心不足，得寸进尺，就不怕惹恼了玉帝，又发下大兵来？”顶头撞上悟空，刮了星君一个酸鼻，笑道：“若赢得过老孙手中棒儿，只管发来！”星君酸得两眼冒泪，却又惹不起猴王，不敢发作，嘟嘟噜噜回天庭了。

那玉帝宝殿上闻报，果然大怒，“这泼猴得陇望蜀，实在可恶！又口出狂言，欺我天庭无人怎的！”便高声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朕拟发十万大军证讨妖猴，哪位爱卿愿为统领，为朕分忧？”叫了三遍，竟无人应承。原来那老君因弟子新败，也无脸面，扎病在家。紫微大帝打马球去了，亦不在朝上。别人法力与水德星君、二十八宿也不差上下；又闻奎木星官被猴王生擒，是众神苦求，方死里逃生，更无人敢应。玉帝垂泪道：“文恬武嬉，朕之过也！”正要着人去请紫微大帝，帮着拿主意，便听灵宝天尊道：“陛下毋须忧虑！”要知他说出什么妙计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念亲情玉帝封显君 愤无德大圣搅寿筵

是亲三分向，玉帝把外甥杨戩封为显圣真君……出力不讨好，大圣将王母寿筵搅得一塌糊涂……

且说灵宝天尊道：“依老夫之见，六品抑或三品，只是一字之差——那猴儿懂甚品位？只要能再哄他来，乐得叫他高兴。日后再慢工夫零刀子收拾他。为一字之差，发几万大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也！”众仙惧道：“老天尊说得极是！我等也是此间！”

灵宝天尊整日笑呵呵的，无甚主见，无甚才能，与老君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却名序三清仲位，比老君还高一筹，既然有话。玉帝岂能不听！何况又暗台王母之意。便着文曲星君重撰诏书，武曲星君再投花果山降旨。武曲星君吞吞吐吐道：“盼主公另遣高明，小臣在花果山……吃了些山果村醪，有些腹痛。”便苦着眉头，低问哪一位腰里有草纸可借他，弯腰作忍无可忍之状玉帝信以为真，笑道：“还不快跑，路上寻根棒儿便是——想叫我凌霄宝殿臭气熏天么！”又道：“众爱卿，有谁愿去花果山一趟？”诸仙闻有果子品、有酒吃，虽然文曲星君胜子疼，也不在乎，争着要去。玉帝正掂量，却听灵主老头慢腾腾道：“老夫久居天宫，三千年来出门了，却要看看凡尘成甚模样了！”玉帝忙道：“就有芳天尊大驾了！”老头儿便袖了圣旨，又叫小仙“去御马棚给老夫牵匹马来”，玉帝知灵宝天尊平素不乘马，怪而询之。灵宝笑道：“老夫走到花果山，甚话不说，先夸这马儿养得好，猴儿能不高兴！主人高兴，能不善待老夫？我好慢慢引他入彀”玉帝闻言，由衷赞道：“好，好！无怪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

那灵宝天尊去不多时，果见猴王喜气洋洋，随老头儿返回天庭。朝金阙，施礼毕，玉帝道：“汝初为弼马温，乃是晋升之阶梯！何故瞋恚而归尘寰，庶几功亏一篑！为仙者应淡泊胸襟，不逐功名，方能成就大道！”如此这般，训诲了一番。见猴儿皱眉撇嘴有些不耐烦，又安抚道：“且念卿系良材，可堪造就，故不记旧恶，格外开恩敕汝为齐天大圣，官位三品。随驾行止，御前答应。做得好，日后另有擢升！”吏部仙官即授悟空服缓官印。悟空拜谢了。自此每日为玉帝值更、护驾、清道，虽是辛苦，但比起养马来体面威风得多，便于得极欢。

一日老科远远瞧见猴子护驾过去，骂道：“玉帝这惧内懦夫不听老夫之言，致使‘沐猴而冠’，成何体统！”却小巧叫驰马而来的紫微大帝听见，笑道：“天尊，背后嚼人，哇称君子也！”老君叹道：“陛下或以为我三次退马是无事生非，其实老欠索居大玄天太清仙境，逍遥自在，何苦管这些闲事！——只虑天庭也！吾观此猴终非善辈，天宫不久将遭其祸害！”紫微大帝笑道：“老君忧国忧民，委实令人钦佩！——然吾以为那厮并非冥顽之辈，只要以诚待之，以礼化之，必能弃恶从善！”老君仰面大笑而去。

忽一日，托塔天王率三太子哪吒“巡查三界”归来。先差人报与玉帝。玉帝即令凌虚殿见驾。玉帝见天王左臂叩拜时行动不便，一问方知是交战中被杨戩所伤。玉帝吃惊道：“莫非天王法力不敌那小儿？”天王道：“非也，实虑他毕竟是陛下亲外甥，下不得手。”玉帝沉吟道：“依汝之见，如何是好？”天王道：“自古以来，圣贤之道，无不重仁义，鄙仇杀；更有墨子，倡导‘兼爱、非攻’。依老臣之见，盼陛下念兄妹舅甥之情，化仇怒为亲爱！”

玉帝闻言道：“天王之言，正合朕意！朕令汝资旨招安，封那小儿为二郎显圣真君。镇灌州青城山，享下界一方香火。无旨却不得出入天庭。”李天王笑道：“那外甥要看亲娘舅，莫非还要讨一道圣谕——这一款臣以为不甚妥当。”玉帝叹气道：“朕岂不知这不近人情，然便是这般，还不知那口子怎的骂我哩！”天王领了旨要走，玉帝又赐了些财帛，叫他转给妹子，又道：“你替朕告诫那小畜生——老舅饶了他这一遭，日后却不许生事！要好好孝敬母亲。否则必上门问罪！”天王道：“臣观杨戩，却是个有出息的后生、孝顺孩子，不然何以劈山救母？陛下尽管放心释念！”赍旨自去招安。不几日，回禀道：“那杨戩初不肯，被公主骂了几声，便乖乖应了……”玉帝大喜。想着早晚瞒不过，索性告知王母。王母冷笑道：“我知不知，还不是闲情！你妹子你外甥，你想怎么赏便怎么赏，要怎么封便怎么封！”玉帝只搭讪笑。此事好歹过去。

封杨戩为显圣不久，又将至三月三王母诞辰。王母依例要办蟠桃大会，宴请西方诸佛，三界神仙。众佛仙岂能空手而来？——皆携当地奇珍异宝，为王母祝寿。因之每回寿诞之礼，充仓满禀，比花费的要多数倍。年年如此，也成了惯例。然近年来王母眼光愈高，寻常物件看不上眼了。诸佛菩萨前来祝寿，是客情，礼物高低多寡倒也无妨，那诸洞神仙多要受玉帝管辖，不得不过来，还要挖空心思呈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便有人不堪负担，于“圣诞”前夕对守洞的童子留下话，外出“云游四方”去了。下柬帖儿的来了，便寻不到接帖儿的。那客人便一年比一年稀，寿礼也一年比一年少。因之今年王母朝玉帝发嘘：“若今年人来不齐，看我不抓破你的脸！”玉帝赔笑道：“御妻放心，今岁有了‘快腿’，不愁柬帖送不出去！”

玉帝遂召见悟空，道：“大圣，却有一事要依仗你了！”备叙以往跑脚投柬帖的云步如何拖沓，又称赞悟空的筋斗云如何快捷。夸得悟空抓耳挠腮，别提心里有多恚。玉帝便转话头说外洞神仙如何泼赖，却要一个云步又快、本事又大的人方能降住他们。悟空笑道：“陛下休绕圈子了，莫不是让老孙给你跑腿？”玉帝道：“正是此事，却又怕丢了大圣三品仙官的名分。”悟空道：“陛下这般客气，倒显得老孙生分了！甚三品五品，老孙高兴干！”便接了那三界四方大小洞天福地，十洲三岛凡三千六百九十九个神仙的请帖。对玉帝道：“请陛下放心，老孙便是上天入地，也要寻着那一个个滑头，把帖儿贯到他脸上！”玉帝笑道：“倘如此，大圣便是蟠桃会第一功臣耳！朕将与王母亲自赐酒犒赏！”悟空道：“那俺就空腹而候御酒了！”君臣大笑。悟空临走时却想起一事，道：“俺只管外界的可也？——天庭内的便另交别人吧。”玉帝知他不愿与老君打交道，满口答应，道：“天庭诸仙，朕吩咐值日星官去投便是。”

悟空卖弄精神，三天之内，天上地下，山里水里，不知折腾了多少筋斗云，走了多少荆棘路，将那外界四方干神百仙的帖儿都当面投递毕。那想躲债的没躲了，想耍滑的未耍成。看大圣满脸灰尘、一嘴血泡，无奈道：“你这猴儿，真真为那两口儿卖命！”悟空笑道：“俺报效玉帝知遇之恩，虽死无憾！”

悟空投毕了请帖，委实累坏了，回到府邪，倒头便睡。正睡得香，被金童唤醒，原来玉帝又差他送了一叠柬帖。却是给三清四御五斗群星二十八宿的。悟空道：“原说好俺送外，值日星官送内的，如何都要老孙送？”那金童道：“值日星官被王母唤去支使，带一伙天丁往瑶池运了一天花木，累得

走不动了。玉帝道：

‘还是再劳动一下孙大圣吧！’便差小仙来了。”悟空闻言，也只好起身，揉着眼皮先查验帖子，抽出一封道：“这封老孙不送。”金童看了笑道：“原是老君的。大圣不送，却叫小仙如何？——玉帝只吩咐送柬帖来，却没叫捎帖儿回去。”随说随退出去走了。

悟空心里烦，可也没法子，因后日便到三月三了！只好强打精神，又奔波了一天，将一天仙圣星宿的柬帖皆投了，只剩下了李老君的了。有心匿下气那老室，又思“小不忍则乱大谋”，眼看天色将晚，心里想着：“便去那老汉门上，攒给他，却又如何！——也好早回去歇脚！”纵云上太清仙境，去敲太清宫门。

童子开门见是悟空，哼一声说：“师父等了你一天，正气恼呢！怎的才送来！”悟空道：“恼了不是，正好！老孙这就回去禀告玉帝，说你家师父玉体欠安，不能赴约了。”转身欲走。忽听背后一声喝：“奴才，见了大圣，不请人宫，胡言乱语个甚！”啪的一个大耳刮子。

悟空回首，瞧见老君满面春风立在那儿，童子捂着脸不敢回嘴。悟空唱个喏道：“老君，今奉卫帝之命，来投王母寿诞宴帖，望届时赴会！”老君接过帖儿笑道：“大圣辛苦了，且进来吃盅茶再走不迟！”悟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踌躇，老君笑道：“莫非寒舍有吃人老虎不成！”大圣心说：“此间便是龙潭虎穴便又如何！”气昂昂进了太清宫。

悟空随老君入大厅，分宾王落座。童子献上茶。悟空口渴，一饮而尽。老君啧啧道：“大圣名列上仙，品位极矣，却屈尊替王母跑腿投柬，难能可贵。却不知自家有无柬帖儿？”悟空笑道：“老孙还要甚柬帖！只要明日别睡过了头，想着按时辰赴宴便是。”老君惊讶道：“大圣，你以为这是在花果山吃野醪，可即兴安座，随时举觞？这蟠桃大会共设几席、席上座次，俱是御定的，一丝一毫不能差错！你未有柬帖便不在破邀之列，贸然闯入瑶台，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岂不尴尬！依老夫之言，先去查查名册，看是否将大圣给漏了；倘簿上无名，快去央求王帝，补个请柬！看在何处加个楔干，塞个蒲团，也好歹有一席之地。”

悟空闻言，心中愠怒，匆匆告辞出了太清宫。老君背后劝道：“大圣，若玉帝不依，切勿逞强撒野！”悟空一言不发，径去礼部查王母寿诞赴会名册，果然无他名字。只在末尾注一行小字：

着齐天大圣孙悟空投递四方三界诸神众仙柬帖，因其筋斗云疾也！

大圣捶胸道：“悲哉！俺也是堂堂三品仙官，竟沦落成飞鸟驿使了！”思起那日玉帝之言，言辞恳切，不像是信口而说。莫非是这几日忙于王母寿宴，事儿太多，一时给疏忽了？便去后宫想寻五帝问个究竟。却叫守门天将拦住：“大圣有何贵干？”悟空道：“有要事欲见玉帝！”天将打拱道：“玉帝已就寝。适间王母有懿旨，因明晨开宴，须五更早起，今晚便是元始天尊来也不见了！请大圣回吧，有事明日再说！”悟空怒道：“能等到明日，今宵便不来了！”与天将争吵。

俄而，门里传出内侍仙吏问话，原来已惊醒了玉帝。悟空道：“请禀告玉帝，看是否将老孙赴会之事给漏了？”仙吏答应着去了。未几，传出话来：“玉帝口谕：‘齐天大圣连日劳累，自明日起赐假三日在府邪休憩。汝体貌欠佳，恐难登大雅之堂。朕虽有礼贤下士之心，不耐高朋贵宾揶揄。况座席好排，蟠桃有数。钦此！’大圣，你还是快请回府，早点歇息去吧！”

悟空自恃芳苦功高，玉帝会给他个面子，不想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快快往回走。听背后天将天丁议论：“甚齐天大圣，有名无实。也不过是个跟班跑腿的，还想名正言顺地赴蟠桃会呢！”

悟空听见，满脸热羞，方悟自家虽齐仙圣之列，仍系奴仆之身。那玉帝老儿，用青人朝前，不用人抛后。遂将数日辛苦，化作嘶嘶长叹。

且说悟空回到府中，愈想愈恼，愈恼愈想，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天才天明，一骨碌下床，径投后宫，候玉帝王母所乘鸾辇出，趋前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前来侍卫！”玉帝闻声掀起车帷道：“大圣，今日无事，不是叫你在家里歇着吗？”王母插言道：“大圣若不累，便去会上帮着运酒水、摆摆座席，帮着照应照应，也是好的！”言毕起驾，车声辘辘，前簇后拥而去。悟空望着车尘，心中冷笑道：“老孙便帮你忙！”

这大圣先去杜康府，见酒神正招呼力士天丁自酒窖往上搬千年陈酿。杜康见了悟空，施礼毕，道：“大圣来此有何见教？”悟空笑道：“俺奉王母谕旨来验酒水，各取些来让老孙尝尝！”杜康信以为真，忙一一打开坛盖，均舀出少许，请大圣品尝。那酒金黄透亮，呷一口，舌尖一搅，满口甘冽，醇香悠长。悟空咂咂嘴道：“此系葡萄陈酿？”酒神道：“正是。”悟空道：“再去取几坛米酒供三界女仙细呷、几坛椰酒供南方诸仙飞觥、几坛素酒供诸佛菩萨传盞。”

杜康便带众人下酒窖寻找。大圣瞅四周无人，抱起一坛酒，仰脖子豪饮。果然是仙醒佳酿，越喝越不忍放下，一气吃得窖尽，顿时头重脚轻，飘飘欲仙。趁着醉意，掀起袍子，依次往酒坛里撒起尿来——后人将酒戏称“猴尿”；若骂醉汉，便道：“这般德性，又在哪儿灌了四两‘猴尿’！”便源于此——这一泡尿能污几坛酒？余下的便又掺些酒糟水。接着照原样把坛子封好。

忽见杜康率天丁力士搬着米酒、椰酒、素酒上来。悟空摆手道：“抬回去，抬回去！适问王母又差人来传话，今日俱要饮金黄葡萄酒，以试诸神佛酒量深浅！”酒神笑道：“这般才热闹，我这葡萄陈酿，不醉倒他一片才怪哩！”大圣道：“你等速运酒去瑶台，俺老孙还要到别处巡查，看有无偷懒的庖丁、耍滑的力士！”酒神道：“大圣自便！”号令手下抬起酒坛往瑶池去了。

那大圣乘着酒兴，半云半雾，进了蟠桃园，心里想着：“老孙便叫你‘座席好排，蟠桃有数’！”见满园仙桃，个个又红又大，鲜嫩欲滴，异香扑鼻。又见七个仙女在那儿摘桃儿。乃是玉帝家华林、青娥、媚嫔、瑶姬、玉危五公主，百花、百草二仙子：袂裾飘曳，绰约多姿。大圣隐在树丛，目睹秀色，心中更添烦恼，忖道：“倘若玉帝这厮拿俺当人待，老孙也能与众仙平起平坐，同赴盛会，亦有机遇与这群美婵娟推杯换盏，交结则个！”愈恨玉帝、王母，发狠非把这狗屁蟠桃会搅黄不可！

悟空灵机一动，变作者君模样，吭吭呛呛进园来。七仙女见是道德天尊，忙施礼，道：“不知天尊驾临，失于回避，还请恕罪！”“老君”笑道：“回避甚！老夫就来寻诸位仙子的！”百花仙子道：“敢问老君有何见谕？”“老君”捏造道：“因一些远道贵宾尚未来到，王母恐桃子摘下来久了，便发干不中吃。特叫老夫来言语一声。”华林公主道：“妈妈老糊涂了，先时我匡道那西天如来、南海观世音、北方玄武、东岳大帝……路途迢迢，来不那么早！过会儿再摘，偏不听。这又想起来！”百草仙子道：“老君，你老人家不是给小女子逗乐吧？——这跑腿传话，本是懂仆之事，怎么劳你天尊的大

驾！”

大圣一愣，却也会随机应变，笑道：“满天庭准不晓得老夫喜欢与女孩子打交道！”惹得七姐妹俱笑了。老君行状，仙子们虽是早有耳闻，却是初次亲历。那百草仙子忍不住红着脸窃骂一声：“老不正经！”青娥公主道：“老君，你却来晚了，我都摘了大半篮了！”“老君”笑道：“不妨、不妨！老夫有果儿返枝之术！”七仙女惊喜道：“果儿返枝，只曾耳闻，不曾目睹，今日也开开眼界！”大圣卖弄精神道：“且看老孙子段！”众仙子道：“你说甚？”悟空忙更口道：“俺说‘且看老夫手段’！”念动真言，朝篮中仙桃一指，只见那蟠桃哪里啪啦争先恐后飞回枝头，与没采时一致。七仙女欢喜，朝“老君”称谢了，翩跹而去。

悟空嘻嘻哈哈几声，攀上树，大吃蟠桃，果然甘美之至！悟空吃一个想两个，吃得顺嘴角流蜜水儿；边吃边发狠：“叫你‘蟠桃有数’！”正吃得欢，忽听耳畔惊呼：“大圣，你怎敢偷食王母的寿桃——这可是杀头之罪！”悟空转首一看原是桃园上地爷儿。龇牙喝道：“土地老儿，你嚷个甚！这蟠桃园是天庭之蟠桃园，人人皆有一份。凭甚成了王母的寿桃！”见老头儿还要罗嗦，跳下树，顺手往土地嘴里塞了一只仙桃，笑道：“老汉，你也尝尝！”土地不防，噎得直翻白眼。好容易抠出桃子，怒道：“好个孙大圣，竟敢低毁王母！小神去享告玉帝……”便要走。却叫悟空使个定身法，定在树下，动弹不得。

那大圣放开肚量，专拣那又大又红的桃子咔嚓咔嚓吃了十几个，撑得肚儿溜圆，饱嗝连连。酒却醒了一些。又析了一根缀满果子的桃枝，扛着出了桃园。天宫四处静悄悄的，人皆去了瑶池。悟空放大胆子走，却见老君府上昨日挨巴掌的那个童子，捧着个大红葫芦，见了大圣，侧身让道儿。大圣道：“小老弟‘葫芦里卖的甚药’？”童子道：“是师父炼的九转八卦金丹。要献给王母作寿礼的。”便问：“你师父何在？”童子道：“头里去了。”原来老君新宠了个仙妹，早晨起来不免体乏神昏，做事便有些颠倒。快到瑶台，方想起金丹未拿，令童子回府去取。

童子盯着大圣肩上：“这可是蟠桃？”悟空道：“正是——你也尝一个？”童子喜出望外，道：“真的？”悟空思付：“便与这小厮个甜头尝尝，却要将老君的仙丹‘掉包’，出出那日恶气！”便取下桃枝儿，叫童子吃桃，那童子葫芦一时没处放，悟空便接过来，趁童子只顾啃桃之际，拔了根毫毛，吹口仙气，也变成一只大红葫芦，与童子的一模一样。又撮了些沙石，装入葫芦，变作仙丹。却将真葫芦揣在怀里。一切完毕，见童子咔嚓咔嚓正啃第三只桃子，便道：“这桃子吃多了容易积食！夺过蟠桃枝，将假葫芦交给童子，‘好心’提醒道：“你也‘好腿儿放前头’，快些行，免得老君焦急！”童子谢了大圣，抱起葫芦，也不辨真伪，忽忽就跑！悟空酒意犹存，呵呵大笑，摇摆舞弄着蟠桃树枝——上头还有一嘟噜红艳艳的仙桃——往南天门而去。

至天间，那守门的增长天王及六丁六甲见了悟空，皆施礼道：“大圣何往？”悟空笑道：“老孙向往？——回花果山！”众神闻言，岂敢放他走，见他面带酒意，便道：“大圣，你吃醉了，且回府睡一觉，养足精神再回花果山不迟！”悟空瞪圆眼：“谁道老孙吃醉了！”便要取金箍棒。众神忙道：“大圣息怒，你没醉，是我等醉了不成！”天王道：“大圣好福气——王母赐你这一大枝仙桃！”说着，忍不住流出口水来。悟空冷笑道：“玉母因俺

跑腿投帖儿有功，焉能不重赏厚赐！”见天王等垂涎，想到他们也是与蟠桃会无缘的，且记着天王初见面时奉承过自己，便慷慨道：“老哥喜欢。俺便送你几枚尝尝鲜儿！”摘了七八枚蟠桃丢给天王等人。

天王道声谢，与大众分而食之。天王毕竟老成，吃时无甚言语。那众甲丁咬一块桃肉，在嘴里再三咂摸，舍不得咽，俱道：“我的娘，多少年就馋这桃！”又感叹：“瞧瞧人家玉帝王母两口子过的是甚日子！那蟠桃园就是人家的，想甚时吃就甚时吃！端的自在！”悟空忽然想笑——不知今年这两口子能否再“自在”。便忍不住要去瑶池去瞧热闹。这般想，也不与天王天王道声别。起身便往回折。行不多远，怕撞上人，便将枝上所余蟠桃俱揪下来，塞到怀里，弃了桃枝。使个隐身法，径去瑶台。

不消片时，大圣潜行至瑶池。闪在一厢，冷眼看去，果然十分热闹——琼阁内众仙毕至，朱户里诸佛咸集。芸香缭绕青鸾生，异葩摇曳馨香散；红楼碧廊，仙子彩女弄弦乐；珠帘锦幄，蝉娟娇娥舞情影。丹漆彩绘，案几列珍馐美味；海蠡贝觚，银勺分佳酿玉液。那王母喜气洋洋，擎杯邀请诸佛仙举筋共饮。众宾客盛情难却，一饮而尽，便觉不是正经味儿——那粗性子的已吞下肚了，直想呕；细致的，还含在嘴里，欲吐又怕王母见怪，只好苦着脸儿僵着。真武大帝是个直肠子，呸一声将酒吐了，叫道：“圣母，你老莫非嫌我等寿礼薄气，便叫小仙喝酒糟水儿！”太上老君皱眉道：“酒糟水倒不打紧，老夫怎地品着这酒里有股臊腥味儿？”悟空闻言，扑哧笑出声来，忙掩了口，乐得不行。

王母不信，也呸了一口，噗地喷了玉帝一脸，以手扇风道：“我的娘，这是甚行子！”便要传社康问个究竟。忽见七仙女空手而归。王母迁怒道：“死丫头，摘的蟠桃呢？”两仙子一时不敢言语，五公主道：“凶甚！不是你遣老君去说：客人不齐，先不要摘桃！”老君愣了，道：“老夫何曾离开瑶池？”王母喝道：“胡说，不知疯何处玩耍去了，却混说气我！”五公主噘嘴使起小性子，不理王母。王母愈恼，更待发作，玉帝忙道：“好闺女，快去摘桃——今日你娘过生日，休要与她犟嘴！”五公主“哼”一声，转身出瑶池去蟠桃园。二仙子急忙跟上。悟空见状，疾步抢先进桃园。要知他还做什么，下回分解。

第八回 牛魔王私离花果山 孙悟空大败闻天尊

蟠桃好吃，后患无穷，为保命牛魔王不辞而别……

人去楼空、求静不能，泄怒火孙悟空重创雷神……

且说悟空进了桃园见土地还白眼愣怔立在那儿，因嘴唇动不得，哈气似地道：“大圣饶命……”悟空笑道：“便饶过你！”扛起来，大步流星进土地庙，把老头塞至香案底下。复抽身捡些砖头瓦块、坨位泥团，念动真言，吹口仙气，说声：“变，变，变！”便变成无数仙桃，沉甸甸挂在枝头。悟空弄妥当，闪在一边，俄顷，见七仙女气鼓鼓进来，手摘桃子，口上不住骂太上老君：“老不死的——捉弄完人又不认账！”骂够了，小篮子也摘满了。一声召唤，风摇杨柳般出了园子，径往瑶池去了。

那王母见新摘的桃儿又大又红，异香扑鼻，忙令分到众仙佛案上。致歉道：“适间酒水不侄，罪虽归于酿酒之徒，我亦有夫察疏约之咎……”玉帝忙接口道：“哪里，哪里，都是寡人的不是！”王母案下跺了玉帝一脚：“死鬼，老娘还没说完哩！”笑道：“列位仙卿、诸佛菩萨，我已令人去赍好酒；先请品只蟠桃，权作补偿——这桃儿非等闲之物，说起来历，端的奇异：当年夸父逐日，渴毙前抛出神杖，化作五千株蟠桃树。那时我正在昆仑山修行，眺见大泽畔好一片桃林，心想‘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弄神通将其移至山中玄圃，登临紫府时，我又将它们悉数带上天庭栽种。

这桃一万年开花，两万年结果，三万年成熟！吃一枚便寿与天齐！”众仙诸佛听了，回嗔作喜，摸桃便啃，只听咔嚓咔嚓一片声响。王母初还以为众宾客吃得香甜哩，兀自得意——细觑却大吃一惊：那宾客席间，有咯了牙的、崩了齿的；有功力大的，硬是啃断了石头、爵碎了瓦；亦有弄一嘴黑泥沙灰呸呸直吐的。只见那众神仙，哼哼唧唧皱眉，捂着腮帮呻吟，龇牙咧嘴骂娘……稀奇古怪，不一而足。

王母、玉帝大惑，忙拣个桃子咬一口，方知是贗物儿！登时羞得面皮儿红紫，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悟空一旁硬憋着笑，后来委实憋不住了，只好跑开，边跑边揉肚子。一抬头，前面便是南天门，猛个丁地止住笑，酒意全消，想起这桩事，比那搅龙宫、乱地府闹得还大！恶气出了，祸也闯了，如何是好！霎时又忆起师父临行告诫，心里隐隐有些后悔——转念一想，去他娘。弼马温是奴才，齐天大圣是役仆。名声好听些，换汤不换药！今世便绝了这登瑶台、列仙筵之念，老老实实回花果山做山大王去吧！如是想，便使个隐身法，出了南大门，径回花果山去了。

却道那如来佛、诸菩萨端的法力广大，比那道家众仙，略胜一筹——吃酒时，闻得隐隐有臊糟之气，推盏不饮；品桃时，掂着品质不对，任王母说得天花乱坠，放下不食。见满席一片混乱狼们景象，如来皱眉，朝玉帝起手道：“陛下，此间有妖邪作祟，扰乱盛会。老衲在此，多有不便，先行告辞。俟妖魔伏法，再来打扰！遂带诸菩萨离瑶池。

玉帝王母追出宫殿，连连赔罪。如来笑道：“俗话说‘客走主安’，我等离会，绝无怨嗔之意。伏妖之际，倘有用得着法门之处，还盼垂召！”玉帝道：“岂敢劳世尊大驾！‘自家屁儿自家掩’罢了。若世尊不责咎寡人，便感激不尽了！”如来便无甚言语，偕诸菩萨出厂南天门。如来冷笑道：“我观此妖，非同小可。玉帝这厮却怕我小看了他道家之神，说甚‘自家屁儿自家掩’，着实个雅！”观世音笑道：“那就叫他自家掩去便是，倒省得臭了

我家！”诸菩萨闻言，皆乐不可支。

如来看观世音笑容可掬，因问道：“在南海可住得惯，伽蓝精舍可宽敞？”观世音娇嗔道：“‘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儿’，还管她做甚！”文殊道：“不羞，你嫁给谁了？”观音方知比喻不当，臊红了脸，越发娇媚可爱，争辩道：“我‘嫁与潮水声声闻’！”遂道：“我那洛伽山下有个岩洞，门险穴幽，海潮涌进，飞珠溅雪，声若雷鸣，蔚为壮观。师父何不屈尊驾临，于紫竹林下小酌，普陀崖上听潮，也扫扫这蟠桃会上一片乌烟瘴气！”普贤拍干道：“好主意，我等也叨光了！”如来道：“我料那妖怪必败玉帝，因之决意小庄普陀，好伺机助他一助。以免路途劳顿。你等去彼有何事体？无非游玩而已！还不快回山场，各执其事！”两菩萨诺诺，辞了如来，挤眉弄眼道：“老佛还忌恨着我俩呢！”一个回峨眉山，一个归五台山不提。

那佛祖便偕观世音赴南海。途中说：“你道我为何不返灵山？”观世音明明知道，却微笑摇头。如来叹口气，道：“那灵山大雷音寺，五百罗汉、十大弟子、四人金刚、无数的比丘、比丘尼俱知晓我以嘉宾之身，来赴蟠桃大会，且携一七宝屏风为贺礼。倘这般回去，说玉帝供奉的是臊尿酒糟乌水、砖头瓦块蟠桃，岂不叫人笑掉大牙！老僧何时丢过这种人！故此先去你处一停，静观其变！”观世音道：“若那妖怪被玉帝所灭，师父奈何？”如来笑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那妖有法力叫众多上仙入彀上当，将蟠桃会搅得一团糟，必然不凡！我料玉帝难以胜他！”观音笑道：“到时玉帝只有求师父了，且要先问他尚记否‘屁儿’之言！”

逗得如来呵呵大笑。这师徒俩说说笑笑赴南海去了。

却道玉帝王母两口儿送走诸佛菩萨，因无了外宾，全是本门中人，便撕开面皮大发雷霆。先喝令刑部仙吏将酒神杜康、蟠桃园土地绑了斩首。两神皆喊“冤枉”。杜康道是孙悟空奉懿旨去监察过酒水；土他说见齐天大圣偷吃过仙桃……老君捋须道：“老夫已知是准之所为耳！——这厮先去杜康府污秽了酒浆，又去蟠桃园哄骗了七仙女，定住了土地，伺机盗桃；路上又顺手牵羊将我欲献与王母的九转八卦仙丹诓走，只剩下这只轻飘飘的空葫芦。”便将葫芦抛在空中。众仙看时，却又不翼而飞，四下乱瞅。老君道：“别胡瞪了，那是一根汗毛变的，老夫已叫它现了原形！”便接住，却是一根猴毛。

玉帝恍然悟道：“是齐天大圣这厮！”不免伤心，“死毛猴子，寡人待你不薄。只少吃一场酒，便这般作践人！”王母柳眉倒竖，指玉帝额盖：“你若不灭了那妖猴，老娘非抓破你脸不可！”玉帝脸如霜打的柿子，有白有黄。一跺脚，令五斗星君：“快去齐天大圣府将那厮拿来！千刀万剐，方解朕与御妻之气！”众星召得令，才要行，老君冷笑道：“陛下，休放‘马后炮’了——那厮自知罪愆深重，已‘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花果山也！玉帝闻言，掀翻了酒案、径去凌霄宝殿。

文武仙卿不敢怠慢，趋至阙前列班，却一时无言。玉帝盛怒道：“尔等还愣着作甚！文官谋略，武将出征，快去花果山擒拿妖猴，朕要将他凌迟处死，以张天威！紫微大帝道：“陛下且息怒，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擒妖猴，却要好好谋划谋划！”那王母竟也上了宝殿，插嘴道：“兄弟，不是当嫂子的揭挑你——接猴儿上天，可不是你的主意！……”还要说甚，大帝怒道：“公堂之上，岂容妇人干政！”王母岂吃过这般气——况已被猴子气昏了头——便要过去与大帝厮打，幸叫灵宝天尊拦往。大帝直看玉帝，原想着他会撵王母走，焉知玉帝却道：“兄弟，今日是你嫂子寿辰，却被猴子搅

成这般，叫谁能憋住不发发牢骚！”大帝见状，“嗨”一声，下殿走了，那玉帝也不挽留。

王母面色亦不甚好看，自我台阶下道：“老公，这事你看着办吧！妾身的生辰算个甚！只要不怕三界四方江湖英雄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便再下圣旨把那猴儿爷请上来封赏！”一边说，一边往殿外走。老君呵呵冷笑道：“老夫忘记的是娘娘执意要大天尊敕封那厮？”王母脸儿顿时红到耳朵后头，却装听不见。

此时宝殿才算安静下来，托塔天王踊跃道：“陛下，臣愿与犬子哪吒、共雷部诸神，统五万大军征讨花果山——先着众雷神轰毁他洞穴，再掩兵扫荡，即可一鼓而胜之！”玉帝正要准奏，那王母却又匆匆回转，在玉帝耳畔轻轻吹了一阵风。玉帝连连点头，遂道：“李天王，你外出数日，才返天宫，鞍马劳顿，辛苦之至不说，况有刀创未曾痊愈。朕实不忍心再令你出征。不如调养好身子再言证战之事，如何？”王母亦道：“天王，谅那毛猴子，毕竟有何能耐！俗话说‘千金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只让后生家多干些吧！”天王道：“区区小伤，何足挂齿……”还要争辩。玉帝却已传旨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闻仲为帅，率二十四位催云助雨护法天君，点起五万精兵，一路狂风，出南天门，去花果山降妖去了。李天王只意玉帝公母俩体恤他，不由地感激涕零。

却道孙悟空潜出南天门，纵筋斗云回到花果山，见牛魔王正在自在宫花园里搂着一个新买的俊俏婢女调情；青白二帅、朱玄二将在山场上指挥众猴操练。悟空喝一声：“孩儿们，俺来也！”

众猴弃了兵器，乱哄哄围上，有叫大王的，有称大圣的，俱参拜了，又与悟空说笑亲热。悟空从怀里摸出二三十枚蟠桃，分与众猴吃。又摸出赚老君的大红葫芦，倾了一把金丹，丢口中，嚼燎豆似的，道：“老君人有些损，这金丹味儿倒正！”小猴见了，嚷道：“大王，也与俺些炒豆吃！”悟空笑道：“甚炒豆，这是大上老君的九转八卦金丹！”每人分他一粒。小猴吃了惧道：“好香，可惜忒少！”又向猴王讨。

这厢吃桃嚼丹，吵吵嚷嚷，早惊动了牛魔王，飞步跑来，拨开众猴道：“‘大王’、‘大王’！说过多少回，咱大王早已是三品仙官‘齐天大圣’了，这耳入，那耳冒，就‘吃’上心！还不两厢侍候，在此乱腾甚！”悟空笑道：“老哥，你只顾吃‘豆腐’，却没赶上吃三万年一熟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九转八卦仙丹。着实可惜！”牛魔王一听，恼得直拍头。见众猴中还有只顾瞅着好看，一时没舍得吃的，下手便抢。弄得小猴吱吱哇哇，一片混乱。

牛魔王抢了四五枚仙桃在手，抬头见悟空正笑眯眯瞅他，忙笑道：“大圣，俺是替青白二帅、朱玄二将抢的！”悟空笑道：“莫抢，老孙这里还有几枚！且还他们！”老牛无奈，只好将打劫之物丢下。悟空从怀里又摸出六枚，分与牛魔王、四老猴一人一枚。却还剩一枚。牛魔王急忙把他那份吞了，垂涎道：“贤弟，老哥替你看守山寨不易，把你手上那枚赏哥哥吧！”悟空正沉吟。老牛趁其不备，劈手夺了，咔嚓一口，道：“上一枚囫囵吞枣，不知其味。这一枚却要好好品品滋味！”吃罢，又向悟空讨了几粒仙丹嚼了，方心满意足，道：“仙家之物，果然不同寻常！”

悟空道：“大伙儿只知好吃，可知这蟠桃仙丹如何来的？”牛魔王笑道：“如何来的，还不是玉帝王母书事倚重大圣，趁寿诞大会之际，赏赐大圣的！”悟空却摇头道：“非也，此乃老孙一怒之下，自天宫盗来的！”牛魔王笑道：

“大圣，你看我等吃得高兴，故意吓唬人吧？”悟空叹口气道：“老孙何时自家人说过谎儿？”四老猴不解，问：“大王在天庭为三品仙官，列上仙宝箓，还有甚不顺心之事惹你动怒？”悟空道：“甚三品仙官，有名无实也！可恨那玉帝口蜜腹剑，驱老孙为奴仆，车前马后侍候不说，又哄老孙年奔西走，累死累活，与他家下柬帖儿！未了那偌大的瑶池寿宴，却容不得老孙一席之地！着实令人寒心！俺委实咽不下这口气，便搅了那蟠桃大会！”

悟空将前事备叙了，众猴听了，只觉好玩，俱道：“该闹，该闹，闹得还轻！我等功力有限，不然定帮大王去天宫闹腾！”那老牛闻言却心里一沉，暗忖：猴儿这番祸惹大发了！往日扰的不过是些狐豺鹿獐，目今却是揪老虎胡须哩！断无活路！又想：“我与这猴儿是拜把兄弟，又享了赃物，一旦天兵来讨，岂能脱了干系！”想到此，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时四老猴要为悟空摆酒洗尘。中魔王趁势道：“我适才出了点汗，身上有些不爽，去更衣衣裳便来！”众老猴还打趣道：“却是风流汗吧？”老牛装作嘻嘻哈哈的样子，回自在宫“更衣”去了。

众猴在水帘洞摆好酒宴，便候牛魔王。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至。悟空笑道：“这厮平日极利索，今儿却叫谁绊住‘马腿’了？”便遣贴身小猴去唤他。不一会儿，便听那小猴嚷着闯进来：“大圣爷爷，那骚牛精跑了！”悟空初还不信，踢了那小猴一脚：“胡说，老中岂是那种人！”小猴道：“那自在宫里，一片狼籍，金银细软俱少了。大王不信，可来去查看！”悟空震惊，遂疾步出洞府，到自在宫一瞧，果然如小猴所言。忽又听柜子里有人哼哼，打开一瞅，是那个才买来的婢女，嘴里塞着手帕子，忙将其解释，不待发问，那女子便道出牛魔王已逃遁，恐她走了风声，故此将她捆了丢在柜子里。

悟空转身便走，寻一僻静山坡呆坐。已悟老牛恐祸及自身，所以不辞而别。想着世态炎凉，人情如纸，平常胜似亲兄弟，大难来时各飞奔，不免唏嘘感慨。一时悟了诸多事理。又想天上这场祸反正惹下了，也该作些准备，便唤四老猴来，商议一番守山之事。众老猴即去安排加固寨墙，赶制滚木飞矢，各自忙碌。悟空抬眼瞥见逍遥宫，想起姹紫、嫣红两女子，便径入宫殿，呼唤芳名。却见两个老媪，蹒跚走出，给悟空施礼道：“大王万福。”悟空细觑，方认出来。又想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昨日尚风韵犹存，今日已风烛残年。强忍泪水，道：“老孙误你等一生矣！”吩咐手下打点些财帛，送两位妇人回做来国与家人团聚。两女子感激不尽，与悟空道别，上船去了。悟空望帆影远了，方回水帘洞。

是夜，月光如水，大圣独自去逍遥宫。在敞阁纤廊间徘徊。他脚步轻轻，恐惊动了谁一般。瑶琴弦断，镜奁蒙尘。人去楼空，馨香犹存。他焚上一炉香，面壁静坐，追昔抚今。帘外月光使他想起昆仑山得道之时夜月。五十年弹指过去，倚红偎翠，追名逐禄，枉自劳心费神，转瞬如过眼云烟，回首空空，毕竟有何意趣！哪里有卧松伴月、枕石听泉，过无宠无辱、恬静澹泊的日子好！

悟空端坐至天晓，能看清帐帟上垂挂的蛛网。忽听惊雷声炸响，震得门户嗡嗡。起身出宫。大空彤云密布，半空中显出几十个凶神来。悟空认出虚空中是普化天尊率二十四员催云助雨天君，正脚踏乌云，频频发雷，击得花果山上树折石裂，众猴纷纷逃窜。有跑不迭的，被电的雷殛，倒毙道旁。忽听一阵巨响，原来逍遥宫也被雷击塌了。悟空大怒，掣出金箍棒，跳上云端，

喝道：“老闻，老孙又不曾抱你家小孩落井里，为何犯俺山界，害俺子孙！”闻天尊道：“孙大圣，你污酒盗桃，扰乱蟠桃大会，玉帝王母大发雷霆。我奉御旨来擒你归案！”悟空道：“老孙怕过谁？——只是不愿再见那公母俩儿，省得恶心！”天尊骂道：“好个乱臣逆贼，至死不悟！”便掩众雷神围往孙大圣。

大圣嘻嘻一笑，施起神通，将铁棒变得两丈来长，甜瓜般粗细，抡起来呼呼生风，快如流皇，令人眼花缭乱。闻天尊毕竟心计高，慌地跳到云霄上。那二十四员雷神仗着人多势众，要拿头功、便靠近大圣施放雷电。谁知电闪雷击，不能伤悟空一根毫毛，那铁棒却早已打来！躲过的，抱头鼠窜，躲不迭的，头破血流。一霎便伤了十几名雷神，伤重的跌倒在地，兀自呻唤。猴王目中喷火：“老孙欲求清静不得，先打死你几个，叫你们晓得‘马王爷三只眼’！”闻天尊见悟空要行凶，忙叫了声：“大圣棒下留情！”降低云头，施礼道：“我即撤兵回享玉帝，言大圣神威。劝圣上偃旗息鼓，自此井水不犯河水。可也？”

悟空听天尊这番话说的得体，心头火稍降了些，道：“既如此，老孙便卖个面子给你！你等回去，转告玉帝老儿，老孙已混却争强斗狠之念，自此清心寡欲，在花果山修道参禅，颐养天年，叫他休再来惹俺！”天尊诺诺，朝众神喝道：“大圣开恩，还不快走——一帮窝囊废！”众雷神忙谢恩，嘘嘘呵呵，相互搀扶着，逃离花果山。悟空自回水帘洞，令众猴将适间遭害小猴掩埋，勒碑设祭。众猴哭了一场，不提。

闻天尊领败军回天匿，如实向玉帝禀陈，言孙悟空果然功夫盖世，法力齐天，不如就此罢休，各不相扰。玉帝听了，缄默不语。老君喝道：“无用庸才，连个小小猴精也降不了。还不退下，等候发落！”天尊不敢争辩，退出宝殿，请仙医给众雷神敷药疗理。所到处，言必称悟空神威，听者无不心惊。

那大殿上玉帝发愁道：“妖猴猖蹶，如何是好？”紫微大帝道：“孙悟空扰乱大会，合该诛殄，然其神力非凡，再战亦恐不能速胜。他既出空虚淡泊之言，不如按兵不动，以徐图之！”老君曰：“大帝之言，名为涂图之，实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想我赫赫天庭，却不能翦灭一无名妖仙，与之媾和，岂不令三界四方神灵耻笑！”玉帝道：“老君之意是——”老君道：“上一回老夫议请托塔天王为帅，众星君为辅，发大军去攻花果山，却是白说。今日便无话！”玉帝赔笑道：“上一回全怪王母瞎插嘴，这一回务须听天尊的！”老君道：“仍是旧话，请陛下定夺！”玉帝刚要说“准奏！”一转念却又皱眉头道：“朕的小腹儿要与寡人过不去，须如厕。请候片刻！”随即在众内侍陪同下，出殿匆匆往东而去。老君冷笑道：“不是小腹儿要给陛下过不去，却是家中老太婆！——这不回家讨教去了！”众仙皆窃笑。

不大一会儿，玉帝笑咪咪回到殿上，慢声道：“朕适才幸东司方便之时，忽思起一个典故！……”欲知是甚典故，与选帅有何干系，下回分解。

第九回 信谗言玉帝疏老臣 怀异心众宿诤帝释

天王忠义遭冷落，帝释贿上为统帅……生内乱，天尊难敌大圣；图功名，杨戩征讨猴王……

众仙听玉帝言语，原是下界七国争雄时赵国大将廉颇一膳三“遗矢”之事。玉帝道：“诚所谓前车之鉴也！寡人以为老君所荐将材，皆甚妥当，惟元帅一职，尚须斟酌。托塔天王德高望重，可堪斯任，然‘廉颇老矣’，不如另委他人！”言未落，班中闪出托塔天王，厉声道：“陛下，上回倒也罢了，也算是体恤微臣。今日为何又要言臣老衰？——我虽长髯飘拂，然依旧豪饮壮食，骋天骥，挽强弓；至于祭塔靖妖，飞剑镇魔，更不在话下，何谓老耶？”

玉帝不悦：“言你老，你便可安居府邸，昼饮夜宴，丝竹弦乐，尽享天伦。有甚不好！”天王道：“臣不思安逸，惟思建功立业！”玉帝漠然道：“卿之心意，朕已知之，且退下。日后有合适的差事，再委派你便是！”托塔天王无奈，只好退回班中。老君察言观色，道：“莫非陛下已有良材为帅？”玉帝得意：“倒也多亏娘娘提醒，朕方省悟：老君还记得前两年归顺我们的帝释天尊否？他正当壮年，神力广大，可堪此任！”便着仙吏赍旨去流花殿宣帝释上殿。原来他自须弥赴会，滞留此间，尚未回山。

托塔天王闻是宣帝释，出班奏道：“陛下，那帝释天尊虽神力非凡，然其人骄奢淫逸，因此被如来逐出佛门。虽名归道家，仍踞须弥，花天酒地，奢靡无度，大违我空门之旨。若以此人为帅，恐遭人非议。臣盼陛下三思……”玉帝不等天王说完，动怒道：“你因不能为帅，便信口雌黄，诋毁他人。再不退下，便将你乱棒打出！”

李天王满脸羞愧，退回班中。即见帝释天尊洋洋自得，随仙吏入，拜在丹墀下。玉帝即封其为征妖讨魔大元帅，点起火德星君、五斗星君、九曜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领六万六千天兵——取其六六大顺之意——大开南天门，拥出大庭。那帝释踌躇满志，行前向玉帝夸口道：“我取猴王，易如反掌。三日之内，大军奏凯歌而回！”玉帝欢喜不已，许以重赏。

这厢散朝，托塔天王回到府中，胸口闷痛，卧在榻上。哪吒劝道：“人传市释那厮年年贵重礼与玉帝王母，这回蟠桃会送的便有鲛绡天衣、水晶屏风、博山炉、七宝床……更有一对自温杯，碧玉琢成，其薄如纸，注入冷酒，俄而便温暖腾气。其表礼之珍奇贵重居群仙之首，王母安能不为他争个扬名建勋的机会？天纲紊乱，玉帝冥昧，合该孙悟空之辈来搅他一搅，父王报君无门，正好独善其身，何必动气！况那猴子，先败水德星君，又败南华真人，再败诸雷神，神通委实不凡。帝释此去，也难测胜负，咱们乐得作壁上观！”天王忙道：“我儿这话也就是在家里说。若被外人知，便是訾警圣上，罪在不赦！”哪吒诺诺，吩咐厨下办酒与父亲释忧解愁。天王吃了几怀，呜呜哭起来，边哭边罗嗦些言语，无非是老骥伏枥，明珠暗投，英雄无用武之地。极其伤心，一把鼻涕一把泪，像个老娘们似的。太子也不劝他——因一泄块垒总比憋着要强。

却道帝释天尊率诸星君、众天兵大将浩浩荡荡杀向花果山。火德星君与五斗诸星官俱为托塔天王抱不平。路上议论道：“帝释这厮靠巴结王母，僭踞帅位，我等何心替他卖命沽名！那孙悟空武艺又高，铁棒又狠，我们更要自家当心，只虚应一回，却叫帝释与他交手去！”商议已定，众星宿便要捉

弄帝释。反正他路径不熟，便带着大军拖拖拉拉，行行止止；又东绕西迂，走些弯路。行了三日方至花果山。

这天上三日即是人间三载。悟空便过了三年清静逍遥日子：与那众猴春日徜徉桃林下，夏日嬉戏飞瀑中，秋季摘果酿美酒，冬天踏雪赏腊梅。悟空怡情于山水，便无忧无虑。山巅极目，海阔天空。无倾轧，无诳语，无荣耀，亦无耻辱。端的逍遥自在！便想着这般过至永世，也心满意足。

焉知好景不长！这年春暖花开时节，一日，众猴在桃花园里玩耍，悟空在水帘洞外繁花径上与四老猴闲走唠家常儿。小猴儿的喧闹嬉笑声不绝于耳。桃花灼灼，近视若美人之颜；远观似绯红云霞。蜜蜂嗡嗡叫，彩蝶曼舞。置身山花丛中，眺望海天一色，尽得林野情趣！悟空乐不可支，倒在山坡上、桃树下，酣然入睡。四老猴不敢惊动，便于远处维持，令众猴稍敛手脚，略低尖嗓，好让大王好好歇息。暮地听见小猴惊叫：“大王，祸事了！三年前那帮子家伙又来也！”四老猴抬头一瞧，乖乖！满眼俱是天兵天将，黑压压铺天遮地！老猴心惊，忙上前去唤悟空：“大王，天兵来犯！”

悟空正睡得美，强睁开一只眼道：“休逗老孙！”转身又呼呼睡去。老猴无奈，只好推他，“不是逗乐子，委实天兵来犯花果山了！”悟空一骨碌爬起来，揉着眼，打个大呵欠，又舒懒身。却听唯一声锐响，只见一支羽翎箭射在悟空脚下，上束帛筒，老猴拾起展开一看，交给悟空，道：“是帝释天尊下的战书！”悟空此时方清醒了，将战书一觑，撕作几段。怒道：“玉帝老儿，老孙不去惹你，却偏偏来戳马蜂窝儿！莫道老孙是好欺负的！”吩咐四老猴将库中刀枪施旗取出来让众猴披挂操练。那兵器俱生了锈，赶紧分头去溪畔磨。悟空口上不说，心中却不无虑忧，怕三年来疏于习武，战不过这众多天兵。

这厢天兵天将已在花果山下扎下营盘。帝释传令，火德星君率本部五位正神居中；东斗四星君翼左；西斗五星君辅右；南斗六星君续应；北斗九星君在空中；中斗三星君土遁，各统一万一千天兵，凡六万六千天兵攻山，须索在两个时辰内一举攻克花果山，捣毁水帘洞，生擒孙悟空！战鼓擂响，牛角撼空，只见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满山遍野俱是天兵神将！其势如排山倒海！帝释大喜曰：“我破妖猴，易如探囊取物也！”

焉知一个时辰后，诸路兵马纷纷败退。皆言孙悟空金箍棒厉害，山寨如铜铸铁打，实难对付！帝释不辨真假，只好再派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复去攻山。众星宿也学五斗星君样子，稍遇抵抗、一触而溃。却又拿话来搪塞帝释。谁知那帝释已心存疑虑，身形虽在大帅营帐里应景，真神却起在空中，瞅得一清二楚！遂悟到诸天将合伙儿耍他这个元帅。便复了体，唤众将至中军帐中，冷笑道：“你等把戏，本帅已明了，明日再攻，倘还有敷衍佯败者，必缚之送玉帝发落！”众星君当时无话，诺应了，出帐却又商议曰：“俗话说‘法不制众’，我等明日皆言不服水土，染上时疫，不能出战，看他奈何！”

次日清晨，帝释天尊久候不见有人来大帐听令，怒冲冲赴各星君帐篷，见其或卧或倚，有气无力。俱道水土不适，弄得一晚上吐下泻，现今浑身没有四两劲儿，安可出战！帝释怒气冲天，却又无计可施，有心撻挑子走人，又怕王母那里不好交待。无奈何，只好自己披挂了，掣降魔杵，揣锁神网，统天兵上阵。

那悟空昨日仓促应战，确有些心虚。幸得诸神皆虚晃一枪，便撤军而去。

这一夜工夫，众猴已磨亮了刀剑，在山隘关口加固了墙垣，备下无数擂木滚石，硬弓利矢。俟今日天光，帝释亲统大军来攻山时，悟空这方已胸有成竹，严阵以待。青天兵逼近，一声令下，飞石横木如雨，羽箭流镞似蝗，天兵登时死伤数千名，抵挡不住，败退至半山腰，却不敢再上。

帝释恼怒，腾空而起，半云半雾，直取悟空。悟空喝道：“你是何人，来犯俺宝山？快快通报，老孙从不杀无名之辈！”帝释吼道：“我便是御封征妖讨魔大元帅帝释天尊，奉旨来擒尔回天庭受审！——看杵！”悟空笑道：“你那棒儿不如老孙棒儿，虽有几道棱儿，忒短！”挥棒便打。

帝释也不示弱，使杵迎上。帝释见悟空棒法娴熟，又快又狠，心中钦佩：“好个孙大圣，委实功力不凡！”两个旗鼓相当，自己时杀到申时不分胜负。帝释暗道：“硬攻不下，待我智取也！”便左手使降魔杵虚应着，偏过身子，右手去腰间解锁神网儿，要罩悟空。不曾想那网纲纠缠在一起，成个死结，越急越解不开。悟空却趁机一棒挑开降魔杵，又朝帝释天灵盖打来！帝释魂飞魄散，倏地闪身，足下不稳，跌个筋斗，一个鲤鱼打挺才爬起来。那悟空棒快如流星，早已到了，一声打在前胸，幸被护心镜隔了一下，不然一命倾矣！疼得帝释大吼一声，如山崩地裂！化作一道金光走了。

悟空得胜，一声令下，那青白二帅、朱玄二将即率众猴，大开寨门杀下山去。众天兵抱头鼠窜，风声鹤唳，人马自践，死伤不计其数。幸众星君拼死护住营盘。悟空见久攻不下，令击锣收兵。回山寨置椰酒鲜果，犒劳三军不提。

帝释逃回中军帐，躺在榻上痛得大呼小叫。众神不忍，前来探视，揪然道：“莫非元帅也染上时疾，卧病不起？”帝释也不好说是悟空打的，哼哼唧唧道：“适间我与孙悟空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明日再战，必能擒他。然今日战毕，尸首遍野。我三思之，倘以数万将士捐躯沙场，马革裹尸，博蜗角虚名，我心何忍！不如激流勇退。不知列位有何见谕？”众神皆道：“元帅英明！”帝释一手支起上身，负痛曰：“既无异议，那就连夜回师吧！”

众星君巴不得这话，夤夜拔营，统残兵败将归天庭。来时三昼夜，去时不消三个时辰。将至天庭，帝释吞吞吐吐对火德星君道：“我未捷而归，有负玉帝王母厚望，不如就此作别，引退荒山，改日再来觐圣谢罪。盼请贤弟代言！”火德星君见状生怜，道：“天尊有疾在身，不便面君，也在情理之中。我自向玉帝转禀便是！”帝释称谢了，与星君拱手作别，氏叹一声：“败我者，非孙大圣，天也！”自腾云回须弥山养伤去了。

诸神回到天庭，谒见玉帝。因帝释已去，便墙倒众人推，将一应过愆俱安在帝释身上，说他胸无点墨，用兵无方，急功近利，方致败北。玉帝闻言，已觉察将帅不和，然事已至今，说破不仅干事无补，还要得罪五斗群星。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还要装模装样着人去拿帝释究罪。火德星君直言道：“依臣之见，那帝释亦已竭尽全力。他尝与孙悟空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然最后一着不慎，被猴王占了上风。”众星君附和道：“依帝释天尊神力尚且不能取胜，我辈更是望洋兴叹。请陛下再遣良将征讨之！”玉帝心烦道：“如此看来，帝释亦无大错，可免刑惩。至于征伐妖猴，朕已将看家的人马都拿出来了，却再去差遣哪个？”

老君道：“三日前陛下不着李天王为帅，却委用他人，以致相互猜忌，军心涣散，焉能取胜！”玉帝快快地道：“依老君之言，眼下该如何？”老君冷笑：“老夫却不敢妄言了。以免再讨没趣！”大帝道：“或可拟遣托塔天

王统军征逆！”玉帝道：“那李天王与帝释法力相比若何？”

众一时默然。忽“抱病”在家的托塔天王风风火火进殿来。

原来他已闻帝释兵败，遂闯殿大呼：“陛下，臣虽不才，愿率家小出征讨贼！我已差哪吒去南海邀次子木吒来此相助。乞玉帝发五万精兵于臣，不斩妖猴，誓不生还！”玉帝动容道：“天王忠心，朕尽知也！然孙悟空那厮，法力竟胜帝释一筹，不可小觑。朕数征未果，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却容寡人三思，从长计议！”遂令散朝。托塔天王一腔热血化作三九寒雪，呆了好久，方慢慢赧回府。

却道玉帝回天香宫，王母见他一脸愁容，讥诮道：“大老爷们家，别屁大点事就挂在脸上！却说说看，也帮你拿拿主意！”玉帝道：“都是你搅和的！还要‘拿主意’哩！”王母施疯道：“老娘说甚哩，急头急脸的，还甚吴天天尊来！没能耐！”玉帝道：“你有能耐你坐那宝座去！那行子我坐得够够的！——这几年叫那猴子搅得我六神不安！”王母扑哧一声笑了，“猴子，猴子，阖天神将降不了一个妖猴，还有脸说哩！”玉帝无奈道：“老婆你说这咋办呢？——老君力荐李天王，你道怕他灭了外敌，恃功倨傲，横行天庭，反成内患。非要叫委派帝释为帅，焉知那帮子家伙俱是老李的契友，与帝释暗中下绊子，结果还是吃了败仗。”王母拧起柳眉道：“败了又怎地，‘胜败乃兵家常事’！李天王便有入天的本事也不能重用他——便这话！”

玉帝叹口气道：“那朕就无话可说了！”心中烦闷，想去哪个妃子处寻乐子忘忧，起身才要走，忽听金童报：“德馨公主求见！”

登时高兴起来，语于王母：“御妹来也！”即去门首迎进。王母“哼”一声道：“来了就来了，看你惊惊的！——还是近你自家人！”却也吩咐玉女茶点果品侍候。

那御妹进了厅堂，落座毕，吃了茶，与兄嫂问了寒温。王母心中一把刀，明却是一把火，与小姑唠家长里短，煞是亲近。玉帝知妹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便问来意。公主初还觉得难以启口，架不住王母埋怨：“在自己家里妹子你还有甚不能说的，莫不是嫌做嫂子的碍事——那我先一厢回避？”弄得公主倒红了脸。扯住嫂子道：“岂敢，岂敢，其实是我自觉得唐突——是戳儿他……”玉帝一听却有些惶惊：“外甥他又耍怎地？”公主见玉帝额上汗都沁出来了，忍不住笑道：“也没甚，他只是闻得花果山上有个野仙叫孙悟空的，竟被封了甚‘齐天大圣’，便三天两头嘟噜我，逼我上天来问问阿舅，看还有甚合适的差事给他没有。便是此事，我告辞了！”起身要走。

玉帝两口儿忙拦住公主，道：“几百年不回家一遭，好容易来了，岂能说走就走！且住几日，外甥的事有个着落再走不迟。”便唤玉女引御妹回旧日闺房。公主进去，见镜台妆匣，椒墙霞幄，陈设依旧。睹物生情，不禁潸然泪下。推窗又看见后花园景致，油然勾起少艾时与姐妹撷花斗草、嬉戏玩耍时情景，内心缠绵悱恻不已。

这厢玉帝在讨教王母：“公主适间所言之事，如何处置为妥？”王母道：“何不令你家小外甥去讨那妖猴？打不过，便罢；打得过，顺势封赏！”玉帝闻言抚手赞道：“娘娘好主意！”又嬉皮笑脸道：“朕离了你还真不行哩！”王母拨拉他手：“别动手动脚的，叫下人看见了，丢你大天尊的脸儿！”

两口子商议定了，便请公主来，言明了。公主道：“这样最好，不然无

功受禄，我私下心也不安！”玉帝大喜，即唤文曲星君撰旨，武曲星君传谕。公主道：“最好派个腿脚不甚利索的。”玉帝略一思忖，便改选太白金星下诏。那老星官去了。公主又要辞别。好歹挽留下，答应过一宿，明日再行。晚宴上，玉帝劝妹子回家住。公主道：“犬子有好高骛远之心，我不好强阻拦他。我却在下界住惯了。不愿再迁徙了！”玉帝听了，不再勉强。王母心里一大块石头落了地，却道出许多情深意长言语，说至动情处，竟涕泗交加，令御妹感动不已。幸好没再改主意。

却说那灌州杨戬，自母亲走后，就眼巴巴地盼着天使赍封官诏书至。等了七日，方见太白金星慢腾腾驾云而至。慌得设案焚香，拜聆了圣旨。却是令他先去征讨“叛贼”孙悟空，再“论功行赏”。便有些不悦。老星官道：“小圣勿要烦恼。依老夫之见，无功受禄，多系碌碌无为之辈。小圣神通广大，何惧一孙悟空？”

不瞞真君，玉帝几番调兵遣将，不能取胜。倘小圣将其擒获，功莫大焉！”杨戬道：“不瞞老官，我真不想替阿舅卖这力气——他将外人封为大圣，却将他亲外甥封为小圣！幸得这大圣反了，却也给他个没脸！”

金星道：“也别再说甚了，快收拾人马，去讨那妖猴。那一天神将打不过猴子，你将他败了，陛下不封你封谁！——也替令堂大人面上争光！”杨戬听了，道一声：“老人家说得极是！我即刻点兵，星夜奔袭那花果山，明日可望金阙报捷也！”金星道：“小圣，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圣上本要派武曲星君来传旨，六日前便到了。却是令堂有意叫老夫这腿脚慢的来下圣旨，好磨磨你的性子！须知那孙悟空非同小可，先败水德星君，再败老君麾下二真人及二十八宿，又败雷部诸神，新近又大败帝释天尊、五斗群星……你若冒冒失失出战，必重蹈众天神覆辙。却要三思而行！”小圣闻言，顿悟道：“多谢老星赐教！”令手下款等了天使。

遂召唤梅山三兄弟商议对策，一夜未眠。

次日二郎神送走太白金星，方从容点起五千神兵，驾鹰掣犬，纵一阵黄风，过了东溟大海，落至花果山下，见山上森严壁垒，易守难攻。二郎令神兵筑营扎寨。却独身一个，上前溺战。孙猴子因连日无战事，正在水帘洞与四老猴吃酒，至微醺，忽小猴报二郎小圣叫关。笑道：“玉帝这厮寻不着得力人手，将自家外甥赶上阵了！”斟一杯酒道：“俺先去败了那小儿郎，再来吃这杯酒不迟！”那青白二帅、朱玄二将皆劝道：“大圣，人常言‘骄兵必败’。却万万不可轻敌！”悟空道：“俺也曾闻他劈桃山、降七怪、有万夫不当之勇。老孙正想会会他呢！”遂披挂上阵，大开寨门，迎战二郎神。不知这两虎相争，谁败谁胜，下回分解。

第十回 开明兽助二郎取胜 李老君赖丹炉炼魔

笑里藏刀、杨二郎酒醉“大哥”；暗箭难防，开明兽叼住孙猴……诸神难灭孙大圣，老君丹炉炼妖猴……

却道猴王出寨迎战，见杨二郎眉清目秀，英气勃勃，着金甲红袍，持三尖两刃枪，腰里却别着一只酒葫芦。遂笑道：“二郎，你不在灌口享甲三牺六牲、花红表礼，却来老孙地盘做甚！——若是来做客的，也要等老孙高兴了具柬去请，再来吃酒不迟！”小圣喝道：“泼猴，你出身低贱，凭恃强村野，窃踞高位，不思感恩，反以怨报德，搅乱乾坤。今日定将你拿下，押送天庭，以论天罚！”孙猴冷笑道：“玉帝给你甚好处，这般为他效力！”二郎神道：“休得多言，看枪！”猴王使棒迎上。两个在山坡上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

杨戩忽跳出圈子道：“大圣休战！”孙猴莫名其妙。二郎道：“我虽玉帝外甥，却一直与他家没有来往，其中缘故，想大圣早有耳闻。他没人遣了，才想起调我来战大圣。我觉他是个长辈，不得自来；适才战一番，也算对得起那没仁义的老舅！并不真想为他卖命！——小神久闻大圣威名，如雷贯耳！今日有缘幸会，愿高攀，与大圣结为兄弟，不知意下如何？”悟空是个仁义之人，见二郎诚恳，也恨不得推心置腹，笑道：“真君大名，俺也久仰承蒙不弃，便与你兄弟相称！”便挽杨戩之手，欲入山寨设香盟誓，开怀畅饮。小圣道：“我阵前与兄媾和，已违天旨。若再入洞府，恐耽搁久了，为人所知，春光泄漏，反而不美。不如就在近处撮土为香，结拜了；却回去交差，只道斗不过。改日再与贤兄欢聚若何？”

悟空听杨戩说的在理，便依他言，两个携手去近处树林里结拜明誓。拜毕，二郎道：“咱们兄弟一见如故，日后还望大哥多多赐教！”悟空道：“俗话说‘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只要你我同心，玉帝便无甚猴跳！”

两个说的投机，唾沫费了不少，不免口渴。那二郎何其乖巧，忙解下腰间葫芦，拔下塞儿，殷勤道：“猴哥儿，你吃口酒润润嗓子！”孙猴笑道：“为兄的一直纳闷，老弟为何酒不离身？”二郎神摇头道：“却也无奈！我在灌州，走一处，吃一处酒。那当坊土地、稷神、城隍怕得罪了你；那求官的、乞福的、禳灾的、祈子的……有求于你。俱奉上美酒佳肴款待。你不吃便是瞧不起人，不吃得烂醉，不放你走！我吃了三年，弄得三焦火盛，口舌生疮，肝花肠子尽毛病儿！还下算甚——可怜的是我那梅山七兄弟，现只剩下三个，那四个全醉死了！想想便不由地悲上心来！无奈例，只好备上这酒葫芦，吃不了装上走！”

孙猴笑道：“这小小葫芦能盛几何？”二郎神正色道：“此非凡物，能容九千九百石美酒哩！”猴王垂涎道：“既是美酒，老孙便略尝一二！”接际酒葫芦，光嗅了嗅，就觉一缕醪香直往鼻孔里钻。霎时至五脏六腑，酒未入肚，心先醉了。便迫不及待咕噜灌了一大口，只觉整个人内内外外俱被酒香罩住了！连道：“兄弟，果然好酒！”放开肚量，仰脖子将一葫芦酒咕噜咕噜喝了大半。二郎道：“兄长，好歹也给小弟留几口儿！”嚷了几遍，猴王方住手，道：“贤弟，你怎的变成三个了？却与哥哥捉迷藏！”二郎神笑道：“大哥便猜猜哪个是真的？却好还我葫芦！”孙猴醉眼惺忪道：“俺只朝中间抛，中间是真的！”言未了，却拿着葫芦一头栽在地下。二郎唤：“哥哥，哥哥！”孙猴不应。

杨二郎大喜，自语道：“此番猴儿休也！”去腰间摸缚仙索，要捆孙大圣。焉知大圣虽醉，尚有灵性。隐隐听着杨戩自语，已知上当，也不声张，偷觑见二郎俯下身，便一把钩住二郎的脖子，将酒葫芦口儿塞到他嘴里，要灌酒。二郎神一惊，打掉酒葫芦，跳起来，摸三尖两刃枪要刺大圣。悟空头重脚轻，一时爬不起来，便在地上飞快翻筋斗。二郎刺得快，大圣转得急。也难怪，他原来精于此道，睡着了也能翻。那二郎步步紧逼，枪点得快若流星。寨墙上四老猴看得清，大声叫：“大圣，快取棒儿！”

一句话提醒了悟空——原来适间拜兄弟时他嫌铁棒碍事。变成小针儿塞到耳朵里了——忙把金箍棒倾出，一晃丈二长短，茶碗来粗，架住二郎神三尖两刃枪。一个虎跳，蹦起来。头还晕乎乎，眼里看人虽比刚才强了些，还是拖个大影子。没奈何，只好醉迷三套抵挡应付。但悟空毕竟法力大、棍术高，步子虽踉踉跄跄，那铁棒还是舞到点子上，却比往日不着章法、更显得棍路诡秘，难以琢磨。寨墙上众猴起初还为大圣担心，见此不禁喝彩道：“好个‘醉棍’！”那猴王听了，更是卖弄，东一钊头西一棒槌，将二郎神打得晕头转向，仿佛也吃醉了似的。

那九天之上，老君陪玉皇大帝一伙在南天门外观战。初时见杨戩得手，皆喜笑颜开。复见猴子愈战愈勇，脸孔俱又板得像火石。玉帝忧心忡忡，忽垂泪道：“老君，若二郎甥再战不过妖猴，寡人便告老还乡，让贤于高明，不忝居这金殿了！”老君闻言，忙道：“陛下说甚哩！我观这妖猴气数将尽，正应在今日，合该令甥成功露脸儿。老夫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取下胳膊弯儿的金刚琢要抛下去，转念一想，若万一打不着猴子，却撞在那哭丧棒上。岂不毁了这道家至宝！便吩咐童子赶紧回宫去取些炼丹炉的炉灰来。王母觑得清，心中道：“小气鬼！好宝贝不舍得用，拿不值钱的炉灰糊弄人！”一霎，童子取来两包炉灰。老君道：“好，好！”瞅准悟空便丢了下去。

孙猴正耍醉棍耍的得意，忽见天上飞来两个物件，直冲他脑门而来。躲也来不及，便使棒子去拨，这不拨倒不要紧，一拨便拨出事来——顿时两团烟尘爆开，悟空满头满脸俱是灰儿，眼也迷了，嘴里噗噗乱吐。骤然间听见风响，便知是杨戩乘机要灭他，慌得连翻了一串筋斗，起身便走。那杨戩嘻嘻一笑，变成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去扑悟空，口里骂道：“我叫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那悟空听了心虚，何况眼里灰尘还硌硌楞楞，弄得眼泪汪汪，无心恋战；忙念动真言，变成一只野兔，一蹿几丈远，跑了！

那二郎见状，忙唤他的爱犬“哮天”去追“野兔”。眼看要扑着，却已到了悬崖上。那悟空将真身隐了，仍使虚影引那犬。哮天犬只埋头跑腿，不抬头看路，一下子便跌到百仞深渊之下。二郎神见爱犬堕崖，又是心疼又是气恼，大喝一声，自家变成一只细腰长腿猎犬，亲去捕那“野兔”，欲掏其心食其肉方解恨！悟空转身又逃，却听得后头“恶犬”咻咻喘气声越来越近。急忙变成一只小老鼠，滴溜乱走。那“猎犬”岂能放过，又疾奔捉那老鼠。老鼠撑死又能跑多快？那猎犬几番将热气喷到它脖子上。气得悟空大叫：“你这算甚！好道也变只猫！老孙也服气你！”二郎神怒道：“我偏要狗拿耗子！”张开血盆大口，欲吞噬悟空。悟空见事不妙，化作一阵清风走了。

杨戩起在空中，不见了孙猴，正四下睃瞄，却见一朵祥云上立着玉帝，笑眯眯望着他叫道：“贤甥！”二郎神忙上前跪拜施礼，口称：“阿舅！”那玉帝笑嘻嘻道：“好个知书识礼的外甥儿！”又道：“适间俺见贤甥与孙悟空大战，如何叫他走了？”二郎道：“禀阿舅，小甥正在寻找他哩！”

玉帝道：“好，好！若寻得着便拿他来见俺；若寻不着也就罢了。那孙悟空不是好惹的，惹急了他，天王老子他也敢打！”

杨二郎疑三惑四应着，直觉得不大对头，从来未听说过玉帝丢开侍从，独个儿外出溜达的；还满口‘俺’、‘俺’的；又看他那袈裟后翘翘个毛茸茸的物件，却像条猴儿尾巴。便道：“阿舅，你那后头……”悟空一惊，原来变得急慌，尾巴忘了掖起来，遂用手一摸道：“哪有甚？”果然便没有了。那二郎神可是好哄的？他也不言语，嘿嘿一笑，念动咒语，变成王母娘娘模样，上前去挽玉帝的手，冷笑道：“老公，你出来怎的也不招呼为妻一声！”那“玉帝”见了“王母”，“娘呀”一声，现了本相，道：“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家中母夜叉！”转身便逃。

猴王前头逃，二郎后头紧追不舍。悟空纵起能斗云，已是十万八千里之外，到了那昆仑山上，便想寻师父助他脱身。那无极真人正在阆风台与众弟子讲道，忽心血来潮，道：“冤家来也！”出门见孙悟空慌慌张张而来，大喝一声：“惹事的魔王，你来做甚！”悟空拜倒在地，道：“一言难尽！师父好歹救徒儿一救，事后再言语如何？”真人正要说什么，却见二郎神已踏着云雾追来，喝一声：“妖猴，哪里去！”悟空忙躲在真人身后，道：“师父，你却打发他走，弟子愿永生永世在山上侍奉师父，再不下山惹是生非！”说话间二郎已到了面前，朝真人施礼道：“小神杨戩奉玉帝之旨，来擒拿搅乱蟠桃会之妖猴，盼上仙成全则个！”真人闻言，叹道：“悟空啊，你这祸也惹得忒大，为师实在救不了你！”

悟空见状，撒腿便跑，杨二郎也飞步去追。焉知悟空在山上多年，路熟。二郎三转两转，在东门首将悟空丢了。正兀自懊恼，忽听猴子尖叫，“你这杀千刀的，五十年前的仇还记着！”便见一只九头虎将孙悟空叼着走来。原来开明兽看见悟空藏在稻子树后，便来帮杨戩的帮，报自家的仇。杨戩谢了开明兽，使缚仙索将悟空捆成个粽子，扛起来，自腾云回花果山。

那三兄弟见真君得手，忙上前将悟空接过。寨墙上四老猴也瞅见大王被缚，放声悲叫，一壁厢开寨门，发众猴去抢猴王。二郎神亲率神兵迎敌，一场混战。众猴怎敌得过二郎真君与众多神兵！再加上猛鹰恶犬，胡撕乱咬，众猴死伤无数，丢盔卸甲，往后退却。二郎神乘机挥兵掩杀，攻进山寨，四处放起火来。四老猴见大势已去，只好吆喝众猴各自逃命，避过此难，来日再聚。数万猴子顿作鸟兽散，只剩下花果山寨残垣断壁，一片寂静世界。悟空在山下觑见袅袅青烟，知山寨已毁，不禁伤悲，滴下几颗英雄泪来。

杨二郎得胜，即率神兵押着孙猴，一路凯歌赴天庭。行至南天门首，却被增长天王挡注：“圣上有旨，真君一行，未授天篆，不便入内！”二郎恼怒道：“说什么？”我那显圣真君难道是自封的？”天王道：“真君息怒！那虽系御封，却不过是七品地仙。”二郎愣了片时，快快地道：“玉帝未言封赏之事？”天王道：“请真君速归洞府，以候天使！”杨戩无奈，只好将孙悟空交给天王，自与部下返回灌州。

二郎神前脚到家，天使赤足大仙后脚便到了，即跪拜听旨。前头褒奖之同甚多，杨戩俱不入耳，只听得“着封杨戩为二郎真君显圣，授五品上仙官次，仍辖灌州；另赐御酒十坛、霞缎百匹、金丹千粒、明珠百颗。”遂起身道：“我先时为显圣真君，此时为真君显圣，颠来倒去岂不像孩童捏泥窝窝玩？我既为五品上仙，为何不能在天庭谋个职位？却留我在下界折腾！”愈说愈火，将御酒坛子个个踢翻，那琼浆玉液自大厅流出去，淌到山门之外。

赤足大仙欲言又止。杨戩知其中必有缘故，便逼问大仙。大仙只推委。

杨戩那三兄弟看出门道，遂语于主人，杨戩遂将明珠五十颗奉与大仙，“一路辛苦，权作茶酒之资！”大仙推辞不过，笑纳了，方道：“陛下初召我凌霄殿见驾时，原说让真君跻身天阙，将原来齐天大圣府改个名号，请真君权居。那圣旨玉帝亦已阅毕，用过宝玺，签过花押，交与小仙了。我赏旨才要行，突见王母闯入殿堂，自小仙手中抢过诏书，看了，摔到龙案上，道：‘阿舅擢举自家外甥，也不怕外人戳脊梁骨儿！’玉帝无奈，只好重修圣谕，便是眼下这个样子。”

杨戩闻言大怒，掣枪在手，扯大仙手要一同上天“作个证见”，好向阿舅婶母“讨公道”。大仙尴尬，死死不走。正闹腾间，忽见母亲进了大厅，责道：“大胆逆子，天使在此，竟如此造次！还不快与我跪下！”杨戩毕竟是个孝子，不敢不听，跪下辩道：“堂堂大天尊，却受一介妇人辖制，言而无信，捉弄小辈，算甚阿舅！”母亲道：“我儿休得胡说，不然掌烂你嘴！”杨戩满腔希冀化作泡影，伤心之至，不顾外人在场，呜呜哭起来。公主也不无悲哀，劝道：“我在天庭过了一天一宿，所闻所见，皆不如昔。端的一言难尽。我儿未入瑶台，诚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打发天使走了，好言抚慰儿子不提。

再表哪吒太子去南海菩萨处请来木吒惠岸行者，弟兄俩一进家，见父亲正在闷气，一问方知玉帝已宣外甥杨戩去伐孙悟空。哪吒劝慰道：“父王休烦恼，那二郎小辈恐不是孙悟空对手。玉帝早晚还会请你执符讨逆！”天王心稍宽。也是多年未团聚了，遂吩咐厨下办酒，爷仨把盏说些家常话儿。正饮酒间，忽闻天门外凯歌阵阵，急差家丁去打探。一霎回来报道：“杨二郎将孙大圣生擒，在天门外交于增长天王，自率部回下界候赏去了！”李天王长叹一声：“江河日下，吾老矣！”怆然涕下。两位公子少不得劝解父亲一番。惠岸因毋须“助战”，不敢耽搁，便辞别家人。天王道：“盼儿长进，建功立业，好为父颜上增光也！”令哪吒送惠岸出天庭。

兄弟二人出了天王府，行了一程，听见斩妖台那厢乒乒乓乓，金铁相击之声阵阵传来，想是正在处置孙悟空。惠岸忙念佛。哪吒道：“兄弟念甚佛，咱们去瞧瞧热闹！”扯着惠岸便走。走近一看，见监斩台上坐着灵宝天尊，手待御旨督刑；下排列着四大天王、五斗星君、六甲六丁、水德星君、火德旱君、九曜星、雷部诸神、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个个喜笑颜开，俱道：“这猴儿也有今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杀妖猴。那孙悟空缚在柱上，全然不惧。众天神列成数队，各持看家法宝，如潮水般依次上前施威，只见刀斧砍下去，如砍在铸铁上，火星乱溅。那兵器俱卷了刃。又有无情水火、炽热雷电、飞沙走石、瘴烟迷雾，劈头盖脸冲悟空而去。折腾半天，听着缚妖柱上没动静了，皆道：“这回妖猴了账也！谁知等烟雾散去，见孙猴竟眯着小眼、流着口水，呼呼睡着了！”

众天神气得脸发白、吓得心乱跳，抹着冷汗道：“这厮成精了不成？”又惧怕猴子日后报复，俱腿肚子发软，想开溜儿。幸这时太上老君闻报赶来，摸过一把钢刀亲向悟空脖颈上砍去，只听当的一声，如击铜柱！震得老君手发麻，弃了刀，气哼哼道：“这厮仙桃、仙丹、仙酒，端的没白吃！”众神发愁道：“老君，我等既降不了这厮，不如卖个人情，放他走吧！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多一个朋友开一扇门，多一个仇敌堵一条道’！”

老君一时也没了主意。沉吟间，悟空却撒野道：“放俺走也行，却要讨

份丰厚的盘缠钱！”诸天神功道：“大圣，也别太猖狂了——你老已一个筋斗便到家了，要甚盘缠钱！”悟空道：“好，好，‘受人劝，吃饱饭’，快与老孙松绑！”众神见悟空应了，无不欢欣鼓舞，踊跃上前争着抢着要给大圣解绳索儿，好落下人情。忽听老君一声大喝：“住手，谁叫尔等私纵妖猴！”那灵宝天尊也像是才睡醒似的，哆嗦着嘴唇道：“这、这、这……孙悟空，乃是御旨圈点要拿的钦犯，要杀、杀、杀……万不可放、放、成……”众星君大神道：“大圣，你可听清了，是这两位老官儿不叫放你，不干我家事！”

老君怒道：“一帮吃材！老夫便不信降不了这妖猴！”灵宝天尊下台拉住老君手道：“三弟，你果真有法子殄灭这厮？”老君冷笑道：“我料这厮不过假我仙家之宝，炼成钢铁之躯，内丹却未成。急攻不下，可徐图之！老夫将他带回去置于八卦炼丹炉内，慢慢熬化，任是金子，也能炼水熬灰！”众神听了，齐声埋怨：“老君呀，老君，你老人家也早些说，岂不是有意叫我等出丑！”又耀武扬威，朝悟空瞪眼睛，吐唾沫，热讽冷嘲：“猴儿，去老君八卦炉还讨不讨盘缠？”悟空恨道：“你等猫儿狗脸，一时三变。老孙一旦脱身，一人敲你十棒！”众神从心里寒噤，再不敢多言。

那老君却不与悟空罗嗦，令众天将天丁解押孙悟空去大玄天太情仙境。一厢木吒慈悲道：“阿弥陀佛，孙悟空休也！”哪吒亦知大圣此番去老君处凶多吉少，寻思：“父王一心想的便是降服妖猴；叵耐玉帝昏庸，一再挫伤其心志！这口气委实难出！今日我便去阴助一下大圣若何？使那二郎擒妖之功，付诸东流！玉帝老儿暂止风花雪月，再惕惶几天！——虽说有些对不住老君，也实在顾不得了！”主意已定，便朝木吒道：“二哥自回南海吧，小弟还有些事，不远送了！”

惠岸便回南海。哪吒比作一阵清风，随众天将天丁升至太清宫。趁老君忙于支使众弟子献茶待客、备柴生火之际，变作一个童子，走过去对押管孙大圣的天丁道：“将军一路辛苦了，师父让我替你一替！”天丁不辨真伪，便将绳索交与哪吒。哪吒悄言道：“孙大圣，老君欲把你入八卦炉熬炼，你怕也不怕？”悟空叹道：“难得你好心问我。说实在的，老孙虽见过炼丹，却未经过‘炼人’，心里也有些发毛。”童子左右顾着，轻语道：“莫怕，莫怕。‘硬过渡，软过关’，八卦炉亦非阎罗殿——只要远‘离’近‘坎’，可保平安。”大圣切切记了，笑道：“你这童子，吃里爬外，不怕师父踹你屁股！”一转眼那童子已不见了，不免纳闷。

此时丹炉已备好，老君即令弟子将妖猴推入八卦炉内，怕废了火，又置上一炉生丹，盖上盖儿。众弟子便轮番扇火添柴，忙得不亦乐乎。老君见诸事停当，悟空插翅难飞，便放宽心离了丹房，回宫传唤新宠的那个小仙子，吃起庆功酒来。

却道孙大圣初入丹炉，黑咕隆咚，又闷又热，浑身汗出。忽见烈焰翻卷，灼得人皮肉生疼，忙寻着坎宫之位盘脚坐下。坎为水也，故此火弗能伤他。渐渐便觉出清凉。悟空忽笑道：“那老君还在做美梦哩，殊不知老孙已避了此灾！”忍不住唱起歌子。

歌曰：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蛾眉为丑女所妒，贞洁为谗邪所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那老君弟子间炉内妖猴唱歌，个个心惊，忙报与师父。老君亦吃一惊，遂问道：“却是在何方应出声？”有弟子禀道：“在丹炉内正北方。”老君笑道：“果然是个灵猴，却晓得趋吉避凶。无妨！”便吩咐众人如此这般。众弟子得令，便回丹房，齐心协力，将炉子抬起来转方位。其中有个徐甲，本是老君的大弟子因一日调戏女童，叫老君掌过嘴，罚下丹房出力，故此心怀怨尤，趁饥作祟：老君本来叫把丹炉转半圈儿，将原来坎水调成高火，才转至巽位——巽即风也——徐甲便道：“好了，好了，到位也！”叫众人放下，这丹炉有数千斤重，众人怕惊动悟空，又不能喊号子，只能使哑劲抬，累得张口气喘，头上滚汗，闻徐甲说好了，乐得放下，去一厢喘粗气去了。

炉中悟空正唱得起劲，忽被烟呛倒了桑子，咳嗽不止。风又搅着烟来，熏得他眼泪汪汪。真是乐极生悲！遂被风烟所困，动弹不得，只好在热风浓烟中捱着，着实难过，那眼泪哗哗淌着，止也止不住，索性放声大哭，一厢哭一厢想自己无父无母无兄无妹，死活惧无人牵肠挂肚。又思起花果山叫二郎神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也不知众儿孙生死流落若何……又恨玉帝昏聩不明，逼得他搅乱蟠桃会，心思：这般庸才、也配坐灵霄宝殿！若老孙为天帝，也晓得重贤远佞，励精图治，比他强一万倍！

那外头烧火的童子闻悟空在炉中呜呜哭泣，又报与老君。老君搂着美人，畅饮一海蠡酒，大笑道：“端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吩咐：“与我多加柴，大扇风烧——！叫那厮欲哭无泪，皮肉成灰！”众弟子依令而行，登时那八卦炉中悟空便无动静，毕竟不知大圣能否避过此厄，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来佛谈笑赌胜

丹香炉启，大圣蹦出，杀得天神星君望风披靡，吓得玉帝王母亡命南海……变人幻物，悟空卖弄手段；云空生树，如来谈笑斗法……

却道孙悟空在丹炉里哭了一阵，忽悟到外头能听得见，岂不叫老君一家笑话！便强忍悲愤，一声不吭，熬那时辰。老君及众弟子听炉内无动静了，皆以为猴子被炼化了，即着无上真人先给玉帝报个喜。佳音天风般传开，仙宫内外，人人奔走相告。瑶池上下，过年般一片欢腾，玉帝即挑选四名绝色仙妃，孝敬老君。老君道：“老朽只爱清静，不爱美人。圣上厚爱，实难承纳！”推辞不受。玉帝岂能不知老君！只管打发仙妃去太清宫。老君“无余”，只好将美人暂且收在宫中备用。

眼看便过了七七四十九日。烧火童子闻着丹香，报与师父。老君道：“丹成也，开炉！”童子即打开炉盖取丹，那孙大圣正蜷在热风浓烟中受煎熬。忽觉一阵凉风袭来，抬头竟瞧见一团光明！登时乐颠了，“啊啻”一声，蹦到丹炉口上，再一脚将八卦炉蹬翻！霎时烟火倾出，丹房一片混乱，那老君见炉中跳出个毛茸茸怪物，一时愣了。却叫那怪揪住胡须，骂道：“老坏物，庶几将老孙闷杀也！”老君大惊失色：“猴子，你还没死？”大圣又好气又好笑：“老孙死了，怕天庭不热闹哩！”一扯，揪下老君一把胡须。老君疼得惨叫一声，化一道金光走了。

众弟子见师父逃了，口里嚷着：“孙猴子显灵了！”撒腿就逃。悟空掣出金箍棒，晃一晃碗口来粗，便追这般扇风烧火的家伙。众人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豕突狼奔，四散而去！那南华、无上二真人急奔往九天金闾云宫报信。玉帝正与一帮仙姬娇娥吃酒，惊得酒杯坠落：“这妖猴岂能放过寡人！”即起驾去凌霄宝殿，十万火急传令阖天神将前来救驾。一壁厢请紫微大帝速来相商对策，仙吏道：“陛下忘了，大帝叫玄武真君请下界狩猎去了！”工帝恼道：“有这般大帝，终日玩乐，天庭焉能安宁！”气得眉毛胡髭乱哆嗦儿。

那悟空一路铁棒，打出大清宫，打入凌霄殿，正撞上“救驾”神将。悟空在炉中憋了几十日，一腔火正好发作，一条棒舞得如出海蛟龙，直杀得众天将东倒西歪，诸星君望风披靡。那镇殿四元帅见状不妙，叫道：“陛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玉帝战战兢兢，团团转道：“却叫寡人去何处！”还不如王母有主张：“先去南海菩萨处一避便是！”慌三忙四收拾细软，挎只包袱，与玉帝携手出后宫，却叫孙悟空截住，悟空喝道：“昏君，老孙差点儿被你葬送了，今日岂能饶过你！”挥棒便打，吓得玉帝当时晕厥，王母哀哀啼哭。正在危急之机，忽听一声大喝：“妖猴，李靖在此，焉得无理！”原是托塔天王率哪吒赶来护驾，爷俩飞塔舞枪，挡住大圣。

这厢玉帝醒了，摸摸头脸，还完整无缺，好生奇怪，听到杀声，方瞧见李家父子正为他卖命，开金口道：“天王，好歹挡住妖猴、朕日后多多有赏！”这爷俩顾不上说话。王母道：“老公，还不趁机快走！瞎许甚愿哩！”扯上玉帝便走。

悟空见玉帝两口子逃出天门，便要赶上去施威！却被天王父子挡着，无法追赶。又战数十回合，忽听见自家肠鸣，才思起多日未食，便朝天王父子虚晃一棒，去御膳房寻吃的。进了膳房，见空荡无人，山珍海味、四时果品

俱全，大喜，遂放开肚量，吃个肚儿滚圆。只不敢再吃酒水。忽听外头杀声阵阵，原来托塔李天王与太子哪吒统家丁将御厨团团围住了。

此时孙悟空得了饭食，添了力气，出门与天王父子又是一场鏖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星辰无光。两方自己时战至未时，不分胜负。那李天王毕竟年迈，先退出场来，只剩下哪吒独力支撑。哪吒与大圣又战了一个时辰，眼看口斜，哪吒现出三头六臂，持三条火尖枪，要取大圣。悟空见状，忙拔了一撮毫毛，吹口仙气，说声“变”，就变成数十个孙大圣，俱抡着金箍棒，将哪吒困在核心，哪吒情知只要一动手，非死即伤，急道：“大圣莫非忘了耳边嘱咐之人？”悟空一怔，方知那童子及哪吒所变，便一闪身，让出一个缺口，放哪吒出了重围。

哪吒逃到天王面前，急道：“孩儿斗不过那厮，父王快走，孩儿断后！”这爷俩且战且退。孙大圣便满天宫追赶。闹天神将惧关牒闭扉，只在门缝偷窥，更无一人来助天王父子。端的可悲可叹！先按下不表。

却道玉帝两口子，逃出南天门，慌张张往南海而去，半途上正撞上如来佛与观音菩萨，忙礼拜求救。如来道：“陛下蒙难，老僧焉能不闻不管！只不晓得剪灭那厮后，有何报酬？”玉帝急道：“愿与如来平分天庭！”王母暗中捅玉帝一把，笑道：“佛祖辖三千大千世界，享西方极乐净土，还稀罕咱家这穷山恶水！”又朝如来道：“却不知世尊喜欢甚？不如挑明。若价码合适，妾便替他作主一口应了。若是偏高了些，也好商议。”如来闻言，面呈愠色：“说甚价码高低的？又不是行商坐贾！我那西方世界七宝多如恒河之沙，老衲却鄙之为瓦石！适间言语不过逗笑而已！”

玉帝狠狠瞪了王母一眼，“你这娘们，真真头发长，见识短！还大事小事乱插插！佛祖还在乎咱家那寻常财宝？不过是表表寡人的菲薄心意罢了！”骂得王母脸上一块白，一块红。玉帝即打开随身所携包袱，取出一串紫水晶璎珞，恭恭敬敬献给如来：“区区微物，不成敬意，万祈笑纳！”如来笑道：“善哉，善哉，大天尊如此客气，叫老衲如何是好！”玉帝道：“略表寸心而已，功成之后，还要厚谢！”如来一味推辞。玉帝执意要送。王母也来帮腔。正僵持不下，观音开樱日，婉转道：“玉帝、王母端的一片诚意！依弟子之见，师父恭敬不如从命了！”如来笑道：“偏观世音会说，这璎珞便送你了！”观音乖巧，即道：“谢谢师父疼爱！”如来接过璎珞，亲与观音佩上。观音那一日着粉糯绉裙，佩上紫色饰物，委实增色添媚。如来看了高兴，玉帝王母一厢忍着心疼，一厢连连称赞。

佛仙皆大欢喜，即拨云头，去天庭。遥遥看见孙悟空正追杀天王父子。那父子跑一阵，转身与妖猴叮当一阵，好生艰难，玉帝见了、动容曰：“忠诚还是老臣，若非李家父子，寡人早已身首异处，天庭亦姓孙也！”如来道：“这方叫‘疾风知劲草’、也是天尊的造化！”玉帝闻言，思起往昔对李天王不公正之处，不免惭愧，一时无语。王母急道：“老公，还不快请佛爷爷降那妖孽，胡琢磨甚哩！”玉帝遂道：“天王父子虽赤胆忠心，毕竟法力有限。还请佛祖施大神通收服妖猴，靖天宁宇！”如来道：“善哉，善哉，老僧这便助陛下一臂之力！”降下云头，拦住孙悟空去路。

孙大圣正耀武扬威追赶托塔天王父子，忽见一个胖大和尚挡往去路，怒喝道：“你是何人，敢来阻俺齐天大圣！”这厢天王、哪吒叫道：“死猴儿，有眼不识泰山！他便是西方释迎牟尼、如来佛祖！大圣笑道：“原来是如来老佛，倒却是久闻大名，未谋尊面。”便唱了个喏，又道：“俺曾闻佛门清

静空寂，不争不斗，不嗔不恙，俗话所谓打左脸给左脸，打右脸给右脸。如所说不爽，为何要替人打抱不平？——如伤了你，俺便是不尊老；若伤了俺，老佛你又破了杀戒。俱是难事！不如不打，各走各道！”如来闻言，心中道：“这厮伶牙俐齿，倒是个有灵性慧根的，日后可堪造化！”便问道：“各走各道也好——老僧回西天，你也回花果山？”孙悟空嘻嘻笑道：“玉帝老儿十分昏庸，恰好他抛了凌霄宝殿亡命去了。天岂可一日无主？老孙想先坐凌霄宝殿耍耍，如做得好，便做下去；做得不好，决不死气白赖占着茅坑不解溲，立马回花果山，可也？”

如来叹道：“你这泼猴，忒不知天高地厚！若不省悟，难免灭顶之灾！”云端上玉帝王母高叫道：“佛祖，那妖猴冥顽不化，劝他向善，无异对牛弹琴。快请施法力灭了这厮，以免后患！”如来不理，仍劝悟空皈依。悟空笑道：“如来，这世道不依好人——向时，老孙搅乱蟠桃会，委实是玉帝两口子轻慢老孙所致。俺归返山林后，离尘遁世，一心想过清静日子。玉帝非三番五次发兵打俺，欲置老孙于死地而后快。叫老孙如何是好！此间却也不要多说，俺久闻你有无上法力，老孙愿与你大战一百回合，若胜了俺，便五体投地，皈依法门；若你败了，便叫天庭姓孙！”

如来呵呵大笑。观世音道：“师父，弟子来替你打这猴儿若何？”如来才要说甚，悟空嚷道：“也忒瞧不起人了不是——叫俺打个弱女子，老孙好歹不动手，男不与女斗也！”如来冷笑道：“你这厮真是孤陋寡闻！——罢，你愿与老衲斗，老衲便奉陪了。猴儿，开打吧！”悟空仗义道：“老孙有金箍棒，你却手无寸铁，赢了也不算本事，快取件兵器吧！”

此时因风传如来佛来降妖猴，众天将俱围拢来看热闹。见如来果然手中空空，便争着献兵器，刀枪斧钺在如来面前堆了一堆。如来皆不取，却向观晋讨杨柳枝一用。众神部摇头道：“如来怎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铁钢都施挡那哭丧棒，何况杨柳枝！”悟空也劝如来换件硬邦的。如来喝道：“猴子，开打也，休得罗嗦！”

那悟空便吆吆喝喝，挥棒去打如来，如来不慌不忙，使杨柳枝一点，便将那铁棒缠住了。悟空使出吃奶的劲也抽不出那棒，急得头上的筋都暴了起来。如来一松柳条儿，大圣不提防，一屁股坐在地上。众神俱看呆了。猴子爬起来，拍打着土，没脸遮羞道：“老佛，你怎用歪门邪道耍老孙，不算正经本事！”观音一厢冷笑道：“猴子，你自恃金箍棒厉害，殊不知如来早已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此乃大神通，非你辈可知可晓！”

悟空仍心中不服，乃道：“如来你要耍神通，老孙便与你赌赌变化。看谁为上！”如来笑道：“汝有甚神通，说与老僧一闻！”众神抢道：“佛祖，这猴子有七十二变哩，他身上万千根汗毛，根根出神入化，不可小觑！”悟空朝四下拱手道：“多谢，多谢！容后补酌！”如来笑道：“好生厉害，且演给我青看如何？”悟空便作个揖道：“如来，老孙献丑了！”先揪一撮毫毛，吹口仙气，变成大猴小猴、滴大孙猴，爬爬叉叉，咆哮打闹，攀树玩耍、热闹一番，又变出一大把瞌睡虫，撒出去，困得天王父子及众天神昏昏沉沉睡去。又变各色人物、飞禽走兽、花草树石……最后现出法天法地怪模样，头如泰山，身若须弥，面目狰狞，吓得玉帝、王母胆战心惊。悟空嘻嘻一笑，收了法相，道：“如来，俺这本事还不够坐凌霄宝殿，面南称孤？”

如来微微一笑，身放亿万道舍利之光，每缕光端皆有一朵莲花，花蕊均有一尊如来佛端坐；每尊佛又放光彩、结莲花、因之有无穷尽光霞佛祖；又

有五色白光自如来眉宇射出，如巨虹，环绕大千世界三匝，析回来照耀天庭。时虚空中有百千神佛散诸花香，高唱梵呗。

悟空正目瞪口呆间，忽又见一棵菩提树自半空彩云间现出，高数十丈，合着梵颂节拍，生出一百条根须、五百根树枝、十万亩树叶。天神奏乐唱诵声愈加响亮，神树蓦然放出赤橙黄绿青蓝六色光彩，明炜整个金阙云宫，细一辨，原是六色花朵争艳斗奇。俄而，结出五颜六色果实，坠得树下下垂。满天神佛齐声喝彩——开天劈地，谁见过云空生树开花结果子！

悟空惊诧之余，又垂涎香喷喷红艳艳的仙果，遂收了棒，飞身上树摘果子。摘下来不分大小，往嘴里塞，其味非桃李杏奈非枇杷香蕉，却又奇香异甜。悟空咋咋噍噍啃着，将肚儿撑得像怀了崽儿。又拔根毫毛变成一只大篮子，拼命往里装。如来叫道：“悟空，下来吧！”悟空窝窝扭扭道：“既是仙果，多吃无妨，老孙还要再摘些窖下慢慢吃哩！”如来叹道：“贪心不足，灾祸顷至！”悟空听见，笑道：“老佛，你心疼果子了，便吓唬老孙！”依旧攀枝折条够果子。

菩提树骤然震动起来，树枝将大圣拢合了，困在中间。霎时叶果皆无，原是如来手臂所变！悟空叫道：“如来，你乃正大光明之人，为何设计赚老孙？”如来道：“猴头，我已告诫你不可贪婪，谁叫你不听劝！咎由自取，怪不得老僧！”大圣道：“如来，你果有些神通，且松开俺，愿意皈依！”那如来不知是计，笑盈盈要展手——急杀了一厢的玉帝、王母，一迭声道：“老佛，千万别上那厮的当！这妖猴贼精！一松手他就跑了！”如来道：“却也是，这猴子口碑不佳，暂且攥着吧！”大圣眼珠一转，赤脸鼓目道：“老佛，俺要解溲！——你这果子好吃是好吃，就水大了点，鼓胀得小肠慌！”如来笑道：“且忍一时！”猴王叫：“委实忍不得了，哎哟！”便耍疲赖，“再不松手，就在你手中尿也！”那胳膊还能活络，装模装样要掀衣裳。

观音红了脸，偏转头骂：“死猴子，好厚脸皮！”如来也怕猴儿真地溲溺污了手，何况守着观世音，也不雅相，骂道：“你这泼猴，着实无状！”松了手。悟空跳下来，得意道：“老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还是中了老孙之计！”如来也不恼，道：“适间便算个平手，依你之言‘各走各路’吧？”孙大圣道：“恕老孙直言，俺看你手段也不过如此，老孙还要与你赌一赌——俺输了，任你发落；俺胜了，便坐这灵霄宝殿！”如来道：“要赌甚？”道：“赌腾云可也？”

如来称善。玉帝王母忙去如来耳畔说了一番，无非是说孙猴子筋斗云厉害，要如来换个题目。观音笑道：“佛旨纶音，落地生根，安能更改！”大圣闻言，便向观音称谢：“女菩萨果然公道！小神这厢有礼了！”如来挠头道：“实言相告，老衲旁的皆可，惟腾云不是太快捷——蒙玉帝王母提醒，本想换个赌项，却叫我好弟子把回路堵死了！如之奈何！”观音笑道：“是你你‘善’，却又怪我！”如来道：“也只有赶鸭子上架了。悟空，老僧便与你赌驾云——去那灵山雷音寺如何？谁先到了，准为胜者！”悟空如拾了金元宝，连声道：“便是此言，却要立下文书，省得反悔！”如来道：“这么多人作证家，还要立甚文书！”悟空道：“老孙叫玉帝哄怕了，故此执著！”如来龙奈，只好答应。

猴子遂拔汗毛变了文房四宝，噌噌写了，使个花押。如来看了，道：“猴儿这子，还龙飞凤舞哩！只是浮躁了些！”也押了花签，将文书交于观音。观音笑道：“赌胜的两位大家，且系紧汗巾子，提上鞋，浑身上下弄利索了，

听我号令，便一起纵云，好一决雄雌也！”如来、悟空闻言，果真忙乎一阵，皆道：“好也，好也！便请发号！”观音见两个作跃跃欲试状，端的好玩，忍不住先笑弯了腰。玉帝在一厢，手心直沁汗，见状暗中有些怪观音：“此乃关系我家生死存亡大事，她却视为儿戏！”便上前施礼道：“倘不见怪，寡人发号可也？”观音止住笑，脸儿一红道：“便请陛下代劳！”

玉帝郑重其事，从一厢侍殿仙吏手里讨过净鞭，叫两个站齐了，一甩鞭子，叭一声脆响。那悟空不等鞭声落，便一个筋斗打出去了，接着马不停蹄，车轮般纵起筋斗云，径往西方灵山而去。哪消一个时辰，已至灵鹫宝山，拾级而上，推开山门，却吃了一惊：那寺院里，钟鼓楼倒塌圯毁，大雄殿蛛网垂挂；进了大殿，莲台上下空空荡荡，无佛无圣无罗汉比丘。悟空好生纳闷。出了宝殿往后行，讲法堂、藏经楼亦是残垣断壁，蒿草丛生。悟空转身往回走，一行走，一行道：“这老佛只顾助人，自家却荒废成这般情景了！”不由地啼嘘，出了山门，忽又一喜：这如来云步忒慢，尚未来到哩！老孙这番赢了也！又多个心眼，怕如来赖账，便揪汗毛变出笔墨，在山门上浓笔写了“如来何不来，大圣已取胜！”写毕，意犹未尽，又三涂两抹，画了一张眉飞色舞、咧嘴大笑的猴脸儿。方纵起云来，加紧往回赶。

却道那如来见孙悟空嗖一声纵筋斗云走了，呵呵大笑，道：“这半日与刁猴斗嘴，嗓子眼直冒火儿！”向玉帝讨茶吃。玉帝忙吩咐献茶，心里却鼓弄得慌，又张不开口，便朝王母使眼色。王母即道：“佛祖，你怎的不去灵山？”如来道：“不急，不急！老僧吃三盏茶、睡个回笼觉儿再行不迟！”玉帝两口儿听了，面面相觑。又捱了一阵，王母复请如来动身：“那厮筋斗云不比寻常，佛祖千万不可小觑他！”如来作无奈状：“我适间说过，云路不如那厮快当，尔等非要勉强老僧。这回猴子赢了也！”

玉帝一听，面如白纸，一言不发。那王母忍不住号啕大哭，涕泗横飞。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莲花五行镇大圣 琼宫瑶池谪二仙

得意志形，大圣登殿坐龙椅；莲花五行，释道合力镇悟空……玄女泼醋告密，天蓬、嫦娥偷情被捉；王母杀鸡傲猴，卷帘大将小过遭贬……

观音扑哧一声笑了：“娘娘，莫悲，莫悲，师父逗你们的！——瞧瞧师父手中是甚？”王母忙拭了泪，与玉帝两人凑近一看，见如来左手掌上一座破败伽蓝，又有一个小猴车轮般翻筋斗，玉帝惊诧道：“此乃雷音寺？为何颓败无神？”如来只笑不语。观音道：“此意谓诸佛菩萨惧是随缘显化，并非实有。”玉帝等听了皆似懂非懂。王母忽惊叫：“佛爷爷，那妖猴一路筋斗”往回赶，快到天庭也！”如来便令观音去西天门外等候孙悟空观音领旨而去。

却道孙大圣纵筋斗云离了灵山，噌噌噌快疾回到天界。在西天门外却叫观音菩萨挡住去路。悟空道：“女菩萨，适间却也多亏了你，不然如来便要滑头了也！”观音道：“我自有名号，南海观世音也！”猴子笑道：“晓得，晓得，端的好人！尊你一声大姐可也？”观音道：“猴儿莫套近乎！吾问你可是从灵山返回来的？”悟空笑道：“山门上有老孙题辞画嫁，足可为凭！”观音问：“你至灵山，却看见甚了？”悟空肃然道：“说来也怪，那雷音寺里，雕梁画栋皆为废墟，不见如来，亦不见菩萨罗汉，连个鬼也没撞见！只有满目断壁残墙，萋萋野草……”观音启引道：“可有甚觉悟没有？”悟空道：“有，有！即刻便想到如来此番输定了！”

观音气道：“真是榆木疙瘩脑瓜！”见悟空得意扬扬要往里进，便道：“却听‘大姐’一句话，休入天庭，快归花果山吧！不然凶多吉少！”悟空姨皮笑脸道：“可是姐姐疼我？”观音正色道：“休贫嘴，是师父叫我来劝你的！依着我，早把你使大耳刮子扇死了！”悟空听了，大叫道：“如来胜不了老孙，便叫你来劝俺下界为王。俺偏不听！”便闯天门。观音无奈，摇头道：“这厮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也只有随他去了！”不再理孙猴。

孙悟空喜滋滋进西天门，气昂昂入凌霄殿，见殿下乱哄哄立着玉帝王母如来佛及诸天星君神将。大殿上珠帘下，那玉帝的宝座空着。猴儿趾高气扬，一路吆喝道：“如来，老孙先到灵山也！——这天庭姓孙矣！”登丹墀，往那宝座上一蹲，好不得意！那一霎间，满殿下的人俱抬眼惶惶望着他；王母娘娘眼里还噙着泪花儿。悟空心想，真是十年河东转河西，没想老孙也有今日！便要开吼一声：“众卿还不快未参拜老孙！”忽觉那龙椅活了，往一厢倾去。悟空不提防，扑通跌倒在地，委实不雅。急挣身子意欲爬起，腰间却被甚勒住了，细一看，天神！又叫如来大手握住了！气极败坏道：“老佛，怎的又落到你手里了！”

如来冷笑道：“不是老僧法力大，只因妖猴欲壑深！”悟空争辩道：“老佛，你于世独尊，为何言而无信？”如来道：“泼猴，你且看看，你去的可是灵山？”将左手展给他。孙猴一看，果然在如来手上现出那破败道场，山门上还有自家写画的东西儿，墨迹未干。悟空此刻方悟知佛法广大，自己不是对手。遂后悔未听观音之劝，却也悔之晚矣！——那如来把手一翻，将孙悟空推出天门之外，展大法力，化手为山，把孙猴子压在下界。

观音道：“善哉，善哉！师父，这山唤作什么名好？”如来道：

“吾观此山有五峰毗连，状若莲瓣，便唤作莲花山吧！”玉帝、王母见如来镇压了妖猴，心中方一块石头落下，即令御厨排筵答谢如来、观音。由

三清四御主陪；传唤闾天星君星官俱来赴酌——却要与佛老携一份礼品。又特准李天王父子可空手来自吃。诸仙神汉不敢得罪玉帝，皆赞礼谢佛，口上说些颂辞，心中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叫孙猴子坐了天庭，倒省了这份礼！”如来见财宝堆积如山，甚觉不安。又推辞不下，只好权且收了。

这时，瑶台上华筵已排好，端的是仙醒琼浆，珍馐异饌。玉帝便请如来与观音入席，分宾主落座。丝竹声中，玉帝王母先举觞敬酒。酒过三巡，如夹高低不吃了。观音悄问缘故。如来说道：“我若醉成一摊泥，这伙强人趁机把我的宝物订劫了，岂不因小失大！”观音抿嘴笑道：“倒也是。不过有弟子在此，恐他们‘有贼心而无贼胆’！”如来闻言，便放开肚量与众仙猜枚划拳，不消两个时辰，将三清四御五斗星君全灌得一塌糊涂——倒地的、趴案席的、胡言乱语的、纠缠舞姬彩娥的……五花八门，着实有趣！

如来起身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与玉帝作别。玉帝打着酒嗝道：“如来你……你走便是老聃！寡人与你再对饮三海碗！”忽见千里眼、顺风耳风风火火跑来禀道：“大王，祸事了！”叫太上老君抽了一拂尘：“还是不改当年为妖时毛病！——叫陛下！”两个便改口叫“陛下”！禀道：“那孙悟空骂骂唧唧、挣挣扎扎要从莲花山下爬出来！”玉帝王母一听“孙悟空”三个字，登时酒都化为冷汗冒出，便求如来“救人救到底”！如来沉吟道：“莫非莲花二字镇不住那厮？”老君接口道：“老夫适间便欲言，却不敢造次！——此刻一发说出，请如来斟酌。那莲花为释门之宝，高洁妙丽，以此授名甚好。然孙悟空这等冥顽凶狠之辈，却非花儿草儿能可降服，老夫拟将那山改为五行山——即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五行相生相克，相辅互成，玄妙无穷；又恰应这妖猴系道家门徒，恃金逞强，用斯名正好一物降一物也！”

如来只笑不语。玉帝以为默允，便传令，将那山更名为“五行山”。不多时，那千里眼、顺风耳又急三忙四奔来，道：“大王，稍好了一点——但猴还是挣，山还是动！”观音笑道：“五行虽好，却是找佛舍手所化，若将二者融合，汀保无虞！”如来、老君皆你善，便商议将此山唤作莲花五行山。即唤人取来一幅黄绢，如来先在上头画了三朵荷花，又书了“白菡萏、青莲花、红芙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占了半边。老君接笔，始绘了一通“鬼画符”，又欣然写下“乾坤屯需蒙，急急如律令”。此时符篆完成。

观音亲去莲花五行山，将宝符贴在山顶上，顺道去看顾孙猴儿。这一回孙悟空浑身动弹不得，只挣出头与手臂，见了观音，强扮个鬼脸道：“菩萨，你不救老孙，何谓大慈大悲？”观音叹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造下无边大业，合该有五百年劫难。吾留残步来看你一看，好自为之吧！”

观音感叹一回，离了莲花五行山，回天庭面见如来复命。老君道：“佛道一家，何事不成！”与如来对饮三觞。偏玉帝小心，道：“那神符贴在山石上，万一刮风下雨毁了，或叫放牛牧羊的揭了，岂不是叫人担心？”老君道：“陛下勿虑，老夫即差一个弟子下界做镇符之神，叫那符千秋不坏，万无一失！”王母道：“休忘了带条打神鞭，那妖猴不安分，就照死里抽！”老君道：“无须娘娘吩咐，那厮毁了我的八卦炉，揪掉老夫一大绺胡子，岂能轻饶他！就着弟子下界！”如来念一声“阿弥陀佛”，道：“却不要打坏了他。倘他日后知悔了，老僧还要度化他呢！”王母奇怪道：“佛祖你还要度化恶人？”直摇头，不明其理。

老君出殿，叫小童去唤来徐甲，因他转丹炉时有意少转半圈，遂致妖猴不死，罚他下界镇山护符。徐甲抱屈道：“师父只罚我一个不甚公平！那些

日烧火童子夜里常常打吨你不罚？——

倘火烧得猛，烟热也能熏死那猴子！”老君恼道：“有这等事？等我回去查清，定远远地贬了他！”打发走涂甲，回殿语与玉帝两口儿，叹道：“知吾为何打发徐甲下界？天大的好事都叫这帮无用弟子给坏了！”遂将涂甲如何捣鬼、童子如何偷懒，说了一回，“不然，那妖猴如何能活着出来！”

如来见老君为自己开脱，不想再呆，遂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老衲告辞了！”唤观音帮他携上礼品。观音应了，对着山似的礼物不免踌躇。王母笑道：“可够难为人的！拣着小巧的拿上；剩下些粗笨的，佛祖也不稀罕了！”观音默了一默，却笑嘻嘻念动真言，现千手观音法相，将礼品大大小小一个不剩全带上了！王母搭讪道：“妹子好能耐！”观音憋着笑，与帅父辞别三清四御天庭诸仙。出南天门行了一程，临分手时，如来却要观音将礼物俱带回南海，自己空手返西方。观音笑道：“师父虚应个敛财的乞儿，弟子却得了实惠！不好意思！”如来道：“不拿白不拿，——留着日后扶危济困，还多博几声赞颂呢！”又嘱咐道：“南海无事，便常回老家看看为师！”观音微笑颌首，师徒分手。

如来行了一程，忽听下界声声惨叫，便知是老君的弟子的抽打孙悟空。心中恻隐，便念动真言，叫那厮得一症——握鞭子打人，手臂便疼痛难忍。自归灵山不提。

那莲花五行山下，镇符山神徐甲正没头没脸地抽打悟空，忽然就疼得胳膊举不起来了。心中大骇，以为悟空施法力惩治他，忙放了鞭子，再不敢猖獗；忙去采些山果与悟空吃，果真手臂便不疼了！愈相信之。自此不再敢抽打悟空。只老君差人来查看时，做做样子，糊弄过去。

那悟空便困在了这大山下，每天望着日出日落，云聚云散；忍着晨霜夜雾，风吹雨打，囚期漫漫，不知甚年月能有出头之日！

那一年，孙大圣正在莲花五行山下受苦受难时，天庭又逢三月三王母寿诞。少了孙大圣捣乱，蟠桃会太平无事。众仙愈觉有妖猴的痛苦、无妖猴的幸福。人人踊跃，个个卖力，将蟠桃会烘托得热闹非凡。只见那高阁悬彩练，曲廊散天香。七宝案上，无非列龙肝凤髓燕窝熊掌；鹌鹑杯中，不过盛琼浆玉液醴泉佳醪。王母面南而坐，满面春风，一年年不见老。三清四御五斗群星二十八宿四天王九曜星五岳大帝四方三界神仙俱在席位，又有西方诸佛菩萨皆来赴会视寿。

头一日有贵客在，众神还有些规矩，翌日送走诸佛及观音、文殊、普贤……只剩下自家人，便放开胆子吃酒。至第三日，一个个酒酣，乱了方寸。三清四御与五老飞觥走斝，钩肩搭背；天丁力士与星君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君不是君，臣不是臣。无尊无长，阖家欢庆。女仙要安份些，小口儿呷酒，相互说些悄悄话儿。但瞧男爷们开怀畅饮，也耐不住寂寞，一杯杯喝起，小脸蛋便红润起来，说笑声便高扬起来。便引得男仙男神心头发痒，端着酒杯闯过来，拉注纤手，要与之共饮。一厢强灌软劝，一厢半推半就，那酒下得快。四处嚷着“上酒！上酒！”，把搬酒的天丁忙得滴溜儿转！

至天暝，掌上珠灯时，女仙们俱脸似桃花，柳腰摇曳，不胜倦慵。嫦娥先是被太上老君这老不正经灌了儿杯，又叫广目天王缠住了，这厮只吃酒倒也罢了，那三只眼皆贼亮亮盯着她的酥胸。幸好天蓬元帅过来解了围。这天蓬元帅生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材。两个互有爱慕之心，只是一个居广寒宫，一个掌天河水军，人各一方，未有时机挑明。顶多偶尔碰面时，眉目传情而已。

却喜今宵良辰相聚，众仙又多吃醉了酒，纠察弛废时，天蓬元帅大着胆子在案下捉住嫦娥之手，悄言挑逗道：“我若深夜造访，仙子不会叫我吃闭门羹吧！”嫦娥只笑不语，其眉目以嗔似喜。天蓬元帅知她默允，喜不自胜。便道：“姐姐先归椒宫可也？”嫦娥绯红了脸，低骂一声：“小坏狗子！”起身对女伴说去东厕，瞟了天蓬一眼，蹁跹而去。

嫦娥才离，玄女偎过来道：“天蓬哥哥，陪小妹妹吃个双盅儿！”天蓬元帅心不在焉道：“好，好！”却不举杯。玄女酸溜溜道：“哥哥人在此，心却叫哪个给勾走了？”天蓬元帅忙赔笑道：“姐姐说甚哩！”玄女冷笑道：“我可不敢称‘姐姐’！我人又丑，又不会弄媚眼儿勾人！”天蓬元帅知玄女泼醋，怕她坏事，只好耐下性子哄她高兴，与她耳鬓厮磨，挨挨靠靠吃酒。忽闻一阵说笑声，转头看去，见玉帝叫一群美姬嫔妃围住了献酒，一片莺声燕语。玉帝海量，来者不拒，久攻之下，也显出怯势。仙子们便撒娇弄痴，非要灌玉帝不可。玉帝揽住一个宠妃，舌头发硬，含糊道：“亲亲儿，朕平日白疼你了，也不给朕分忧！”宠妃玉臂缠着玉帝脖颈娇声道：“这是姐妹们敬陛下的，谁敢代酌！”

王母在一厢看得直皱眉头，吩咐一个侍女送过仙果去，说是给玉帝醒酒。玉帝见果品来了，抛了酒杯，与众美人分果子。也是醉了，胡乱把那桃儿、杏儿、枣儿……往嫔妃怀里塞去，女孩儿们嗔笑着：“陛下坏，陛下坏！”从衣裳里往外掏水果儿，却早已深入了。众女子便松裙带、解钮扣、露酥胸、展玉腿，果子滴溜掉下来，满地滚。一时幽香沁人，芬芳乱坠。玉帝呵呵大笑，一手搂一个仙子，啧啧亲得山响。

这厢天蓬、玄女皆香得心动。天蓬想立马跑到广寒宫去会嫦娥，玄女却两眼水亮，盯着天蓬，娇滴滴道：“哥哥，你也亲我一个。”天蓬旁顾左右道：“仙子小声些，叫别人听见算甚。”玄女嘟嘴道：“玉帝可为，我等不过效仿，怕甚！”天蓬道：“这世道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玄女窃窃道：“哥哥，你有心无心？”天蓬看她美目含情，酥胸起伏，逗她道：“有心怎地，无心怎地？”玄女道：“你若有心，此间距蟠桃园不远，你即去那厢等我。”天蓬不料玄女这般大胆，一时愣了。玄女急道：“要不我去那厢等哥哥？”天蓬方知玄女动真情了，又想起嫦娥还在宫中等他，便支支吾吾，只想怎地脱身。玄女嚷道：“怎地，又想‘姐姐’了！——人家哪一点儿不如她！”天蓬怕别人听见，忙道：“好，好，小姑奶奶，便依你，你先去桃园等我。”那玄女起身前又附耳道：“你可不许哄人！”喷了天蓬一脸香。天蓬心头一痒，底下捏了她丰臀一把。玄女以为天蓬亦已动情，便美滋滋离席走了。

玄女走后，天蓬元帅也借故出了瑶池，风一吹，酒醒了一些，毕竟玄女美貌风姿比不了嫦娥，依旧倾心于那月宫仙子。有心去桃园与玄女言明，一怕玄女闹将起来，二怕嫦娥等久了生气。便不管玄女如何，径去广寒宫。那门外跟班的天丁扛着九齿上宝逊金耙，急颠颠跟上。将至广寒宫，天蓬接过宝耙，拂拂手，天丁自识趣地走了。

却道那嫦娥回到广寒宫，侍女桂香迎上，见主人微醺，忙侍候仙子洗沐更衣，又呈上香茗。嫦娥新浴了，换上一袭冰蚕丝罗裙，在凉阁竹榻上斜卧，呷几口茶茗，便放下杯盏出神。窗外月光如水，竹影疏浅，桂花散出淡淡清香。自从偷吃后羿仙药，飞升入广寒宫，夜夜如此，夜夜寂寞，一腔情愫俱付于春花秋月。然却今宵……嫦娥冥想着，不由地微声呻哦，几回风吹枝摇，

以为是那冤家来了，芳心怦怦，却是空喜。久候不至，只恐那厮改了主意，佳期有误。遂起身庭中徘徊。桂香见仙子六神不安，也不敢问，只垂手在一厢侍立。嫦娥仿佛等了八百年，心里骂着：“冤家，你来了我也不给你开门！”吩咐桂香置酒，想借酒浇愁。

桂香才在凉阁里摆上酒肴果品，忽听有人轻轻叩门。桂香道：“小姐，深更半夜会是谁来？”嫦娥欢喜得一颗心差点儿蹦出来，却淡淡道：“却不知晓，去瞧瞧儿。”桂香便去门首询问，回来道：“小姐，是天蓬元帅。”嫦娥“哦”一声道：“却是稀客，请他进来！”桂香暗忖：“小姐装得怪像——半途退席，莫非便是为了会这小白脸儿？”便掩嘴笑着趋前开门，道：“怎地才来，急杀我家小姐也！”嫦娥却听见了，道：“再胡吡，小心撕烂你的嘴！”桂香便吃吃笑着跑开了。

天蓬进门道：“却是个小机灵儿。”又道：“姐姐久等了！”嫦娥道：“谁等你，愿来下来！天蓬赔笑道：“都是玄女……罢了，不说了。”嫦娥道：“我道这半日不来，原来又爱上一个！”天蓬弃了铁耙，扞着心口发誓赌咒，说他对嫦娥忠贞不贰。嫦娥道：“真的？”天蓬道：“姐姐不信，取刀来剖出我心来看看，便知是黑是红！”嫦娥笑着捶打天蓬道：“是黑的！”天蓬见她只披一件轻绡，身姿婀娜，玉体妙丽，因撒娇越发可爱。情不可抑，一把搂住手脚一阵忙乱。嫦娥张皇道：“你做甚，做甚！”——那一厢偷看的桂香以为小姐无意于天蓬，慌得跑回书房取了宝剑，要来搭救主人焉知持剑赶来一看，两个已上了竹榻，小姐软绵绵躺在天蓬元帅怀里，将白嫩嫩的手臂紧钩着那坏蛋，嘴里吟唤出声，却分明不是求救！那桂香何时经过这事，羞得脸通红，连忙退后，躲在廊柱下，心跳身热了半天。

凉阁里，那天蓬元帅把嫦娥放在榻上，上上下下摩挲嫦娥，初是隔着罗裙，继而将爪子探进去，停在乳峰上，才揉了几揉，嫦娥便扭起腰身来，一副急急的样子。天蓬会意，跳起来急三忙四脱衣。刚脱巴干净，才要爬上床榻，忽听大门被谁擂得山响！

两个一惊。嫦娥折身坐起。那天蓬急三忙四穿衣，还没穿上，大门已被撞开，拥进一帮天丁，为首的是巡察灵官，将凉阁围住。灵官大喝一声：“大胆天蓬、嫦娥，竟敢私通，违逆天条，伤风败俗！左右，与我拿下！”天蓬一时愣愣怔怔，说不出话来。嫦娥只是啼哭。忽听桂香喊道：“小姐，你只哭做甚！——那厮仗着几分酒意，强入闺阁，要玷污小姐，何不与灵官说个清楚！”那天蓬越发愣了。嫦娥“哦”了一声，扑过去，揪着天蓬胸襟、左右开弓，搥了几个耳刮了，骂道：“你这厮人面兽心，这般害我，却叫我如何做人！”便寻死觅活，先欲跳楼，叫众人拦住；又要夺桂香手中宝剑自刎，亦被灵官止住。灵官是听了玄女之报来捉奸的、见嫦娥寻死觅活的，一时也没了主见，便喝令天蓬从实招来。天蓬看一眼嫦娥，嫦娥忙低了头。天蓬叹口气，道：“嫦娥仙子所言，句句是真。是小伸吃醉了酒，强入月宫胡为！”这倒叫嫦娥吃了一惊！那巡察灵官不敢擅断，叫手下笔吏录了天蓬口供，天蓬又画了押。便将罪犯使缚仙索捆了，又带上嫦娥与侍女桂香，一起解往玉帝面前处置。

这厢天蓬元帅被捉，瑶台上卷帘大将也闯了祸！原来王母见玉帝醉醺醺地与嫔妃们闹得太不成体统，满肚子都是火。便令卷帘大将去宝光殿承露台，取一盏夜半才降的仙露给玉帝“醒酒”。那卷帘大将也吃得半醉，踉踉跄跄取来仙露，正要递给玉帝，却叫玉帝一抬手臂将琉璃盏儿打掉，跌在青玉地

面上，登时碎了！王母大怒，跳将过来，狠抽卷帘大将嘴巴子，骂道：“庸才，贱货！苍蝇见了血似的！骚狐子，就靠张脸蛋子上！——来人，与我把这无德无才的蠢物拉出去斩了！”

王母一发怒，顿时瑶池内外男男女女俱惊住了。那丝竹弦乐也戛然而止。众仙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玉帝一脸尴尬，从脂粉裙钗堆里挤出来道：“娘娘别发火，今儿是你的大喜日子，一个琉璃盏儿，就算了。”王母朝玉帝瞪起眼来：“算了？说得轻巧！这还是我娘家陪嫁的物件呢！是用昆仑山上玕琪树结的青琉璃炼制的，天下无双！——你忘了，你甚都忘了！”又指着卷帘大将道：“你给我把这厮杀了！不然，老娘没完！”遂愤而离席，那宫女内侍一大帮连忙跟上，前簇后拥回天香宫了。

卷帘大将想起自己修炼时吃的千辛万苦，没想到荣登仙班后不过数百年，便要斩仙台上挨一刀，忍不往泪如雨下，朝玉帝磕头如捣蒜，只求圣上饶他不死，情愿滴降凡尘！玉帝只沉吟不语。众仙也觉得卷帘大将是代人受过，再则他平时恭俭谦逊，人缘不错，那紫微大帝便带头替他求情。众神也纷纷为他开脱。玉帝见状，也只有借梯下台，离席扶起卷帘大将，道：“便饶你死罪！”又叹道：“贤卿苦修多年，方有今日。一旦谪降，前功尽弃。然毁了王母的琉璃盏，天规难容。朕虽惜才，也不能留你了！勿见怪寡人！”

卷帘大将感激涕零道：“荷蒙陛下不诛大恩，罪臣感激尚且不尽，岂敢怨尤！罪臣下界后，自从头做起，潜心修待，来日好重登天庭，再为陛下效犬马之力！”玉帝洒几滴泪，吩咐六甲六丁道：“捶三百锤子，带至西天门外，令其投胎去吧！”转身以袂掩面。那众天神便捶了卷帘大将三百锤，打得人站不起来了众神将他扛出天门，朝云雾氤氲的尘寰抛去。卷帘大将凄声叫道：“陛下——”便如一只中箭的鸟雀跌下去，霎时不见。

那瑶池里酒残炙冷、众仙黯然无语间，又传来一阵喧阗，原是巡察灵官撵解天蓬元帅、嫦娥仙子一行而来。那灵官递上天蓬供词笔录，玉帝阅毕，叹口气道：“天蓬元帅，你与朕凑甚热闹！——却有何话说？”天蓬道：“别无他言，只求陛下开恩！”玉帝道：“罢了，本来也是梟首之罪，今日叨王母寿诞之福，格外开恩，打三百棍子，也下界托生去吧！”

众神遵行，打了天蓬元帅三百棒，也押至西天门首。诸神见天蓬虽皮开肉绽，却还挺得注，依旧立着，便趁其不备，一脚蹬出天门，回来复命。适间玉帝看了供词，便生疑窦，若真是天蓬恃强非礼，那嫦娥为何鬓发不乱、衣裳不破？掐指一算，已知广寒宫之案底细。但见嫦娥含羞缀泪，端地可人，便动了惜玉怜香之心，下予说穿，只处置天蓬。此时又装模装样申饬嫦娥道：“此事仙子虽无大过，然夜阑更漏时，私纵男子入宫，有失闺德！”令嫦娥闭宫三日自省。着玄女麻姑押其回宫。

半道上，嫦娥闻玄女窃笑，便知是她坏了自己与天蓬的好事，揪住玄女的头发便打。玄女本来理亏，人又瘦小些，再加上桂香帮主人，直把玄女打得鼻青脸肿，连连求饶。麻姑也嫌玄女多事，亦不劝架。见打得差不多了，方止住嫦娥，送她回宫。麻姑走后，嫦娥关上门，大哭了一场，眼肿得像小桃子。

那王母听说未杀卷帘大将，贬下尘世去了，与玉帝闹得不可开交。玉帝知她“醉翁之意不在酒”，遂发誓赌咒要疏远那帮“骚狐子”！王母方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玉帝每日散了朝，便陪娘娘对变，总是叫她赢。王母乐不可支，玉帝口上恭维道：“御妻棋艺日益精湛，寡人焉是对手！”心里却骂

“黄脸婆子醋坛子”，恨不得立即休了她！却又不敢——谁叫她是元始天尊家的大小姐哩！自此日子一天天过去。王母对玉帝又渐渐放心，看管松弛玉帝便又有时机偷香窃玉，不在话下。

要知后事若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唐王感恩认圣祖 玄奘惊梦思谒佛

长生殿厉鬼狰狞，唐太宗难度良宵，幸老君显相搭救……弘福寺玄奘惊梦，为救先母脱轮回，立西天求经大志……

诗曰：

秦房汉宫今安在？一声渔唱萦渚津
萧墙剑拔亲成仇，宫掖弩张爰作憎。
春浓金殿起晨鼓，花落古寺闻晚钟。
君王无意法门事，焉得御酒醉长亭！

话说东土中华之地，自“龙帅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始，历经唐尧虞舜夏商周，至于春秋末年，诸侯并起，七国争雄，天下大乱。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国力日强，嬴政为秦王时，起用贤材良将，破六国“连横合纵”，统一华夏。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遂把前代神人中尊贵者“三皇五帝”称号合二为一，称“皇帝”。至尊至贵，形同神明。

那秦始皇坐上金銮殿，便大兴土木，建阿房宫、骊山陵，百姓怨声载道。始皇大怒，一道诏下，“赭衣塞路，圜墙成市”。始皇“崩”，秦二世胡亥掌玺，宠奸相赵高，指鹿为马，奢侈淫逸无以复加。天人共怒！秦遂被汉高祖兴兵听灭。汉朝统治中土四百余年间，为争“皇帝”这顶旒冕，宫闹譁变，宗室内阍，鸩酒毒茗，刀光剑影。不知有多少冤魂上天，人头落地！那披上龙袍的，虽有文景之贤主，多系桓灵之暴君。两汉后，又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隋炀帝又是个浪荡天了，挥霍无度，放浪形骸。为李渊所灭。遂建大唐，部长安。仅八年，次子李世民于皇宫玄武门布弓箭手射杀兄李建成、弟李元吉，兵变夺嫡；次年逼父高宗退位，登基称孤，年号贞观，是为唐太宗。

难得太宗皇帝是个开明人君，将亡隋之训，时引为鉴，深谙君与臣民，如舟水相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自此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以选才，薄赋敛以养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天下大稔”，“外户不闭”，人口皆碑。史称“贞观之治”。

且说一日晚，太宗召一捷好人长生殿共度良宵。那婕妤生得娇憨玲拢，原是小彩女。那日太宗在御花园瞅见她与一帮彩女荡秋千，因别人捉弄她，把她荡得甚高，竟吓哭了。太宗过去劝慰一番，女孩子破啼为笑。太宗见她如出水小荷，鲜嫩倩丽，甚为怜爱，遂降旨将其升为婕妤，常唤侍寝；因其年方一十六岁，昵称之为“宁馨儿”。那宁馨儿人虽小，志向却大，见皇帝溺爱，也尽心取悦，想怀个“龙种”，日后母因子贵，有个奔头。这晚婕妤沐浴熏香了，乘宝车入殿。灯下太宗正佯作读《礼记》，等得猴急。听见鸾铃响，便抛了书卷，迎出去。忽见宁馨儿莲步姗姗进朱门，便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一把抱起就亲。婕妤挣扎道：“叫姐妹们看见了！”太宗道：“我是皇上，且管他！”婕妤撒娇道：“胡髭碴碴扎死人儿！”却樱唇儿轻启，啧啧作声，逢迎太宗。

太宗如腾云驾雾，将婕妤卧在龙榻上，便动手剥茧儿似地除婕妤衣裳。霎时间，但见娇娥玉体横陈。太宗见了，自是血脉贲张，即入锦帐与宁馨儿云雨。正如漆似胶、难舍难分间，忽闻阴风嗖嗖！风止间，突见俩厉鬼室内

宁馨儿——古语，意谓好孩子。

现相，鲜血淋淋，闯到床前，正是死去的建成、元吉，怒喝道：“李世民，你好受用！却害得我等在阴间地狱吃无尽之苦！——今日却要你这厮偿命！”便撩帐子，欲揪太宗。太宗吓得魂飞魄散，当时晕厥过去。婕妤也顾不得害羞了，跳下龙榻便杀猪般的尖叫唤人。那外头侍立的宫娥彩女、贴身太监，不知出了何事，俱奔入内室，见太宗皇帝双目紧闭，奄奄一息。急传太医看视。这厢婕妤才穿上衣裙。

太医赶来，与太宗把脉，觉弱如游丝，大骇，忙掏出银针，扎刺太宗百会、印堂、人中、涌泉之穴。俄顷，听皇上缓缓出了口气，睁开眼，皆喜悦道：“陛下醒也！”太医便询问缘故。太宗摇头不语。老太医只以为圣上系房事劳累，遂谏道：“古人云‘蛾眉皓齿，伐性之斧’，盼陛下三思！”太宗胡乱应着，叫人退下。便听婕妤在嚶嚶地哭，苦笑道：“哭甚，朕又没怪你！”婕妤道：“自此再不敢陪君王了——适间吓死臣妾也！”太宗叹道：“却与你无关，是寡人自家心病！”

嗣后，隔三差五，便有厉鬼来寝宫作祟，太宗眼看也难以瞒住，便语于宰相房玄龄，随即请高僧念经，天师驱鬼，也安生不了几日。又派铁甲武士，将长生殿团团围住，日夜值更。那俩鬼照旧潜到太宗床前，龇牙咧嘴要讨人命债！端的可怕！

这晚上，太宗又叫两个死鬼兄弟缠住了，非要揪他去阎罗殿偿命不可！太宗魂不附体，再三告饶无用。正在危急间，忽听一声响亮，一个老道鹤发童颜，倏然而至，手持金刚琢，大喝道：“幽魂野鬼，焉敢缠真命天子！再不退下，定将尔等剥皮抽筋，醢肉碎骨！”晃一晃金刚琢，只见神光熠熠，灼烤得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毛皮皆冒火烟，痛得嗷嗷直叫，跪地求饶。那道长一挥手说：

“去！再来骚扰人君，必将尔等打入十八层地狱，决不宽宥！”二冤鬼逃之夭夭。太宗施礼道：“敢问仙师尊号？”朕好资礼致谢！”道长呵呵大笑，道：“我乃太上老君李伯阳！知陛下有难，特来相救！”

太宗欢喜道：“原来是道德天尊，寡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灭尊姓李，朕也姓李，八百年前是一家子哩！”老君笑道：“正是，正是！老道登天庭久矣！这回便是来寻亲探故的！”太宗大喜，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瞒老君，寡人这几日，被两个冤家弄得夜不成寐，焦头烂额，还乞天尊赐个万全之计！”老君笑道：“只要陛下尊道崇道，将其擢为二教之首，我保你长春百岁，社稷万年！”太宗闻言，感激涕零，顿首口颂“圣祖”，欲留在宫中奉养。老君笑道：“老夫是闲散之人，不惯居宫，倘有吩咐，焚香即至也！”又飘然而去。太宗不舍其遽离，拽步去追，一个踉跄，跌个筋斗，霍然醒来，原是南柯一梦。正疑惑间，忽闻笙歌嘹亮，一派仙乐，急出宫，果见老君骑青牛，被众仙子仙童簇拥，踏祥云缥缈而去。太宗望空遥拜，那老君一行转瞬不见。太宗回室，只觉神清气爽，心宫安宁，酣然入睡，再无鬼邪作祟。

至天明五更，太宗设早朝，三声净鞭，钟鼓齐鸣，群臣参拜毕，即开金口，晓谕夜间“认祖”之事；旋诏示全国，追封李老君为玄元圣祖皇帝，并敕建宫殿坛宇，凡八十八楹，极为壮观。给人户五十，以供洒扫；驻兵士五百，宿卫宫所。令、丞各一员，岁时荐飧。又在宫中立一《道德经》刊石。太宗晨昏揣摩。引得朝野抄传，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洛阳纸贵。自此太宗皇帝崇尚道教，将其列为三教之首，却把释儒两家有心无意轻慢了。

这京城长安有座弘福寺，是佛家大丛林。有梵宫十余幢，僧房五百间，僧侣逾千。寺中有个玄奘法师，年仅弱冠，却已入法门八载。玄奘俗姓陈，河南郡人氏。祖父尝为前朝国子监，父为陵县令。母亲随父在任上，是个持斋敬佛、乐善好施的居士。玄奘五岁那年，七十二路“义军”反隋。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兵乱间，具城朝不保夕，玄奘父亲便差仆役将妻小送回原籍，以为乡下能安稳些。然“覆巢之下，复有完卵”？那城月余后毁于兵燹，玄奘父亲弃衙潜回家中，见夫人蓬头垢面正抱着幼子哭啼！原来夫人回家不久，此间亦遭兵扰：夫人被一草头王掳去数日，才捡了一条命回来。前县令遭此飞来横灾，与娘子相抱大哭，悲痛万分。是夜，前县令悲凄道：“夫人，你不幸被贼人破身，却叫我有何面颜见族亲乡邻？”初，母亲不语。听丈夫再三说，遂悲叹一声，将怀中玄奘卧到床上。烛光昏暗，夫人抚着玄奘稚嫩面颊，含泪道：“吾儿，母去了……母死必堕地狱，盼儿长大后效目连故事救母！”言讫，哭往后堂。小玄奘也哭起来，要追母亲，却叫父亲紧紧抱住了。未几，仆人悲声来报，说夫人已自缢身死。前县令悲痛欲绝，将亡妻盛殓厚葬。又施重金延请丹青妙手为其妻绘像，悬挂中堂。嗣后，玄奘每日可见壁上母亲：凤冠霞帔，端庄慈祥，面呈微笑。其状如诰命夫人，玄奘十二岁那年，执意出家，去洛阳净土寺受沙弥戒。他天资极佳，法师讲《涅槃经》、《摄大乘论》，他耳闻一遍，即可复诵解释，尽得其要旨僧众皆为之惊奇。不几年，玄奘声望学问，已无人能出其右。住持道：“斯庙小矣，你可高就！”玄奘便游历江南，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又沿江而下，于荊州天皇寺挂单讲学。后入长安弘福寺，投高僧法常为师。转瞬两年过去。此间，时有西域胡僧来长安谈经说法。玄奘潜心研学，造诣日臻完善。

这日晚，玄奘在禅房惊梦，出了一身冷汗便起身去叩师父门扉。师父已睡下，初佯睡不理，那玄奘不屈不挠，把门敲得山响。法常无奈何，没好气开了门，怪而诘之。玄奘眼泪汪汪道：“弟子适间做一噩梦：见亡母在地狱受种种酷刑，悲惨之状，不可言语。又呼弟子快去救她！——弟子尝几番听胡僧说过，西天佛祖处有大乘妙典，可超脱众生，度化冤魂。因之恳求师父能发给度牒，准弟子去西方面佛求经！”

法常道：“大乘经典，老僧早有耳闻，亦有胡僧来长安节译断章散篇流传。然自汉使迎佛入中土，皆以小乘为正宗，讲的是打坐面壁，乞食忍饥……非此不能悟性得道。你既师我门，又心猿意马，得陇望蜀，托故说甚噩梦来哄老袖！”玄奘道：“弟子岂敢哄骗师父！所言句句是真……”再三恳求。师父终不答应，慨然道：“昔有目连救母，却是修了几劫，有了大法力，方能破铁城入地狱寻母；又蒙佛陀指点，做盂兰盆会，使其母得脱一劫饿鬼之苦！——你才入法门几日，焉可这般好高骛远！”又劝道：“临渊羡鱼，不如迟而结网。还不快回房歇息，明日好有精神修持！”玄奘无奈，只好快快回僧房，一夜却不曾眠。

玄奘因师父不发度牒，不敢擅离，只好在寺中苦捱，待机行事。

一日来了位云游僧人，法号空如，言明要与法常论辩。原来法常秉持“心无”之说，常云：“无心千万物，万物未尝无。”这僧人却是“本无宗”，

居士：佛教称在家修行的人为居士。

度牒——封建时代官府允许俗人出家的立件。僧侣游方时须携在身上，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方可被其他寺庙接纳。

开口便是“无在元比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两高僧在法堂上引经据典，各执其说，诘难对方。争辩了三日，不分胜负。约好来年再战。

过了几日，又远道来一高僧，与弟子携金灯与数面镜子入寺，拜会法常毕，便入法堂将镜子四面悬设，点燃金灯。只见镜中有镜，镜镜有灯，重重叠叠，交影复光，无穷无尽。这僧人指镜问法常道：“敢问长老，此谓有，抑或无？若有，取出来瞧瞧；若无，本无乎，心无乎？”那法常亦是善通之辈，噗地将灯吹灭。那僧人一愣，旋笑道：“那镜中仍有灯相！”法常道：“那贫僧便砸了此灯！”客僧道：“砸它做甚——本非灯，金子也；本非金子，沙金也；本非沙金，灰尘也；本非灰尘，空空也！”法常阖目道：“老僧目不睹，心匪思，皆空虚。如之奈何！”两高僧唇枪舌剑，辩到日暮，吃了几盏茶，又秉烛夜战。不在活下。

玄奘自忖：“大乘之教，虽传东土为晚，然其慈航普渡法旨。令人无不心向往之。只可惜译篇散乱，义类舛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争论，僧人多自擷所需，格义成说，党同嫉异，与人争辩不休。倘能朝西方尽取三藏真经而归，一可正本清源，拨偏补阙，又可广览博取，汲取义理，宣化万民。使向善之士，尽得法筏；蒙冤魂灵，咸得超脱——母亲亦可解脱地狱之苦！这等大善之事，何不踊跃为之！”又想，“师父不允，不如求于朝廷！”

主意已定，玄奘即夤夜撰一奏文，备言己身西行取经之意愿，径投崇玄署。署令阅后笑道：“阿弥陀佛，这后生家有何才何德，敢效法显西行求法！”又叹了一口气，心道：“皇上将我家贬在儒教之后，正忙着给李老君修庙哩！老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休去烦他！”把玄奘奏文压下不禀。玄奘在寺，度日如年，听僧官回复，却如泥牛入海，杳无信息。

释迦牟尼自降伏孙悟空，归天竺灵山大雷音寺，弹指间五百年过去。这一日于法堂召集诸菩萨、罗汉、金刚、众比丘、比丘尼弟子，讲释《妙法莲花经》。如来开口曰：

“吾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意深远，其语巧妙……力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说应十二因缘法；为求诸菩萨说应六波罗，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智。

“一切诸法空无所有，无有常住，亦无起灭。

“观一切法皆无所有，犹如虚空，无有坚固，不生不出，不动不退，常住一相……”

如来自《序品》始起，讲《安乐行品》、《方便品》、《寿量品》诸品，端的口叶珠玑，唇散馨香。忽佛眉上现白瑞光，绕法堂九匝。地面涌出百朵金莲。众弟子纳头礼拜，虚心揣摩。转眼已至正午，忽听大雄宝殿庑廊那儿传来木鱼之声，如来遂笑道：“佛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便心慌！——妙典大法毕竟不充饥也，散！”便抢先跳下狮子座，晃着胖大身躯，一溜小跑往斋堂去了。众弟子也紧随不舍。

崇玄署——隋唐时掌管佛教的机构。

法显——东晋名僧，曾从长安西渡流沙河越葱岭到印度，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尼之爪哇岛归国。经15年，历30国，取回大批经卷。

木鱼——寺庙有两种木鱼，一为扁圆形，诵经用；一为长直状，悬于大雄宝殿庑廊下，进餐时敲击为号。又称梆。

斋后，如来重开讲座，说《观世音普门品》：

“……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能解脱。观世音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正说此间，密迹金刚来报：“观世音大士到！”如来即令召入，笑道：“正说她，就来也！诚如东土俗语：‘说曹操，曹操便到’！”

众弟子忍俊不住。观世音已飘然登堂，嗔道：“师父，弟子不奸不诈，何谓曹操？”如来道：“偏你耳尖！为师不过逗句乐子！”又笑道：“我闻那东土皇帝杨氏，却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已受菩萨戒，弘扬佛法，厚待僧寺。观世音也得了不少香火钱吧！”观音道：“师父耳目今日却闭塞！——甚杨氏皇帝，早改朝换代，皇帝姓李也！”将李家故事说了一番。

如来叹道：“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蟒衣龙袍轮换穿！”观世音撇嘴道：“还有心逗！那李皇帝被道德天尊认了亲，遂尊老君为‘圣祖’，将道家排为三教之酋，儒教次之，释门位末。正花成千上万两银子修太清宫哩，却时我家日渐冷淡！”如来闻言，怒道：“这个李老君，也是空门中人，如何这般攀龙附凤！”

正说间，文殊、普贤二菩萨也自东土而来，向如来禀靠太宗崇道后，道家自知其经卷太少，为与汗牛充栋之佛教经典抗衡，正忙着造经——一是拉诸子百家之作充数；二是伪撰。据说已杜撰出《上清经》、《三皇经》、《黄帝元阳经》等；三是将佛经篡为己有——如把《妙法莲花经》改头换面为《灵宝妙经》。又四处宣扬“佛教不敬人王，不孝父母，空言涅槃，于世无补！妄言来世之福，更系水泡幻影！惟道家学说，贯通阴阳，融会易爻，尊者习之，可调和鼎鼐；庶民习之，可趋吉避凶，尽享现世之福！又有济世金丹仙药，食之可令人霞举飞升，长生不老。便有不少人信了此说！”观音道：“弟子所虑却不在经卷多寡、流言蜚语。只虑当今东土，适逢太平盛世，却风气日下，以富贵为荣，清廉为耻。不积福德，惟利是图。更有甚者，不畏轮回，妄造恶业。或为富不仁，淫靡奢侈；或见财起意，谋人性命……弟子每日忙得脚不沾地儿，去排危解难，有时一日连一顿斋饭也顾不上吃，还是忙不过来！人也瘦了一圈儿！”众人看观世音，人果然清削了，也更妩媚了，盯着不放。

如来恐大众乱了禅心，遂拂退众弟子，只留下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议商对策。如来道：“我大乘三藏经典，洋洋大观，缜密宏深，远旨妙义，蕴含万千。道家之说，与其相比、无异‘小巫见大巫’！但究其本源义理，或曰寂灭，或曰无为，可并行不悖。叵耐唐王，抑佛扬道，厚彼薄此，却叫人难咽下这口气！更何况众生愚昧，只图眼前富贵，不管身后是非，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端的可悲可叹！——诸菩萨可有甚话说？”

文殊道：“依弟子之见，那东土之众愚蒙，却是我佛门的不是！”把如来说得一愣，忙问何意？文殊道：“那等人见的只是我小乘经怯，让人家打坐入定，向隅面壁，苦修少则十年，多则一生，方可自救。人家坐破了多少袖衣，熬费了多少年华，还不知何年月能得道成佛！去他娘，便还俗了！那虔诚的，便跳槽儿，转炼仙丹去了，一服成仙，何等快捷！——却不怨我家怨谁！”如来听了，方出了一日气，道：“说的也是——倘彼处尽知我大乘妙典，顿悟即可成佛，又比吃仙丹快当。”普贤道：“既如此，弟子愿携三藏真经赴长安，开办法会，开释妙典！”文殊道：“三藏真经，是我沙门至

宝，岂可轻传！须索叫那李皇上拿千车金万担银来买，高兴才给他哩！”

观音道：“经不可轻传，但叫他贾礼来沽，又不免玷污了我清静佛门！依我之见，该叫他派个高僧，远途跋涉，历千辛万苦、虔诚来我灵山取经，方知三藏真经金贵。既习我大乘经论，便知持一渴而胜七宝祈福，诵佛号即见清净世界。如此方便，皈依者自众！那有钱的自施舍，为官的自供奉，布衣百姓也会随缘捐香火之资！至那时，我梵宇万座，金身林立，经声佛号响彻城邑山野。岂不胜千车万担金银！”如来大笑道：“你一个‘大智文殊’，一个‘大行普贤’，却不及我‘大悲观音’见识高！”

两菩萨做个鬼脸道：“师父，我等怎能比得上人家观世音！人又俊俏，说话又中听！”嬉皮笑脸，相互商议道：“咱们也变个模样吧！”观音道：“师父，你听他俩，又嚼舌头了！”如来道：“别理！——也老大不小的了，还没个正经！”两个忙正色道：“师父说甚哩！我等正商量怎地叫那李皇上派人来取经呢！”如来道：“变得倒快——且说来听听！”普贤道：“若是弟子去长安，即去金銮殿寻他，言明此事，他听便罢；不听，便掀了他的龙椅！”文殊道：“贤弟此言不甚妥当，依我之见，却带些花红表礼送他——会飞的马儿、善唱的鹦鹉一类，那厮见财眼开，必言听计从！”

观音笑道：“两位师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着实有趣！依我看，不能动手，一动手便打死了；也毋须贽礼，一贽礼便被他看轻了。我思起当年燃灯古佛遣金甲神人托梦汉明帝、开释教东。流先河之事，今日亦可效仿！”如来称善，即令观世音去长安皇宫，梦中显化，叫那唐王进选取经高僧赴灵山。又交待：“却要替他长着眼儿，休派个歪三胡瓜的！那取经之人，须是个有灵根的，凡夫俗子却来不了我灵山！”观音笑曰：“知道，知道！弟子正想起一个人，端的合适！——便是当年师父的声闻弟子金蝉子，困犯戒律遭贬东土，已历九世，世世敬佛，现假名玄奘，正在长安弘福寺修持。”

如来笑道：“不知那厮改好了没有，有无因缘赴我灵山？”观音略述了玄奘身世，道：“他欲效目连故事救母出地狱，有来西天取经宏愿，其师以为他好高骛远，不允。上进退两难。”如来道：“这厮今日却是甚模样？”观音未开口，笑意先漾上来，道：“人倒生得端庄，明眸大眼，唇红齿白，一脸的菩萨相。”文殊、普贤挤眉弄眼道：“那厮端的一表人材，人见人爱哩！”观音脸一红，啐道：“尊为师兄，忒不自重！”两菩萨见观音害臊，直乐。观音遂不理他俩，朝如来道：“师父，这玄奘曾游历江南，颇行得路。倘来灵山，也算十世修行，终得正果。”如来颌首。

普贤叫道：“那中华江南，弟子颇游过几遭，青山绿水，太平清明，与来我灵山之路大不相同！”文殊亦道：“自出长安，逶迤往西，有八百里戈壁、三千弱水，又有大雪山、火焰山……山恶水险，猛兽出没，盗贼如蜂，妖魔丛生，种种艰辛，不可枚举！那金蝉孤身一个，如何来得了！”普贤笑道：“有观世音大士相助，一朵祥云便撮了来，哪管它千山万水、妖魔盗贼，不在话下！”

观世音竖柳眉，瞪凤目，“大师兄，你果然是个骑狮子的，便也物以类聚——嘴里吐不出象牙！”普贤拍手道：“师妹骂得好！”文殊普贤道：“你

“汉明帝”句——据《后汉书》：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于是遣使天竺，访求佛道。使者至大月氏遇二高僧，邀请来国；又使白马驮佛像、经籍而回。明帝遂建白马寺供奉佛、法，僧三宝。

是骑象的，你能吐象牙！”逗得如来也忍俊不住笑了。又道：“二菩萨之言，颇有道理，不知观世音有何妙策？”观音道：“长安至此间，关山万里，路途迢迢，妖魔险阻自不必说，又不能施神通超脱而行。却电无奈，请师父赐教！”如来开慧目遥观东土，忽儿笑道：“猴头，五百年不曾谋面，别来无恙？”文殊普贤莫名其妙，观世音却当下悟知，笑道：“适间师父一句活，弟子却思起一个故人，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妖猴孙悟空，这厮神通广大，又有灵性，师父故不忍伤他，一直压在莲花五行山下。弟子愿顺道晤他一面，劝其皈依，叫他给取经人做个徒弟，开路护法而来。不知师父意下如何？”

如来闻言而喜，称善道：“现世音正说出老僧心中之言。”文殊阴阳怪气道：“那猴精压了五百年，一旦脱身，岂能安分！不如寻个猪精做取经人拥护，老实巴交，又能出力，倒叫人放心！”如来知他说妖魔子话，顺水推舟道：“文殊菩萨，你言正合我意！为师便着你去寻个老实巴交的猪精，令其归顺，与那猴儿做个帮手，一巧一拙，互为照应，却也圆满！”文殊只尖着舌头想说几句风凉话儿，闻师父之令，瞠目结舌，只得口称“弟子谨领”！偏过脸，苦得直皱眉头。普贤笑道：“哥，若一路上寻不着猪精，没脸遮羞、便一头栽流沙河里，死活不上来算了！”文殊恼道：“我若寻到猪精，如何说——你却要投流沙河！”普贤知文殊神通，擅长无中生有，不敢应，迟迟疑疑道：“我投流沙河做甚！流沙河又无妖精要我劝善！”

如来笑道：“为师屡次告诫尔等：‘言多有失’，‘大德慎言’。全当耳旁风！这文殊饶舌揽了个寻猪精的差事，却也不好偏了你——适间我观东方，那流沙河中正好有个妖精，出没波浪间，专吃行路人。普贤，你便去降了那厮，与他授戒，叫他也与取经僧人做个徒弟，一道西行。不得有误！”普贤诺诺，私下与文殊对视苦笑做鬼脸儿。观世音笑道：“该，该！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如来又取出一个金箍儿交给观音道：“我恐那妖猴初脱纒继，顽性未混，可将此物与他戴上；我再传你‘驱魔定心紧箍真言’一篇——略称‘定心真言’，俗唤‘紧箍咒’——如他心猿意马，逞强好胜，不服管束，便念动咒语，叫金箍儿勒得他头疼脑胀，保准那厮服服帖帖！”

观音称谢了，接过金箍儿，又去如来面前，听师父附耳密授了真言咒语。观世音切切记了，踊跃作礼，退下侍立。那文殊、普贤一咬耳朵，也施礼道：“师父，也求赐弟子一个金箍儿。不然那猪精、水怪使起性子来，不听调遣，取经之人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怪罪弟子！”如来摊手道：“今儿登堂急慌，只随身赍了一个，如之奈何？”两菩萨不悦，道：“师父忒偏心眼！”观世音道：“两师兄勿虑：那水怪、猪精神通必不如孙悟空；金箍儿能降猴儿，猴儿又降猪精，猪精再管住水怪，此乃‘一物降一物’，何用三个箍儿！”如来闻言，点头赞道：“好个观世音，果然卓尔不群！”观音微笑道：“师父又夸我了，两位师兄有何话说！”两菩萨释然道：“谁叫你小呢，不夸你夸谁！师兄高兴，师兄高兴！”如来道：“别斗嘴了，也不知人间沧海桑田，皇帝又换了没有！快各执其事去吧！”

三菩萨领命，不敢怠慢，遂辞别如来，出了法堂。文殊、普贤见庑殿下立着惠岸、韦驮，柱上拴只似狮类狗的金毛讯，知是观音的坐骑，笑道：“师妹骑这怪物做甚！哪有持莲花、踏祥云俊逸！”观音苦笑道：“却也无奈！世风日下，便多泼妇刁民。往常多待柳拈花去化难解灾，目今却要常常现三

妖魔子话——方言，指风凉话或别有用心之言。

十三相中之阿摩提相；骑上这唬人的东西，背上腾着火焰，好能镇住那作恶之輩、行凶之徒！”两菩萨叹息一声，又笑道：“只不知师妹做凶样子时，能否板住脸儿不笑？”观音亦笑道：“能，能！惹烦我了，也是敢打敢罚的！”几个说着活出了山门。文殊跨青狮；普贤骑白象；观世音乘黄犼——前有韦驮护法，后有惠岸拥护——一起腾起祥云，离灵鹫山，往东而去。欲知三菩萨一路如何降妖劝善，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流沙河普贤诫水怪 紫宸殿观音讽太宗

蟹将军要吃普贤，青脸怪“大义灭亲”。普贤劝化沙悟净……观世音夜入皇宫，谕太宗遣僧取经。早朝晕倒房宰相……

却道三菩萨与惠岸韦驮离了灵山，驾祥云往东而来。不消两个时辰，便见三千弱水，缥缥缈渺，流沙河川，烟雾蒸腾。普贤拱手道：“列位，我去寻那水怪了，也不管那厮吃了多少人，作了多少恶，只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皈依我门，便将旧账一笔勾销，也算不辱师命！——后会有期！”一抖僵绳，纵白象降下云头，在滚滚流沙河上巡睃，见东岸渡口泊着一条船，船头坐着一个艄公，矮个子，而无风吹日晒之痕，手少使帆弄篙之茧。普贤便知是个假的。闪慧目认出是个千年蟹精，变化了在那端吃人。

普贤要看他的勾当，便于无人处敛了祥光，将白象拴了，变成一胖大僧人，摇摇摆摆，朝渡口行去。那艄公见来了客人，起身迎道：“长老要渡河？快请上船！”普贤道：“我记得往日渡口樯橹林立，今日为何只剩下你一叶孤舟？”蟹精笑道：“有道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那伙人：张三敲诈行商，李四调戏女客，王五钱六更作恶，半渡杀人越货，被众人去官府出首，府尹大怒，差下衙役，一铁链锁了去！张三充军，李四宫刑，王五钱六处凌迟！惟有小人，童叟无欺，忠厚敦诚，虽非慈航，也是善楫，渡无数众生过河，因此长久！”普贤笑道：“艄公好口齿！”蟹精道：“不敢，不敢！是俺兄弟教的！”便搀扶普贤上船，收了碇，扯起帆篷，一阵风离了岸。

这河茫茫无际，有八百里宽。船行不过一二十里，那艄公将船调了头，兜着弯儿往一片芦苇荡驶去。普贤道：“艄公，如何不往西，怕老衲不付你船资！”艄公恶声恶气道：“瞅不见风掉头了！再不回头避风，长老命休也！”普贤看帆果然遇上顶头风了，瞬间刮得波浪哗哗，船似飞一般进了芦苇丛中。七转八拐，靠了岸。风也停了。普贤看岸上白森森一片全是骷髅白骨，吃了一惊道：“艄公，这是甚去处？”

艄公呵呵大笑，现出原形，白甲白袍。手臂如钳，要捉普贤菩萨。普贤冷笑：“原是蟹将军！只怕你食肠小，吃不了贫僧！”言未了，只听泼喇一声水响，又钻出来个妖精：鬓发竖立，脸色青黄，眼如铜铃，嘴似瓦盆，使一根宝杖，嘿嘿笑道：“我兄弟俩合伙吃你一个如何？”原来适间使风的便是他；见船进了水荡，忙兑水过来。蟹精大喜道：“兄弟来得正是时候！”这两个妖，一前一后，一声唿哨，要扑普贤。

眼看扑着，普贤纵起祥云，有三丈多高。两妖怪用力过猛。撞在一起，那使风的水妖把蟹精的鼻头撞破了，呼呼淌血，忙揪苇叶塞上。普贤笑道：“却来捉贫僧！”两怪心惊：“你是何人，来耍我门兄弟？”普贤骂一声：“村物，有限不识泰山！”现出法相。

蟹将军依然懵懂，那青脸水怪惊讶道：“原来是普贤菩萨！”普贤道：“认得本菩萨便好！我奉佛旨来此度化尔等归顺释门，与东土取经人做个护法徒弟，日后到了灵山，觉行圆满，好证个正果！”蟹精喝道：“本王在此间做妖精，居水府，食人肉，何等的自在！却做甚和尚徒弟！”便舞短敦来战普贤——原来他将两只螯爪修炼成兵，舞得呼呼生风！普贤使降魔杵来迎，竟一时不能取胜。普贤寻思“孤掌难鸣”，正要念咒语调护法诸神相助。忽见那青脸水怪，跳到蟹精背后，朝腿弯踢了一下，蟹精不提防，跌在烂泥里，

扭头埋怨：“兄弟，打错了也！”普贤乘机上前，挥杵将蟹精打倒。这时那青脸怪已弃了宝杖，拜在普贤面前：“菩萨，请恕小人冒犯之罪！”

菩萨道：“你是何人？为何要暗算你兄，来助贫僧？”那怪道：“菩萨委实不记得小人了？”菩萨摇头。那怪道：“我乃是瑶台侍御犍的卷帘大将。曾与菩萨蟠桃会上邂逅，故此认得金面。后因犯了天条，贬至这流沙河，投胎做了妖精。那时人地两疏，遂拜这蟹精为兄，暂且安身。这厮狡诈残暴，嗜血成性，在此间不知害了多少性命！我曾再三规劝他改邪归正，终当耳旁风！今闻菩萨劝善，如醍醐灌顶，故此人义灭亲！”

菩萨闻言，满心欢喜，道：“如此看来，你还是个有善根的！只一事相询，这累累白骨，无数条性命，莫非俱是那厮一人所害？”卷帘大将听了，面红耳赤，叩头道：“弟子愿从此皈依佛门，止恶向善！”普贤道：“既如此，我便成全你！”与他摩顶授戒嘱咐：“却在此等候，俟那东土取经僧人来此，认他为师，护持西行！”那怪道：“弟子谨领！”普贤问道：“你叫甚？”答：“以沙为姓，胡乱起个名叫‘沙鱼趴儿’，甚是难听。盼菩萨赐一个！”普贤道：“你与那蟹精吃人太多，自此却要参禅悟道，净心养性！我赐你个法号叫‘悟净’吧，与那孙悟空堪为兄弟伯仲！”

水妖道：“哪个孙悟空？——莫非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妖猴孙大圣，他也要做取经人徒弟？”普贤道：“不是那厮是谁，还有第二个！——观世音菩萨已去莲花五行山劝善了！”悟净听了，沉吟不语。普贤又叫他持斋念佛，在此等候东土取经人。悟净谨领了。普贤便念动真言，唤来白象，跨上去要行。悟净指蟹精道：“菩萨，这厮如何处置？”普贤笑道：“拎回去，使些大茴香料，再剁些姜末，煮了下酒吧！”纵祥云自回峨嵋山了。

沙悟净毕竟不敢吃他“大哥”，偷瞥一眼蟹精，见他后脑瓜儿兀自流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看撑不了半个时辰了。心生侧隐，念叨：“阿弥陀佛！你这般受罪，还不如送你走了好！”正要补上一杖。忽听水响，冒出几个小水妖，见状惊讶道：“二大王，大王怎的了？”悟净正色道：“大王冒犯了普贤菩萨，被菩萨一怒之下，使降魔杵打伤了，快抬回去救治！”几小妖上去要抬蟹精，蟹精瞪圆眼，指着沙悟净道：“你——”却再无后音，手脚一阵抽搐，登时归西。小妖不解，道：“大王临终是何意？”悟净道：“一伙子愚材！大王是要我代他执掌水府！这还不明白！”众小妖便给悟净磕头，口称：“大王！”悟净便吩咐将蟹精就地埋了，因此地乃是“蟹大王”生前屡建奇功之处，又立一块碑，请鲤鱼秀才撰文，对蟹精生前“文治武功”吹捧一番。自此水府归悟净管辖。不在话下。

那普贤去流沙河降妖后，观世音与文殊接着赶路，忽见一座山，不甚高，却有朵红不红黄不黄的云彩罩着。文殊便辞别观世音，“此山必有异物。愚兄去瞅瞅，撞撞运气！没准便是个猪精。好歹哄他皈依佛门，了结这桩苦差，好回五台山享逍遥之乐！”观音笑道：“便不是猪精，师兄也有法子叫他一双大耳朵，张嘴就哼哼！”文殊朝惠岸、韦驮道：“你俩听见了么！若日后佛祖怪罪下来，我就道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唆使我干的！”遂驱青狮降下云端。暂且不表。

观世音与惠岸、韦驮再行半个时辰，见一座高山，耸入云霄，山顶霞光万道。观世音道：“此乃镇压妖猴之莲花五行山——我去劝善，为那金蝉长老寻个高徒！”两位护法神也要跟随，叫观音菩萨止住道：“你俩且在云间驻着，那猴头见了我没准会哭哭巴巴的，休臊了他！”两神不信，道：“那

厮心狠皮厚，焉肯流泪？”观音道：“敢与我打赌否？”两个知观音未卜先知，又不敢赌。

观音一抖缰绳，骑金毛狐下到山脚下，见那孙猴子蔫头蔫脑，似睡非醒，警软一声。孙猴睁开眼，惊喜道：“那不是观世音大姐！那是骑了个甚怪物？——怎想着来看俺，真非日头从西边出了！”观音看金毛讯见了悟空，直鸣鸣，往后退，抚头道：“莫怕，莫怕。他在山下压着哩！”转首笑微微道：“一别便是五百年，大圣一向可好？”说得那孙猴眼圈儿发红，扑簌簌滴下泪来，“不瞒大姐菩萨，这五百年风霜雨雪，老孙倒不在话下，只是连一个相知的人，都未来看俺一眼。着实孤寂！”观音安慰他一番，起身要行，悟空道：“菩萨何往？”观音道：“日头不是从西边出，我却是从西方来的——佛祖要我去长安寻个取经人，去那灵山求回大乘三藏真经。”悟空问：“却有主儿没有？”观音道：“有，有！是那十世修行的金蝉长老，现名玄奘，正在长安弘福寺修持。”悟空道：“老孙去昆仑山学道还吃了千般苦，遭了万般罪，那凡夫俗子如何行得西行之路！”观音道：“却不要你瞎操心，佛祖早料到了，嘱我等与那取经人寻三个徒弟——普贤去寻流沙河的水妖，文殊去找个老实巴交的猪精，却令我寻个机灵的、云步快捷的、神通广大的，端的难为死人！却何处寻！”

悟空道：“不知这徒弟是白当还是有酬劳？”观音菩萨道：“现今哪还有白干的！有上好的酬劳哩！——不管你原来是杀猪宰牛的、当妖为怪的，只要护持取经僧平安到达灵山，便可证阿罗汉果！”悟空闻言忸怩道：“菩萨，你看老孙行不？”菩萨摇头道：

“不行，不行，实不相瞒，贫僧在如来面前保举过你，如来一听是你，便恼得哼一声道：‘那猴儿，芫荽疙瘩炒蜗牛，盛气凌人带拧劲儿，谁管得了他！’”悟空闻言，忿然道：“这老佛，我又不曾在他手上溲尿，为何还记恨老孙！”观音叹口气道：“你这厮名声坏了，却也无奈！我去前面看看有无合适的，如无，便回去复命，只叫那猪精、水妖去护持取经僧人罢了！”便要走，那孙悟空一迭声道：“菩萨，菩萨，且住一住，听老孙一言，那猪精笨重傻憨，如何能负此大任！那水妖只配在水里折腾，陆上便不行了，怎么着也得寻个像老孙这般能耐的，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魔降妖！”

观音停住脚步道：“大圣之言也有几分道理！”悟空道：“简直全是道理！——盼大姐菩萨去老佛处再添几句好言，哄得他心转转，却好放俺出了这石牢狱！”观音沉吟道：“帮你说情，倒不难办，只虑恐你这厮顽性不改，放你出来，又给我惹许多是非，到时你一个筋斗云跑得无影无踪，寻不着你，却落下我背黑锅儿！”悟空发誓赌咒道：“老孙那般做，便不当人子！江湖上也坏了名分，请菩萨放心便是！”观世音听了，心中欢喜，面上依旧不露，道：“既如此，我便先应了你，十年之内听音讯！”悟空恼得拍头：“老天神，还要十年！”观音忍不住笑了：“便改为半年吧！——看你怪心诚！”悟空连连谢了，又道：“菩萨，你还不乘机放俺出去？脚腿俱压着，却如何与大姐磕头致谢？”观音道：“休赚‘大姐’，先耐下性子老老实实再待几个月。等那取经人来，认他做了师父，自然会救你出去！”悟空连连应诺。

观音劝化了悟空，又乘金毛狐，起在半空，同那惠岸、韦驮会合，道：“那猴头垂泪没有，可看清楚了？”两个钦佩不已。便重登路程。过了玉门关，不多时，瞧见长安城街衢巷陌、酒楼店铺、宫宇殿堂。师徒三个按落云头，寻着弘福寺，皆隐形进去。见冷冷清清，香火不旺。观音叹息一声，遂

入圆通殿落脚，待机行事不提。

太宗皇帝这日晚问在紫宸殿批阅奏章。先见玉门关折冲府都尉遣飞鸟使驰迭的突厥南侵犯疆的紧急军报，不免忧虑；又睹巡查使递上的关中、河南、陇右诸道水旱蝗灾、饥民嗷嗷待哺奏疏，愈是烦恼。也是连日疲倦，不觉伏案而眠。那侍立的太监不敢打搅，忙掩门退出。

俄而，一阵清风拂过，便闻环珮叮当。唐太宗正惊讶，便见一个女菩萨，面如满月，锦襦罗裙，气度万千，手持杨柳净瓶，飘然而至。但行处，烟霞弥漫，麝香馥郁。太宗恍悟道：“天！这不是观音大士？”惊然起立。却见观世音柳眉微整，凤目含嗔，慈悲中呈庄重，俊逸中现威严。那唐王心中敬畏，汗水涔涔。观世音道：“出汗者莫非是唐王李民？”太宗道：“在下李世民，忝居王位！却非李民。”观世音道：“我非观音，为何你一国百姓俱这般称谓？”太宗辩道：“乃是避寡人名讳。”观世音佯怒道：“今日若何？”太宗诚惶诚恐，忙拜倒在地，道：“该在下避菩萨！”观音扑哧笑道：“罢了，这也是历代传下来的臭规矩，怪不得你。贫僧前来，却是有话要问陛下。请起来吧！”太宗方起身，把龙椅让给菩萨坐了，垂手恭立。

观世音安坐，拾眼便瞅见案上的奏章，窃喜道：“天助我也！”遂清一下嗓子，道：“陛下忧国忧民，可堪嘉许，然你知何故外寇侵扰、内患丛生么？”太宗道：“寡人不知，请菩萨明示！”观世音道：“你崇道而抑佛，惹恼了三千诸佛，故有此报！”太宗惊道：“如何是好？——只因太上老君人宫为朕法除了作祟之鬼邪，故此感恩……”观世音笑道：“此乃权宜之计，只可保一时平安！当年陛下随令尊灭隋剪寇得天下，冤魂屈鬼多矣！倘俱来索命，万万千，充街塞巷，老君又能若何？堂堂天尊，总不能夜夜为你守门看户吧？”

太宗闻言大惊，求观音菩萨赐万全之策。观世音道：“与其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你闻西方有三藏真经否，可普渡众生，超度亡灵？”太宗道：“或有耳闻，不辨真伪。”观音道：“真实不虚！若得三藏真经，能解陛下百年心疾，固大唐千载基业！”太宗听了，大喜过望，连连稽首道：“朕即选派得道高僧，赴西方取三藏真经！”观音闻言，颌首道：“善哉！”拂袂而去。太宗惊梦，见天色微明，便唤太监备辇上朝。

太宗皇帝乘风辇，一路警蹕，入太极宫。见百官已在监察御史“监察”下伫立于钟鼓楼下。须臾，钟鼓齐鸣，朝会时辰已到，百官沿龙尾道鱼贯而入大殿。山呼海蹈毕，分班而立。太宗先道出突厥犯疆及关中诸地灾情，交众卿议策谋略。又道：“夜来朕于梦寐中见观音大士现庄严相，示明我国外患内忧滋生，皆因朝廷抑法轻佛之故。因之朕欲遣高僧往西天取三藏真经，种诸善根，普渡众生，以保我大唐社稷平安，江山永固！弗知众卿意下如何？”百官听了，议论纷坛，或曰：“陛下英明之举，只怕李老君不依！”或曰：“那释门佛圣，也得罪不起！”

太宗沉吟，见崇玄署令在班，垂询道：“法师以为此事若何？”署令奉承道：“依贫僧之见，陛下遣使求法，乃是天大的功德，无上的善缘！”太宗欢喜，又问：“有何高僧可堪此任？”署令转目一想，禀道：“弘福寺有一玄奘法师，宏才博见，器量渊弘，又上奏文欲西行取经，端的合适！”

太宗急问：“奏章何在？”老僧官笑道：“却留在小衙中。”太宗便要着人去取。署令道：“也有几月了，不晓得寻着寻不着，但那奏文大意，微臣还记得，愿述与陛下一闻。”遂摇头晃脑诵曰：“……僧玄类发誓西行，

求取真经，缘由有二：自释流西来，慧风东扇，译本残缺，讹谬百出，以管窥豹，难概宏义。中土诸师，或迂而乖本，或偏而不即，各执其见，聚讼纷坛。惟有得西方三藏真经，方可正本清源，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此乃其一。昔时，我生母遭凌辱，含屈而死，竟堕地狱。僧玄奘欲效目连故事，愧无法力。又思中土万家，冤魂多矣！亦须索凭借真经妙典，相信诵颂，才能超脱万千魂魄，注生净土梵国！此乃其二。如此，庶可使我东土法雨常注，善根广播，王公黎首，皆可福荫，宗庙社稷，万世不颓。”

百官听了，皆道：“好个玄奘和尚！端的有出息！”太宗亦称善；见宰相房玄龄一直沉思无语，乃问道：“房爱卿，寡人所言三事，皆牵系社稷安稳，不知有何良策献上？”宰相胸有成竹，侃侃而谈道：“依臣之见，关中等地天灾，不过占十道之二三，可敕令地方官吏，放百姓去丰捻处求食，以解燃眉之急！那突厥犯我，可令守军紧关闭垒，只守不战。亦下许纵放民众出关，以防好究通敌，泄我关隘要冲兵防之密。据臣所知，突厥可汗刚愎自用，盘剥无度，致使众叛亲离，内患不止。陛下可静观其变，俟其内证起时，发大军一鼓而下之。”

唐王称善，即嘱中书省大监依宰相之言拟撰敕令。房玄龄又道：“至于观音菩萨显化，指点派僧人西方取经一事，窃以为神佛之意不可违逆……”言未已，忽昏倒在地。太宗大惊，急令近侍搀扶一厢，又唤御医入朝。太宗下龙椅，趋前看视，见房玄龄牙关紧钳，气息微弱，不觉垂泪道：“爱卿宵衣旰食，劳顿至此，朕有失护鲜恤之过也！”太医已赶来，把了脉，觉气血甚健，好生奇怪。拔银针刺房玄龄十宣之穴，房玄龄幡然醒来，一骨碌爬起来，拜太宗道：“臣适间失态，望陛下宽恕！”太宗道：“爱卿为朕分忧，忒辛苦了，朕许你七日之假，即刻回府歇息去吧！”房玄龄道：“区区小疾，何足挂齿！适间臣说到何处了？”太宗提醒道：“说到遣高僧去西方取经之事……”

房玄龄嘻嘻笑道：“‘现钟不打，倒打铸钟’，放着《道德》黄卷不读，去千万之遥取甚梵经？这一趟下来，少说十年，便是取来经，那子如蜘蛛爬叉的一般，横看竖瞧不认识，还要请人译经，好生麻烦！又要费三年五载，好时光惧耽搁了。划不来！划不来！”太宗与百官听着俱愣了，太宗道：“爱卿适才还道‘神佛之意不可违逆’，转眼又这般说。却叫朕如何裁决？”那房宰相也不言语，痴痴迷迷，只在班中傻笑。谏议大夫魏征见状，奏道：“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好在三桩事两桩有了着落，取经事今日不决，改日再议吧！”太宗无奈，只得令散朝。吩咐太监送房宰相回府歇息，百官各回衙门。

那房宰相上了轿便昏昏沉沉睡着了。一觉醒来，见日头西沉，已是掌灯时分，夫人、小妾、家人围了一床前，哭哭啼啼的。房玄龄笑道：“哭甚，我又没死！”夫人道：“老爷，你可醒了，吓死人了！”房玄龄道：“却误了去衙门办公事也！”起身要行，夫人道：“老爷，你看天是甚时候了！”宰相方悟，道：“我只记得在圣上面前说到派僧人去西方取经之事，话未说完，便一阵困倦，尔后俱不记得！”说着，自己也觉怪异，百思不得其解。

观音菩萨给唐太宗托梦后，便回弘福寺圆通殿栖身。又不放心，派惠岸去太极宫打探消息。不到两个时辰，惠岸回来。将朝会之况备言与菩萨、道：

十道——唐初，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

“唐太宗垂询房宰相，宰相才道‘神佛之意不可违逆’，便被老君所遣弟子暗中念咒语迷了心窍，叫宰相晕厥过去。又附了他体，说了一番取经的个是，那太宗一时也没了主意，便将差僧人取经事搁置下来。日后再议。”观音闻言，道：“这个李老君，真是无孔不入！”又道：“我便不叫他李家人‘恩准’，还要着人出关取经！”吩咐惠岸、韦馱守门户，纵祥风去禅房。

观音出了宝殿，先闻法堂鸣磬赞呗，又见僧俗大众济济一堂，听俗讲法师讲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之《降魔变文》，端的热闹！却不见玄奘，便入禅房。见玄奘端坐灯下，焚一炉香，捧读经卷。观音心中赞许，摇身一变，现佳人相，笑道：“玄奘法师，别来无恙！”玄奘猛抬头，见一女子，容似仙妹，端庄妙丽，慌忙起身施礼：“女施主，如何认得贫僧？”观音道：“长老还记得前生往事否？”玄奘摇头。观音道：“长老好没记性！是我从天竺将你送至此间托生的，屈指算来，已经十世！”玄奘懵懵懂懂，若有所思，却又想不清爽，道：“十世之事，俱随忘川之水而逝，如何记得住！”

观音叹息。玄奘细睹佳丽，愈瞅愈像观世音菩萨，忙整衣端肃道：“原来是观音菩萨驾临，弟子失礼，万望海涵！”观音即显法相，道：“你适间读何经卷？”玄奘答《妙法莲花经》。观音道：“是经《提婆达多品》云：‘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义’，我问你，何谓‘诸法实相’？”玄奘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生不灭，空无所有，是谓实相。”观音道：“大千世界，五光十色，动辄‘空无所有’，老生常谈。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既如此，《方便品》为何又有‘十如是’之说？”玄奘不能答。观音道：“心不在焉，焉得要旨！”玄奘道：“弟子心不在经，皆因赴天竺取法之事，师父不允，朝廷不问，无法成行！”观音道：“你果真要西行么？不怕千山万水，跋涉之苦，荒野雾瘴，妖魔作祟？”玄奘道：“弟子已思虑再三，倘菩萨开恩助弟子成行，誓游西方，取经而归！”观音笑道：“只怕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玄奘急得红脸黑面，与观音争辩。观音道：“好，好！先信了你！我便助你一臂之力！”遂道：“那玉门关外，莲花五行山下，压着一个妖猴，乃是五百牢前大同大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厮使一条金箍棒，有七十二般变化、降龙伏虎神通。已破我劝化。你可前去将其解释，收为徒弟，护你西天取经！”玄奘大喜，连连称谢。忽又虑道：“只怕我凡人肉胎，难以约束那孙大圣。”观音道：“不怕，不怕，有法儿治他！”又道：“你虽无神通，却非凡人！这十世修行之体，也是稀罕之物，遭人觊觎垂涎！”玄奘道：“弟子不明是理，请菩萨明示！”观音微笑道：“无须明言，到时便知。你自家多珍重就是！”又道：“因河南等道灾荒，皇上已敕诏天下，允许僧俗百姓外出求食，你可趁其机会，离长安，赴瓜州，出玉门关，两行取法！”玄奘谨领。忽听房上有动静。观音一怔、听见喵喵叫声，原是个猫儿！观音吩咐玄奘暗中收拾行装，明晨动身。玄奘道：“好收拾，好收拾。衲衣芒鞋走四方，竹笠瓦钵随缘化，再携几卷经晨昏诵习便可。只是无度牒，像个假冒的，入不了寺院，进不了馆驿。”观音道：“放心走便是。度牒诸物，唐王自会给你送去！”言讫不见。

玄奘又惊又喜，便悄悄拾掇了小包袱，藏在床下。不久，众僧回房齐声唱诵：“以时寝息，当愿众生，身得安稳，心无动乱。”诵毕各自睡下。那玄奘有心事，瞅着天光，便悄然起身，蹑手蹑脚出了禅房，从便门溜出寺院，直奔西门。头一天，守门军士已得了敕令，不得阻拦逃荒僧俗出入城关，便未加盘查，放玄奘出城。

却道观音那时已知在禅房上弄动静的作猫，安排好玄奘后，急纵云跳至半空，开慧目看见一个道士，慌慌张张往天庭而去。观音认出是无上真人尹喜，知他要回大玄天太清宫给老君报信，不好放他走。遂念咒摄一朵莲花抛下，将尹喜罩在城外渭水间渚洲上。七日方能解脱，尔后自回圆通殿，言明事端。令韦驮去渭水看营尹喜，休叫他渴饿着，却也不许七日内放他。至此诸事圆满，便唤上惠岸，依旧骑金毛犼回南海了。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信老君敕令捕玄奘 惧惠岸钦差追唐僧

奉神谕，太宗令捕捉“罪僧”；扮胡翁，尹喜欲借刀杀人……花月夜，惠岸入苑施神威。唐王畏，急遣钦差追玄奘……

且表太上老君接长安城土地、城隍密报，知观世音到了，托梦唐王，要他遣高僧西方取经。急令尹喜去长安阻挠此事，也下界多时了，却无产信。便知不妙，遂驾青牛离了太清宫，至长安城外渭水之畔，见尹喜被莲花罩在小洲上，又有韦驮持降魔杵守护。老君知韦驮勇猛，不好强攻、遂决计智取——拍拍青牛，令它变化了，依令行事。

韦驮在河洲上呆了几日，也是闲得慌，百无聊赖，便折一枝柳条，做个柳笛，呜呜吹着玩耍。忽见一个青衣女子，斜卧于兰舟上，顺流缓缓而下。船上点缀香草异花，越发衬得那女孩儿发若乌云，面如芙蓉，娇嫩妩媚。韦驮本是个情种，停了柳笛，眼直勾勾地看呆了！

一霎，小舟靠了洲渚，那女子折起上身，朝韦驮招手儿，韦驮以为交了桃花运，乐颠颠跑过去，“美人唤我有何吩咐？”那女孩子扭蛮腰，抛媚眼挑逗道：“哥哥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何不上船来耍耍。”韦驮心头痒痒的，却又不敢擅离，吞吞吐吐道：“哥哥却不是一个人……”那女子瞥了一眼洲岛上被国的尹喜，便解钮扣，露酥胸，飏着眼，吐着舌，作出百般风情、千种娇烧，悄言道：“哥哥来也，给你个香香儿吃！”

那韦驮身子木了半边，遂把看守尹喜之事抛在脑后，一跳便上了船，便要俯身与那青衣女子黏糊。女孩儿笑微微，觑韦驮脸儿近了，便努樱唇。韦驮还以为她情急哩，刚要噙住那香唇儿，那女子忽地吐出一股烈焰，直喷韦驮。韦驮躲不迭，被烧了一脸燎泡，疼痛难忍，一头栽下水，好半天才冒出头来，脸上仍火辣辣的疼。再一瞧水洲上那莲花掀在一旁，尹喜不见了，小船与青衣女子也无踪影。忽闻半空有人叫他名号，抬头见是老君，拍着青牛道：“韦驮将军，青儿在此，还不来耍乐！”韦驮羞得面皮通红，也无可奈何，回南海复命去了。

那云端上老君设计救了尹喜，见韦驮去了，呵呵一笑。问起尹喜，方知玄奘已离了长安，止了笑，令尹喜变化了去唐王面前撺掇，叫他下令捉拿玄奘。却驾青牛入长安太清宫一驻。

那尹喜驾风入皇宫，见太宗皇帝正在麟德殿与重臣饮宴。中有宰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征。尹喜恐其坏事，便隐了身，先去案前，往二人杯中投了迷药，两人误饮了药酒，登时变得神思恍惚，没了主见。尹喜又抽身出殿，摇身变成崇玄令，要黄门官通报，说有要事需禀陈圣上。唐王急宣进。“崇玄令”道：“陛下，那弘福寺僧人玄奘擅自离寺，混迹饥民，西行而去。据查，此僧祖父尝为前朝国子监，父亲为陵县令，新朝未予委用。玄奘因此衔恨圣上。窃以为，玄奘之行，名力求经，实则为突厥通风报信。”太宗疑惑道：“几日前，你还对玄奘法师赞不绝口，今日却这般说！”

“崇玄令”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臣以为陛下看重玄奘！”太宗道：“悲哉！法门也学会谄媚悦人！”又问：“众卿以为如何处置玄奘？”大臣或云：“玄奘既有西行之心，何不成全他，也不得罪观音菩萨！”或曰：“朝廷有令不得放人出境，以防奸细趁机通敌。若放了玄奘，岂不是出尔反尔！”那房玄龄、魏征见皇上瞅他俩，忙道：“此事关系重大，微臣亦无良策，还请陛下做主！”太宗正束手无策。听“崇玄令”道：“陛下既为道德

天尊神裔，何不去太清宫降香，请圣祖明示？”太宗称善。即罢华宴，乘风辇，一路警蹕，入太清宫拈香礼拜老君。香雾氤氲中，那老君突然开口道：

“僧人玄奘，违旨许敕，一意孤行，欲逾西境，意图不轨。宜诏令沿途官府，擒拿归京。依律严惩，以做效尤！”那太宗得了神谕，即诏令西蕃诸州府县，“宜严候捉罪僧玄奘”，不在话下。

再说玄奘出了长安，混在难民中，经秦州、兰州到了凉州。此地以天凉早寒得名：南阻雪山，形胜险峻，河川密布，水草茂密。家家户户房屋如垒，门小而高，上建土楼。城中有一大云寺。玄奘入城，便见着缉拿文告，上有自己形影，浆水未干。又见衙役街头巡查，心中忐忑，急潜入大云寺，求见住持，乃是慧威法帅。法帅初见玄奘，听其言明西行宗旨，甚为钦佩。便叫玄奘藏身，又款待了斋食。入夜，又差几名贴身弟子陪玄奘自角门出寺，星夜逃离凉州。

几僧人陪着玄奘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行够多时，到了瓜州。众僧怕人多招风，便与唐僧拱手作别，自回凉州。玄奘在瓜州城外候了半日，乘天昏潜进城，寻个小客栈住下，想着次日直奔玉门关。谁想到还没睡下，外头人喊马嘶，灯笼火把，屋门被人一脚踢开，拥进一伙皂隶，将玄奘拿了。原来那店主认出了玄奘是钦犯，去府衙将其告发了，自得了几十两赏银。

众衙役将玄奘下到大牢里，等着天明好装上囚车押回京城。玄奘心知这回插翅难逃了！心中悲苦，不由地暗自垂泪。那承值的狱卒李四，是个信佛的居士。昨夜间曾得一梦，见观音菩萨显相，令他助玄奘出关。一天便惦记着此事。入夜果见到玄奘，便殷勤伺候了斋饭茶水。夜间又使酒将同伴灌醉，私放玄奘出狱。玄奘泣曰：“施主与贫僧萍水相逢，却甘愿违逆王法，救我脱离厄难，大恩大德，何以为报！”狱卒道：“我虽未剃度，但为居士多年！承观音大上旨命，帮你这般的有德行的高僧逃脱囹圄之灾，荣幸之全！倘遭不测，死而无憾！”令其弟驾柴车出城。玄奘便藏在柴禾中，逃出瓜州。

趲行几日，到了玉门关。玄奘见关隘防守严密，一筹莫展。幸遇一胡人老翁，自称往返伊昌国三十余趟，路途甚熟，也是个虔心向佛的，因之自愿帮玄奘偷渡。玄奘喜出望外。是夜三更天，玄奘牵一匹老马，随胡翁过关。那胡翁果然路熟，三转两转，竟出了关。玄奘深信不疑，紧跟胡翁渡过刼卢河，又上了马，往西行了几十里。借着月光，望见前头有一座高大的烽火台。那胡翁却引玄奘往烽火台驰去。玄奘疑惑道：“老人家，我打听到两座烽火台之间有百里之遥，为何不绕过去。却要冲着它走。这岂不是自投罗网？”胡翁道：“过了烽火台，便是连绵几百里的沙砾之地，无水无草，你不去烽火台取些水，备些草料，如何走过这段路！”又道：“那守台的校尉是我多年的契友，不但不会难为圣僧，还会赠送水囊糒粮哩！”玄奘信以为真。便随胡翁打马往烽火台而去。

行至台下，见堞墙上戍卒大声喝问：“台下何人，胆敢偷渡越境！”玄奘回首寻胡翁应付，转眼不见了！原是尹喜变化了来赚玄奘的，借刀杀人之计。玄奘惊慌，答不上话来。那台上守军不知虚实，只管将箭矢射来。吓得玄奘面如土色，拨马便逃。说来也怪，那箭只是射不中玄奘。马倒中矢而亡。玄奘弃了马，慌不择路，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天将明时，仔细一看地貌，不禁大悲！原来又跑回刼卢河畔。不敢乱动，遂隐身芦苇，等夜间再说。

却说韦驮狼狈逃回南海普陀治伽山，向师父禀陈“大战三百回合，却战老君不过”、尹喜破老君救去之事。观世音见他一脸火泡，外加一脸愧色，又好气又好笑，道：“只怕将军战的不是老君，而是美婵娟吧！”羞得韦驮无地自容。观音看他捂着伤脸、疼得直吸冷气，不免恻隐，吩咐龙女带他去敷药。

龙女引韦驮至一静室，取出个小瓷瓶，倾出些白粉儿，以净瓶甘露调和，往韦驮脸上抹，一行抹一行骂老君狠毒，又道：“将军这般不当心！幸师父有从峨嵋山普贤菩萨处讨来的专治水火烫伤的灵药，不然你脸上准要落下大疤小疤，吓死人！”药涂上去，伤处即觉清爽。韦驮便“好了疮疤忘了疼”，心猿意马起来。那龙女为了给他搽药，挨得近，不免鬓发厮磨。又有幽香从身上散出。韦驮嗅着便醉了，道：“妹子这般体贴人！”手便不老实，放在龙女胸上。龙女嗔道：“要死了！”打落他手。韦驮嬉皮笑脸道：“妹子知哥哥的脸怎么烧的？”龙女摇头，韦驮便添油加醋说了一番。龙女拍手道：“烧得轻！活该，活该！”韦驮见她佻，情不自禁，搂她柳腰。龙女却推开他，“你不怕我也喷火烧你！”吃吃笑着跑出静室。

龙女才回大殿，便听师父吩咐道：“龙女，你与诸天看守门户，我去助一助那取经僧人！”临行时又交待一句：“不许与韦驮胡闹！”龙女惊得一吐舌头，连连应诺。

那观世音菩萨便唤上惠岸，腾起祥云，离洛伽山。霎时过了南海，来到长安上方。惠岸道：“倘师父仍旧慈眉善目去见那李皇上，恐难奏效。依弟子之见，莫如以毒攻毒！”观音道：“怎个‘以毒攻毒’？”惠岸说了一番。观音领首道：“也好，谁叫那厮‘敬酒不吃吃罚酒’！”又道：“须索叫那李皇上救命赦免玄奘无罪，再送些行李才好！”惠岸笑道：“师父放心！”便入皇城。观音自去西蕃阴助玄奘。

这宵太宗皇帝清闲无事，便邀皇后嫔妃在禁苑柳园饮宴。时值仲春，和风阵阵，花好月圆。远处皇城，近处宫阙，大小彩灯相映生辉。阁内华宴，玉女陪君王飞献走斗；槛外歌舞，佳人抛彩袂翩若惊鸿。那唐太宗十九岁起义兵反隋，也算是个马上天子，偏爱健舞，那乐署令焉能不知！便见四个女子，短衣长裙，头戴毡笠，双手持短剑，两两相对，舞动回旋，端的剑若流星，人胜须眉。大字击节称赞；却又笑道：“金戈铁马，联固喜悦，却未免辜负了这融融春色！”乐署令恭敬道：“陛下，便来软舞《春莺啭》如何？”太宗捋髯称善。那乐工即奏弦乐，吹玉笛，遂见一队簪花伎女裾带飞曳，如仙子临凡，飘然而至，挥翟袖舞于花毯之上领舞者腰身窈窕，美目流眄。弦竹声中，忽闻檀板轻敲，那女子启朱唇唱道：

流莺几声啭，帝苑一时静。

绮户藏国色，芳林舞倾城。

花摇起梦蝶，月浓惊柔鸿。

谁个撩罗裙，春风自多情！太宗皇帝龙颜大悦，即今年侍取锦绩黄金赏赐舞姬乐工。又盯着那窈窕腰肢、善流盼的舞伎道：“你叫甚，可愿留在宫中侍奉朕？”那女子受宠若惊，莺啼般道：“奴婢贱名春梅，愿侍奉陛下晨昏……”

太宗情意绵绵，正要打发后妃，好叫春梅侍寝。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阴云遮月。灯盏悉数被吹灭。惊得宫娥彩女乱窜、后妃姬嫔尖叫。太宗毕竟是经历过沙场之人，大声唤太监去取灯火来。太监才去，突见一个神人，

身放白光，自皇城上方盘旋而来，立于槛外。众女子皆已惊吓晕厥过去。惟太宗皇帝还强撑着站在阁内，战战兢兢道：“你是何方神明，降临寒宫，有何见谕？”那神道：“我乃南海观音菩萨大弟子惠岸行者，你既然答应师父遣高僧取经，为何又朝令夕改，差人捉拿玄奘法师？我今日便是来兴师问罪的！”挥铁棒将身旁一块丈多高的太湖石打得粉碎！

太宗慌得纳头便拜，“尊神息怒，有话好说！”惠岸喝道：“你为大唐皇上，可知莲花五行山下所压妖猴故事？”太宗道：“有所耳闻，未得其详。”惠岸道：“那是五百年前，妖猴孙悟空反出老君丹炉大闹天宫。那道家诸神束手无策，只得请我佛如来使大法力降服那厮！那猴头对如来口服心悅，对李老君却衔恨在心你既认老君为圣祖，他岂能喜你！倘你再不听我师之言，我便把那孙悟空放出来，叫他先代你做几年皇上再说！”

太宗闻此，魂飞魄散。忙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愿更弦易辙，善待那取经僧人，乞神明高抬贵手！”惠岸笑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听说你是位贤明君王，也不想为难你。却要看看你如何‘更弦易辙’？”那唐王才把一颗心放到肚子里，沉吟片刻道：“朕即下诏赦玄奘法师无罪，封其为钦差取经高僧，享四品僧纲俸禄，赐法名唐三藏，度牒、通关文书备齐，另赐七宝毗卢帽一顶、百宝锦襦袈裟一具、九环锡杖一根、紫金云龙纹金钵一只，以及良骏五匹、护卫两名……菩萨看还缺甚？”惠岸道：“尚可。”又道：“敕令、文牒诸物却要夤夜送去，不得延误！不然明晚来一把火烧了你金銮殿！”太宗连声应诺，又踌躇道：“只闻报玄奘法师自瓜州脱身，去了玉门关，不知一时能否寻得到？”惠岸道：“心诚则灵，寻得到，寻得到！”言讫化一道祥光走了。

须臾，云散月现。后妃宫娥醒来，皆不记得如何倒下的，只有那被打碎的太湖石历历在目。太宗不敢怠慢，即刻起驾回紫宸殿。唤有司拟就诏令；书了度牒与通关文书；取来袈裟、僧帽、锡杖、金钵；选了五匹良马、两名御前校尉。便着崇玄令为御差，携带一应物品人马，发五百御林军护送，星夜出潼关，往西追赶玄奘而去。

钦差一行，昼夜兼程，追至瓜州，太守你“罪僧已于昨日被狱卒李四私纵政走，却死活不招认，据猜度是潜住玉门关了”，被崇玄令扇了个大嘴巴子：“‘罪僧’，眼下是御差取经圣僧了！”喝令将李四放了。李四已被折磨得龟奄一息，闻钦差之言，大笑数声气绝。崇玄令吩咐太守将其厚葬。自己不敢耽搁，稍事休整，不待天明，又率众赶往玉门关。

却道玄奘在瓠卢河畔藏身，捱过白昼，入夜，借着黯淡星月上路，想穿过烽火台西行，走不多远，猛听后头马蹄鬃嘚嘚，人声喧嚷，回头一瞧，灯笼火把，追兵来也！玄奘吓得拼命逃窜，跌破了膝盖，跑掉了鞋子，人马声却愈来愈近；眼看追上，玄奘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跪倒在地，祈求观音菩萨显化救难。焉知观世音也不灵了。那追兵已呼啦啦将玄奘围上！

玄奘眼觑得刀剑镗曙，闪着寒辉，仰天长叹道：“我玄奘死不足惜，只恨下能面佛朝圣取来真经！……”言语哽咽，说不下去，却见士兵只是垂手恭上，并夫上前捉他。正疑惑，忽众人分开，从华招上下来一位官吏，揖礼道：“唐三藏法师，老僧追你追得好苦哇！”玄奘认出是崇玄令，惴惴不安，忙还礼道：“大人谬也，小僧乃玄奘，非唐三藏……”僧官道：“不错，不错！找的就是你！”

玄奘仰天长叹：“无怪人道：‘孙猴再行，也逃不脱如来手心！’这经

是求不成了！”僧官笑道：“谁道求不成！还是御封取经官哩！——恭喜法师，今有圣旨，敕封你哩！”遂开读诏书。

玄奘拜闻毕，喜出望外，起身道：“请大人转禀皇上，蒙皇上赐法名、赠文牒，准玄奘西行；又遣御前校尉护卫，小僧感恩不尽！然官职禄位，与我空宗相左，恳求皇上收回成命；袈裟诸宝，虽系皇上厚爱，恐引盗贼垂涎，徒招灾祸，亦烦大人代贫僧壁还！”

署令闻玄奘不领僧职，暗中竟松了口气。原来心中隐隐惧怕这后生家果真求来真经，博得龙颜大悦，一道敕令，将自家取而代之。此刻遂道：“唐三藏法师不就官位，真高人也！令人钦佩！此事老僧可代为察陈圣上；御赐僧宝却不敢擅自带回去，还请法师收下，休叫老袖为难！”不管三七二十一，留下骏马、校尉，放下袈裟、僧帽诸物，辞别而去。玄奘紧喊慢喊，那人马已远会那两个校尉，一个赵三，略胖，一个钱五，瘦长当时两个见唐僧兀自发呆，遂道：“唐三藏长老，还不换上御赐的袈裟、僧帽，持上宝杖登路，发甚愣怔？”玄奘一时未转过念来，问：“两位称贫僧甚？”道：“御赐的法号，却不要！”玄奘忙道：“岂敢，岂敢！是贫僧一时懵懂！”至此改称唐三藏，又称唐僧。

两人又要给三藏更衣。唐僧道：“跋山涉水，一路风尘，岂不糟蹋了这上好的东西！先收在包袱里，日后逢斋节法会、觐见君王时再穿。”两校尉撇嘴道：“真是‘叫化子披龙袍，脱不了那寒酸气’！”唐三藏又揖礼道：“西行之路，万里迢迢，日后还请两位将爷多多看顾！”赵三皮笑肉不笑道：“能送唐长老西天取经，是我等的造化哩！”钱五阴阳怪气道：“明知‘万里迢迢’，还拖我哥俩给你赔罪！”三藏听见，只好装聋作哑，只言：“拜托，拜托！”三个上了马，取道往西而行。天明时到了烽火台下。二校尉勒马朝台上吆喝几声。那守台的校尉姓陈，接报忙迎出来，见到三藏，拜倒在地：“那晚多有冒犯，幸圣僧命大福大造化大，不然小人罪孽深矣！”唐僧道：“不知者不为罪也！”陈校尉感激涕零，赠送丰足粮草水囊，又送三藏一程。

行不多远，便见一座高山，五峰矗起，怪石嶙峋，阻在面前。陈校尉道：“两界山到也！”唐僧道：“莫不是压孙猴的那山，从前唤作莲花五行山的？”陈校尉道：“正是！”再行几步，到了界碑，遂停下与三藏等拱手作别，自回烽火台。

这三人依旧前行，两校尉长吁短叹，愈行愈慢，嘟囔道：“也不知哪世修行的，今儿落到给个云游僧人听差！只怕要把这五尺之躯丢到异域他乡了！”唐僧暗忖：“这话虽粗，理却不差。自己受罪，何苦又拉上两个陪罪的！”便道：“两位勿虑，待会儿贫僧救出那山下压着的灵猴出来，收他为徒，两位即可回长安与家人团聚了！”两人听了，呵呵大笑：“唐长老你真能逗乐，听说那妖猴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你却收他为徒？”

三藏闻言，心中也不免嘀咕，道：“贫僧行前曾蒙观音菩萨指点，故此敢人胆出此狂言！”说话间便来到山前，两校尉以刀剑斩草，脞出一条路来，行至山崖下，只见芳草萋萋，灌木丛生，却不见石猴踪影。那两人也是没出过太力的，眼下累极了，择片草厚地，歪在那厢喘粗气。三藏无奈，只好自己四处寻找。转到一块卧牛石前，忽从石旁酸枣子棵后传出一声长长叹息，把唐长老着实吓了一跳。要知是何人弄动静惊吓三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佩禁箍猴圣释 厄覬僧宝赵钱遭诛

释道放心：唐三藏给大圣佩上禁箍，才救他出山……见财起意，二校尉趁行者外出化斋，欲杀僧夺宝……

唐僧被树丛后那声长叹吓了一跳，默默神儿，又听到有人慨然吟道：

五百年前逞神勇，霜雪消融又春风。

唐僧闻言，高声接道：

喜闻悟室入释门，愿伴贫僧取真经？

那人道：“老孙愿意，老孙愿意！快来救俺则个！”唐三藏转过树丛，见石崖下压着一个猴儿，只露着脑袋和两只手臂。那猴儿瞅见三藏，泪如雨下，将脸上灰尘冲了几道痕：“法师，快救老孙出去！情愿随你西天取经！”唐僧道：“好，好！只不知如何才能救你。若要挖山，恐怕你还要耐心等些日子。”悟空道：“毋须挖山，你只要把山顶上的符帖揭下来，老孙自能出来！”唐僧应着要走。那两个校尉闻声过来，见悟空面貌凶狠，不敢靠近，只远远张望。悟空瞥见，问两人是准，唐僧告知了，往山崖上攀。约半个时辰才爬到山巅，果见一块巨石上贴着神符，上面释道两家咒语闪着万条金光。

唐僧不知好歹，上去就揭。却从石中幻出一个道士，一脸横肉，手持宝剑，喝道：“大胆和尚，竟敢擅自揭帖，纵放妖猴，该当问罪！”便要杀三藏。吓得唐僧连连磕头，禀道：“贫僧唐三藏，奉旨两行取经，蒙观音神谕，来此山开启仙符，拯救孙悟空，好收为徒弟，同赴灵山！”那道士收了剑，怒曰：“我乃是太上老君弟子徐甲，奉师父之命来此间镇符。无他的谕令，谁也不能动这符帖！”三藏无奈，只得快快下山。

忽见一朵祥云飘来，上立着惠岸行者，大声道：“唐三藏，还不快揭符救孙大圣出去！”三藏遥拜道：“有天神阻拦，故不能揭！”惠岸跳下云头，挥棒便打那石头，徐甲闪出，以剑相迎。两个乒乒乓乓半云半雾斗了几十个回合，徐甲眼看支。猛闻半空传来牛叫声，原是老君骑牛驾临，抛下金刚琢，打在惠岸手臂上，惠岸疼痛，弃了铁棒，徐甲趁机要刺惠岸，半空一声响亮，一朵莲花车轮般飞下来，将徐甲罩住，大众抬头看，方知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显相。

惠岸拣起棒，闪在一厢。观音亦收了莲花，与老君施礼道：“天尊，这妖猴乃是佛祖降服，今有弟子唐三藏往西天取经，欲收其为徒，做个护法，故来斯山揭符救人。”老君笑道：“这妖猴虽系如来殄伏，却借用我道家五行之力，那符篆上亦有老夫所书咒文。即便要毁符纵妖，也要与我家打个招呼不是？”观音笑道：“天尊之言，颇有道理。贫僧便是来禀陈此事的，盼天尊给个方便！”老君冷笑道：“方便，方便，你家方便了，天庭却麻烦了！”

观音道：“此话怎讲？”老君道：“这猴头在山下压了五百年，便积了五百年怨忿哩！他自斗不过如来，却不寻玉帝泄愤！”观音笑道：“天尊自可放心，向日贫僧来劝化，这猴儿已皈依了，愿为沙门，护持取经人西行哩！”老君道：“没笼辔的野马儿，断锁链的猴，谁敢打包票儿！”观音道：“老君勿虑。”上前与他低低说了几句，老君方展眉捋须道：“有紧箍儿便好！”又问：“何时给那厮套上？”观世音自袖中摸出金箍圈，递与唐僧：“先哄猴儿戴上它。”三藏道：“此是何物？”观音尚未语，老君笑道：“辟邪的，辟邪的！”

唐僧信以为真，急三忙四下山，朝悟主道：“观世音菩萨赠了一个金箍

儿给你，系‘辟邪’之用，你先戴上，方能揭掉符篆！”悟空道：“箍儿呢？”唐僧拿给他看，悟空接过一瞧，果然金光灿灿，笑道：“真是个金的呢！”不分好歹便套在头上，笑嘻嘻道：“老孙已戴上了，快上山揭那‘鬼画符’去！”三藏遂上山道：“菩萨，那‘辟邪’的圈子已戴到孙大圣头上了！”老君闻言，道：“‘辟邪’，‘辟邪’！”笑得直不起腰来。那观世音菩萨却正色道：“阿弥陀佛！”起在半空，能瞅见孙猴，遂念诵‘驱魔定心紧箍真言’，便见悟空疼得双手抱头、龇牙咧嘴，嗷嗷直叫！那老君亲眼睹了，愈加放心，遂驾青牛，唤上徐甲，回天庭去了。三藏听山下悟空叫唤，却不知何故，不免发愣。

那观世音又降云头至山顶，对三藏道：“可听见悟空呻唤了？”三藏道：“听得正清！却不知是何人咒他？”观音道：“正是贫僧——此乃如来佛亲授‘驱魔定心紧箍真言’，又称‘紧箍咒’。我再口授与你，要牢牢记住。俟那猴子不服管束时，可念此咒语，那厮头上的金箍便越缩越小，勒得他头疼难忍，只得就范。”遂将真言口授唐三藏，三藏切切记了，朝观音菩萨礼拜。观音慈悲道：“你不救悟空出来，更待何时！”纵祥云回南海了。

三藏拜送走观音菩萨，便朝神符拜了几拜，小心翼翼将符篆揭下，正想如何处置，忽见那徐甲窜了回来，一把抢去，揣在怀里，嘻嘻笑道：“好歹也是墨宝，又系如来、老君两人联袂捣鼓的，端的稀罕，留着换酒吃！”复腾云而去。

那唐三藏此时方知那金箍儿并非是“辟邪”之物，偏是自己哄孙大圣戴上的！倒像是合伙捉弄大圣似的，心里自觉有愧，一步步下得山来，见悟空正两手拼命揪那金箍儿，想弄下来，金箍却像在肉皮上生了根似的，任你怎么晃摇，也纹丝不动。悟空急出一头汗，瞅见三藏，气呼呼道：“和尚，你弄了个甚‘辟邪’的圈子，适间勒得老孙眼珠子差点儿暴出来！”唐僧红了脸，讷讷道：“是观音菩萨送的，老君言称‘辟邪’，却不干贫僧事！”悟空焦躁道：“罢了，罢了，你们先闪开，休让飞石崩着，待老孙离了这活地狱再计较！”

唐僧及两个校尉便打马跑，也不知行了多远，便听背后一声巨响，转身看，山林中一股烟尘冲天而起，直上九霄！一个毛茸茸的物件鸟一般飞过来，落在三藏马前，原是孙猴，浑身血汗淋漓，跪下道：“法师在上，受老孙一拜！”唐僧怜惜他，下马寻包袱里自己的旧衲衣，给悟空穿上，虽不甚合体，却也像个和尚。那悟空又拜谢“法师”。三藏道：“孙大圣，你该叫贫僧‘师父’哩！”孙猴道：“适间却是观音念咒叫那箍儿勒我头疼？”三藏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委实是南海菩萨念诵‘驱魔定心紧箍真言’，俗称‘紧箍咒’，便咒得大圣头疼！”孙猴道：“那菩萨也将此咒授与法师了？”三藏道：“大圣果然灵通，有这桩事。”

悟空闻言，止不住两眼盈泪，“就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老孙出来！”叹道：“老孙也只有死心塌地跟法师——师父走了！”三藏劝道：“还是跟贫僧走得是！到了灵山，为师求取来真经，大圣也得了正果，岂不两全齐美！”两校尉嘟哝道：“盘算得怪远来，还不知能活到哪天哩！”他俩见孙悟空人不高大，貌不出众，走路一拐一拐的，一副猴子相，哪像个有神通的！遂看不起他。嘴上不说，却挤眉弄眼，揶揄冷笑。那悟空看在眼里，一时忍着不理。

才要行路，唐僧忽思起一桩大事，道：“悟空，你既入释门，为比丘弟

子，为师该为你剃度！”孙猴道：“师父，老孙心里皈依，却不胜过剃十个光头！俺这身上亿万根毫毛，根根出神入化，变幻无穷，倘剃去了，老孙神通也完了，却如何替你开山辟路、降妖拿怪？”三藏道：“此话当真？”孙猴便拔两根猴毛，吹口仙气，变成两条蛇，昂头吐须，去咬赵钱两校尉，吓得两人落荒而逃。孙猴呵呵大笑，收了汗毛。两个鬻了半天，才大着胆子回来，脸还没复了正色；心里把悟空恨得不行。唐僧见状大喜，道：“既如此，为师便许你带发修行，做个行者。”悟空自此又称行者。

唐僧师徒几个过了莲花五行山，已近午时，寻一平坦处打尖。行者道：“师父，徒儿为你化缘去！”三藏道：“天神，这四下里没人烟，你去何处化缘？”行者道：“方圆三千里总有人烟吧！”赵三钱五便撇嘴；意谓行者吹牛皮。那行者又道：“师父，可有钵盂？”三藏道：“有，有！”便解包袱，行者瞅见袈裟、毗卢帽、金钵、笑道：“师父穷家等势的，包袱里还有些私房哩！”三藏道：“这些物品，再加上这根锡杖，皆是皇上所赐，贫僧谢拒不成，只好带着。”又逗趣道：“带着也好，逢上饥馁困苦之际，可典当当了换几两碎银，也好度过难关。”

行者道：“师父说差了。老孙当年天上地下，甚宝贝没见过！这几件宝物，价值连城哩！师父若走到哪国哪乡，走得辛苦，想就地当个财主，便把它们变换成几万两黄金，构精舍，筑花园，娶妻纳妾，享用一世也同不完！”听得两校尉目瞪口呆。那唐僧闻言只一笑，“贫僧誓游西方，岂可贪富贵美色而毁大节！”行者笑道：“佛祖先时也曾娶妻生子，却也未误得道成佛。师父何必忌讳莫深！”唐僧道：“阿弥陀佛，悟空不可乱说！”行者道：“不乱说，不乱说——老孙与你化缘去！”又问：“一个瓦盂，一个金钵，却叫老孙用哪个？”唐僧沉吟，行者细觑瓦钵，叫道：“这瓦的毕竟斗不过金的也！”唐僧一瞅，瓦钵叫金钵碰裂纹了，道：“却也只好用皇上给的金碗了！”行者笑道：“常言道‘捧着金碗讨饭’，今日可应验了！”腾云去了，倏忽不见。

唐三藏不免赞叹，便听赵三、钱五酸溜溜道：“唐长老既有这般高徒，还要我等没本领的跟着赘事！”唐僧道：“贫僧又细细想过了，两位将爷想回去，贫僧也不敢强留，只是唐王面前如何交待？”两人听了，垂头丧气。三藏从糍粮袋里取出烙饼让他俩吃，两人均说“不饿”，闷闷睡在树下。不过半个时辰，孙行者化缘回来，钵盂盛着热腾腾的黄米饭。唐僧又让赵三、钱五吃。两人道：“小人哪有福份吃孙长老腾云驾雾化来的斋食！”唐僧只好吃了半钵，余下的行者吃了，去溪边洗净金钵，收拾好，重新上路。

唐僧一行又行了几日，且喜路上定宁。这一日，因贪赶路，误了宿头，在一片山林里露宿。行者扯了些草，给师父在一棵大树下打个地铺，两校尉骂骂咧咧，离三藏八大远睡下。才躺下就惊咋，原来一只四脚蛇自身边爬过去了。孙猴不惯睡地，便攀上那棵大树，在一个树杈里打盹儿。

夜半，忽听下头行动静，原来是赵三、钱五在窃窃私语。行者便使神通、变成一只小蚊虫儿飞过去，在他俩头上盘旋，只听钱五道：“兄弟，咱们不能再跟这秃驴走了，活受罪不说，有那毛脸猴儿在，咱日天的本事也显不出来！到最后落个白忙乎！”赵三道：“哥，小弟早就想溜，可有家归不得。这违旨之罪，要火九族哩！”钱五道：“我倒有个主意……”放低声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哥俩明日寻机会把那秃驴杀了，劫了他的包袱，去那伊昌国隐姓埋名，变卖些银钱先享乐它几年，再回长安，便禀皇上说唐三藏贪财，

半途卷包袱不知去向。万里迢迢，皇上如何查证！”

赵三连声赞：“好主意！好主意！”忍不住高声起来。叫钱五捅了一把，才又低了嗓门，两眼夜色中熠熠闪光：“哥你说，这宝物咱俩怎么分？”钱五寻思：这厮没做成事便想着怎的分赃了，看来也是个利禄之徒，不足以谋大事。俟灭了那唐和尚后，再结果了他！嘴上却道：“哥哥我生性胆小，这动刀见血的大事当然要依仗贤弟了。贤弟杀了那厮，功劳最大，自然要多分些，咱们四六开如何？”赵三沉吟道：“四六开？你四我六，按说不少，只是那毛猴子难对付，万一被他撞上了，兄弟我小命休也！”钱五闻言，慷慨道：“也果然是提着脑瓜干的，那就三七开！”赵三欢喜，两个钩指头，发誓道：“兄弟赵三钱五，为前程共赴大义，若有变心者，天诛地灭！”发过誓，也是折腾了半宿，两人俱疲倦了，呵欠连连。倒头睡去。

行者飞回树上，心里想：“真是世风日下，人心险恶！”听着下头两校尉鼾声大作，将师父惊醒、辗转难眠，遂拔一把汗毛，吹口仙气，变作虱子、虻蚤、蚊子，去咬赵三钱五百。顿时咬醒，两个胡拍乱挠，直至天明，也没再合眼，行者只在树上冷笑。

翌日清晨、露水很大，夜宿人浑身上下都湿乎乎的，赵三钱五又卷爹骂娘：“不知哪世积行的，今世跟唐长老享这份福！”三藏又赔小心，说日后回到长安，定向唐王禀告二位将爷的功劳，请皇上厚加赏赐！两人听了，只是冷笑，胡乱吃了些干粮，又登路程。

行了一两个时辰，隐隐望见山下有一座城池。两校尉以为是伊昌国，窃喜，互递眼色。唐僧也瞅见那城邑，悄悄问行者：“有旧年存的银子没有，借我二两。”行者身上哪有银钱，偏他会变，从屁股上揪根猴毛，变成一锭银子，递与师父道：“可够用？”

三藏掂着足有四五两重，连声道：“够用！”便与那赵三钱五搭话道：“等到了那城中，贫僧做东，先请二位将爷沐浴，再寻家素菜馆子，请两位饱餐一顿，找家洁净客栈，睡个好觉！权表贫僧的一点心意，如何？”两人各怀鬼胎，打着哈哈道：“那就多谢唐长老一片美意了！”只行者认的那城不过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却不说破。

在山间又行多时，那小径傍着山崖蜿蜒迂回而下。山势却又险峻，左靠石壁，右临深渊，踢一块石头下去，半晌才听见回音。两校尉嚷着饿了，要歇脚吃饭。唐僧只好答应，便的道旁寻个树荫，拴了马。行者便取了钵去化缘。却瞅着赵三钱五，见他俩暗递眼色，佯作不知，腾云而去。这厢行者才走，两校尉便宝刀出鞘。唐三藏正闭目养神，等行者回来，焉知大祸将至！猛听赵三大喝一声“秃驴”，睁开眼，钢刀已架到脖子上了。

三藏战战兢兢道：“两位将爷要干甚？”钱五道：“和尚，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死便叫你死个明白：我哥俩不能再跟你受这份罪了，想脚底抹油，苦无盘缠，只好杀了你，劫了包袱，他乡异域好有条活路！”唐僧上牙打着下牙道：“两位请便，只求留贫僧一条小命，没齿不忘！”赵三道：“留下你便是个麻烦！”抡刀要砍，钱五拦住道：“何须用刀，就把他往山崖下一推，跌他个七零八碎，还可推说是他自个儿不当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哩！”

赵三闻言，遂收了刀，将包袱斜挎身上，上去拖三藏。三藏死死抱着一棵树不丢，钱五便使刀背去磕他手。唐僧疼痛难忍，松了手，被他俩踉踉跄跄

踉跄到悬崖边，就往下推。三藏惨叫一声：“贫僧休也！”猛听头顶雷鸣般一声：“二贼住手！”吓得两校尉浑身一颤，那孙行者白天而降，“”一棒将赵三打翻在地，哼也没哼一下，便不动了。钱五惊惶失措，丢开三藏，撒腿便跑；包袱在背上一跳一跳的。行者嘻嘻一笑，一纵身便落到钱五面前：

“钱贼，何处去！”钱五看跑不了，双膝扑通跪下，头捣得山响，一口一个：“孙老爷饶命！”行者怒骂道：“你等在为御差，却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吃老孙一棒！”

那钱五不自量力，举刀来迎，当一声被铁棒震飞，堕至绝壁下。钱五瘫倒在地，只喊：“唐三藏老爷，盼看在皇上份上，救小人则个！”唐三藏惊魂方定，先看倒地的赵三，口鼻出血，气息全无，吓出一身汗，忽闻钱五呼叫自家名号求救，连滚带爬过去，道：“悟空，打死一个了！休要——”那行者不待师父说完，接口道：“便叫他成双！”一棒下去，如泰山压顶，钱五也撂下了。行者便去剥包袱，笑盈盈道：“师父，完璧归赵！”

三藏见钱五污血顺七窍往外流，再一瞅头上白花花像泼了豆腐脑儿，哇一声呕吐起来。行者慌忙丢下包袱，来扶师父，拍背揉胸。那三藏好不容易缓过气来，埋怨道：“徒弟，他们好歹也是钦派御差，你何苦要打死他两个。日后却叫贫僧如何向唐王交代！”行者道：“这两个贼人要图财害命哩！师父反倒怜惜起恶人来了！”唐僧道：“所谓恶人，不过是一时执迷不悟。我佛慈悲，正要忍辱负重，以大法度化之。你嗔恚心重，逞能好胜，动辄伤生，哪儿像我释门中人！”

行者救了唐三藏，本想听几句谢辞，反被说了一番不是，登时气恼！要知行者如何应答，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引经据典三藏贬徒灭虎讨马悟空助师

好心没好报，行者救师反遭贬；恶人无恶名，三藏撰文赞校尉……观音指点迷津，行者暗助师父……

且说行街道：“难道皈依佛门只可念经，连恶人也杀不得？”唐僧两眼噙泪道：“正是，正是！佛法大意统言之，便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走路也要当心踩了虫蚁。你一连杀了二人，依《四分律》，是犯了波罗夷罪！贫僧实在无法留你。去吧，去吧！”

行者寻思：当和尚真是罗嗦！哪有在花果山称王为圣快活！

又想：他救俺出了莲花五行山，俺也救了他一命，也算扯平了，走便走！遂道：“不消师父撵，老孙自去也！”要朝唐僧行礼，唐僧生气，扭脸不看他。行者自觉无趣，一声唿哨，纵筋斗云走了。只撇下唐长老孤零零一个在荒山野岭。

唐三藏听山风呼啸，涧底水响，从心里发毛，忙默念《心经》三遍，心稍安宁。又瞥见赵三钱五，不忍其暴尸荒野，便大着胆子，将他俩扯到山坡上，捡些石块垒起一座坟墓，立一块薄石为碑。三藏攀岩上岗，寻了雷殛木上的炭灰，却又颇难措辞。沉静间闻山雀在头上唱着。唐僧也是费了一番心机，方在石碑上写道：“大唐国御前七品校尉赵三、钱五合葬之墓”。碑文云：

……赵钱二校尉奉旨伴僧唐三藏两行取法，经日辛苦。

护持有方。虽常思家眷于梦寐，仍明大义而徂前。风餐露宿，绝无怨訾，筚路蓝缕，大志弥坚。惟具信心于拜佛，不意积芳而暴殁。孤鸟啾啾兮，悲壮士之永逝；冰轮皎皎兮，冀游魂归长安。野冢无名，恐湮后世，树碑撰铭，以旌勋德。

贞观三年孟夏五月望日僧唐三藏谨记 三藏书毕，撮土为香，诵颂一遍，心中道：“这二人虽负于我，却不该惨死。吾制此文，也算对得起他们！”合十揖了几揖，挎起包袱，解了自己一直骑乘的那匹白马要走，余下那几匹马咳咳叫起来。三藏便将拴马绳子松开，放它们入山林求生去了，方牵白马下山。因耽搁了不少时光，行不过十数里，日头西坠，天色黄昏。那山风袭来，树林凛然作声，三藏毛骨悚然，两腿发软，只恐密林里冷不丁钻出只猛兽来！

却道孙行者赌气离开师父，云中行着，忽思起头上还戴着顶“愁帽”哩！倘徒儿徒孙们问起却不好说，踌躇片时，忽思起那金箍儿是南海菩萨给师父的，她定有办法叫它脱落。便拨云朝南海而去。在洛伽山半空朝下张望，见观世音在潮音洞旁听潮观海，龙女伴在一旁。悟空悄悄落下云头，隐在竹林里。那大海波浪翻卷，声声入耳，悟空忽忆起久违的花果山，也有潮声涛声不绝。一时动情，便要先回东海一看。抽身欲行，忽听观音道：“那猴儿，你贼一般进来，又要溜走、偷了何物？”

孙猴心惊，跳出来，揖礼道：“菩萨、弟子只偷了涛声潮音，并无其它。”观音道：“你那花果山，景致可好？”悟空道：“虽比不上菩萨仙山，却也乔松修篁，幽静宜人，环山皆水，林壑有泉，四时花开，瓜果鲜美。俺那水

波罗夷罪——波罗夷意为断头，相当于俗世死罪。佛教有四波罗夷：杀、盗、淫、妄犯上述罪者，除淫罪可另处置，皆要摒遣

帘洞以瀑为门，内室宽宏；更有逍遥宫。四季亭……”忽黯然，“自二郎真君破俺山寨，皆已比作灰烬也！”

观音道：“大圣休要神伤。你被唐三藏所逐之事，贫僧尽知矣！吾也知你心愿。然金箍系佛祖所赐，贫僧亦无法将其解脱。花果山又回不得。不然，天下皆知你孙大圣归依我佛，护法西行，这般归乡，一羞语于子孙，二难告知江湖！”行者道：“师父说俺犯了大戒，一巴掌推出门外，连羯磨忏悔都无机会！这有家又归不得，岂不活活难杀俺老孙！”观音笑道：“你便暗中助他，三番五次，不怕他不要你。日后，你服侍他到了灵山，师徒皆功德圆满，你也可衣锦还乡了！”行者道：“弟子便依菩萨这一回，助他三助，再不收俺，寻把锅灰抹黑了脸，死活回花果山！”观音道：“便是此言。你快去追他。那唐三藏顷刻之间便有灾祸！”悟空闻言，不敢停留，急纵筋斗云往西而去，寻索师父。

唐三藏怵怵惕惕行在山林中，转眼间穹幕低垂，天地一色。不由地停住脚步，想着今宵不知何处安身。正踟蹰间，突见远处有一双青莹莹灯笼闪动，喜不自胜，便打马迎上去。那马行了几里路，便激灵一下，收庄前蹄，浑身抖索。三藏恐那打灯笼的走远了，急得大声叫：“施主，行个方便！”

那一对灯笼果然朝这厢来了，伴着一股腥骚之风，热辣辣扑来，弄得树叶乱响。三藏惊讶：莫非碰上牲口贩子了？那风却更腥更热。马儿全身筛糠，唐僧也出了一身汗，刚叫了声：“施主……”便狂风骤起，树丛乱摇，两盏灯笼倏然大亮，照着满地滚动的断树残叶，原是一庞然巨兽，两只眼炯炯放光，黄黑相间的身子，猛地向三藏扑来！唐僧惊叫一声，倒退几步，被草根一绊，跌在地下，便听见白马惨叫，热乎乎的马血喷到脸上。心想：“贫僧此番休也！”晕厥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唐僧慢慢醒来，见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上，拆身坐起，觑见白马卧在一厢，头已没了，只剩下血淋淋的身子。挨着马尸，是一只水牛般的死老虎，头被谁打扁了，血流了一地。唐僧方晓得适才碰上老虎了，却又奇怪何人在此危急关头救了他，恍然道：“莫非是贫僧诚心拜佛，感动了山神，来打死了那猛兽，救我出危厄？”便跪倒在地，合掌念叨，谢山神救命之恩。念叨一阵，觉口干腹饥，挣扎起来，听着前头有潺潺水声，便借着月色，从马背上取下包袱、水囊、粮袋，携上去寻水源。

行者隐身树后，见师父蹒跚去了溪边，方闪身出来，喧道：“嘟噜半天，不谢老孙，却谢甚山神。又不眼花，看不清那虎头都扁了，分明是老孙的棒痕！”再瞅那死虎，花纹斑斓，摸一把毛茸茸的，甚是柔软，心想身上穿的还是师父给的旧直裰，也不甚合体。不如剥了这虎皮做件衣裳，好歹也是个证见！”

便拔毫毛变了一把尖刀，将虎皮剥下来，裁了一块方整的围在下体，做一条虎皮裙，使条青藤系上，前后顾盼，果然威风了许多！余下的一块，裁去毛边，正好是条褥子。寻思这取经人少不得露宿野外，受潮湿之症，不如送给师父，先叫他欠俺一桩人情！便叠起来夹在腋下，想暗中丢给师父。一眼又瞅见白马，叹道：“这种凡马，如何能经得住西行路上的艰难危厄！待会儿老孙上天给他借匹好马骑；也顺便会会众仙，叫玉帝老儿知道老孙已得了自由之身，平白里叫他添桩心事！”如此思想，不免得意，便先隐身去溪畔，见师父正在水边，吃几口干饼，喝几口凉水，悄悄将虎皮褥子放在唐长老身后，腾云去了天庭。

三藏放下钵盂，正要寻块平坦地打个盹儿，转身瞧见一块虎皮平展展铺在那儿，认出是从那死虎身上剥下的，又惊又喜，仍以为是山神所赐，少不得再合十道谢一番。顾不得念睡前偈语，便倒在虎皮上昏昏沉沉睡去。

且说孙猴为给师父讨马，纵筋斗云去天庭。不消半个时辰，来到南天门外，那增长天王见是孙悟空，忙令众了将闭了天门。方上前揖礼道：“孙大圣，一别五百年，近闻你脱困释厄，皈依佛门，护唐僧西天取经去了。今日怎有闲暇来此？”悟空惊讶道：“天王，老孙出山才几日，你怎的便知晓了？”天王笑道：“不但小神知晓，阖天宫的神仙俱知也！”原来那日老君回来，将此事告知玉帝，玉帝即于凌霄宝殿召集文武仙卿，晓谕道：“那‘刺儿头’孙猴已脱了羈索，列位自要小心行事，休叫那厮再入天庭惹是生非！”

悟空闻言，开心道：“老孙未到，玉帝先替老孙扇风扬名，焉能不当面致谢！”便要往里闯。天王忙拦住，满脸堆笑道：“大圣休要难为小神！没有玉帝敕令，谁敢放你进去！”悟空道：“却是去‘谢恩’！”天王道：“大圣你就别逗了！陛下休说见你，连尊名都不愿闻：一日在御花园游玩，一仙妃在假山石上瞅见一条虫儿，冷不丁叫道：‘陛下，蜈蚣，蜈蚣！’那圣上登时脸色蜡黄，手足乱颤。原来误听成大名！虚惊过后，玉帝令人将那妃子抽了十鞭，下嫁给御马棚的养马力士为妻，以示惩戒！”悟空笑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小女子也因祸得福。”又道：“天王你也休捧老孙。好道也不至于这般草木皆兵！”天王道：“你以为你是好人！上一回把玉帝逼得速逃南海！若不是如来搭救，天庭还不姓了孙！”

说了一番，悟空道：“天王，说实话，老孙这次来天宫，一是格外思念诸位大仙，想见面叙叙旧，休要你们忘了俺！……”天王道：“忘不了，做梦都是大圣！”悟空接道：“二来却是做件善事——那唐僧乘骑忒不中用，叫猛兽吃了。便想着当年老孙日夜操劳，养得那天马匹匹健壮，却也未弄一匹耍耍；今日想借一匹给那取经人当个脚力。权当是老孙骑了！”天王听了，略放些心：“原是来借马……”却也不敢擅自做主，道：“大圣稍候，小神即去通报玉帝！”进天门去了。

增长天王径投后宫，寻不着玉帝，王母道：“陛下起驾禹余天上清宫与灵宝天尊谈玄说道去了。天王有甚要事禀告？”增长天王道：“也无甚大事，是孙大圣来此借匹天马，给那东土取经人用用。”王母闻言大惊：“那魔王来也？——只怕拿借马当幌儿，来寻茬儿打架哩！”急唤内侍仙吏引天王出宫去上清宫。仙吏偕增长天王出了后宫，不上禹余天，却拄瑶池行去。天王道：“仙官，路差矣！”仙吏笑道：“正不差！”附耳道：“陛下哪有工夫‘谈玄说道’，正在温泉‘偷香窃玉’哩！只瞒着王母一个。”天王闻言，笑得胡须乱颤。

那玉帝果然正与百草仙子在温泉里缠绵。两个如何勾搭上的？说来话长：那一日玉帝在御花园里受了妃子惊吓，心情郁郁不乐，百草仙子迎至府中，呈上一觚百草忘忧酒。玉帝饮了，顿时“忘忧释愁”，且“情急如火”。百草仙子趁机曲意逢迎。两个便做成了一团。自此隔三差五幽会。

此时两个在水中赤身裸体嬉戏，仙子格格浪笑，两只白兔般乳峰打得泉水荡出一圈圈涟漪，全不似平时端庄娴静模样。玉帝龙目放光，十指耙儿在人家女孩子身上乱捣腾，亦失去素日威严端肃仪态。只可惜好景不长！忽听侍立在玉扉外的彩女进门来隔锦屏禀道：“陛下，增长天王有要事求见！”玉帝恼道：“有何要事明日再说！”那彩女静了片刻，又禀道：“天王说，

是孙悟空那厮来此间，要为他师父借匹天马做脚力用。”

那玉帝未听清那彩女说甚，却只听见“孙悟空”三字，登时在水中打起牙巴磕来。百草仙子道：“陛下，你抖索个甚！”玉帝道：

“谁谁谁抖、抖索！”便慌慌张张往他上爬，一壁厢令侍女侍候他穿衣。仙子正如鱼得水，春心荡漾，不料被猴子扰了好事，心中不乐，也快快上了岸。明眸一转，忽有了主意，笑道：“陛下急着着衣，莫非是要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对付孙猴儿？”玉帝道：“正是！只好改日再与你耍乐了。”仙子道：“陛下何必兴师动众？不就是要匹马儿！便拣最好的给他一匹，看他有甚话说！”

玉帝沉吟。仙子笑道：“这猴儿，吃软不吃硬。你若敬他，百事皆好。”玉帝听了，觉甚有道理，便道：“莫非我堂堂大天尊，见识还不如你这‘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之辈？”仙子也是恃宠撒娇，半真半假道：“便是这大天尊之位，高高在上，使陛下耳目闭塞，又偏听偏信，好经俱念歪也！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便是这个道理！”玉帝听了，佛然不乐，猛一把将仙子推到水中。那仙子猝不及防，四肢展开，在碧波中沉浮，宛如玉色茵茵，美不胜收。却又撩拨得玉帝心动，扑通跳下水去，一把搂过来，亲得仙子遍体酥软。却佯嗔道：“休惹奴家，一会儿狗脸，一会儿猫脸的！”玉帝嬉皮笑脸道：“朕偏要惹你！”搂住不丢。正两情缱绻间，忽又闻屏外人道：“陛下，那马儿借也不借？天王急得跳脚哩！”玉帝接道：“借，借，领那猴子去御马棚里去挑，相中哪匹牵哪匹！”又道：“以后休拿这种小事纠缠朕！看不见寡人忙得很！”

那天王领了玉帝口谕，自去天门外引悟空入御马棚选马。那众天马见了悟空摇头摆尾，分明还记得他。悟空感慨一番，拣了那匹名唤“追风”的白马，牵了往外走。天王陪他出天庭。一行走，却忍不住偷笑。悟空道：“天王在笑老孙？”大王忙道：“岂敢！”便把玉帝瞒着王母与百草仙子偷情事语于悟空。悟空冷笑道：“清静天庭，翻作风月场，自可一晒！”牵天马下界去了。

却道那唐三藏露宿山林，被晨鸟吵醒，见身下铺块虎皮，恍然若梦。渐渐将夜间之事忆想清楚，不禁后怕。又喃喃谢了一阵山神，略进了饭食，将水囊灌满，足有几十斤，因没了马，只好背在身上；挎上包袱，锡杖做了拐杖，重登路程。行不过半日，下了山。闷头走着，只觉脚下蒸腾，步步生烟。抬头一看，前头是黄澄澄的沙丘，连绵起伏，无边无际。原来到了八百里戈壁滩！三藏跪下，祈求观音菩萨保佑，随后踏入这茫茫瀚海。

这戈壁滩上本无道路，只以一堆堆的骆驼粪为标记。唐僧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忽又见森森白骨，映入眼帘，亦不知是人是畜的。想着千百年来，有多少人冒死走这沙漠，心中不免悲凉壮烈。

日头渐渐升高，毒烈起来。又无一丝风。行不过几十里，唐僧嗓子得冒烟，便取水囊想润润喉咙，焉知刚松开绳儿，才要喝，因囊重手怯，水囊竟掉在地下，咕嘟嘟往外淌水！三藏慌得去抢，十不过剩下一二。心中懊恼，有意回去取水，一阵沙暴袭过，把标记俱盖住了。唐僧思忖：进退俱无路，莫如进，菩萨尚叫佑护。便喝了几口水，冒险往前走，盼望能在前头寻着水草。又行了十几里，囊中水告罄。日头更毒，整个沙滩变成一只大鳌子，那唐僧便如热鳌子上的蚂蚁，一步一喘，挣扎前行。忽然瞥见前头有棵胡杨树，以为那里有水草，便拼死连滚带爬过去。近了才见那树已被沙埋了半截，枯

萎欲死。三藏灰心丧气，离开胡杨，走了一阵，抬眼又看见胡杨！原来迷了路！三藏躁火攻心，脚一软，瘫在树下。弃了锡仗，合掌念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大悲大名称，救护苦厄者！”直至唇裂音哑，昏迷过去。

却道孙行者借了天马，兼程回到昨晚打虎之处，寻不着师父，料已下山，便腾起云来，循迹往西，忽见唐僧昏倒在沙海中，水囊抛在一厢，早已空瘪，急降下云头，先拴了白马。又将三藏移罕树下，见师父牙关紧闭，气息微弱，急念“唵摩呢摄”，拘来土地神。行者喝道：“土地老儿，快想法子救活我师父。不然一棒打扁你！”土地慌张道：“大圣息怒，小神自会尽力。”便双手捣腾着挖沙。须臾，挖了半人多深一个长坑，拍拍手上沙道：“好也！”

行者骂道：“毛神，俺师父还有气哩，却要埋他！”土地赔笑道：“岂是埋他，是救他哩！”土地人虽瘦，却有力气，弯腰把唐僧抱下坑卧了。行者也跳下去，摸摸四壁，果然清凉潮湿了许多。那唐僧纳吐亦转安稳，行者笑道：“你再挖挖，挖出口井来，好给师父水喝！”土地道：“爷爷！这不过是沙子没晒透，沾点儿凉气罢了。小人吃水，也要去百十里外山溪中去取呢！”大圣闻言，知真实不虚，遂喝一声：“看顾好俺师父，老孙去去便来！”拎了水囊，一声唿哨，转眼不见。

土地抹一把额上的冷汗道：“我的娘，吓死人也！”倚在沙坑里歇了片时，忽觉得双手疼痛，一看十个指头俱磨出血来了！忍不往骂声：“死猴头！”猛听一声：“毛神，嘴里嘟噜甚？”原来孙猴扛着鼓胀胀的水囊来了。忙上前接过来：“大圣，小神正为令师祈求平安哩！”大圣道：“少废话，快往俺师父脸上喷些水，将他弄醒。老孙且回避一时！”土地纳闷道：“大圣出了力，却要小神落人情。这是为何？”行者道：“你这厮少见多怪——不晓得老孙惯兴的做善事不留名儿！”言讫不见。

土地依言，打开水囊，往三藏面上喋了些水。俄顷，唐僧嘴角龌动，土地见他牙关松了，便又喂些水。唐僧忽地醒来，起身一把抓住土地道：“老人家，多亏你救了贫僧！”土地慌得摇头道：“不是小老儿，是孙——”唐僧疑惑道：“孙甚？”土地改口道：“不是孙甚，是老儿的孙子……”唐僧问：“令孙何在？却要好好谢他！”土地心想：“却不能再说下去了，这还不知孙大圣恼不恼呢！”便朝后一指道：“在圣僧身后！”

唐僧信以为真，转身一看，只见一匹白马拴在胡杨树上，哪有老叟的孙子！回首，连老翁也不见了，只余下一囊清水。心中又惊又喜，以为必是观音菩萨遣神来此间救厄、送水、赠马，扑通跪倒，拜曰：“弟子唐三藏，诚谢菩萨救护大恩……”内心奋激，泪流满面。谢毕菩萨，又去看那白马。见其浑身雪白，剽悍矫健。三藏解下来，骑行几步，那马轻捷而行，沙不掩蹄。遂知其非凡马！三藏大喜，勒住马、驮上行李水囊，复策马行路。那马踏沙疾驰，如履平阳。欲知唐僧几日能走出沙漠，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慕圣僧御妹怀春 拯三藏行者装神

唐僧途经伊昌，御妹一见钟情。痴情女欲结良缘。

苦行僧只是不允……误饮药酒，唐僧醒时卧丽室。佳人动情，大圣急风灭银烛……

且说三藏骑了神马，行了不到两日，便过了八百里瀚海！择路投西。这日正行间，遥见一座城池。初以为仍是海市蜃楼，未作理会。近了，见那城上旌旗招展，城下车水马龙，方知非幻。再行一程，到了城下，抬头看见城门楼上“伊昌国”三个大字。三藏才要向守门兵卒打个问讯，问城内何处有馆驿寺院，忽从城门洞涌出两队灯宠，中间一个穿紫衣的，问道：“来者莫非是东土大唐赴西方取经的玄奘大法师？”唐僧揖礼道：“贫僧便是。行时，承蒙唐王错爱，赐名唐三藏！”那官员即拜倒在地：“怨在下失迎之愆！我王闻圣僧将至，令微臣在此等候多日矣！今夕果然得晤仙颜，一国之幸也！”便有一辆华丽牛车停在三藏身旁，那紫衣官吏便恭敬请三藏上车。三藏看那牛，非黄牛、水牛、牦牛，乃是大白牛、腹圆蹄劲，弯角如弓；背披彩帛，项系银铃，甚是好看。三藏知国王敬法，自是欢喜，便下了白马，上了牛车。那紫衣先着人飞马回宫报信，也上了牛车陪三藏。一声令下，前簇后拥。进了城。沿街衙左拐右转，不多时，三藏看见朱墙矗立、殿宇巍峨，知进了王宫。

牛车停下，那官吏搀扶三藏下车，抬头看，眼前灯火通明一座宫殿，太监宫女两厢侍立。一公公迎上道：“我王有旨，请唐三藏法师进殿。”三藏回头乱瞅。紫衣问：“圣僧瞅甚？”道：“我那白马呢，包袱呢？”紫衣笑道：“白马已牵入御马厩喂养，包袱即奉上！”便有小黄门捧包袱来。三藏道：“我这里有通关文牒，要请贵国大王查验，还要加印押签，好放行哩！”紫衣笑道：“只怕一时放不了圣僧。”唐僧听见，只以为不过是投辖攀辕、好客之意，也未多虑。

三藏入殿，便见伊昌国王自宝座上迎下，身后还有后妃宫眷、文武大臣，皆口称：“三藏神僧！”三藏大惊，拜曰：“陛下，贫僧不过是东土寻常一沙门。德行超我者多矣！岂敢僭称‘神僧’，又劳大驾迎迓！”国王挽三藏起身，笑道：“法师博贯经籍，脱颖而出，人称‘释门千里驹’，我方僧人自长安返回者，无不言称大名！迺又笃志西行，策杖孤征，越八百里荒漠而无损伤，岂非神圣乎！”唐僧笑道：“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荷蒙错爱，不胜感激涕零！”又道：“贫僧过瀚海时，上顶烈日，下无水草，奄奄待毙。惟诚心念诵观音菩萨名号，方度过灾厄，平安至此！”国王及后妃大臣听了，皆合掌齐声称颂“南无观世音菩萨”，国王又请三藏沐浴更衣，赴接风宴，午夜尽欢而散。

次日国王请唐三藏入护国寺法堂讲经。唐僧踏锦毡，登狮子座，见满室尽是峨冠博带、玉珮罗裙。中有一丽人，姿容美艳，明眸灼灼，凝视三藏，原是御妹。唐僧垂目定性，讲释《大阿弥陀经》，开口曰：

“大千世界，六尘色相，芸芸众生，有善有恶。积善难于移山，做恶易如下坡。是故世人多行不义，五恶充盈。其一恶：强者伏弱，转相克贼，残害杀戮，迭相吞噬……其二恶：鲜义无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各欲快意，任心自恣，更相欺惑，心口各异，佞谄不忠，巧言谀媚，嫉贤谤善。主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在，机伪多端，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

外知识，更相欺诳……其三恶：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念淫扶，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其四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不孝二亲，轻慢师长，尊贵自大，横行威势……其五恶：耽酒嗜美，饮食无度，肆心荡逸，无所顾难；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师反之义，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不信先贤诸佛经法，不仁不顺，恶逆天地！”

三藏又道：“为恶不善者，因果必报！或下地狱，受种种酷刑，或堕饿鬼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惟有相信五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说到此处又解释道：“饮素酒无妨——如昨夜陛下赏赐贫僧洗尘之酒。”那座下大众初闻三藏法师声色俱厉说“五恶”时，人人惴惴，粗气不敢喘，听此语皆破颜一笑，脸容转弄。唐僧趁机道：“若君率化为善，教化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戚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奉经戒持，各自端守，上下相检；无尊无卑，无男无女，斋戒清净，莫不欢喜，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自相约检，遂可使天下清明，风调雨顺，灾疠不起，国泰民安！”

三藏讲得殿堂震动，天花乱坠。王公大臣、后妃彩女，齐声称赞，莫不信服。那太后、王后、御妹，先时已随国王皈依释门，众大臣、众嫔妃中不在教的也纷纷归依。便立戒坛，请三藏法师为其授菩萨戒。三藏又语于国王：“人人皆有佛性，当施法露于黎庶！”

国王欣然从之，诏令全国，三日于后于净土寺开办大法会。是时商贾渔樵，引车卖浆者流，携老挈幼，皆来赴会，充陌塞庭，好不热闹。三藏登高坛为众人讲经说法，妙语连珠，启蒙开冥。听者无不信服。一时伊昌国内，崇法敬佛之风大盛。国王对三藏愈加看重，派十名童子为内侍，尽心供养，不在话下。

倏忽过了七日，三藏告辞要行。国王道：“圣僧可终生无敝国，敝国却不可一日无圣僧也！”苦苦挽留。拖了两日，三藏执意要走。国王温怒道：“圣僧在斯国，居精舍，食甘美，一国上下奉为神明。汝却再三要行，也忒薄情寡义！”令侍卫前后看守门户，日夜戒备。三藏困在馆驿里，虽一日三餐不少，役仆使唤依旧，却出不得大门，赴不了西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儿！

却道孙行者尾随师父来至伊昌国，见国王尊法信佛，遂变化成一白衣儒生，白日去庙堂听师父讲经文，散了讲，便拔猴毛变银钱去市井吃茶饮酒，看百戏杂耍，消磨时光。但每晚必去师父下榻的馆驿走一遭，盼着来名蒙面大盗，要杀三藏，也可施展手段，成全三救师父差事。尔后是走是留，便可定夺。谁知这一国军民，天天吃斋念佛，竟无一个来打唐三藏的主意！行者恨不得匿名写张帖子，告谕全城，师父包袱里有甚货色！又怕被师父识破了，反而弄巧成拙。只好忍着。

这一日忽见师父住处前后派了禁卫，拿枪弄棒的。又听师父自言自语，便知底端。心中乐道：“老孙买卖来也！俟夜深入静，打杀看门的，救出师父，重登路程，他必然感谢老孙！”转念一想，上一回便是因杀了两个恶人，犯了甚“波罗夷罪”，遭师父摒遣，焉能重蹈覆辙！思忖：不如去国王处瞅瞅，看他委实要把师父怎地，再作主张。

行者便变成一只粉蝶，飞往后宫。正赶上国王慌慌张张登辇，行者不知他去何处，叮在辇上。那凤辇行了一程，停在老大后宫字前，国王人宫觐母，道：“母后唤儿有甚要事”太后道：“乐真公主病了，你可知晓？”国王吃

惊道：“御妹何时染恙？是何病症？看过太医没有？”

太后屏去左右，道：“她这病根，为母的略知几分——自那日见了那东土和尚唐三藏。便像走了头魂似的，每日茶饭无心，神思恍惚。前一日听宫女传说那法师要走，便卧病在床，至今粒米未进，只是长叹短吁，以泪洗面，我起初以为那唐僧虽好，毕竟是出家之人，不甚妥当。看睹此状，恐再拖下去，这丫头有个三长两短的，只好请你来商议个对策。”国王笑道：“依母后之意，要招那唐僧做个驸马女婿？”太后道：“这孩子从小惯宠坏了，她要的东西，不应她，能闹下天来！却也无奈！”国王道：“御妹既有此心，何不早些言语！在自憔悴悲苦一番。那唐三藏虽人品出众，毕竟不过是一云游僧人，我以一国之富招他为妹婿，定感激涕零，欣然从命！”太后道：“那就快去办吧！”

国王膺母命才要走，忽听背后叫“王兄”，回头看原是乐真公主，两个宫女搀着走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国王笑道：“御妹有何吩咐？”公主道：“请上兄与人家好生说，不要仗势倚强，吓唬人家。”国王逗道：“谁是人家？”公主脸一红：“老大不小的，还没个正经！”娇嗔一声，转身回椒房了。

国王回澄云殿，一厢遣太师去馆驿寻三藏说媒，一厢令有司置办喜堂喜宴。想明日便把御妹的婚书办了。不曾想太师一霎苦着脸回禀，说唐三藏不敢破戒攀这门亲事。国王闻言，又惊又恼，疑太师人老了，话说得不中听，又遣丞相再去说合。

丞相领旨，去馆驿，见三藏正在神龛观世音像前祈祷。丞相道：“公主花容月貌，蜗淑明惠，一国公子王孙争相来聘而不屑一顾，独钟情于圣僧，可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祈圣僧莫错过月老所赐好属眷！”三藏道：“公主天生丽质，屈嫁贫僧，委实受宠若惊！然贫僧既入释门……”丞相接道：“昔高僧罗什居贵国逍遥园时，磊落不羁，宛若名士，王屡屡赐赠佳人美女，罗什皆笑纳之，生儿育女，并不碍其悟玄奥义理，修无上菩提！译著等身，传颂百世！圣僧娶妻安居，一样持斋念经，广积善业，亦可悟性见佛，同那西天取经，殊途同归也！”

说得三藏哑口无言。丞相以为他默允了，起身道：“既如此，臣下便回禀大王，说圣僧愿遵旨意，答应与公主结亲！”转身便走。三藏扯住丞相：“大人，这万万使不得！”丞相道：“圣僧，天赐良机，不可失矣！若圣僧有心西行取经，俟婚后三年两载，依旧可以成行！”轻轻拿开三藏手，回去复命去了。三藏发了一阵呆。忽悟道：“三年两载！我出来是干甚的？！”遂迫出门外，对上车的丞相喊：“请告大王，贫僧实难从命！”丞相气恼道：“没见过这般下识抬举的！”驱车回宫，将详情一一禀白。国王发愁道：“爱卿，实不相瞒，御妹为那厮情伤五内，抑郁而病，千万想个良策！”丞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窃窃说了几句。国王闻言，叹了一口气：“事至如今，也只有出此下策了！”吩咐手下，依计而行。

这日晚约子时，三藏正在馆驿中对灯垂泪，忽闻门外侍卫传：“圣旨到！”便见一个黄门侍郎，赍旨而入，后跟几个随从，其中一人捧金盘，上有玉杯。三藏正冠整衣，拜倒在地，听太监寅旨，略云：“圣僧下羨富贵，执意西行，其志可嘉！朕特赐水酒一杯，略表慰藉，顺壮行色！”

三藏闻听，欢喜道：“公公，明早贫僧便可行路了？”黄门侍郎道：“正是，大王还要送圣僧良骏川资哩！”三藏乐颠颠道：“大王果然英明，请公

公千万代贫僧转致谢意！”那黄门官道：“圣僧嘱托，敢不从命！但御赐的送行酒却不能不饮！”三藏端过玉杯，问：“可是素酒？”黄门官莞尔笑答：“极素，但饮不妨！”三藏放心，一饮而尽，顿时觉得腹中热辣辣的，便问：“公公，何谓‘极素’？”大监笑道：“圣僧在自参禅，却不晓得‘物极必反’！”

唐僧方知中计人毅，指着那宦官道：“你——”便头重脚轻，倒在地下。那行者暗中觑得清楚，自语：“不好，师父吃了蒙汗药也！”便要去救护，却见灯笼火把通明，丞相带一群太监宫女，皆着吉服，进门来。门首还停了辆雕龙画凤披红挂彩的大车，使条罕见的大白牛拉着。牛角上也缚着红绸。行者窃笑：“莫非要‘拉郎配’不成！”旋即见丞相一挥手，便有四个太监轻手轻脚将三藏抬到牛车上。行者掣出棒来，却又收了。暗忖：“反正不是拉师父上肉案剁扁食馅儿，不如跟着瞧瞧热闹再说。也试试师父朝圣诚心。”那众人拥着华车出馆驿，往王宫而去。行者也悄悄随在后头，要探真实。

三藏吃了药酒，昏昏沉沉被载至后宫，四个宫女伺候他沐浴、更衣，又扶入洞房卧在香榻上。三藏全然不知。女孩子们给三藏灌了解药后，俱不忍遽离。听见外头丞相威严警咳，方恋恋不舍离开，嗤嗤笑道：“公主不知修了几世福，天上掉下这么个可人的玉郎儿！”

三藏忽地醒来，见自己裹绫罗、卧香床，又睹银烛炜杲，满室华丽，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忽闻环珞叮当，又嗅兰麝之香。俄而，见一丽妹，着红罗长裙，簪黄金步摇，蹀躞移过屏风，双目含情，粉颐带羞。三藏认出正是御妹！慌得要起身施礼，不料四肢绵软无力，挣了几挣，仍在床上。

公主见状，上前按住：“圣僧哥哥，休要多礼！”玉指凝滑，触着唐僧，便有一脉芳香袭来。三藏心慌意乱，忙闭上眼。那公主见三藏佯睡，大起胆子，近了他端详，愈看愈爱，愈爱愈看，忍不住将纤手移至三藏胸上轻轻抚摩。三藏心如撞钟，寻思：“贫僧决不敢造次！淌公主她硬要动手，我也无险可依，只有死了……”偏偏公主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情欲似火，却下失态，只想叫三藏先动情来爱她。等了一刻又一刻，端的度时如年！那三藏木头人儿一般，真真恨杀人！

公主等得心焦，实在忍无可忍，便抓三藏之手往自家胸上按——那行者变成一只蝙蝠倒挂在滴水檐上正看得津津有味，忽然警觉：“这手若汤着公主酥胸，那经也别取了！”急念动真言，使一阵风顺窗上风眼吹进去，那洞房里灯烛忽地灭了，家什乱响！吓得公主哎哟一声，跌在床前。三藏也出了一身冷汗，一迭声道：“菩萨怪我也，菩萨怪我也！”滚下床，倒地便祈祷不已。转眼间灯火复明，又有一个筒帖儿，飘飘悠悠自半空落下，唐僧忙接过，见帖上书：

唐三藏宜了情缘，速速西行，毋再羁滞！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唐僧即又拜道：“菩萨，弟子这就行，这就行！不敢延误！”随后将帖儿递给公主看。公主睹毕，也心存敬惮，含泪道：“圣僧，莫非你我二人，真的无缘？”唐三藏见公主如雨中梨花，不胜娇柔，亦侧隐道：“请公主恕罪！”公主放悲声：“既无缘，何谋面！”奔出洞房。外头宫女自去看护不提。

天明，国王已知夜间“菩萨显灵”之事，哪儿敢得罪菩萨！急三忙四支还三藏行李文牒，又赠马匹财帛，放唐僧出关。唐僧挂念公主，慨然叹道：

扁食——即水饺。

“贫僧不取明珠，尚取椽乎！”秋毫不犯，揖别国王众臣、一国僧俗，依旧单骑出城而去。

那三藏出城行不过二三十里路，突见孙猴从半空落下云头，便勒住马，冷下脸不理他。偏行者皮脸，嘻嘻笑道：“师父，老孙那帖儿写得如何？”三藏吃一惊，又恍悟道：“我道那‘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有些勉强，却原是你捣鼓的！”行者道：“师父在净土寺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时，弟子也曾变作善信前去聆听。现学现卖，便不甚纯熟！”三藏正色道：“孙悟空，你已被我遣回，又来做甚！”行者拜道：“师父，向时弟子去求观世音，叫她摘了这金箍子，老孙好回花果山；是她劝弟子来暗中救你，说凡三回，你便会收回成命。弟子便依她言，救了师父三遭——俺身上的虎皮裙子，还有那天马，皆可为证见！”三藏点头曰：“你便是救我三十回，贫僧也难再收留你！”行者发怒道：“师父真不要俺了？”唐僧道：“不要！”如是者三，行音掣出金箍棒，吓得唐僧跳下马，抱头躲在马后。行者哧地笑了：“师父，何不念‘紧箍咒’？”

一句话提醒了三藏，果真双手合十，叽里咕噜念起来。那孙行者起初还硬撑着劲儿大笑，随后便弃了棒，满地打滚儿、翻筋斗，把地上草俱滚平了。三藏忍不往停下咒语，见行者倒地直喘，面红耳赤，两眼噙泪。三藏道：“悟空呀，你这是何苦！”行者爬起来，跪在三藏面前：“师父，你不出这口气，如何肯收俺？”

三藏思起这三场困厄，若非行者搭救，焉有今日！上前去拉行者起来。行者耍赖道：“师父不收徒弟，便不起身！”三藏无奈，只好叫一声：“徒弟，起来吧！”行者欢喜，噌地蹿起来、又撒欢翻了几个又高又飘的筋斗。三藏道：“这一回，贫僧看在观音菩萨金面上，便饶过你。日后却不许再破戒杀人！”行者道：“弟子谨领！”三藏亦高兴行者从善如流，上了马，师徒结伴，朝西行去。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揪捋玉子忧唐僧 清风晓月遁玄虚

垂涎僧宝，住持强拉唐三藏下围棋博彩……出师不利，知客又献“美人计”引唐僧上钩……

巨说唐僧师徒过了伊昌国，风餐露宿，一意西行。这一日夕阳西下时，隐约闻前方山林晚钟噌吰，又望见朱墙透迤，殿阁矗峙，沐着晚照。唐僧道：“悟空，今宵有处安身也！”行者手搭凉棚，觑着道：“果是一座梵宇，门额上题着‘烂柯寺’——想是那庙里和尚善弈？”三藏笑道：“倒也未必。或许是此地也有类似中上‘烂柯’之传说，被寺主拈来作为寺名！”

三藏与行者说着话，走近寺院。唐僧下马；行者上前，叩响山门。便听吱呀一声，闪出一个门头僧。互致礼毕，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皇帝差往西天的取经僧人，适值日暮，盼借宝刹落脚，明晨赶路！”门僧即启山门，引唐僧师徒去见知客。知客遂安置师徒两个云水堂安歇。

行者将师父的行李、锡杖挂在壁钩上，忽闻知客道：“寒寺格守法规，过午不食，只有清茶一盏敬客，万请海涵！”唐僧忙念佛、口称“聒噪”！一霎，小沙弥奉上两盖碗香茗。时天已现黑影，知客吩咐“掌灯”，小沙弥应声去了。知客才要告辞，却见壁上一团霞光，闪烁生辉，不觉一愣。上前一步，见不过是唐僧的一个包袱、一根锡杖挂在壁牙上。忍不住道：“唐长老携何宝物，果真使‘蓬荜增辉’？”三藏如实道：“也无甚稀罕，不过是吾皇赐的几件法器。这根‘拐杖子’、包袱里还有顶毗卢帽，一具袈裟、一只化缘用的金钵盂，如此而已。”

知客赞了几声，即辞别出了禅房。路上遇见小沙弥取火而来，一把夺过，弃地踏灭，径往方丈室。那住持正在室内把玩一颗摩尼宝珠——那宝珠在黑暗中亮若灯炬，是前些时谋害一云游僧人所得——见知客匆匆进门，兀自玩那明珠，也不言语。知客陷笑道：“大师，有桩好生意！”住持瞥知客一眼，似信非信。知客附耳说了几句。住持一愣，“所言是真？”知客道：“大师可去彼一睹，便知底端！”那老和尚便收起宝珠，随知客去云水堂。

行者自知客走后，便让师父吃茶。说道：“师父，适间老孙瞧那知客僧目中有贪欲之色，恐怕这几件宝物要给咱添些麻烦。”

三藏口上道：“悟空不可乱说！”心中也不免嘀咕。

忽见外头两盏灯宠来至门首，知客引一老僧人进来，道：“此乃本院住持玄虚法师。”三藏见玄虚骨胳清奇，长髯飘逸，披黄袈裟，持百转珠，自是不俗，慌忙施礼问候。玄虚道：“闻唐长老有几件御赐法器，可否借老衲一饱眼福？”唐僧道：“法师不惧污眼，但看无妨！”那玄虚先看锡杖，见镶金嵌银，连声夸好。三藏又令行昔解开包袱，玄虚瞪大眼，将七宝毗卢帽、百宝袈裟、紫金钵盂，细细审看半晌。那僧帽、袈裟上的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孔雀石、翡翠、玛瑙、碧玺、水晶……把那老和尚的眼都耀花了！

啧啧称赞，口水流了二尺长。

行者见状，开口道：“法师，俺们却要睡觉哩！”不由分说，将宝物收了。那玄虚道：“天不过戌牌时辰，睡也忒早！”行者道：

“腹中空空，睡着了便忘了饥饿！”玄虚即令掌上灯烛，排上果品点心，请唐僧师徒享用。三藏道：“贫僧向时坐禅，曾七日不食。

一餐不食算甚，不饥，不饥！”行者笑道：“老孙七年不食，也不饿！

只是俺师徒俩风尘仆仆来到贵刹，却无果品款待，只奉两盏清水，也忒

薄气不是！”玄虚道：“孙长老果然言语尖刻！”行者冷笑道：“不仅如此，还行为刁钻哩！法师自要当心！”唐僧见玄虚尴尬，道：“悟空，休得无礼！”行者做个鬼脸，闪在师父身后不作声了。

玄虚便亲自奉果与三藏品尝，一厢与三藏扯话儿。问起大唐官制，三藏竟也知晓，答道：“那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设中书令二人、侍中二人及左右仆射，均为宰相。尚书省又辖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全国分为十道、三百五十八州府、一千五百余县邑，由吏部选授按察使、太守、县令。”

那玄虚听得津津有味。行者忍不住道：“法师为何对世俗之事这般热心？”说得玄虚面红耳赤。唐僧道：“你便不作声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了！”遂撵行者道：“且去马厩看看有无蚊虫叮咬白马！若有，寻把艾蒿与它熏熏！”行者道：“师父嫌俺多说了，故此支使走也！”众皆笑。

玄虚见行者去了，盯着三藏，细细打量，猛然抚掌道：“无怪老僧与法师一见如故，哎呀，我思想起来了！——三百年前，你我同为观音菩萨的声闻弟子！咱们两个，情同手足，晨昏相伴，余暇时还时常对弈，互有胜负！”三藏见玄虚说得确凿，不得不信，其实懵懂，只好胡乱应承。玄虚又道：“有一年浴佛节，咱兄弟俩月下坐隐，赌胜，我还输你一串紫檀数珠呢！”

三藏目瞪口呆。又听玄虚道：“想贤弟棋艺定会大有长进。且喜今夜月明风情，咱们手谈一局，重叙旧情如何？”三藏连连摆手道：“贫僧奔术拙劣，恐不是法兄对手！”玄虚道：“贤弟莫客气！咱们兄弟腰隔三世，且喜重逢，今宵若不以棋会友，尽欢而散，明晨一别，又不知何年何世再得相会！”说着，忍不住潸然泪下。那唐僧见玄虚动情，手足失措，只道：“这如何是好！”行者已“看马”回来，道：“师父便应了吧！不然，岂不叫人小觑东土之僧不学无术！”三藏叫行者激将，也是无路可退，只好应了。

玄虚闻言大喜，即击掌令人取来揪捭玉棋。三藏执黑，玄虚拈白，开始布子。下了几着。行者道：“你们下哑棋，老孙看着无味，也讲些门道给俺听听！”三藏道：“贫僧不敢班门弄斧！”玄虚便不谦逊，开口曰：

“这棋局纵横，各分十九路，合三百六十一道。一者，据天元而运四方，三百六十合周天之数。对弈之道，为上者，则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得道之胜，不战而屈人；中者则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罟，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行者听了，如堕五里雾中。三藏抚掌道：“法师果然为弈林高手：前人棋旨，烂熟于心。贫僧岂是对手！——这便推枰认输也！”玄虚道：“贤弟，你这是‘真人下露相’。且看你这布局，先起‘势子’，远而不疏，近而不促。起手即攻而兼守；又事‘侵袭’，应援衔接，勾落相连。使我路狭势赢！”三藏道：“见笑了！贫僧不过是胡乱落子，哪有甚章法！”玄虚道：“兄弟，这股对阵，终无甚意趣！自古‘博弈’、‘博弈’，不可遽断。咱们便以这局棋博一博如何？”三藏道：“却不知法师要以何物为注？”玄虚道：“老衲以这寺院财产田亩为博采，贤弟便是那个包袱，如何？”

唐僧吃了一惊，一迭声道：“使不得，使不得！这包袱中僧帽袈裟诸物皆是皇上所赐，怎敢作赌注！万一输了，日后如何向圣上交代！”玄虚道：

“贤弟三百年前赢我念珠，愚兄一直耿耿于怀呢！”唐僧只沉吟不语。行青生性好胜，插言道：“师父，怎见得会输呢？”唐僧道：“莫非你善弈？”行者道：“不战而拱手称臣，咱们师徒面子何在？”附耳道：“且应下，看他有何伎俩。”唐僧知行者神通，便慨然应允。玄虚以为三藏上钩，狂喜，令：“焚香上茶，我与贤弟重续三百年前棋缘！”

两僧人便投子对拏。果然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一场好战。有诗为证：
汝授数子式斗折，吾应几手布晨星。

俄顷两犬牙错，便起金戈铁马声。

猛势乍来海潮急，赢形忽去幽泉涌。

禅房纹揪正鏖战，天井竹影曳清风。两人自戌时下到子初，中盘厮杀初毕，其局势，大抵均称。行者看得头昏脑胀，又不能离开，抓耳挠腮，好不难受。那玄虚急于取胜，趁行者心不在焉之际，朝知客暗递眼色。知客便往香兽里续了一把香。片刻，异香袭来，三藏嗅了，飘飘欲仙，神不守舍，随手拈子而落，不几着，已被对方得了便宜。行者见三藏皱眉，悄问：“师父怎的了？”三藏道：“怎的了，要输也！”

行者心中已明是那香料作祟，知那玄虚作妖即怪，师父凡人肉胎如问抗得了！三藏又窃语道：“徒儿快救我！”行者便把手背到身后，自屁股上揪了两根毫毛，暗中念动真言，将其变成一已来长的老鼠、两柞长短的狸猫，吱吱哇哇，先后蹿到房梁上，弄得尘土乱掉。玄虚不提防，迷了眼，正揉。那老鼠夫足，一下子跌至棋盘上，狸猫紧追不舍，也忒地跳下来。这一鼠一猫，三挠两扑，将棋局弄乱，却又一前一后，飞跑出户外。行者赞道：“贵寺有此好猫、硕鼠休也！”三藏亦夸那狸猫灵巧勤快！玄虚气得大骂：“瞎猫死鼠！”要与三藏重新开局。三藏笑道：“月已上南天，子时矣！咱们今世无缘，来世再弃可也！”

玄虚无奈，只好收押敛子，由知客陪着同了方丈。玄虚恼怒道：“到口的肉竟又飞了，真是怪事！”知客道：“大师，一计不成，弟了还有一计！”玄虚道：“有甚妙计，快说出来。事成之后，老衲重重存赏！”知客道：“倘玄虚肯耀小的做个监院……”玄虚道：“便聘你做个‘当家师’，快道出你那锦囊妙计来！”知客道：“我看那孙长老鬼头鬼脑，不好对付，因之要在唐长老身上下功夫！”附耳说了一番。

玄虚道：“主意虽好，可黑灯瞎火的，一时何处寻青楼女子？”知客忸怩道：“倒是有个现成的。”玄虚急问：“在哪？”知客道：“师父先恕弟子破戒之罪，才敢说出！”玄虚道：“这有何难，饶你便是，尽管说来！”知客方大起胆子说出。原来向时他在城里艳春楼寻了个妓女媚儿，约好每月逢初二、十六傍黑来寺，由知客贴身小沙弥从角门领进来与其会面。今日正是十六。那媚儿早来了，在知客寮房中沐浴一新，正等待与他谐鱼水之欢呢！

玄虚闻言，黑风扫脸道：“你这厮，既知佛门戒淫，为何还要招野鸡入寺！该当何罪！”知客吓得扑通一声跪下：“小人为了恩师能遂心愿，才斗胆说出，甘愿受罚！”玄虚呵呵大笑，扶起知客道：“你一片忠心，老僧还能以怨报德！”知客这才放下心来，与玄虚密谋一番，然后依计行事。

且说住持、知客等悻悻走后，唐僧师徒两个忍不住捂着嘴笑。三藏道：“只怕他不会善罢于休！”行者道：“怕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三藏打个呵欠道：“悟空，时辰不早，咱们睡吧！”念了就寝，解衣上床。行者嗤嗤笑道：“只怕那老玄虚‘身不安稳，心有动乱’。”关上门户，也要

睡。外头却又起了风，刮得门窗乱晃。

风声中，猛听一阵脚步响，有人进了院子，接着打门：“唐长老、孙长老，贼人将白马盗去也！”行者一跃而起，开门见一个僧人，手持棍棒，气喘吁吁道：“适才小僧值夜到东院，见马厩里唐长老所乘白马不见了，又见角门大开，隐隐有马蹄声远去。恐未走远，特来报知！”三藏见行者沉吟，急道：“还不快去寻马！”行者便让僧人引路，追贼去了。

三藏烦恼，也无心再睡，起身在灯下踱来踱去。不久，闻门外脚步起，忙迎上道：“徒弟，马寻着了？”不想推门进来的是个女子，神色惊慌，鬓松钗斜，衣裙不整，人还有些要色。进了屋，先反手关上门，又扑通一声跪下道：“长老救奴家则个！”三藏疑道：“你是谁家女子，怎么闯到这禅房来了？”女子含泪道：“奴家居清白庄，贱名碧玉，良家女子也！昨日来庙中烧香拜佛，因口渴向小沙弥讨了一盅茶吃，谁知竟腹泻不止。身子绵软，行不得路，只好滞留寺中。那知客引我去一静室养病，答应明天送我回家。奴家以为他是好人，未加戒备，谁知适问他强入奴家栖身之处，要与奴家同床共枕！呜呜！奴家趁其宽衣之机，抓把香灰迷了那厮两眼，跑了出来！”逮住三藏之手：“长老千万叫奴家躲躲，那厮正在追小女子哩！”三藏一时手足失措：“这……”

忽听有伙人跑进庭院，嚷道：“上房有灯火，进去看看！”旋即听见知客道：“莫胡闹，此乃是唐三藏法师下榻处，不可造次！”那女子危急之际，也顾不得害羞，趴到唐僧肩上，吹气般道：“长老好歹救奴家一救！”爬上床，钻进被窝中，又朝三藏招手，悄声道：“长老快上床，不然必被那色鬼香出破绽！”三藏听着门已叩响，也是救人心切，身不由己上了床。战战兢兢问：“是何人敲门？知客门外道：“是小僧打扰法师！——适才有一伙盗贼进了寺院，盗去了一些值钱的供具，还有圣僧的白马。据僧人报，尚有一女贼潜藏寺中。圣僧是否见过甚生人，或听过甚动静没有？”

三藏怒火中烧，心想这厮在为佛门中人，采花寻柳不说，还冠冕堂皇抓甚女贼！没好气道：“贫僧非礼勿视，非礼勿闻，捉贼请去别处！”知客听出三藏话中带气，忙道：“失礼，失礼，小僧这就带人去别处！”

听动静知客领人出了庭院，唐僧松了口气，觉身后热乎乎的。原来那女子紧贴着他哩！忙道：“好了，知客走也。请下床吧！”女子应着欲掀裳被，门外又起呛喝声。女子吓得又缩进被子，可怜兮兮道：“长老，再停一霎如何，奴家怕那贼和尚杀回马枪！”唐僧无奈道：“那就再等片刻。”女子轻声道：“长老，你怕了？”三藏道：“怕？不怕。”女子窃笑：“怎的浑身汗浸浸的？”从身上抽出条香帕儿给三藏拭汗。

三藏心说，“不妥不妥，这算甚！”就推她道：“贫僧自己擦！”女子倒乖，把手帕给他。一个美艳的女孩子倚偎在身边，汗如何消得下！越擦越多。女子悄声笑了：“长老慌什么？长老是救人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不是你救奴家，叫那贼和尚逮住，还不叫他……奴家今年才十六岁呢！”唐僧期期艾艾应着。女子又道：“长老你衣裳全湿了，不如脱了吧！”便去解三藏衣带。唐僧忽然生疑：“良家女子怎会这般行事？”便推她手道：“你究竟是何人，要做甚？”

女子羞红了脸：“小女子只想着长老衣裳湿了，一身是汗，怪难受的，不料冒犯了长老，还请恕罪！”三藏见她娇怯，以为自己多心了，疚歉道：“却错怪了小姐。其实贫僧身上汗不多，能将就。”女子噘起小嘴道：“奴

家不信！长老骗人哩！”三藏道：“谁骗你！”女子道：“却让奴家摸摸有汗无汗。”趁其不备，将手儿从衣襟下探进去。三藏乍触到那只绵绵小手，心跳跳的，欲罢不能，嘴里说着：“别。别！”却不管她。那女子边摩弄三藏胸脯，边嚶嚶道：“长老不疼我……”三藏道：“不知小姐何意？”女子道：“适间奴家吓了一身冷汗，还未消下去哩，盼长老给我擦擦。”三藏此时也有些迷乱，抓起香帕，拭那女孩儿额角。女子耸着胸道：“这厢汗多！”把乳峰往三藏手上蹭。三藏何时经过这事，一时痴迷，眼也伤了。那女子见状飞快解了裙带，袒露白晃晃玉体，要拉三藏上身。吓得三藏“噢”地叫了声，脸涨得通红，跳下床，急往外走。

那房门哗啦开启，行者闯进：“师父，你这是怎的——吃醉酒似的？”三藏一把抱住行者，“徒弟，你快别寻马了，先救为师吧！”呜呜哭起来。行者笑道：“师父莫哭，你到院子里，一看便知！”

三藏揩了泪，出门一瞧，见窗下伏着知客等几个和尚，木雕泥塑似的，原来叫行者使定身法定住了！行者进屋，喝令那女子着衣，也一把揪了出来。女子跪倒，只叫：“唐长老饶命！”三藏道：“悟空，是怎么回事？”行者道：“却叫知客这厮说！”念了咒语，那几个僧人才能动弹；纷纷跪下，连连磕头，只求“神仙饶命！”行者道：“饶你等也可，快从实招来！”知客便说出设“美人计”欲引唐长老入彀，好乘机敲诈那御赐僧宝。行者骂道：“你们也是佛门弟子，为了几件宝物，便如此下作。罪在不赦！”挥棒便打。吓得几个面如土色，连连告饶。

三藏止住行者，道：“我佛慈悲，劝善止恶，不动杀戮！”行者只好收了棒，喝道：“看师父面子，且寄下打。快还我白马来！”知客得了性命，忙跑往后院藏马之处将白马牵来交与三藏。行者仔细看了，见白马并无损伤，才放心，道：“师父，俺去寻那元凶算账！”

这时风也小了。行者踏着晓月，径去方丈室，见门扉紧闭，一脚踹开。又见窗户洞开，料那玄虚已越窗而逃。行者刚探头砚望，地挨了一锡杖！倘是凡人，脑浆也打出来了。行者只觉得有些痒，挠挠头跳下窗，原是那玄虚躲在窗下暗算他。见不能伤行者，腾空便走。行者大喝一声：“妖僧哪里去！”紧追不放。

那玄虚法师坠云落到寺后山崖上，现出本相，原是一只毛茸茸大猩猩，持锡杖打来！乒乒几个回合，那猩猩怪手怯，叫行者将锡杖打飞。猩猩见逃不过，跪下求饶。行者骂道：“你这厮既修成人形，又窃踞住持之位，理应修身养性，为何利令智昏，要陷俺师父十不义？”那猩猩道：“说来话长——先时我曾被百戏艺人带至市井，供人耍弄，百般受辱。却见那做官为宦者，出行时前呼后应，百姓皆回避，好不威风！我私心艳羡已久。修得人身后，在寺中度口，不过权宜之计，为的是收刮点财帛，做陆升之资！昨日见你师父那几件僧宝，知其非凡，想弄到手，献给大雪国国君；他必然宫欢，赏我一个官半职。我也吁戴峨冠，乘车轿，显赫一时！”

行者呸一声道：“你的兽类，妄生念为黎民主宰，岂不令人笑掉大牙！”那猩猩道：“找如何便做不得官儿？为官者禽兽不如者多矣！”行者恨道：“老孙本要饶过你，但你有此念头，将来不知哪方无辜百姓要遭殃，故不能养虎遗患！”挥棒劈去！那猩猩却从行者裆下钻过。行者转身道：“却未防你从此处爬过去，真真下作！”猩猩道：“只要能保住命，还要甚脸面！”见行者又横棒扫来，化一道黑光而去。行者叹道：“猩猩一家，且念同类之

情，饶他一命吧！”只此一念，便留下孽种，后世出了李林甫、秦桧、魏忠贤……之流多少禽兽不如的奸臣！

行者回到寺庙，天色已大明，却见那女子哭哭啼啼，与三藏告别。行者笑道：“怎的，贴锅饼贴出情来了？”三藏道：“休胡说。这女子也是为生计所迫，方沦落风尘，我已叫知客拿些银子给她，叫她赎出身来，好从良嫁人。”又问那玄虚何在？行者备言其事。众人闻听玄虚原是个猩猩，俱惊诧不已。

那知客取银两来，也道：“我早就看出那厮不地道！”行者烦他，道：“就你地道！——你给这姑娘几两银子？”知客道：“禀孙长老，给了这婊子十两银子。”行者喝道：“混帐！她是婊子，你是何物？——这十两银子够做甚的！快大取一百两银子给她！”知客哭穷道：“我手里只有三五两碎银了，却还要小僧活不活！”行者掣棒道：“你这种人死活也罢，老孙便成全你！”吓得知客连连打揖，“孙老爷勿怒，小僧这就去取银子！”

那姑娘得了银钱，对唐僧师徒千恩万谢，方离寺走了。这厢众僧又侍候三藏、行者净面、用早斋。临行时，三藏恐知客迫那女子讨钱，叫行者想法，行者便又念咒将知客定住，七日方能解脱。知客身不能动，还能开口哼哼唧唧说话，便唤他住日贴身小沙弥给他端盏茶水。准知那沙弥哼一声道：“你这骚棍，还要吃茶！”众僧亦道：“我们中品行高超者多也！这厮败坏门风，还能叫他任知客之职？合该逐出山门！”遂一商议，把知客抬出寺门，往外一扔！那厮滚下台阶，疼得“哎哟”“哎哟”直叫唤。也是自作自受！

唐僧师徒遂离了烂柯寺，再登路程。行了一阵。行者忽笑道：“师父昨晚出了不少汗吧？”三藏知行者打趣他，便不搭理。行者问：“可见了徒儿又哭个甚？”三藏道：“非要逼为师念‘紧箍咒’么？”行者忙道：“不敢，不敢！”撒欢儿跑前头探路去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完佛旨文殊化悟能 护门风太公害牡丹

朱贵原是天蓬下凡，叫文殊化成猪精，令他等候取经人……不耐岳父见嫌，悟能外出识牡丹，两个如烈火干柴……

且说那一年蟠桃会上，天蓬元帅因与嫦娥幽会，东窗事发，吃了三百棍，被贬下天界，投在西牛贺州福陵山下一户姓朱的人家。家中有半顷田亩，一处山林，父耕母织，家道殷实，只是膝下空空——求神拜佛，老年得子，自是珍贵，取名朱贵，视作掌上明珠。

那朱贵一年年长大，至十八岁，长得魁梧英俊，人见人爱。他也不习诗书，不务稼穡，只终日想出家修行。父母不允，便偷跑下山。寻座道观，缠着道长，死活要修持。人家见他诚恳，收下他。焉知没几日，他又嫌太清苦，越墙逃出道观。却又没脸回家，便给人家打短工混日子。忽一日闻知家乡闹水灾，死了不少人。赶回家一瞧，家没了！原来几日前下大雨，山洪暴发，将他家的出产山林俱冲毁了，房舍也压塌了，父母无一幸免。朱贵变卖了劫后家产，葬了双亲，也没剩几两银子，揣在腰里，四乡里转悠，给人家犁田耙地，收麦割豆。干百家活，吃百家饭，倒也自在。

这一日走到山南高老庄，见一女子在溪边掐花儿玩。那女孩子穿水红衣，束淡青裙，玉簪儿在云鬓上打秋千儿，婷婷娉娉，煞是动人。朱贵越看越顺眼，呆呆愣住了。那女孩儿怀抱野花转过身子，见朱贵木痴痴，嫣然一笑。朱贵痴心：“若得这女子为妻，一生足也！”笑嘻嘻正要套近乎，对面树林里一个女孩叫道：“杏花，你家的猪跑了，你爹叫你快去找！”杏花一听，着起急来，丢下花便跑。朱贵一怔，去追杏花。杏花道：“你这人真怪，跟着俺跑甚！”朱贵道：“帮姐姐找猪呀！”杏花道：“找便找，却无工钱！”朱贵乐颠颠道：“能给姐姐效力，情愿倒贴几钱银子！”杏花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心说：“世上还有这般傻子哩！”

朱贵帮杏花寻到猪，又帮着赶回家。杏花爹一眼便相中了朱贵忠厚老实，雇他做佣客。朱贵是个好庄稼把式，又肯下力。每日天一亮就下地，天擦黑才收工。晌午头杏花给他送饭。日久熟了，两个便以兄妹相称，无话不说。

一日在青纱帐里，朱贵吃罢了饭，摘一朵野花插在杏花鬓上。杏花在溪水里照照影像说：“戴花做甚，又不是新娘子！”朱贵嘿嘿笑道：“妹子思嫁哩？”杏花飞红了脸骂他“半吊子”，生气不理人。朱贵自觉无趣，叹口气道：“收了秋，没甚活计，哥该走了。”杏花蓦地掉下泪来。朱贵心慌，摇她肩道：“妹子哭甚？”杏花偎在他怀里还是哭，朱贵忽地明白，大喜，趁机搂紧人家，好言劝慰：“哥是逗你的，哥哪儿也不去。”杏花便使小拳头捶他。朱贵兴起，便给她个嘴儿。杏花起初还嗔着：“你坏儿！”尝着甜头便随朱贵亲。那朱贵得才进尺，猴急去摸杏花那翘翘的奶子，恁得杏花格格笑。再往下杏花便不依了，紧护着说：“你先娶了俺才行！”朱贵道：“只要你爹不嫌贫爱富，哥巴不得哩——情愿倒插门儿！”

秋后，朱贵便入赘杏花家为婿。小两口儿恩恩爱爱过了二年。一日，杏花觉有了身孕，告知未贵，夫妻喜悦，情意愈笃。

正逢夏日，这日向晚，朱贵干了一天活，浑身脏兮兮的，去林间溪流洗浴。洗罢，月亮东升，林间一片银亮。朱贵拾掇衣物，刚要回家，骤然间沙沙沙，天降下一阵花雨，霎时花瓣满地，异香扑鼻。朱贵正诧异，忽见一个仙子，自天空翩跹落下，却扛着一只九齿耙儿。那仙女收敛云步，来到朱

贵面前，开口道：“天蓬元帅，别来无恙？”

朱贵见仙子容光焕发，美如蝉娟，目眩神迷，结结巴巴道：“神仙姐姐从何处来？”仙子笑道：“我乃月宫嫦娥，元帅原来不认得了？”朱贵摇头。嫦娥含疚道：“你前世为琼宫天蓬元帅，因王母圣诞，你我均吃了酒，私自幽会，被人撞见。小仙为保全名节，将过愆一古脑俱推到元帅身上，害得元帅贬滴尘世。屈指算来，不过二十几日，不料元帅已又是堂堂须眉汉子了！”

朱贵听了，如梦方醒，叹息：“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如个人神路殊，姐姐又下界来做甚呢！”嫦娥泣道：“元帅遭贬后，妾时时责疚，不能释怀。今日觑个空儿来会元帅，一来偿还风月之债，二来将向时遗在寒舍兵器归还元帅。”遂把铁耙递给朱贵。朱贵接过，涨红了脸拿不住，丢地下，喘个不停。苦笑道：“凡夫俗子，要这仙物做甚！”嫦娥道：“无妨，待小仙授与你些道法，不但能使得这耙儿，还能役神驱鬼，霞举飞升哩！”朱贵道：“只不晓得要修行几年才能得道？”嫦娥笑道：“只在今夕矣！——你且闭目。”

朱贵不知其意，只得阖上眼皮。只听窸窸窣窣之声，嗅着妙香沁人肺腑。忍不住瞄一眼，原来嫦娥正褪五彩裙裳，展婀娜玉体。朱贵吓得忙闭上眼，心跳得像揣了兔子。忽听嫦娥娇声：“元帅请启目。”朱贵心说：“俺早看见了！”便道：“小人不敢！”嫦娥嗔道：“别假装正经了，刚才是谁贼目如炬偷看？”朱贵满脸惭愧，睁开眼见嫦娥偃卧溪畔落红上，长发半遮玉颜，乳峰上两点如熟透的樱桃，娇羞道：“天蓬哥哥，还不来索债！”朱贵早就浑身火炭儿似的，闻声如泼了油一般，腾地扑过去，将嫦娥裹在“烈火”里，口口声声道：“还俺债儿，还俺债儿！”

缠绵毕，嫦娥道：“你去舞舞那铁耙，看舞得动否？”朱贵起身去摸那耙儿，端的轻巧！舞一回，十分称手，嚷道：“这耙儿轻了也！”嫦娥笑道：“耙儿怎会轻，是你力气长了！”朱贵涎脸道：“明明是亏了，还长力气？”嫦娥红了脸道：“不害臊！我乃太乙天仙，与之配合……”朱贵大喜，搂住嫦娥欲二度春风。嫦娥正色道：“不可沉溺逸乐，不然一事无成！”推开朱贵，却又口授秘诀，嘱其潜心修炼，好重返天庭。朱贵切切记了。嫦娥装束停当，与朱贵挥泪作别。

朱贵眼见嫦娥飘然而去，没入云空，不胜惆怅，又将那耙儿端详一番，原是纯钢所锻，柄上镶着金玉宝石，祥光瑞气门动，堪为至宝。上书：琼宫银河八万水军统领天蓬元帅专持。朱贵睹物生情，勾起许多前生事。感叹一回，扛起耙儿归家。

却说杏花自那日大夫扛只大铁耙子回家，便觉得他像变了个人。对她冷淡淡的，常半夜三更爬起来去家后山林里修练习武。白天睡大觉，地里庄稼都荒了。杏花数说朱贵，说轻了不理，说重了拔腿就走，三两日不归，有人瞅见朱贵与村里的小寡妇桃花在林子里行无状乏事，一传便传到杏花耳中。杏花寻到朱贵，却在酒肆中吃醉了。杏花一肚子气无处发泄，便去骂桃花。桃花恼了，寻死觅活要上吊；幸被邻人救了。杏花回家路上，跌了个筋斗，小产了，又患了血崩之症，卧床不起。杏花爹将朱贵骂个狗血喷头，要赶出去，多亏杏花言语相劝，老叟才作罢。朱贵亦觉得对不起杏花，守在家中为妻子熬药递汤，极尽殷勤。

这一日清晨，发觉家里的大肥猪又跑了，老爷子腿脚不便，便差朱贵去寻。因近日坡里有野狼出没，伤害家畜，朱贵出门时掂上了铁耙。他出了村子，见四下无人，便腾起云头。手搭凉棚转匝一瞅，瞅见走失的大猪在村南

坡里，一个和尚手持宝剑，正气喘吁吁攥它。

朱贵恼怒，驾云过去，坠下云脚，挡住那和尚道：“秃驴，为何追俺家大肥猪，莫非想偷了吃肉！”和尚大怒：“叵耐这厮，恶言谤僧，不打杀你，如何晓得老僧法力！”挥剑劈去。朱贵不慌不忙，使铁耙架住。两个乒乒乓乓战了十几个回合，那和尚暗暗称奇，现法身起在空中。

朱贵抬头看，见云端上一个菩萨骑在青狮上，不禁惶悚：“你是何方菩萨，为何变作和尚与俺过不去？”那菩萨笑道：“我乃文殊菩萨，奉佛旨寻一个老实巴交的猪精穹那东土僧人做个护法徒弟，一同去西方取经拜佛。焉知下界寻了多时，见了无数狼精虎怪水妖山魔，独不见猪精。适间见一大猪，以为是野彘，可点化，谁知是你家走失的家豕，不堪造就也！”朱贵闻言道：“家豕不堪造就，小人如何？”菩萨道：“倒也是，只可惜这副清秀模样！”朱贵未听清，问菩萨说甚哩？菩萨却道：“你一介村夫，何能得这般兵器、这身神力？”朱贵笑道：“实不相瞒，俺非凡人，乃上界天蓬元帅转世，这耙儿便是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军物！”

文殊颌首：“我道呢！——元帅现居何处，怎么称呼？”朱贵道：“便住本庄，姓朱名贵。”菩萨道：“不好，不好；朱者，色也，焉能不褪！非长久之物；贵者，无非珠主官禄，亦是过眼空花。我与你取一法名如何？”朱贵道：“甚好——只可惜小人不是猪精，不能出家，与那东土僧人为徒。”菩萨笑道：“你果有此心，老僧便成全你，只是要抛了你的原来模样！”朱贵道：“舍不得孩儿打不得狼，便抛吧！只不晓得是何面孔？”菩萨道：“如来要我寻个猪精，自然是变成猪头猪身！”朱贵大吃一惊。沉吟道：“这般，人不是人，兽不是兽，倒不如再等些日子，另寻个师父修行哩。”便笑嘻嘻道：“多谢菩萨一番美意，只是小人还要回家与婆娘商议商议……”便要溜走。菩萨冷冷一笑：“你这一回家，岂不是‘肉包子打狗’，却叫老衲再去找谁！”念动咒语，一朵莲花抛下来打在朱贵头上，登时跌倒。

朱贵一骨碌爬起来，瞥见自己一身黑毛，大腹便便，摸一把，鬃毛铮硬，急寻个水畦儿一瞅，见自家长嘴阔耳，黑胖粗大，全然一个猪精，哪还有昔日朱贵那副端正秀气形容！朱贵伤心，呜呜大哭起来。文殊劝道：“你虽少了一副好皮囊，却断了俗尘之念，自此可清心寡欲，入我佛门！”朱贵道：“你这老东西，却也忒狠，如今却是没有退路了！”文殊抚慰道：“不妨不妨！——老僧与你取个法名，叫猪悟能，你在此专候那东土取经人唐三藏，护他西天取经，日后功成果正，自然还你相貌堂堂丈二金身！”

言讫腾云要走。叫朱贵一把扯住，“菩萨呀，你把俺弄成这副嘴脸，不能说走便走呀！呜呜，那和尚几时来？”菩萨道：“不好说，你只耐心等候便是。”朱贵恼道：“倘那和尚三年五载不来，可叫俺怎么过？好歹变俺回去！”死死攥住菩萨胳膊不丢。菩萨无奈，道：“却松些，疼，疼！”道：“不变便不松！”菩萨道：“我教你十八般变化如何？”朱贵道：“不松！忒少！”菩萨道：“三十六变！死也不能再多了！”朱贵道：“可能变俊些？”忙道：“自然，自然！”

朱贵便松了文殊。文殊络起袖子，道：“你真是个愣种，你瞅，都青了！”朱贵忙赔不是。文殊道：“罢了，便教你三十六变！”附在来贵耳畔，说了口诀。却又忌恨朱贵弄痛了他，第十二变留了一手，少了两句。那是变人物的。朱贵日后变人总是不俊，盖出于此。

朱贵得了密咒，默念几遍，记熟了，才放文殊菩萨走。临走时菩萨才道

这秘诀需虔心修持九九八十一日，方可入门。如要得道，还要多些日子。朱贵闻言恨道：“老不正经的，只会耍人！”

那菩萨扬长而去。

朱贵当时不敢回家，捱到天黑，方掩着脸回去，老岳父一开门，吓个趑趄，口中道：“猪精，猪精！”就要关门。朱贵用脊梁骨抵着门不叫关：“老泰山恕罪，俺非猪精，是你女婿朱贵！”杏花闻声也下床来看，听声音像，人却不是。好生奇怪，不敢叫他进屋，拥到柴房里去了。那朱贵一天粒米未进，嚷着饿，杏花爹便胡乱送些残汤剩饭。朱贵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嚷着不饱，又送了些，朱贵又吃个窑净，犹嫌不足。爷俩心惊道：“偌大肚肠，哪是朱贵，委实是猪精！”

次日，乡邻俱知朱贵成了精，相邀来看。起初惧他，只远远地瞅，见他不动，便大起胆子使树枝上前戳逗。悟能先不理，后被人惹得火起，咄的一声，推倒三个，放翻五个，提着耙子腾云而起。吓得众人面色如土，“这是个妖仙哩，得罪不起，得罪个起！”

悟能白口在山林里混，熬到晚间，溜回家，跳墙进了院子，想钻柴房吃些残汤剩饭。忽听杏花在上房里嚶嚶地哭。悟能上前敲敲窗子，道：“娘子哭甚？”杏花止了哭泣，开个窗缝道：“你果是俺夫朱贵？”悟能道：“不是俺是谁！”遂将昨日出门寻猪，遇到文殊菩萨，如何变形、易名、授诀诸事，语与杏花。杏花闻言，仍半信半疑，道：“咱家穹菩萨无冤无仇，为何单要与你过不去？”悟能着急道：“俺说甚你才能信？”杏花道：“说些别人不知晓的！”悟能道：“娘子，你小腹上有颗红痣，往日常叫俺使大舌头刮它。可是机密话儿？”

杏花闻说，又惊又喜，跳下床想与悟能开门。忽听爹爹喝道：“妮子你要是给这妖野子开了门，别怪当爹的不认你！——便是真的如何，光邻家百舍的唾沫星子也淹死人！”杏花复扑到窗前，哭道：“朱贵，你走吧，走吧！爹他也是没办法！”悟能听了，一跺脚走了。

自此悟能躲在山林里参禅悟道。饥食野果，渴饮清泉，一晃三月过去。一日向晚，悟能参道入迷，忘了时辰，忽然万籁俱寂，月光如水，恍悟到佛家“聚则成形，散则为气，诸般色身，皆由空生。所谓空即是色。色非实有，空非真空；万般虚幻，终归真如。所谓色即是空”。遂打通了虚实变幻之门，将二十六般变化一一修炼成功。只是变人不俊俏。方知菩萨耍他，却也无奈。

悟能通了变化之妙，便不安分。也是这些日清苦够了，抬腿便去了百里之遥，弄神通摄人家的猪羊牛马吃。一方百姓惊惶。悟能便显形传话令乡民起一座猪神庙，塑上金身，每日供奉。乡民敢不听从！日夜赶工，不消两月，筑了一座庙。庙虽小，却也前有神殿，后有禅房。悟能便终日玩耍，日食斋供，夜宿庙堂。好不自在！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猪悟能口腹之福足了，便思女色。有心回家找杏花，又怕挨老丈人没脸。便揣上庙里的香火钱，变化成个粗壮汉子，进城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那老鸨儿见攒在案几上白花花的银钱，乐得满脸绽菊花，一迭声唤姑娘们来“好生伺候大爷！”，不几日，悟能将银钱花光，囊内空空，那鸨儿脸一变，如冷风霜叶，把悟能撵了出来。悟能满脸羞愧，回到庙中，再不思冶游。

挨老丈人没脸——没，音谋。意为被人弄得难堪、没脸面。

这日夜晚，悟能乘月色出了庙门，腾云踏雾解闷儿。行不几里，是一处村落。庄中有幢宅子，高大宽敞。后庭楼阁上，有个佳人，独自倚槛。悟能心中一动，降低云步。见那女子体态窈窕，花容月貌，却忧戚悲苦；望月垂泪。口占道：

可怜玉鉴圆，照奴身影单。

良人坟草深，独处至何年！悟能心中道：“原是个寡妇，可怜见的！”又思大户人家，礼道森严，这女子不能改嫁。禁在这深宅大院里，朱阁沉沉，枉度青春。不如去给她说话儿，也是个慰藉。便尽力变化得好看一些，收了云步，轻轻落在槛栏内。

那女子听见动静，转身见是个男人，虽不甚挺拔清秀，倒也平头正脸。惊讶道：“你是何人，如何攀得上这高楼？”悟能笑道：“老猪岂是逾墙之人，俺是腾云来的！”佳人遂惊喜：“腾云而来，莫非是神仙？”悟能道：“不敢当！——小的是瑶台天蓬元帅转世，近日得神仙菩萨指点，颇有些神通。庄前小庙便是俺栖身之所！”佳人欢笑道：“原来是猪神爷爷驾到，快请屋里坐！”

悟能遂跟佳人进了室内。见绣阁中镜奁蒙尘，不免叹息。佳人亲奉香茗，道：“奴家久闻猪神爷爷神威，我公公亦天天说你呢，但无好话——嫌供奉爷爷破费了。奴家便想，这是位甚模样的神仙呢？想去庙里瞻仰风采，公公却骂奴家招摇，不许出门！”悟能问：“有多少日没有出门了？”女子道：“奴家困在后庭，整整三载了！春雨梨花，秋风梧桐，惟孤灯寒衾伴着奴家！”言语着不禁潸然泪下。

悟能安慰道：“莫哭，莫哭，与老猪说话儿。你叫甚名字？”佳人道：“奴家名牡丹，字天香。夫家姓刘。敢问猪神爷爷名讳？”悟能笑道：“别一日一个爷爷，显得多生分！你我年纪相仿。以兄相称可也！俺贱姓猪，名悟能。乃文殊菩萨所赐！”牡丹便笑称“猪兄”，悟能亦回呼“牡丹妹子”。两人说了半宿话，不觉鸡叫三遍，天色已明。悟能起身道：“妹子，愚兄该走了！”牡丹执手道：“哥哥今宿还来否？”悟能也恋恋不舍，道：“今宵用上中天时，老猪再来。”见牡丹似信非信，发誓道：“如果食言，叫俺古头上长疔疮！”牡丹掩他口道：“妹子信你便是，何苦赌咒发誓的作践自己！”目送悟能腾空远去。

是日傍晚，牡丹叫丫鬟芍药备下一壶酒、几样果品看饌，只言是夜间拜月神用。早早打发芍药下楼睡了，听着庄子里巡夜的梆子响，盼着悟能快来。忽觉面红身热。便剔亮灯，去梳妆台前，使拂尘掸尽尘埃，临镜端详，见自己两腮红润，端的艳若牡丹。又打开香匣，描黛眉，涂胭脂，点绛唇。再看镜中人儿，娇媚之至！不觉芳心荡漾，念叨：“悟能哥哥，快来会奴家也！”

只听门扉一动，悟能已闪身进来。牡丹迎上，娇嗔道：“猪兄，你叫奴家等得好苦！你说该不该罚！”悟能满脸赔笑道：“俺去山中涧溪中洗浴，因之误了片刻，任凭妹子处罚！”牡丹牵悟能手至席间，笑言：“便罚你自饮三海碗！”悟能涎着脸道：“若吃了三碗，先醉成一摊烂泥，谁来陪妹子？”牡丹笑道：“但吃无妨，我愿与兄同醉！”

两个便挨挨靠靠，吃交杯酒。酒过三巡，皆有了醺意。悟能挑逗道：“妹子今日美如天仙矣！”牡丹呀嘴道：“枉自美，却无人疼！”悟能喜不自胜：“别个无缘，俺来疼妹子！”猴急起来，一把将牡丹搂在怀里，温存一番。两人皆已动情，无须多言，便宽衣褪裳，上床合欢。悟能身强体壮，又熟谙

风月，没几个来回，牡丹便倏地抱紧悟能，嘴里呻唤，旋即棉花般地瘫软了。悟能诧异道：“妹子怎的了？”牡丹声幽幽的，宛如梦中传出：“奴家觉得……身子俱比了也！”语能尚未尽兴，又去撩拨她。二个再入佳境，那牡丹忍不住又“化”了一回。悟能附耳悄笑道：“妹子，你也等等俺！咱在一起儿‘化’，岂不更妙！”牡丹觉得那干旱良久的身板儿已渐次滋润开了，扭着美臀撒娇道：“你笑我了……”看得悟能心痒骨酥，趴在牡丹身上，还没顾得癫狂，便兀自“化”了！牡丹就拨拉粉腮臊他。悟能遂赤脚下地，吃了几盅酒，复借着酒力雄赳赳上床。牡丹抚他脊背道：“好哥，你出汗了也！”翻过来压到悟能身上“你躺着吧，让奴家也尝尝在上头的滋味！”悟能低笑道：“那俺就不动了？”牡丹娇咳：“哪个叫你动！”便起伏玉体，“动”得八戒气喘如牛，自个儿也粉汗淋漓。终至巅峰，两人不约而同一起“融化”了！

两人欢爱，只嫌宵短。鸡鸣三遍，天色将明时，两个才恋恋不舍分手。自此悟能每夜都来会牡丹。

却说刘太公这日在楼上忽闻一向安静的后庭有女子说笑声，甚为诧异。临窗窥视，见儿媳粉妆一新，由丫鬟芍药陪着，在庭中赏花逗鸟，人也滋润水灵起来。不觉心疑，便令家丁日夜守护门庭。却不见牡丹出门，亦不见情郎爬墙，不免暗暗叫怪。偷唤过芍药，先好言哄她，叫她说出实相。芍药只推不知。太公动怒，使家法鞭打。芍药熬不过，只得道出大奶奶曾叫她备酒，说是拜月神之用；当晚便听见楼上有男人说话声。自己一不曾系线传信，二不曾引郎入室。太公大惊，追问芍药两人究竟还做甚事体？芍药道：“小人委实不清楚！便打死也是这话。”太公元奈，只好吩咐芍药是夜务必觑个实情，来禀告他。不然定逐出家门。

这夜芍药果然不敢睡，悄悄隐在楼下花丛里要看真相。约子牌时辰，忽见一个神人鸟似地飞来，打个旋落到绣楼上。芍药提着鞋赤脚上楼，至大奶奶寝房外，听见里头男欢女悦声，不觉脸热心跳，像醉了一般。良久，听到那野仙告辞走了，才虚着身子下楼。发觉天已黎明。

芍药去大公处，见太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正团团转儿。芍药——回禀清楚。太公脸涨得像只大公鸡，却笑微微道：“姑娘一夜熬劳，眼也红了，喝盅茶败败火儿，歇息去吧！”芍药便接过太公递过的茶一口吃了，便觉口干舌缩，再不能言语。原来太公已在那茶中下了药！

太公即派老管事去城里宝林观请空空道长来府，只说是临近亡子忌日，商议设坛斋醮之事。哺时，那空空道人随管事来了。太公摆酒款待道长，又取出纹银五十两奉上。道长眼盯着银锭，口上推辞道：“贫道无功不受禄，功德钱待事毕再付不迟！”

太公屏退左右，在道士耳边窃窃说了一番。道士为难道：“此妖人既能凌空步云，定有神通，小道恐不能降服。”太公道：“驱了妖人，还有五十两白银酬谢道长！”道士微笑道：“既蒙太公厚托，敢不从命！且备些鸡狗血秽，至夜间那厮来时，照头泼下，先破了他法术，贫道再取他首级，献与太公！”

太公大喜，唤过两个心腹家丁，备了血水污物。至亥正子初时分，埋伏于后庭楼下。不久，果见一个妖人飞腾而来，越槛杆，入绣户。家丁屏息上楼，空空道长持宝剑紧随。至牡丹门首，众人发一声喊，撞开门，闯进去。见银烛辉煌，一个粗壮汉子正搂着大奶奶嘴对嘴儿，在床上折腾，一时竟呆住了。

那悟能乍见有人破门而入，慌得推开牡丹，却没带兵器，只好抓过灯檠做护持。那家丁省悟，忙将血污泼过去。悟能左躲右闪，还是沾了一身，腥臭难闻。悟能大怒，挥檠便打。两家丁弃了罐盆家什，转身逃遁，闪出空空道人：“大胆妖人，勾引良家女子，败坏太公门风，该当何罪！”喝一声：“妖人看剑！”悟能骂道：“一朵鲜花似的人儿，几乎要困死在这深宅大院里。门风，门风，杀人不偿命！”使铁檠迎上。两个叮叮当当战了几个回合。那道士应了几招，自知不是对手，虚晃一剑，抽身便走。

悟能欲追，叫牡丹死死抱住，泣道：“哥哥快走，事已至此，罪过由奴家来担！不然有负哥哥清名！”悟能道：“老猪敢做敢当，还要甚虚名！”牡丹道：“哥哥休说傻话，快快离开吧！”悟能只不依，要拿刘太公是问。牡丹跪下求悟能快走。悟能无奈，道：“妹子保重，晚几日俺再来看你！”开廊门，腾云而去。

却说刘太公在楼下观战，先见家丁败退，又见道长逃出，忙迎上去。道上满脸愧色道：“那厮凶狠，贫道战他不过也！”太公惊恐道：“如之奈何？”道人献计道：“趁那妖人未下楼，不如放把火，将那好夫淫妇俱焚杀其间！”

太公依言，令家人往楼下堆柴薪，才要点火，忽见那“妖人”飞出楼阁，遁逃而去。太公便唤芍药引路，上楼问罪。入室不见牡丹，倏忽瞥见廊门洞开，牡丹倚着危栏，裙裾随风飘曳。芍药因哑了，只能“呀呀”叫，要跑去拉大奶奶，叫太公一把扯住。只听牡丹悲叫一声“天——”便栽下楼去。

太公下楼，查验牡丹委实死了，吩咐阖家大小，家丑不可外扬，对外只言称大奶奶暴病而亡。将牡丹入殓，一壁厢请空空道长设坛诵经，超度亡灵。

悟能逃出刘家，回庙里捱到天明，终不放心，变成一只黑老鸱去刘太公府上打探消息。却见纸鹤高悬，灵幡飘拂，道士念经，四邻吊唁，灵堂上一口红棺材！悟能放悲声：“牡丹妹子，你果然被那老贼害死了！”立马要杀了刘太公为牡丹复仇。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悟能酒泪别杏花 唐僧说善诲八戒

受人之托，行者田间降“妖”。小两口依依惜别……出言不逊，悟能顶撞师父。唐三藏殷切劝善……

却道悟能正要下手杀刘太公，听见人声议论，俱道是牡丹暴卒，一片惋惜叹息。便暗忖如此刻闹出事来，难免毁了牡丹名节，便强忍悲愤而去。几日不吃不喝。俟太公葬了牡丹，是夜，乘月色去坟上哭了一回，才去刘府放了一把火，又弄一阵狂风助威。

四邻醒时，只见火光冲天，想救已来不及。刘府诸人皆逃了性命。刘太公毕竟老了，腿脚不便，烧死在里边。悟能出了这口恶气，回到猪神庙，饥肠辘辘，胡乱吃些供果，竟睡着了。忽被一阵刨墙扒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见一伙乡民正拆他的小庙，中有刘太公的家眷亲朋。大怒道：“你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上，不要命了！”

众人却不惧他，骂道：“骚棍，我等当神供着你，花红表礼，好吃好喝，谁道你是个花花太岁，害人不浅！怕你也无益！——我们已告了官府，再不滚蛋，就要拿你下大狱！”悟能虽村野，却也怕官，想想在此厮混也无意趣，就腿搓麻线道：“还是天宫哩，老猪早就呆够了！——不消动手，老猪自家来。”使钉耙筑倒庙宇。至此了结一段情缘，自腾云回福陵山高老庄。

悟能回来，却不敢进家，瞅着杏花在坡里忙着，便下去帮着干活。杏花看是他也不理。一晃三天过去了。悟能也锄草，也浇地，也守夜。这日杏花见他累一头汗，心中不忍，道：“干活的，瓦罐里有水，去饮吧！”悟能乐得屁颠颠抱起罐子喝水。杏花冷着脸道：“这些日跑何处打野去了？”悟能喜滋滋道：“总算盼着菩萨开金口了！俺能去哪儿，不过去外乡讨口吃的罢了。”杏花冷笑道：“还是荤食吧？”悟能道：“娘子何意？”杏花呸一口道：“自个儿做的好事，还装傻！人都叫你丢尽了！”悟能叹道：“真是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好婆娘，俺却改了！只等东上取经人来了，便随他去做和尚，一走了之，省得辱没你家！”

杏花听他要走，抛下泪来。悟能道：“假惺惺哭甚，你巴不得俺走，好再挑个俊俏女婿，热热乎乎过日子哩！”杏花骂道：“你个黑心鬼、挨刀砍的，还说妖魔子话来！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一拍腓溜了，叫俺怎么办！呜呜……”哭得更伤心。悟能趁机将人家抱在怀里，抚慰一番。杏花也是多日守身，被悟能那贱手一拨弄，不由地动情，两个偎抱着栽栽地进窝棚。刚要行好事，忽听外头咳嗽连连。原来有好事者见两个粘乎，遂跑回庄子告知杏花她爹。老头拄着拐杖赶来，生生将一时鸳鸯惊了！

老叟唤闺女回家，杏花不听，爷俩在坡上吵了一通。远近田畴里的乡邻俱住了锄镰，看笑话。老翁脸上搁不住，道：“你就跟他在这窝棚里过吧！”赌气走了。

杏花爹离了庄稼地，横穿官道回村子，忽听马蹄响，便停步让道儿。见是一个白胖僧人打马而来，一个毛脸行者随行护持。

正是唐僧、行者师徒俩。老叟乍见悟空，以为遇上妖怪，惊得退后几步，跌在路沟草丛里。唐僧慌得下马，搀起老者；叙告师徒来历，好言抚慰。老

就腿搓麻线——方言，即顺势下台。

打野——家禽在外觅食，俗称打野。

头只怔怔地瞅行者。唐僧笑道：“那是我徒弟孙悟空，他非妖非怪，却是个捉妖拿怪的好和尚！”

老叟方松了口气，道：“小长老既能降妖，不知可否帮帮老拙？”遂将女儿被“猪精”蛊惑之事详告了。行者道：“此事易如反掌，请老丈陪师父去府上吃盏茶，俺去去就来！”老叟道：“那厮有个铁钉耙哩，却要当心！”行者道：“不妨，不妨，若是个没能耐的，显不出老孙手段！”

老叟自引唐僧回家，行者纵起云，手搭凉棚，便见前头豆田里果有个“猪精”赤着膊，挥动九齿铁耙在搂豆秸，一村姑在旁帮他。行者笑道：“这厮人虽丑，倒还勤快！”又瞅那女子，却也杏眼柳眉，别有风韵。叹道：“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不知那厮怎的把人家哄到手的！”想着下手，恐那铁耙难对付，心生一计，念动真言，变成一只大蝮蝮儿，一身翠绿，两须竖立，龇牙咧嘴，威风凛凛，跳，跳到那怪肩上；却是个皮厚的，觉不着，那材姑丢下活儿，拍手叫道：“好大一个蝮蝮儿！”那怪道：“在哪，在哪？”行者生气：“老孙在此半天了，竟装看不见！”咋地咬了他一口。悟能一疼，才瞅见“蝮蝮”，骂道：“小东西牙怪尖哩！”想一把拍死。“蝮蝮”一蹦蹦走了。女子道：“呆子，还不去逮，编个笼子装上耍儿！”

“呆子”便去下耙子，去扑蝮蝮，眼看捂在手里，却是空的，抬头看正在前面豆秧上吱吱叫哩！如此扑腾了一大圈儿，行者不想逗他了，便潜影去摸那铁耙在手。悟能寻不着蝮蝮，回头欲接着干活儿，却不见了耙子，杏花也帮他找，东翻西扒不见踪影！

悟能正挠头，忽听背后有人笑道：“呆子，寻甚哩？”转身看是个猴脸行者，围条虎皮裙，正拿着他的铁耙耍弄，怒道：“你这厮泼赖，光天化日想来偷俺宝物！”行者笑道：“这破铁家什也算宝物？”丢地下使脚踏住，从耳中取出神针，晃一晃便成丈来长、碗口粗的铁棒。喝道：“猪精，俺受这女子之父所托，来降服你，快快束手就擒，省得老孙动起手来，误伤了你这畜生！”挥棒便打。悟能没有兵器，只有左闪右躲，眼看避不迭，不想杏花尖叫一声，上前护住悟能道：“他是奴家丈夫，要打你就打死奴家吧！”

行者一愣，只好收棒道：“俺不打他，只从实招来！”悟能不服气道：“你赚了老猪钉耙，算甚本事！”行者抬脚将铁耙踢起：“猪精接耙！老孙先让你照头筑一百下！”悟能接过铁耙，笑道：“你这猴头大话，莫非是铜头铁脑袋！”砰地便刨了一下，只见金星乱溅，震得悟能手臂发麻，慌得退了几丈远，道：“猴长老究竟是何方人氏，有此神通？”孙猴嘻嘻笑道：“果然是呆子，俺一口一个‘老孙’，却称俺‘猴长老’。”自报了家门。

悟能闻言，抱住杏花便呜呜哭。哭得杏花、孙行者俱愣了。杏花道：“大男人家，守着外人，哭哭啼啼算甚，也不怕人家笑话！”悟能一把鼻涕一把泪道：“好娘子哩，这猴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东土取经人的大徒弟孙悟空！一路护送师父来此！老猪俺也该走哩！”杏花恍然大悟，也呜呜哭起来。行者只觉好笑，道：“老孙只是路过此地，管管闲事而已，却无心拉你做和尚，你哭个甚？”悟能擤一把鼻涕道：“师兄有所不知……”遂把自家来历、文殊菩萨劝化诸事俱告于行者。行者欢喜，“你原是天蓬元帅临凡，也是有缘！”便欲扯悟能去见师父。

悟能挣了几挣，道：“师兄，俺还有话要与娘子说哩！”行者道：“你说便是。”悟能急三火四道：“是体己话。”行者便松了他手，悟能一把抱起杏花，钻窝棚里去了。行者哧一声笑了，便坐地头上等悟能。

窝棚里那杏花倒在悟能怀里，泪如雨下。悟能着急道：“心肝儿莫哭，莫哭！还有正经事要干哩！”去扒杏花的衣衫。杏花省悟，也顾不得羞耻了，去解老公汗巾子。悟能想的是“壮士临阵，非死即伤”，爱杏花爱得死去活来，轰轰烈烈；杏花亦知是生死离别，扭得波浪起伏，叫得惊天动地！云雨毕，杏花噙泪道：“朱贵，你随那取经人走，倘混不下去，此间永是你归宿！”说完放声大哭。悟能道：“千山万水，只想着娘子这句话！”又安慰杏花：“老猪这番去，必得正果，脱了这副丑胎，金身锦袍，来见娘子！”杏花点头道：“丑俊倒也罢了，难得你有这心志。只是出门在外，切勿再拈花惹草！”悟能发誓赌咒一番。听着行者在外面咋呼：“体已话说完没有！老孙在大日头下晒着，浑身俱冒泊也！”

悟能骂一句“促狭鬼”，道：“娘子多保重！——俺也不去面辞老泰山了，他不甚喜俺。”与杏花挥泪作别。出窝棚，扛钉耙，与行者上了官道。悟能道：“你去叫师父吧，老猪在此等候。”行者笑道：“不去辞岳上了？”悟能哼一声不说话。行者道：“你却指给俺门儿。”悟能道：“庄南首西数第三个门便是。门首有棵人槐树，结着一树槐镰豆儿。树下有个大石台儿。当年，俺与杏花在树下纳凉儿，一只毛毛虫儿掉到她头上，她哇地叫一声，就倒在俺怀里……”

笑得行者直不起腰来，只道：“罢了，罢了，别酸了！老孙去寻师父了！”自去了。那悟能眼泪汪汪，伤心事无以排解，见前头道旁有个小酒肆，布招舒展，便拭于泪水，走过去，拉条板凳坐下，喝令小二上一角酒、两斤肉，借酒释愁。

行者寻着杏花家，对师父备言菩萨劝善、悟能皈依之事。唐僧闻又收了个有宿根的徒弟，笑逐颜开，连连念佛。老叟知妖怪女婿要走，亦欢喜不已，收拾些干粮、衣衫，包个包袱，又将家中仅有的二两碎银子奉上作为酬礼。唐僧收了包袱，谢绝银两，与行者辞别老岁，出压于上了官道，行不多远，见一个长嘴大耳和尚在酒店凉亭里吃酒。

行者叫道：“悟能，还不来拜见师父！”悟能丢了哲碗，晃晃荡荡过来，给唐僧磕头，口称：“弟子猪悟能拜见师父！”唐僧闻他一股酒肉味，皱眉道：“文殊菩萨劝化时，可曾为你授戒？”悟能摇头：“休提文殊，这厮害苦老猪了——没授甚戒。”唐僧道：“既如此，我便授你菩萨戒——是为杀、盗、淫、妄、饮酒、说四众过六戒。听令岳丈言，你食肠颇大，不忌民因之还要戒‘三厌五辛’共计七戒。”

悟能掀起耳朵，作恭敬聆听状，道：“愿闻其详。”唐僧便——道出戒相，依次问悟能“尽形寿能持否？”悟能问：“弟子该如何答？”行者道：“你答‘依教奉行’。”于是唐僧说戒律发问，悟能答。答了几答；悟能不耐烦道：“依教奉行，瘦也能持，胖也能持！”唐僧不与他计较，道：“你能持便好。”

悟能本来心里便不痛快，一闻当和尚又要守恁多规矩，愈是烦恼，也是有心给三藏闹别扭，唱个喏道：“弟子有事不明要讨教师父，不知该不该言？”唐僧以为他虚怀若谷，好生喜欢，道：“但言不妨。”悟能眼珠上翻，振振有辞道：“师父说不开杀戒，日后若遇上强人剪径、妖怪施虐，杀是不杀？”唐僧一时不能答。悟能又道：“倘路上师父染病，又无银钱抓药，大师兄变化了去药铺偷药，算不算盗？”唐僧又沉吟。悟能冷笑，口似悬河一发泼出来：“与自家娘子干那事算不算淫？逢一三岔路，你道往左，俺道向右，师

兄道朝前，谁妄言？荤酒不沾，素酒能饮否？四众弟子有过愆为何说不得？”

行者见师父气得脸发白，喝道：“悟能，快闭上你那鸟嘴！”唐僧摆手道：“叫他说，叫他说！”悟能话到嘴边收也收不回来，接道：“乌鱼大雁狗肉不能食，青鱼鹑鸽牛肉不在此列，可能吃？蒜葱韭薤兴渠为五辛，花椒茴香辣椒忌不忌？”

唐僧闻言，一屁股坐在路边石头上，不言不语，只是喘粗气。行者冷笑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悟能呀，看你一副忠厚相，却原来‘老实人肚里有牙’！——还不快去给师父赔不是！”悟能嘟噜道：“老猪有甚错，只是实话实说！”行者掣出棒，喝道：“你去也不去？”吓得悟能浑身一激灵，无奈，只好过去给唐僧赔罪。

三藏缓一口气，道：“悟能呀，你好生听着：为僧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心里怀着一个善字，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便不染杀戕两舌之恶……至于三辛五厌，乌鱼食不得，青鱼也食不得，何以故？还是一个善字——欲食之必先杀生，戒杀者，戒杀众生、诸有情一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者。”又说“五辛”，悟能叩头道：“师父莫说了，全说穿了，显得老猪忒笨不是！——吃了一肚子蒜葱韭菜，登堂讲经说法，一开口便喷出一股辛辣味，牙缝里还粘着韭菜叶儿，岂不叫善男信女笑话！”唐僧听了，回嗔作喜，道：“好，好，悟能终还是有根器的。”又道：“只怕日后你与为师胡搅蛮缠，七戒之外还要再加一条：戒胡言乱语。违逆师教！”悟能敢不从命，诺诺应着。行者笑道：“如此便‘八戒’了，送与呆子作个别号，倒也上口！”悟能噘嘴道：“师兄这主意太损，可省忘了老猪的不是！”唐僧道：“正合我意，日后叫他八戒便是！”悟能只好领了，自此又称八戒。

唐僧起身上马，八戒替师兄挑起行李担子，师徒三人结伴往西。行了几里路，逢下坡，八戒忍不住转身回望，遥遥见村头上立着女子，身影像杏花。八戒挥了挥耙子，那女子凝然不动。八戒无奈，一步步下坡去。再回首，高老庄已被坡头树木遮住了。呆子长叹一声，只有死心塌地随唐僧往前走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三歌女香醪蒙僧沙 和尚蚌舟渡师

临水酒楼，美人儿献妙歌佳酿，迷倒众僧……河宽无舟，沙悟净推蚌壳渡师，感动三藏……

唐僧师徒三个行了月余，已是残秋时令。一路上人烟稀少。时看落叶孤雁，每迎寒夕霜晨。少不得栖废刹、眠荒山，说不尽的凄凉辛苦。这日正行间，见一条大河如莽蛇盘旋，横在眼前，波澜起伏，宽不见彼岸。寻着渡口，却无舟船。盘桓间，已是黄昏，长河落日，碎金烁丹，蔚为壮观。

行者道：“师父，眼见的天色将晚，不如沿河岸寻个傍崖避风处过一夜，明日再图过河良策。”八戒道：“有水必有村庄人家，寻一户善信，吃得饱，睡得暖，明日才有劲行路！”唐僧道：“荒山野河，有何人家！”师徒们说着话，走不多远，天已黑了，八戒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嘴里嘟嘟囔囔，忽停下，抽动鼻头道：“师父，师兄，有酒香味儿！”三藏道：“痴人说梦。”行者道：“可有菜肴？”八戒又嗅嗅说：“有，有，红烧鲫鱼，葱炒鳝段，还有清蒸蟹子！对也，老猪想起来了，眼下正是花黄蟹肥时节。刚出锅那大螃蟹红彤彤像小孩的屁股蛋儿，再撒上姜末……”口水都出来了。行者道：“别只顾自己吃，也孝敬师父两只！”唐僧一厢道：“白受戒了，又吃蟹子又食辛味！”行者，忽地打个大喷嚏，揉着眼泪笑道：“真是‘馋猫鼻子灵’！只以为八戒日空，不曾想真给他说中了！”

三人转过一个土坡，眼前明晃晃现出一幢酒楼，临川而筑。八戒发一声喊，狂奔而去。唐僧怕他胡来，也急忙打马上前。行者亦紧跟不舍。转眼到了酒楼前，只见它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灯烛荧煌。一缕缕酒馥香气漫出来，直往人鼻孔里钻。楼前立着两个衣靴整洁的侍童，见了唐僧三众，殷勤上前，接过马匹，邀请上楼吃酒。唐僧瞥见绣槛内有秀女俊婢闪动，恐乱了禅性，推辞道：“我等出家之人，戒酒肉腥荤，不敢上楼，不敢上楼！”两侍童道：“我家店主是此地有名吃斋念佛的好人、乐施好善的居士，平素屡屡交待小人，凡过往僧人，皆是亲眷，务必供养，分文不取！”唐僧还沉吟，八戒道：“你这长老呆了不是，白送你还不吃！”唐僧道：“我只怕‘吃了无钱饭，误了有钱工’。”两侍童撇嘴道：“说甚哩，还这般不识抬举哩！”

行者不言语，只冷眼看这酒楼，孤零零建在这荒川野渡之畔，已是蹊跷，又睹见其中妖氛浮现，悄言道：“师弟，这酒楼是妖怪开的，进不得。”呆子先吃一惊，遂问：“却是大妖小妖？”行者笑道：“大，大不过老孙。”呆子便松口气，“俗话说：‘客大欺店’，有你老哥撑腰，那就大模大样上楼，吆三喝四要酒，先吃他娘一顿再说。是妖怪正好，还能赖他一顿饭钱！”行者道：“呆子还有些呆理，便依你之言。”欣然上楼，又转身招呼师父。唐僧还自沉吟。八戒背后道：“猴哥都进了，必无风险！”把唐僧推进酒楼。

即有个自脸堂倌笑波甜甜将三位引上楼，择个临河的阁子安座，唐僧问：“可有素斋？”堂倌满口应承：“有，有！上好的莼菜、蘑菇、莲子、白藕、素鸡、香菇、豆苗、乌笋、豆腐、茭白制作的罗汉全席，远近驰名！请法师稍候，片时便好！”一声招呼，只听厨房里一阵刀声、水声、锅碗瓢勺相击声。须臾，店伙计走马灯似的布下一桌享斋。师徒几个也是饿了，八戒率先动箸。吃了几口，个个皱眉头，原来那莲子太硬，茭白忒咸，豆腐烂稀稀，香菇一股木渣儿味。八戒嚷道：“甚‘罗汉全席’，活活糊弄咱行路僧！莫如叫‘罗汉生气’！”唐僧劝道：“算了，算了，讨来的饭还能嫌凉？”

正说间，门帘一动。进来三个女子。一青衣、一红裙、一素裳，俊俏绰约。先施了礼，便侍立一厢，青衣红裙弄弦乐，敲云板，着素裳的便开檀口唱起小曲来。虽非绕梁之音，倒也娓娓动人，唱的是：

蛤蟆叫，水汪汪。

鹭鸶叫，干大塘。

鲫鱼头，乌鱼肠。

食了不思乡……唐僧蹙眉道：“列位姐姐，贫僧身无分文，付不了酬资，请回吧！”女子笑道：“哥哥此言差矣，清风明月便是酬礼！”又唱：

鱼见食而不见钩，

人见利而不见害……行者拍手道：“唱得好！”唐僧亦道：“虽系伎女，倒也不俗！”女子见唐僧面色转零，弄悄言道：“长老尊号，何方人氏？”唐僧忙起身打个稽首道：“在下唐三藏。自东土来，赴西天取经。”女子殷勤道：“唐长老一路风尘，辛苦之至，为何不吃杯酒消消疲乏？”三藏合十道：“贫僧不敢破戒。”白裙女子撇嘴，又唱道：

痛饮酒，诵《离骚》，

便可作名士……

八戒早已被几个女子弄得神魂颠倒，两眼钩子似的盯着人家脸儿胸儿臀儿，只碍着师父在场，未敢造次。此刻趁机卖嘴道：“俺师父是‘不饮酒，念《金刚》，俨然好和尚’！”又道：“姐儿们，唐长老不吃酒，俺老猪却想吃几盅！”那红衣女子倒也不嫌丑爱俊，搁下琵琶，笑嘻嘻道上前：“我来给猪长老筛酒！”青衣女子也傍上行者，甜津津说：“奴家伺候这位小长老！”斟一盅酒，先呷一口，才递给悟空，道：“小兄弟，你今年几岁了，一路上想不想家……”

行者已看出这三个女子是水里精灵所变。青衣是个虾精，红衣是个鱼精，白衣是个蚌精。无甚大神通，小喽罗而已。有心拿了她们，又怕打草惊蛇，引不来妖王，擒不着元凶。故此笑吟吟接过青衣女子的酒盅儿，道：“多谢姐姐疼爱，兄弟便吃一盅！”那厢八戒已一气吞了五六盅，满脸通红，犹嫌盅儿忒小，嚷着想换大海碗儿！唐僧着急道：“徒儿们，莫要忘了戒律！”行者笑道：“眼里无伎，心里有伎；眼里有伎，心里无伎。师父不必担心！”八戒拥着红衣女子道：“老猪学那柳大惠，坐怀不乱哩！”红衣闻言，格格笑道：“甚柳大惠，是柳下惠！”八戒涎着脸笑道：“心肝儿，你模样也好，又有学问，可是小仙女变的？”

唐僧实在看不下去，起身欲操锡杖打八戒个不害臊的，却叫白衣女子拦住。那女孩子手里执一盅酒儿，开口一笑，异香先逼得唐僧退了几退。女子娇声道：“唐长老，怒气冲冲做甚？——吃了奴家这盅水酒，消消气吧！”唐僧才要推辞，那女子已凑上来，往他耳畔轻轻吹了一口气，此番香气更浓，唐僧顿时痴迷，对女子言听计从，吃了三盅酒，登时不支，趴桌上昏昏睡去。八戒瞅见，不屑道：“师父你怎这般酒量——”活未说完，人已出溜到桌下，口流涎水，鼾声大作。行者心里有数，那酒俱倒在袖子里了，此刻见他二人倒了，也佯醉装傻，坐地倚墙而眠。

三女子见迷药放翻了众僧，大喜，招呼众小妖上楼，怕几个中途醒了，个个捆得像粽子，一起动手，抬到厨房案板上，一壁厢去飞报大王定夺，是全宰还是一天宰一头？是红烧清煮，还是炙烹溜烤？

那大王不是别人，正是沙悟净。他自那日逢普贤皈依释门，权居水府，

吃斋念佛，专候取经人。一等三个月不见唐僧，先倦怠了。手下人趁机撺掇道：“大王，你等出家之日再食素也不为晚，何必胶柱鼓瑟？这几个月兄弟们俱清苦毁了！”悟净喝道：“你以为我肚里有脂膏！既受了菩萨劝诫，却不能光天化日去做！”那红鱼、青虾、白蚌便献计在河边起一座酒楼，招待过往行商饮酒，云游僧道用斋，却在酒水里麝上蒙汗药，将食客麻翻了，拖厨屋里细细拾掇了享用。悟净准计，众小妖踊跃，不多日便在河畔起了这幢酒楼。悟净又吩咐在楼下专设一个神堂，供上诸佛菩萨，备上香烛纸马，每日晨昏为那冤魂野鬼祈祷，令其早生福地；免得去阴曹地府告状坏了他的名份。生意开张以来，十分红火。既吃了肉，又拜了佛，皆大欢喜！一晃半载过去，近日却因天气转凉，行客骤减，五七日没发利市了。且喜今宵一拨子来了三人，其中两个据报还算肥腴，悟净便勒紧裤带，三步并作两步，自水府赶来。进了酒楼，先看了一下货色，吩咐道：“也是多日未见腥水了，先将两头肥的洗了，挂在钩子上，割些大腿上的肉炒了下酒！”

小妖问：“那瘦子咋办？”悟净道：“先喂几日，喂胖些再吃不迟！”行者心想：“这魔头还怪会过日子哩！”众小妖便将唐僧、八戒松了绑，丢到水池里，七手八脚地给两个冲洗。却无人理会行者。行者寂寞难忍，挣挣着起身，道：“也给老孙洗洗，身上灰一抓一把了！”又补口道：“若论爆炒，还是瘦肉香，老孙一身俱是瘦肉也！”叫身旁小妖一把按倒，道：“看不见人手都忙着！再睡会养养神多好！”

妖王正欲吩咐青虾去水府取好酒，猛听小妖叫：“大王，这行李好光彩哩！”抬头瞥见墙角斜倚的九环锡仗，镶金嵌银，十分名贵，又见地上丢着个包袱，透着霞彩。上前打开，辉光刺刺迸出来，耀得他眼也花了！退了一步，眯起眼，才认出一顶七宝毗卢帽、一袭百宝袈裟，忍不住啧啧称赞起来。惹得众小妖丢下活计，围拢观看。妖王心痒，“我虽未出家，却也受菩萨劝化，应了名声，如此光彩行头，何不穿上威风威风！”遂披戴了，果然神威庄严，一如得道罗汉。众妖齐声讴赞，献媚添谄。

妖王乐不可支，又去抖包袱，看还有何宝物，却掉下一个羊皮文牒，捡起一看，原是东土大唐天子用过宝鉴使过花押的通关文牒，才看一句“唐三藏法师奉谕西行取法”，不禁大吃一惊，慌三忙四将僧帽摘了，袈裟除了。众妖道：“大王穿够了，也让小的们穿上光彩光彩！”一拥而上，扯袈裟，抢僧帽。妖王喝道：“谁胡闹，砍掉哪个的爪子！”挥手将众小妖赶散。

悟净将包袱原样包好，正沉吟。忽听小妖小心翼翼问：“大王，两和尚洗巴好了，是先割白胖子的肉，还是割黑胖子？”妖王惊醒，一迭声道：“快松绑，快松绑！即吩咐青虾、红鱼速去取解药。众妖诧异：“大王，到嘴的肉怎的不吃？”妖王骂道：“吃，吃！瞎球入的，知是谁？——那白胖子是我师父，瘦猴子是我师兄！”

只这黑胖子没来历！”行者听了，强忍着才没笑出声。众妖想起前事，因道：“大王，你老人家在这水府里锦衣玉食，一诺百应，若做了和尚，便惨了！还请三思！”妖王道：“为妖虽好，终有化灭之日。我岂能鼠目寸光，只贪眼前安逸？”

言语间，鱼精虾怪已取来解药，蚌妖捧一银壶水来，要与三藏师徒灌下。妖王眼珠一转，道：“且放下，等伐亲手喂药！”三小妖不知厄运顷至，把盛药的葫芦、水壶俱搁在案子上，一厢垂手侍立。妖王叹一声。这三个水精，皆有些姿色；夜阑酒酣之余，也不止一次侍寝，谐鱼水之乐。今日要灭她们，

委实有些下不得手！但不灭她们，却无法对师父交待——又不能吐实情，恐一开始便被这师徒三个看轻。妖王拿定了主意，手执宝杖，朝门外一指道：“且看谁来了？”三女子扭头往外瞅。妖王砰一杖，先将近处的虾精打死。鱼精、蚌精惊道：“大王，你。你——”抽身便逃。悟净赶上去，乒乒又是两下，可怜红鱼白蚌，一门里一门外，惨死于妖王杖下。众小妖害怕，“大王，你为何打杀三位姐姐？”大王振振有辞道：“这三个妖女多行不义，今儿又差点害了我师父师兄，罪当立诛！”众妖听了，人人自危，见悟净目露凶光，持杖逼来，吓得像炸了团的蜂子，一哄散去，眨眼间俱无影无踪。

悟净见楼阁清静了，方将解药依次与唐三藏、猪八戒灌下。待至孙猴，他却打个呵欠折身坐起。悟净吃惊，“伙家，还没给你灌药哩！”行者道：“好好的，吃甚药！”说得悟净一愣。那八戒铺天盖地打个大呵欠，一睁眼瞅见悟净，便“妖精，妖精”！跳起来，寻他的铁耙。一时寻不着，摸起师父的锡杖要打悟净。叫悟净死死攥住杖柄，“兄弟，我非妖怪！你仨被这三个女妖使药酒麻翻了，差点儿成了炆上肉，是我暗中窥见，闯入酒楼，经一番生死搏战，将其个个击毙，方救了诸位！”

唐僧亦清醒了，正揉着眵目糊，闻悟净之言，一骨碌爬起看，地下果然横着条三尺来长的青虾。又瞥见门口红鱼白蚌的尸首。三藏即整衣施礼道：“多谢英雄搭救之恩！”悟净忙止道：“师父，此乃弟子给你的见面礼儿！”又跪下叩头。三藏惊喜道：“你叫甚，是哪位菩萨劝化的？”悟净恭敬道：“我法名沙悟净，向时普贤菩萨路经此地，见我品行高洁，虔志修行，力主小人与师父做个护法。小人却之不恭，慨然应允。嗣后每日在河边盘桓，翘首以待，望穿秋水！今睹师颜，喜悦之情无以言喻！”三藏连连颌首道：“难得，难得！”拉悟净起来。

孙猴忒地跳起来道：“你适才说你叫甚？”悟净忙躬身道：“师兄，小弟法号沙悟净。”行者呵呵笑道：“你不是沙悟净，你是‘杀和尚’！”悟净大惊：“师兄，头一回见面，若有冒犯处，万请海涵！”行者道：“休说了，你道老孙也被麻翻了，故此敢大胆胡咧咧！”如此这般，将真情说了一遍。

唐僧、八戒吃一惊，直瞅悟净。悟净瞠目结舌，脸臊得——幸好脸黑，红也看不出来，忽地拜倒在地，“师父、师兄，小人委实不知大驾光临，无意间冒渎尊颜……小人恐师长不容，断般若之路，绝面佛之门！方斗胆虚言，万乞恕罪！”言毕磕头如捣蒜。唐僧不忍，慌得去扯他起来，额角已沁出血来。道：“你虽打了证语，却是为了拜佛向善；且这三个妖怪也是你打杀的，足可将功折罪，无须再负疚自怨了！”悟净垂泪道：“早就耳闻师父慈悲仁爱，今日亲历，足见所传不虚！”唐僧摆手道：“出家人自当以慈悲为怀，何足挂齿！”心里却乐滋滋的。八戒亦道：“师弟哭甚哩，老猪也做过妖精，祸殃过百姓。且喜佛门不记旧愆，放下小快刀，便可成佛仙！”

行者道：“好，好，你们俱做好人，惟剩下老孙里外不是人了！”悟净赔笑道：“大师兄说哪里话！你这是向我哩！古人云：‘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小弟还能好歹不知！”行者只冷笑。唐僧道：“悟空休要得理不饶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向悟净道：“这两个俱有别号，为师也送你一个，便取行者笑言，叫你‘沙和尚’，却是沙门之意。亦可提个醒儿，不忘旧咎。”转问：“悟空，你看这行么？”行者道：“师父说甚便是甚！老孙敢不从命！”唐僧道：“你这猴儿！”吩咐：“给沙僧剃度！”行者便

将金箍棒变成一把小快刀，在悟净头上晃着。悟净心虚道：“大师兄你别吓我。”

行者笑道：“放心，放心，适间你嫌老孙瘦、肉不中吃，还要留下养肥些。老孙岂敢以怨报德！”便噌噌与悟净剃了毛发。三藏又与他授戒。沙僧一一领了。

师徒几个当夜便在酒楼安歇。次日清晨，出了门，悟净点一把火，将酒楼烧了，却负着那蚌精之壳，随众人去渡口。依然空空荡荡。唐僧发愁道：“茫茫弱水，无舟无楫，如何得渡！”行者要腾云去寻船只。沙和尚道：“弟子有办法渡师父过河！”将那巨蚌壳儿抛在水中，却如一条小舟，扶师父上去，他便下水，晃着水，推蚌壳往对岸行。

八戒见了，也扑通一声跳下河，要帮忙。沙僧一口水喷到八戒脸上，道：“何劳二哥大驾，小弟一个足也！”八戒落个没趣，游上岸，嘟嘟囔囔，绞了湿衣，挑起担子，与行者、天马，半云半雾，在师父头上行。唐僧跌坐蚌壳，瞅水花瞅得头晕，仰面瞧行者一行。八戒叫嚷：“师父，莫抬头，当心那四蹄儿货溲尿！”叫白马踢了一脚，才不胡说。那唐僧不知真假，赶紧低下头，怕看水便闭目默念《心经》。只听耳畔水声哗哗，那蚌壳飞似地在水皮上走。

自卯时行至酉时，已过了大河。

沙僧将蚌壳拖至岸边，搀师父上了岸，自己浑身水淋淋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三藏感激道：“悟净，却多亏了你！”沙僧道：“师父，弟子……才不抵大师兄，力……不抵二师兄，惟一片忠诚……报……报效师父！”三藏动情，思忖：“虽是初相逢，却像是个贴心的！”

至此，唐三藏已收了行者、八戒、沙僧为徒。这徒弟仨。各执其事：行者开道；八戒挑担；沙僧牵马。尽心护持唐僧西行，不在话下。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虎为媒茜儿动心 猴惊梦三藏遗憾

虎猛人娇，唐三藏香闺艳遇，护着钮扣不丢。善解人意，俊茜儿温语悄言，真情温暖寒冰……可惜好景不长久，恼人孙猴惊美梦……

且说唐僧师徒过了流沙河，马不停蹄，朝西天行去。转眼入冬，下了第一场小雪。雪后行道，路滑风寒。行者几个，毕竟出身不凡，倒还不惧；那唐僧在马上，冻得两脚发麻，嘴唇乌青，又不愿叫苦，只好忍着。眼见黄昏，见远处一片霜林，林下有人家，粉墙青瓦，炊烟袅袅，隐约有鸡鸣人声传来。唐僧苦中作乐，吟道：

君子于役，
不知其期，
曷至哉？
鸡栖于埭。
日之夕，
羊牛下来……

沙僧赞道：“师父出口成章，好学问！”唐僧哆嗦着道：“此、此乃吾少时所习《诗经》也，岂敢掠美！”沙僧道：“虽如此，少时诗文至今不忘，也算得上博闻强记！”唐僧抽一下鼻涕，道：“休说这琅琅上口的诗赋，便是诘屈聱牙的经文，吾——也可过目成诵！”沙僧惊得眼珠儿像鹅卵：“师父，你莫说了，弟子这就觉得无地自容了！”唐僧在马上冷，索性跳下马，溜达着，道：“悟净何必妄自菲薄，你心诚志笃，颇有慧根，日后心有大造化！诚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沙僧道：“多谢师父厚爱，然弟子愚钝，能步师父后尘足也！——那还要靠师父多多点拨！”

八戒一旁道：“老猪饿得前心贴后心，嗓子眼往外伸手，你们还有劲在那儿贫嘴呱啦舌地说甚诗文、造化的！能当饭吃！”唐僧叹道：“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言未讫，差点滑倒。行者手疾眼快，一把搀住，道：“师父，朽木、檀木，日后自有分晓！”

说话间已到了那户人家外。行者上前，叩响门环。须臾，门吱呀开启，现出一个梳双鬟的俊俏婢女，瞧见行者，吓了一跳：“你是何人，打门做甚？”就要闭扉。三藏忙上前施礼道：“女菩萨，贫僧是东土大唐御差来的取经人唐三藏。因天色已晚，特造贵府借宿，明晨赶路。”又道：“这几位是我的顽徒，人虽丑些，心俱善良。若有冲撞处，请勿见怪！”八戒一厢帮腔：“请勿见怪！请勿见怪！”抬脸冲女孩儿笑。那婢女心有余悸，喊道：“夫人！来了几个丑和尚，想住咱家！”众徒笑：“师父跟咱沾大光了！”

旋即见一个满头珠翠、衣裙亮丽的妇人转出来，不过四十来岁，体态丰盈，风韵犹存。唐僧又上前礼拜答话。妇人笑道：“秋菊胡说了，唐长老是我见过最端庄的人了！”秋菊朝唐僧瞟了一眼，掩口笑道：“我是说那几位哩！”妇人道：“师父好看，就行了，俗话说‘一俊遮百丑’哩！”让众僧进门。

唐僧师徒入门往里走，见楼阁参差，游廊迂回，好大一座府邸。入一道月亮门，猛见假山前，两个女孩子正逗老虎玩！女孩儿个个生得天仙似的，那虎却利齿闪亮，硕大威猛。一只竖蹄与人相扑；一只地下翻筋斗打滚儿。三藏不禁失色。女孩子只顾格格笑儿。妇人道：“唐长老勿怪，那是我的两个讨债鬼儿，穿桃红絮襦的是老大茜儿，着石榴红衣的是老小宛儿。自小受

他老子熏陶，不爱针黹女工，只爱耍枪弄棒、嬉戏玩耍。”便引入客厅。分宾主落座，秋菊献上香茗时果，那室中铜火盆里，炭火通红。三藏兀自筛糠，吃不得茶，食不得果。妇人诧异道：“唐长老为何这般？”唐僧惭愧道：“贫僧自幼胆小，适间见令爱耍虎为乐，吃惊不小，一时心有余悸，还望夫人鉴谅！”

妇人即下座施礼道：“却怪老媪了！也是宠坏了，一时忘了叫她们回避。”八戒嚷道：“夫人，我等为何不惧？只怪师父胆怯！”行者道：“却是一路冻的，所以抖栗。”妇人才瞧见唐僧嘴乌颊红，道：“可怜见的！”即吩咐厨下办斋，与长老驱寒压惊。又令再取一个大火盆来。不大工夫，便上了一桌素斋、一缸米酒。家人又搬来一只火盆。室内顿时暖融融如春天一般。妇人把酒，好歹劝三藏吃了一小杯，身子才回过暖来，脚阵阵发痒。那行者、八戒开怀畅饮。沙僧见师父不喝，也只吃了一献。只是频频动箸，给师父布菜。

三藏此时安稳了，便抬眼打量客厅，见壁上挂着几幅字画——一幅中堂《山水》，对联为“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霜”；一幅《汉宫秋》，遭贬的丽人，伴着梧桐操琴；另一幅为《暮春图》：落红点点，烟柳隐隐。

三藏赞了一回丹青书法。妇人道：“此乃是先夫遗物，契友送他的。”三藏道：“依贫僧之见，故主人曾显赫一时，不知何故下野。晚年怡情于山水，却又壮怀激烈。”妇人闻言，惊诧道：“唐长老，莫非你能掐会算？怎知我家夫君故事？”唐僧道：“贫僧是肉胎凡体，不善卜算，只凭那书画揣摩而已！”

妇人盯了三藏一眼，道：“莫非是心有灵犀……”遂道出旧事，原来这家主公原是高斯国的大将军。因犯颜直谏，得罪群小，遭人陷害，失宠于圣上，五十岁便告老还乡。自此郁郁不乐，不过年余，便亡故了。妇人言至此，不禁黯然。三藏陪着叹息一回。妇人又道：“夫君仙逝后，家中尚有祖上所置山场田庄，家产还算殷实。那远近的泼皮无赖，欺我寡妇弱女，上门滋事，要讨便宜。幸两个女孩子会些功夫，又养了两个虎，看家护院，方保平安无事！”三藏赞叹：“原来如此！女子驯虎，可谓巾帼豪杰！”

八戒一厢混说：“只怕自个儿也成母老虎了，一时难寻‘打虎英雄’！”叫悟空桌下蹬了一脚，将杌子蹬歪。八戒不提防，跌个仰面朝天。沙僧忙扶他起来。行者体恤道：“三弟，你怎的这般不当心！”八戒有苦难言，只好哼哼唧唧：“虎没打了，自己先成了‘坐地虎’了！”

正说时，忽听门外环珮叮当，笑语泠泠，嚷着“卷帘！卷帘！”那秋菊忙去打帘子，便见“驯虎英雄”闯了进来，不顾一室客人。朝妇人撒娇道：“娘，娘，今儿你怎么高兴吃起酒来了！”妇人道：“休没大没小的！来，先见过唐长老！”三藏欠身致礼。两女子憋住笑，双手合拜，道个“万福”。妇人又让女儿拜过行者三众。八戒见两姐妹，英气勃勃，且俊美异常，喜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安。那姐妹却倚在妇人身边，明眸如星，只盯着唐三藏看。三藏置身暖室香宴中，又有佳人垂青，一时恍惚，觉得那寒天冻地，遥遥如在梦中。忽觉有人暗中揪他衣衫，才蓦地从梦中惊醒，知是在苦旅程程。

妇人看在眼里，起身道：“诸位长老慢慢用斋，我等先告辞了！”笑嘻嘻看了唐僧一看，一手一个，扯两姐妹便走。两女子一厢走，一厢回首，仍瞅三藏。三藏忙低下头。

三女人走后，众徒弟轰地将三藏围上，乱哄哄道：“师父，两姐妹看中

你也！八戒道：“师父这回要做打虎英雄了！”三藏面红耳赤，“莫胡说，莫胡说！”正闹腾着，忽见秋菊笑盈盈走来，道：“唐长老，夫人请你叙话。”唐僧起身，惶怵道：“敢问姑娘，夫人唤我何事？”秋菊掩口笑道：“主人的事，奴婢怎知晓！——八成是好事！”八戒、行者笑道：“听见了么，是好事！夫人要招你做养老女婿了！”三藏道：“莫混说！”沙僧关切道：“师父，你可别中了那老婆子的美人计，取经事大！”三藏道：“这话说到我心窝里了。你们放心，为师去去便来！”

且说三藏随秋菊出了门，往内庭走。这庭院委实够大的，庑廊相通，檐槛毗连，有十几座天井。三藏跟着秋菊，也不知走了多少雨道，进了多少门坎，方入一间静室，见彩壁画屏，银烛明灿。妇人正在等候，笑嘻嘻道：“唐长老，老妇还怕你不来呢！”三藏行礼道：“施主召唤，敢不从命！”分宾主坐了，妇人道：“可知老媪唤你何事？”三藏垂头道：“贫僧不知。”妇人道：“适间席中，法师已见过舍女，但愿未污尊目！”三藏道：“夫人哪里话！古往今来，多闻美人拈花，鲜见佳丽驯虎。今见令爱、英气勃勃！令人耳目一新！贫僧私心钦佩之至！”妇人笑道：“小女也很钦佩圣僧呢！夸你有高行大志……”三藏道：“不敢当，不敢当！”妇人问：“长老何时出家，在俗时可曾婚娶过？”三藏道：“十二岁皈依法门，不曾婚娶。”妇人道：“可惜恁个标致人物！”三藏闻言，脸热心跳，如坐针毡，道：“夫人唤贫僧，究竟有何见谕？”妇人道：“老妇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家两个丫头，俱看中法师。老妇也有意招你为婿。两个女儿任你挑，不知长老何意？”三藏听了，连连摆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妇人咄咄逼人道：“有甚使不得，看你行路僧——衣衫蒙尘芒鞋破，食不果腹形容削。可怜人儿！取那经文，图个甚？也不过是积德行善，有个好下场罢了！在我家、叫你衣绫罗、食甘饴、居华屋、乘车马！不强似那瓦钵云笠走天下！”

三藏闻言，道：“老夫人，你说得何尝不是！那两姐妹个个花朵似的，娶哪个都是贫僧前世的福！只是……”一脸为难的样子。妇人悟道：“莫不是怕你那几个徒弟无处安置？莫愁，莫愁！我家除了秋菊，还有冬梅、春兰几个婢女，俱有些颜色。个个与他配了双，就留在府中候用，岂不皆大欢喜！”唐僧道：“夫人想得委实周到！然此事非同一般，容贫僧回去与小徒弟们商议商议。”妇人不悦道：“商议个甚！你是师父；没听说，老子做事要儿辈允准的！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

三藏道：“夫人说的是！贫僧一路行来，吃了无数苦头，尤其这寒天冻地，真不想再走了。承蒙夫人错爱，颌首之劳，便可入那温柔富贵之乡。呆子才会拒绝！”妇人闻言，欢喜道：“如此说来，你答应了！”三藏道：“只可惜贫僧费了圣命、领了佛旨……”妇人怒冲冲道，“那便是不应了？”唐僧见妇人动怒，惊慌道：“倒也不是。且容回去商议！”妇人脸色转缓。“先吃杯茶，再走不迟！”朝秋菊使个眼色。秋菊点点头，即刻退下。

唐僧吃了茶，妇人才放他“回去商议”。一个丫鬟冷着脸引三藏出了两道门，朝前一指道：“自个儿回去吧！”三藏见天色已黑，四处是门，道：“姑娘，好歹领我路，其实认不得了！”“姑娘”秋风扫脸道：“你这和尚好歹不知，还要我伺候你！——鼻子底下是嘴，自个儿问去吧！”转身回妇人房间。

唐僧无奈，只好忆着来时路径，往回摸。走了几个天井，便分不出东西南北了。走走看看，左行右转，深一脚，浅一脚，跌了几个筋斗；好容易听

见人声，循声过去，见一扇门里有灯光，以为找见行者他们了。撞开门，便道：“你们倒自在！也不寻寻为师！……”却见一只大虎，踞在灯檠下，两眼炯炯，电火一般，三藏胆战心惊，正要倒回去，那虎却认出是生人，一声咆哮，扑了上来！那唐长老惊叫一声，倒在地下，魂飞魄散！

正在危急间，内门吱呀一声，闪出一个女子，见那虎正俯首舔唐三藏，喝住那兽，上前将三藏抱起，卧在床上。她也不唤使女，自取了盂盘，倒些冷水，给唐僧敷面。须臾，三藏醒来、见置身香闺里，身畔守着如花似玉的佳人，正是茜儿；已卸了晚妆，穿一身绣袍，袒着凝脂般酥胸，含情脉脉，冲他笑。三藏道：“这是梦，还是醒？”茜儿道：“梦即是醒，醒即是梦。”三藏轻叹：“吾只怕‘风骤花堕梦不长’！”茜儿道：“倘占了花期，‘落红片片亦留芳’。”三藏已清醒；坐起道：“贫僧不敢‘无中生有’。”茜儿垂香鬓，厮摩着三藏面颊道：“我偏叫你‘得意忘形’！”三藏口讷。茜儿乘机倒在三藏怀里，纤手柔曼，游鱼似的，撩拨得唐和尚骨软体麻。幸本神尚在，死命敛着衣衽不松手。

茜儿嗔道：“哥哥只护着那钮扣子做甚？”唐僧不作声。茜儿又道：“哥哥莫非嫌奴家丑陋，一星儿心不动？”三藏老实道：“谁说的！贫僧能博小姐青睐，实乃三生有幸……”茜儿喜悦道：“你却直说，喜不喜欢我？”唐僧道：“又喜又怕。”茜儿一怔：“怕我？我又不是老虎！”唐僧哼唧道：“你却养只大老虎哩！”茜儿搂着长老乐不可支：“怕它做甚，不过是只大猫！等你成了我家主人，便晓得了，其实好耍！”三藏央求道：“姐姐抱忒紧了，透不过气来也！可能松些？”茜儿撒娇，“偏不松你，叫你护！嫌闷便解衣裳呀！”唐僧道：“贫僧不敢！”茜儿笑道：“小女子却敢！”便胳膊唐僧。唐僧痒得不行，遂松了手，叫茜儿趁机把他大襟扣儿解了！把头贴到唐僧胸上，痴情道：“第一眼瞧见哥哥，奴家便仿佛在何处见过似的……想啊想，原来是在梦中……”

三藏不曾想驯虎女子也有这似水柔情，不禁感动，眼眶盈泪道：“姐姐何必为我这苦行僧动情？只怕是……多情反被无情恼！”茜儿捂他的嘴道：“休说了，其实我知哥哥不能留在我家。”

出家之人多不恋富贵，不贪安逸……我只是不想与哥哥失之交臂。倘能使哥哥垂爱，哪怕只有一宵恩爱，奴家一生足也！”唐僧闻言，止不住热泪满面，“贫僧何德何才，让姐姐如此刻骨铭心来爱？”茜儿只道：“奴家愿意！……”与他拭泪，逗他笑：“你再哭，我便唤大老虎进来咬你！”三藏道：“便唤吧，情愿叫你的老虎吃了！”茜儿娇嗔道：“想得美，我还舍不得呢！”两个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话儿。

却道行者几个，在客厅吃着酒等候师父。左等不来，右等不至。八戒道：“也老大工夫了，莫不是一拍即合，已吃罢合卺酒，入洞房了？”行者道：“胡说，师父做东床，喜酒总要让为徒的吃一盅。哪有偷偷摸摸便干事的！”沙僧道：“二哥嘴上积点德。师父岂是见异思迁之人！”八戒摇头道：“难说！人皆言‘和尚是色中饿鬼’——休看师父外表正经，难保心里不想那事！”起身道：“猴哥，俺去找找师父！好歹不能叫‘老虎’咬了师父！”行者也不无担忧，遂道：“去看看也好——快去快回！”八戒丢下酒盏，道一句“猴哥，你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俺老猪！”乐颠颠出门去了。

八戒出了门，东张西望，胡乱走了一气，也转向了。无奈何，只好放开喉咙喊：“师父，你在何处？”四下黑沉沉的，也无人应。只听见树上几声

猫头鹰叫，八戒心里发毛，撒腿咚咚便跑。跑进一个天井，迎头撞上只毛烘烘的巨物，细一觑，老天，竟是一只大老虎！转身欲逃，叫那虎咬住后襟，拖入二门，一脚踏在脊背上。呜呜几声，便有一婢女挑灯出来，照了照道：“小姐，是个和尚！”

八戒一听小姐在此，臊得不行！心想堂堂天蓬元帅，今日却叫一只大猫镇在脚下，成何体统！猛然想起自己还会三十六般变化，本想变成师父模样，好哄小姐上当，又怕变人变不像；无奈何，念真言幻成一只蝙蝠，呼地撞进闺房，乱扑扇一气，弄得灯歪镜斜。小姐是宛儿，气得要命，大骂：“败兴鸟儿，无怪今日好事不成！”八戒一听，便现原身道：“小姐，说甚好事不成！老猪在此，便是来与你配对成好事的！”

宛儿吓了一跳，认出是八戒，道：“猪长老——你倒会装神弄鬼！”八戒嘻嘻笑道：“小姐，俺师父何在？”宛儿道：“休提你师父，提起来气死人儿！”八戒道：“莫非他不识抬举？”宛儿道：“真是‘知父莫如子’！”八戒道：“既如此，为何不见他回去？”宛儿道：“这个却不知晓。”

正说间，一个婢女进来，对宛儿耳边窃窃说了几句。只听宛儿骂了声：“这个骚狐子！”妒火中烧，抛下八戒，要往外去。八戒已猜个八九不离十，一把扯住，道：“小姐何往，莫非是寻姐姐闹一场？”宛儿道：“不干你事！”八戒道：“姐妹俩争一个汉子，也不怕人家笑话？那唐长老有甚好的？——除面皮白些，一无是处！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说话女声女气。俺老猪虽人黑脸丑些，却有大丈夫气概！家里家外一把好手，更有三十六般变化！适间那小蝙蝠便是俺变的！”

宛儿听了，不无佩服，问：“猪长老，你还会变些甚，也叫奴家长长见识！”八戒道：“任你出题目！”宛儿道：“便变个大马猴吧！”八戒道：“换个吧！”宛儿道：“原是牛皮哄哄啊！”八戒道：“谁牛皮，只是觉得丑，怕惊了小姐！”便摇身变了一只马猴，蹦蹦跳跳玩耍儿。宛儿乐得拍手笑，又道：“变盆石榴花。”那八戒卖弄精神，又变成一盆红艳艳的石榴花。宛儿睹此，便起了爱慕之心，道：“猪长老，你可愿留在我家不走？”八戒道：“愿意，愿意，打死也愿意！”那宛儿便拂退左右，道：“知你师父此刻在做甚？”八戒色迷迷道：“做甚？”一把将宛儿搂住，给个嘴儿，道：“做这个呗！”宛儿便使小拳头打他：“你坏，你坏！”

却道行者、沙僧两个，等了一阵，也不见八戒回返。行者叫道：“这事有些蹊跷！沙老弟，咱们分头去找！两人出了屋；见无数的门廊。沙僧发愁道：“找着天也亮了！”行者道：“休焦躁！”遂念动真言，拘出当坊土地。那老儿披着皮袄，一路小跑而来，哆哩哆嗦道：“好大圣哩，小老儿才睡下，刚暖热被窝儿，你便念那催命咒儿……”

行者喝道：“快闭了鸟嘴答话！俺师父、师弟现在何处？”土地道：“大圣息怒，小老儿其实胆小——你那师父，现在茜儿房中；天蓬元帅，却在宛儿床上。”沙僧听了，怒不可遏，挥杖要打土地：“若说八戒，贫僧倒信，你诋诋师父，该当何罪！”叫行者拦住，道：“此非争论之时，先救了师父再说！”招呼两个起在空中，叫土地指点了，便叫沙僧去寻八戒，道：“只可劝阻，不可伤人！”沙僧满口答应去了。

行者即落入茜儿房上，使个夜叉探海，倒挂檐上，舔破窗纸，往里一看，茜儿只着亵衣，倒在师父怀里撒娇弄痴。师父袖衣不知何时已被解开了钮扣，袒出白生生的胸脯，面红气粗，眼看便要抵御不住。行者心说，“老天，驯

虎小姐真成了老虎了！”憋着笑，转到门首，往里一瞥，见一只大虎踞在绣帘外；瞅见他，龇牙咧嘴，呜呜作声。

行者缩回头，略一思忖，念动真言，变成一只熊罴，摇摇晃晃进门。正所谓“一物降一物”，那虎见了罴，吓得浑身抖栗，低声凄叫，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弹。室内茜儿忽听到帘外老虎悲鸣，不觉一惊，松开三藏，悚然跳下床，才要出去看看，那门帘一把被甚物揪了下来！便见一个人熊，铁塔一般，走了进来。先把唐僧吓晕了；茜儿尖叫一声——毕竟胆大，急趋床头取宝剑，谁知慌乱中碰翻了灯，室内一片黑暗。那行者趁机复本相，抱起师父一走了之。茜儿急声唤婢女取火来，再点起灯烛，三藏不见了，那黑兽也不见踪影。忙穿上衣裳，执了剑四下寻觅。

行者救出师父，不敢再回客厅，踹墙越脊，出了宅院，将师父藏在一棵古槐的树洞里。再回头去寻八戒悟净，却见两个在空中叮叮当当交战。行者喝道：“师父几乎当了‘家长’，你两个还有心内讷哩！”

八戒哈着腰，气哼哼道：“沙悟净这厮忒毒——使杖杆把老猪命根子打肿也！”沙僧道：“你却说做何事来？——打得轻！”八戒争辩道：“师父做得，老猪为何做不得！”行者见天色将曙，道：“争，争，甚时候了，还不快去讨行李、马匹！”八戒说他走道不便。行者便叫沙僧去。沙僧吞吞吐吐道：“适间坏了宛儿小姐的好事，若撞上，休说行李、马匹，不砍我一剑才怪。”行者跺脚道：“罢，还是老孙去吧！——师父在前面树洞里，快去看顾！”

行者纵身跳在空中，见一府上下俱打着灯宠寻“女婿”。行者便弄一阵旋风，吹得那灯灭人歪，俱躲进屋子，不敢出门。孙猴趁机跳下去，寻着行李，驮在马背上，大开庭门，牵马走了出来。

时天已晓明，行者来至古槐树下。唐僧已醒，见了行者，一脸愧色。行者道：“师父，适间徒儿吓着你没有？”三藏只摆手不言语。行者又道：“俺适才弄狂风唬人。目今那一家子尚未敢出门——师父，咱们走也不走？”三藏怔了片刻，吐出一个字：“走。”

沙僧便搀师父上马，师徒上路。八戒死活不挑担子，沙僧只好替他。八戒腰弓得大虾似的，拖着耙，磨磨蹭蹭走在后边。三藏跳下马，让与八戒骑。八戒谦让一回，还是上了白马。四众投西而去。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倚篝火土地话轶事 遇风雪四僧宿古观

雪山月夜，几僧围拢篝火，听土地老儿谈古说今……路遇风雪，众僧夜宿道观，小仙女来邀唐僧赴宴……

且说唐僧四众，顶风冒寒，一意西行。转眼间冬去春来。一路行去，有清澈河水，水畔草绿花香。又见牛羊如云，牧人马上引吭高歌。帐篷前晒牛粪干的女人，袍裙油腻，面如满月。间或闻商队驼铃声叮当响着，没入远方雪山。行者前头探道去了。八戒借口问路，与一牧女搭讪。牧女道：“远处那雪山唤作姑射仙山。传说雪山上住着一个神女。”又道：“人皆言山那边有座宝城，树上结珠玉，遍地是黄金！”八戒道：“既如此，姐姐为何不过山寻宝？”牧女道：“异乡有宝，不如家乡水草。”

八戒闻言，大惊小怪回来道：“师父，咱们完了，见识还不如个放羊的丫头！”如此这般，说了一回，道：“咱们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何苦万里迢迢寻那不充饥不解渴的玩意儿！”三藏道：“牧羊之人，一顶篷庐走四方，随时迁徙，以寻草肥水美之处，为衣食；我等离乡背井，含辛茹苦，飘泊周游，为拜真佛也！”沙僧道：“师父说得好！”八戒撇嘴道：“师父说得好，徒弟累断腰！师父说得妙，脚上打水泡！”

俗语道“望山跑死马”。又行数日，方近雪山。这天紧赶慢赶，来到山下，已是玉鉴东升。这时看山，山腰以下，是苍苍的密林；那顶峰亭立穹庐，银色月光下，如冰清玉洁的神女。唐僧看了一回，便令行者寻宿处。

行者腾起云来，四下睃瞄，方圆几十里，竟无人家！无奈何，收了云步，想找个避风处捱一夜。却闻见一缕饭香，将行者勾到杂木林中一座石屋废墟中，见篝火熊熊，一老叟踞在火边，正使一只大瓦罐煮粥，散出股股香气。行者上前，打个问讯。老人瞧一眼行者道：“可是个走远路的？”行者诧异。老者道：“一脸证尘，脚趾出窍。一望便知！”行者道：“却让老孙瞅瞅你是个做甚的。”见他身后放了背篓，露出些草根树皮野花，笑道：“知晓了。是个采药的！”老者道：“正是，正是！”行者跳至背篓前：“老孙瞅瞅有甚良药。这些日打熬得一身伤病，人也瘦了。正好补补身子！”

老人笑道：“有，有！”翻捡篓子，拿出一株掌状叶带根茎的草药道：“这是田三七，行瘀血，消肿痛，主治跌打损伤。长老你可有伤痛？”行者道：“有伤痛，不止一处哩！还有甚药？”老人复找出一草，根却是白白的虫儿，道：“这是冬虫夏草，补肺益肾，主治虚劳咳嗽，气喘腰痛……”行者道：“正对老孙症，这多日便咳嗽、腰痛。”

老人又寻出一株草药，它褐叶，带透明苞片，蓝紫色，形似莲花，道：“此乃雪莲——”行者道：“休说了，你这采药人是个假的！”老叟惊道：“何出此言？”行者道：“俺听说这雪莲花不产于沟壑林间，只长在那人迹罕至雪峰上，你老态龙钟，如何攀得雪山、登得冰峰？不是假的是甚！”那老叟支吾间，孙大圣闪火眼金睛，已看出真相，便去揪那老者胡子，骂道：“老毛贼，俺叫你装神作鬼！”疼得老者“哎哟”、“哎哟”直求饶。原是为当坊土地爷儿。

土地道：“我知大圣一路辛苦，必有伤病，弄些好药，好哄你高兴。焉知拍马拍到痒筋上去了，反被马蹶了一蹄子！”行者笑道：“原来如此！那药老孙便收下了。”又道：“你既知老孙欲到。为何不备下馆驿斋饭、热汤热水地伺候？”土地道：“我的爷哩，你瞅瞅这方圆百里有几户人家！还馆

驿斋饭哩！——只有这一罐粥奉上！”行者鄙夷道：“你也算一方神抵，也忒寒碜了不是！”土地叫苦道：“此处土地贫瘠，物产菲薄。便是这罐粥，还是东拼西凑的，有香米、黑米、豌豆、赤豆、栗子、黍子、红枣、核桃……唤作八宝粥！”行者道：“罢，罢。别唠叨了！快随俺去引师父来此，吃些热粥，偎着火打个盹儿，明晨好赶路！”

便迎了唐僧师徒来，在这石屋断墙内，分吃了热粥。又围着火堆说话儿。说起明日过山之事，土地道：“此山神奇，无人过时，天气晴好。但有过客，便起阴霾。明日入山，千万当心，悄悄过去，休要大声喧哗，不然将有风雪兴焉！”八戒道：“人言这雪山上有个仙子，端的俊俏，可有此事？”土地嘿嘿笑道：“此言不虚！”道出一桩往事，三年前王母曾巡幸雪山，那仙子出宫迎迓。土地爷偎不上近侍，在外跑个脚儿，曾远远瞅了那仙子一眼，“只那一眼，害得我老汉半个月茶饭无心。”逗得唐僧师徒笑得前仰后合。八戒失望道：“既如此，俺更是无缘见那小仙女了？”土地道：“除非十世修行、大福大贵之人，能有缘会她一面！”

夜深了，众人傍着火焮，先后睡去。那三藏去一厢便溺。回途时又望见月光下皎洁雪峰。心生敬畏，忙合十祈祷，求神女保佑他师徒一路平安过得此山。又思起土地之言，难免发痴，心想：“不知愚僧有无福气，能否一睹仙子芳颜？”

翌日凌晨，三藏隐约听见近处道上有驼铃响，便招呼徒弟们起身，食了点土地煮的黄豆，正欲上路，土地爷见三藏衣衫单薄，执意把自己的鹿皮披肩赠他。三藏推辞不下，只好收下。土地引众僧至上山路径，又送了一程，方拱手作别。

众僧接着赶路，见那路旁山崖卜松柏苍翠，间或有几株桃花，绽着粉葩，点缀在苍绿之中。山路崎岖，晨雾缭绕，传来清脆驼铃声。唐僧叹道：“同是天涯行路人，吾为大法汝为银！”行者道：“这些行商，不畏险阻，将生意做到西域，虽说为利，也自有一股豪气。——比起那些少斤短两、使水磨假的市并奸商，不知要强多少倍！”八戒道：“只是不晓他们贩些什么货色，西域又产些甚。等咱们散伙了，也去长安开家大货栈，师父做东家，沙僧守柜台，俺与猴哥干采办。一天打个来回，强似这慢吞吞的使骆驼儿！”唐僧道：“八戒休再胡言！俗话说‘无商不奸’、‘生意场上无父子’。休瞧今日你们几个是好兄弟，若将来一旦厕身生意场，不出半年，管保因分赃不匀打得头破血流！”

行者道：“经商须早起晚睡，碑思极虑。以朝圣毅力跑腿，坐禅功夫算筹，要谙物产，识优劣，勤看视，多打听，不挣昧心钱，不贪蝇头利。八戒你这懒皮，叫你采货你半道上吃酒去了；叫你盘账你逛丽春院去了。不赔掉裤子才怪！”八戒乐得咧嘴儿。沙僧见他恼，趁机褒贬道：“二哥，你真是干嘛嘛不中，一条大懒虫！叫你去拜佛，你喊脚板疼；叫你打算盘，你拨拉拨拉算不清！”八戒闻言，脸红脖子粗道：“沙悟净，俺喊脚板疼，干你屁事！”沙僧尴尬，道：“大师兄说你，你为何不恼？”八戒脖颈筋梗梗道：“老猪乐意！偏不许你这厮！”三藏劝道：“罢了，罢了，逗嘴逗恼了。俱少说两句吧！”两人才住了口，怒目而视，谁也不理谁。

这时，众僧上了一道山脊，驼队不见了。一厢是陡崖、一厢是绝壁。路绕着山转。云雾蒸腾处是银装素裹的雪峰。路又窄又险，不当心便会坠入万丈深渊。师徒皆不再言语。惟有马蹄声和着山崖上松涛怒吼。风虽不大，寒

气逼人。三藏裹紧鹿皮披肩。马打着响鼻，人喷着热气。三藏又冷又怕，却故作从容，吟道：

陡彼高冈，
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

维以不永伤……行者低笑：“师父想吃酒了，可惜此处无酒店也！”八戒扯耳朵护着脸道：“有壶老酒吃，也能驱驱寒。这样上山，便冻成肉干了！”沙僧道：“师父莫要开口了，小心风呛着咳嗽！”又行了片时，八戒生事，叫道：“那土地老儿骗人不是！他说这山神奇，无人入平静，有人进便起风雪。哪有此事！”话未完，就骤起一股大风，差点把八戒掀下山去。天色顿时昏暗。行者叫：“呆子，这便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定睛一望，道：“师父，前头不远有座道观，咱们快去那厢，天要变哩！”众人蹄行。风已卷下雪花，大如巴掌，啪啪打在脸上。八戒捂着脸往前窜。

众僧冒雪奔到山门前、见额匾上几个泥金大字：“姑射灵通观”。山门洞开，四众入内，过钟楼、灵官殿，来到灵通宝殿前。八戒拴了马，四下巡视，却不见一个道士、真人。众僧进大殿，居中宝座上立一女神塑像：头勒珠冠，明秀逸韵；着天衣，持雪莲。风灌进大殿，幔幡拂动，那神女的五色裙裳也仿佛在飘舞。

三藏心知这便是姑射仙姑，忙稽首参拜，祈祷一番。叫众徒弟也来拜过。那八戒对着仙女神像，拜了又拜，半晌不肯起身。行者照腩一脚道：“呆子，你这是做甚？”八戒谄秘道：“猴哥，千万别告知沙悟净——俺多拜几回，那小仙女必定喜欢，说不准今宵便唤俺见面哩！”行者不屑道：“白日做梦！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嘴脸！”八戒不乐意道：“大师兄休说丧气话！俺老猪锲而不舍，”便是不成，也是其志可嘉！”行者道：“可嘉，可嘉，你赶紧再拜吧！”那呆子果然又连连磕起头来。

转眼间暮色四合。师徒几个便挤在大殿东南角里过夜。外头风雪拍着门窗，神殿冷得像冰窖。八戒道：“都道入佛门修的是来世福，其实不上算！便说师父吧，人家巷儿、宛儿两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俱看上你了，偏偏不答应！如今弄得俺也陪你受罪！不然这会儿，你不猫在热被窝里，正搂着那白绵羊似的小娘子玩耍！”三藏冻得筛糠，也顾不得训斥八戒，任凭他胡说八道，却只顾往他身上靠——他皮肉暄乎，保暖。行者早把脚捣到八戒怀里了。沙僧白得罪了悟能，此刻有些难为情，但也蠢蠢地往八戒身上贴。

八戒恍然悟道：“无怪老猪说什么，你们都不搭茬儿。赶情想吃老猪的豆腐！离远点好！倘若来帮巡夜的‘官府’，一瞅这几个黑粗丑傻的大老爷们怎的围着个富态标致的‘相公’！统统拿下，一绳拴了，牵回去过堂！三棒两杖，屈打成招：师父发配；徒弟充军；马儿吃肉。可就苦了！”行音懒洋洋道：“官府来了便好了，只怕不来！来了先剥他的皮袄暖靴，再下他的酒葫芦！官府怎的还不来，急杀俺也！”

师徒们苦中作乐，说笑一阵，皆乏了，沉沉睡去。睡梦中三藏忽觉得亮光耀眼，好生奇怪，睁眼一瞧，外头亮若白昼。心想不会这么快便天亮吧？开门一看，原来风雪已止，霁月悬空，远山近壑一片银白！三藏心想，人间何处寻这般清洁无瑕世界！忍不住走出门去，四下赏看。

忽起了一阵微风，送来女子瑶环声和一缕馨香；又闻一声莺啭：“唐长老——”三藏情不自禁绕过灵官殿，来至前庭。庭院空空，只有几株虬形幅

状的古松。三藏正怅然，听见细碎踏雪声俄顷，见一青衣女童款款步入山门，生得蛾眉皓齿，楚楚动人，素手持一株雪莲。三藏认得那花儿，不及细辨，趋前道：“可是姑射仙姑驾临！贫僧唐三藏参拜大仙！”纳头便拜。仙女掩口而笑：“圣僧谬也！我非仙姑，乃是受仙姑之命来邀你赴酌的。东人怕你不识，故此让我待她掌中雪莲。快快起来、随我去吧！”三藏听说神女有请，心中大喜，顾不得多说，便随女童去了。

一路上雪峰冰川，满目皆白。倏见一座冰雕牌坊，上书四个丹字：“姑射仙境”。遂过牌坊，那道旁簇生芷蕙萝兰、瑞草异花。

行不远，便是巍峨琼宫。玉阶上立着一个仙子，珠冠璀璨，素裳飘逸，面如嫦娥，肤若新雪，娴静情丽。见三藏至，仙子轻启檀口，微露贝齿：“圣僧夜阻荒山，僵卧陋宫，可谓辛苦！小仙特备菲酌，为圣僧掸尘驱寒。”声若珠落玉盘。青衣女童见三藏呆若木鸡，抿嘴一笑道：“唐长老，里边请呀！”三藏才慌张登上台阶。见那地面洁若琉璃，便小心翼翼，挪动腿儿，行了几步，差点儿滑倒！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梦亦真仙子诉衷情 聚又散三藏约来生

吟诗唱和、唐僧、仙子难舍难分。梦醒时难辨真假……逢险获救，一对相知情意缱绻。然自古好事多磨……

且道仙子见三藏欲跌交，忙伸出纤纤玉手，牵了三藏，两个并行。初，三藏只觉指间寒气逼人。须臾，那小手儿变得温润，且生出淡淡芳香。弄得三藏头重脚轻，整个人儿飘飘然。

三藏随仙子沿游廊走了一程，槛外忽一道冰瀑闪银光，忽几株蜡梅吐冷香。恍然间置身于一华丽敞室：栊壁间，彩幔霞幄珠帘画屏交映生辉；几架上，昆玉和璧驱珠珊瑚琳琅满目；金鼎散缕缕芳菲，温泉生氤氲香雾。又肖两列俊美女童垂手侍立。仙子见三藏呆痴痴只瞅，笑请落座；飘然而去。

一霎，仙子更衣转回，已除了珠冠素袂，玉面淡施粉黛，云髻斜插金钗，身着曳地红罗裙，肩披蝉翼薄绢纱。真个洁若百合，丽如芙蕖。仙子入座，女童已倾壶斟酒。三藏偷窥仙子一眼，忙垂目，心头活虾般地蹦。好道安生了，又忍不住瞄一眼，便又心慌半晌。仙子掩口笑曰：“唐长老一眼一眼地瞅人家做甚？”三藏脸顿时如煮熟的虾子，臊得不行。

仙子也不无羞涩，把酒道：“吾与圣僧天各一方，今日邂逅，也是有缘。且喜今宵雪弄山静，梅香月圆，便对酌几觥，聊解这荒山寂寞！”三藏捧起酒只闻异香扑鼻，初不敢饮。仙子道：“但饮无妨。此乃小仙用雪峰上千年雪莲，配昆仑之巅的甘露，姑射山南的醴泉精心酿制而成。只有三坛。上回王母一行巡幸荒山，饮过此酒，大加赞赏，临启行时，又再三道：‘恐天上也鲜有此佳酿！’吾明晓其意，只好割爱，嘱侍女搬一坛奉送。王母口上道‘又吃又取，委实惭愧’，还是欣然笑纳了！”

如此说，三藏便宽了心。饮一口，只觉甘冽绵软，回味无穷。仙子一饮而尽。三藏恐被其小觑了，也一口将杯中酒吃净。如是者三。仙子道：“圣僧，酒过三巡，咱们慢慢饮，说说话儿如何？”三藏道：“甚好！愿聆仙姑教诲！”仙子笑道：“圣僧毋须客套。我不过凡常一太乙散仙，终日逍遥侗天，不谙黄经玄道。你的十世修行的高僧，世世读子史经书，何止积了一肚子两肋茬学问！愿闻高见！”三藏道：“仙姑过谦了！贫僧那点学识不敢班门弄斧！”仙子道：“那便说说一路的经历见闻吧！”

三藏便将一路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乃至身受的种种艰难困苦，一一道来。仙子钦佩：“这般辛苦，却不畏缩，何故？”三藏道：“所遇者无非外表之苦，故能御之。”仙子笑问：“何谓内苦？”三藏支吾不答。仙子意味深长道：“便不说，我也晓得！”三藏心慌道：“晓得甚？”仙子笑道：“远的不提，圣僧近日可曾遇见‘老虎’？”三藏惊讶道：“仙姑怎地甚都知晓！”又撒赖道：“贫僧何曾见过虎儿！”仙子道：“没羞，脸红也！”三藏道：“哪儿脸红——是吃酒吃的！”两个絮絮叨叨，说话逗嘴，渐夫拘束，不像乍遇的客人，倒似重逢的故知。

此时拢外月华如水，琼宇晶莹。室内醇醒甘露，奇香缭绕。三藏俛绝色姝丽，聆莺声燕语，不禁沉醉，凝睇仙子。仙子亦生爱慕之心，面色绯红道：“圣僧，莫辜负这良辰美景，咱们即席赋诗吟和，借以咏怀，如何？”三藏欢喜道：“贫僧亦有此意。仙姑请先！”仙子稍作沉思，口占道：

姑射起碧云，鹤绒梨花新。

白风摇玉碎，素女凝愁痕。

千峰千载过，一春一碎心。

金就不知愁，夜夜伴斯人。三藏听了，击节道：“好个‘千峰千载过，一春一碎心’！”又道：“却不解仙子居仙府洞天，衣食皆精美绝伦，有何事伤春悲秋呢？”仙子道：“先莫评说。我正倾耳恭听圣僧和诗哩！”三藏此时已有酒意，“好，好，仙姑请闻！”慨然吟道：

空山不见云，家用今宵新。

琼瑶妆世界，玉宇有仙痕。

裙曳若惊鸿，目逗许芳心。

幽兰不可俪，怅惘游方人。仙子娇嗔道：“你这和尚装傻儿！说甚不知我有何心事，却又道：‘幽兰不可俪’！”说着脸颊便飞霞漾红，眼波如春水盈盈，直泻向三藏。三藏如火的心，也大了胆子，道：“恐玷污仙境也！”仙子摇响银铃般笑，拂去仙童婢女，素手执壶，使个巨觥，亲与三藏筛酒；须臾盈杯，却不停手，于是那酒向上耸去，如尖尖雪峰儿。三藏道：“仙姑好手段！”仙子道：“圣僧吃了这觥再言语。”三藏怕洒了酒，俯身一口吸了顶，再飞觥。琼液入内，顿时体软神迷。仙子赞道：“好酒量！”亦吃了一巨觥。也面若桃花，不胜酒力了，娇声道：“适问你道不惧‘外苦’，问你‘内苦’事，却不言语了。其实你我心照不宣。我在荒山，孤独千年，难觅见个知疼知热的人儿。诚如《诗》云：‘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三藏迷迷瞪瞪道：“贫僧又不是木头人儿，岂不知仙子心事！只是——不晓得如何为仙子释愁！”仙子又斟一献酒，垂眉低眼，吹气般道：“亏你还是饱学之士，‘亦既觥止，我心则降’！”起身欲与三藏端酒，身子却绵软得立不住了，三藏忙去搀她，仙子便歪在他怀里，玉臂钩着他肩头，窃窃道：“圣僧，我醉了，扶我去内室。”三藏揽着仙子，仿佛被浓郁的麝香熏醉似的，甚也说不出，只会道：“好，好！”如拥着一片云，偎着一朵霞，借仙子往里走。经过那池温泉时，见泉水清澄，十分诱人，心想：“我一身污垢，如何陪伴这冰肌玉骨的仙子！先沐浴一番才好！”正要停步，猛听背后一声大喝：

“师父，你为老猪立了八条戒律，却自己溜这清静地份吃香食儿！看耙！”三藏急扭头，见是八戒，忙推开仙子。那呆子一耙筑来，三藏只顾躲闪，足下一滑，扑咚跌到水里！——危急中还惦记着仙子，恐八戒对其非礼，连声叫着：“仙子，仙子——”夸地醒来，原是南柯一梦！

几个徒弟被惊醒，行者揉着眼道：“师父做梦了，叫谁呢？”八戒可哧可哧挠着肚皮道：“像是甚仙子仙子的……瞧师父口水都出来了，哈，叫老猪猜对了不是！师父快招认，梦里干了甚？”沙僧嘟噜道：“好歹是师父，也不能这么作践！”

三藏掩饰道：“该向观音菩萨再讨个箍儿扣八戒，省得他胡说八道！——其实为师梦见风雪交加天、迷蒙徘徊路，一个仙翁正欲为我等指路，却叫八戒挥耙儿撵走了！故此呼唤！”

八戒气哼哼道：“俺没个好！大师兄大能耐，性命交关时需用着他，你不敢编派；沙师弟说话中听，像头顺毛驴，你喜见亦不贬他。只有俺猪悟能，说能不能，整天挨熊！”三藏因做了好梦，抬了金元宝似的，不烦不恼：“瞧八戒说得可怜！我向悟空了？”

紧箍咒勒得他眼眶疼；我向悟空了？每日奉汤、喂马全是他！我数道你是疼你哩！‘木受绳则直，入受谏则圣’。休得便宜卖乖！”

如此言语一番，师徒皆又歇憩。三藏静下来，才觉出梦中出了汗，大腿间潮乎乎的。眼下汗俱冷了，再也睡不着。心头只念着那玉宇琼宫、绉裳仙子……

次日一大早，师徒四众重登路程。出了山门，见大雪封山，沟壑皆平。行者道：“这如何走？我辈尚可，师父一足跌到深涧里，明年春上雪融时才见天日哩！”三藏道：“悟空你眼尖，瞧那黄澄澄的是何物？”行者看，不远处原是一梅花鹿儿在地下舔雪，瞧见几众，也不惊慌，啾啾鸣叫，蹦跳而行，行一程又回首望。行者道：“师父大喜，小仙翁果给你带路了！”唐僧喜不自胜，策马蹶行，只沿白雪地上那梅花瓣般的蹄痕走，果然平安无事。

正行间，一道几丈高的冰坡横在眼前。沙僧撂下担子，抖擞精神，登了几步，便陆地滑下来。连试了几回，皆退了下来。只道：“难爬，难爬！”八戒道：“看老猪的！”挥耙朝冰坡上筑去，只见玉粉飞溅，一会儿刨出个蹬坑。八戒踏上去，又往上刨。便刨出一溜脚蹬儿。众人簇拥着三藏上了山坡。又沿那梅花鹿蹄印走，忽儿下低谷，忽儿攀高冈；山坡陡峭，雪没到脚弯儿。八戒气喘如牛，在前头开道，生生膛出一条雪沟。三藏不由地赞道：“八戒真能干，无怪当年杏花她爹一眼便相中了，招他为婿！”八戒听了恁得哼哼道：“师父别太褒奖小徒。老猪也没甚能耐，踢天弄并不行，巧言令色不中，心广体胖，口拙舌笨，所谓外粗内秀，大智若愚之辈！”行者笑道：“师父慎言：这厮‘越说他胖他越喘儿’！”三藏忍俊不禁，笑得咳嗽起来。

八戒高兴，愈干愈勇，把众人撇下十几丈远。此时天高日丽，四野晶莹，八戒忍不住回首嚷道：“嗬嗬，这简直像广寒宫了！师父师兄，快上来瞧！好景致！”话音未落，只听旱天雷在头顶炸响。行者往上一看，一大团雪崩起在空中，石头般朝下砸来！行者忙叫着：“师父当心！”腾空而起。三藏哪儿躲得过，连人带马叫雪盖住了。沙僧亦叫雪埋了身子。八戒随雪滚了下来。两个毕竟不是凡人，挣挠一番，露出头来，行者帮他们爬出雪堆，又救出白马，独不见师父！行者揪着八戒耳朵道：“你这呆子嚷甚！忘了土地交待，山上忌大声言语，惹恼了山神不是！”八戒道：“谁听那老儿罗嗦，只想着那山上小仙子生得甚模样了！”行者喝道：“还不快扒，闷死了师父你摔盆引幡当孝子？”

呆子卖弄精神，一会儿把山坡上下犁了无数雪沟，兵器行囊俱寻着了，师父却无影无踪。行者纳闷道：“此乃神山，不会有魔头妖障作祟呀！”八戒忽地笑道：“老猪晓得了——准是让仙子暗沟里扒走了，现正在神仙府里逗笑耍乐呢！让咱们兄弟在此狗撕猫咬，内讧哩！”

行者想想有理，纵筋斗云起在空中，手搭凉棚四下张望，见西南方一座冰峰突兀耸立，祥云霭霭，瑞气万千，便凌云飞去。

却道唐僧被崩雪所击，一时觉得满天皆白，晶亮刺目。忙闭了眼。恍惚间听见女子轻唤：“圣僧醒醒！”睁眼看己置身昨夜梦中洞府，躺在温泉畔锦榻上。女童烹着茶茗，清香满室。一绝色佳人飘然而至，素手们其腕脉，笑曰：“圣僧只是略受惊吓，在此小憩片刻即可康夷。”挨三藏坐下，悄问：“圣僧宿酒醒否？”唐僧惊讶：“昨宵贫僧来过？”仙子道：“还记得‘幽兰不可俪，怅惘游方人’么？”

三藏惊喜道：“贫僧只以为是黄粱美梦，却果然有缘与仙子共度良宵！”

折身起来，旧情难忘，双目灼灼，盯着仙子。仙子亦情愫缱绻，喁喁道：“圣僧昨夜不辞而别，小仙惆怅悱恻，更漏难捱。侵晨晓风残月，心若冰河！幸遇雪险，得以重逢。神人隔绝，此机遇千载难逢。咱们且庆相聚！”于是令女乐奏玉笛弄琵琶，其声凄婉柔美。仙子舒翠袂，动鸾绦，翩跹起舞：腰似杨柳，体若游风。回眸一顾，星月无光；嫣然一笑，蝉娟失色。樱唇微启，似娓娓诉女儿忧烦；惠心荡漾，几番番起秋水春潮。

三藏闻仙子言先觉悲惋，观曼舞又大为倾倒，心头缠绵喜悦，百感交集。曲终舞毕，乐工散去。仙子款移莲步而来。三藏迎上，与仙子相拥，便被芬芳一古脑罩住了。三藏游着他待惯锡杖的手，初慢继急，抚摩仙子。仙子耸耸的酥胸与窈窕细腰，竟使三藏忆起一路上的山山水水。万千感慨涌上心头，竟没出息地流出泪来。仙子紧搂着三藏道：“小和尚一路上苦了你了！”三藏愈紧抱了仙子，心上不再觉得苦。他想就这样睡一觉。仙子在耳畔吹气般他说：“圣僧哥哥，请上眠床！”三藏忽又想起昨夜情景，道：“贫僧身上太脏，恐污了仙子床第。如不见怪，愿借温汤一池，洗去垢秽……”仙子笑道：“圣僧请便！”即唤仙童伺候。却又附耳道：“小仙去锦榻上等你，有件宝物欲请哥哥看。”三步一回首地去内室了。三藏初不解，望着她花枝摇曳的倩影，方知那便是宝物儿！急三忙四剥脏兮兮的衲衣。

且说行者腾云来到姑射仙境，不知深浅，不敢贸进，便化作一只小蜜蜂飞进去。小轩里几个女童正猜谜、下棋、对对子。那厢对弈不语，观战无声；这厢便热闹：一个道：“桂花结桂子。”另一个接：“雪莲赛雪莹。”出谜的道：“小小人儿脑瓜明，手敲木鱼口念经。”猜谜的道：“也忒容易了——是个和尚！”说到“和尚”，几个女孩子俱乐了，掩口笑：“仙姑屋里不用点灯了”明年还要结贵子’呢！”嘻嘻哈哈笑起来。行者暗惊。一个女童瞧见行者“天神，这么冷哪儿的飞虫儿？”另一个道：“或是只行道的小虫子。听说此间奇花异草，飞来采蜜哩！”

行者怕露了底，忙飞走，心里道：“谁采蜜，师父才正经采蜜哩！”赶紧往里飞。进一华屋，果然寻见师父在温泉洗浴，手忙脚乱，水花四溅。又见帏幄内，仙子已玉体横陈，只扯条冰蚕丝织的薄纱掩着小腹。行者寻思这如何是好？——这女子非妖非魔，是得了道的太乙仙子；师父正洗刷，准备上阵。搅了人家的好事，一辈子要挨骂，何苦哩！就要转身走。转念一想：“师父或许是被这小贱人施法术迷惑了，才就范的。俺且问一问那老和尚。他若情愿，便不管他！”

三藏正心急如焚洗澡。无奈身上实在太脏，搓一把灰卷儿粉条儿般往下掉。才算有了头绪，一只小蜜蜂儿嗡嗡飞过来。

三藏心惊：“我的天，可别是那死猴子！”谁知越怕越躲不过。那虫儿竟大模大样落到他耳上，嚶嚶道：“师父，是俺！”三藏道：“为师晓得是你这败兴鬼，却来做甚！”行者埋怨道：“师父寻了这么好的泉水洗濯，也该叫徒儿一声不是！老孙也有大半年不曾洗浴，待徒儿下去给你搓搓背儿！”三藏道：“语空，你要怎地？”行者笑道：“师父莫怕，小徒不敢造次，只问师父一句话，问了便走。”

“甚话？”——“师父取经，究竟为何人？”三藏沉吟：“这……”心慢慢冷了，垂头丧气坐在池畔上。行者又道：“师父自己抉择，徒儿去宫外

林边等候！”言讫，一振翅飞走了。

却道仙子久候不至，忽仙童帘外禀道：“圣僧不知何故，穿衣往宫外走了！”仙子大惊，忙披衣追出，果见池水平静，人去室空。

禁不住失声叫道：“唐僧——”在宫门口追上了三藏，从背后抱住，道：“圣僧为何不辞而别？”三藏只一声叹息。仙子若有所悟、不再逼问，从鬓髻上拔下一根金钗，递给三藏。三藏接钗在手；泪如雨下，道：“今生已矣，且待来世。”仙子凄笑颌首，转首不看他，道：“圣僧去吧！”唐三藏心如刀割，藏了金钗，倒退着走、一道雪坎儿绊倒了他，爬起来只见漫天飞雪，山谷叠絮，仙子宫阙俱不见了。

行者披着雪走来，道：“师父，悟能、悟净还在那厢等着你呢！”连道三遍，三藏才怅惘回身，随行者去了。

这日晡时，师徒几人顺当地走出雪山。山下依然是春光明媚，桃李争艳。三藏回望斜阳中神女居住的冰峰，极晶莹又极缥缈，宛如虚影梦幻。叹口气，便策马徐徐朝落日行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戏中戏白骨作祟怪 错上错长老遣大圣

戏中有戏，白骨精冒红儿之形，因忌恨要害唐僧；错上加错，唐三藏责行者“杀生”，怀旧怨才贬徒弟……

却道唐僧一行过了雪山，透迤投两。一路上三藏闷闷不乐，动辄训人。徒弟们也不敢闹哄了。转眼春老夏至，这日午时，行至一高山间，长老说他饿了。行者应一声，欲去化斋。三藏道：“莫再摘些生瓜梨枣糊弄为师，那行子我一吃便肚里发坠，最好讨些糯米饭、磨菇汤、炒面筋什么的！”行者道：“还要坛黄酒否？”沙僧忙捅了一把行者：“莫火上浇油！”行者忍着气，取了钵盂腾空而去。

三藏见悟空远去了，摇首道：“你们瞧，他便这般与我说话！”

若不是我救他，他至今还在莲花五行山下压着哪！”八戒原无主见，听师父这般说，便道：“孙猴不知天高地厚，却怪哪个！——

谁叫师父太倚重他！”沙僧道：“二哥休这般说，想当年他大闹天宫是何等的威风，哪儿干过这低三下四伺候人的勾当！这西行路上里里外外多亏了他！咱哥俩还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师父啊，你千万莫要得罪了大师兄，他一生气撂了挑子，咱们便寸步难行！”

长老听了，愈加气恼，道：“那猴头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

多亏你们兄弟帮凑他罢了！他再这样，我是不留！”又道：“为师日后就指望你兄弟俩了！只要与师父一心，便度得厄难，谒得灵山！到日为师自会在佛祖面前替你们邀功请赏！”八戒、沙僧听了连稽首称谢，发誓赌咒要与师父同甘共苦。行走间遇一松林，二徒忙请师父下马，进树林晾晾汗、避避暑气。

不说三人在林间溪畔歇息闲扯话儿，且道行者正顶着烈日化斋。多日来他忍气吞声，逢饭时不管路途远近。还是尽力募化些可口的给师父。但今日委实忍无可忍，起在空中，粗粗一望，见四匝无人家，也不往远处寻，只在山上折了几枝樱桃回来。

那松林中八戒见行者还不回来，也是有心讨好师父，败坏行者道：“瞧猴儿不知上何处野去了，就是现种稻子现舂米也蒸出米糕来了！”沙僧道：“二哥莫说了，师父气才消下去！”八戒自个亦饥肠辘辘，起身道：“俺去迎迎猴头。说不定已化了斋来，装作找不着师父，正在林子外大口囊腮地独吞呢！”三藏道：“去看看也好！”

八戒出了林子、行不到二里路，听见空中行者叫：“八戒哪里去？”跳到面前。八戒揪了一把樱桃丢到嘴里，呜呜喽喽道：“哥呀，你跑哪去了，躁死人也！——就这玩意儿，还不气栽师父，趁早另想办法！”行者道：“杀了老孙也没辙了！”八戒鼻子灵，嗅嗅，一指北面小山坳里：“那是甚？”行者望去，原来树林间隐着几间草屋，冒出缕缕炊烟。心中疑惑：“适才怎的没有？莫非老孙一时眼疏？”便扯八戒上前打探。

两个去那小山坳，只见清溪绕人家，绿树屏草堂。篱墙上爬着眉豆丝瓜；柴扉旁晾些辣椒大蒜。扈厨里飘出饭菜香味。那八戒咽着口水，抢上前扣柴门道：“家里有人么？”应声从厨房里钻出一个村姑、穿一身火红衣裙，虽肌肤黑些，却也秀眉俊眼，丰盈绰约。袅娜行来，开了柴扉。八戒慌得施礼，自报家门，说了来意。

行者近前，却嗅着微微一缕狐骚味儿，细看，辨出是个狐女，本想一棒打死，转念想，她尚未害人，杀之不义也；况主人虽假，饭菜未必不真，等俺瞧过再说，便趁八戒与她纠缠说话间，闪进厨房，见一大锅香米饭热气腾腾，一瓦盆蘑菇汤香气扑鼻，上撒着细细的芫荽末儿。锅里还有油汪汪的炒面筋未盛。行者哧儿笑了：“这小东西有些神通，听见师父说话了，诚心诚意尽地主之谊呢！只是这饭菜虽真，却不知是否干净。若师父中了毒，少不了又要老孙天上地下折腾，待俺先尝一口羹也！”便取汤匙儿舀一勺蘑菇汤喝了。咂咂无甚异味，一口咽了，便出了庖厨。听八戒高声道：“猴哥，且喜这位女菩萨要斋僧。你在此稍等，俺去叫师父！”八戒本不甚勤快，今日何故？原要向师父邀功，故此跑得欢。

八戒走后，村姑笑嘻嘻道：“孙长老若饿得急，就先吃些垫垫底儿！等唐长老来了再开斋饭！”行者心说，这猪八戒真真嘴快，碰面不到一盏茶工夫，把老底全磕给人家了！便寻思：“俺也摸摸这小妖精的家底！”遂道：“敢问大姐尊姓名讳、家中有几口人？……”才说着，忽觉头有点沉、脚有点软，毕竟神通大，自持住了，猜想必是那菜汤有事。苦无证见，便捂着小腹道：“老孙欲方便，茅厕在哪？”女子格格笑道：“荒山野村，没甚规矩，去家后林间方便吧！”行者踉踉跄跄出了院子，去屋后僻静处、急念咒语拘土地。

旋即见土地爷儿趿拉着鞋儿，慌慌张张赶来，与行者施礼毕，便问有何吩咐？行者道：“此间有个狐精，化作村女，着红衣裳、执炊要请师父赴午斋，老孙不放心，先尝了一口菜羹，不知那邪物放了甚药，只觉得头重脚轻！速道出她的脚色来历、有无旧恶，好一并清账！若不说实话，定是她将你收买倒了，老孙就一发收拾了你们！”便摸出金箍棒来，晃晃地要抡人似的。

土地吓得哆嗦，忙道：“大圣息怒，这狐狸精与我也是老邻居了，颇知底细，她虽是个精怪，却不害人！”行者不信，道：“不害人往菜里投药做甚！”土地笑道：“她是个骚狐子，没准相中令师了，欲成好事，恐你们几个碍事儿，故先要使药麻翻！”正说着，忽见那红衣女来家后采野花儿，先采一朵粉红丽春花别在鬓上，平添了几分妩媚。土地道：“大圣，看我与你点破她，好叫你师徒吃个平安斋！”便叫：“红儿，过来！”

那女子抬头见是土地，笑盈盈道：“原是土地公公，有何吩咐？”跑过来，猛又瞧见树后的孙猴，吓了一跳。土地道：“你却认得他是哪个？”红儿道：“哪个？去西天取经的孙长老呀！奴家正要请他师徒几个吃斋哩！”土地道：“你可晓得孙长老的神通？”红儿点点头：“孙大圣，哪个不晓！”土地又道：“且告我，饭菜里下蒙汗药没有？”红儿垂头道：“只蘑菇汤里有。”行者喝道：“既知老孙手段，为甚还要在斋饭里捣鬼？真是色胆包天！”狐女满脸通红，见大圣执棒要打，忙躲到土地身后，央求道：“公公救我！”土地慰道：“红儿莫怕，大圣是吓你的！”赔笑脸：“大圣息怒，且饶过她一回，叫她把有药的菜羹泼了，再炊盆新的，将功拆罪如何！”行者见红儿倒也实诚，遂饶过了，道：“速去炊办——待会师父来了，却不许胡调情！”红儿嘟嘟嘴儿，只好应承，自回柴院。

那行者毕竟不放心，与土地闲拉几句，又溜回去偷看，见红儿果然将有药的菜羹泼了，又做新的，嘴里嘟嘟噜噜，叹自己与唐僧无缘，又怨土地多管闲事。行者窃笑，一时无事，又回林中。见溪水甚好，便赤了手足，下溪洗濯征尘。正凉爽舒坦间，忽起了一阵恶风，刮得树弯草飞，溪水掀起层层

波澜。行者皱眉，忙跳上岸，风已止了。行者蜚回柴院，见那女子正在门首，眼巴巴朝八戒去向张望，知行者过来，正眼也不瞧。行者想：“这东西没看上俺哩！”无意间一瞥，不禁生疑，原来女子鬓上红花不见了！

有意道：“妹子，花掉了也！”那女子一愣，“恍悟”道：“是也，是也！”便胡乱去篱笆上撷了一枝白眉豆花戴在头上。行者暗自摇头，忽听一阵马嘶人声，原来师父与八戒、沙僧到了。女子忙跑上去迎接。行者要探实情，溜进厨房，见灶上新炊的蘑菇汤热气腾腾。四下脸寻，觉柴禾堆有些异样，扒了扒，吃一惊，原来一只火红色狐狸七窍出血，死在里头！

行者已悟，听见庭中人声，急将死狐子照原样藏好，又抓把米饭塞嘴里，方抽身出来。叫八戒瞅见，道：“猴哥偷吃东西了！”女子瞥一眼，笑道：“不妨，不妨！”行者吞下米饭道：“老孙在莲花五行山下饿细了肠子，休说一顿不吃，一年不吃也可忍受。俺是见师父来了，去厨房瞅瞅斋饭是否合师父之意。一看俱是师父念叨想吃的，才放心出来。你嚷个甚！”三藏“哼”一声道：“转悠半天弄回几枝子烂樱桃！人家悟能寻着这家女施主，这会儿又充孝敬的了！”行者知师父数说他，只装傻不理。

那村姑笑嘻嘻，便在院中石几石凳上摆上碗筷盆碟，师徒四个如风卷残云将饭菜吃个罄净。饭后，三藏打个呵欠。女子道：“此时日头正毒，请唐长老去房中歇一个时辰，再走路不迟！”三藏躬身合掌道：“多谢施主想得周到！”对三徒弟，“你们也都歇一歇吧！”女子笑道：“房中只有一榻！”沙僧道：“师父去房中睡吧。我们在外头打个地铺可也！”谁知三藏道：“屋中太热，不如都在院中！”便向女子讨几领草席，在树荫下铺上，几众倒头睡去。只因走路辛苦，唐僧、八戒睡得死一般，那行者、沙僧是装睡。前者是有意捉妖，唇音是怕有甚虫儿蚁儿咬着师父，故此假寝不敢睡实。

妖精以为众僧皆睡着了，凑到三藏席上，轻轻叫：“唐长老。”三藏听不见。复唤“猪长老”，八戒鼾声如雷，三里外部听得见。那妖精不再叫，冷笑几声，自言自语道：“好你个唐三藏，何德何才，敢向灵山拜佛！今日犯在我手里，非断送了你小命不可！”便去摸八戒铁耙，想害唐僧。焉知那耙忒重，拿不动。又绰沙僧宝杖。沙僧眯着眼，觑个正清，悄悄蹬了悟空一脚，意谓怕悟空睡熟了，提醒他留神。悟空也回蹬一下，告沙僧他已知晓。那妖怪好歹绰起宝杖，晃悠悠举起来，要打唐僧；悟空忒地跳起，掣出铁棒，喝道：“泼魔，为何要害俺师父！”惊得那妖，丢下宝杖，纵身跳出几丈远。见行者凶狠，撒腿便跑。行者人叫：“妖怪，看你往何处逃！”执棒追去。

这一叫嚷，俱惊醒了。三藏揉着眼道：“悟空嚷甚，出甚事了？”沙僧心中明白，但不知何故，却装出如梦方醒的样子，也道：“甚事，甚事？”倒是八戒听见悟空吆吆喝喝说拿妖，摸起钉耙就往外跑。跑出门，见悟空正追那村姑，忙叫：“猴哥，白吃了人家斋饭倒也罢了，你又追人家做甚！”行者远处回：“八戒快来帮忙，她是个妖怪，睡梦中要害师父，幸被俺惊了！”

八戒急颠颠跑回来，把话学给三藏，三藏哪儿肯信：“明明一个甜美心善的村姑，怎转眼间成了妖怪！”气哼哼道：“快去拦住那顽凶，不许他吓坏了人家女孩儿！”八戒得令去追行者。沙僧道：“师父莫发怒，准是大师兄睡眼朦胧看花了眼。其实也是为师父好！”三藏道：“为我好，就不该滥杀无辜，‘教不严，师之情’，他生生要陷我干不义！”说话间八戒跑回来：“师父这下好们！”唐僧松口气：“你救下那女子了？”八戒一跺脚：“那村姑破师兄追得走投无路，跪下求饶，师兄还不放过，哭丧棒一抡，可怜那

眉豆花般的弱女子，便一命呜呼赴黄泉！”

唐僧大怒，出门去找行者，正赶上行者得胜回来，喜滋滋道：“师父，那女子是个妖精，绰沙僧宝杖要害你，被俺冲了，想逃却快不过老孙，如今已打杀也！”三藏听行者说得确凿，正半信半疑的，忽听远处有人叫：“媳妇——你怎的不往田间送饭，庶几饿杀你老公了！”三藏大惊：“你听，人家丈夫来要媳妇了，你且赔人家吧！”

行者定睛看，原来那妖适才未死，只撇下一个假尸首，如今又变化成一个农夫来寻事儿。好大圣，摇身一变，却变作那村姑模样，迎上几步，骂道：“死鬼，嚎甚！看不见家里来了贵客，没工夫送饭！一顿不吃果真饿死了？”骂得那汉子脸上一块青一块红，站下不敢往前走了。“村姑”却笑模甜甜道：“过来呀，来见过唐圣僧！”

那农夫走几步却又停下，结结巴巴道：“你——你不是我妻！”行者故意道：“怎知俺不是！”那妖寻思，“这死猴子与我装傻，如何是好！”眼珠一转，道：“我妻甜美心善，哪像你，凶得似河东狮子！”八戒笑道：“这汉子眼拙，明明是猴子，却说甚狮子！”行者道：“休说漏了，看老孙如何赚这妖！”三藏心惊道：“你杀了人家媳妇还不够，还要害人家男人！”便上前揪行者耳朵，“我叫你装猫变狗，还不快现出真相，向人家忏悔！若说得好，人家饶过你，也开脱了我们几个；如弄顶了，人家去衙门里一发把咱告了，坐上十年二十年大牢，还取个屁经！”

行者疼痛难忍，只好现出猴王本色，埋怨道：“师父，你怎地糊涂，他明明是个妖精……”三藏不听，道：“你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矣！”那妖怪见状暗喜，高声叫：“唐长老，贱内现在何处？”三藏一指行者：“你只问他讨策！”妖怪怕大圣，仍不敢上前，只放悲声：“莫非她已遭不测？”行者笑道：“正是，她撞在老孙棒上了！”妖怪倒地便呜呜地哭。三藏、八戒、沙僧皆唏嘘不已。行者冷笑道：“你这厮哭谁哩！”那妖道：“说的是！”起身道：“我妻她——”八戒道：“好人，你跟老猪来！”引那妖满坡里寻“妻”。却也忒笨，转来转去寻不着。那妖转腻味了，心里直骂八戒“真是属猪的”，他却记得，往草窝里一指道：“这不是！”便趴上去，又哭个昏天黑地。

三藏也眼圈通红，陪他掉泪。那妖忽地跳起来，装模装样要与行者拼命，叫八戒、沙僧一边一个架住了。那妖遂含泪道：“请唐长老给小人做主！”三藏恨透了行者，声色俱厉道：“悟空，你道为师该怎么罚你！”行者道：“师父，千万莫念那劳什子，那女子确是妖精变化的，要害师父！你要老孙说几遍才信！”三藏道：“偏你眼尖，八戒、悟净为何未见异常！”悟空道：“八戒倒下便鼾声如雷，倒也罢了。只可恨有人明明可洗白老孙，却装糊涂不吱声儿！”

沙僧脸登时红了，“大师兄，我怎觉得这话像是说我的？”行者冷笑：“便是说你——那妖精先欲使八戒铁耙，拿不动，又拿你降魔杖，你不是还蹬了俺一下？”沙僧瞪圆眼，“师兄，你这是什么话！小弟睡着了甚也不知，何曾蹬过你！”朝三藏表明道：“我若实话实说便得罪了大师兄；若依了师兄之说，岂不又得罪了师父！真真难为死人！”一番话，倒弄得行者哑口无言。三藏道“猴头，你还有甚话说！”行者只摇头。

那妖精好生恼悟空，趁机道：“我妻死得冤，须要那凶顽为她披麻戴孝，方可大事化小！”三藏喜道：“如此，你便不究我等过愆？”那妖道：“正

是，其实也与长老无关！”那三藏也是糊涂，竟然道：“八戒掘坑，沙僧立碑，贫僧设祭，孙悟空，你与那逝者披麻戴孝！”行者听了，跪下求道：“师父，小徒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却与个妖精当孝子，岂不叫四海英雄笑话！”三藏道：“徒儿呀，这便叫谁作谁受！休怪他人！”那妖怪知计谋得逞，可羞辱大圣一回，乐颠颠道：“我去取孝衣！”也不知去何处转了一遭，变化了两套麻绦，自裹了一身，将另一身丢给行者。

这厢八戒便掘墓穴，要与那“村姑”成殓时，道：“却还少副棺材！”那妖精急着作践大圣，道：“免了，免了！”这便叫‘土中来，尘里去’，何等超脱！”便草草将那假尸首埋了。筑了坟，立了碑。三藏设祭。祭罢，念经为死者超度亡灵。那妖倾耳一听道：“此乃《法华经》。”一时又道：“此乃《孔雀经》。”行者道：“这厮原是个和尚？”那妖醒悟道：“唐长老，那猴子还未着孝袍哩！”三藏令行者披绦哭奠。行者忍着愤恨，去穿丧服。心生一计，往那林子里跑，三藏急道：“猴儿你要敢溜，我即刻念‘紧箍咒’！”行者头也不回道：“岂敢，岂敢！老孙是去寻截柳木哀杖子，好拄着哭祭！”妖怪道：“好，好，想得比丧主还周到！”

那行者去了林子，却不去攀树折枝，从耳中摸出金箍棒儿，吹口仙气，变作一截柳木棍，回来道：“师父，货齐了！”三藏道：“那便哭吧！”行者看那怪精，躲在坟那面，道：“师父，唤他过来，一道哭才显得热闹！”三藏道：“说的是！”便请那精怪凑近。那怪怯生生靠过来，还是离了行者约一丈远，遂哭道：“我的妻！”行者亦随道：“我的妻！”那怪发怒：“怎成了你妻！你该哭‘我的娘’！”行者遂道：“你的娘！”气得妖怪七窍生烟，过来欲与行者理论。行者觑他近了身，挥起“哭丧棒”一下将那妖怪打趴在地！

那妖精吃了一惊，激灵一声，又抛下个尸首走了。这厢三藏气得脸都白了，“好你个怙恶不悛的孙猴子！”便欲开口念“紧箍咒”。行者大叫：“师父先莫念，听老孙把话说完！”便飞身去厨房，拖出那只红狐狸来，道：“师父请看！”以此为证将事情前后叙说一遍。那三藏闻言，踌躇未决。沙僧正在师父身边，自语道：“在何处寻了只狐狸哄人呢！”八戒也道：“就是！”三藏听见，指行者斥道：“一只野狐，两条人命，欲骗三僧！”行者道：“师父不信，可叫土地来作证家！”唐僧怒喝：“满天星宿皆惧你凶狠，休说小小土地！”一声“气杀我也”，遂将“紧箍咒”颠来倒去念叨，痛得行者满地打滚儿，将方圆一里地的草都轧平了。

三藏正念得起劲，突见白马从农家院中挣脱缰绳奔过来，忽开口道：“师父，俺愿为孙大圣作证，适才那个女子是要害你！……”唐僧一愣，住了口。那行者才得喘息。沙僧闻言忿道：“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八戒也喝道：“畜生家胡说什么！”行者远远闻着这厢言语，捂着头叫道：“你这两个东西，端的畜生不如！”沙僧见师父一时踌躇，附耳道：“师父休忘了那马是猴子养过的，自然一条心！”唐僧连连点头、叫八戒牵白马走开。白马见无人信它，恼得咳咳直叫！

沙僧道：“这农夫陈尸荒野，也怪可怜的。一道埋了吧！”唐僧应允。八戒拴马回来，与沙僧又动手，将那坟扒开，却不见那死村姑！两个也不吱声，将“农夫”下葬，合作一个大坟。两个假意哭了几声，又去三藏身边。那行者见白马被硬拽走，气恼得在草坡上顿足捶首，吼声如雷。沙僧故作害怕道：“师父，猴子犯了疯了，一霎说不定使大铁棒抡咱们哩！”唐僧也

不无心惊。沙僧叹道：“可怜两条性命，白白断送了！”三藏道：“谁道白白断送！我正欲摒遣那厮，又觉太便宜了他！正在思想——你俩却是何意？”两个皆道：“但随师父尊意！”

正说间，忽听一阵木鱼响。三藏心惊道：“我的天，同道来也！贫僧恶名将传遍天下也！”果见一个老僧，身负经笈，笃笃敲着木鱼，嘴里呜呜喽喽念着甚经走来。那三藏慌得往树林里躲，却叫他瞧见，打个稽首叫道：“阿弥陀佛，贫僧参见法师！”三藏只好站住，还了礼，敷衍道：“长老何往？”老僧道：“朝西方拜佛求经！”三藏吃惊，见那僧人风尘仆仆，形容羸弱，装扮却是前朝。疑惑道：“敢问长老法号？”那僧人面色冷峻道：“慧菟是也。”三藏更是不解，“圣僧果是慧菟法师？”那僧人道：“孰真孰假，何必执著？”三藏称诺。

老僧问：“你向何处行？”三藏道：“贫僧与法师同路！”那老和尚看一眼大坟，呵呵大笑问：“贫僧恪守戒律，不杀不妄，你却纵容顽徒行凶逞强，积下无边罪孽。谁与你同路！”三藏闻言，羞得无地自容。一迭声道：“孙悟空，贫僧与你是前世的冤家！不然为何偏偏遇上你这屠夫！贫僧今世休也！”放声悲啼。

行者过来，上下打量那老和尚，冷笑道：“这便对了，这方是你真面目！”一把揪住，喝道：“快从实招来，老孙免你一死！”那和尚惶悚，却强支撑道：“贫僧早已将生死度外，却怕你这刁猴！”三藏气急败坏道：“悟空，你真是一条道走到黑，死不回头了？”行者叫道：“师父，徒儿已认出他真相——他果是那汉代和尚慧菟，也欲投西取经，许是过雪山时受了症，在此间病毙，冤魂不散，遗骨作祟！这厮妒火大着哩，恐你取经成功，遂变化了，伺机祸害你！待小徒与你灭了他，便可看个明白！”挥棒便打。

那和尚闪了几闪，见行者棒法解数周密，又欲留具假尸体，将真神走脱。不料行者早有防备，适间便念咒拘来土地，率阴兵埋伏在四匝，此时发一声喊，上下拦住去路。那妖精空中逃不脱，被行者跳起大喝一声，一棒打绝灵气真神，掉下来。化作一堆白森森骸骨！那土地也落下来，不解气，使刀乱砍了一阵白骨，又唤阴兵将“红儿”抬去安葬。

行者叫道：“师父，请挪玉过来一看！”那三藏近前细觑，地上果是白骨。再看那和尚尸体，便是树枝草叶。欲信行者，却见沙僧一厢微微摇头，八戒也在挤眼，恍悟道：“你这厮，不是他两个提醒，几几乎被你这‘障眼法’蒙骗过关！”行者回头大骂八戒、沙僧落井下石。两个连声“冤枉”，道：“我等甚话未说，如何提醒师父？”只不认账。行者道：“即如此，为何不帮老孙说句好言？”八戒忸怩道：“师父恼你，俺人微言轻，不说也罢！”行者怒道：“好个呆货，竟见死不救！”沙僧道：“按理该帮师兄，只怕笨嘴拙舌，说得不圆全，师父更怒，一发都贬了。怕师兄心里过意不去，反欠我们情似的！其实师兄也不忍心把我们兄弟拖下水不是？——不说也罢。师兄，真是对不住了！”连连向行者施礼。

行者闻言，如梦方醒，伤悲道：“俺晓得了，你两个是怕俺在此，事事显不出自己的本事，俺回花果山如何？再不与你等争功了！”两个俱变了脸：“大师兄，你说甚哩！我们岂是那种人！——明明是你不检点，屡屡破戒杀人，却又临死拉个垫背的，栽我们个不是！”三藏亦道：“三条人命，毁于一旦，竟还强词夺理东撕西咬！适间你既言要回花果山，为师成全你若何？”行者未想到师父真的糊涂至此，要撵他走，一时愣住了。三藏发狠道：“莫

非还要贫僧再念‘紧箍咒’不成！”行者扑通跪下，含泪道：“师父若有气难出，便念那咒。小徒情愿忍受，乞师父千万留下小徒！”三藏道：“不敢，不敢，此处庙小，装不下你这大菩萨！”行者见师父心如铁石，悲声道：“师父，徒儿蒙冤，倒不在话下。只担心那西行路十停才不过走了三停，前头必定还有无数魔障险阻。师父，若你再遭了难怎么办？”

唐僧道：“那悟能、悟净岂是吃干饭的！——便是有个三灾二难的，贫僧也不怕！心中有佛，正大光明，谁能伤我！”行者见话已说到绝处，再无回旋，心里一横道：“俺老孙何尝死皮赖脸求过人！——多次救过他，也算报了救命之恩了，不比上回，还欠他情似的——走！”主意已定，屈膝朝三藏拜了三拜。那唐僧还扭脸不受。行者礼数尽了，遂去那拴马处，抱着马头，呜咽两声，纵筋斗云凌空而去。那白马又仰天嘶叫送别大圣。

唐僧见行者走了，心里方出了口恶气，吆喝道：“徒儿们，还愣着干嘛！八戒开道，悟净断后，走也！”两徒受到器重，欢欣鼓舞，个个卖弄手段，披荆斩棘，驱虎逐豹，护卫唐长老朝西而去。

且说大圣腾云往东，不多时，瞧见下面一片无边无际碧蓝，原到了东海。心中一动，降下云头，在沙滩上坐下。看排排浊浪一层层从远处推来，撞在礁石上，发出哗哗巨响。海天辽阔，寂无一人。悟空遥望海天交融处，是他五百年未归故乡，感慨系之；又思自己下场，愤愤不平。想先时屈子投汨罗、贾谊屈长沙，忠良结局大抵如此！悟空愈想愈恼，愈恼愈想，洒几颗泪，说一阵话。看看日头西斜，把影子长长投在沙滩上，方起身，自慰道：“虽是遭贬，却能返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算因祸得福吧！”遂拭干泪眼，腾云一阵风似地过了汪洋大海，望见花果山旧家园。

悟空降下云头，只见昔日郁郁葱葱、四季常青的洞天福地变作穷山恶水，瑶草奇花易为荒草野蒿；山寨高墙圯毁，登山石径失修；也有几棵树结着稀稀落落的果子，揪一个尝尝又酸又涩；也有几道溪流瀑瀑流过，那水儿浮着枯枝败草又脏又浑。走着野草蔓延的山径，望着夕风中摇曳的野花，听着归鸟的啁啾，悟空心里一片凄凉。

到了水帘洞，已无“水帘”。踏行入洞，只见一群猴子，正朝一石猴磕头。石像前供着几枚不红不青的山桃、杏儿，几串不紫不黄的葡萄、香蕉。一个小猴趁众猴叩头之际，偷了一串葡萄，被大猴发觉，劈面一耳刮子：“小贱爪，等不得穷迭，也叫你大圣爷爷领了享，再吃不迟！”小猴哇一声哭了，葡萄还紧护在怀里不去。

悟空见状，好生不忍，说道：“罢了，罢了！小孩子家，就叫他吃吧！看那副尖嘴猴腮熊样儿，也怪可怜的！”众猴扭头，俱不认得他。一猴道：“你是哪山的老猴，跑来多嘴多舌？”众猴龇牙咧嘴，便要撵他：“又来个打秋风的。快走，快走！”悟空惊道：“你们不认得俺了？——俺是你们大圣爷爷呵！”众猴看看道：“像也不像，不像也像，焉知真伪？你若是大圣爷爷，该从天宫来，如何这般狼狈——一件破斜襟直掇，汗渍斑斑；一条旧虎皮裙儿，虫蛀毛掉；饿得两眼深陷，瘦得皮包骨头；脖颈上灰有三寸，手心上茧子倒有三分。哪儿像个天宫享福的大仙儿！”又道：“一身行头不值半两银子，偏头上又套只值钱的金圈子，不伦不类，叫人生疑。”皆摇头，“不是大圣，不是大圣！倒像是‘穷而走险’，截道砸杠子之辈！”呼地围

等不得穷迭——方言，没有耐性之意。

上来，拉胳膊扯腿：“快从实招来，饶你不死！”

大圣哭笑不得，“孩儿们快放手，谁说俺在天宫享福来？”一猴道：“青白朱玄四爷爷说的！”猴王道：“可是青龙白虎二元帅、朱雀玄武二将军？”众猴互道：“咦，这老猴看过咱的旅谱？”悟空恍然悟道：“却是俺糊涂了！俺离此山已五百年之久，那时你们还不知在谁腿肚子里来，怎么认得！——快去叫你们爷爷来，自有分晓！”

众猴见他说的有理，便留下几个看着悟空，另几个撒蹦儿便跑。一霎便请来了青白二帅、朱玄二将，一见悟空，又惊又喜，皆跪拜：“大圣，你可回来了！”遂扶悟空正位上坐了，又唤众猴来参拜，虽比不了旧日光景，还有数千，黑压压一片，悟空自是喜悦。那四将帅又令掌烛摆酒，为大圣接风。一时灯火通明，酒肴齐备。悟空品酒酒不醇，尝果果不甜，心中亦作苦。问老猴这些年山上情景。四老猴道：“因大圣蒙难时，天兵曾纵火焚山，过火后一片焦黑，有数十年寸草不生。后来虽种植养息多年，终因伤了地气，故此草木萎靡，泉水不清，全无旧时景象了。”

大圣叹息不已，亦道了自己脱厄护法、一路上的遭遇。说到因灭妖又遭谪贬，不免伤感。四老猴劝道：“此乃天意，叫大圣回家，有何恼的！俗话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取甚破经，求甚正果！那唐三藏难伺候。功果成了，只怕伺候的事更多！言语怕冒犯了佛祖，行道伯冲撞了御驾。你性子又直，又有前科，不晓得哪会儿便得罪了这仙那佛的！他们互相通个口风，暗地下个绊子，叫你受无数的腌臢气，到最后落个‘姥娘不喜，舅舅不爱’，何苦来！在这花果山上，你是王是尊，上下左右，纵横捭阖，任意恣行，自由自在，是何等地快活！诚如古语‘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至理名言也！”

猴王听了，连连点头，道：“众卿所言极是！今儿天晚了，明儿便与俺扯出旧日‘齐天大圣’旗号！俺再去那天上地下海里河里十洲三岛神仙洞府走一走，借些甘霖琼花，重新将这旧山水装扮了。你等也齐心协力，修路筑寨，招兵买马，重整花果山，再振大圣威，如何？！”

群猴听了，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悟空吃了一盅酸溜溜的椰酒，忽笑问青白二帅：“你们给小猴讲俺的故事，怎的只言‘过五关斩六将’，不言‘夜走麦城’？”二帅谢罪道：“也是想美化大圣的意思。因之只说到大圣入天宫享乐便圆满了！”大圣摇头道：“不好，不好！凡英雄，必经种种坎坷，能屈能伸，能苦能乐，方是大丈夫也！”二帅道：“大圣所言极是，赶明儿召集众儿孙，请大圣拉一拉这五百年间无限艰难辛苦，功劳业绩，随令能歌诵的编成唱词活本儿，百年千载流传下去，岂不善哉！”悟空笑道：“横竖你们都拍马，幸亏俺是个清醒的，不然这花果山也得出个糊涂皇帝，娶狐狸子做老婆，吃忠臣心什么的。要不便听信谗言，说这个误国，那个谋反，一发推出午门斩首！”

众猴听悟空说得有趣，俱嘻嘻哈哈大笑起来。如此乐了半宿，各自安歇。大圣却睡不着，出了水帘洞，只见月光溶溶，满山遍野，一片光华。朝西望去，云霭缥缈，不见征人。思起西行路，恍如梦中景象。一会儿，朱雀将军巡山，见大圣赤着上身发呆，忙将披风给他披上，劝道：“大圣，山上风凉，又是一路辛苦，请回洞安歇吧！”随行的小猴也劝，悟空只好回水帘洞了，狠下心不去想唐僧，只盘算明日如何整治这荒山。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逢佳丽三藏传书 救公主兄弟分心

野寺邂逅佳人，原是蒙尘公主。丽人含泪诉苦衷，三藏慨然传血书……百官无能，国王央唐僧救公主。奉命降妖，师兄弟阵前各顾各……

却说唐三藏逐了悟空，方出了过姑射山所窝的一股怨气怒气。一路行来，虽山路崎岖，忽穿密林，又过涧溪，倒也平安无事。走了行者，八戒较往常辛苦多了，一累便懒得说话。沙僧本来爱给师父凑趣，偏因天热缺水，生了口疮，也难开口。故此路途不免寂寞。只见风摇树枝，溪泉潺湲，路边野花悄然开放，山巅云霞变幻不定。按按胸口，中衣里还珍藏着姑射仙子馈赠的金钗。唐僧情思翻卷，油然口占道：

马蹄声远，征人无言。苦更躅行，流动山岚。野芳自生灭，湍流不回旋。哀猿啼林莽，野僧春梦残。佳期恍惚兮，满目云烟；良辰不再兮，默对空山。思仙姝轻逸兮，舒云淡淡；慕丽人倩笑兮，天挑璨璨。兰嘘莺啭，诉芳心一片；明眸流盼，起秋水波澜。忽遇阴霾用失辉，偏逢骤风庭华残。休道甚千里姻缘一线牵，枉辜负暗香醇醪清澄泉！恨不相逢未剃时，回首飞雪迷泪眼！失之交臂兮，惟余香钗寄情愫；咫尺天涯兮，多有雾霭阻青山。南有乔木兮不可攀，北有凤鸟兮岂无伴！情无所凭，聊作斯赋。令生虚空，缔来世缘。

三藏作赋后，反复吟哦，缠绵悱恻。嗣后倒觉得心里舒坦了些。自叹：“既踏上西行拜佛之路，还有甚可说的！——权作一梦吧！”又思起贬逐悟空之事，亦觉得自己草率了些。却也不好向八戒、沙僧表露后悔之意，再请悟空回来，只有等日后再说。

这日下了山，只见树木越来越稀，走不甚远，面前竟是一片光秃秃不毛之地，透迤至天际，正不知有几百里。那田地上丘皆通红坚硬，仿佛烈焰烤过似的。三藏惊讶，原不曾耳闻西方有此路障。毕竟是行过沙漠的，便令八戒备足水囊，好过这茫茫红原。

师徒们在红土原上行了一日，向晚寻一土屋废墟过夜。那土墙亦是红的，夕阳一照，愈像火在燃烧。八戒猜度：“此处必遭过天火。”沙僧道：“或是热风所灸。”争执不下，便问师父。师父不答，只仰脸瞅东天那轮月亮，竟也是红的。

第三日，师徒正顶着烈日，艰难行进，前头忽现出一片清幽幽的山林，有溪水漏漏。三众正饥渴难忍，禁下往雀跃欢呼。进了林子，三藏下马，先掬清泉闹了个水饱。遂在树下歇息，吩咐沙僧饮马、八戒化缘。

八戒抱着金钵，在林子里乱窜，忽见一条白生生的小路，通往林外一个土阜。阜上松柏吟鸣，半掩着一座庙宇。八戒大喜，趋步入庙，却扫兴而出。空着钵，回见唐僧，咕哝道：“师父，休怪老猪无能。林子外土坡上倒有一庙，老猪以为好运来也，谁知是座荒庙，有菩萨没和尚。只有后院石榴结了几个！”摸摸索索从怀里掏出一个石榴递给师父，个头不小，只是不太熟。三藏掰开，吃了半个，嘴涩舌苦，只有作罢；见两个徒弟草地上躺着，这长老心疼悟净，便令他看守行李，唤八戒跟他去庙里拜佛。八戒赖歪着不起，道：“今儿实在辛苦，就烦师父代劳了！”唐僧再三叫不动，只好自个儿去了。

三藏出了树林，登上阜来到庙门前，只见山门腐朽，杂草漫了甬道，蜥蜴嗖地从面前窜过。长老壮起胆子，进山门走入天王殿，却见持国天王琴缺柄；增长天王剑锋残；广目天王羸索断；多闻天王叉无尖。虽如此，三藏仍

拜了几拜，出了后门，望见大雄宝殿，飞檐塌毁，画栋无色，朱墙剥落，只有两道两旁的粉红木槿寂寞开放，给这废刹增添几分颜色。

長老叹息，沿阶而下，蓦地从倒塌的东墙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初以为是沙僧撵他来了，细辨步履轻快，仿佛女子。不知其详，便隐身木撞花后，果见一年轻女子粉脸带汗，袅娜而至。她不入大雄宝殿拜燃灯佛、如来佛、弥勒佛，径入东面大悲殿拜南海观音。须臾，殿中竟传出嚶嚶哭声。三藏恻隐之心大动：自古以来，红颜薄命，这佳人不知道蒙何灾何难，便有心进殿打探。怕惊吓了女子，悄行入门，见女子正双膝跪在观音莲座前。泪痕未干，双手合十，絮絮念叨。三藏从一侧看，那女子蛾眉凤目，云鬓鸾钩，仪态不凡，一望而知乃是大家闺秀。

唐僧轻咳一声，那女子惊然而起，睹三藏面目慈祥，英俊儒雅，才不甚惊慌，问：“你是何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为何闯殿惊妾？”三藏一一道来。女子才放了心，微微绽笑：“圣僧不避艰险，笃志取经，高行大志，妾深为钦佩！”三藏道：“此刻却该贫僧问小姐系何人，从何处来，为何在观音菩萨面前悲泣祈祷？”

女子闻言，又坠泪珠，哽咽道：“我乃西去数百里宝象国公主百花羞。三年前一春宵，妾正在御花园赏月，忽袭来一阵妖风，将妾摄至这荒山野坡。那作祟的喜披一件红袍，故唤作红袍怪，当晚便逼妾与他成亲。怕我逃跑，亦怕父王遣人寻找，又施魔法将这方圆数百里变成寸草不生的焦土，只留下这天狼山弹丸之地还有些水草树木。那怪白昼出行害人，晚间才归，夜夜不叫我安生。妾起初怕那妖魔害我，为惜蝼命，强颜欢笑。后寻思大不了一死，便豁出去与他大闹。那怪‘软的欺，硬的怕’，在我面前又假惺惺充起好人来……妾困在这荒山野林，日夏一日，年复一年，何时能有出头之日？！今日乘那怪出门，便又来求观音显灵，好早点救我脱离苦海。叨念间不免委屈哭泣，惊动了圣僧。即蒙垂询，不敢隐瞒，亦顾不得颜面了！”

三藏动情道：“妖魔恣行，丽质罹灾，公主有何过愆！且喜今日幸会，贫僧有缘得知公主委屈。盼遗尺素，我等正要投宝象国，定将消息上达于宫闹。”公主听了，即向唐僧叩谢。三藏忙去搀扶。公主秀目啜泪，蕴含无限怨艾，身姿柔荏，一如风中花枝。三藏又怜又爱，生怕公主跌倒似的，一时执手不放。公主喃喃道：“圣僧，贱妾就把性命托付给你了！但愿宝象国相逢时，不要远避贱妾！”唐僧亦道：“蒙公主青睐，贫僧岂敢妄自尊大！”两个言来语去，不忍遽离。突闻外头有人声，才恍悟未写书信。一时寻不着笔墨纸砚，公主急中生智，扯下绕颈香罗，咬破中指，在上头写了几个血字：“我乃百花羞，父王速来救。”写到最后，血色黯淡，“救”字只写了“求”，也顾不得再挤血补上，将丝巾塞给唐僧，叫他躲起来。自己又跪在观音宝座前。

唐僧才藏到观音一侧龙女像后，便听见脚步山响，一霎，进来一个高大怪物，身披红袍，面目狰狞，呵呵大笑道：“心肝儿，怎么跑这厢来拜神了？”公主佯道：“还不是为了郎君有后，来请观音菩萨送子！”红袍怪复大笑，扶起公主：“我从苍梧山盗来一株益母神草，给你服用，养养身子，也就容易怀上了。往日公主一上床便无精打采的，如此疲惫，好比生荒之地，如何能栽花结果！”公主嗔道：“菩萨面前，怎好混说！——也不怕菩萨降罪！”那怪道：“观世音乃老相识了，好歹也给个面子！”公主道：“你只胡说！”妖怪道：“爱信不信！”忽地抽抽鼻头：“有生人味儿！”三藏大惊，气也

屏住了。只听公主撒娇道：“郎君莫吓人，这荒山野寺有甚生人！准是你从外头带回来的气味。神草在哪？快给妾瞧瞧——当心这药把妾弄浪了，你侍候不了！”

那公主口吐淫声，作妖烧之状，一心只为了救三藏。红袍怪儿头一遭见公主动情，半个身子先酥了：“妙啊！果是神草——那药还没服下，人便欢动了！”弓腰拥着公主径回洞府。

唐僧听殿内外安静了，才蹑手蹑脚出殿，也从东墙缺口出去。见有条朝北的小径，想通往公主住处。三藏大着胆子往北行了四五里远，见一堵山崖，怪树奇石，十分险恶，石洞上有镂空的大字：“天狼山风华洞”，洞门半掩。洞前有几个小妖精正在树荫下掷骰子赌钱玩耍。三藏心说：“幸好天热，小妖懒惰，不然早被发觉了！”急抽身回到树林，见沙僧倚着棵银杏树打盹。八戒四肢舒展，卧在草地上，鼾声如雷。唐僧几脚才踢醒。折身坐起，擦一下嘴角涎水道：“师父练蹴鞠？天正当午，再歇会儿！”又打哈欠倒地再睡。三藏低声道：“有妖怪。”八戒一骨碌爬起来去摸耙子，手却有点抖：“师父，妖怪在哪？”沙僧也醒了，凑过来。三藏一说，脸皆白了。

三众喊喳几句，决计“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先用细树枝衔在马嘴里以防嘶鸣，一伙子牵着马挑着行李悄悄溜出林子。也是天公作美，才上路，便阴了，间或洒些小雨，气候凉爽，师徒们逃跑得甚是快捷。

行了三日，第四日寅牌时分，唐僧师徒方走出红土原。林木绿野渐入眼帘。戌初，摸黑进了宝象国。见通衢街陌，车水马龙，酒楼茶肆，灯明人喧。果然气象不凡。三众寻馆驿住下。翌日清晨三藏去皇宫倒换关文。那国王正设早朝，闻报即召三藏上殿，见三藏相貌情奇，言谈不俗，知是高僧。取通关文牒看过，盖了玺印，用了花押，却不放三藏去。遂散朝会，请三藏至养心殿拉家常。此正合三藏之意，欣然从命。

落座茶毕，国王道：“敢问圣僧，人有生老病死怨憎别离诸苦，佛果能解脱否？”唐僧道：“然也！人生八苦六烦，摧其颜面，劳其心志。如欲解释，惟有皈依佛门。”国王道：“寡人也欲出家修行，一来王泣不可空缺；二来心怯体弱，心有余而力不足。”三藏道：“陛下毋须坐禅，只须禅定。”君王询道：“何为禅定？”三藏道：“外不着相为禅，内心不乱为定。”

国王面露喜色，即令御膳司办斋，欲宴请三藏师徒。唐僧道：“吃斋事不急。贫僧有要事禀告陛下！”国王问何事。三藏为稳妥计，先道：“朝会上初觐大王，见陛下眉间隐约有愁苦之色，适间又闻陛下言人有‘别离’之苦，倘贫僧没猜错，此话当有所指。端的何事，可否告诉贫僧？”国王闻言，潸然泪下，道：“圣僧言中了，寡人果有别离之苦。乃因小女三年前被一阵黑风卷走，虽四处寻觅，终无下落。因此终日郁郁不欢。”唐僧点头，心里道：“这便对了。”遂问：“公主芳名莫非唤‘百花羞’？”国王惊喜道：“正是！圣僧何以知之？”三藏从怀里取出公主血字香罗递给国王，备言了详情。国王悲喜交加。捧着血书哭起来。唐僧安慰再三，国王方止了泪，令人将其传至坤宁宫王后处。王后见字如女，也哭成泪人。

国王即刻传令百官勤政殿见驾，商议营救公主大事。顷刻百官咸集，满朝簪纓，圭饬如林，端的威严。唐僧见状，恭维道：“陛下有此良材辅弼，何愁公主不出纆绁！”国王亦洋洋自得。焉知口谕一下，众官得知那妖怪神

蹴鞠——鞠，古代的一种皮球。蹴鞠即踢球。

通广大，俱面面相觑，文官口钳，武官出汗。国王大怒：“你等食朕俸禄，享朕赐馈，今日在圣僧面前却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活丢尽寡人的脸面！”唤吏部长官取仕版来：“使珠笔，把这一帮子吃才花名俱勾了！明儿朕要另选忠良，扶助社稷！”

百官一听要丢乌纱了，人人惊慌。御史大夫进谏道：“陛下息怒，那远来的僧人虽相貌奇伟，却难说不是个江湖术士：并不曾见过公主，只是将路上见闻任意渲染，来蒙骗大王，哗众取宠也！”

国王闻言冷笑，把血书交太监传百官验看。众人认得那香罗系宫中物品，方信以为真。一时又冷了场。忽东阁大学士出班禀告，面露喜色：“公主有救了！”国王不解。大学士道：“众官看血书，均以为最后一字未写完，而读作‘我乃百花羞，父王速来救’。以为‘救’字方合公主急切心情。但依微臣之见，此非‘救’，实乃‘求’也！公主深知那妖怪功夫，故此请大王求助某人！”

众官议论，皆赞大学士学问大，见识高！国王懵懂，“依爱卿之见，该求何人？”大学士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直瞅御前座席上的唐僧。国王如梦方醒，顾不得君臣秩序，挣下龙座，便给唐三藏叩头，口称：“神僧救我女儿则个！”唐僧忙劝往国王，再三申明：“我乃僧，非神也！”

君臣好容易逮个顶缸的冤大头，哪儿肯放手！——或悲声感化，或恳词相劝，或慨然激将，或稽首先谢，闹闹嚷嚷，好不热闹！众人皆松了一口气：“可过了这道坎儿！这顶乌纱还能稳稳当当戴三十年二十年的！”三藏被逼无奈，道：“承蒙君王垂爱，多官殷切托付，实在令贫僧惶恐！我本不是多事之人，只想传书捎信，救公主脱危厄。不料满朝俱高看贫僧，生生把贫僧逼到墙旮旯里，一点退厅没有了！也罢，贫僧虽手无缚鸡之力，也大大胆于揽过这桩差事——我虽非神僧，两个徒儿却颇有些神力……”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若闻佛旨纶音，喜得国王捋须、百官起舞，惧道：“你看这和尚，人小鬼大，故意逗咱玩儿！早说不结了，早说不结了！”

国王即发金牌宣“神僧”进殿，面商降妖救人事宜。唐僧趁人未到，先打招呼道：“两个徒儿虽武艺高强，但相貌有些拿不出门儿，言语也粗鄙。还盼圣上及百官包涵！”国王道：“又不是招驸马，丑俊粗细无妨，无妨！”

片刻午门官报：“二神僧驾到！”众官战战兢兢，摧腰控背，敬天神般迎接猪八戒、沙和尚上殿。大学士偷看一眼，吓得心突突乱跳，暗自念叨：“神仙神仙，如此难看！”

国王却顾不得许多，先命赐酒。八戒、沙僧皆连吃数樽，脸红也不红。国王赞道：“真豪饮，壮士也！”拍得两位脸上笑咪咪的，道：“酒也吃了，有事便说吧，莫客套！”国王便看唐僧。三藏会意，便令他俩玄天狼山降伏妖怪救公主。八戒听了，凑到三藏面前：“师父，关文验了没有？”三藏道：“验了。”八戒埋怨：“验了还不走道，罗罗什么拿妖救人！”三藏道：“那女子怪可怜的，她父王又再三求我。贤徒呀，好歹帮个忙吧！”八戒问：“帮忙也罢，有甚酬劳没有？”三藏摇头。八戒转身对国王唱个大略，道：“老丈，话不说不明，灯不剔不亮。俺是行路僧，去西天取经是天大的正事。如今先撂下给你除妖救人，也该有个说法不是？”沙僧扯他袖子：“如何称老丈？该称陛下！”八戒道：“你不懂，待会儿还要称老丈人呢！”

罗罗——方言。有罗嗦、办事不利索、多管闲事等多种涵义。

那国王道：“猪神僧，若你能救出公主，这一国的金银珍宝、绫罗锦帛、良马健犬，任你选任你取！”八戒笑道：“俺不想选良马，倒想做个驸马耍耍！”唐僧大惊：“呆子胡说了！你若贪富贵不去西天，为师这经还取不取！”国王也顺茬道：“圣僧说的是！还是取经事大，不好耽误！”见八戒面有不悦，又讨好道：“除去弱女，猪长老你便是要金山，寡人也许你半座！”八戒恼道：“谁不晓得我老猪‘不爱金山爱美人’！既然陛下有为难处，老猪也不硬充金刚神。谁知那老魔今儿高兴不高兴，惹恼了他，一口把老猪吞了也是有的！罢，罢，走人！”拂袖下殿。

国王一看，麻了爪，忙下座留人。百官才宽了心，突然节外生枝，急忙乱哄哄地围着八戒七嘴八舌劝说，生怕他真走了。沙僧见八戒这般摆谱，也看不下去，连连朝唐僧使眼色。三藏会意，说道：“语能，依为师看，你若降妖救难，其功也可做个驸马。只是‘强扭的瓜儿不甜’，待救出公主来，还要看人家愿不愿意才行！”国王被逼至此，也只好道：“只要救弱女出了魔掌，余俱好说。猪长老虽不甚中看，但心眼好，又是佛门弟子，总比那妖怪驸马强得多！”八戒见他们回心转意，道：“早说不好了！我本相虽丑，却精于变化，无事时变个俊的让你们瞅瞅。想当年杏花、桃花……全跟在老猪腩后，甩也甩不掉，狗尾巴蘸糖稀似的！”

唐僧见他牛个没完，忙道：“高徒啊，你只顾老王卖瓜，殊不知公主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先去灭妖救人吧！”八戒喜滋滋道：“就去，就去！手到擒来！师父、岳父便静候佳音吧！”沙僧私下道：“真是皮脸，这便称‘岳父’！”那八戒得意扬扬，提起耙便踩云升到空中。满朝一片惊叹：“原会驾云，好手段！”恁得八戒浑身不知哪块肉痒痒。忽见沙僧也站在殿下看热闹，忙驻云喊道：“师弟还不上来？”连喊几声，沙和尚装听不见。还是唐僧恐八戒势单力薄，催他助战，沙僧才腾云跟上。笑道：“师兄抢驸马爷时怎么没想起别人？送命倒扯上‘帅弟’了！”八戒道：“都时兴男人三妻六妾，却不曾听说一公主嫁两老公的！”沙僧道：“师兄先别乐昏了头，一来咱们不晓得那老魔神通大小，二来公主也未必能看上你，枉落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八戒心里也没底儿，只说：“有个热罐子搂着总比没有强。没这香香引着，咱何苦去虎口拔牙！”

说话间已来到天狼山前。兄弟俩降下云头，见天色约是已初时辰，风华洞石门紧闭，无一丝动静。沙僧见八戒愣着，道：“‘驸马爷’，打门呀，你来干甚的！”八戒道：“俺正琢磨那怪夜里贪欢，此时起没起床。若正睡得香，被老猪惊醒，岂不恼俺？——师弟，你打门吧！原本便是干这个的！”沙僧道：“此话怎讲？”八戒道：“俗话说门帘、门帘。你是卷帘大将，可不是连打门带卷帘！”沙僧道：“如此说我便恼了！我老沙是给玉帝老官儿打门卷帘的，可不是给妖精！”

八戒无奈，正要打门，忽听沙僧道：“哥呀，你把他惊出来，咱们如何对付他？小弟适才在空中受些风，手脚有些凉，待会儿开战握不住杖怎办？依我说，咱们不如在这洞前宽敞处先操练一番，惊动那妖，必然窥视，见咱兄弟队伍齐整，手段高强，没准儿先怯了三分，拱手交出公主哩！如何？”八戒闻言大喜：“沙老弟，有此妙计，何不早说！来，来，抄家伙！”

兄弟俩便在洞前平地上乒乒乓乓舞弄起兵器来，果然威风——八戒的上宝逊金耙，九齿锋利，挥动间，寒光闪闪！沙和尚的降魔宝杖，嵌金缠珠，舞起来呼呼风生。只见他两个，你来一个猿猴摘果，我对一个犀牛望月。继

而二郎担山，流星逐月，钩刨抡打，劈挑刺刮！单练单的不过瘾，叮叮当当练对打。你一杖，我一耙。吆吆喝喝嗓门大！这个赞：“二哥真英豪！”那个夸：“师弟好杖法！”你抬我，我拍你，各自心里乱喊喳：“卖弄精神显武功，谁知老魔怕不怕？”

且说那红袍怪儿夜里荒唐过了头，日头两竿子高了还拥着公主大睡未起。忽听洞外乒乒乓乓乱响，吵得人睡不好，便令小妖去瞧瞧。一霎小妖来报，说从门缝瞅见两个和尚在门前习武。他因疲倦，不想理会。不料外头声响不止，闹得他无法安睡。忿然跳下床，披挂结束好，打开洞门道：“哪儿来的两个打拳卖艺走江湖的？吵得老爷我不得安生！识相的快滚远些，不然一刀一个送你们上西天！”

八戒、沙僧两个不理睬，照旧对打着，道：“老魔，看俺兄弟手段如何？”红袍怪呵呵大笑，见他俩打得难解难分，上前用宝刀把两人兵器挑开，说道：“真是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不知天高地厚！——你们有多少狗皮膏药大力丸都拿出来，老爷我全包了！”八戒骂道：“你这厮才卖狗皮膏药大力丸！俺俩是奉了宝象国大王穹师父唐三藏之命来此查户籍的：你家可有拐卖来的人口？有快交出来。不然便打进洞去，砸了你的锅碗瓢勺，毁了你的吃饭家什！叫你人财两空！”妖怪怒道：“贼和尚休得无理！若不是怕惊动了我娘子，早收拾你们了！”沙僧回道：“你才是贼——偷人家公主为妻！”八戒挥耙上前便筑：“速把公主交出来，今日名花又有主！”那怪惊道：“你说甚哩？”见耙凶狠，侧身躲过，举刀对杀起来。

八戒本不是老妖对手，但仗着猛力狠筑乱刨，那妖一时只能招架。沙僧见八戒打得好，无须助战，便在一旁骂阵助威：“你个遭瘟的魔头，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副熊样儿，就奸骗人家黄花闺女，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时红袍怪稳了阵脚开始舞刀反攻。八戒乒乒乓乓还击着叫：“什么想吃！吃了三年了！”沙僧顿足道：“你们也早说清，我以为才三灭！”

那魔愈战愈勇，八戒有些心慌：“贤弟呀，别老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帮哥一把！”沙僧也歇足了，喝一声“老沙来也！”抡杖上去就打。见他顶上了，八戒住了耙，喘着说：“老弟，你先应付一阵！老猪适才使猛劲使过了头，这会儿胸闷气短，手脚发麻，让哥咽口唾沫喘口气吧！”沙僧见八戒欲退阵，心里发毛，勉强支撑了几个回合后，叫着：“哥呀，你再撑片时，老沙有泡尿要撒，别尿了裤子湿淋淋叫这怪笑话！”八戒愠怒道：“你又不曾多喝茶水，能有多少尿儿！多活动活动身子，化成汗散出来便好了！——俺已拼力打了半天，好歹叫俺喘息喘息！”说着，不待沙僧回话，先拖耙退下。沙僧见状，使杖猛抡个扇形，那妖后闪，沙僧得个空当，也追过来：“师兄等等，待我方便了再说！”

红袍怪见他兄弟分了心，大步流星赶上，一把揪住沙僧，放倒了，让小妖搭把手将他捆起来。再寻八戒已不知去向，寻思这厮笨拙，腿儿倒快！遂不再寻找。令众小妖抬起沙僧，吆吆喝喝回府去了。

八戒其实并未跑多远，藏在一丛蒿草棵里，大气不敢出，见妖怪们打道回府，才舒了口气，连念了几声佛。

且说红袍怪回到洞府，左思右想此事与百花羞有关，便气冲冲闯进内室，要寻公主算账。欲知公主命运若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红袍怪淫乱宫闱 唐圣僧疯癫市井

红袍怪宝象国“省亲”，昏国王设华筵款待……宴前，妖怪伺机将唐僧变疯哑。席间，“驸马”酒助色胆戏辱嫔妃……

且说公主已从小妖口中得知宝象国差了两个和尚来搭救她、在门前与红袍怪打斗之事，便一心祈祷红袍怪被打败，自己好脱苦海。焉知不过片时，沙僧便被捆着抬了进来。公主暗暗叫苦。正惶恐不安，见红袍怪一脸怒容进房来，忙装作对镜梳妆。那怪啪一声把海马葡萄镜倒扣在妆台上：“公主，三年来我待你如何？”公主赔笑道：“夫君对我，殷勤关切，无微不至——分儿怎想起问这话？”红袍怪咄道：“既如此，为何私传信息与宝象国，叫你父王派兵来索你回家？”公主矢口否认。见妖怪发急，要毁坏自己，灵机一动，编派说那日去观音庙晋香时，撞上一个取经的唐朝和尚，那和尚缠着要化缘，却忘了带银两，只好回去取。那和尚跟至洞府，见小喽罗守门，吓得溜了；便没再管他，依旧去拜菩萨求子，余事并不知晓。

那妖听了，道：“且先信了你，或许那唐朝和尚嘴碎多事，进了宝象国说途中见过某女，长相如何，你父猜度是你，便遣人来了……罢了，不如我去宝象国走一道，便知底细！”公主闻言，跪求道：“夫君欲行，妾身也拦不住，只求你手下留情，莫要祸害那城生灵！”那怪道：“娘子放心，我是去省亲，岂敢造次！”公主道：“那便变好看一些，莫惊吓了君臣宫眷。”

红袍怪笑道：“正合我意。我不怕吓着文武百官，还怕惊了那些娇娥丽妃呢！”遂摇身变作一个白面书生，头发使刨花水捺过，梳得溜光，还捏腔拿调学了几句宝象国官话，忸忸怩怩习了几步文人履姿。公主忍不住道：“再捧册诗书才好！”妖怪称善，两口儿便满世界寻书，金银财帛，样样不缺，只是无书。眼看无望，忽听近侍小妖道：“大王有册书，借给小人看了，我去取来？”那怪喜出望外道：“我道寻不着！快去，快去！”小妖飞快跑去，果取来一册书。公主好奇，接来一看，名曰《骰子选格升仙图集》，公主翻一页，见一首诗：

红蜡香烟拨画楹，梅花落尽痕楼清。

光辉圆魄衔山冷，采缕方牙著腕轻。

宝帖牵来狮子镇，金盒引出凤凰倾。

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公主不解，道：“写得什么行子？”红袍怪一看便知，道：“是描绘打叶子的，即掷骰子升仙。闻说某人梦见自己连掷六回骰子俱是红四，因重四为堂印，此梦大吉；梦醒急忙打叶子验证，果然抛得‘六赤’，不久即获得台阁的高位！”公主不信，道：“有那么神？”又问他从何处贩来的。妖怪道：“也记不清何年何月何国何城，只记得是在一座酒楼上，从一个吃醉的秀才处偷来的，倒也有趣。小喽罗也在玩呢！”公主道：“无怪那天听一小妖说：‘我都是紫微大帝了，你还是小小的灵官哩！’两个便打了起来。我只听说过玉皇大帝，却不晓得紫微大帝是谁。”红袍怪道：“你又不天庭，怎会晓得！——那厮原是北极星君，因北辰位于天中，为众星之首，故此被封为‘紫微中天北极大皇帝’，协助玉帝掌管天地经纬。日月星辰、四时节气乱七八糟的事情。”公主诧异道：“天上的事你怎的如数家珍，这般清楚？”那怪笑道：“不瞒娘子，我便是天上的星宿。”公主哪儿信，“你是星官，我还是玉女哩！”那怪搂住她道：“你便是我的玉女！”给她一个嘴儿。公主寻思，好歹哄得这厮高兴了，别祸害

家国就行了。便推开他，叫他快去快回；在宝象国，勿为难父王家人，勿加害唐朝和尚；勿吃酒留宿；勿卧花眠柳；勿去赌场，勿……一气说了十几个“勿”，那怪不嫌罗嗦，一一甜津应着，纵风走了。

却道唐僧自二位高徒走后，便陪国王吃了素筵，尔后又陪国君公卿坐在大殿上，等候八戒沙僧凯旋。一等不来，二等不至，正焦躁间，忽午门官来报：“驸马爷求见！！”国王大惊：“公主未来，驸马跑得倒快捷！不见，不见！”唐僧心惊道：“可是个妖怪？”午门官道：“不怪，不怪，挺俊巴的，还人模狗样地夹着册书，肚里像是有点黑墨似的。”三藏右眼皮霍霍直跳：“大王呀，这事有些蹊跷。那日在天狼山大悲殿，我明明见他是个红袍妖怪，如今又变化成书生了，倒显得我言语不实似的。罢了，先宣他进来，咱们三曹对案，也好说个明白！”国王哪里还有什么主张？便依言宣“驸马”进殿。

那怪上殿，也同常人一样，施谒君之礼，国王见他气宇轩昂、仪态非凡，先有了几分喜悦，心想这是甚妖怪！唐和尚真是少见多怪！便欣然赐坐。问出身，那假书生道：“我乃东土大唐汴梁人氏，自幼喜爱修行，入了道门，把一部《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悟透了玄机真谛，霞举飞升，出神入化，颇有神通。三年前小婿云游四方，至天狼山风华洞与一老真人邂逅，言谈投机、谈笑对弈，一局将至收盘，老真人推枰道：‘你我难分仲伯，但顷刻之间有一女子遭灾，非你不救，速去救人，老夫封盘等你！’说话间见远处黄尘滚滚，小婿持刀迎上，原是一野狼精叼着公主欲回狼穴享用。小婿舍生忘死，一番搏斗，终将狼精杀死，救了公主。带至风华洞前，老真人已失踪影，胛子尚在，却是小婿赢了！旁留一偈：

弈棋胜负多，善行已赢着。

天赐好姻缘，千万莫错过！那偈语公主先看了，粉面含春，说为谢救命之恩，愿奉箕帚，侍候小婿。小婿知天意难违，遂在风华洞与公主拜天地成亲。光阴似箭，三年来夫妻恩爱，如胶似漆，没红过一回脸，没吵过一回架。娘子亦十分贤惠，不曾叫小婿扫地下厨洗袜子，也不像人家老娘们整日价唠唠叨叨，嘟嘟噜噜，委实是个好娘子！美中不足是至今没生下一男半女，这或许是功夫不到，日后尽力便是！可不曾想今儿一大早，我与娘子正商议来宝象国省亲之事，一胖一瘦两个丑和尚打上门，骂小婿是妖怪，要抢公主！被我打倒一个瘦的，先捆了。胖和尚溜了，不知去向。回洞后，公主道：‘这是什么话，好好的郎君成了妖怪！父王也不知听了哪个坏种嚼舌根子！也怪我，只想生了儿郎再大小三口回宫报喜，回门酒满月酒一道儿吃，今儿却出了岔子！’公主气得不行，便遣小婿先来认认门儿，报报平安，明儿我再回家接公主！”

假书生一席话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叫人不能不信。那班中御史大夫私下道：“我早就觉得这唐朝和尚来路不正，没准与驸马爷有些私仇，故此在圣上面前编派糟践他！”大学士也点头道：“瞧驸马爷那风姿、那谈吐——那诗作得多有学问！”摇头晃脑吟道：“弈棋胜负多，善行已赢着……”御史大夫平日便看不惯大学士那副恃才傲物的劲头，点破道：“那是偈颂，非诗。况且也不是驸马所作，是老真人！”大学士脸红如向阳的果子，当下闷了，心里却恼得不行。

那国王也是个面糊子耳朵，心里一掂量，一个是行路僧，一个是驸马爷，该信谁的？——明摆着驸马说得在理儿！他若是妖，公主还能跟他过三年！

如此想便冷落了三藏，只与驸马说话。那怪也拣些中听的说。他又有灵性，又会杜撰，国王越听越入耳，整个把他当自家人，把唐和尚当成信口开河卖狗皮膏药的了！唐僧如坐针毡，一忧“瘦和尚”被擒、“胖和尚”不知下落；二担心国王信了邪话，这翁婿俩不知怎么收拾自己！心里后悔不迭，暗自道：“真是‘是亲三分向，苦了外路人’！”

不曾想那怪一时并未与他过不去。三藏惧他神通，也不敢提对质之事。僵了片时，忽听国王传令设宴拂云阁，给驸马接风。三藏趁机告辞要回馆驿。那怪阻止道：“你虽望风捕影，混说了一气，使岳丈一时疑我，但眼下已水落石出，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你也不必太自责，且随我一同赴宴，吃杯素酒，就算是向我赔礼了，如何？”三藏不敢不应。

那国王众官簇拥着驸马往拂云阁而夫，三藏灰头灰脸无精打采跟在后头。见无人管他，正欲溜之乎也，不料那妖怪神通着实大，使个虚影支应着君臣，却纵身跳至三藏身边，见近处有个花园，凉亭假山，十分清幽，便揪他过去，怒斥：“你这秃驴，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为何告我？莫非百花羞公主嘱托你所为？”唐僧自知在劫难逃，心一横，只言自己多嘴，把路遇公主事禀告给国王，实与公主无任何干系。妖怪骂道：“你乃出家人，却口大舌敞！庄子云：‘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如今我要惩治你，有何话说！”三藏浑身发抖，只道：“但求大王给贫僧留个全尸！”心想：只要不缺胳膊少腿，也好求猴儿帮忙，好歹医活。

谁知那怪冷笑道：“你想死我偏不叫你死！何况大白天在这皇宫弄死个僧人，我也脱不开干系——满朝俱知你我有龃龉——你是口舌招徕的灾祸，为叫你永世记着，且送你两个大巴掌尝尝！”左右开弓，朝唐僧脸两颊各掴了一下，虽不很疼，脸嘴俱麻木了，欲开口说甚，却出不了音，只会啊啊，原来哑了！那怪又朝三藏七窍吹了口气，三藏便神昏志迷，口吐涎水，忽喜忽悲，踉踉跄跄，胡乱闯荡。满宫人俱嚷：“唐和尚疯也！”那妖魔便抽身回去，复了本体。

且说国王陪“驸马”入拂云阁，那王后率嫔妃、丞相统百官皆来赴宴陪酒。国王正吩咐排宴，忽闻报唐僧疯癫，惊讶之余，派太监去问详情。那唐僧呜哩哇啦说不出话来，太监据实回复。国王嗟叹。“驸马”道：“本来是饶过他的，焉知天网恢恢，降下惩罚！且先打发出去吧！”国王依言，叫御林军使大棒子将唐僧打出宫庭；一壁厢令奏乐开宴。

入夜，拂云阁灯火明果，盛宴不散，假驸马见满壁华丽，肉林酒海，粉黛如云，不亚天庭，一时兴起，便使巨献饮酒。酒壮色胆，便少了斯文，把贼眼往钗裙堆里乱丢。偏偏看中了国王新宠的贵妃娘娘。那贵妃白嫩丰盈，天生一副风流眼眸，善会勾人摄魄。国王几年前便对王后称“年迈体羸，无意云雨”，见了这女子竟“东山再起”，日夜不舍，足见她动人之处。那红袍怪儿不管上下，晃晃地擎着银觥去给贵妃敬酒。贵妃羞得脸都红了，只好启樱唇呷一小口，想应付过去。谁知那怪不依，一把搂过来，就灌贵妃酒。一席人俱惊了，国王战战兢兢道：“贤婿呀，你吃醉了不是？”那怪道：“不曾，不曾，十停才吃了二三停哩！——我是瞅满堂的女子惟她出众，才敬她酒。焉知她不识抬举！”王后道：“贤婿休得无礼！那可是贵妃，惹不得！”反激起那怪劲头：“甚贵妃桂皮的！我只看她俊俏，要她陪我吃酒！”竟拖

“庄子云”句——意为语言犹如风波，传达语言，必有得失。

至自己身边，让贵妃给他斟酒！

邻席骠骑将军看驸马失态无礼，忍无可忍，也仗着几分酒力，起身按剑斥道：“你这厮少调失教！大庭广众之下，竟敢调戏贵妃，坏纲乱伦，成何体统！”唤：“来人，与我拿下——”话音未落，剑已被那怪抽去，锋光一闪，将军捂着心口栽倒在地！众人一片惊慌；国王忙过来赔不是，情愿用十个绝色的宫娥换贵妃。那妖怪才醒悟这美人原是丈母娘一辈的，“时尚不想撕破脸皮，便应允了，松开贵妃。贵妃原来“穷人乍富，腆腰儿跋肚”，连王后也不放在眼里，此刻仓促逃窜，到西宫里躲藏去了。王后倒出了口闷气！

一时十个宫娥送到，虽称不上国色天香之流，却也是争芬斗艳之辈——或丰满或柔媚，或柳腰纤纤，或歌喉甜美。这些宫娥大都如禁苑之花，与世隔绝，虽跻身宫闱，然君王宠幸，遥遥无期，正是“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不知白白耗费了多少青春韶华！今儿奉诏陪驸马，个个喜悦，都要红杏出墙！那怪睹如此美色，上蹿下跳，左瞅右睃，欢喜得爪子部麻了，喷着酒气唱道：“真是一花引来百花香，十个妹妹换娘娘！”大学士听了直皱眉头，见国王王后俱不见踪影、百官正张皇出走，也混在同僚中悄悄溜了。

那怪见殿上王公大臣皆去了，更加放肆，松了袍衣，左钩一个宫女，右搂一个佳人；一个给他酩酒，一个给他布肴；另有两个给他捏肩捶腿；余下四个便献歌舞。其歌云：

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红袍怪闻歌声委婉动听；睹歌者含冤怀愁，令人怜爱。遂推开怀中的女子，把那歌女搂过来，喂她一杯酒道：“妙人儿。真苦了你了！再唱一曲，老爷我爱听！”那女孩子又轻启玉喉唱道：

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

思君如明烛，煎心且衔泪！假驸马搂住女孩儿便亲，“心肝儿，莫再煎心，我要了你了！”把她按在锦茵上，揉搓得如风中的苜蓿草。那九个女子羞得躲到屏风后去了。那妖把唱曲的女子折腾成莲塘的香泥，兴致不减，又起身去屏风后捉过一个正死死咬裙裾的宫娥，“小可怜儿，我来救你！”

且不表红袍怪在内宫淫乱，却道八戒战败后，心想海口也夸了，牛皮也吹了，怎地回去见国王、师父？就寻个僻静的草窝子栽进去生闷气，一阵恼，一阵羞，闷闷不乐地睡了一觉，醒时已日头西斜，仍无计可施，只好倒拖着耙，硬着头皮，腾云回室象国八戒因出战失利，不想招摇，便在城外驻了云步，走进城来，正猜度师父这会儿仍在宫庭还是已回馆驿，忽见一群顽童，嬉笑嚷着：“疯和尚来也，疯和尚来也！”旋即见个僧人，口吐涎沫，满身污泥，踉踉跄跄走来。众顽童冲他吐唾沫、抛石头，笑他、骂他、扯他，踢他……那和尚只会啊啊地怒，却说不出话来。八戒正觉得有趣，那疯和尚近了。八戒细一瞅，老天，这不是师父唐三藏！忙挥耙赶跑了顽童，双手逮着唐僧，晃着问：“师父，谁把你弄成这副模样？”三藏翻翻眼皮，却不认识他。八戒慌道：“师父，我是猪悟能！今早上不是你令俺和沙和尚去拿妖——”三藏理也不理，拨开八戒，颠着疯步，去一家饼店乞食。伙计丢给他一块胡麻饼，也不嫌脏，从地下拣起来便吃。

八戒惊呼：“师父这回完了！”也不顾师父——想顾也顾不了——去馆驿取了包袱，牵了白马欲走。白马挣着劲儿不走。呆子正烦，便踢了白马一脚：“你这畜生，也给俺过不去！”白马忽作人言，叫一声：“二哥！”把八戒吓了一跳。要知白马说些什么言语，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八戒无奈求孙猴 妖魔有因释沙僧

沙僧遭擒，师父疯癫。八戒无奈赴东海，央求孙大圣下山……公主让红袍怪释放沙僧，红袍怪却逼公主允他纳妾……

却道白马问：“二哥拉俺去何处？”八戒捂着心口道：“我的娘，你这厮轻易不说话，倒吓老猪一跳！”忽拍手道：“正好，正好，这天上的神马，更能卖个好价钱！”白马道：“师兄是要卖了俺当盘缠，好回家？”八戒道：“好马儿，正是这意思！你看呀——大师兄遭贬逐，三师弟被擒，师父又疯疯癫癫成了哑巴，只剩下老猪一条光棍，不回家做甚！”白马道：“今早上你与沙师兄走后不久，俺见一白面书生驾乌云而来，落至王宫那厢去了，想正是那妖变化的，来哄国王；又把师父变疯哑了，打了出来。一师兄呀，日为师，终生为父，岂能眼睁睁看着师父受苦受难不管，只顾回家！一倘被世人知晓，即使是内有娇妻美妾，外有良田百顷，却叫人戳脊梁骨，终生不得安宁也！”

八戒想想道：“你这畜生，倒还有些人心眼儿！俺要这样走了，倒显得牲畜不如似的！就依你之言！却如何能救出师父呢？”白马道：“你与那怪，谁手段高些？”八戒支吾道：“也差不甚多。问这何意？”白马道：“也别屎壳螂垫桌腿儿——硬撑！何谓‘差不甚多’？若打不过，趁早另请高明！”八戒倒也没脾气，遂道：“莫非是叫老猪去请大师兄？”白马道：“这主意如何？俺一天都在琢磨，才想出这个良策！”八戒“呸”一声：“甚好主意，饿死了！你以为老猪不想请那猢猻！——那厮走时憋了一肚子火，见了面还不臊脱老猪的脸皮！”白马道：“救师父要紧，还顾甚脸皮！”八戒无奈道：“那就不要脸了？——罢，若碰了钉子，再散伙不迟，叫你这畜生也再无话说！”

八戒正要动身，白马道：“此去花果山有十万八千里，大师兄一个筋斗便到了，二师兄来回却要两三日，只怕误了事。俺老白助你一助如何？”八戒大喜：“老猪也正愁这路途遥远呢！与那管马厩的伙计留下话，笨手笨脚爬上马，抓紧僵绳道：“小子，到了花果山，休提甚‘白’字！俺老猪怕的便是见了猴儿‘嘴上抹石灰——白说’！”那白马道一声：“二哥坐稳！”便长嘶一声，腾空而起，迅如疾风，快似闪电，半云半雾，朝东而去。一夜飞驶，红日演出东海时，天马已载八戒来到花果山下。暂按下不表。

此时宝象国里，天才叻明。拂云阁中，那红袍怪激灵醒来，见几个宫娥袒胸露腿胡乱睡在锦毡上，自己忱了一个，搂了一个，大惑不解。此时酒意已退，猛想起昨宵酒宴时情景——肆意胡闹不说，像是还杀了一个人……不好，不好！脸也丢了，丑也出了，国王岂能善罢于休！若杀起来虽不是对手，但死伤的不是公主的亲戚便是公主的乡党，惹恼了公主可不是玩的！越想越觉得此处不可久留，便匆匆穿衣整带，欲出殿又实在舍不得这几多恹睡未醒的娇娥，便一手挟了一个，纵云走了。

到了地方，那怪落下云头，两女子早已醒了，疑惑道：“驸马爷，这是何处？”那怪现了原形，笑道：“此乃天狼山风华洞，神仙洞府哩！二位姐姐请进！”女孩儿们吃惊道：“他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妖怪道：“嗨，这有甚奇怪的！媳妇娶进门后，男人都这样！”

却道百花羞打红袍怪走后，生怕他贪酒乱性，祸害君臣 公主哇一声哭出声：“你个挨干刀的，自个儿当妖精不算，还要再积做几个小妖精！——我

不活了！”一头朝红袍怪撞去。那怪也恼了，“妖精，妖精！叫你骂！”揪住公主的头发，狠狠揍了几下。公主疼痛，越发闹起来了。妖怪无奈，只好松开公主，自己捶自己脑袋：“我真是发贱，怎想起来娶媳妇哩！”一脚踢开门，进练功室生闷气去了。那两个宫娥乖巧，便进练功室陪他，给他沏茶，打扇子，说话解闷儿。

公主哭了一阵，想了一阵，有了主张，便坐起来，补了残妆，出门叫：“红袍郎！”听差的小喽罗忙报与大王。那怪受宠若惊，迎出道：“娘子叫我何事？”又赔不是：“适才气头上手重，可是打疼了？”公主道：“不妨。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我只与你商议一事。”

两口儿便执手进了内室。公主道：“适间忘了问你那唐朝和尚下落，你可曾见他？”那怪假言道：“我到王宫时，那唐僧已去王宫验过关文，回馆驿了，因之不曾见他，更不曾害他。只请公主把心放肚里。”公主道：“那便好！——那唐僧不过一个行路僧，细皮嫩肉的，也没甚能耐、恐怕事事要靠两个徒弟帮凑。目今你还押着他一个徒弟，莫如做好事放了他，咱们也了却心事，亦省得将来又生是非！”红袍怪思忖片刻，道：“放他走不难、只求娘子也答应我一桩事……”公主打断他话道：“罢，罢，别说了，不就是那两个小……小宫女的事么？我刚才不过是因夜里没睡好，躁火顶的，才说些没目的话。其实休说她俩，我不也是你砧上的肉，往你割来任你刮！哪能真当了你的家！”

红袍怪闻言大喜，即传令小妖放了沙僧，回至内室，见公主懒懒躺在床上，含怨蕴愁，更有一番情致，抱着公主便动手动脚。公主心若寒冰，推道：“我可是你产孩儿的模子？——我倦了，想安生一会儿。你不如找那两个小的下功夫去。没准儿就怀上了。”红袍怪道：“这可是你说的！”迫不及待走了。公主暗自垂泪。听见大门呼隆隆开了，知是小妖放沙和尚走，忍不住趴窗上看。那沙僧且喜得了性命，头也不回，跑得飞快。公主叹口气又恹恹躺下，一闭目便看见唐三藏那轩昂俊俏的风姿，心里念叨一声“唐僧儿”，念叨一声“父王”，只盼着他们快点儿派精兵强将搭救自己。

沙僧懵懵懂懂出了风华洞，生怕妖魔变卦，驾云便逃，腾空时不当心被树枝划了脸，火辣辣疼，也顾不得了。估摸行了百里，后头并无追兵，方放下心来，缓云步，使袖子拭了血迹。想想这两天的经历，先骂师父多事，又骂八戒刁滑，把他丢到虎狼窝便撒手不管了！

一霎到了宝象国，却见师父正蓬头垢面在太阳底下摸虱子，大惊道：“好师父哩，是谁害了你？”三藏只嘻嘻傻笑。沙僧只好把他拖回馆驿。驿丞见了这师徒俩，忙道：“国王适间派人来打探过唐长老行踪哩！”又道：“那驸马果然不是个善物，昨夜接风宴上辱贵妃、杀将军；后又掇走两个女孩子！”沙僧道：“少罗嗦，快来帮我把师父弄屋去。再打两盆清水来，给师父洗洗！”那驿丞前后侍候着，又道：“听说沙长老不慎被擒，身陷魔窟，不知如何逃脱出来的，连面皮都刮破也！”沙僧脸微微作红，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是故作失手被擒入洞。打探清公主安然无恙，便使个神通，大摇大摆出了洞府，说甚‘逃脱’！这脸上的伤，”眼珠一转，“却是适才让师父抓破的！这老和尚，任谁不认了！”驿丞听了，奉承道：“沙长老真是好神功！——一只怕大王还要倚仗你和猪长老呢！”沙僧皱眉道：“休提那姓猪的，一个皮赖，把师父丢在大街上不管不问，这会儿不知躲在哪厢快活哩！”

驿丞道：“昨日晡时，管马伙计倒是见猪长老来，骑白马‘日’地上天走了！留下话说是上甚花果山了！”沙憎惊道：“姓猪的话却无准头！这厮整天嘟噜回高老庄，莫非借着寻救兵的碴儿却回家了？”寻见包袱行李俱在，略放了心。两个说着话，将唐僧脏衣衫扒掉。褪脏衣时，见一根金钗，沙僧小心收了起来。又给三藏洗沐。三藏不愿洗，两人硬逮着，好歹洗了，沙僧从包袱寻出套干净衲衣给师父换上，怕他再出去乱跑，便扯条板凳守在房门口。驿丞来送饭送水的，他便开门挑帘子，自嘲道：“这又干起了老营生，给人‘卷帘’了！”又思八戒之行，心里道：“不知那死猢猻肯不肯来？”

却道八戒乘天马来到花果山下，怕猴儿事先有吩咐，将他拦在山下，便拴好马，绕过哨口小猴，悄悄上山，忽见山中平坦坦一块习武场，那大圣头戴凤翅紫金冠，身披黄金锁子甲，脚著藕丝步云履，手持万年神珍铁，神采飞扬，威风凛凛，正在指点群猴习武。猴儿们有持刀剑的，多数使棒。吆吆喝喝，胡抡乱打。大圣看了一回，想做个示范，亦是手痒，笑道：“且住了家伙，看老孙耍几趟！”便将一条金箍棒舞得似蛟龙出水，流星赶月，四匹众猴一迭声喝彩！八戒也忍不住叫起好来。那大圣舞了一回，却叹道：“枉自好棒，却只好与自家人耍着逗乐了！”遂收了棒，被群猴簇拥着，大模大样从八戒面前过去，回水帘洞了。

八戒不敢叫他，只尾随着也去水帘洞。忽闻烈烈风响，抬头望见洞外高悬的杏黄旗，上书“齐天大圣”四个大字。八戒摇着头往里走，见大圣端坐虎皮交椅上，正受诸猴朝拜。八戒不耐烦，嘟噜道：“人家朝会都是五更天时，哪有大晌午设‘早朝’的！猴子胡治也！”拜毕，又有四老猴禀奏甚事体，吱吱喂喂说些猴语，八戒也听不懂。猴王又忒地跳到交椅上，蹲在那儿发号施令，一诺百应，好不得意！急得那八戒活像揣了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好不容易等猴儿铺派完，才跌跌撞撞冲他脸前，施礼道：“大王，老猪这厢有礼了！”

猴王把脸扬得高高的：“来个黑胖和尚，哪庙的？”八戒没好气道：“回大王，俺原先不是和尚，老实巴交庄稼人。一日碰上个糟猴子，死气白赖拉俺去当和尚——当了和尚便行道，云游四海脚泡脚，一天到晚受煎熬，你说俺是哪个庙！”大圣哧儿一声笑了：“你这夯货，谁是糟猴子！且记打！怎么想起来看你这个背时的哥哥，遭贬的兄长？”八戒知他爱奉承，道：“哥哥呀，这花果山真是好去处！远望青山绿水，近看绿水青山，南海观音的普陀岩也不过如此！又见你治理有方，兵强马壮，谁不佩服！哥哥呀，莫说甚‘遭贬、背时’，俺要是有这么座山，还‘当什么和尚，取什么破经’！”

猴王大喜，跳下宝座，扯着八戒手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且陪俺吃杯果酒，四处耍耍！”八戒无奈，只好陪大圣吃酒、逛山。那大圣滔滔不绝，拉他如何天上地下寻甘露觅仙草，又率小猴没白没黑地修整，方将荒废的花果山重新装扮成人间天宫。东海普岩。八戒满腹的心事，还要装模装样听猴儿牛皮，不时点头夸赞。终是个老实人，不会弄假，被悟空看出破绽：“你不是来闲逛的，却是有事求俺——只管说来！若师父不要你了，老孙要你；如你想回家与杏花破镜重圆，哥哥给你盘缠钱！”

八戒吞吞吐吐道：“哥哥呀，不是师父不要俺，是师父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大圣冷笑道：“呆子休说了，俺也不想知道。”八戒道：“哥哥呀，俺晓得是师父错怪了你，那时俺也没替哥哥说句话——俺先代师父给你赔个罪！”便跪下磕头。猴王道：“离年还早哩，这便拜，想挣压

岁钱！”扯八戒一把：“起来说话吧！”八戒皮脸道：“还是哥哥疼俺！”遂把三藏遭难之事备叙了。悟空思起前事，恨道：“他要真哑了才好，省得动辄念那劳什子！”

八戒道：“猴哥，还是随俺下山吧！”大圣道：“俺是甚？堂堂齐大大圣哩！岂可说撵便撵、说唤便唤？！你却叫那唐和尚亲来请俺，倒可商量！”

八戒急道：“师父倘能来，还用俺万里迢迢往这赶！——俺事也说了，礼也赔了，大师兄你瞧着办吧！”转身就走，以为悟空会追他。焉知走了一程，来至水帘洞旁，回头一瞅，不见孙猴踪影，气得大骂：“你便放着好和尚不做，在这鸡蛋壳大的破山上做妖精吧！”瞅见那杏黄旗，越瞅越气，“甚齐天大圣，其实是个少心缺肝的货色！”挥耙便筑，却叫小猴看见了，嚷着：“大王，那长嘴大耳和尚在刨旗杆哩！”那孙猴于却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舞着大棒道：“叫他刨，刨倒了俺好有碴口割他耳朵下酒！”

吓得八戒倒拖着耙，抽身便走。悟空挥棒赶至山下。那八戒一时寻不见屏障，便绕着白马转。白马见八戒狼狈，叼住悟空衣角道：“大圣，且饶过二师兄这一回，迁是救师父要紧！”悟空见状道：“八戒，俺看这天马面子，巨饶过你，你去吧！”八戒喘着道：“说了半天，还是不去救师父？”悟空决然道：“岂未闻‘好马不吃回头草’！”又道：“俺与你些银子，你去给师父请个好郎中，悉心调养，或许就好了，再去西天取经不迟！”八戒道：“休说了，请甚郎中，病死他才好！其实也怪不得你——谁叫那唐长老挣青，非赶你走哩！‘木匠戴枷——自作自受’！”转身朝白马：“马老弟，这回老猪真是‘嘴上抹石炭——白说’了！你自回天庭吧！俺也回高老庄与杏花团聚去！”赌气扛起耙便走。那猴王只瞅着八戒脊背冷笑。欲知悟空是否去救唐僧，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孙大圣施正驱妖邪 百花羞斟唱惜别离

气昂昂，大圣闯天宫觅妖；美滋滋，八戒背娇娥回国……椒房烛明，公主抚琴诉芳心；激情难抑，三藏初品妙香唇……

且说八戒见孙猴不肯下山，赌气要走，忽听空中有人叫道：“猪悟能留步！”几众抬头看，原是观音菩萨半空显相。观音笑道：“贫僧看了半日了！——悟空，你果真不去救师父？”猴王拜道：“菩萨，你要是念‘紧箍咒’逼俺，也只好去了！”观音道：“这样倒显得我恃强凌弱似的！你有甚道理，也说与贫僧听听！”猴王道：“叫人说话便好！俗语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菩萨既令老孙扶持唐僧取经，却又授他甚‘紧箍咒’。老孙要前敌妖魔，后防师父。那老和尚眼拙，人妖不分，动辄念那行子。弄得俺老孙出力不讨好，滴贬好几遭！菩萨在上，若还信得过老孙，就请念‘松箍咒’儿，退了这顶愁帽，老孙二话不说便去救师父。不然，人去心不去也！”

观音听了，微微绽笑：“猴儿说得倒也不无道理。当初是怕你野性未泯，方用那法降你。眼下你已有了悟性，那箍儿也就可有可无了。不如这样——你先去宝象国救师除妖，事成后贫僧去将解箍儿法授你师父，让他与你松禁，可使得？”孙猴听了，信以为真，连声应诺。八戒喜不自胜，叩谢了南海菩萨。观音自去了。八戒便催孙猴动身。

猴王回洞仍换上虎皮裙等旧行头，出洞见地下跪了青白二帅、朱玄二将及一大片子孙，齐声道：“大王，你说好不做和尚的，怎么说走又走了？”孙猴叹口气，摸摸头上的金箍儿道：“这是师父给的玩意儿，待老孙还回它，再与你们团聚如何？”还是下山去了。群猴无奈，送到山下。四老猴皆眼里噙泪：“大王珍重！得意也罢，失意也罢，莫忘回花果山！”悟空虽是个硬汉，睹此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告别花果山，两个腾云向西而去。八戒仍骑着天马。行者使神通，一手揪着八戒大耳朵助行。不消一个时辰，已来至宝象国。才低云步，便听见馆驿里师父杀猪般的叫唤声。行者忙敛了祥光，下去推门一瞧，见沙僧蹲在床前，掩耳闭目，口中劝道：“师父忍着些，给你老人家治病哩！”一帮太医按着三藏，扎针的扎针，拔罐的拔罐，放血的放血，灌药的灌药！唐三藏又哭又闹，眼泪鼻涕口水弄了一脸一身。行者忍着笑，板脸喝道：“你等是何人，折腾俺师父！”

众太医吓了一跳，见一雷公脸凶和尚手持大铁棒要行凶，皆跪下道：“禀老爷，我等奉君王之命来疗救令师，非折腾也！万乞饶命！”行者斥道：“那昏君害了俺师父，又送空头人情！待老孙先挑了他的金銮殿，再来找你们算账！”众太医道：“孙老爷，其实不干我家大王事，是假驸马害了唐长老……”又把那妖怪祸害宫闹之事说了一通。行者道：“谁知你们言语虚实，待老孙降妖后得了口实，再与你等理论！”太医忙谢不杀之恩；想讨好孙猴，拾掇起家伙又要“疗救”三藏。行者笑道：“列位且慢，俺师父是何病症，劳你们这般费神？说来听听！”

一太医便道：“令师是痰迷心窍。”另一太医说是“风寒滞内”；或曰“上焦火盛，暗哑失音”；或云“心肾不交，怔忡不宁”……行者“呸”一声道：“四个庸医，一帮蠢货！俺师父病源非痰粘非风寒亦不干三焦事，实在双目也！”众太医惊道：“愿闻其详！”行者看一眼八戒、沙僧，道：“目不明则是非不辨、人妖颠倒、贤愚混淆。何以故？——心窍暗也！你等看我

师父，虽双目炯炯，却视而不见；虽声若雷鸣，却只会咿咿呀呀，盖因心魔蒙了清明本性，故此视金钟为瓦釜，将兰蕙作莠草。”嫌咬文嚼字说得不痛快，遂来了句，“这老和尚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众大医闻言面面相觑，不解其妙。沙僧明白，忙扯了八戒一起作揖，求道：“猴哥，你‘宰相肚里能行船’，便饶了师父这一回吧；亦请饶过俺兄弟俩，再不敢眼热师兄了！”

行者气消了些，看榻上师父已盘腿坐起，仍疯癫作态，忽嗔忽喜。忙令八戒给师父擦鼻涕涎水、沙僧打水给师父净面。转眼见太医还垂手立在一厢，挥手撵了出去，“老孙要给师父治病了，别叫你们学了去！”众太医自去回复王命不提。

八戒、沙僧两个拾掇师父。行者瞅见师父衣襟上粘着稀粥干疤，忍不住笑道：“师父呀，几日不见，怎的想扮疯和尚玩儿？莫不是效法我佛当年入舍卫城乞食，修炼心志？”两师弟忙道：“好哥来，嘴下留情吧！师父成了这副尊容，还不是因俺兄弟俩本事差！再说句，莫如打俺俩几巴掌儿！”行者止了笑，吩咐八戒沙僧一厢一个扶持着三藏，开始朝师父脸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扇耳刮子。沙僧劝道：“师父，父也。大师兄就少打几下吧！”行者道：“你懂甚！那魔头封了师父的穴位，俺正给他通穴呢！”劈啪又是几巴掌。打的正是四白、大关、哑门、脑户。尔后闭目运神，融丹田正气，呼地吹三藏七窍，念了声“南无去厄救难药师琉璃光佛”，唐僧打个冷战，旋即倒在榻上。片刻，双目睁开，神志清醒，开口道：“徒儿们，我怎么在这儿？”

沙僧忙扶师父坐起。八戒道：“师父，你可醒了！还不快谢大师兄！”如此这般说个详细。三藏含愧道：“悟空，真是错怪了你——这回又多亏了你！行者摆手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待降了妖怪，俺还有事求师父呢！”唐僧因问何事。行者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到时便知。”师徒说了阵话，三藏道：“悟空，那公主尚在妖魔处受苦，还要劳动你去天狼山降了那厮，救公主出虎口！”行者道：“师父怎的客气起来了！便是无公主，单他害你这桩事，也该去讨个公道！”问八戒、沙僧：“你俩谁路熟，带老孙走一趟！”沙僧想立个功儿，便道“二哥”往返花果山辛苦了，自己愿往。三藏却道：“还是让八戒去吧。悟净陪我。”原来有些恼八戒，嫌他天狼山战败后未及回城报信，让那妖怪进了王宫把他变疯变哑了。那猪八戒一夜未睡，几餐未食——只在花果山吃了几杯果酒——又饿又乏，但师命难违，只好陪悟空去拿妖。

八戒引行者走后，朝里派大学士一行来探视，见唐僧痊愈，又闻“雷公脸”孙长老与猪长老已去天狼山降妖魔救公主，忙遣人回去报信。国王闻报，龙颜大悦，令排宴拂云阁，派凤辇去接唐长老、沙长老赴宴。三藏心有余悸，坚辞不去，只言：“等小徒救公主回来再去不迟。”大学士无奈，只好回宫夏命。驿丞殷勤上了精细斋饭，三藏也无心吃。沙僧劝着，好歹吃了些。斋毕，两个掩上门静候佳音。沙僧忽道：“师父这两日街市颠沛，可曾丢了什么物品没有？”三藏一怔，即摸怀里，空空如也，不禁垂头丧气。沙僧恭敬道：“师父看，可是它？”唐僧看沙僧掌中正是那枚金钗，惊喜道：“怎么在你手里？”沙僧眼珠一转，道：“昨日我在街角背起师父欲回馆驿，行了几步，忽见地下闪亮，便是这枚金钗，遂捡了起来。趁此间无人，璧还师父！”

唐僧接过，忙揣到怀里，脸上一块白一块红。沙僧微笑道：“师父放心，小徒自会缄默，决不会言与他人。只盼师父日后多多提携便感激不尽了！”

三藏道：“贤徒呀，为师心里有数！八戒那厮，自不必说，整日想的便是回高老庄了；你大师兄虽重返了，难说心里不存芥蒂。你好生做，为师自不会亏待你！”沙僧忙叩头谢恩，道：“闻师父肺腑之言，敢不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三藏道：“你有这般心志，定可功果早成！”师徒两个推心置腹，言语投机，说个不停。

却道八戒导着行者，纵起云头，不消片时，来至天狼山风华洞。行者道：“呆子打门，引出那怪，俺来收拾！”八戒抖擞精神，挥耙筑门，只听呼啦一声，塌了半扇门户。红袍怪正在床塌上与两宫娥寻欢作乐，听小妖报有人刨破大门，掀帷帘一瞅，方知已是大白天。遂赤身滚下床，手忙脚乱寻战袍宝刀。好容易披挂整齐，出了门，日光耀得他两眼发黑，急忙揉眼皮掐眉心。八戒拄着耙呵呵笑道：“儿呀，你怎高睡才起：头未梳，脸未净，两眼眵目糊；呵欠连连，懒身频频，真是没出息！一个如花的公主不够用，又掳去两个似玉的宫女。滥施情欲，也不怕淘虚了身子！”

那怪怒道：“老鸨落到猪身上，只瞅着别人黑了！你以为我不晓得你底细？只不愿说罢了！”八戒恼道：“敢情要揭挑老猪怎的？你这十鳖虫知道个甚！”妖怪笑道：“我土鳖虫，你光彩！怎的因辱戏仙子挨大棒子，被贬下界！”八戒大惊：“你这厮怎知天上之事！”脑羞成怒，挥耙便筑。红袍怪虽武功高强，只因近日荒唐过度，疏于调养，体力不支，应付两三个回合，使刀架住钉耙道：“君子不起无名之师，你来此有何公干，快请言明！若是来寻你师弟，昨儿我便依娘子之言放他走了。你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不化干戈为玉帛？看贤弟面有饥色，我也未食早饭，不如随我入洞府叫厨下备几盘野味，再烧盆香菇海米汤，吃几盅新酿的红稷酒，酒足饭饱各忙各的！”

八戒正饥肠辘辘，闻言便有些动心，忸怩道：“贤兄倒会体贴人儿！无怪公主跟你一过便是三年。便依你言，只是休要太铺张，俺也不算甚嫡系亲眷！”竟欲跟着妖怪进洞。忽听劈头一声喝：“呆子，你跟他走，岂不是自投罗网！这荒漠地有甚野味？顶多有几只黄羊野兔子什么的，瘦得有皮无筋，哪有你肉多膘厚！够一洞大小解半月馋的！”八戒醒悟，当下不走，骂道：“好你个杀千刀的，想赚你猪爷爷肉吃！”那怪讪讪道：“好意请你吃酒，不吃便罢，何苦骂人！不怕烂嘴角子？”

行者自山崖上跳下，道：“便不骂好人！——你这厮可恶，怎的把俺师父变得疯疯癫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红袍怪见了大圣，自有些心惊，辩解道：“古语云：‘多门之室招风，多嘴之人惹祸’，令师自取经卷罢了，却在宝象国国君面前搬弄口舌，也是咎由自取，岂能怪我！”行者道：“你霸人家女儿还有道理？且吃老孙一棒！”那怪见棒凶狠，腾云便走。行者追上，两个在半空棒来刀去一场大战。孙行者愈战愈勇，红袍怪心慌力怯。十几个回合后，妖怪臂上挨了一棒，疼痛难忍，抛了宝刀，俯身朝下，凄惨叫道：“妻呀，三年姻缘，今日断矣！妾呀，鱼水之欢，今朝已也！”化作一道电光星火往九天之上遁去。

行者紧追不舍，霎时来至西天门外。只见祥云弥漫，大门紧闭。孙猴心中疑惑：“青天白日，关什么门户？”便砰砰打门。打了半天，天丁开了条门缝：“大圣何事？”孙猴道：“见一妖怪没有？”那天丁摇头，却神情慌张，欲闭天门，让悟空一把揪出：“快说实情，不然当心棒子！”天丁吓得哇一声哭道：“大圣息怒！适才——”忽听广目天王道：“大圣为何纠缠我天丁？”悟空丢了天丁，笑道：“门头儿来了！老孙欲打听，有无一红袍妖

怪潜入天门？”

广目天王惊道：“大圣竟作此言！此乃何处？天庭也！你来寻妖觅怪，不怕惹恼了玉帝，寻你的不是！听我一句劝，回去复命吧！只说妖怪跑了，天高地远，无处寻找，岂不省心！”悟空道：“俺跟着脏撵那怪，就在这天宫消失了，不问你们要问谁要！便是玉帝的侄儿、如来的外甥，俺也要擒住他说个明白。休拿大话唬人！”天王见硬的不行，又款款笑道：“大圣还是五百年前那脾气儿！你说有，我却不曾看见，如何是好？这瑶台紫府总不能让你翻箱子倒柜搜逃犯吧？你若搜不出来怎说？”悟空道：“莫要挟老孙！俺不搜，只向玉帝要——那妖怪胳膊上挨了老孙一棒，有伤，一查便查出来了！”

天王无奈，只好道：“大圣且候片时，我去禀告玉帝。”一时天王回转，道：“你这厮好大面子！玉帝已令北斗星君查询各星宿富阙，看有无私自下界者。一经查出，即按天条惩治。恐大圣在天庭耽搁太久，误了唐僧行程，让你先回去哩！”悟空呵呵笑道：“未想到玉帝也想糊弄老孙！俺这厢走了，谁晓得你们查不查！便是真查出来，谁又晓得你们罚不罚！这怪作恶多端，你们知否？——他为了一己私欲，将方圆数百里田园化作不毛之地，断了一方人的生计。他淫辱妇女，残害生灵，无所不为！若姑息养好，焉知来日还会造多大的罪孽！今日定要釜底抽薪，斩草除根！”

天王温怒道：“金口玉言，岂可更易！大圣请自便吧，我要关天门了！”悟空大怒，掣出棒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才撵人家！俺偏不走，看你若何！”众天丁见悟空拿出金箍棒，也抄起了家伙。正一触即发时，猛听一声喝：“住手！”几众回首看，原是紫微大帝驾临，皆躬身施礼。大帝道：“大圣为民靖妖，其行可嘉！那红袍怪现已查明，乃是二十八宿之奎木狼所为。朕已令天将缚之，脊杖二百，打得皮开肉绽，又投至惩星牢里了。大圣可随朕来验看！”悟空忙稽首再拜道：“一向疏于问候，今日又承恩蒙惠，多谢了！——陛下之言，岂能有诈！不看了，不看了！”

大帝笑道：“路又不远，看看何妨！”遂与悟空执手而行，径至玄丹宫后惩星牢。那牢狱为巨石所砌，有门无窗，黑暗潮湿，昼夜有天兵把守。那奎木狼关在底层水牢里，手足被茶杯粗的铁索锁着，血肉模糊，痛苦不堪。又有铁嘴鸟飞来啄他皮肉吸血。奎木狼忍不住惨叫。悟空看过，赞道：“陛下正气凛然，执法不阿，难能可贵也！——钦佩钦佩！”大帝叹息道：“天纲松弛，尘世多难，我这般做，亦不过是杯水车薪。大圣先去吧！日后若有危厄，玉帝不理，我来助你！”悟空大为感动，叩谢了紫微大帝，径返灭狼山风华洞。

此时八戒已翦灭了众小妖，却唤两宫娥奉些果品点心，筛酒斟茶侍候他。正在享用，却叫孙猴揪耳朵自座席上扯下来：“你这木瓜，老孙拼命劳力追妖怪，你倒会烧包儿！——公主呢？”八戒道：“老猪几日未食顿饱饭了，偷空儿填填肚子还有罪过不成？公主去庙里烧香了！”行者道：“妖怪都灭了，还烧甚香！”遂将紫微大帝相助惩妖事备叙了，又道：“快去寻公主回来——老孙也饿了！此处有甚好吃的！那宝象国王宫里有现成的素斋等着哩，回去晚了便凉了！”八戒乐道：“猴哥，你不是哄俺吧！”行者道：“什么话！帮国王寻着公主，吃宴席是小事，还要招你做驸马哩！”八戒满脸羞愧：“哥呀，休说了，便是招也无老猪的份儿——俺去寻公主了！”才要出门，公主已袅袅娜娜进了庭院。

原来那公主见八戒杀进洞府，灭了众妖，又闻“猴哥”打败了红袍怪，心想这苦日子可算熬到头了！喜气洋洋，拾掇个包袱，等着行者回来。忽想起上回多亏了去大悲殿礼拜，方遇上唐僧，不然何有今日便去庙里焚香拜谢南海菩萨。

行者见公主回来，便令八戒放火点了风华洞，一手挟一个宫娥，八戒背着公主，使一阵风，早已来到宝象国。公主认得旧家国，止不住泪水盈眶。那朝廷的车马、官员正在馆驿里候着哩，见行者救了公主凯旋，欢声雷动。遂将唐僧、沙僧请出来上车。公主单乘一车，行者八戒坐一车，浩浩荡荡直奔王宫。

路上行者见八戒只偷乐，道：“呆子笑什么，吃了笑婆婆的奶了？一路上背个大活人不累？歇歇吧！”八戒色迷迷道：“累？没恁死！你晓得那公主胸儿腿儿多绵多软多香！俺老猪脚下踩着云，心里也像腾着云！真真舍不得丢下……”又泄气道：“只可惜俺不是师父！”行者道：“莫胡言！”八戒道：“俺胡扯是你儿子！你猜你上天追妖后，俺进洞府寻着公主她头一句话说得甚？——不问父母不问家，却道：‘那唐朝师父果真无恙？’俺道：‘无恙，无恙！师父还让老猪代他向你问寒温哩！’那公主便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岂不是有意于那老和尚！”八戒捏鼻子细嗓音学公主言语，喜得行者抚掌大笑。

车舆进宫，国王、王后与公主久别重逢，啼嘘不已。又连连向唐僧师徒致谢。满朝文武也来庆贺。国王即命赐宴拂云阁，一为公主接风，亦为犒劳三藏一行。华筵盛宴，自不必说，宾主皆尽欢而散。

时天色已晚，三藏师徒欲回馆驿休整，好明日赶路。一个小黄门趋步来，说公主有请唐长老后宫叙话。三藏闻言，心中欷歔。不管几徒挤眉弄眼，随那黄门官去了。至坤宁宫内二门，一对宫女正挑灯候他，便引三藏沿曲廊行。原有月光，沿途见花木扶疏、迂池泛亮，随后进一天井，入兰室见银烛明亮，陈设华丽，一绝色女子正仁立窗前，望着天上明月出神，正是公主。唐僧躬身施礼。公主回身还礼，道：“唐圣僧，你我野寺偶逢，虽素昧平生，却慨然相救——以致引火焚身，惨遭魔手祸害：抛头市井，多受诟辱。诚是妾身之过也！今宵请圣僧来此，聊表谢意！”便请三藏入座，几桌上已摆了几样精美肴撰。公主亲手给三藏酹酒，奉道：“我看席间圣僧点酒未沾，此乃‘三勒’素醒，是我一片诚意谢你，万勿推却！”

唐僧只好接过。接杯时触到公主纤指，心头微颤，忙低头饮了；也斟一杯回奉公主：“得赖小徒之力，公主脱离无边苦海，可喜可贺！贫僧虽见识鄙陋，岂能坐视珠陷暗榘、荷没泥淖而无动于衷！虽遭磨折，何足挂齿！”公主泪光闪闪，捧酒一饮而尽，移座琴前：“得遇圣僧，实乃三生有幸！今宵欢聚，明日恨别，就难说何年何月再相逢了！妾今为圣僧吟唱一曲，倾诉衷肠，亦表送别之意。”于是轻拨丝弦，婉转唱道：

古刹静殿初邂逅，便仿佛、旧相知。孤芳风雨三载，乍闻暖语襟湿。承君慷慨托血罗，即盼得、相聚无避。声声归鸟调，柔肠寸断时。

终将噩梦化烟云，见宫闭、色如故？

野山夙愿虽圆，椒房烛徒一芯。纵有千般风韵在，君却思、天涯云路。明晓风起处，寂寞庭花舞。歌乐清丽动人，唐僧思付词语，一片真情昭然。心绪若潮，亦吟唱道：

弱水茫茫大漠寂，月如轮、照孤独。萍踪幸遇佳丽，便见冰心玉壶。儿

番风霜袭脂胭，终不改、蕙心兰质。人月皆团圆，金博莫辜负。

杜康难遣心底事，眉儿蹙、眼儿湿。

素手又抚瑶琴，丝短思长时时。惜玉怜香岂为狎，只堪作、遮雨菩提。知心万里近，念念无隔离。公主闻听，离琴案走到唐僧面前，含情脉脉道：“圣僧哥哥，那西方之路多凶多险，但愿你平平安安，早适灵山！若实在有过不去的险阻，就请回宝象国，我一生都会等着哥哥！”唐僧急道：“公主切莫这么说！实在折杀贫僧！这多灾多难西行路，若有过不去的关口，也就是死到临头了，公主何苦等我这荒魂野鬼！”公主忙用纤手捂住唐僧口，佯怒道：“圣僧哥哥吉人天相，一路自会有惊无险。若再胡说，我就奏明父王，好歹留下，不放你走了！”三藏闻言，亦情意缩结。公主挨唐僧坐下，低声倾诉：“自观音殿相逢圣僧，妾做梦都在想，倘若能让圣僧哥哥疼一回，死了也不亏了！”说着，不禁滴下泪来。

三藏睹公主泪容，如雨中百合、缀露芙蓉，顿生怜爱之意，亲用衣袖给公主拭泪。公主动情，伏到唐长老怀里不起。三藏如呆了似的，一动不动拥着公主。公主见唐僧痴呆不语，慌忙直身，含羞道：“圣僧莫非嫌妾孟浪，生气了？”三藏被唤醒，叹口气道：“好好地生什么气！贫僧只是在想，倘若我有功力多好！不用求别人，早就不惧生死的去救你了！何用拖至今日”公主听了，复扑至三藏怀里，扭着身子，千言万语难诉，只唤：“圣僧哥哥……”三藏知她心思，但他不能。他只可做一株“遮雨菩提”树。但公主酥胸触贴，弄得唐僧心猿意马，忍不住轻轻呻唤一声。公主心疼道：“圣僧哪儿不适？”唐僧喃喃道：“难得公主厚爱，只是……怕人背后说贫僧闲话。”公主松了三藏，掩面泣道：“妾残花之躯，明知配不上圣僧，只想着天大的恩德无以为报，愿今宵以身相许，权表倾慕感激之情，却忘了流言蜚语会坏了圣僧的清白！”

唐僧忙道：“公主此言谬也！我虽释门中人，亦非无情之辈。公主实乃湖中芙蓉，出污泥而不染。贫僧有幸亲近公主，亦是前世修来的福惠，怎言会坏我的清白？贫僧意为：原只想救弱扶危，未曾想到公主会如此垂爱！虽心猿难持，又担心朝野会说贫僧为一己私欲才救公主。”公主颌首道：“妾明晓了。圣僧实乃高洁之士。”低首思付片刻道：“妾有一物欲送圣僧，万祈不要推辞！”唐僧道：“公主欲赠何物？但最好小巧点的，收藏方便……”

公主偎近唐僧，耳语道：“自然小巧……”遂两手扳住三藏脖颈，将温热香润的樱唇贴到他嘴上，先亲了一下，又窃窃道：“三年来，那怪得了我身，却从未得我口中之物——因第一次施暴时我咬了他一口，故此惧怕，再不亲我。今日我将它献与圣僧！”便又亲三藏。三藏被公主丹唇捂着，香津浸着，觉得舒美，不由自主绽开唇，便觉一香甜灵巧的妙物儿伸到他口中。他惊惶起来，想避开公主，身子却动弹不得，便任公主亲他。忽地舌头叫公主樱唇吮住了！唐僧想抽，公主不舍，唐僧便不忍心了；两个舌尖缠到一起，端的美妙甘甜，难解难分。唐僧心想：“妙呀，先经了口舌之祸之灾之苦，后又尝了口舌之妙之香之美！”

两人偎倚着亲近良久，猛听夜半谯鼓响了！三藏轻轻推开公主：时辰不早，明晨还要赶路，他须索回馆驿了。但辞别公主时，看见掩面哭泣的佳人，唐僧心头又缠绵悱恻。他晓得前头还有极远极远的路，还有三灾九难、数不清的漫漫长夜。焉知世上还有哪个女子能像百花羞这样，苦苦爱恋着他这行路僧人！三藏真想多呆片时，再与公主说几句话。但门外侍候的宫女已点亮

了送别的灯笼，他只好离了兰室。公主送唐僧至天井外，哽咽道：“圣僧珍重！”唐僧亦道：“公主珍重！”强忍着才没涌出泪来。唐僧随富女走了很远一段道，回首看，公主尚在夜色中仁立着。

唐僧回到馆驿，一进屋，见行者、八戒皆睡了；沙僧还在灯下候着。沙僧忙起身侍候师父净面烫足，又陪他去东厕方便。路上三藏“做贼心虚”，问沙僧那两人说甚没有，沙僧小声道：“二师兄牢骚满腹，说得难听——甚‘我们兄弟拼死拼活救了那小美人，却叫师父一个吃独食了’云云；大师兄倒未提师父事，只念叨南海观音。原来观音菩萨答应大师兄降妖后，亲临宝象国把‘松箍咒’传与师父……”三藏一着急，腰巾子拽成死结，道：“这是何意，莫非真要松那厮头上金箍儿？”

沙僧忙与师父解带子，安慰道：“师父莫急，依弟子之见，菩萨未必会来；哄那猴子——大师兄干活罢了！若真把‘松箍咒’传与师父也不打紧，念与不念，还不全在师父！”三藏闻悟净说得有理，才放了心……

翌日清晨，唐僧师徒辞别国王、王后、公主及文武百官，出西门投大路而行。八戒唧唧囔囔，道：“人家国王好意留咱多吃几日酒，非挣着命走不行。前头有甚香香引着？”三藏不语。他还在回味昨宵之事；只是那满腔的甜蜜业已化成苦涩。行者呢，忽止了步，向师父告假。三藏问他何事。行者道：“何事？去南海寻观世音算账去。”三藏劝道：“我已听悟净说了因缘。菩萨既许了要来，必定会来。你去寻她，倘在路上错过了，反而不美。不如耐下性子再等等。”

行者只好依师父之言，一厢走一厢骂观音“口蜜腹剑”。沙僧暗道：“骂吧，骂吧，好歹叫菩萨听见！”唐僧劝道：“你不就是挂牵那金箍儿之事么？——为师日后不念那劳什子，有便是无！”行者道：“虽则如此，那心还是悬悬着——多说无益，若菩萨午时三刻不至，俺便走人！”唐僧赔笑道：“高徒说甚哩！既来之，则安之。好歹有点名堂再走不迟。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岂不令他人笑话？再说为师也舍不得你走。你一走，咱们便成了三条腿的板凳，立不住了！况你才来便走，倒叫人家觉得我忒不能容人似的！”

行者见师父苦口婆心地劝慰，且也说得无不道理，便也不好再言返花果山之事。闷头走了一程，发狠道：“等见了观音那婆娘，先撕她的小嘴，问她还哄老孙不哄！”才说完，便听半空一女了声音：“孙猴，你好大胆子！贫僧不过昨日受施主供养时多贪了两杯，今晨略略晚起了一阵，你就背后嚼我，该当何罪！”众僧见正是观音菩萨，皆慌得参叩。独行者洋洋不睬，仍立在那厢，争辩道：“菩萨，你因醉酒来迟了便是你的不是，反抓俺一半句牢骚话要治罪，没理的成有理的了！——罢，罢，俺争不过你，给你赔不是行那？快将那‘松箍咒’传下吧！”

观音被行者数说得脸儿飞红，又难以驳他，只好拿唐僧出气：“唐三藏，你教的好徒弟！没上没下，一点儿规矩不懂！”吓得唐僧磕头如捣蒜，连声忏悔。观音倒也是个慈悲人儿，叹口气道：“罢了，也不能全怪你——我本打算来传你‘松箍咒’的，好解释猴儿。但这猴头顽性未混，也只好再等些时了。”言毕，狠狠盯了行者一眼，纵祥云回南海了。

观音走后，几众皆埋怨行者。唐僧道：“悟空，你惹下祸灾，为师倒替你挨训受罚！”八戒、沙僧皆道：“心急喝不了热粥，若再老老实实等一阵，菩萨来时一看大师兄正服侍师父来，又伶俐又能干，还不喜上心头，立马在云头上就念咒语把那箍子给你松了！”行者不挣不辩，呵呵冷笑道：“诸位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只怪俺小和尚道行浅，耍心计斗心眼胜不过救苦救难大菩萨！”

唐僧喝道：“我的小祖宗，你就少说两句吧！提防菩萨杀个问马枪！”行者亦冷笑道：“放心，放心，老孙便是骂塌半个天，她也不理俺了！——俺道那金箍是少有的宝贝儿，既送了老孙，岂肯轻易收了去！俺戴着这箍儿，菩萨放心，师父也放心，两全齐美，松它做甚！”噎得唐僧一时说不出话来。沙僧道：“其实不干师父事！”行者道：“俺何处说干师父事了？俺只恼菩萨哄俺，说两句泄泄火而已。她又不在此间，权当没说！”

一时众皆缄默，闷头走路。白马耐不住寂寞，扬首嘶嘶了几声，在远山近壑引起悠悠回音。欲知前程那三藏还有几灾几难，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赌樗蒲帝释诮老君 假开道双妖掳唐僧

争绛云，二天尊抛箭竞胜。输爱姬，醉帝释讥讽老君……不劳而获，呆子立碑俗功自吹嘘。调虎离山，妖怪云空探手摄唐僧……

却说帝释天尊自五百年前奉旨“伐妖”、被众星宿耍弄，兵败回须弥山后，自此不走动天庭，逢年过节也只是遣太子腐檀代为行礼。玉帝两口子知他委屈，不但未降罪，还寻机会去须弥山“巡幸”一番，借机抚慰。那帝释受宠若惊，自是殷勤款待。吃喝玩乐不说，临行时上上下下都有礼品打点。那随从的仙吏回天宫后，闲谈磕牙时难免不牛皮哄哄，说起须弥山景象、自身所受礼遇，叫听者艳羨不已。

且说太上老君一日闲暇，寻思：“人皆道帝释天尊那厮宫宇精美、逸奢无度，何不亲去彼处逛逛，见个虚实？”遂凌云来至须弥山善见城，叫守门天神通报了。天尊闻老君驾临，便着太子旗檀代他出城迎迓，寒暄毕，登龙车共入宫城。一路上只见华殿林立，重阁耸峙。在皮禅多楼前与帝释相见，遂执手登楼观览须弥山景：那东方玻璃峰呈赤红色；南方琉璃峰显瓦青色；西方黄金峰金光灿灿；北方白玉峰洁白晶莹。老君捋须赞道：“妙哉，妙哉！”天尊只微笑不语。看毕山景，又随天尊下高阁入毗闾延堂。进了厅堂，只见一池清水，老君不敢入内。天尊笑道：“老君但行无妨！”率步先入。老君方敢跟上。原是水晶所铺！老君心里骂道：“入他娘，真真暴珍天物！”

入一华厅，宾主玉床上安座。帝释即令排上美酒佳肴，与道德天尊洗尘，又令仙妃神女歌舞助兴。那女子个个只着轻薄鲛纱，玉体半隐半现。老君如坐针毡，甚为不安。帝释看出老君心事，大笑道：“老君莫非忧虑有辱‘道德’清名！”老君恐被其小觑，大笑道：“老夫本性清虚，视而不见，何惧你醇酿美色！”放开胸怀畅饮。酒到半酣，矇眊看曼舞的仙妹，竟个个妙丽绝伦，胜天宫女子一筹。惊叹道：“天尊好艳福！寻常舞姬也个个赛天仙！”天尊淡淡一笑：“此乃我新选的妃子。”老君问：“天尊有多少妃子？”天尊扳指头略算一下道：“也不过四十万三千八百多个。”老君惊道：“如此之多，天尊如何享用得了！”天尊笑道：“我虽一个，化身无穷也！”老君点头：“原来如此！”心里却酸溜溜得难受，想帝释何德何能，便享如此美色！恨不能割他一块肉！

宾主复饮酒。老君两眼灼灼，果见舞姬中有一殊色。那女子体态丰盈；明眸熠熠，那长睫毛小扇子似的呼嗒呼嗒，自有一股风骚妖媚。老君看得入迷。帝释几番劝酒竟未听见。天尊见老君眼都直了，遂招手叫那舞姬：“绛云，过来侍候老天尊！”那女孩含笑过来，拜了一拜：“绛云拜见老天尊。”老君喜得嘴也合不上了，道：“休道我老，也不过胡须长些，忘了剃罢了！”天尊道：“云儿可认得他？”绛云看老君头戴七星冠，身着朝阳服，披九色琉璃罗帔，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明明是位上仙，却故意道：“八成是个穷老道！”天尊责道：“甚穷老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此乃位列三情的道德天尊，法力无边的大神圣！他若一高兴，信手送你两颗金丹，你也就‘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了！”

绛云何其乖巧，露玉指给老君献酒，轻启檀唇道：“小妾无知，还盼老君恕罪！请饮这盅酒儿消消气儿！”老君笑咪咪拍着女孩儿白嫩嫩的肩膀：“我与帝释天尊，兄弟一般，咱们都是一家人，生哪门子气！”接过酒一饮而尽。帝释呵呵大笑，对绛云使个眼色，绛云便就势坐下，筛了个双杯，与

老君对酌。绛云吃了酒，脸儿红红，挨挨靠靠，娇声向老君讨金丹儿。老君摸摸怀里，道：“这回忘了携带，改日一定补上！”绛云便不依：“改日，改日，改到何日？”钩老君的脖子晃他。老君见绛云撒娇，美得呵呵直笑。天尊正被一帮丽妃围在中心，一一对饮，却也插嘴道：“绛云别放过他！这老头一贯儿哄人！——听说有回他与禄星下棋，输了三个玉如意，至今没给呢！”绛云听了，更是使媚弄痴，缠着老君不放。

老君无奈道：“天尊快来救我则个！这兄弟媳妇老大伯的，怎能如此闹！”天尊也是吃多了酒，慷慨道：“名分可以改啊！老兄不嫌，小弟便送你三五百个弟媳若何？”老君道：“说甚大话！我只要绛云一个足也，你可舍得？”众妃子不知甚心思，皆怂恿帝释：“舍得，舍得！”帝释遂道：“便与你绛云，有甚不舍得！”绛云听了，放过太上老君，朝帝释嗔道：“你这没正形的！真要把妾送人？”老君接道：“帝释何人，诸天中君子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岂可反口！”帝释适间只是戏言，焉知老君揪住不放，不无后悔之意。遂道：“谁道我反口？不过，也不能白取。老君，小弟与你赌一赌如何？你胜了，把绛云带走；输了，送我五百粒九转八卦仙丹！”老君道：“赌甚？”帝释道：“赌变化如何？”老君道：“小变化难分仲伯，大变化又恐惊了众仙姬！莫如对奔！”帝释心知自己是个粗人，下棋如何能赢老君！道：“奔棋虽好，只恐一时难以决胜。来个简捷的最好！”老君笑道：“要说简捷莫如赌樗蒲！”天尊道：“便赌樗蒲，掷箭竞胜！”

原来这樗蒲是从六博转变而来。六博有箭有棋，双色各六枚，抛箭于齿采上，据齿采数行棋。棋局中有“水”，“水”中有二“鲈鱼”，若一方将棋行至自家尽处，即竖棋，名为果棋，可“入水牵鱼”得二筹；若投中“五”、“白”齿采，可翻一鱼，得三筹；投中“琼”采，可翻两鱼，得六筹。又称“牟”，为大胜。此种玩法因太繁琐，后老君入函谷关“化胡”时将其改为樗蒲，掷具只有五只，长六分许，两头锐圆，扁如杏仁；分两面，一黑一白。五枚中有两枚黑面刻牛犊、白面雕野雉。一投五枚，以不同图形排列为齿采英数，一掷决雄雌。

帝释随令取赌具来，摆设毕。老君道：“天尊先请！”帝释也不谦让，执五木在手，朝三丈远的金铸采杯掷去。也是常常玩耍，便连连掷出三个黑面朝上，几近王采，众嫔妃一片欢腾，天尊得意，一投又得个“犊”。还余最后一箭，看看两面，一为黑犊，一为白雉。若再掷出犊，则成王采——“卢”，得十六英，稳胜老君；倘为难，则成毗采“塞”，得十一英，胜负莫测。于是投箭前，合掌祈祷，但群艳簇拥，一时难以定神。偷觑老君，见他微笑下语，暗含讥讽。心想：我帝释天尊何时怯过阵！大小不过一个女子！便随手掷出最后一箭。只见它在空中黑白转摇不定，耀花了众人眼目，忽地落至杯中，竟是自雉朝上！心中懊恼，却也不好言语。只盼老君手气糟，还可反败为胜！然老君毕竟不凡，静虑片时，暗将手中蒲箭施上“无为无不为”法力，端的随心所欲变化！依次嗖嗖嗖……掷出，只见叮铃铃数声响，五枚箭先后入杯，与此同时，老君运丹田神气，大喝一声：“卢卢卢——”

众人围上看，五箭排列为“黑黑黑犊犊”，果是王采“卢”也！老君得胜！众人皆沉默。老君笑道：“天尊，绛云便归我了？”帝释一愣，旋即笑道：“自然，自然！绛云，还不拜过新主人？”绛云没奈何，遂过来给老君施礼。老君冷眼看帝释，见其面有愴色，道：“博采，游戏也！全凭运气，分什么输赢。愚兄岂敢夺贤弟之爱！”天尊道：“我若食言，岂不叫阖天神

圣笑我小家子气！绛云委实归老哥了，要打要嫁随你了！”又吩咐重整宴席，说是老君的喜酒、绛云的饯行酒，非要喝个一醉方休！

老君拥着绛云，心里美滋滋的。绛云也生帝释的气，故意当着天尊的面，曲意逢迎老君。两个偎偎抱抱，耳鬓厮磨，将一盅酒，你一口，我一口，好不亲热！老君心动，去摩挲绛云的裙衣，绛云娇喘起来。天尊一厢看得清楚。他虽有数不清的嫔妃，但再多也是自己的！怎么一场赌便叫别人掳去，何况又是极娇极媚妙不可言的绛云！愈想愈不受用，便借着酒力，冲老君道：“老哥，小弟早就钦佩你——道行又高，手段又大……惟有一事，愚弟不明白！”老君正忙着与绛云亲近，也未当回事，随口道：“是何事？请天尊言明。”

天尊击掌数声，招呼满厅堂歌舞奏乐、送肴筛酒、添香打扇的宫娥彩女，俱围拢来听，方嘻嘻笑道：“我曾在欢喜园听诸天胡吹海谤，便听个笑话，今日学学，顺便向老君讨教！——话说五百年前有个妖猴无法无天，扰乱瑶台，被玉帝派神将擒拿至凌霄殿外，要处以天刑。无奈那厮刀砍斧研不死，玉帝正发愁。便有一位大仙，施法力将妖猴关进自家炼丹炉内，对玉帝夸口道：不过三七二十一日，便可把妖猴‘炼’死！这一炼竟炼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大仙自以为那猴儿早就化作烟儿灰儿找不到影儿。谁知一掀炉盖儿，那妖猴活生生蹦出来了！大仙又恼又羞上去扯猴儿，却被人家一推跌个仰八叉！爬起一瞅，妖猴已杀出丹房，炉子也蹬翻了，丹撒了一地。大仙没脸遮羞，便踢烧火的童子，说他们值夜时一准偷懒睡觉了，没好好烧火。不然十个猴子也烧化了！遂写一揭令手下给玉帝送去，曰：‘丹炉歪了，猴儿跑了；烧火童子，吾已罚过：每人臀尖，挨了三脚！’——想请教老君，那大仙是谁，如何降不住一个小小的妖猴！”

众女子听了，嘻嘻哈哈笑作一团，连绛云也忍不住笑弯了腰。众人多半晓得是说老君的，边笑边指指点点的。老君臊得脸通红，说句解嘲的话，又被女孩子的笑声淹没了。心中老大的没趣，思忖帝释竟如此——怒冲冲起身出了厅堂，纵云自回太清宫。

帝释天尊见太上老君拂袖而去，呵呵大笑，并不在意，忽听太子旃檀奏道：“父王，常言道：‘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本来便有人在玉帝面前搬弄口舌，说咱须弥山种种不是。只因咱们四时八节打点三清四御，方保无虞。这回气走了老君，他岂能善罢甘休！只怕是须弥山自此难得安宁也！”众辅臣也奏“小不忍则乱大谋”，劝帝释忍痛割爱。帝释拗不过大众，只得令绛云收拾了，再搭上个美貌稍逊于绛云的红霞，由太子旃檀护送急赴天庭，交予老君，并代他谢罪。两妃子哭哭啼啼，却也只好认命，辞别天尊，随太子腾云去太清宫不提。

却道唐僧师徒四众离了宝象国，风雨无阻，一路向西。这一日正行间，忽见前头突兀现出双峰大山，那峰一黄一白，色彩夺目。偏有几条乌云缠绕其间。山下杂木丛生，灰雾弥漫，不见路径。有块石碣，上写“金银山”。行者暗自沉吟：此山不似魔障之地，为何又见妖氛异霜？莫非又是天神下界、星宿临凡？正思想间，马至山麓，无路可寻，低声咆哮起来。唐僧勒住马：“徒弟呀，无路也！”八戒、沙僧也道：“大师兄，无路也！”

行者道：“无路叫俺怎地？天下本无路，行人自履之！”唐僧道：“听此话，是叫为师去开路？”行者道：“岂敢，岂敢！此处凡夫俗子看无路顺乎其理；师父是得道圣僧，岂云无路！有道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无无有有，在乎心头！”三藏颌首道：“悟空说得也是。我看是有路，只是这马

儿参悟不够，它瞧不见，还是走不进这密密麻麻山林！”行者问八戒：“呆子，你看有路无路？”

八戒溜达一圈，气吁吁跑回来：“有是有，窄了点。只怕老猪挤进去，就卡在枝杈杈间。若不搭救，不叫狼撕鹰啄，个把月后，也就风干了！”行者道：“呆子，你手上是擀面杖儿？”八戒跺脚：“就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耙它个舅子！”于是抖擞精神，刨砍灌木，在前头开路。唐僧几个，随后缓行。

那呆子吆吆喝喝，毁树断葛，早就惊动这山上的两个妖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踏云头一看，金角道：“冤家来了，亲家也来了！”银角诧异道：“哥哥说什么？”金角道：“那孙猴子是冤家，唐和尚岂不是亲家！”银角道：“此话怎讲？莫非你有子，和尚有女，嫁给你家了？”金角摇头笑：“不曾，不曾，咱不要他家女，只要他一块肉即可！江湖上皆言，吃唐僧一块肉，胜修十世福，永世不生不灭！”银角着急：“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兄弟懂；却还是不明白怎该叫他亲家？”金角道：“你这蠢驴！没听人说：‘闺女是娘的心头肉’！”

银角听了，抚掌大笑起来。金角一拨拉银角：“莫喧哗，当心惊动了冤家！”两妖在云间俯看三藏师徒几个，盘算如何下手。银角见八戒前头开路，累得满头大汗、口溢白沫，道：“这厮倒卖力，是个干家！”金角道：“你道他是谁？是天蓬元帅！当年因风月事发，被贬下界……”又道：“这般慢慢腾腾开路，人俱窝在一堆，何时下手？”便施魔力，念咒语，令山神速将八戒前方林木移走！山神不敢得罪两妖，即刻遵令行李去了。

八戒使耙扑倒一丛开着淡紫花的黄荆，忽见前头现出一条新辟的道儿，残叶树坑历历在目，喜不自胜，撒欢儿往前奔。嗨，这路长得看不到头哩！八戒高叫：“阿弥陀佛，俺老猪手勤心诚，感动上苍了！”喜颠颠往回跑想报信；没几步又停下，自言自语：“你不去说，师父还以为这路是你自个儿打开的，功劳都记在你悟能身上，多荣耀，多光彩！日后猴子再说你懒惰，也能扯出来抵挡一阵。若回去说破了，岂不是傻瓜笨狗！”遂又转身往前走，忽听背后行者叫：“八戒，路打多远了？”八戒头也不回，只道：“远、远、远得没边了！”撒蹦直往前窜，一心想把新冒出来的路全占上！

这路因山神开得急慌，这一个坑坑那一道坎坎的，高低不平，又依山势盘旋，忽儿上坡忽儿过溪。那八戒只顾跑，不小心被个土坎绊倒了，摔个嘴啃泥，急切想爬起来，无奈臂也麻，腿也疼，喘得如拉风箱。歇了片刻，支撑坐起来，顾不得拍身上泥土，来回摩弄着胸口道：“我的娘，憋死了！这一奔少说也有二三十里，不能只要名不要命也！”

又歇了一时，爬起来，将耙筑在路当心，雄赳赳叉腰站着，一副开路英雄模样。忽有一只知更鸟飞来，停在路旁树头，叫着：“不知羞，不知羞！”八戒呸它一口：“败兴鸟！知羞怎地，不知羞怎地，干你屁事！”摸个坷位砸过去，鸟儿飞走了。八戒自语：“此番开路，何其迅疾，何其雄壮！不立碑碣，何以为记！——待老猪刻块碑也！一力凭证，叫悟空沙僧两个心服口服；二可将业绩流传，叫后人知俺僧人如此这般筚路蓝缕、笃志拜佛。百世流芳也！”去溪边捞了块长条青石，蹲下身，使耙尖小心翼翼在石上刻道：

圣僧猪悟能，力气大无穷。

西行取经路，屡屡立奇功。

忽遇山无道，挥耙快如风，

开路三十里，勒石留美名！

刻毕浏览一番，又觉三十里少些，欲改成四十，不料下耙重了，崩起小石片儿，弄得不三不四。心自懊恼，想新换块碑石，又怕来不及。却也会自慰：“也好，也好！——此颇费猜度：那猪长老究竟开路三十里，还是四十里、五十里、百十里？如此更妙！就竖在路旁吧！待师父来了，就说是山神立的、土地立的：俱钦佩得了不得，感动得泪流成河，非要刻石纪念不行！说想让此山留个传奇，斯地多个典故，以教化众生！老猪再三劝阻，说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嘴唇说出了血，舌头磨出了泡都不中，只好任他们妄为——也是一片诚心，拒绝便有些不近人情！”

却道那时行者见八戒疯跑，顿觉溪跷，道：“师父，八戒跑什么，像彼狗撵的兔子！”三藏道：“他自开路，你管他跑还是走！”行者纳闷道：“俺老孙一贯开山辟路，也没像他这般神速的。只怕是入了魔道了！”三藏道：“你莫吓我！碰上魔障，贫僧自会念佛！魔不敢近我！”行者冷笑道：“只恐师父只能远外魔，难驱自魔也！”三藏道：“吾知外魔。何谓自魔，愿闻高足之见！”行者道：

“心生法，亦生魔。此处师父见八戒奔跑不加阻止，乃私心焦急灵山路遥之故！师父回忆所经之路，何山不阻，问水不挡？古人云‘欲速则下达’。师父有欲，已自生魔也！”

这厢师徒言语，忽听沙僧叫道：“师父，悟能跑得不见影子了！”唐长老这才着了急，“悟空，还不快去找找！真走失了人口，荒山野岭的，报官也没处报！”

孙行者见师父头上急出了汗，方腾云去追八戒。那云脚只有树梢高。行者瞅着下面新辟的那条道儿，正行着，便听有人言语，忙收了云步，隐在路旁树木后，一看，果是八戒，正给自己树碑立传！听了一阵，忍不住偷笑，就想捉弄一下呆子。遂变成土地爷模样，乌帽长袍，慈眉长髯，左手持藜藜疙瘩拐杖，右臂挎一荆条编大篮子，盛着馒头大饼干鲜山果，颤巍巍走来。八戒抬头一看，拎起耙子喝道：“你是何方妖怪，敢来惊动老猪！快报上姓名乡贯，免得老猪手痒，筑破你这干巴老头，又恐淌不出四两血来！”

行者笑嘻嘻道：“猪长老息怒。俺乃此山土地，见长老开路辛苦，特送些面食果品，不成敬意！”八戒收了耙，笑逐颜开：“原是自家人，来犒劳老猪，是甚礼品，速速献上！”行者便将篮子递给八戒。八戒见大馒头还腾腾冒着热气，腹中正饥，不识好歹，捞起一个，咔嚓一口，便听咯嘣一声，倒也咬碎了，硌得满口牙生疼，捂着腮帮子哎哟叫唤道：“老倌子，你这是蒸的甚馒头，硬得像石头！”行者心里想笑：“便是石头做的！”道：“面和的硬了些。

你尝尝果子吧！”八戒便抓一把枣子往嘴里填，又呸呸吐出来，“这是麻枣儿，涩得像沙子！”行者道：“便叫沙枣儿！死活吃几个！”八戒摆手道：“心领了！心领了！”

行者便瞅那碑，赞道：“端的好碑！不知何人所立？”八戒心虚道：“何人？——不是你，便是山神！”行者笑道：“不是老夫，更不是山神——山神这两日便不在家，去吃他外甥的喜酒了！”八戒闻言，心慌道：“俺一烧香，佛爷就调腔！真是晦气！”又调转心眼，嘻嘻笑道：“土地爷儿，老猪与你商量个事——既然山神不在家，那你老人家便应了吧！”行者道：“应什么？”道：“立碑呀！”行者摇头，“不应，不应！俺胡乱应了，那立碑

的人儿岂不恼俺！”八戒道：“放心，放心，凡事有俺老猪撑着！”行青道：“不妥，不妥。俺老孙从不掠人之美！”八戒道：“你也姓孙？——实话说吧，这立碑的不是外人……”行者道：“究竟是哪个？”八戒忸忸怩怩半天，道：“不瞒老官儿，这碑是……老猪自个儿立的。”行者惊叫：“是你自个立的？”八戒忙掩行者口：“小声点，当心师父听见了！”遂道：“土地爷呀，老猪俺，跟了师父一年多，枉自跑细了两条腿，大功小功未立过。日后灵山见如来，如何能证罗汉果！”说着泪水涟涟，抽抽搭搭哭起来。

行者倒也是个心软之人，遂道：“罢了，罢了，怪可怜的！俺应了便是！”八戒立马跳起来，去溪边洗泪脸，回头看行者相隔颇远，忍不住得意道：“老猪这苦肉计，还颇见效——这老鬼被俺耍了也！”自以为机密，偏偏被行者运神通偷听了去！却不声张，等八戒洗脸回来，慢条斯理道：“猪长老，适间老夫话还没说完哩！”八戒道：“应了便齐了，别的话日后再说吧！”忽又害怕：“终不是要反悔吧？”行者道：“老孙既应了，岂可食言！只是，眼下哪有白帮助的？”八戒道：“倒也是！众人都这样，便也怪不了你！你要甚礼，俺瞅空给你送到府上去！”行者道：“俺帮你这个忙非同小可，礼太轻也难表你的心意不是！——你有多少银子？”

八戒叹口气，摸索半天从怀里掏出一小锭银子，道：“这还是杏花临走送俺的二两银子，走乡过店，都没舍得花，权作谢礼吧！”行者接过银子，还温乎乎的，便又抛给八戒，道：“你倒是个诚实人，便不收你的礼钱了！——俺这几日有些嘴馋，便送些野味下酒吧！”八戒揣起银两，喜道：“这个容易，老猜与你捕去，管它獐子狍子山鸡野兔，给你拎一串来！”行者道：“那些老孙不稀罕，想吃个另样的！”八戒道：“那便捉些蝓蝓蚰蚰蚂蚱幼蝉，油炸了，倒也稀罕！”行者道：“也不稀罕！”八戒道：“那就捞些泥鳅鳊鱼青虾鲜负，煮了吃，也算稀罕！”行者还是摇头。八戒道：“那就下网罩些鹌鹑山雀野鸽子，再采些山罩香菇黄花菜……”

行者道：“莫再说了！这些都不如眼前一样物件可口！”八戒悟然不知，转转着寻，“在哪，在哪？”行者哧一声笑了，“在哪？在你头上！”八戒便又看天。行者止住笑：“莫看了，老夫相中你的耳朵了，割一片下酒如何？”八戒闻言，拔腿便走，“老猪就这两片耳朵值钱，割一片给你，走道也偏沉。使不得，使不得！”行者越见他慌，越逗他，将金箍棒变作一把亮闪闪飞快的小刀子，一厢迫，一厢道：“你嫌偏沉，那就俩耳朵一起割了，一个红烧，一个爆炒！”

八戒跑得风快，眨眼间来至溪边。却快不过行者。心里一慌，失足跌到水里。却是条浑水溪，便弄得浑身精湿，一身污泥！挣挣着上了岸，拖泥带水，却再也跑不动，只死死抱着头不松。行者笑得喘不过气来，一抹脸道：“呆子，你看俺是谁？”八戒认出是行者，羞得无地自容！满地打滚儿，骂：“天杀的弼马温！”行者道：“都告你姓孙了，还不知觉，却怨谁！”八戒爬起来，奔到石碑前，挥耙将碑筑得粉碎！长叹：“老猪如此命苦！好容易捞个传名机会，又撞上你个日里鬼！”行者倒又怜惜起八戒，道：“休骂了！老孙便成全你一回：这路不是沙僧开的，亦不是俺开的，就算你的好了，快回去禀告师父吧！他正急着寻你哩！”

八戒闻言，回嘎作喜，抱住行者便亲：“好亲哥哥哩，呆子俺忘不了你的好处！”唾沫黏涎弄行者一脸。行者忙推开八戒：“算了，算了，嘴臭烘烘的，不知几年未漱口了，谁稀罕！”

两个才往回走，忽见沙僧打着马跑来，诧异道：“师父怎把马让给沙和尚了！”沙僧驱马赶来哭叫道：“师兄呀，大事不好了！师父叫妖怪半空里伸手摄走了！”八戒听了，当下瘫地上蹬腿撒泼儿：“俺老猪真真命苦，才想给师父报功儿，师父便完蛋了！”呜呜哭起来。行者劝道：“师父要真完蛋了，倒也省心。只伯他命大着哩，一时半会死不了。咱还得去救他！”扯八戒起来，问沙僧详情。沙僧道：“自大师兄走后，师父就心惊肉跳，道：‘悟净啊，我觉得不大对劲。我念佛吧？’我说念吧念吧！师父正念佛号，就听一声响亮，从云上袭下一个金光闪闪妖怪，手有芭蕉扇般大小，呼地将师父从马上提掇去，转眼不见了！”行者道：“天神，念佛都不灵了，别是娘家人吧！”见八戒、沙僧不解，也顾不得多说，只道：“还愣着干嘛，找妖精去！”他几个便将白马、行李藏在道旁林中，腾起云去寻妖怪。欲知妖怪藏于何处，三藏生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幻作实愚僧二进宫 送还迎刁魔再施计

孙行者以身作质，将师父、师弟换出妖洞。假观音云间显相，赚唐僧、沙僧自投罗网……施诡计众妖洞前列队，齐欢呼“恭迎孙猴圣僧”……

且说行者三个腾云凌空，未寻师父。只见半山腰一座石头洞府，一群小妖正在门前舞舞踏踏、吱吱哇哇练武。八戒恼怒，道：“师兄师弟，怨老猪抢个头功！”坠下云脚，挥耙便筑！登时打杀了五七个，吓得小妖们哭爹喊娘，争先恐后躲进山洞，轰地关了大门，直叫：“大王，祸事了！云天上掉下和尚，拿我们兄弟一耙一个当林秸刨哩！”

那金角银角二妖拿了唐僧，正吃酒庆贺，闻报吃了一惊。金角大王道：“共来了几个？”小妖道：“只一个黑胖子，肥头大耳，使根铁耙，气势汹汹！”金角笑道：“猪八戒！——是个吃材！”银角道：“待小弟生擒了他，给唐僧作个伴儿！”听见打门声急，忙披挂了，腰间别上紫金如意宝葫芦，令小妖开大门。遂见八戒空舞着耙儿，吆吆喝喝，堵着洞口。见了银角，泼口骂道：“叵耐妖怪，为何抢俺家师父！莫非才死了亲爹，要拉人顶缸！”

骂得银角火起，掣出剑来，指着八戒鼻尖：“你这厮是个烂巴嘴儿，好没教养！也配西天取经！”褒贬得八戒脸红耳赤。银角进一步，八戒便退一步。一步步退到水溪畔。半空里行者瞧见，叫道：“师弟，休再退了——再退便成落汤猪了！”八戒果然站住了，冲上嚷道：“人只道落汤鸡，却不曾闻落汤猪的，师兄又混俺！”那银角怪抬头看，方知云头上还有两个和尚。盘算：“好汉不敌六手，若打起来，恐怕沾不了便宜，不如用宝葫芦吧！”遂取下葫芦，打开塞儿，对着八戒，一时又忘了八戒姓什么，便打发一小妖速回洞府问个清楚。

云间行者瞧见银角大王放着剑不使，却摆弄葫芦，笑道：“这厮准是个贩酒的，见人忍不住摘葫芦，叫人家先尝后买！”那八戒也纳闷儿，心想这妖怪倒斯文，只动口不动手，拿只紫葫芦对着俺——就是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待俺问他一问！”喝道：“你是何妖，速报家门！为何掳俺师父，快从实招来！若半句有假，小心你猪祖宗砸了你的脑瓜，夺了你的葫芦！”

那银角怪派去问话的小妖本名唤作忘事精，向金角大王问了两回八戒姓什么，均半道上忘了，只好回去再问。银角大王正等得焦急，忽听八戒自称“猪祖宗”，顿时醒悟，大叫一声：“猪八戒！”

八戒不知是计，听有人叫他，忍不住应一声，只听“嗖”一声，被吸进葫芦。银角大王见好便收，也下理云头上行者沙僧、抱着葫芦转身回府，吩咐小妖紧闭大门。正往里行，迎头撞上忘事精气喘吁吁跑来：“大王，小的好歹问清了，那和尚姓猪！”银角道：

“果然姓猪，多亏了你！”把葫芦盖拧开，朝下控呀控，倒出个黑胖和尚。忘事精瞪大眼儿：“我的娘，这和尚是谁？”叫银角狠踹了一脚：“你的娘，待会儿该问我是谁了！”

八戒在地下爬起来，活泛活泛身子就想溜，被小妖使个绊子放倒，寻绳索捆了，抬着来见金角。金角大喜，令扔进水他泡上，等内外干净了好宰了下酒。

却道洞外行者沙僧两个正说着话儿，忽地便不见了八戒，那妖怪也打道回府了，好生奇怪。沙僧道：“二哥不能扎草窝里睡觉去吧？——他可惯于此道！”行者道：“不能，不能，他正和那妖怪搭话呢！”恍然明白，道：

“那怪不是酒贩子，却是个人贩子——那葫芦是装人的！”沙僧“哦”一声，脸色都变了，“不知二哥在葫芦里化了没有？”行者道：“那八戒也是个有根器的，一时半会化不了！——那怪也舍不得他那身肉膘儿，没准儿已倒出来去到扈厨水池里泡灰呢！”沙僧脸色又一变，道：“大师兄，我这会儿有点担心那白马与包袱，适间慌慌张张也没安置好！”行音道：“倒也是，你去瞧瞧吧，别叫贼偷去了！我去洞内打探打探消息，再作主张！”沙僧道：“这般最好！”便扎个“猛子”看马匹行李去了。

沙僧走后，那大圣念动真言，摇身变作一只蚊岭，状如蜻蜓，却小巧许多，十分轻盈，自门缝飞入妖怪洞府。先看见师父吊在梁头上；行者嚶嚶道：“师父，告你个喜讯儿，道路开好了，通达畅亮一长条！”唐僧道：“高徒啊；休提甚道呀路呀的！不然为师捱下到今晚！”行者道：“这是为何？”唐僧哼哼唧唧：“岂不闻‘朝闻道，夕死可也’！”行者道：“好个唐长老！还有心逗哩！莫非吊着怪舒坦？”唐僧即刻苦了脸，道：“舒坦？绳都勒进肉里了！心里又焦躁，嘴异直往外喷火！——徒儿，你何时救为师？”行者道：“大妖小妖满地跑，如何救你！且定定性，诵诵‘忍辱波罗密’，心静自然清凉！”说着又去寻八戒。忽见八戒身子浸在水里，脑瓜枕着池沿正眯着眼养神。飞过去道：“呆子倒安逸！”八戒知是熟人，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行者道：“你死倒也罢了，只可怜高老庄你媳妇杏花……”

不等行者说完，八戒便涌出泪来，“还有半道上遇见的宛儿哩！——死粥马温！俺才干了泪，你又来引出……”哭了一回，转求：“哥呀，快救兄弟出去，俺老猪死不足惜，只怕噩耗传回去，姐儿们为情所伤，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这一命便成了三命！”行者笑道：“休说了，酸死老孙了！——你若死了，老孙便去劝她们改嫁！原本嘴不拙，保管说得她们心动！”八戒道：“说甚哩，其实老猪怕的便是她们不守贞节！——哥呀，快些救俺出去，这水想是涮醋缸的，有些酸瘦气，再泡下去，老猪越发酸了！”行者道：“不急，不急，师父还吊着哩！且再想想杏花、宛儿的，俺去摸摸妖怪底细再说！”

便振翅飞到聚事厅，见二妖王正吃酒庆捷。几个鹿怪狐精厚胭脂白粉的，扮成侍女模样，在一厢筛酒打扇唱曲儿。行者心说：“这妖怪倒受用！老孙到这忙得连口水儿还没喝上哩！”忽听金角道：“八戒易擒，猴儿难拿！”银角道：“大哥勿虑！猴子蹬翻老君炉，大闹凌霄殿，那是旧黄历了！怕他个甚！况且咱那葫芦原是个不认人的，管他天王老子，也敢装下！”金角皱皱眉头道：“你到底年轻气盛，难道忘了师父临行时嘱咐的话了？”银角道：“岂敢，岂敢！”自腰间取下紫金葫芦，丢到金角面前：“师兄收好了！”

金角瞪他一眼，将葫芦揣在怀里，呷口酒，咂咂嘴，瞅着桌面，道：“下酒无菜也！”银角道：“大哥忒烧包，一桌子野味山珍。还说无菜！”金角却指指远处梁柱上的唐僧道：“那才是好菜！”银角喜道：“大哥莫非要杀了那唐和尚吃肉？”金角道：“杀是杀不得，师命不可违。不过，那唐和尚胖墩墩肉乎乎的，咱们只叫他施舍一两块肉，供咱们兄弟打打牙祭，谅他不好推辞！”银角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叫：“哥，俺要吃里脊！”金角道：“又不是吃猪肉！只割大腿上的吧，人又死不了！咱们还得了便宜！”

便吩咐小妖速去磨刀。行者闻言大惊，忙飞过去告知师父。三藏听了，脸肉唇青，战兢道：“徒儿，这如何是好！”行者道：“师父只会说这活，何不念佛！”三藏道：“适才便念佛，无用也！徒弟，还是你救我吧！”行

者道：“那厢刀子都磨光了，一时哪里走出去！待老孙替你一回报！”唐僧道：“罢了，你也疼！”悟空道：“倘师父日后能多体谅老孙，少拾掇人儿，此番疼死也认了！”遂悄悄解释了师父，又吹出一团仙雾将师父罩住，自己却化作三藏模样吊在那儿。

那金角怪即晃着飞快的牛耳短刀过来，朝“唐僧”嘻嘻笑道：“唐长老，你饱览经书，定知佛祖前世舍身救生故事；不知可愿效仿？”“唐僧”道：“我佛如来前生曾用无量肉身施舍，超度众生；贫僧既皈依释门，自当效从世尊善行，不知大王要求贫僧何物？”银角喝道：“何首乌？谁要那行了！苦兮兮的。老爷只取你大腿上两块精肉下酒！”大圣闻言大怒，咯嘣一声挣断绳索，跳下梁头揪住银角怪：“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给谁充爷爷！”乒乒两个大巴掌，打得他顺鼻孔冒血！

群妖见行者现了形，一声惊呼，忙取了刀枪剑戟，围着大圣，却又不敢近前。银角捂着脸道：“大哥，假唐僧在，真唐僧却溜了也！”金角道：“嚷嚷什么，洞门关着，谅他插翅难飞！”令小妖四下寻找。一小头目唤作聪明儿的，寻至廊柱边，被谁绊了一交，细一觑，原是唐僧蜷着身子隐在烟雾里，一把揪住，叫道：“大王，真唐僧在此！”三藏大叫：“行者救我！”大圣欲前往救护，叫金角使宝刀拦住去路。银角先令小妖飞跑去洞外给他薅了把青草，此刻边忙着往鼻眼里塞草止血，边道：“大哥，还用甚刀剑，赶紧使葫芦装了他！”

金角斥道：“兄弟，因为多嘴挨了大耳刮子，眼下还抢嘴！——本待用葫芦的，却叫你说破了！这猴儿贼精，还肯上当！”遂收了宝刀，拱手道：“久闻大圣英名，今日幸会，请聚事厅一叙，吃盅水酒，小弟也聊表钦慕之情！”行者笑道：“好个金角怪儿，想设鸿门宴赚俺老孙！却不稀罕你的酒水，快快放俺师父师弟，咱们各奔前程，井水不犯河水！”金角道：“放你师父师弟不难，只要大圣肯替他们！”行者道：“一个换两个，眼睁睁的大便宜，摊谁谁也干！”小妖听了，提着小绳上前想捆大圣，却被他踹了腿、蹬了裆，疼得满地上打滚。行者笑道：“不放人便要拿人，白手拣鱼儿，休想！”

金角大下即令：“放人！”众小妖便给唐僧松了绑，又去水他提了八戒，亦解了绳索。八戒道：“这浑身上下还没泡透哩。下刀子却早些！”金角道：“呆子，是送你出洞哩！还不快走！”八戒道：“你爷爷才是呆子！”撒腿便往外跑。叫大圣喝住，道：“只顾自己——也搀着师父！”八戒方回头急三忙四扯着唐僧朝外走。金角道：“大圣，这你放心了吧！”行者道：“待老孙送他们出了洞门才算！”金角不依道：“洞门一开，你伙着他们跑了，我满山遍野撵你们！”行者道：“老孙何时食言过？”见执意不肯，道：“老孙把金箍棒与你作个信物，如何？”

金角银角俱知孙大圣的金箍棒是个宝物，断不肯轻易丢了，便满口答应。行者遂将手中铁棒交予金角大王。金角接过，不免稀罕，不住地端详赏看，见金光闪烁：霞气蒸腾，果是个灵物！行者暗中念个咒语，那棒陡地重了千斤，金角拿下住，慌忙丢在地下，叫聪明儿等抬入库房。四个小妖抬不动，八个小妖强抬起。走不几步，咣地掉下来，砸了脚！聪明儿又唤八名小妖来帮忙，共十六个小妖抬那铁棒。

且说行者送师父八戒出洞府。唐僧垂泪道：“悟空，只剩下你一个了，可要当心！”八戒道：“师父莫操闲心，这猴儿不知跟两妖精有甚勾当，怕

咱俩在场碍事；才说甚一换二！妖精，妖精，精得要命，岂肯干赔钱的买卖！”那唐僧便信了真，“悟空，你该不是相中了这洞天福地，要与这两位大王合伙吧！”行者哭笑不得：“师父，你怎的还是个面糊子耳朵，人说甚你便信甚！”心里气八戒乱说，行到门首，将三藏推出门，见八戒慌慌要往外窜，一把揪住，道：“二弟，师父出去有悟净陪着，你留下陪哥吧！”金角银角也帮腔道：“兄弟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留下吧！”

八戒喜道：“莫非你们相中了老猪才能，想拉入伙？倘让俺坐第二把交椅，老猪便干！”银角怒道：“你个夯猪，留你是作抵押的，还要当二大王！”令小妖，“先将这官迷禄痴捆上！”八戒忙作揖打千，“二大王息怒，你既无让贤心，俺岂有夺位意！”便瞅路要跑。银角道：“大哥，这厮留着是个祸害，莫如赶紧打发他走！”金角点头，“兄弟说的是！再晚几日，他便想坐本王的金交椅了！”喝令众小妖将八戒乱棒打出。打得八戒吱哇叫唤，抱头窜出洞府，小妖撵了一回，自回头闭了洞门。

那行者见俱走了，果真拱手让小妖捆了吊在梁上。金角银角二妖躲进大厅旁的花厅商议如何处置大圣。忽听聪明儿跑来报道：“大王，出怪了！那金箍棒说不见便不见了！”二怪忙问原因。聪明儿道：“我们哥几个一路抬着那棒，先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忽觉得手上大棒轻了、细了、短了，好不高兴，便改作八人抬，心想若再轻巧些更好！那棒像懂人心思似的，愈细愈短愈轻了，便改为四人抬，又改为二人、一人，最后，那棒变成亮晶晶一绣花针儿，在小的手心一蹦不见了！”

金角银角便觉一股冷气自脚底冒起，才道：“那猴儿岂能善罢干休！”言未讫，那梁上孙猴便打起坠子撒起野来，一迭声道：“金妖银怪，老孙只道你们是屡闯江湖的豪杰、久占山寨的好汉，虽无盛名，也有口碑，方把俺那稀世之宝交你们，焉知尔等竟见财起意，巧取豪夺，把俺宝贝匿起来不说，还编派甚变针的鬼话！哄三岁小孩去吧！赶快把棒壁还，便无话说，不然惹恼了爷爷，定去官府告你们谋财罪、抢劫罪，主谋判斩，从犯充军！”

二怪心惊道：“大圣莫急莫恼！倒不是惧怕官府，这巧取豪夺的罪名却担不起！我等看中你的宝物，自会明讨，岂能干那鸡鸣狗盗之事！——待我等替大圣问个明白！”便将聪明儿等十六名小妖唤来，当着行者面，先审后拷。弄得众小妖人人垂泪，个个哀叫，却都一口咬定不是自己干的。

行者见状，起了侧隐心，道：“莫再打了，也怪可怜的！且放老孙下去实地勘察勘察，找得着最好，实在找不着，亦不怪你家。俗话说‘破财免灾’，老孙自认倒霉罢了！”两妖闻言大喜，缙下行者，亲自松了绑，又陪他“勘察”。原来那铁棒被大圣念动真言，随心所欲化成麦粒大小铁屑，入地三寸，小妖如何寻得着！

大圣转了一趟，装作挠腿上痒痒，已把“铁屑”收上身，起身却道：“真是撞上日里鬼了！大王，此洞风水不好，难以藏财纳宝。换上老孙，早搬家了！”二妖连连称是。又请大圣吃酒。大圣也不客气，吃了几盅，起身道：“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孙陪你们吃酒闲侃，耽搁了多少好时光！就此告辞也！”众妖闻言皆喜。聪明儿慌不迭地跑去给大圣开门，金角银角恭恭敬敬送行者至洞外，忙掩了门松口气道：“我的娘，可打发走了！”忽地跳起来，四目相对，互问：“怎的放他走了！”急打开门，行者早不见踪影。恼得金角碰头、银角捶胸。聪明儿恐两位大王气疯了，喊道：“大王保重身子要紧！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金角怪省悟，一把拉往银角：“兄弟，别捶了，捶

掉了心，兄弟媳妇又向我要人！我率众去截他们；你速回大清宫禀告师父，再讨一两件宝物来——”银角噘嘴道：“我不去！你立功，我跑腿儿，不干，不干！”金角恼道：“谁叫你在猴子面前多嘴，弄得葫芦不能用了！——你不去，谁去！”

银角无奈，自去天界；金角怪率聪明儿一伙小妖，纵起狂风，追不多远，果见唐僧几众正在山路上趲行。金角摘下葫芦，却又叹口气。聪明儿献计道：“大王只需如此这般，便可叫这几个和尚‘二进宫’！”金角闻言大喜，令群妖潜踪等候，自个儿变化了去赚众僧。

三藏师徒脱了魔窟，恐有追兵，急急如漏网之鱼，快步如飞往前赶！正行间，忽听半空中朗声叫：“唐三藏留步！”众僧抬头看，原是观音菩萨手持宝葫芦立在彩云里。唐僧几个倒头便拜。行者儿自愣着。他知观世音有三十三相现世，却不曾听说持葫芦的法相，正纳闷间，听“观音”道：“贫僧奉玉帝诏令，前来查验三藏一行，看有无畏恐苦厄、半途而废者。吾今唱名，尔等答应；即名列仙篆，证无上正果，可涉步云霞，飞升仙界！阿弥陀佛！”

唐僧几个听了，受宠若惊，再三叩拜。惟行者不喜不惊，却道：“师父，老孙听着别扭着来。何时闻观音听命于玉帝？既云‘仙篆’，何曰‘正果’？未了还念阿弥陀！”三藏一厢磕头一厢道：“徒儿呀，佛道原本一家，何须泾渭分明！”八戒、沙僧皆道：“就是，就是！”行者闪火眼金睛细细打量“观音”，只见南无观世音，妙容实堪夸，玉颈饰瓔珞，莲花生足下。渐入神目通，透过慈善面容，飘飘天衣，却看见金角大王藏在云影里。行者冷笑一声，道：“师父，师弟，莫拜了，这观音是个假的！”

云间金角大王吃了一惊，心思这猴头果然厉害！正盘算走也不走。却喜三藏几个不信猴子的！俱道：“南海到北溟，没听说过观音有假的！——休误了俺的好事！”还是磕头恳求“菩萨”呼名查验，好一步登天！金角怪心里道：“妙呀，妙呀！只要投香饵，便有愿者上钩！”遂高声唱叫：“唐三藏！”唐僧忙答应，嗖一声便不见了；沙僧急道：“师父，你也等等徒儿！”求道：“菩萨，先叫弟子吧，好去天界侍候师父！”金角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便成全你！”一声唤，连声应，沙僧登时不见！

那怪又叫八戒，八戒本来迟钝，应答慢了点，叫行者死死捂上嘴，哼不出。呜呜噜噜，以示恼怒。那金角假惺惺道：“唐僧、沙僧已跻身天庭；尔等再不应答，贫僧便将汝名字勾了，永难入天篆！八戒挣开行者手道：“哥呀，天上掉馅饼，不吃是憨种！别拂了玉帝求贤心、观音殷勤意！”行者道：“你这不透气的夯货，生生泥蛋子眼！何处见过拿葫芦的观音！就是成仙羽化，也该飞鸟似的，先离地表，再临树头，渐入云霄，那升仙者神采奕奕，据带飘飘，好不得意，好让世人艳羡！哪有转眼不见的！又非下地狱！”指假观音大喝道：“你这欺上诳下的妖魔，竟敢假冒观音菩萨，摄俺师父、师弟，先吃老孙一棒！”

掣出金箍棒，晃了晃，碗口般粗，纵身跳上云端，要打金角怪。那怪忿忿道：“你这猴子，其实赖皮，只说我家弄丢了你的宝几却还在你手中！”现了原形，将宝葫芦别在腰里，挥宝刀迎战大圣。果然一场好战，有诗为证：

金猴共金妖，刀棒龙蛇走。

腾挪云雾间，施威夺胜筹！

两个大战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八戒看花了眼，忽听行者叫道：“呆子，先时当了开路先锋，眼下何不做个斗胜将军！”八戒大喜，提起钉耙，

驾狂风迎上金角怪，劈头便刨！行者有心让八戒多操练操练，暂避一厢，只是指点：“八戒，来个泰山压顶！悟能，回个海底捞月……”

八戒起初还听行者调教，几个回合后，杀得性起，使蛮力将一张耙横扫竖刨。金角怪连连后退，责道：“猪和尚，这是什么招式？也忒无章法了！”八戒气哼哼道：“对你这等山精野怪，老猪还要使甚招式章法！这叫无招之招、无法之法！”行者抚掌赞道：“好个‘无招无法’！老孙再助你个‘非招非法’！”把个铁棒变得十个人搂不过来，只手握处细，大喝一声：“金角看棒！”捅过去！

金角大王先被八戒耙得东倒西歪，突又见行者横空出世的大铁棒，吓得“娘哎”一声，化道金光逃之夭夭。

金角大王遁归洞府，众小妖远处觑得清，也一哄跑回家。聪明儿道：“大王，伤着没有？”金角心头兀自乱跳，口上却牛皮道：“休道是他两个，便是十个八个，也休想伤我一根毫毛！”取下葫芦交聪明儿一伙，令其把唐僧、沙僧倒出来捆上，自己遂回后堂喘息去了。猛听有人砸门。只以为是孙大圣前来讨战，慌得跑至前厅，聪明儿已打探回来，喜滋滋道：“大王，喜事来也！银角大王从天上运来个大宝物，骨突突放光呢！”金角怪松口气，迎出去一看，见银角正喜洋洋往里走，身后两个力士抬一大炉子。金角疑惑道：“兄弟，搬炉子来干甚？莫非妖怪做不成了，要改行卖烤白薯！”

银角道：“老兄你瞅瞅这家什，还认得不？”金角盯那炉子看。盖雕太极，周饰八卦，鼎立三足，金碧辉煌。原是太清宫中一瑰宝，却不知何故壳上多了几块黄泥巴！遂道：“看着眼熟，急切间又认不得了！”银角道：“我的哥，这不是老君丹房里的九转八卦炼丹炉！师父怕被人认出真面目，亲往外壳上抹了几把泥。你都认不出了，想那猴子更分辨不清！”金角皱眉道：“故人、旧炉。在再炼四十九比一开盖他老人家又蹦出来了，上回大闹天宫，这回大闹洞府。岂不是自我麻烦！趁着抬炉子的绳扣未解，家什都在，赶紧请力士再抬回去吧，另图良策！”

银角附耳道：“大哥休要烦恼！师父已将丹炉改过，猴子此番进去，必死无疑！——恐其难擒，又当时解下束腰的绦带交我！”金角听了，转喜道：“这便好！——只不明白送汗巾子做甚？莫不是叫咱勒裤腰过紧日子？”银角道：“此非寻常绦带，实是一条缚仙索！看看仅几尺长，抛出去拿人，则随心所欲，见风即长！”见忘事精在一边看热闹，便把缚仙索甩出去，暗念“紧绳咒”，只见忘事精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上下捆得像只粽子。银角又念“松绳咒”，那绳索又回至银角手中。忘事精傻不愣怔地爬起来，左右问谁绊了他？金角连称“妙，妙”，要讨缚仙索。银角却不想给，道：“哥，你不是有葫芦，这带儿便叫我玩几天吧！”金角咄一声道：“休提葫芦！只装了唐僧、沙和尚，装不了孙猴、猪八戒，眼下形同废物一般！”劈手抢过缚仙索。“还是哥先耍几天，待生擒了粥马温再给你不迟！”银角惧他，只好应承，恃了咒语。

金角怪将咒语温熟了，只等孙行者上门。左等不来，右候不至，不免焦躁，开了洞府大门，天上地下瞭望一番，不见人影！便令小妖打扫门前场地，撒一层黄沙，摆几盆山茶社鹃仙人掌；又令群妖列队，聪明儿便号令大众舞蹈欢呼：“恭迎，恭迎，孙猴圣僧！”如此操练几遍，除忘事精外，皆熟捻了。金角怪揪着耳朵将他扯出来，叱责道：“你这厮真是狗肉上不了桌子！幸亏孙猴未到，不然岂不被他耻笑，说我教子无方！他又是个快嘴，还不风

似的播向四海！叫天下人俱笑话咱！”踢回洞中，令他准备柴薪，好给丹炉生火。

二妖王见万事齐备，只欠贵宾，便合掌祈祷。俗话说“心诚则灵”，不一霎，行者、八戒果然露面了。其实这两位已来了半个时辰，云间望见妖怪洞前景象，心想这不是娶亲便是嫁女，不然何以铺张！未敢造次；等了半日，不见花轿宾客，自问道：“莫非是等俺俩？”忍不住降下云头。行者“呔”一声：“尔等妖怪，老孙来也！”

不等二妖王示意，聪明儿便一挥手，众妖手足乱舞，同声高呼：“恭迎，恭迎，孙猴圣僧！”行者初愣继喜，笑得翻筋斗竖蜻蜓！八戒一厢拉长脸道：“猴哥别忒高兴，小心乐极生悲！”行者闻言，止住笑喝道：“你等有眼无珠，看下见这厢还立着天蓬元帅！厚此薄彼，岂不令俺兄弟不和！”聪明儿何其精明！随口改呼“恭迎八戒圣僧！”八戒才回嗔作喜：“我的乖，这还差不多！”

欢腾毕，金角大王拱手道：“俗语说‘不打不相识’，打过才是好伙家！又曰‘主贤客来勤’。孙大圣、猪天蓬不远万里，来到荒山，有失迎迓，反动刀兵，实大谬不道也！在此先给两位兄长赔个不是，请入洞府，共话友情，销刀剑铸犁铧，化干戈为玉帛，不知仁兄意下若何？”

行者笑道：“好个金角怪，亏你想得出！你使葫芦摄了俺师父师弟，现不知是死是活，却与老孙说甚‘化干戈为玉帛’！莫不是想在称兄道弟时，骗俺上当；把盏筛酒间，诱俺入彀！”金角忙道：“岂敢，岂敢！大圣、天蓬若不相信，小弟情愿把那该死的葫芦送给两位把玩！”行者道：“此话当真？”金角道：“真不真，当面分！”把宝葫芦自腰间取下，随手扔过来。力气小了些，掉在地下滚了一滚，离两个还有几步远，却靠八戒近些。

八戒心思，若把葫芦抢到手，把这两个妖怪吸了，救出师父、沙僧，岂不立一大功！便哈腰上前捡葫芦，却叫行者喝住：“呆子，当心有诈！”人不往前，只使金箍棒去够那葫芦。金角、银角暗自赞道：“好个猴儿，果然刁滑！”不料棒圆葫芦滑，行者够了几够，葫芦竟向一旁滚去。行者道：“八戒，把耙子给俺！”八戒开了窍，道：“俺的耙子，给你做甚！”自个儿去耙那葫芦。果然一耙就钩了过来。行者想捡起葫芦辨个真伪，八戒欲抢过葫芦立个功劳，两人俱弓身，便碰厂脑瓜儿！行者头硬，没觉着；八戒却捂着头直唤“疼疼疼”！行者想给他揉揉，发散发散。八戒恼行者，去拨拉他的手。兄弟分神，金角怪窃喜，突地将缚仙索抛过来！行者听见风响，猛抬头见一条银蛇般索带扑面缠来！叫一声“中计也！”便欲闪开。要知行者能否逃脱此厄，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巧扮装行者胜邪恶 偏听信三藏纵二魔

行者被擒，要装丹炉炼化，急施瞒天过海计，使精明鬼做替罪羊……行者乔扮伏魔头，又赴天宫告御状。三藏听信沙僧言，擅将二仙童释放……

却道行者猛见绳索抛来，才要躲闪，已来不及，被那缚仙索捆住，越挣越紧！八戒见状不好，拖耙便走，叫聪明儿一个虎跳，抱住脚脖子，八戒跌个嘴啃泥，众小妖按住八戒，捆个四马攒蹄。妖王得胜，令将二僧拖进洞里。

一进洞，大众便被浓烟熏得两眼冒泪，呛得咳嗽连天。惟行者是经过烟火的，不当回事。金银二怪惊道：“莫非失了火耶？”聪明儿忙去查勘，原是忘事精生炉子弄的！一把揪了过来。银角怪怒道：“老大没用，连个炉子生不着！”忘事精道：“却不怪小人，这炉子无烟道也！”金角怪接道：“放屁！没烟道那叫桶子！”银角忙对金角小声说了几句，金角皱眉道：“师父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怕孙猴有藏身之处，便使泥糊死粪位风道，可这炉子还好生着？便是生着也不旺，如何烧得了猴子！”银角挠头道：“说的也是！师父这几日只顾与绛云、红霞玩耍，行事便难免管前不顾后。且将就着吧！”

两妖商议，将八戒与唐僧沙僧吊在一起，单将行者关进一间仓凛。行者自语：“妖怪高看老孙哩！知俺喜欢清静，故此单独关禁！”一忽儿忘事精进来找东西，东抓西挠寻不见。行者道：“小兄弟，找什么？”忘事精随口道：“找什么，找扇子！”抬头方瞅见行者，“哥呀，你是谁？”行者道：“你忘了，俺是记事精，因记性忒好，至今还记得大王小时穿露裆裤偷人家瓜果吃之类轶事，当笑话拉给众人听，叫聪明儿捅给大王。大王发怒，把俺关此间了！”忘事精道：“聪明儿不是好东西！老喜欢溜沟子舔腩拍马屁！俺吃过他多少亏！”行者道：“咱们也算是同命相怜，你放了俺，俺帮你找扇子如何？”

忘事精连声称好，就去解缚仙索，却解不开。道：“解绳还需系绳人，俺去叫金角大王给你解吧？”行者忙道：“罢，罢，你只告诉俺找扇子做甚用？俺这阵便疑惑，洞里又不热，又无蚊虫，却打发你找扇子！”忘事精机密道：“哥哥有所不知，银角大王从天上弄回来一台炼丹炉，要炼孙行者，却又糊死了烟道，炉子难生，故此要俺找扇子扇火呢！”

行者闻言大惊，心想：“这金角银角究竟是何等妖怪，有如此神通！且那炉子又糊死了烟道，若关在里头，岂不活活憋死老孙！”正胡思乱想，聪明儿奉命来押解孙行者。见忘事精还在四处翻腾，踢了一脚，从隔扇上取下两把去年的旧蒲扇，搯到他脸上。忘事精忙捡起扇子跑了。

聪明儿押着行者来见妖王。两怪正吃酒，见行者至，令鹿妖献一杯酒，只道：“受我一杯水酒的供奉，也有几分功德。望大圣至阴曹地府勿要记恨我兄弟！”行者见大厅中间炼丹炉业已摆好，几个小妖正扇火添柴，忙得不亦乐乎。油然思起五百年前事体，悲愤交加，一仰脖子把酒吃了，却道：“金妖银怪，老孙死不足惜，只是不明了为何要烧俺炼俺？倒也说个因缘，叫老孙死个明白！”金角道：“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大圣自己恩量吧！”行者忽地认出这丹炉来，怒气冲天，道：“好个太上老君，五百年前欲置俺于死地，还有个缘故；如今老孙皈依释教，护法西行，却又加害于俺，有何道理！”

银角道：“你哪里晓得师父去须弥山游玩，被帝释那厮奚落一番当年之事，无颜而归，不拿你出气拿谁！”行者道：“帝释辱他，干俺屁事！快放

了老孙。不然将来东窗事发，你们师徒都脱不了干系！”金角冷笑道：“东窗西窗，惟敢碰我师父！元始天尊是他兄长，玉皇大帝是他晚辈！”行者一时默然无语。金角怪遂念“松绳咒”，褪了缚仙索，另将绳索绑了行者，令小妖打开炉盖，正要往里装，行者忽道：“师父，父也。俺将归西，盼能与师父诀别，死而无憾也！”金角怪沉吟道：“这猴儿倒有些孝心，如不应允，倒显得我等不知诗礼、不近人情似的。着人看着他，谅他也无甚猴跳！”遂令聪明儿牵着大圣去见唐僧。

行者来到三藏面前，位道：“师父在上，徒儿无能不能救你了！且受一拜！”因捆着，一倒地便打了一个滚，滚至聪明儿跟前，把他也弄倒了，两个骨碌碌滚了几个滚才停住。便听聪明儿叫：“大王！”银角大王忙跑来扶聪明儿，道：“我的乖，可摔疼了？”聪明儿道：“不疼，不疼！”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原来行者使了“瞒天过海”之术，这打滚之间，已将聪明儿变成自己模样，却跳出真神，化成聪明儿之形。那假行者在地上捆着，满腹委屈，叫：“大王，我是聪明——”叫行者上去两个大耳刮子，“师父也辞过了，叫甚大王二王的！快闭了鸟嘴！”假行者当下便哑了口，只会“啊啊”。二妖王笑道：“此番孙悟空休也——尚未进炉，人已癫了！”

八戒一厢呵呵大笑。三藏泪水涟涟，骂道：“好个没肝没肺的，岂不懂唇亡齿寒之理！你大师兄眼看遭难，你还笑得出！”八戒道：“俺只笑那聪明儿，‘聪明反被聪明误’，叫孙猴儿耍了！”孙行者恐八戒泄漏了底细，道：“大上，那猪八戒不甚老实，不如先烤了他，做个猪全席，再整治孙悟空不迟！”八戒忙道：“哥呀，饶了俺吧！再不敢说你是孙——”叫行者跳起来揪住耳朵，疼得龇牙咧嘴，连道：“改了，改了！再不敢了！”金角大王警觉道：“适间猪八戒说孙什么？”行者回道：“禀大王，那姓猪的说他想吃熏肉熏肠！”二妖笑道：“这厮想得倒美！——倒是提醒了我们，整治完孙猴，腾出炉子来，正好将他熏了下酒！”八戒闻言，恼得甩头晃脑，“俺这不是引火烧身！”又骂二妖王“有眼无珠，真假不分！”

二怪不理八戒，令将“孙悟空”拖过去装炉。那厮“啊啊”乱叫，打着坠不进，怎奈众妖人多力大，便头朝下塞进去，砰地盖上盖儿，可怜那聪明儿道行浅薄，霎时便皮焦骨酥，一命呜呼！那炉外二妖，尚恐短时炼不化大圣，只令小妖们续柴扇火。因风门不通，丹炉老是倒烟，弄得洞内烟雾腾腾。悟空趁机道：“大王，如此烟熏火燎，老君所赠法宝可要收好，休弄污了。”金怪夸道：“我的乖，亏你想得周到！”解下葫芦、缚仙索交予行者，“你且放入卧房宝柜里，莫污染了它！”行者按过，满口应着往里走，却不晓得大王住处，又不能问。急切间便把宝贝藏身上，又拔毫毛变作两件假的，转回去道：“大王，适才小的路上思量，如此无上法宝，却叫小的一人去收藏，万一有个闪失，小的连个证家没有。盼大王再遣一人随俺同往，开柜藏宝封锁，再一同回来复命。如此，大王放心，小的也省心，望大王恩准！”

金角道：“聪明儿，聪明儿，真真是个聪明儿！”便令一妖随行者去。须臾存宝回来，假聪明儿侍候二妖王吃酒，却暗中拔了几根毫毛，放在口中嚼碎，变出一群瞌睡虫儿，去叮金角银角众小妖，一忽儿，群妖个个呵欠连连，东倒西歪睡去。金银二怪毕竟灵气大，硬撑着不睡，相互问怎的两个眼皮老打架儿？行者推说要去沏壶酽茶给“大王”提神，遂去僻静处，抹脸变作作者君模样，飘然而至！

两妖正睡眠惺忪等茶水，忽见师父驾到，慌地滚座下地，请师父上坐了，

纳首便拜。“老君”乐得受用，见二妖礼毕，方捂须道：“老夫怕你们斗不过孙悟空，故此下界来瞧瞧！”金角打着呵欠道：“孙、孙、孙悟空，已被徒儿装、装炼丹炉里了！”“老君”道：“好，好！老夫的两件宝物安在？”金角道：“在，在，在！”踉踉跄跄回去取，打开柜于却寻不见——那原是两根毫毛变的，早已叫行者收上身——连忙回来喊上银角，又去找了一遍，果真没有了！

两怪惊出一身汗，四处寻聪明儿寻不着，找那陪同存宝的小妖，却睡得死沉沉！劈头浇盆凉水弄醒了，只说亲眼见放柜子了。二怪无奈，只好扯那小妖回来禀告“师父”，说宝物叫聪明儿卷走了！“老君”大怒，喝令小妖将两个捆起来。又吩咐：“打开炉盖！”二妖心惊道：“师父，开炉做甚？”“老君”道：“你两个欠些火候，进去炼炼！”二妖哀求道：“师父，‘虎毒不食子’，不至于为些许宝物要徒儿的命吧？”“老君”道：“吾乃元始天尊的兄弟，玉皇大帝的长辈，要你们的小命又如何！”金角对银角道：“俺怎么听着这话耳熟？”“老君”又去斟了两杯酒，叫他二人吃了，道：“受俺一杯水酒，也有几分功德，到了阴曹地府不可怨恨为师！”银角朝金角道：“这活也似曾听过！”

行者呵呵大笑，现了原形，两怪一看，只道：“完了，完了！”瘫在地下。悟空鄙夷道：“原是两个软泥胎，更须进炉里烤烤！”砰地打开炉盖，将金银二怪塞进去！炉子滚烫，两妖怪进去，烤得嗷嗷乱叫！

那厢唐僧几个皆已看见行者施神通降了妖怪，八戒嚷道：“师兄快放俺下去，老猪帮你烧火，将这两个山妖烤得黄黄的，当午斋吃！”行者道：“呆子，你真是猪脑子！这两个却不是甚山妖，明明是‘天妖’哩！”唐僧急头涨脑道：“悟空，既知他俩是天上来的，为何还要往丹炉里装？弄死了岂不自找麻烦！”行者道：

“老孙却不怕麻烦！”过来给师父解绳。三藏打着挣，“你不放了他两个，为师情愿悬着！”行者道：“这是两个人证哩，万万不能放。老孙把火熄了，保他们不死如何？”八戒帮腔道：“师父，你忘了这两畜生要割你肉吃哩？”唐僧才不言语。行者解了唐僧、八戒、沙僧，又去炉前，往火膛里滋了一泡猴尿，把火激得半死不活，光烟无火，只听炉内一迭声唤：“呛死了！大圣饶命！”三藏恻隐，道：“八戒，你不放放水儿？”八戒道：“老猪自进洞，一口茶未吃，哪有水！”沙僧道：“师父，我有，我有！”往炉膛里又撒了一通尿。

三藏拍着炉壁问：“两位大王，里头可好些？”里头道：“烟不甚多了，只是骚气重了！——记得外头有两把扇子，递进来扇扇，或许好些！”三藏便吩咐沙僧开炉盖，给妖怪递扇子。叫行者咄的一声止住了。行者道：“师父，你也忒慈悲了！——沙僧，你有力无处使，正好去收拾小妖！”沙僧惧怕行者，只好遵行。行者又吩咐：“八戒，你来看守炉子，若走失了人犯，老孙拿你是问！”

八戒应命，行者拨腿欲走，叫三藏拦住：“悟空，你去何处？”行者道：“去天界走走，告个御状！”唐僧道：“你要告何人？”道：“不是‘何人’，是这俩妖怪的主人！”唐僧道：“徒儿，算了吧，空口无凭的，告甚状哩！”行者自怀里掏出紫葫芦、缚仙索，又踢踢丹炉，“这是物证！”打开炉盖，金角银角二怪拼命探出头来喘息，“这是人证！”两把摠下去，砰地又上了盖。三藏道：“就算是你人证物证俱全，那老君也不是好告的！他只称是一

时疏忽，走失了家僮，其它一概不知，你又能奈何他！——高徒呀，咱们虽受了些苦厄，倒也是人马平安，忍了吧！”

行者道：“那厮为一己私欲差点断送了老孙性命，这口恶气非出不可！——八戒，俺再言一遍，任是谁说，也不许放两妖出来！否则拿你是问！——师父，你再拦老孙，立马回花果山！”三藏闻此言，不敢再挡，只好放行者走了。

行者走后，忘事精等小妖先后醒来，沙僧将其赶的赶，灭的灭，都清理干净。又去危厨里寻着干鲜蔬菜、豆腐面筋、黄黍白米，做了斋饭。众僧吃罢，在大厅里坐着说话，等行者回来。炼丹炉里两个妖怪爹一声娘一声喊“憋死了，大圣爷爷饶命！”唐僧心中不忍，道：“阿弥陀佛，悟空还不回来！”八戒上前使耙敲着炉盖道：“大圣爷爷不在，猪爷爷却在！”炉子里便改口叫：“猪爷爷饶命！”八戒呵呵大笑：“当初你们捉了老猪，浸在酸臭水里，想泡掉灰，好开膛放血吃肉！眼下却求老猪饶你，没得臊！待老猪再给你加把火儿！”果真往灶里添了一把半湿不干柴，扇了几下有去无回风，那炉膛里原厝些热灰，又蕴起烟来，直熏得炉内乱叫“爷爷”，咳嗽连连。

唐僧愈加不忍：“八戒呀，你怎的跟你大师兄一个体儿，从不以德报怨，专会落井下石！”吩咐：“悟净，把柴撤了！”沙僧不动，阴阳怪气道：“熏死他们才好！不过是太上老君的两个徒儿罢了！——大师兄不怕，咱们又怕个甚！”八戒听了，拍拍脑瓜道：“师弟你又说风凉话了！咱们如何能与大师兄比！其实这丹炉是专门对付猴儿的，干咱屁事！”急颠颠跑去釜底抽薪，一厢道：“炉里仙童听着，装你们的是大师兄，与俺老猪无干！日后见了老君，休说俺老猪的坏话！”唐僧小声道：“其实也与贫僧无干！”八戒听见，又嚷：“也不干师父事！”

沙僧乘机道：“师父，大师兄此番上天告御状，只怕凶多吉少！你想，那老君在天界德高望重，法力齐天，即使全是咱的理，那玉帝也不敢摸老虎屁股，再加之大师兄五百年前积的‘功德’，玉帝一直耿耿于怀，岂肯替他做主！咱们西方取经，原本图个金身正果，却因这等小事，得罪老君——殊不知仙佛一家，不知何时递话给诸佛菩萨，说那取经僧，‘怨嗔心重，难登净土’，因此不喜见我，给个小鞋儿穿，岂不是因小失大！”

说得唐僧频频点头，才要说甚，忽听八戒嚷：“咦，这炉里怎没动静了，莫非睡着了？”唐僧大惊：“莫不是憋死了？”沙僧亦急道：“师父，二位仙童虽是大师兄装炉子的，却嘱我等看守，若窒息而死，咱们都脱不开干系！依徒儿之见，赶紧把人从炉子里放出来再议！”唐僧也无了主见，忙道：“八戒，开炉放人！”八戒嘟噜道：“老猪不敢。那猴子原不是个善碴，回来非打死俺不可！”唐僧跺脚道：“悟空来了，自有为师承担！若闷死了仙童，你我都该下地狱！”便扑上去打炉盖。毕竟肉胎凡人，气力小，打不开。八戒见状，只好上前替他。沙僧也来帮忙，齐心协力，打开丹炉，将半死不活的金银二怪拖出，先喷了凉水，又灌黄酒，一会儿皆醒了，一骨碌爬起来，正纳闷儿，却见唐僧施礼：“二位仙童，多有得罪了！还望见了令师，多替贫僧及徒儿美言几句！倘有不是，俱是那猴头惹的，不干我师徒三众事！”

二怪对视，忽地明白，大咧咧上座了。沙僧、八戒忙筛酒。二怪吃了几杯，抹抹嘴道：“唐长老放心，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把账记在孙猴身上！”又大着胆子问三藏：“孙大圣他——”八戒抢道：“那猴头上天告你师父去了，也快回来了！”俩妖怪听了，不免心惊，嘀咕道：“那猴头不是好惹的，

若要回来提我俩去玉帝面前三曹对案，师父岂不输定了！幸好这几个糊涂虫放我俩出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主意已定，便起身拱手道：“我们不甚喜见那孙悟空，待会他回来，我等理他不是，不理也不是！莫如走了，少生尴尬！”三藏、沙僧俱道：“说的是，说的是，走了好，两厢俱安！”两怪下座来又道：“这炉子你们不用，俺就抬走了？”唐僧忙道：“不用，不用，你的东西，原该抬走！”二怪大喜：“唐长老，你果是个晓事的，日后必有造化！”便一前一后将炉子抬上肩。那炉子果然沉，压得两个歪歪斜斜，踉踉跄跄，还是不敢丢下，朝洞外走。八戒忽地醒悟：“师父，不能放他们走——这一走，人证物证皆无，大师兄这场官司输定了！”便上前撵二妖怪，叫唐僧喝住，道：“官司官司。你我皆是释门清净之人，何故卷入诉讼之中！”又数说行者：“那猴头虽入空门，却未净其心，故此生种种烦恼；惹诸多恩怨。如此循环，何时终了！”依为师见，争什么输赢，言什么是非，一切烦恼，皆为执著六尘，若不住相生心，即除妄念，即见真如！”

八戒听了，只觉玄奥，似懂非懂。沙僧悟性比八戒强得多，道：“听师一席话，胜诵十年经！弟子以为师父之意是：众生虽陷凡尘世，心明可入智慧地！”八戒一抬头，叫道：“师父，妖怪抬着炉子出了二门也！”唐僧道：“嚷嚷什么！才不过出二门！”转对沙僧：“悟净，闻你之言，已入初禅，但尚未大悟。其实我等与佛，同居一世，有迹可寻，曲径通幽——空为桥，无作舟也！”沙僧连连称妙。八戒再抬头，叫道：“师父呀，你们只顾谈经论道，侃得云山雾罩，那妖怪抬着丹炉出大门走了也！”

唐僧冷笑道：“嚷什么嚷，走了好，走了清静！”作颂道：

他走我不走，你惊我不惊。

白云苍狗幻，青鸟空山鸣。

猿猴探水月，月在中天明。

禅心只如古潭水，幢幡摇曳任东风。沙僧钦佩道：“师父此谒甚得禅机妙趣！还盼多多赐教！”唐僧道：“当年大梵天向佛祖献金色波罗花，如来拈花示众，百万天人不知其妙，独迦叶尊者面呈微笑，心领神会。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嘱咐摩诃迦叶。’此即为‘心传’之初、禅宗之始。因之禅可谈，即非禅也！——只需宁神自悟，还要为师隔靴挠痒！”沙僧听了，越发欢喜，当下便结跏趺坐，静思默想起来。八戒这阵便坐立不安，怕的是大圣回来拿他问罪，颠颠往门外跑了一趟，勾着头回来，听师父之言，甚“禅可谈，即非禅”的，愈加糊涂，嘟噜道：“妖怪跑得没影了，这儿还呱啦呱啦唾沫星子乱飞说什么‘缠’不‘缠’的！看等会大师兄来了，你们怎么跟他缠！”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八戒话音才落，只听洞外靴履沓囊，人声喧阗，慌得三藏师徒忙起身看，只见祥光瑞气中，行者引紫微大帝、太上老君来到！——原来行者去大赤天太清宫寻着老君，揪着老头儿胡须扯至玉帝面前告状。那老君果会赖账，玉帝又偏袒他，气得行者在凌霄殿上大呼小叫。僵持不下间，紫微大帝出面调停，道愿奉旨下界实地勘证，老君、大圣随行，以三曹聚首，了结此案。玉帝也无良策，只好准奏。老君心里有鬼，也只有强作镇静，跟着来了。

诸神下界，慌得唐僧几个扑通跪倒，稽首施礼。礼毕，请大帝、老君上座。那行者一进洞便瞅着丹炉不见了，以为八戒搬库房里去了，自去查看。

大帝本待问话，转眼不见了大圣，以为他出恭去了，便要等一会儿。三藏欲语，却不知行者在天上究竟弄了个甚结果，未知深浅，也不便开口。一时冷了场，沙僧趁饥向大帝请教修炼之术。大帝初不理，缠不过，冷言道：“今日却不是时机！”沙僧百折不挠，又转向老君求教“道德”学问。

老君巴不得有人撇开正题，滔滔不绝道：“道者，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矿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沌无形，寂寞无声……德者，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得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

八戒一厢撇嘴道：“这个沙悟净，一阵子参佛，一阵子求道，也不怕龌龊了，正果未修成，却修出非驴非马的怪物来了！”唐僧喝道：“八戒休得胡言！佛讲色相皆空，道讲清静尤为，异曲同工也！岂言非驴非马！”八戒瞅一眼老君，见他面有温色，忙唱个大喏：“老天尊，请恕老猪有口无心！”又朝沙僧打个拱：“师弟勿怪，其实非驴非马也不是怪物，那是骡子呀！”那沙僧气犹未消，一厢老君板不住脸，扑哧笑了。

八戒正得意，忽听背后炸雷似的，“你个馊糠的夯货，还有心卖弄口舌！老孙要你看你的炼丹炉、俩妖怪呢！”八戒吓得浑身一抖颤，回道：“大、大、大师兄，这不是老猪的过，是师、师、师父——那俩妖怪抬着丹炉，这会子早已到、到家了！”见行者怒目圆瞪，手持哭丧棒要打过来，“娘啊”一声，跳到唐僧身后，只道：“师父，你说过你要担罪过的！”唐僧遂护住八戒，道：“不于八戒事，是我叫放他们走的。你要打，打我好了！”行者气得连连撞墙，“师父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不帮自家人！”三藏倒也会对：“在座的惧是自家人，哪个是外人？”

行者恼得长吁短叹，对紫微大帝道：“陛下可听清了：这儿本来押着老君的两个童子，还有炼丹炉，师父却趁俺不在时把他俩放了！盼陛下仔细问俺师父那俩童子的作为，明断此案！”不等大帝言语，老君起身嘿嘿冷笑，指着大圣：“你个该遭雷殛的弼马温，竟敢在玉帝面前诬告老夫！吾今问你，丹炉安在，家僮何处？老夫叫你要倒也罢，如何该害得大帝纡尊下界，白走冤枉路！”

行者有口难辩，便让师父说话。谁知三藏当着老君面，大气不敢出，只装聋作哑；沙僧紧随师父，更不开口，那八戒想说实话又恐得罪老君、得罪师父，不说又觉对不起行者，左右为难，干脆佯称肚子疼、要方便，溜一厢躲着不再露面。行者恼怒：“好啊！”

俺老孙冒死将你们一个个救了。未了却换来你们一言不发！——叫俺背黑锅，没门儿！”扯住老君：“走，咱们再去天上走一遭，叫玉帝老儿传唤那金银二童上殿问话，便知端底！”老君闻听，勃然大怒：“叵耐这厮，天上地下闹了一遭不够，还要再闹上去！好啊，老夫奉陪！定要在玉帝面前究你个诬告不实之罪！”行者大叫：“俺若扯谎，天诛地灭！便去凌霄宝殿，老孙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两个较上劲，争吵不休。大帝此时案情已明，但唐僧私自纵放人犯，他也难以据实判断。只好息事宁人道：“老君、大圣，都请息怒！依吾之见，此事既已过去，便无须再深究了。得过且过去，一笑泯恩仇。不知老天尊意下如何？”

老君嘴上凶，心里虚，乐得借梯子下台，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便依

大帝之言！”大帝又问行者。行者本不想就此了结，但眼下……心中焦躁，只不说话。大帝上前捏了大圣手掌一下。大圣叹口气道：“既如此，老孙只有咽下这口腌臢气了！”

老君闻言，生怕行者有变，忙告辞出洞，三藏率沙僧八戒送行。大帝趁机道：“今日之事，我已明了，但人赃俱无，便难以明断。望大圣鉴谅。天庭昏聩，已非一日，吾时常想疗治沉疴，只可惜病入膏肓！大圣日后自当珍重，不怕山精野怪，只防神妖仙魔！”行者悲叹道：“陛下呀，这罪好受，气难吃！若依老孙五百年前脾气，又该大闹天宫一场！”大帝抚慰道：“大圣不可造次。来日方长，咱们另作良策！”两个言语着出洞。

那大帝腾云自回天庭。行者凝望碧空，怏怏不乐。八戒没颜色，嬉皮笑脸道：“哥呀，你与大帝钩肩搭背说甚机密活儿，可肯漏一句，省得老猪心里瘴影得慌！”正撞在刀尖上，行者双目眦眶，吼道：“夯货，真想一棒把你砸成肉泥！”吓得八戒面色如土，跌倒尘埃，半天没爬起来。

三藏师徒离了妖洞，投西而去。路上小憩时，沙僧侍候师父去沟里出恭，八戒讨好行者，道：“哥呀，其实那事不怪老猪，亦不怪师父，都是沙悟净搔掇师父放人的！”把当时情景如实叙了一遍。行者道：“俺知那厮不甚地道，不曾想这般——”说了半句，见不远处沟里露出人来，遂咽了下去。沙僧回来，见行者直盯他，心虚道：“哥呀，你看我于甚？”行者冷笑道：“不干甚，只想起一句旧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羞得沙僧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三藏好言慰藉行者一番，师徒又重登路程。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宜芳苑八戒窥艳景 绮春阁帝魂申冤情

众僧避雨入苑圃，太子留客有缘由。八戒花园窥艳，招惹马蜂螫头……
盛筵酒酣，太子暗约大圣；阴风黑月，亡帝申诉冤情……

唐僧几众离了金银山，迤迤向西，光阴荏苒，又是一年。沿途道路奇诡，忽置身千丈绝崖上，忽行走一马平川中；忽水草茂密如江南，忽干瘠荒凉似塞北。天也变幻无常：乍暖又寒，阴晴不定。栉风沐雨，便是寻常事。这日午时，投一座寺院乞化。斋毕再行路时，八戒问师父，在斋堂用饭时，那寺庙和尚为何取些米粒不食？三藏道：“那是留在晚殿时按《蒙山施食仪》施舍给饿鬼的。”八戒道：“甚规矩，老猪没吃饱，添了三回，便不肯再添了！”唐僧道：“你在为和尚，知甚礼节！其实僧人随时都要念咒行仪。悟净就比你强！”朝沙僧：“说给你二师兄听听！”沙僧即道：“二哥听好。譬如早起，要念：‘睡眠始寤，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四方’；闻钟声要念：‘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八戒咂嘴道：“真够麻烦的！”又行一程，日头猛，俱晒了一头汗，唐僧去溪畔净面。八戒道：“这洗脸不用念叨什么吧？”唐僧道：“念，念。呆子听好——应念：‘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正说道，忽起大风，眼见得乌云从背后涌上，大雨在即。且喜前头绿荫中，现出一片楼阁，众徒弟护着三藏策马急行，一溜尘烟。那雨脚却比他们跑得快！唰里叭啦朝秃脑勺砸过去！及至赶到那庄园门首，浑身上下都湿了。八戒笨拙，拖在最后，还卖嘴：“师父，这回该念‘以水洗面，一身垢染’了！”

几僧遂在门楼下躲雨。唐僧仔细观详，见虎皮石围墙高耸，门廓对踞石狮，扉扇镶嵌银钉，上悬一匾曰：“宜芳苑”，端的气势非凡。八戒抹一把脸上冷雨，瞅着门额，笑道：“偌大园林，却是个风月场所，倒施展得开！”便要敲门，叫唐僧止住，道：“苑者，禁苑也，不可造次！”行者道：“便是玉帝家苑圃，便又如何！——四处更无人家，只好打扰了！”上前砰砰敲门！

叩了半晌，那门才吱呀开启，闪出两个披斗篷持月牙斧的赳赳武士，却不认得行者一伙，喝道：“何处来的一帮野和尚！知这是甚去处，便胡乱敲门！”便要闭户。叫行者拦住：“见了宾客，哪有让人吃闭门羹之理！也不多扰，去你家闹盅热茶暖暖肚子，将湿衣烘干，雨一住便行！”两武士道：“这小和尚不知轻重！此乃乌虚国太子居处，岂可擅入！——往西四十里便是京城，馆驿客栈俱全，自去寻了避风雨吧！”动手关门，叫行者使棒别住户枢，便关不拢。

武士发怒，使斧砍行者，只听乒乒两声，金星迸发，行者脑瓜儿完好无缺，利斧却卷了刃，吓得两入抛了斧子，抽身要逃。行者喝一声：“你们砍了老孙斧子，本待要还你俩棒子的，且寄下，快去禀告太子，说东土取经的老爷来了，叫他速速迎接！”三藏过意不去，忙道：“二位将军，不必劳诸君大驾迎迓。只盼给通报一声，便感激不尽了！”两个连声应诺，撒鸭子跑了！唐僧转身道：

“悟空，可砍疼了？”行者道：“师父想着老孙，疼也能忍。”八戒道：“也多亏了大师兄！”又发狠：“这太子怎的，还下传话叫咱进去！”

惹恼了老猪，一顿拳脚打成孙了！”唐僧劝诫道：“八戒休得无礼！”

王公贵族家不比平头百姓，最讲个礼仪规矩！你自逞了能耐，却叫他小

看了咱们大唐僧人！”

正言语问，两武士急趋至，毕恭毕敬道：“小人大葵二葵谨拜圣僧，太子有请！”行音笑道：“看着也不甚地道，原是‘大鬼、二鬼’！”两个也不敢恼，笑嘻嘻大开门户，请众僧进门。又招呼一辆华辇靠过来，请行者上车。行者笑道：“却不该俺乘舆、师父跑腿儿！”便请唐憎登车。两葵道：“俺只以为谁恶谁是爷、原来你还有师父！——却只有一辆车，显得大不恭也！”三藏谦让一回，被行者推上宝车。三藏又唤行者同乘，其实也坐得下。行者道：“老孙却喜欢淋淋雨！”遂与八戒、沙僧尾随车马而行。

过了琉璃屏墙，便见树木葱郁，隐映殿阁，亭台水树，随处点缀。天仍沛然作雨，在这园林里却平添了诸多情趣：只见飞檐垂珠，鲜花含露，修篁愈青翠，荷塘起涟漪。忽闻女子冷冷笑声。八戒忍不住偷觑，见牡丹园那厢画廊里，闪现着红袖绿裙，恨道：“这太子不是好人！”叫行者听见，问：“怎知他不是好人？”八戒痛心道：“这么个大园林，太子想狎戏哪个女孩儿，人家喊‘救命’也无人能听见！”行者笑道：“说得也是！八戒，你且埋伏了，等时机好打那花心狼！”八戒拍着肚皮道：“老猪饿得肠子咕咕叫，先吃饱了再‘英雄救美人’吧！”

车至一个清静庭院，有两个僮仆迎上。唐僧下了车。一个引三藏师徒入庭门，一个牵了马去喂。凡众进天井，见正房原是一座禅室，上题着“无心斋”三个泥金字。八戒笑道：“原是个没心肝的主儿！”叫那僮仆听见，直瞅八戒。三藏责道：“休望文生义！无心者，超然物外，不执著一念也！切莫再乱说！”沙僧道：“二哥这般，可否叫野狐禅？”三藏道：“还算不上！”众皆笑了。八戒垂头道：“俺老猪完了！枉跟了师父几年，连野狐禅都不是，休说成罗汉了！”众人笑得更凶。

闹了一番，便入禅房，神龛上供着三世佛、观音菩萨，又列着三清、托塔天王，却香残灰冷。书案上佛经道卷亦蒙着尘土。一张黄纸上信笔写着两句谒语：

神仙喜我无心，美人悦我有鸟……

行者笑道：“这却像似野狐禅！”八戒一腩坐在雕床上，却硌了一下，摸出一看，原是支珠簪。八戒啧啧道：“这厮果然说到做到。

把这佛道清静地，翻作富贵温柔乡！”沙僧道：“师父这身上直掇还是湿的，何处寻个火炉烤烤！”正说间，两僮仆抬来一铜盆炭火，供众僧烘衣。三藏去神龛拜了几拜，祷告：“弟子不恭，要掀身露体了，乞诸佛仙圣鉴谅！”方解了湿衣烘烤。八戒挤眉弄眼道：“不妨，不妨！你也不算头一个！”脱得赤条条烘火。叫三藏骂了，才穿上中衣。

几众烘干衲衣，才结束毕，忽闻门首人声步履杂沓。三藏起身看，原是一伙人簇拥太子来临。那太子脸儿微带醇意，两个侍女左右搀着他。看见众僧，推开侍女，与三藏叙礼，分宾主坐了。便有小黄门上茶点。茶毕，唐僧再三道谢。太子摆手道：“圣僧忒客气了！我虽为储君，尽享人间声色犬马之乐，却也惧怕无常。因之也抽暇参禅悟道。圣僧自东土来，奔西方灵山，必有高强法力，盼能指点一二！”三藏道：“若说法力，贫僧惭愧了，眼下只有些‘乏力’！”太子不信，问：“不是你头硬如铁？”大葵凑前耳语几句，太子恍然道：“原是圣僧高足所为！”行者接道：“便是老孙，承奖了！”

太子见行者面目凶狠，倒也不惧，虔诚施礼道：“愿孙长老赐教！”行者早已细细打量了太子，见他相貌俊逸，气宇轩昂，只是目中有浑浊暧昧之

气，颊上呈贪杯纵欲之色。厉声道：“殿下欲修行，就要一心一意，或礼佛，或奉道，不能开杂货铺儿！”太子道：“依孙长老之言，我该敬佛还是尊道？”行者道：“便敬佛吧。那道家诸神一言难尽！玉帝糊涂、老君跋扈，托塔天王愚忠……止紫微星君还堪供奉，偏他又为人谦逊！”太子道：“便依你，敬佛！”行者道：“敬佛好，却要择出观音来！”太子不解：“人皆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行者道：“殿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惯给人小鞋儿穿，老孙便深受其害！”太子道：“也依你，不奉观音！”遂令手下，将道家神搬走。欲挪观音像时，三藏不让，道：“悟空，此事还需斟酌！”行者道：“只此一回，也叫俺老孙出出这陈年闷气！”唐僧也无奈！只好眼睁睁看着观音被请走了。

太子道：“孙长老，只剩下三尊佛了，却该如何敬？”行者道：

“若敬佛，当持‘戒、定、慧’三法修持，可入涅槃。然殿下一脸的酒色财气，六根不净，七情未混，恐难见佛！”三藏睹太子嗒然不乐，面呈失望，忙道：“依贫僧所观，殿下颇有灵性慧根！贫僧手头有《心经》一篇，愿奉与殿下诵习。此经颇短，却言约旨远……”

三藏滔滔不绝说，要使太子高兴。谁知太子勉力听着，连打呵欠，道：“请圣僧在山庄宽住几日，我也好多多讨教！”又吩咐办斋款待，尔后告辞道：“列位长老自用。我有些紧要公事要办，不奉陪了！”被太监宫女前簇后拥，出门登车走了。

三藏师徒用罢斋宴，雨已小了。小黄门带众僧去厢房歇息。八戒拍着鼓胀的肚皮，说要去外头溜达溜达消消食儿。唐僧道：“只在天井里转转吧、莫胡乱闯，进不该进之门，睹不该睹之物！”八戒满口应着，出门在庭院里走动，眼见小雨停了，便趴在花棂漏墙上往外张望，只见雨后园林群芳带露，溪浮残红，又从何处隐隐传来女孩子的笑声，端的诱人！

八戒抑制不住心痒，溜出庭院，沿条幽径，三转两拐，入一圆门，便睹奇石异花，清流亭树，委实别有天地。忽闻女子嗤嗤笑声，又有男人吆喝声，初以为是喝斥他，吓得藏在假山后，偷眼望去：溪水对面是一片稀疏有致的竹林，从竹林深处移来几团白光。近了，却惊得八戒心突突跳：原是五六个披着轻纱衣的妙龄女孩子，跑得娇喘吁吁，长发披靡；后头有一男子追，看一时追不上，众女子便扶篁小憩。八戒便看清那轻纱内甚也没穿，玉体隐现，又见乳晕两点粉红，小腹一团黛青。那男子此时已追上来，女孩们却无力再逃了，只候着他。八戒认出那竟是太子，只着亵衣，嘻皮笑脸去捉挤作一团的女子。眼看近身，众女孩便花瓣似的散开，太子扑个空，跌在地上。女孩儿皆回首笑，笑得胸前两朵白莲乱颤！

八戒只觉得气也短了，嗓子也干了……猛见太子豹子般跃起，便逮住一个，按倒在竹林里，揉人家的胸；女孩娇嗔着……八戒半个身子都酥了，涎水亮晶晶坠下来，两手下力搂着一块假山石，手指还不老实，上下摸摸索索的、忽觉一阵钻心疼，原来碰到假山裂缝里的马蜂窝，叫大马蜂螫了一下！八戒骂道：“你个小亡人，真真没眼色！老猪正在兴头上，却来惹俺！”便折根树枝去捅马蜂窝，不曾想马蜂今日都在家，轰地飞出来，罩住八戒，没头没脑乱螫！

八戒顾不得再看美色，抱头鼠窜。眼也肿了，看景物模糊，也不知撞了几回头脸，跌了几个筋斗，好容易逃回来，咣地把门关上。那马蜂还嗡嗡地撞门窗。唐僧见八戒头肿得像笆斗，忙问缘故。八戒羞羞答答，言称去东厕

出恭，折树枝刮腩沟时惹着这群亡人了！行青笑道：“休扯谎了！那也该整尻蛋子，不该整脸儿！”沙僧道：“莫非违逆了师父诫告，看了不该看之物？”八戒支吾。唐僧叹气道：“你看你，脸肿得像发面馍馍，眼肿得像粉丝，如何再行路！——悟空，想法给他治治。”行者道：“俺又不是江湖郎中，怎么给他疗治？”八戒求道：“好哥哥，天上地下没有你不行的事，好歹救兄弟一救！”行者笑道：“救你也可，须说实话！”八戒无奈，只得将适才所见粗说了一遍。行者道：“真替你脸红！——罢了，俺去园子里寻些草药调理了给你搽抹吧！”八戒道：“哥呀，千万当心马蜂！”

行者走后，唐僧正色道：“八戒！”八戒忙应：“师父有何吩咐？”唐僧道：“适间你为何不把实情全供出来？说一半留一半儿，以为贫僧听不出来？悟净，拿锡杖来！”八戒惧打，忙道：“师父莫火，俺全招了不行？”唐僧道：“为师不信那太子果然会在竹林里追女子——那究竟捉住没有？”八戒道：“老鹰拿小鸡，还能逮不住！”唐僧摇头道：“不可思议！太子还是个信佛的居士哩！——捉住又放了吧？”八戒道：“没放，没放，便搂着逗乐，又让那女子解他的亵衣！”三藏叹道：“太子身为储君，这般放浪形骸，委实不该！——吾料那女子是个知廉耻的，不会给太子解衣！”——“偏偏解了也！不然何以会挨马蜂螫！——师父，徒儿这回全招了！”唐僧脸热心跳，道：“全招了便好！为师且饶你这一遭，若日后再做出此等事体……”八戒发誓道：“师父慈悲，徒儿再也不敢了！”

这时行者寻了一把红茎绿叶开碎黄花的野菜回来了，嘱沙僧捣碎一些，给八戒搽伤处，余下的叫八戒生吃。八戒吃了几根，道：“一股生草味儿，难吃！俺又不是牲口！”行者道：“这是马蜂菜，专治马蜂螫。内服外抹均可！你不治算了！”八戒道：“岂敢，岂敢！”吃得满嘴青沫。

因八戒一时行不得路，众僧只好在此间盘桓，等明日再行。转眼天晚，小黄门奉命来请“圣僧”去绮春阁赴晚宴。乐得八戒第一个跳起来，把小黄门吓了一跳，直问诸长老怎么了？羞得八戒又倒头睡下。唐僧接了柬帖，直看行者。行者道：“师父看俺怎的！去不去，还不是听师父的！”唐僧道：“八戒这模样也无法见人，我在家陪他吧！悟空、悟净去赴宴！”小黄门道：“殿下说几位长老都要去。若不然，他便亲来相邀！”唐僧无奈，只得带行者、沙僧随小黄门去了。恼得八戒在床上乱捣头。

其时天才擦黑，建在山丘上的绮春阁已灯烛通明，远远看宛如仙宫玉阙。拾级登山人阁，太子迎上，一手执唐僧，一手把行者，又问那长嘴大耳长老如何未来？行者笑道：“还不是被阁下害的！”太子愕然。三藏忙道：“悟空是逗笑的！——那姓猪的午斋吃多了，伤了食，故此告免了，还请太子恕罪！”太子微笑，请三藏行者上座，沙僧序之。吩咐开宴。便见宫女鱼贯而入，奉上山珍海味，四时果品，红稷新酿，又有乐工调弦，歌伎献艺。置身金碧辉煌，满目绮罗秀色，唐僧不禁叹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

太子大笑，也混入舞队，跳起胡旋舞。果然舞步娴熟，快如旋风，令人目不暇接。唐僧击掌，沙僧叫好！太子得意扬扬，回到席间，行者道：“太子虽未登基，但此等奢华恐与帝王无异，不知令尊大王知也不知！”太子笑道：“知，安能不知！这苑圃美女、陈设古玩、饮宴花销皆是父王恩赐的！”行者闻言，暗忖：“这等父亲，如此溺爱，岂不是害了太子！”唐僧恐怕行音多事惹太子不高兴，连连向他使眼色。行者只好缄默。太子又向三藏劝酒，三藏让悟净代饮了，说些应景的感谢话儿。太子又敬行者。行者不饮不语。

太子道：“孙长老，莫非我得罪了你？”行者道：“你为太子我为僧，橘南积北各不同。今日偶相逢，明晨各西东。何故言得罪二字？”太子道：“我道也是，既如此，请饮一杯酒，我还要请孙长老传授法术呢！”行者冷笑道：“只怕‘朽木不可雕也’！”太子脸儿一红，却道：“长老不操刀，安知不可雕！”行者听太子活中有话，不禁一怔。不复再言，将酒吃了。太子亦陪了一杯。忽唤过一紫裳女子过来，道：“给孙长老剥个石榴儿吃！”行者摆手道：“老孙不甚喜吃那行子！”唐僧、沙僧只以为行者烧包，皆侧目而视。太子不恼，又令那紫裙女孩向行者奉蜜饯果儿。行者已有所悟，便拣个蜜枣儿吃，道：“便是此间？”太子道：“正是，正是！”三藏、沙僧两个听不明白，还以为是说那蜜饯果儿的产地哩！宴罢，三僧自回禅房安歇。

半夜时分，唐僧几个皆已沉沉入睡。行者悄悄起身，闪出厢房，腾空径至绩春阁。原来那太子席间暗中约了他来。紫衣女子献召榴，取“子时”之意。蜜饯，即“密见”也。入得阁来，灯烛皆熄，只有如水月光，自窗外射进。太子换了身素白衣袍，佩着长剑，正来回踱步。见行者果至，喜不自胜，上前施礼。引行者往里走，进一小轩，轩里仅亮一支银烛，窗矚全用厚厚帷帘蒙着。行者使手扇着风，连道：“好闷！”太子道：“我要与孙长老说些机密话儿，请略忍一忍！”行者才落座，太子纳头又拜，行者忙扶起太子：“殿下贵为储君，半个皇帝！如此重礼，老孙消受不起！”太子被搀起，满脸是泪：“孙长老只见我锦衣玉食、逸乐无度，哪里晓得我的苦衷！”遂从头——道来——原来两年前乌虚国旱魃肆虐，民不聊生，国王内心如焚，三番五次祈雨不得，正无计可施间，忽自大运山来一道士，自称能呼风唤雨。国王大喜，待为上宾。那道士果然神通广大，设坛作法，求来计霖，解了旱情。国王遂将道士视若兄弟，同居一宫，过从甚密。忽一日两个去温汤院沐浴，却只国王一个出来，说道士“思乡心重”，借“水遁”回仙山了，左右信以为真。国王也自惆怅，遂将温汤院封了，再不去彼处洗濯。约百日，太子忽得一梦，见父王满脸是血、浑身水湿立在面前，诉说冤情：那日赴温汤沐浴，侍从退出后，那道士冷不防推了父王一把，登时跌破了头，昏昏沉沉间，道士趁机把他按入池中溺死，又在身上缚块大石头。沉入水底。却变成国王形容，穿了龙袍，篡了王位……太子惊梦，一夜未眠，次日密见母后，母后也正疑惑，向时国王身体羸弱，远避美色，而今却夜夜召幸嫔妃。太子正与王后商议对策。忽报“国王”驾到。太子忙躲在幕帷后，王后怕看出破绽，起身迎接。妖道灵性大，嗅嗅便道：“有生人在，为何藏匿不见寡人？”便四下寻，太子知躲不过，便破釜沉舟，掣剑闪出帷帷，直刺妖道。妖道侧身躲过，一把攥住太子手臂，剑便当一声落地。妖道大怒，说太子要“拭君篡位”，欲置于死地。幸王后哀求，方作罢。却要太子即日迁离东宫，去城东禁苑居住。又取出一丸红药，逼太子服下。那药服后，一月之内令人情欲亢奋，贪溺女色。却在翌月朔日正午心痛如绞，只有食妖道派人送来的黄药丸方可解除疼痛。不然必死无疑。自此太子之命便捏在妖道之手，先自灰了心，那妖道又趁机赠送美女佳酿，诱其损体丧志。太子饮鸩止渴，欲罢不能，虽日日纵情享乐，梦寝里却又时常想到父仇未报，在为人子！内心惕惶不安。——“孙氏老，你有斧砍不死法力，想必不凡，不知可否教教在下？”

行者道：“殿下面色苍白，四肢无力，还要学艺！若真要学，却也不难：先戒了酒色，奔跑登山三个月，将四肢敏捷了；再练三个月骑马蹲裆式，将根基站牢了；再打半年猴拳，将身体自如了；最后再诵一部经卷，将慧根觅

到。便可学艺了！”太子道：“我的娘，这一折腾便是两三年，长老早走远了，如何教我！——求长老帮我灭妖吧！若能替父报仇，我愿将半壁江山奏给长老！”行者笑道：“俺老孙既不爱江山，又不爱美人，只要个公道。今儿俺只听你一面之辞，说国王是妖。果然这样，老孙灭了他有利无害。倘不是妖，岂不妄杀无辜，却叫你‘弑君篡位’也！”

太子闻言，急得汗泪俱下，正欲分辩，忽听户外一阵风响，刮得飞沙走石，树摇铃晃。行者也吃了一惊，扯开幕帷，推开窗扇，只见窗外愁云障月，一片惨淡之色，半空有一鬼影，一脸血、湿淋淋隐在阴风中，太子道：“是我父王！”跪下呜呜哭泣。那鬼魂朝大圣施礼，悲声道：“孙长老，我儿所言句句是真，恳请大圣能施大法力萌灭妖道，为吾报仇！”行者厉声道：“冤死的国王，老孙知道了！速去吧，莫再弄风作响，惊了众人！”

那国王应一声，一阵风响，便不见了。旋即风止云散，又见明月。行者道：“殿下，老孙晓得了，待明日去京都，见了假王，自有说法！”太子感激涕零。正言语间，忽听阁顶有轻微咔嚓声响，像是瓦碎了。太子未在意，行者道一声：“屋里说话，墙外有人也！”自窗口凌空而起，看见两个着夜行衣的伏在房脊上。行者喝一声：“大胆毛贼，竟敢窥探你孙爷爷！”轻轻落在瓦上，觑得正清，竟是大葵、二葵！

两个便在房顶上磕起头来：“孙爷爷饶命！”我等奉大王之命暗中监护太子殿下，并无恶意！”行者寻思，“这话却骗不过老孙！如放过他们，岂不走漏了风声！”笑道：“昨日砍老孙两斧，今宵却还你等账也！”飞起两脚，将大葵、二葵扑通扑通踢下高阁，皆一命呜呼！又跳回阁中，太子惊魂未定：“孙长老，莫非有贼？”行者笑道：“殿下勿虑，是两个刺客，看见老孙，吓得腿软，俱跌下阁去了！”太子遂下阁查看，见是贴身武士大葵、二葵，俱跌死了。惊道：“我一直将他们当作心腹哩！原是那妖道的眼线——无怪每逢来了宾客，两个都黏上去，寸步不离我左右！”行者道：“不消说了，那妖道岂能不防殿下！”太子发愁道：“虽如此，妖道尚未灭，这两个死鬼如何处置？”

猛听一阵咚咚脚步声，太子心惊，正欲藏匿，行者一把扯住，道：“殿下莫怕，是俺兄弟八戒！”果是猪八戒，气喘吁吁而来。行者迎上道：“呆子，不安生睡觉，乱跑甚！眼好了、不怕马蜂？”八戒道：“那小马蜂儿焉能不困！——多亏大师兄那草药，果然消了肿，眼也能睁开了！”又道：“谁乱跑，寻你呢！”原来适间阴风起时，鬼魂现相，也惊动了唐僧。睁眼看不见行者，心里发慌，差八戒寻找。行者道：“来得正好！使你那耙子，先掘个坑，埋了这两个亡人！”八戒才看见两个穿夜行衣的倒地挺着，惊诧道：“好哥哩，原来你与太子合伙杀人，却要老猪给你们顶缸！不干，不干！”行者只好简捷道出原委，八戒方悟道：“原是假王的两个狗腿子，要害太子，该死，该死！”遂在山坡空地上挥耙掘个大坑，将两个武士埋了。

行者辞别太子，偕八戒回去。沙僧正倚阁张望，见了行者就道：“大师兄，师父正念叨你哩！”行者进了厢房，唐僧正闭目诵经，睁眼道：“徒儿，适才呼呼刮风，半空出一妖怪，吓杀为师也！”行者道：“那不是妖怪，却是个帝王！”遂把太子如何相约、密谈、求他灭妖，见先王冤魂，一一备叙。八戒欣喜道：“原来事成之后，太子许你半壁江山，何不早说！那时你便是大阁老，大众也叨你的光：俺与沙师弟拜个车骑将军甚的，师父高兴便坐镇鸿胪寺，掌管一国寺庙。不高兴什么也不须做，俺兄弟三个家你轮流住，养

你老便是！皆大欢喜，强似西天取经！”唐僧听他说得离谱，叫：“八戒——”八戒嘟噜：“八戒，八戒！吃糠咽菜！”三藏改口道：“徒弟——”八戒又道：“徒弟，徒弟，三年奴婢！”

唐僧道：“悟能呀，你大师兄岂是那般贪欲之人！休想甚车骑将军了！”又道：“悟空适间所言之事，却要仔细斟酌！——明日进了宫城，见了假王，倘人家不惹我们，往通关文牒上加印押签，让咱们走；却偏不走，揪着胡须把人家从龙椅上扯下来，说是个假的，要打要罚，那满朝文武会信我等这远路的和尚？”行者沉吟道：“师父说得亦有道理，这桩事委实‘说起容易做起难’！”

话音未落，厢房门咣当一响大开，太子闪身进来——原来他也恐取经僧为难，故此来相商计策；在门外偷听到了众僧言语。太子礼拜了，道：“圣僧休虑，明晨我也乔装同往如何？只须圣僧当堂点破那假王，我与母后再入朝做证见，百官必然相信。”三藏闻言，道：“这般便好！”

此时天已四更。太子正欲回寝殿乔扮，突然栽倒，脸色蜡黄，捂着心口直叫唤。众僧吃惊！要知太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助太子大圣逐假王 护青狮菩萨活君后

唐僧占卦讽“国君”，太子当众说真相。太后绝笔诉冤情、大圣愤怒逐假王……护奴才，主人慷慨临王宫；施法力，菩萨慈善救亡人……

却说太子突然栽倒，捂着心口喊疼，三藏道：“殿下怎的不好？”太子断断续续道：“心病又犯了，不知何故，却比往常提早了八九日！”行者道：“俺料那厮早晚要置你于死地，今日幸好遇上老孙！——解药在何处？”太子道：“向时都是发病前夕，或大葵或二葵去向妖道讨，今日却无法了！”行者道：“原是那俩短命鬼！无妨，老孙替你去讨！”摇身一变，便变成大葵模样，也提着一把斧。太子道：“甚像。只是去王宫，毋须带兵器。”行者便弃了斧子，又嘱八戒背着太子，沙僧护着师父直奔乌虚国京城：“须索在早朝上擒住那妖道！”先纵祥光走了。那八戒嘟嘟囔囔，“殿下呀，昨晚俺一口酒未吃，今儿还要驮你走，这便腿软了！几十里路，可是好玩的！”太子哼哼唧唧道：“猪长老，等大功告成，我在东宫排酒，叫你连吃四十九日如何？”八戒道：“此话当真？”腿也不软了，乐颠颠跑在前头。

且说那乌虚国皇宫里正值早朝。假国君金銮殿上坐了。便闻钟鼓齐鸣，百官端肃而进，山呼海蹈，拜见假王。随后分班列于丹阶前。假王得意扬扬，借当驾官传言：“有事便奏，无事散朝！”便有左丞相奏告建游仙宫工程，须再征三万民夫赴符禺山运巨石。假王即准奏，令有司每户两丁抽一，以支谣役。又有中常侍郎禀复选妃事宜，假王听说全国新选的五百佳丽皆已送到，等候谒君，喜上眉梢。即赐赏那宦官黄金三千两、耀光绞五十匹。

假王急着看新选的美人儿，正欲散朝，忽午门官来报太子侍从“大葵”求见。假王已料到是太子病了，心想叫百官知晓更好，遂传“大葵”上殿。行者气昂昂上殿，只对假王打个拱。假王温怒，“这厮如何不拜？”行者道：“事急矣！太子心痛发作，派俺飞马来向陛下讨药！”假王道：“糊涂！太子患疾，应速着御医看视。寡人却有何药！”便装模样传令太医赴宜芳苑。又叹道：“太子贪杯好色，恐非氏寿之辈也！”百官听了，也自嗟叹。行者道：“陛下之言差矣！殿下曾言，是陛下令他吃了红药，方春情蓬勃，到次月朔日便心痛；非大王之药不解！却派甚太医，岂不是要延误太子殿下的性命！”

行者说时，急得假王连连向他使眼色，行者却不理不睬，照实说出，气得假王怒喝一声：“大葵呀大葵，先休提太子索药事——莫非你吃错了药不成！”看百官私下议论纷纷，只好道：“也怪寡人一时糊涂！忘了吾儿这病非家传的一个偏方儿不治！”遂自腰间解下一个葫芦儿，倾出一丸药，交与行者，又递眼色，“快去，快去，吃了包好！”行者却是个没眼色的，偏要仔细看了，叫道：“大王，错了也！该是黄药丸，却又给个红的。太子服了，岂不是火上加油！”

恼得假王劈头要打行者，行者却吱溜躲过，摘了他的葫芦！闪在一厢，觑一眼，见葫芦里红的黄的皆有，便道一声：“聒噪！”拔腿便走。假王背后喝道：“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左右，与朕拿下！”那殿下御林军便要拿人。行者急于救太子，不与假王罗嗦，便留个假身顶替，真神却携着葫芦哧地走了。假王转眼不见了葫芦，又惊又怪，却也无奈，令人将“大葵”下到大理寺死牢里，好伺机杀人灭口。

那行者腾云出城不过十里路，便见八戒背着太子一溜小跑在前，唐僧、

沙僧紧随其后，便降下云头。八戒叫道：“哥，你寻着药了？”行者道：“正是，正是！”叫八戒放下太子。见太子已奄奄一息，便着八戒去近处寻了一钵盂溪水，将葫芦中黄药丸尽数倒出，也有十几颗，皆与太子灌下。三藏道：“吃枣似的，也忒多了吧？”行者道：“不多，不多，一发将病根给他除了吧！”那太子便睁眼醒了，爬起身道：“好了也！”遂给行者叩头。行者扶起，道：“休客气了，赶路要紧！”太子道：“眼看进城，恐有人会认出我来！”行者眼珠一转，见远处路上有个行人，戴着帷帽，便使一阵风，将他帽儿吹来，与太子戴上——那帷帽也叫长裙帽，男女皆宜，女帽垂网上缀珠翠，男帽无饰——三藏又从包袱里取一件干净直掇，叫太子穿上。果然看不出真相了，几众接着赶路，不消半个时辰，进了城。径去王宫。便请门吏通报，要见大王。

且说那假王令手下将“大葵”下至狱中问罪，自以为就此断绝后患了，殊不知却引起群臣义愤。有几位大臣私下道：“我等堂堂栋梁之臣，竟不如一个侍从敢仗义直言！”遂也“不避斧钺”，斗胆进言——有谏停建游仙宫的，有劝遣返新选嫔妃的，皆言：“祈望陛下远女色，近贤臣，恤民生……”假王嘟囔道：“说得好听，吾要是喜欢夙兴夜寐，何苦来披龙袍！”口上应着，“众爱卿所言极是，容朕斟酌，从长计议……”却暗中盘算如何收拾这几个硬头碇！正在此间，忽闻报有东土五僧人赴西天取经，来倒换关文。假王松口气，忙令宣进，群臣便不好再进谏了。

唐僧几个便将白马行李留在午门外，只带公文包袱进宫。那太子随行，掀起垂网，远远见妖道踞在父亲王位上，悲愤交加，不禁泪下。行者捅了他一把：“殿下且忍一时！”太子又放下垂网遮任面孔。众人至丹墀下，拜了假王，假王赐三藏上殿就坐。三藏知是个假货，不无慌张，上台时脚底一滑，差点跌倒。行者趁机上前搀师父上殿。假王笑道：“却是个孝敬的，也一并赐坐！”唐僧坐了绣墩，行者仍立着，道：“小和尚喜直不喜曲！”假王便也随他，低头看一眼台下，问道：“既是和尚，怎么还有戴帷帽的？”三藏支吾，行者答道：“是个新受戒的，偶感风寒，故此戴帽。”假王不再疑，遂向三藏索度牒关文，唐僧正要取，行者却按住师父手，直直盯那假王。假王被看得心慌，道：“你这远道的和尚，怎的这般瞅朕！又不欠你二斗红高粱！”

行者拱手道：“大王，恕和尚直言，你面带晦色，恐有灾气顷刻而至！俺师父善卜，何不求他给大王占一卦，好知端底，以趋吉避凶？”假王佛然不乐：“大胆和尚，再胡言乱语，叫御林军大棒子打出！”行者心说：“我的儿，殊不知爷也有根大棒子，整日想打人呢！”遂笑道：“天王息怒，俺师父如算不准，任凭发落！若算得准，大王须依俺和尚一桩事！”

妖道正踌躇，忽大理寺狱官飞报“大葵不翼而飞”。那原是行者毫毛变的，此刻被他收上身了，何处去寻！假王心惊：“怎出这种怪事！——我适间右眼皮便有些跳，不知还要出何事，不如叫他给我算算！既是东土来的，或许有些道行！”遂道：“便依你十桩事如何？——快替朕算卦，算准了有赏！算得不对，罚你几个支三年谣役再去取经！”行者道：“便是这话，一言为定！”便请师父给假王占卦。

唐僧低声道：“算不得，算错了要出三年夫子哩！”行者道：

“不怕，不怕，只照实说即可！”三藏道：“徒儿呀，你自对付，又扯上我做甚！况既无善草，又无铜钱，如何占卜？”行者暗中拔毫毛变成金钱课筒，交给师父。唐僧便静下心来，摇钱起课，列出六爻卦象，却成三个。唐僧道：“此乃蛊卦，元亨，利涉大川……是说大王诸事顺达。”妖道闻言大喜，即令侍从取财帛要赏赐三藏。却又听唐长老道：“只是列卦象时，初六、六五为老阴，九二为老阳，需变卦为家人，不知大王要否听听判语？”

假王笑道：“好个贪心的和尚，见朕要赏赐，又变出什么‘佳人’来讨朕的欢心！说说说，任是甚样肉麻的奉承话儿，寡人也受得了！”唐僧微微一笑，朗声道：“‘公无长驱，思王骏骐，非其当所，伤折力患’。即是说：‘先生无马骑，却慕君王舆，阴夺为己物，当心析马蹄’！”妖道听了，面色变了：“这哪儿是什么‘佳人’，却像是唬人！”行者斥道：“你才唬人，本是个假货，却来充真！”假王呵呵大笑：“亏你还是个和尚，却不知这世上万物真真假假，并无定论：真即是假，假即为真。尘心烦恼，只为执著；诸法归无。惟怕认真。小和尚，朕问你：色是真是假，空是假是真？”

行者道：“这魔头竟也谈经论禅！俺不与你跑舌头，只向你索一条人命！”妖道胆战心惊：“你这和尚究竟是何人？寡人义下曾‘把你家小孩抱了投井里’，何苦与朕过下去！”行者冷笑：“你虽不曾往井里丢小孩，却在温汤池中沉了一个大人哩！”假王闻言魂飞魄散：“你、你、你——血口喷人！左右，与朕拿下这几个秃髡！”众武士听了，便要拥上捉人！不承想太子把帷帽一甩，跳上金銮殿，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太子，哪个敢动，诛他九族！”指着假王骂道：“你这妖道，将我父王骗至温汤院害死，却变作父王模样，哄诳朝野，污秽宫闱！……”振振有词，骂了一番，“今日将你假相揭穿，有何话说！”

假王岂肯认账，反诬道：“自古以来，为夺王位，弑父杀兄者大有人在！我儿竟也效那帮忤逆之辈么？——罢，罢！太子欲杀父，父在床上位，本是一脉连，相灭何太急！”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像个老娘们似的，“儿呀，你若等不迭，为父把王位让你便是，何必伙着群野和尚逼宫呢，也不怕满朝文武大臣耻笑！”

假王假惺惺一番后语，惹得群臣真伪难辨，聚讼纷坛，莫衷一是。太子一时也没了主意。行者道：“还不请你母后出来作证！”太子醒悟，直闯后宫，无人敢拦。不料却垂头丧气回来。行者迎上道：“人呢？”太子跺脚道：“母后死活不肯上朝来！”行者恼得直拍朱柱，“白家人都不上心，我等岂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师父，快呈出文牒请大王过目加印，咱们走人！”

那假王听得正清，窃喜，慨然道：“那远路的和尚，虽则尔等偏听偏信，冲撞了寡人；然朕‘大人不记小人过’，仍放你们过关。还不快把文牒呈上！”唐僧便解包袱取关文度牒，只听扑通一声，太子跪倒面前：“长老慈悲，好歹救我！不然，我父冤未昭，徒获弑君篡位之罪！生不如死！”便起身朝大殿盘龙柱一头撞去，行者快捷、一把扯住，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只有再求王后出面作证，才好明辨黑白曲直！”

太子闻言，只得又去后宫，半道上却见几个宫女哭着跑来。中有持白绫者，见太子位道：“王后娘娘自缢升天了！”呈上绫子，竟是母后的绝笔：

两载恍惚似魔梦，春池冷暖鱼自知。

当朝羞言苟活事，莫如温池觅父尸。

太子大恸，“母亲呀，是不孝子害了你！”行者循声赶来，见了绫子，叹道：“阿弥陀佛！可恨这魔头又害了一条人命！”摸出金箍棒，纵身跳至金銮殿，直取假王。假王亦听到宫女哭诉，知己败露，躲过棒击，腾云而去。行者叫道：“八戒，随太子去温池院寻那真王尸首，好叫满朝文武开开眼，辨个真伪！俺去捉妖也！”

好大圣，跳上半空，睁火眼金睛，四下观望，并无妖怪，只有一头青毛狮子脚踏祥云正往东北方向奔。行者暗付：便是它了！赶上去，截住云路，“俺道是谁，原是你个畜生！祸害一国百姓，害了两条人命，玷污了多少嫔妃，拍拍屁股就走了？问老孙大棒子愿不愿意！”那青毛狮子打量行者道：“来者可是孙大圣？我做乌虚国王，并没碍你甚事；俗语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扇门，多个仇人堵条道’。何苦与我过不去！”

行者道：“既认得老孙，还当着满朝文武骂俺‘野和尚’？——你若叫声爷爷，才饶你！”青狮道：“大圣威名，早听主人家说过，只不曾谋面。见你拿出金箍棒，方认准了。今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也怪朕有眼不识金镶玉，疏于远迎，曳不曾备酒接风，祈请大圣见谅！”

行音笑道：“你这亡命鬼儿还僭称‘朕’！朕，朕，先吃一棍！”执棒抡个“玉女采桑”，接下来个“韩信钻裆”。狮怪急忙闪避，屁股仍被铁棒扫着，直叫：“打哪儿不好，专打蹊跷窝儿，疼死我也！”行者笑道：“疼，疼得轻！省得日后再作孽！”那青狮负着痛，朝行者扑来。行者使个“闪走陀螺”，躲过青狮。反手来个“回头拨月”，正打在狮子脊背上！狮怪痛得大叫：“大圣，脊梁骨断了也！万祈看在菩萨面上，饶我一命！”

行者道：“菩萨行得正，俺信他敬他；菩萨不仁不义，也该挨打！眼下先与你算账，再去寻你东家！”那青狮伤了筋骨，一时动不得，眼音行者大棒子举起，哀求道：“‘大圣，先让我把话说完，再打不迟！’”行者道：“快从实招来，若有一句是谎，一棒把你脑瓜打进肚子里！”狮怪道：“两年上文殊菩萨化身云游乌虚国，在御水河边净面时，蹬脱一块石头，出溜到水里，湿了袖衣，能不心烦！遂迁怒于国君，遣我来此，叫那国王先罹水难，再占他的江山！”

行者叹道：“菩萨自己不当心滑到水里，却怪罪人家，好不讲理！”忽抬头瞥见文殊菩萨正在近处，听行者之言，脖子筋都红了”，开口道：“大圣，你听那畜生胡吡什么！是它挣脱锁链私自下界作孽，却又花言巧语为自身开脱！”喝：“孽畜，还不向大圣赔罪！”

青毛狮了满脸委屈，却不敢与主人争，只得朝行者叩头赔不是。行者止道：“菩萨，你叫它向老孙赔甚罪？它未伤俺一根毫毛。只是乌虚国国王、王后两条人命如何交待？你只医活了他门，俺也下管你们东家奴才家常里短！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菩萨脸上又泛出红来，却道：“大圣言之有理！虽是奴才作孽，主子也有管束不严之过！‘小孩子拉屎，大人跟着揩屁股’。国王、王后，贫僧去医活便是！佛门慈悲，岂能见死不救！”

说罢骑上青毛狮子，也不知念了甚真言，那狮子即康复如旧，四蹄欢动，直奔乌虚国。行者随行。至王宫，见一片白幡素服。原来国王尸体已自温汤池底寻上来了，只剩下一具骷髅。与王后一起，停殡在万寿宫。唐僧伙着本城数十位僧人正念《孔雀经》，超度亡灵；沙僧帮着招呼吊丧的文武百官、

皇亲国戚；八戒搭把干焚香、上供，嘴里窝窝扭扭不闲着。

行者背后捅八戒一把：“呆子，偷吃供果！”八戒道：“我的娘，吓俺一跳！——妖怪逮住了？老猪犒劳犒劳你！”挨盘子捡些素果子，使前襟兜了，让行者：“猴哥，你尝尝！有同阿饼、蕊押饼、银馅饼！都尝尝！”行者道：“怎么都是饼？”八戒道：“山谗了不是！这可不是老百姓家烙的那种干巴饼，也不是街市上卖的胡饼。你瞧这蕊押饼，每层夹一朵莲花，共十五色；这银馅饼是用乳酪和面、膏腴作馅……”行者道：“也真铺排！”又道：“眼下却无空暇吃饼，先要干正事！”

八戒方瞧见大师兄身后立着文殊菩萨，笑道：“师兄去捉妖怪，怎么捉了个菩萨？”行者踢那青狮一脚，“这不是妖怪！”八戒夸道：“真是‘名师出高徒’！菩萨的坐骑也做皇上了！”又劝菩萨食饼。菩萨只默然不语。行者道：“八戒别乱搀和了！放下饼子，把太子找来，有好事要告他！”八戒咕哝道：“先死爹，又亡娘，还说甚好事，大师兄真会捉弄人！”跑进灵殿，见太子正在金盘子里洗两枚酷似贝肉的珠玉，好生稀罕，便蹲下看。那大圣左右等不来八戒，只好亲去寻太子。

寻见时，太子还在洗宝珠，旁有大监捧竹蔓候着。八戒一厢探头探脑瞅。行者道：“殿下做甚？”太监代答道：“嗣君在准备‘饭含’。”太子见行者不解，道：“此珠要含到先王、母后口中。故唤作‘饭含’。”太子洗毕，把两枚温润闪亮的明珠放到竹蔓里，执着往灵堂里走，行者拦住道：“这珠子放到死人嘴里，岂不可惜！怎么着也值几万两银子！”太子道：“长老有所不知，这是皇家丧礼规矩，不仅要口含珠，耳还要塞玉，叫‘充耳’；入殓时还要身着玉片织缀的襦袄，连缝以黄金为缕；腰下以玉为札，延至脚底形成玉匣，唤作‘珠襦玉匣’。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先人的悲悼！”

行者叹道：“也太铺张了！”太子道：“孙长老且请回避片时，待我与先人‘纳饭’！”行者笑道：“殿下先放下这价值数万两银子的‘饭’，随俺去见一个主儿，没准便省下了！”扯太子便走，惊得太监大臣面面相觑。

太子才出殿，便见廊檐下一团祥光中立着文殊菩萨，慌得拜倒，行者拉起太子：“先别拜他！只叫他医活你父王、母后再说！”太子大喜，便引菩萨入殿至素帷内，见国王、王后停在东床上，上铺着一层竹席一层蒲席。菩萨道：“善哉，善哉，‘下莹上簟，乃安斯寝’。果然是按规矩办的！”

行者道：“便医活这‘规矩’人吧！能省半库银子呢！”菩萨叹道：“可怜这国王瘦得‘皮包骨头’，却要费些劲！”行者冷笑道：“甚皮包骨头，连皮也无了！”菩萨便先救国王，遂定心存性，念动起死回生咒语。只见白光瑞气自菩萨口中冒出，绕帷幄三匝，直入国王骷髅七窍及丹日处，须臾全身便生皮肉毛发，丰润充实。俄顷，便闻鼻息声，似在酣睡；菩萨又依前法吐祥光救治王后。

两下不约而同醒来，一时困惑，不知身在何处。太子忙趋前详说事由。国王、王后下床便叩拜菩萨。菩萨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国王两口儿又执意要供养菩萨三年才放他走。菩萨道：“不可，不可！这三界四洲多少众生等我去度化，岂能因贪你家美食精舍而羁留！你若有心，就筑座庙宇，塑吾法相，每日香火、四时祭祀，也是一样的！”国王恭领法旨。菩萨见大圣只在一厢冷笑，生怕他说了叫自己下不了台的话，忙告辞出宫。从柱上解

下青毛狮子便走。不料那畜生瞅见内宫嫔妃，动了前情，舍不得走，只驮着主人在庭院中兜圈子。行者掣出棒来，“这厮等老孙送它哩！”青狮吓得忒一声窜了。菩萨大叫：“孽畜，你慢些！快把老衲颠散板了！”

菩萨天上走，下面三藏率沙僧、八戒，国王一家领文武百官、内宫命妇皆顶礼膜拜。行者道：“都起来吧！你们拜他做甚！便是他叫狮子来变化道人……”正欲兜菩萨的老底，三藏上前悄言道：“徒弟，‘家丑不可外扬’，就少说两句吧！”行者道：“他自占五台山，谁与他一家人！”唐僧道：“当年菩萨曾侍立佛祖左侧，聆经参悟，智慧最高，尊为众菩萨之首。他不仅与咱们一家，还是个不小的家长哩！惹恼了他，只怕日后生事！”

行者架不住师父再三劝导，只好道：“便依师父之言，不揭挑那文殊菩萨了。却也不许筑什么菩萨庙！”遂去国王面前：“老孙捉妖降怪，救你等性命，不图银钱美女、半壁江山，只要陛下听俺一句话：以后要任贤用能，广施仁政，喜丧礼仪，皆要从俭——亦不要建甚菩萨庙儿！你若敢建，哪怕千里之外，俺也知晓，即刻便来捣了它！两下俱难堪也！”国王连声应诺。太子道：“不如起一座圣僧庙，感谢孙长老逐怪安邦大功！”

行者道：“一发免了！俺这寒碜样子，足无莲花踏，身无瓔珞饰，瘦瘦已巴的，塑上像岂不叫香客善信笑话！”国王、王后、太子俱道：“不笑话，不笑话！孙长老虽不蹬莲花，却馨德长远；虽形体略小，却光明正大！一定塑你的金身像儿！”行者道：“筑庙又要花费，免了吧！”国王一家不依。相待不下间，左丞相进言道：“那假王曾下令建游仙宫，大殿已告竣。不如将其改作圣僧殿，塑上几位长老法身如何？”

唐僧闻言，笑微微道：“悟空，难得君臣一片诚心，却之不恭也！”行者听师父发话，只好应了。皆大欢喜！国王遂令御膳司排宴昭明殿，宴请三藏师父，众僧欣然赴宴。席间，唐僧趁行者出恭时，悄对国王道：“塑了我等身相，不塑文殊菩萨，窃以为不甚妥当。依贫僧之见，还是将菩萨莲座塑在当中，我等两厢胁侍可也！休惧猴儿，他还得听我的！”国王道：“圣僧之言极是，可谓不谋而合！”又请教塑像尺寸。三藏道：“菩萨自然是丈二金身。贫僧便八尺吧，余者稍减。”国王叫过司笔太监，一一记下。正巧行者便溺回来、探头看了一眼、也未当作事、笑道：“记些尺寸，莫非要送俺衣衫？”国王就势道：“正是，正是！”

君臣便苦留众僧在国内供养了七日，又奉每人单夹可套棘衣，方恋恋不舍送出城。欲知唐僧前头有何遭遇，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慈悲人慈悲遭擒摄 痴情种痴情求媒的

慈悲为怀，唐圣僧情愿舍肉哺狼。火喷大圣，红孩儿趁机摄走三藏……
大圣生计，佯要借水灭火；红孩惧怕，求他南海提亲……

却道唐僧师徒四僧在乌虚国吃了几日谢酒，虽则君臣苦留，仍坚辞出城向西而去。三藏道：“徒弟们这几日也歇够了，攒了些劲，撇了些路，要好腿放前头补过来才好！”众徒理会，直跑得脚底生风，一溜烟尘！

几僧行得快，不如音讯传得快！——正西千里之遥有座大山名号山，山上有个妖魔赤婴大王，俗称为“红孩儿”的，生得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也有几百年的道业了；这厮法人无边，神通广大，当地神灵皆惧他。却说这一日红孩儿玩耍累了，躺在山间一块平展展青石板上纳凉，土地爷给他打扇奉茶，忽听坡下过路的行商旅人议说，东土大唐和尚唐僧、孙悟空等如何在乌虚国除妖安邦，不禁大喜！他早就听父亲牛魔王说过，这唐僧唐三藏是佛祖的声闻弟子金蝉子转世，十世修行，吃他一块肉可长生不老，与天齐寿。思忖：此间乃奔西方必经之路，既从我门前走，岂可不尽地主之谊，好生“款待”！只惧他几个徒弟，尤数那孙行者不好缠……正踌躇间，见山神匆匆赶来，自怀里摸出一册书，呈上道：“圣婴大王，小人昨日在山后茅峪老秀才家索得一兵书，特来献上，祈大王笑纳！”红孩儿接过，也未当作好的，随手翻了一翻。见藤纸墨字写道：“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红孩儿喜上眉梢，“那孙行者多勇鲜智，我正好施诡计赚他！”

又过了几日，红孩儿算着唐僧师徒该到了，便下山，将路边观音禅院的和尚尽数锁在云水堂里，又吹口迷烟，叫他们俱昏昏睡去，自己摇身一变，便成了一个八九岁小男孩儿，穿身土布裤褂，出了庙门，攀上山门前石狮，往东瞭望。

红孩儿瞅了半晌，不见人影，大日头耀得他头晕眼花，一脑瓜汗儿！便唤过土地，山神替他看觑，自个儿进庙凉快去了——先入大殿，见宝盖幢幡，十分庄严，欢门卷起，莲座上端坐着观世音菩萨。幡门前悬挂的琉璃灯还亮着。红孩儿做个鬼脸，想揪着琉璃灯打秋千玩，又瞥见立在观音右侧的龙女，佩无忧花环。着五彩天衣，面容美艳似朝暎之色，体态婀娜如垂柳摇风。红孩儿看得呆了，心中道：“若能娶这女子为妻，宁愿不吃唐僧肉！”

正胡思乱想，土地气喘吁吁跑进大殿，“圣婴大王，来也，来也！”红孩儿即出寺院，往东一瞅，只见一路尘烟滚来，慌得翻兵书，见书上写道：“尘高而锐也，车来也；卑而广也，徒来也。”遂道：“看这尘不高不低，是乘车来的，抑或徒步来耶？”正猜测间，山神眼尖，指道：“大王，是骑马来的！”原来已瞧见骑白马的唐僧，又见鞍前孙悟空腾挪护持，马后猪八戒、沙悟净紧紧相随。山神、土地道：“大王神威不凡，那孙悟空亦不好惹。我俩回家躲躲，大王千万不要供出小人！”红孩儿道：“怕他什么！瞧你们那副六神无主的样儿——罢了，快滚吧，在这儿也碍手碍脚的！”两个毛神如得了赦令，撒鸭子溜走了。

却道红孩儿看看唐僧师徒将近，便将备好的辣椒粉抹在眼上，登时眼泪汪汪的，遂屈屈喳喳哭，蹒跚着小腿往庙里走，叫谁瞅见了都可怜他。

果然把唐僧怜悯得不行，勒马道：“悟空，看看那是准家的孩子，呜呜地哭什么？若有难处帮帮他。”行者飞步追进庙，见红孩儿夹着一册书，道：“小学童，不去学宫念书，往庙里跑什么，莫非想逃学？就不怕先生发觉了

打板子；父母知晓了饿饭！”红孩儿道：“我家穷得叮当响，上什么学！我来烧香拜菩萨。”行者问：“那胳膊窝夹的是什么？”红孩儿才想起适问翻看兵书，尔后随手夹在腋下，却叫行者看出破绽，便道：“是在庙外捡得，想留着换炊饼吃，长老喜欢，便送你！”行者想知底细，道：“承谢了，拿来吧！”那红孩儿不敢近行者，便将书抛过来，径入大殿。行者接个正着，一看，原是《孙子兵法》，连道：“好书，好书！当年老孙在小昆仑学道时便欲得此书，一直无缘，今日遂愿矣！”

那唐僧在庙门首下了马，朝八戒、沙僧道：“此乃观音禅院，贫僧须索进去拜菩萨！”悟净也要陪师父去。八戒巴不得道：“你们去吧，我看行李马匹！”一屁股坐在山门外石阶上歇起来。

三藏进了庙门，先拜了四天王，转至大殿，见行者正捧着一册石印书本儿看，笑道：“‘屎壳螂背半刀火纸——硬充书香人家’！”行者却没听见。沙僧近前，大声道：“大师兄像个备考的学子，莫非要去乡试？”行者惊醒，“乡试？殿试老孙也不稀罕！这叫《孙子兵法》。老孙一生惯与妖魔斗，用得着！”三藏道：“我叫你帮的小孩呢？”行者道：“进庙烧香磕头去了。”唐僧赞道：“此间端的礼佛风盛，连垂髫童子都知朝圣向善！”问：“你为何不进去？”行者道：“进庙便得拜那南海姐儿，不拜便落不是。不如不进，研读兵法，她晓得了也干生气！”唐僧转身道：“悟净，咱们进庙，别妨碍了孙长老用功！”

两个便往殿里行。行者叹口气，收了书道：“等等老孙！”唐僧止步道：“此乃清净佛地，又非荒山野岭，不跟也罢！”行者道：“偌大庙宇，不见一个僧人，只见这个儿童，只恐有诈！”唐僧道：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行者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唐僧不理，径入大殿，跪倒在蒲团上。见身边那孩童正垂泪祈祷，口中念念有词道：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我父染病，已逾三载，病入膏肓，沉疴难愈。一旦撒手西去，稚儿再无亲眷！只撇下破破烂烂几间屋，拆东补西一旋债，家无隔夜粮，私囊空如洗；小儿我尚不会做饭，不会补衣；砍柴拿不动大斧头，挑水担不起大瓦罐……菩萨呀，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九岁孩童，让我父康复了吧！若能枯木逢春，定来馨香祷祝！”

三藏一厢听得清楚，暗道：“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这孩子委实可怜，你若有空，就显灵救救他患疾的老爹；若忒忙，弟子便代你看拂那垂危之人，劝他诵经念佛，能痊最好；无药可治也免堕地狱、畜生道，以托生人界、好住户！”唐僧说了又拜。

沙僧见红孩儿哀哀哭泣，上前道：“小可怜儿，别哭了！我师已代你求过菩萨了！”红孩儿便止住泪，口颂“恩人”，朝三藏叩拜。唐僧忙去扶他：“且请少候。若菩萨不显圣，我去府上看视令尊！”红孩儿见唐僧执他手，心中暗喜，正欲使法力撮起唐长老，不料孙行者个败兴鬼冒出来，掰开两人手道：“荒山野庙，拉拉扯扯干什么！”又道：“师父，依老孙之见，咱们也歇够了，该赶路了！如似你这般，草棒大的事也能刮住，也休上西天取经了！”唐僧道：“积德行善，灵山不远！”行者冷笑：“只怕是病眼幻花，水中捞月！”唐僧道：“花非花，善是花；月非月，德是月！”行者道：“对妖你也行善，对魔你也施德？”

红孩儿听了，装作害怕的样子往三藏身后躲：“恩人，这毛脸叔父说什

么妖呀魔呀，怪吓人来！”三藏沙僧忙安慰红孩儿，“莫怕，莫怕！”又摩着那怪的总角儿给他叫魂：“乖乖儿，别害怕，乖乖儿，魂上身——捏捏耳朵就好了！”叫了三遍，捏得两只小耳朵通红才罢。

行者还要说什么，唐僧喝：“住口！看你把个孩子吓得活像躲鹰的小鸡！”道：“又不劳你的大驾，我和悟净去去就回！”行者急道：“去不得也！只怕是有去无回！”唐僧道：“你休咒我！我已在菩萨面前许过愿，她若不显法相，我便代她看顾病人，就是刀山剑池，龙潭虎穴也认了！”见行者还要阻拦，温怒道：“非逼我念‘紧箍咒’不可？”行者无奈，道：“莫念，莫念！师父自便。”毕竟不放心，“老孙也陪你走一趟吧，闲着也是闲着。”红孩儿道：“这位叔父要是脚疼便不必去了！”行者喝道：“你这毛孩子欠揍，你叔父脚好好的，怎敢咒它疼！”吓得红孩儿不敢再言。

几众出了山门，八戒止下哼哼的小曲儿，笑道：“在哪儿绑了个小‘肉票’，想着要多少赎金？”叫三藏兜腕抡了一锡杖，才老实了。行者笑道：“这便叫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二皮脸！”沙僧牵了马请师父上马，八戒也挑起行李，几众随红孩儿绕过庙宇，沿条小径往山间走。

约行了五七里路，山拗中现出一道篱障，几间茅屋，虽似农家庭院，却无鸡喧狗吠，原是那妖怪变化了来哄唐僧的。一进院子红孩儿就嚷：“爹，我烧香回来了！”“爹”就在房中叫：“儿呀，菩萨显灵没有？”那怪道：“泥菩萨没显灵，来了个肉菩萨！”“爹”喜道：“肉菩萨好，肉菩萨好！”行者抢先进屋，见炕上蜷着一个病歪歪的老头，厉声道：“老儿，你有何病？已病了几年？待老孙给你瞧瞧！”老头骇怕道：“爷爷呀，我害的是痲病，已病了五六年、七八年、十几年也！”悟空上前摸了一把，细一端详，抽身回到三藏身边道：“师父，这病人是个假的！他说有痲病，却面不黄、颧不红、额不热；不闷气、不咳痰、不咳嗽，又道已病多年，与那小孩说的不符也！”唐僧道：“人老且病，必定糊涂。久恙而无症候呈现，正是病人大限将至，回光返照也！”

红孩儿先闻大圣之言，心自忐忑，复听三藏活语，放下心来，道：“唐长老真真是善解人意的活菩萨！”床上老头子也有气无力道：“唐长老急人所难，深山行善，必有好报！”三藏心里美滋滋的，口中却谦恭道：“哪里，哪里！贫僧还差得远哩！”行者却刹风景道：“怪哉，这一老一小并不认识师父，我们也不曾提过师父姓氏，如何一口一个‘唐长老’，端地蹊跷！”两怪吃了一惊，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话。多亏沙僧搭救：“有什么可怪的？正表明师父善名远播，妇孺皆知也！”两怪如梦方醒，连声道：“就是，就是！这西方路上哪个不晓得唐长老大名！俱道你是佛祖声闻弟子转世，十世修行的善信，吃你一块肉长生——顺顺，唐长老你请坐哟！”

行者冷笑：“八戒，你耳朵大，可听清了，差点说漏了嘴！”八戒恐师父见怪，摇头道：“没听清！老猪耳朵本来灵光，自那日在乌虚国太子花园里叫马蜂螫了……”三藏此时已坐在病榻前，道：“八戒别絮叨了，我与这垂暮之人说说话儿！”因问床上老怪病状及寒温饥渴。老怪可怜兮兮道：“不瞒长老说，我自染病始四处求医，弄得家贫如洗，已七日粒米未进，三月不知肉味矣！”

三藏闻言甚为怜惜，忙叫行者去讨些米饭菜蔬，“总不能叫老伯饿着肚子过奈何桥吧！”行者道：“师父之命，敢不遵从！只是这厢荒无人烟，何处乞化？少不得上千里外去寻，热饭菜叫风一哧溜，又冷又干，好人吃了也

得症候；这糟老头子吃了岂不死得更快！”唐僧以为行者有心别扭，正欲发怒，沙僧道：“师兄不愿去，我去吧！”三藏道：“谁也不去，就他去！”行者无奈，出门纵身跳上云天，在空中兜个圈子，又悄悄回来，只在窗下藏了，见机行事。

红孩儿见支开了大圣，心中暗喜，朝老怪使个眼色，那怪便在床上打滚，直道：“饿！饿！”三藏劝道：“老伯且忍一忍，我那大徒弟化斋去了！”那怪道：“再也等不得了！再说那素斋也不中吃！”叫过红孩儿：“儿呀，爹想吃肉，设法给爹弄碗红烧肉吃，死也闭眼了！”“孝子”便在床前急得团团转，“爹呀，身无一文钱，叫孩儿如何给你割肉？便是屠户发善心施舍给孩儿，你要得这般急，肉来了你也蹬腿闭眼了！”唐僧直劝红孩儿：“莫急，莫急，等悟空来了，叫他想办法……”那老怪煞有介事道：“等不及了，饿杀我也！”骂红孩儿：“你这不孝敬的东西，连块肉也弄不来！”红孩儿扑通给唐僧跪下：“唐长老，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能忍心看着家父活活饿死么？请长老舍几块肉吧，我会永生记往你的大恩大德！”

三藏一时呆怔，八戒喝道：“俺猴哥说你是妖怪，俺还不信，果然露了馅儿！”沙僧摸起宝仗便要打红孩儿，三藏看红孩儿吓得浑身发抖，上前护住：“此乃孝子情急之言，哪有什么妖怪！”思忖片刻，慨然道：“昔日佛祖为阎浮提国王时，曾化作肉山，施给天下的黎民百姓、飞禽走兽，让其饱餐后参禅悟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今日舍几块肉又算什么！”

红孩儿闻言大喜，道：“诚谢唐长老舍肉之恩，小儿亦多日未尝肉味了，索性多舍两块吧！”三藏道：“我身上肉也有限，割多我便走不得路了；不如割八戒几块凑数！”八戒忙道：“老猪肉又暄又松，肯定不好吃，不如割沙长老的！”沙僧着急道：“师父说割你的便割你的，怎敢篡改师命！”红孩儿劝道：“两位叔父莫吵了！依小儿之见，猪长老肉肥腻、沙长老肉死板，惟唐长老肉不肥不瘦，正正可口！”床上老怪接道：“我儿果然有眼力，便吃唐长老的吧！”

三藏咬咬牙，眼一闭，“承蒙你们父子抬举，就请下手吧！”极其壮烈。沙僧一厢赞叹不已：“好个师父，好个圣僧，舍肉救人，端的感天地位鬼神！”八戒亦啧啧有声，以示钦佩。

红孩儿道一声：“那就不客气了！”自老怪枕下摸了一把亮闪闪明晃晃牛耳短刀。唐僧阖着眼看不见，八戒心惊：“我的儿，这小刀早就磨光了，算计要割师父的肉哩！”沙僧提醒道：“师父，要是感觉疼儿，就念经！”唐僧觉出红孩儿正揣摩如何下刀子，嘴唇有些颤抖，“悟净呀，为师念哪卷经合适？”沙僧道：“《金刚经》吧，‘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唐僧牙巴骨敲着点力道：“此节不妥，还不如‘……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八戒点头道：“此节好！念着‘无我相’，便仿佛割人家肉似的不疼不痒！”此刻红孩儿已选中了唐三藏胸脯上的厚肉儿，便操起刀子，笑道：“唐长老，恕小儿无礼了！”三藏觉出小刀冰凉地触到皮肉上，便声音抖抖地念经，等着那刺心的一疼，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唱道：

如剑断流水，似火浇酥油。

给你甜枣子，换回苦葫芦！

屋内一惊，便见孙行者呵呵大笑闯进来，把金钵丢给八戒，道：“师父，小刀飞快，要割肉了，还不觉醒！”那长老惊醒，似有所悟。红孩儿见到嘴

的鸭子飞了，恼得七窍生烟，擦起小拳头，念动咒语，将丹田炼就的三昧神火运出，张口朝大圣喷去！

行者见一团烈焰扑来，忙腾空闪开。红孩儿趁机摄了唐三藏，也不管那老怪，纵金光走了。火团过去，行者落地，不见了师父、红孩儿！瞅见那老头欲溜，一棒打死，现出原形，原是一只老狼。恨道：“你们瞧瞧，师父要学佛祖故事，今日欲舍肉哺狼！”八戒、沙僧两个自觉脸上无光，劝道：“师兄，生气也无益。还是寻师父去吧！”行者赌气坐地下道：“谁爱去谁去，老孙累了！”

八戒道：“摊上这种菩萨心肠泥眼珠子师父你有甚法！”且去拿妖，将师父搭救出来再臊他不迟！”沙僧搭讪道：“便是，便是！”行者道：“那时你们一个个装聋作哑，这又反过来说了！不去，不去！俺老孙这回是真恼了！”八戒咕嘟嘴无话可言。沙僧温语相劝：“大师兄，江湖上哪个不晓得你是横行天下无敌手的英雄，倘就此住手，家里人知道你是生气不干，外人却以为你是怕那小妖怪哩！”激得大圣火起，“我怕那毛孩子！”哧地笑道：“你休使激将法，老孙不理！”八戒道：“好哥哩，你若不干，咱们正好就此散伙——老猪还回高老庄过庄户日子去！”行者寻思：“若这般回去，却无名堂也！”方起身道：“罢了，再救这糊涂师父一回！倘再这般，便是叫妖怪夹生吃了，也不管他！”

八戒、沙僧欢喜，皆道：“便是这话，夹生吃了，也不管他！”簇拥行者出了柴门，纵起云朵，四下观看：只见绵亘数百里大山，林海云壑，何处去寻师父！大圣急躁，按落云头，念咒拘出号山土地、山神。两个心中有鬼，见了大圣便腿儿哆嗦。大圣道：“站好，站好！抖什么？莫不是背着老孙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掣出铁棒要打，二神扑通跪下，“大圣饶过我们，才敢说实情！”行者道：“且寄打，从实招来！”土地、山神开口道：“这红孩儿乃是牛魔王之子，三年前来此占山为王……”

行行道：“一停，一停，你们道那厮是牛魔王的孩儿？”两个道：“正是！莫非大圣认得？”行者道：“俺与牛魔王当年在花果山曾结拜为兄弟，天兵压境情势紧迫时，那厮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老孙便在莲花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不曾想老牛娶妻生子也！”八戒插话道：“说起牛魔王，江湖上谁个不晓！闻说他近年又纳个玉面狐女为妾……”沙僧急道：“哥呀，有空再扯这些风流韵事，还不知师父死活哩！”山神、土地欢喜道：“如此说那红孩怪便是大圣的侄儿——唐长老死不了，亲戚里道的，就看他活络不活络，若及时攀上了，红孩儿还得敬他为爷爷来！”

大圣喝一声：“那老牛是个少情寡义之人，谁知红孩儿是何等角色？”山神道：“这厮倒也仗义——今日在庙台前原是我俩望风放哨，看大圣将至，便放我们走了，只剩下他独自应付！”行者闻言大怒，“你等竟敢为虎作伥！”土地怨山神，“谁让你说的！你不言语，大圣如何知道！那日献兵书之事，休要再提！”叫行者听见，“好啊！还给妖怪献兵书，叫他设计赚老孙！褪出民股来，老孙先各打一百棒出出气！”二神哀求道：“爷爷呀，小人也是无奈！你那棒子，一下就砸断腿儿，两下便折了腰了，哪还要一百下！大圣适间说饶过小的，才敢吐露真言，莫非忘了？”

大圣果是个讲信用的，收了棒子，道：“前头领路，寻着那魔头，便放你们走！”两神敢不听？引行者一行穿林攀岗，来至红孩儿老案。那侗府倚崖傍涧，涧中一汛清泉，碧映山色，崖上藤萝垂挂，柏竹常青。洞上楼着

“火云洞”三字。洞前空地上一伙小妖正在舞枪弄棒玩耍。土地、山神作揖打拱道：“大圣，便是此处，小神告辞了！”行者鄙夷：“这两个东西怎的这般怕那厮！”偏不放他们走，道：“先去替老孙打门溺战再走！”两神央求：“大圣，你来了走了，如那山涧水似的；我等却是那崖头松，动弹不了！万一圣婴大王——不不不，那红孩儿怪……”行者冷笑：“倒想得长远！”眼一瞪：“快去叫阵，不然兜腓打出屎来！”

二神吓得脸煞白，只好战战兢兢上前。众小妖见了他俩竟欢呼雀跃，一拥而上，揪胡子、扯衣裳、搂腰肢、拍肩膀，嘻嘻哈哈闹个不停。这厢大圣叹气道：“你瞧瞧，你瞧瞧！整个儿官匪一家了，还有救！”八戒道：“啧啧，真是！”见群妖和土地、山神闹得一塌糊涂，毫无戒备，心痒道：老猪正好立功！发一声喊，挥耙杀过去！众妖见冒出个长嘴大耳凶和尚，乱纷纷逃回洞府，慌当关上大门。二神趁机溜了。

且说红孩儿捉了唐僧，正盘算是蒸是煮或煎或烤，忽听小妖乱嚷着涌进洞府，关门闭户，如临大敌。起身去看，正撞上报信的，道：“来个猪头猪脸和尚，使个钉耙，在门外行凶……”红孩儿道：“莫怕，取披挂来！”遂结束停当，绰条火红缨儿尖枪，大开洞间迎敌。见八戒站在那厢，笑道：“只一条野彘，那猴头呢！”

孙行者自崖岩上跳下：“侄儿，孙叔父在此，还不参礼！”红孩儿道：“没羞！乱攀亲戚！谁是你侄儿！”行者道：“贤侄，那是五百年前之事，那时俺在花果山称王称圣，你父是俺的狗头军师，两人拜为兄弟，好得一个脑瓜似的，因老孙在天上惹了杀身之祸，二郎神破寨之前，你父恐殃及自身，不辞而别。自此五百年没有音讯。虽如此，老孙并不怪他，‘好汉做事好汉当’，走了正好，不然也得火烧雷击大山压，受无量之苦！”红孩儿道：“这故事家父却不曾提过……”行者道：“富在深山宾客多，贫居闹市车马稀！老孙自被如来压在山下，名分低了，你父自然耻于提起；老孙若位列上仙，令尊一准早晚念叨，引以为荣呢！”

红孩儿点头道：“说的也是，家父是有些嫌贫爱富……”眼圈竟有些红了。悟空纳罕道：“贤侄倒不护短——我只不解，你为何远离严慈在此自谋生计？”八戒见红孩儿低头不语，道：“师兄真不知假不知：那牛魔王不仅嫌贫爱富，还喜新厌旧哩——几年前迷上了一个有百万家产的玉面狐狸，便抛了结发妻罗刹女，去做了上门女婿。罗刹不依，找上门去，两个女子先是言语冲撞，随即撕扭在一起，脸也抓破了……后经真武大帝调解，罗刹仍为夫人，玉面美人为妾，牛魔王两头照看，才作罢。依老猪揣摩，家里乱得一团麻似的，红孩儿这小可怜儿还呆得住，少不得出外流浪，羁留荒山，当起妖精来了！”

红孩儿怒道：“你这夯货，面丑心浪，专爱打听这些绯闻艳事。吃我一枪！”八戒也不示弱，舞耙迎上。两个叮叮当当战了几个回合。红孩儿侧身让过钉耙，使枪拍了八戒脊背一下，八戒跌个嘴啃泥。小妖拥上便捆八戒。行者欲上前抢救，却被红孩儿迎头喷了一团烈火，忙念避火咒，跳到半空，低头看，八戒已被小妖捆成粽子一般，吆吆喝喝抬起，压得杠子弯月似的，颤颤回洞府。

行者无心再战，回松林寻着沙僧，说八戒遭擒之事。沙僧道：“师兄是经过大风大浪的，怎在这小河沟里翻了船！”行者道：“老孙不怕水，却愁火！”沙僧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火来——”行者道：“火来水淹，

准不晓得！我只恐这壁厢去请龙王，那红孩儿毛手毛脚把师父煮了蒸了！故此踌躇。”沙僧垂泪道：“只怕这一手，好歹救师父出来，不然前功尽弃也！”行者道：“老孙不在乎甚前功后功，只怕唐三藏叫那泼赖吃了，显得俺老孙忒无能！”急中生智，“悟净，你见过西海龙王敖闰没有？”沙僧道：“在天庭见过几回，莫不是让我变成他的模样？”行者道：“正是！”沙僧念动真言，挣了几挣，变化成龙上形相。行者看看道：“形似伸非也！——你想那西海龙王，居水晶宫，着赭黄袍，臣仆如云，一呼百诺，因此踌躇满志，做视王侯。而师弟眼神空洞、举止猥琐，不似呼风唤雨之辈。”

沙僧讷讷道：“这几年名为和尚实为奴才，却也惯了，怎么也神气不起来。”行者道：“谁道咱们是奴才？你自个儿想当！虽常干些侍候人的活儿，心却不能低。更不能曲意逢迎、仗势欺人。倘这般下去，别说修成罗汉，便是成了菩萨，又有何意趣！像俺老孙，有话就说，有火便发，是法护持，是魔剪灭。不欺弱、不媚上，光明正大，但坦荡荡，无论在朝在野，都活得痛快快，轻松自在！”

沙僧满脸通红，只道：“师兄说的是！”分明有些不悦。行者叹口气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俺姑且说你姑且听罢了！——还是救人要紧，待俺助你一助！”遂扳住沙僧肩头，将火眼金睛神光运入沙僧目中。再看“敖闰”神态，果然有了傲据之气、帝王之态。行者道：“好了，好了！能撑一两个时辰。咱们蒙那妖怪去！”

行者便打门，引出红孩儿，那怪抬头看见云端中“敖闰”，心惊道：“大圣好大面子，顷刻之间便请来了龙王相助！”行者笑道：“四海龙王是我仆役，一声召唤便赶来效力！”红孩儿暗忖：“我能使唤山神土地已觉不凡，这猴头却能差遣龙王，须索小心行事！”开笑口道：“这六百里号山不旱不涝，风调雨顺，不知叔父请龙王来做甚？”行者笑道：“止火云洞缺水也！”红孩儿心里骂一声“天杀的泼猴！”，笑盈盈道：“叔父别忘了唐师爷、猪师叔还在我家做客哩！”行者也是临急了抱佛脚，叫沙僧变成敖闰吓唬红孩儿，见他这般说也随机应变：“侄儿是聪明人，你把师父、师弟还我，俺叫敖闰回家如何？”

红孩儿把个小脑瓜摇得货郎鼓似的，“唐三藏是小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擒来的，岂能轻易还你？”行者动怒：“既如此，敖闰听令！”

沙僧便在云头上应一声，装模装样要降雨似的，红孩儿见“敖闰”龙目圆瞪，神光逼人，先自胆怯了，急叫道：“孙叔父息怒！从长计议！”行者喝道：“男爷们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怎么扭扭捏捏大闺女一般！”红孩儿便躬身揖礼，“小侄久闻叔父大名，今日便求你帮忙保个媒，亲事成了，小侄立马放人，如何？”行者笑道：“这事容易！老孙也是过来人了，休言提亲，便是什么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之类，也都知晓！不知侄儿相中是哪庄的姑娘？”毕竟不知红孩儿说出谁家女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化婵娟辩才赚圣婴 佩花环观音收善财

恃勇猛，韦驮被红孩儿烈火的面；幻佳人，辩才引“郎君”入潭浴身……龙女动心、赠花环频送秋波；观音仁慈，念神咒收伏妖魔……

且说孙行者听红孩儿要他保媒，满口应承，问是哪家姑娘，红孩儿道：“叔父可曾去过南海？”行者牛道：“什么‘可曾去过’，常来常往！与那观世音菩萨姐弟相称！有点好东西吃，便捎信叫老孙去尝新！上回批杷熟了，老孙不得闲去，便差龙女千里迢迢给老孙送来的！”红孩儿大喜道：“小侄正要龙女，她生得果如庙堂中那般？”行者道：“什么话，比泥塑木雕的强百倍，用句唱词儿，便是‘沉鱼落雁，闭花羞月’——侄儿打听她干什么？”红孩儿羞羞答答道：“叔父呀，小侄相中的便是龙女，只是没办法沟通。就烦你老去观音那儿讨个人情，让她恩准，把龙女许给小侄！”

行者笑道：“好个红孩儿，果然精明！若硬吃唐僧，定惹得天怨人尤，‘羊肉没吃成，还沾一身膻’！哪儿跟配合龙女，成了神佛亲眷；不仅捞了寿纪，还赚个如花似玉的娘子受用！”红孩儿叫道：“叔父冤枉小侄了！其实未想这么多，只求能与龙女亲近，即使春宵一度，死了也心甘了！盼叔父玉成好事！”

行者摇头道：“难，难！你不知那观音婆子是何等吝啬！岂肯轻易将贴身人儿远嫁？况且尚不明龙女有无婆家；便是没有，人家能否相中侄儿，也未可知……委实是桩难事！”红孩儿恼道：“我只道你神通广大，观音也会买你账，原是牛皮哄哄！罢了，你不去南海，我也不放唐三藏，回去就煮他下酒也！”行者赔笑脸道：“你这孩子，不禁逗，一说便急！俺老孙还没有办不成的事哩！——即去南海给你保媒，你却不许碰俺师父一根汗毛！”

红孩儿转嗔为喜，“我道叔父不会不帮忙，就劳你的大驾了。我自回府，好生款待唐师爷、猪师叔，恭候叔父带回佳音也！”行者日上应着：“侄儿，你就睛好吧！”心里却犯嘀咕，可师父小命在他手里攥着，只好去南海走一趟碰碰运气。看红孩儿喜气洋洋回府，招手叫沙僧降下云头，交待几句，纵筋斗云往南海而去。

却道南海观世音胁侍弟子龙女，正值妙龄，生得体态婀娜，妍丽风流，人见人爱。观音见诸神围着她，一如群蜂争芳，私下告诫：“只可属意一人，告与贫僧，叫他明媒正娶！不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不然休怪师父家法无情！”龙女遵从师训，挑挑捡捡后，余下两个，一是韦驮将军，一是辩才元帅，一文一武，各有千秋，一时拿不定主意取谁舍谁。韦驮魁武有力，不善言语，却想得出做得到：一个月夜，逾墙越窗，进了龙女寝室。龙女才沐浴了，正辗转反侧想事儿，忽见韦驮闯进，有点惊又有些喜。韦驮不言语就捉她，龙女问：“你要做甚？”韦驮道：“你白日朝我飞媚眼干什么？”就解龙女的亵衣，龙女半推半就，让韦驮成了好事。自此两个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却恼了辩才元帅。辩才元帅善歌诵，别号“妙音天”，引吭一歌，感天动地，石头也落泪儿。他便趁观音打发韦驮巡海之际，歌吟思慕之情，唱得龙女缠绵徘徊，柔情万千，遂又投入辩才怀抱。自此龙女便瞒着师父，设法与两个幽会，怕顶了牛，遂岔开日子：韦驮将军逢单，辩才元帅逢双。各得其乐，都以为龙女是自己的。龙女虽觉不妥，却欲罢不能。遂拖下去，着实快乐了一阵。

焉知好景不长！一宵韦驮吃多了酒，记错了佳期，醉醺醺去龙女处，正

撞上辩才元帅在那儿厮混，大怒，两个便打了起来。平时辩才打不过韦驮，只因韦驮醉了，两个战了个平手。诸天闻声赶来，将两个劝开，皆带了伤。拉拉扯扯去观音面前评理。观音劝道：“好了，好了！一个针尖，一个麦芒，谁也没吃亏，谁也没赚便宜。且回去各自养伤，不许再闹！”把龙女叫来责道：“我嘱你只执一心，你却脚踏两只船，如何罚你才好！”龙女跪下道：“师父垂恩，饶过女儿，我只选一个便是。”观音道：“选哪个，当众说出，师父为你办嫁奁！”龙女思忖，这两个小冤家，一个是“暴风骤雨”，一个是“漏瀑流水”，丢哪个都不舍得。观音又逼着说，无奈何跺着脚哭道：“真真难为死小女子也！”观音笑道：“罢，罢！给你三日空闲思想，三日后我升座讲经，大众在场，课毕，你当堂与我说清楚也！”龙女应了。

这一日正是所定时日，诸天众神齐聚潮音洞观音莲花座前，菩萨开口讲道：“大乘妙典，汗牛充栋，无非是谈真空无相之理，即非即是，何去何从，水浊不见鱼，雾去则现日……”遂开释《法华经》，直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众弟子听得如醉如痴，惟龙女心不在焉。原来尚未拿定主意，仍斟酌推敲，踌躇不安。

忽听菩萨唤她名号，忙从座里走出，拜道：“弟子在。”观音笑道：“三日期满，可有抉择？”龙女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观音敛了笑容，皱眉道：“小小年纪，却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没个餍足！”龙女道：“盼师父明示。”观音道：“胡说！我知你喜欢谁！我指一个，你将就了，日后好了好了；不好，争争岔岔的，岂不背后骂我乱点鸳鸯谱！我才不管！”龙女听菩萨说不管，又呜呜哭起来。忽巡山的黑熊将军跑来报道：“孙大圣来也！”观音掐指一算，“善哉！此间争议不下，又来个远路提亲的；一不做二不休，把你嫁到爪哇国去算了！”

慌得龙女、韦驮、辩才三个一齐跪倒：“师父开恩！那孙猴子是个泼赖，远嫁之事千万莫松口风！”正说问行者蹦进来，嚷着：“谁说俺是泼赖？”吓得三个一时不敢作声，还是辩才元帅机敏，答道：“谁敢诮谤大圣！适才听说大圣来了，便争论大圣裙子是狼皮还是虎皮的，不是什么‘泼赖’！”行者道：“久闻你有口才，果然名不虚传！个儿老孙正好有桩难事，不好向菩萨开口，你就帮俺禀告上去吧！”把辩才扯至一厢，把红孩儿求亲事说了一遍。辩才道：“如是别的事，一百件也说了，这事却一个字也说不得！”行者问为何，辩才道：“肥水不流外人田！”行者叫他说清楚些，却又道：“一言难尽！”惹得大圣焦躁。观音怕他失态，叫道：“孙悟空，你来南海，不拜贫僧，只扯着底下人嘀嘀咕咕；我道这些日他们不甚听话，原是你这等歹徒调唆的！”

行者便过去施礼道：“菩萨说哪里话！岂不闻‘教不严，师之情’！你手下人不规矩，哪儿怪着老孙！只要龙女没学坏，嫁出去叫人夸是个贤惠媳妇，余者好坏俺便不管了！”遂把红孩儿央他做媒之事备叙与菩萨。菩萨笑道：“天上地下皆知我家龙女貌美，前些日太上老君还打过她的主意来，叫我一口回绝了！还惹得他老人家生气。悟空，我也不管这红孩儿绿孩儿是哪路神仙，龙女我是不远嫁！”

大圣道：“菩萨莫非叫龙女做一辈子老姑娘不成！”观音道：“我这普陀山便有现成的好配偶，为何要舍近求远！”行者着急：“你不嫁龙女、唐三藏可就成了红孩儿的俎上肉了！——吃了才好，老孙正不想干哩！就此撒手回家！”观音道：“你这猴头，动辄发急，全无涵养！哪儿晓得我手里还

压着桩公案未了哩！也是为龙女这妮子，韦驮、辩才闹得不可开交，还未扯罗清，万里之外又冒出个红孩儿！”略一思忖，笑：“有了！我叫辩才、韦驮助你灭妖，谁降了那怪，谁便娶龙女为妻。龙女，你看这主意如何？”龙女想想也别无良策，道：“就依师父之言，谁擒住那‘癞蛤蟆’，我就嫁谁！”韦驮、辩才皆喜：一个仗着勇猛，一个凭着智谋，都以为自己能拔头筹。二神领过师命，便随行者纵狂风过了万顷碧海，直奔号山。

三众在火云洞前松林里降下云头，会台沙僧，随后探营。见一群小妖正在洞门外张灯结彩，两神纳闷，便问原因。大圣道：“说来惭愧，那怪满心指望老孙能马到成功，领回龙女来；等不得穷忙就铺陈起来！”两个大怒，便欲扬战。悟空问：“两个一起上，拿住妖怪算哪个的？”辩才便道：“谁先上？”韦驮要抢头功，争着出战。辩才寻思：“这红孩儿定不是平庸之辈，不然早被孙大圣灭了。何不叫那傻鸟先打，探探路子，再作良图！”这般想，遂不争执，让韦驮打头阵。韦驮前脚走，行者背后叫：“韦驮将军，休提老孙在此，只说俺仍在南海劝菩萨嫁女——怕的是一战不克，殃及师父、师弟也！”韦驮不耐烦道：“晓得了！那毛孩子有多大能耐，还‘一战不克’！看吾如何降那小儿！”便挟风舞杵向前。

众妖正忙平着挂灯笼扯红绸装扮洞府，却被一股狂风吹得彩坠灯破人趔趄。都道：“大王要迎亲，天降此恶风，不吉利也！”才说，便见一员天神，金盔金甲，持降魔杵，威风凛凛，于风中现相。那大胆的便道：“你是哪路神怪？来吃喜酒却早了些！快收了风，休再打坏家什！不然你就是大王他亲娘舅，也免不了讨没趣儿！”

韦驮嗡嗡喝道：“我乃观世音菩萨麾下战神韦驮，专程来吃红孩儿小木瓜的喜酒，速叫他出门迎接！”小妖惧他，忙回洞报信。红孩儿正试喜袍，疑惑道：“厨子才刚杀鸡褪毛，新媳妇还没照面，那娘家吃喜酒的便来了，怪哉！”丢下喜袍，出门见韦驮杀气腾腾，诧异道：“韦驮将军果是来吃喜酒的，为何使风毁了我的灯彩喜红？”韦驮骂道：“你个黄嘴小儿，还未掉尿片子，竟胆敢覬觐龙女！吾奉观音玉旨来殄灭你这厮！”红孩儿勃然大怒，跳脚骂道：“孙悟空，这个哄死人不偿命的刁猴！他答应去南海提亲，却又唆使观音遣将拿我！我回头便煮了唐僧下酒！”转身便要回洞行凶。韦驮忙道：“这不关孙大圣事，他师父、师弟在你手里，岂敢拿两条人命当儿戏！那大圣再三劝菩萨把龙女嫁你，菩萨好歹不答应！”红孩儿迁怒道：“什么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好不晓得人情世理！待我先降了你这冒失鬼，再找那拐古头婆娘算账！”因来得慌，未带兵器，便从小妖手里夺过一把钢刀，迎战韦驮。

韦驮看红孩儿小小巴巴，便没放在眼里，一条金刚杵舞得流星一般，那红孩儿闪跳腾挪，几个回合下去，两个竞战成平手。韦驮求胜心切，恨不得一杵把红孩儿打死、便使猛力攻杀。红孩儿避其锋芒，节节退败，韦驮得意扬扬往前逼，以为胜券在握；焉知红孩儿是以守为攻，觑见韦驮近前，呼地喷得一团烈火！韦驮躲不迭，烧了一手一脸的燎泡，痛得哇哇直叫，落荒而逃。那红孩儿也不追赶，呵呵大笑道：“韦驮那厮，初以为你这战神经打，却原来也是草包一个！快回去告诉观音，如两日内不把龙女送来，我先吃了唐僧肉，再去南海抢亲！”

韦驮负痛逃至山涧下水潭边，把手脸皆侵在水里，方觉疼痛轻些。行者叫沙僧守着老营，与辩才元帅去看顾他。行者道：“将军休要烦恼，待老孙吩咐下人捉只獾，炼些油与你疗伤！”辩才假惺惺道：“老弟吃苦了，哥心里很是不安！”韦驮“哼”一声道：

“你心里恁得要命，却说甚‘不安’，鬼才信！哎哟——”那伤又痛大圣遂念咒语拘来山神、土地，令他两个速去捉獾炼油，给韦驮将军搽抹伤患。两个遵命去了。行者搀韦驮回到松林歇息。又商议对策。辩才见韦驮惨遭败北，一时无语。行者道：“老孙前些日得一兵书……”辩才忙道：“在哪？快取来与我瞧瞧！”沙僧便自包袱里拣出。辩才如获至宝，翻阅多时，忽道：“诸位请听这篇：‘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妙哉，妙哉！·红孩儿休也！”韦驮撇嘴道：“纸上谈兵，牛皮哄哄！哎哟——”

行者道：“元帅有何高见，老孙愿闻！”辩才道：“‘兵形像水’，我要在水上做文章；‘避高趋下’，我便在这山涧中擒那厮！这红孩儿人小鬼大，不宜强攻，只宜智取，我便投其所好，变作龙女赚他！此谓‘因故变化而取胜’！”行者、沙僧齐声道：“如此你果然是‘神’了！”韦驮心说：“望文生义，未听过这般解兵书的！”遂添一句：“成神也是草头神！”辩才装听不见，高高兴兴道：“列位休喧阗，我要变化了去引那小妖怪上钩！”遂念动真言，摇身一变，果然变成龙女，袅袅娜娜出了松林，寻径下涧去了。韦驮背后嘟囔：“好歹失了手，也弄一脸大燎泡儿，就不神气了！”行者、沙僧直偷笑。

辩才元帅下了涧，来至清潭畔，先采了各色野花抛在水里。那碧莹莹泉水顿时五彩斑斓。假龙女先临池照了照影子，果然楚楚动人，不禁得意一笑，方解衣入浴。

却说红孩儿至洞府，虽取了胜，却无喜悦可言，呆呆瞅着喜袍，在那儿想心事：原以为孙大圣与观音有交情，再则还扣着唐僧、八戒为人质，定能顺顺当当领龙女回来拜堂成亲；不曾想猴子脸面也有限，观音菩萨不慈悲！愈想愈恼，恨不得这就飞到南海去，劈空把龙女抢过来！

正烦恼间，忽听一阵美妙歌声自洞外传来。那歌曲委实神奇，厅上的花卉都随之舞动，红孩儿神不守舍，开门出洞，循声觅去，那歌声原是自涧底发出的。走到涧边一望，老大神，碧波中一个绝色女子正在沐浴，一厢吟唱着歌子。日光明亮，照着那女子：发如青绸，臂似新藕。红孩儿心中迷迷怔怔，这是何方美人自天而降？仿佛被无形红线牵引似的，下到涧底。水边堆着佳人云霞般绸裳；佩饰闪闪发光；水上浮着姹紫嫣红各色野花，那女子宛如一朵亭立的菡萏，凌波舞着。红孩儿看呆了。那美人瞧见红孩儿便止了歌声，将身子藏在水里，不胜娇羞似的。

红孩儿细觑她的眉眼面容，禁不住叫道：“龙女，是你么？”“龙女”笑笑：“你便是红孩儿？”红孩儿道：“是我，菩萨不是不放你吗，怎么来的？”“龙女”道：“韦驮那笨物吃了败仗，回去一说，观音也惧你神通，无奈何，只好放我来了。”又道：“他们说你是个吃人的妖精，我看你眉清目秀，倒不像。”红孩儿道：“要是你跟了我，我就不做妖精，不吃人了！”“龙女”道：“此话当真？”红孩儿道：“若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你请上岸，随我回洞府吧！”“龙女”道：“我不想进洞，我讨厌那帮小妖！”红孩儿道：“我打发了他们便是！”“龙女”道：“我平素爱洁净，

一路风尘仆仆，身上刺挠，看这潭水甚好，便先来洗缪，想着欲见郎君，心里高兴，信口歌唱，却惊动了郎君；来得正好，就帮我梳梳头搓搓背吧！”

红孩儿被几声“郎君”叫得脸热心跳，道：“娘子万里迢迢来至荒山，红孩敢不尽犬马之劳！只是怕小妖们山上窥见，指指戳戳的，反而惹闲话。不如晚上再来同浴，可以尽兴，岂不更妙！”

“龙女”直身撒娇道：“我不，我这就叫你陪我洗！”红孩儿瞅见“龙女”露出水波的酥胸绵腹，只觉得口于胸闷，不能自己，便解了衣衫，只剩下一个红兜肚儿，跳到水里。“龙女”笑盈盈迎上来，伸胳膊把红孩儿扯到面前，笑道：“还要这遮羞布做甚！”便装作要与他解带儿，其实想生擒他。

却说韦驮在松林里看得清楚，眼看辩才要大功告成，妒火中烧，即化作一股清风扑下山涧，拂过红孩儿耳畔：“圣婴大王，那龙女是假货，要设计赚你！”红孩儿痴痴迷迷，正要随“龙女”摆弄，忽见水波涌起，又闻耳语，顿时醒悟，一把推开假龙女。辩才知己败露，也现本相要擒拿红孩儿。原来五行中水克火，红孩儿在水中难吐火喷烟，就慌张爬上岸。辩才紧追不舍。红孩儿顾不得念咒施法，只好随跑随反手钩沙，辩才被沙土迷了眼，只好停下来揉巴。红孩儿趁机逃回洞府。

辩才两眼通红，空手返回松林。韦驮迎上连道：“可惜，可惜！差一点便活捉那厮了！”辩才劈胸揪住韦驮：“还有脸说，要不看你脸上大泡套小泡，便赏你两个耳刮子！”行者焉能不知缘故，劝道：“算了，算了，别窝里斗了！再作良策！”

说话间山神、土地来献灌油，并带些干鲜果品、素汤米饭。沙僧给韦驮上了药，几众吃了斋饭。天色向晚，月上东山。山神道：“夜晚不便争斗，这近处有一山洞，里头甚宽敞，不如请大圣与诸神去山洞避避风露，明晨再作打算！”行者与诸天商议了，遂入山洞；土地寻些干柴，生起一堆火；又将山芋、栗子丢在热灰里煨炙。行者嫌人多乱哄，斥退山神、土地。因出师不利，几个均无话说。闷至半夜，皆昏昏睡去。只行者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忽见龙女飘然而至，揉眼坐起道：“妹子，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龙女嗔道：“死猴子，睡迷头了，什么真的假的？”行者定睛看了，果是真的，遂请她坐在火旁。龙女拍手道：“好香！”便使树棒拨灰挑栗子吃，又道：“你们倒自在，烤火吃山果！”

行者叹口气：“鸡肚不知鸭肚事，自在什么！”忽笑道：“莫非菩萨算出韦驮、辩才俱败了，派你来媾亲讲和？”龙女道：“果真都败了？真没用！不如嫁红孩儿算了！”韦驮、辩才被惊醒，睡眼惺松，认出是龙女，又愧又恼，闷头不语。行者朝龙女道：“你来得正好，快回去请菩萨来证婚，把你嫁红孩儿，俺们也落场喜酒吃！”沙僧亦醒了，道：“吃喜酒，休漏了老沙！”龙女道：“放心；一个也漏不了，包管叫你们醉得钻桌子底！”韦驮、辩才忙爬起来。“姐姐，你死活不能嫁给那小妖怪！”龙女有心气他两个，道：“谁叫你俩是‘银样蜡枪头’！”转身去洞口，一壁厢叫：“妈妈，快进来呀！孙大圣他们急着要吃女儿的喜酒哩！”沙僧惊喜道：“莫非菩萨来了？”龙女笑道：“早就来了，在洞外观景致呢！”沙僧抢着出门迎接。

须臾，果然迎来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后头跟着护法神惠岸。辩才一见菩萨便告韦驮为私利助妖，韦驮岂肯认账！两个唇枪舌剑争了半天，菩萨息事宁人道：“好了，好了！瞧你俩，脖子青筋暴得蚯蚓似的！也不怕外人笑话！——悟空，远道而来，用什么款待贫僧？”行者道：“俺也是行路客，

该找土地、山神尽地主之谊；现成的还有些山果。”用树枝拨拨热灰，“连栗子都叫龙女拣吃了，只剩下一块红山芋，菩萨若不嫌弃——”惠岸笑道：“大圣休说了，也不怕师父笑话！她老人家龙肝凤胆都不稀罕，还食你的山芋！”行音道：“俺也是说笑话，还是给师父、八戒留着吧，没准饿了两天了！”观音听了，动容道：“阿弥陀佛，你们也不容易！”行者道：“菩萨知俺们难处便好，休拿糖，好歹救出他两个！”观音道：“无须多言！不然岂不令那妖魔小觑我南海神圣！天明自有分晓！”便入禅定。大众也各自闭目养神。

天才蒙蒙亮，行者机灵，先醒了，钻出山洞，忽听火云洞门轰隆隆开了，八戒慌慌张张奔出，腾云往东南而去。行者纳闷，驾云追上去叫道：“八戒，哪里去？怎么脱的身？”八戒埋怨道：“好哥哩，这两日你瞎忙乎些甚？弄得那红孩儿一阵喜一阵忧，俺师徒俩也跟着——一时座上客，一时阶下囚。昨儿后晌又怎么惹恼了那妖？吃了两坛子闷酒，半夜里恼得要杀师父吃肉。多亏俺老猪拍胸脯说要去南海当说客，好歹领龙女回来，那妖才放过师父……”行者赔笑道：“倒也多亏了师弟！眼下菩萨、龙女皆在此，且随俺来，共商降妖救师之事！”八戒便跟行者回来，入山洞拜见菩萨；瞅见龙女，两眼放光道：“无怪那厮相中了这位妹子，宁肯舍了唐僧肉，换俺也一样！”说得龙女眉开眼笑；气得韦驮、辩才怒目而视。行者把八戒耳朵一拧，“呆子，别添乱了！快把正事告诉菩萨！”

观音听了八戒言语，道：“正好将计就计也！”吩咐韦驮、辩才先回普陀山，嘱惠岸同行：“好生看着，休叫两个半道上打起来！”那二神恋着龙女，不想离开，但师命难违，只好一步一回首地随惠岸走了。

三众走后，观音便令龙女去山涧采无忧花。沙僧道：“这等小事，何须仙姑动手！”抢着要下涧，观音赞道：“这沙悟净，果是个勤快的！——然却这回非要龙女自己采不可！”龙女或有所悟，应一声便蹦蹦跳跳去采花。观音乘机褪下腕上玉镯，吹口仙气，变成一株香花，行者笑道：“龙女已去采花了，还用菩萨变假的充数？”观音嗔道：“猴儿休多嘴，不然便念‘紧箍咒’！”吓得行者不敢再言。观音把假花袖了。一时龙女采来一大把无忧花。观音接了，将玉镯所变之花也混在里头，扭绞穿挑，编了只花环，与龙女佩戴的相仿。龙女问：“师父编它做甚？”观音笑道：“给你郎君佩戴！”龙女飞红了脸：“师父这般说，我便真嫁给他了！”观音道：“他他的，他是谁？”道：“谁，红孩儿！”观音拨拉腮臊她道：“没羞！亲还没相，也不知是高是矮，黑白胖瘦，有无疤拉麻子的，便嫁？”行者、八戒齐道：“要说这红孩儿长相，没得说，端的一表人材，风流调悦；只可惜是个妖怪！”龙女抚掌道：“妈妈儿，你听见了么？”观音道：“你休套近乎，我可不敢要你这女儿！”

龙女见观音不笑，偷吐了一下舌头，不作声了。忽听观音吩咐：“悟能、悟空，你两个去告知红孩儿，说我亲自送龙女来给他成亲！”这两个果去砰砰打门，观音带龙女升在空中。旋见洞门开了，走出红孩儿，与孙大圣、猪八戒相互言语儿。龙女云端上看得清，小声道：“师父，那红孩儿果是一表人材哩！”观音不乐道：“我正要设计赚他，你夸他怎的！”龙女道：“师父下手轻些……”观音道：“说此话，莫非真的有意了？”龙女嘟囔：“总比那俩脓包强！”观音责道：“你这孩子，见一个爱了个，见两个爱一双，我真生气了！”龙女忙道：“妈妈莫生气，我只求你手下千万留点情儿！”

观音满面慈笑，将花环交与龙女道：“你下去把花环赠红孩儿，若他有福佩戴上，我就成全你们！”龙女喜上心头，捧着花环踏彩云降于洞前。红孩儿昨日才被骗过，心有余悸，道：“你这龙女，真那假耶？”龙女道：“昨日之龙女佩花环没有？”红孩儿恍然大悟，上前施礼：“姐姐驾临荒山，有失迎迓，万乞恕罪！”又朝云端上观音遥拜。观音微笑，作慈悲状。龙女问：“你我素不相识。为何思慕于我？却也费解！”红孩儿道：“庙中初逢，一见钟情也！”龙女逗道：“今看真人，与那假相如何？”红孩儿道：“胜一万倍！”道：“油嘴！——还吃唐僧否？”红孩儿道：“今得秀色可餐，还吃甚和尚！”“还做妖精么？”“若能亲近仙子，宁愿皈依释门，恪守戒律！”龙女欢喜，“师父有个花环，让我送你，若能戴得上，咱们即可——”脸色便绯若朝霞。红孩儿见状登时明晓，从龙女手里抢过无忧花环，套在脖子上。龙女笑道：“果然能戴上，却真好看儿！”

两个正眉目传情，情意绵绵；不曾想那观音见红孩儿入彀，暗喜，遂念动咒语，乃是她自“定心真言”演化出的“净性真言”，又称“玉箍咒”。只见红孩儿颈上花环葩落叶坠，转眼间只余下一条碧澄澄的玉圈子，将红孩儿脖子勒得细若手腕！红孩儿指龙女，欲责：“原来你也诓我！”却已说不出话儿，两眼翻白，一头栽倒在地。行者挥棒要打，半空却又停住。沙僧喜道：“大师兄这是让小弟叨光立功也！”舞杖着地打去，却叫龙女抛起自个花环，挡住了。龙女叫道：“卷帘大将住手，且听菩萨发落！”那沙和尚无奈，只好收了杖。

观音降下祥云，龙女跪倒求情：“师父，他已愿皈依佛门，就饶过他吧！”观音叹道：“只道你杨花水性，今日也见执著！——就饶他性命，你却不能嫁他！”龙女问缘故，观音道：“我若允你嫁他，那韦驮、辩才必心生嗔怨，记恨贫僧，海岛将无宁日矣！”见龙女怏怏，道：“我收红孩儿做个善财童子，侍我左胁，与你能时常相见，也解思慕之苦！”转念道：“只恐你们年轻妄为，玷污洞府，却叫贫僧犯难！”沙僧一厢嚷道：“这有何难！不劳菩萨动手，交与弟子，片时便把这厮变成太监！”

沙僧才说罢，便听八戒嚷：“这主意忒损，菩萨休听他的！”行者也道：“八戒说的是！”龙女杏目圆睁，“沙悟净，你——！”转身跪下，“师父慈悲，万乞饶过红孩儿！”观音道：“为师何曾想过要害他！我儿起来！”念动咒语，收了玉钏；见红孩儿已苏醒，道：“我欲收你做善财童子，座前侍候。但恐你尘心未混，迷恋龙女，做出伤风败俗之事，贫僧让你与龙女结为姐弟，发誓敬而远之。倘暗中有染，便是乱伦，依律严惩！”喝一声：“还不跪下结拜！”龙女、红孩儿无奈，只好跪倒在观音面前，拜为姐弟；又遵菩萨口谕，——盟誓。观音方呈慈祥笑意，给红孩儿摩顶授戒，自带两个回南海去了。

沙僧自去洞中打杀小妖，解救师父；行者弯腰捡一朵残零的无忧花，遥望观音云影，叹道：“不戴明箍，便佩暗箍，也是可悲！”忽听八戒道：“师兄说甚‘咕’、‘咕’的？老猪肚子早就咕咕的了！”便入洞寻吃的。

行者也进洞府，见师父疲惫不堪坐在石凳上，沙僧正给他捶背，行者道：“师父受苦了！”三藏叹道：“怪不得谁，只怪我自己眼拙，方有这场磨难！”沙僧道：“师父适才说腹饥了！”行者便进扈厨，见荤素生菜齐备，八戒饥饿难忍，正咯喽咯喽啃萝卜。行者叹道：“那厮真要做喜宴，可惜没吃成！”正欲念咒语传唤土地、山神来干活儿，便见他俩气喘吁吁跑来，二话不说，

一个煮饭烹菜，一个烧火拨炭，忙乎起来。大圣道：“你俩倒识相儿！”两神弄了一脸油灰，只嘿嘿笑，行者道：“要是再来个魔妖的，休那般贱骨头！”两神连声应诺。行者摇头道：“口气忒软，恐怕到时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两神又是一迭声“诺”。行者哭笑不得，遂不理他们，见斋饭好了，便招呼师父、师弟们吃饭。众僧饱餐一顿后，纵一把火，把火云洞烧得火烟如云，名符其实了，遂上大路，奔西而去。欲知前头还有甚魔障险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遇追兵伊婆救危厄 惑人心妖道张简帖

众官兵灭法杀僧，四和尚夺路逃逸。走投无路之际，幸遇伊婆相助……两厢斗法，三国师一一惨败。众生蒙昧，驱东土僧人出城……

唐僧师徒离号山往西，季节更替，也不知行了多时，这日正行间，唐长老忽地便打个喷嚏，行者道：“师父，莫道是茜儿小姐念叨你哩！”三藏道：“没正形！”皱眉说：“咦，怎有一股血腥气味？”行者嗅嗅道：“有却有，却少说在千里之外，够咱们行七八日的！”那八戒、沙僧却闻不着甚气味，只不信，说他师徒俩瞎琢磨。

又走了几日，远远见一座城池。唐僧连连打喷嚏，泪都出来了。不须言语，众人也皆嗅着血腥气。行者起在空中，手搭凉棚，叫道：“那城头上黑乎乎的悬着三个物件哩，像是人，也不晓得是犯了甚罪的死囚，该吊死在城门前！——老孙去打探清楚也！”

好大圣，一纵身便来至城前，见城楼上有字，乃是“车迟国”；城门大开，农樵行商，出出进进，却有几个兵卒把守；自城楼上吊下三具尸体，头儿光光，身着缁衣，竟是和尚！看来皆是被缢死的，七窍流血，目凸舌吐，十分骇人！行者叹息，正不知这和尚犯了甚过失，该在此暴尸示众。径返回，告之师父等。三藏悲道：“阿弥陀佛！不管他为何而死，也该入土为安！”正是物伤其类。

行者道：“老孙便设法将他仨解下来！”遂弄一股旋风，吹得昏天黑地，那过往行人、守门士卒皆钻进城门洞里避风。行者去轻轻解了三具尸体，带回来。唐僧便令八戒、沙僧将其在河畔安葬。又哭了一回，树一无名沙门碑，权尽人意。

遂商议进城之事。行者道：“这东门丢了和尚尸首，少不得盘查得严，莫如绕至南门，混进去。”唐僧称善。几个弯至南门外，旁有一个村落。行者拔毫毛变铜钱，交八戒去买旧衣衫。不多时，八戒抱着一抱绸衣纱中来了。行者道：“给你的银子可够？”八戒得意道：“老猪径入富户大宅，那一宅上下见了老猪，连道：‘和尚！’避之惟恐不迭；老猪入室，寻着衣柜，只拣了几件不甚花哨的，抱了便走，却一个子儿未费！”唐僧惊道：“八戒，你这不是入室抢劫么？”八戒呀嘴道：“不抢如何进城？”沙僧劝道：“待护送师父入城后，我再来还他吧！”三藏道：“只怕那时失主已去官府里告了！”却也无奈，只好穿衣乔扮。几个混进城，便听街谈巷议，说东门外怪风卷走了死和尚，不知是何凶兆。又见御林军马队巡行，经过唐僧几众时，多盯了几眼，便惊得唐三藏心里敲鼓，只催着先寻个住处躲避一时。

几众不敢行大街，便在巷陌里转，四处找客栈。哪里寻得着？只好又蜷回街衢。不料来一阵风，将三藏巾帻吹落，露出个光脑瓜，被人瞧见。恰好巡行马兵正在附近，便唤了来，追唐僧四众。几个护着唐僧，往僻巷里钻。后头打雷般嚷着：“捉和尚，捉和尚！”马蹄嘚嘚，眼看追上！众僧才转过一个街角，却见一个白发婆婆，当路拦住；三藏心说：“此番休也，连皓首老人都不放过贫僧！”焉知那婆婆却道：“快去我家避风！”这一路上住户闻声皆关门闭扉，这婆婆却大开门放他们进家，也是造化！

几僧急巴巴进了婆婆家，婆婆忙将庭门掩了，领众僧去后庭。开正房门锁进去，见是一明两暗三间，却是多日无人住了，蛛网垂挂，榻几蒙尘。婆婆才说了句“这原是我儿子的居处……”便听击鼓般打门。婆婆道：“你们

莫作声，老妇去应付！”让众僧连同白马皆进了屋，方抽身锁门，去了前院；片时，便闻人声嘈杂，只听见“和尚”二字。又听婆婆道：“我这后庭自儿子去后，便一直空着……”那伙人不信，闹闹嚷嚷，来到后院，一迭声唤婆婆开锁。老婆婆磨磨蹭蹭，直说多年未开锁，不知钥匙放何处了。官兵等不得，要趴窗眼门隙上往里瞅，不曾想便自门棧里探出一条手臂粗细青蛇来，鲜红的信子迅疾吐纳，吓得众军士毛骨悚然，皆道：“果真是久无人住，蛇都来筑了窝了！”有大胆的要动手砸，婆婆叫道：“这叫宅仙，砸它不吉也！”众官兵遂生敬惮，不敢惹那“蛇”，退出婆婆家，又去别处搜查。

官兵走后，婆婆敲敲窗子，里头道：“婆婆勿惊，那是老孙演样，吓唬他们的！”婆婆道：“我道呢，好好的怎冒出条屋蛸来了！”遂开了房门，唐僧几个皆谢婆婆救命之恩。又叙话，原来婆婆姓伊，那伊婆婆道：“休言甚谢字！咱们虽素不相识，却是一家哩！”见众人不解，道：“我儿子原是个沙门，在城北三宝寺修行。我在家也吃斋念经，积德行善。”三藏道：“原来如此！——令郎现仍在三宝寺修持否？贫僧愿同他晤面讨教。”婆婆闻言，泪水涟涟，“我那苦命的儿子，三年前因祛灾不成，叫官府害了也！”八戒道：“老猪晓得了，你儿子便是悬在城头上的一个，却叫俺师兄解下，俺们将其安葬了！”婆婆道：“原是你们将冤死的和尚安葬了！果有些魔道法术！——我儿子也曾悬在城头上，因日子久长，晾晒得像鱼干，后又被风雨所摧，毁化散落了。官府却不许我等收拾骨殖。你们见的却是半月前才处死的。”众僧吃惊道：“究竟是何人所为，屡屡残害我释门弟子！”

婆婆道一声“一言难尽”，细细叙来：“三年前国中先涝后旱，又起蝗灾。国君便传令三宝寺僧人设坛诵经，禳灾拔祸；那佛法说灵，灵；说不灵，一时便无动静。众僧人念了六日经，那蝗虫却愈来愈多。我儿子因儿日跌坐劳顿，腿酸难忍，第七日功课将毕，起身参拜时一下跌倒，将佛前酥油灯撞翻。或许便恼了佛爷爷，受七日功德该灵圣的，也未显见。那国王大怒，将我儿及众僧下在大狱里。初时想不过是关几日，追了度牒，还要放回家，返俗便是。不料当夜自天降下三个道长，自称神通无双，一日内便可翦灭蝗害。国王大喜，许诺果能如此，便封三个为国师，官享一品，辅弼朝阁。那三个道士，连夜设坛醮斋。翌日清晨，乡里来报，那满山遍野的蝗虫，一夜之间，便大风刮似的，一个不见了！国王遂封三道士为国师。国师便撺掇国王灭佛崇玄，国王正气僧人拔灾不成，便将我儿及三宝寺东西座僧官皆杀了头，余者判了流刑。将国内寺院尽数捣毁，僧侣充作苦役，筑道观玄宫。自此国内再无人提和尚二字。向时有云游僧至此，拿住便打便杀——先时下了文告，灭一和尚报请官府验明，便可得赏银五百两！你们四个，便是两千两银子哩！不是孙长老弄鬼施神的，叫他们拿了，这会也囫囵半个挂到城门上去了！”

唐僧闻言，滴泪道：“早知如此，便绕过此城，怎的自投罗网！万一出不去，成了枉死鬼，还取甚经哩！”行者劝道：“师父勿恼勿躁，俗话说‘福躲不开，祸绕不过’，却安歇一夜，明日理会！”眼看天暝，伊婆婆便置了素汤斋饭，众僧吃罢，将那被褥抖了，尘土扫了，唐僧在床，这三个便打地铺，念过睡前偈，各自眠下。

天交二更，行者悄悄晃醒八戒，道：“呆子，可想发财？”八戒道：“这小命不知几时便丢了，要钱做甚！”行者道：“老和尚怕死，你也怕？且道谁能杀了天蓬元帅？”八戒经不得人捧，道：“说得是！哥，你是天下第一，俺便是天下第二，你说怎的发财，孙子不跟你干！”却惊醒了唐僧，“你俩

嘀咕甚发财发财的！莫不是要将我与沙僧出首，赚一千两赏银哩！”行者哭笑不得，“师父想哪里去了！你想那婆婆帮了咱们，却无一分谢仪，说不过去！便想与八戒出去募化点银钱，权作酬谢！”三藏道：“行者，这一国上下都在捉和尚，休往人家刀尖上撞！”行者道：“不撞，不撞，师父你自睡吧！”那三藏又沉沉睡去。行者却扯扯八戒，仍着俗衣，闪开一道门缝，离了伊婆婆家。行者两个才去，沙僧便睁开眼，也出门，悄悄尾随。

那行者与八戒出大门，摇摇摆摆上了大街，见市井里酒楼茶肆，大都打烊，只门首风灯摇曳。猛见一伙道士擎着火把，迎面奔来。为首的着紫得罗，束逍遥巾，腰揣铜镜，手持宝剑，正是三国师。那行者一扯八戒，道旁侍立。三国师却停下盘查道：“从何处来？”行者道：“从来处来。”问：“往何处去？”道：“往去处去。”三国师赞一声：“答得好！”遂带人要走，却又转首说八戒：“你摘了头巾我瞧瞧！”八戒支支吾吾，幸行者接道：“俺这兄弟受了风寒，俺正要领他去看郎中，故摘不得头巾！你们可是在捉和尚？”三国师道：“正是，正是！你可曾见过？”行者满口道：“见过，方才便有一个！”三师急问：“在哪厢？”行者随手往来路一指，那国师即率众弟子扑去。也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正与沙僧撞个满怀。沙僧才欲躲过，叫国师一把揪去头饰，果然脑袋光光，是个和尚！一声喊，众弟子围上。那沙僧不曾带兵器，撒腿便跑，三国师腿快，一下蹿到他前头，将他拿下。三国师吩咐：“缚了，带回玉清宫，交大国师处置！”

且说那行者、八戒并不晓得沙僧盯梢、被擒。两个摆脱了三国师，互道：“这陆上难行，莫如空中！”遂腾起云步，正要去皇宫瞅瞅，却见脚下一座宫观，灯火通明，鼓乐声声，想是正在斋醮。行者道：“这伙恶道士，不知又做甚鬼名堂，且去瞧瞧！”八戒道：“说不准可偷些供果尝尝哩！”两个便按落云头，停在那玉皇殿上，正对着清微宝殿，那正中供的是元始天尊。底下一帮道士，正敲木鱼诵经。诵毕，那主坛的高功，正是大国师，开口祈祷：“天尊在上，稽首诚拜。今有远道来妖僧，弄旋风摄走死和尚，据查葬于河畔，且筑莹立碑；又入户抢了衣冠，不多不少，共计四身行头，混入城中，在九道弯胡同一带不见踪影。恐生事端，毁我功德，祈求天尊降灵验，将妖僧擒拿归案，好佑弟子皇恩久沐，富贵永生！”祷毕，躬身退下；那都讲，正是二国师，便引大众齐声赞唱：

道行王心可以俦，分明深广赞无休。

香风经颂满殿堂，便佑黎民无患忧！那八戒房顶上闻听，道：“这伙倒不是歹人，还为百姓唱颂哩！”行者道：“你休听他唱得好！那贪官污吏，哪个不是打着为民的幌子做坏事，好欺世盗名！——待俺扰他一扰！”才要下手，忽听宫门外人声喧哗，闹嚷嚷进来一帮人，正是三国师，捉了一个和尚来。大国师、二国师闻报大喜，大圣、八戒却大吃一惊，谁料那剪臂大绑牵着往大殿走的会是沙和尚！八戒道：“莫非三师弟梦游，叫三国师撞上了？”行者摇头：“不能，不能！”忽冷笑，“适才咱们同师父说话时，他一吭不吭，莫不是装睡；见我俩出行，少不得尾随盯梢，正被那妖道撞上拿了！”八戒道：“既如此，拿了也活该！谁叫他不安好心！”

那大国师便下殿，劈胸揪住沙僧，“好个秃驴，从何处来，在此间都做了些甚，同伙藏在哪儿？与我从实招来！”沙僧吞吞吐吐，大国师动怒，将沙和尚猛一掼，令：“小的们，取我青锋剑来，先砍了这厮，明日好向君王讨五百两赏银！”那沙僧闻言，魂飞魄散，战兢兢道：“仙师息怒，小僧愿招。”

遂拜倒在地，供道：“小人沙悟净自东土来，流沙河人氏。一行四人，师父唐三藏、师兄孙行者、猪八戒，同往西方取经。几度春秋，来至贵国。那弄旋风摄死和尚的是大师兄孙行者，入室抢劫的是二师兄猪八戒，皆与小僧无关！小僧我为人忠厚，面慈心善，不争强，不好胜，识抬举，听人劝。乞仙师高抬贵手，饶小僧不死，庶继善缘，来日功成之后，衔草结环以回报！”

这厢房顶上八戒道：“我操！这厮下油锅也占高岗，只他是好人了！”行者道：“休言语，且听他往下怎说。”大国师笑微微道：“他几个现在何处藏匿，如实说来，饶你不死！”沙僧四下转圈看。众道士问：“你看个甚？”沙僧道：“我那大师兄孙悟空与二师兄猪八戒先出来了，我伯他们在飞檐上伏着，又怕他变蠓虫什么的，说甚都听见了，泄了密，坏了仙师老爷的事！”二国师、三国师闻言，并不在意，道：“唬谁呢！”催他快说。却听大国师道：“那孙悟空，我却知他底细，大意不得！”便招呼众弟子，灯笼火把，四处寻看。大国师果有些灵性，听房檐上有细微动静，便亲自腾挪上房查验。

行者见躲不过，掣出棒来，劈头打去。大国师急避，脚下一滑，顺房脊骨碌碌滚下去，被二国师、三国师扶起，皆道：“大哥，你怎的这般不当心！”大国师挣脱两个道：“房上果然有人，打了我一棍！”两个惊惊，各持兵刃，喝道：“房上是谁？胆敢行刺国师！”挥手令众弟子将王皇殿围个水泄不通。那沙僧呵呵大笑：“是谁，是我大师兄！还不快备酒请他下来赔罪，不然他发起怒来，便捣毁你小小道观！”三个国师皆怒曰：“这厮怎这般会变脸？适问谣尾乞怜，转眼气壮如牛！”气不过，便踹了他几脚。那沙僧便在地下打滚，喊道：“大师兄，还不快来救救兄弟！”

行者虽恼悟净是墙头草，毕竟是兄弟，起了恻隐心，大喝一声：“休得无礼，老孙来也！”跳下去。那八戒问：“猴哥，老猪也跟下去？”行者道：“且在上头，作个呼应！”八戒道：“要是请你吃酒，可招呼一声！”便骑在屋脊上看热闹儿。

二国师、三国师见孙大圣跳至玉阶前，挥剑上前便砍，大圣也不还手，只听乒乒乓乓，那脑瓜上直冒金星！惊得住了手，两腿发颤，“好个和尚，端的头硬！”大国师喝道：“兄弟，知他是谁？——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孙大圣！还揪老虎胡须，不快些摆酒接风！”那房顶上八戒耳尖，“哥，还真要请你吃大酒席哩，兄弟也叨光了！”却听行者道：“妖道，谁耐烦吃你酒！——据闻你等崇道灭释，十年间屠杀僧人无数；老孙亲眼便见三个，暴尸城头，惨不忍睹！今日先要与你算清这笔账！”

大国师推诿道：“大圣休要道听途说！其实崇玄灭佛是皇上旨意，与我兄弟无关！”行者道：“你道无关，俺却有证家哩！那三宝寺大小僧官是怎么死的？”二国师心惊：“这厮却知底细！”辩道：“那是和尚无能，灭不了蝗害，国君动怒，才砍了那帮秃秃脑袋！”行者冷笑：“俺闻那时和尚念七日记不灵，你们兄弟设坛作法一宿便祛了害虫，甚觉蹊跷！明日便要与你等面君，辨个是非曲直，为冤死僧侣讨个公道！”三国师道：“那金銮殿岂是府衙公堂，许你远来和尚吵嚷胡闹！”行者怒道：“谁与你吵闹！老孙是要与你兄弟三个比试法力！倘俺赢了，你三个便任俺发落——”那二国师接道：“若你输了，便随我们处治？”行者道：“便是这话！”却又笑道：“只怕大国师不敢与俺小和尚赌胜！”两兄弟见大国师沉吟不语，激道：“大哥，俱他怎的！”大国师无奈，硬着胆气道：“吾曾惧过何人？笑话！”

行者冷笑道：“既如此，那便明早宫廷见！”转身欲走。沙僧急道：“哥

来，带上我！”行者有意吓他：“你便在此处耍一夜，俺回去替你向师父告个假！”沙僧垂泪道：“此处不甚好耍。他们惧你却不惧我老沙。呜呜……”行者安慰：“兄弟，莫哭，莫哭！明儿清晨俺看你要是少一根毫毛，便叫主人赔五百两黄金！”那大国师听了，急令：“还不快给我放了沙长老，找麻烦！”三国师道：“大哥说谁哩？不是你叫兄弟抓抓抓和尚？”一气便口吃了。二国师忙给沙僧松了绑。沙僧爬起来，扯着行者的手，一迭声地喊哥道谢。行者道：“且回去再言语！”唤上八戒，自回伊婆婆家。

那唐三藏早已醒了，正在屋里来回转圈子。看见三个平安回来，长出了口气：“阿弥陀佛！你们不言语便走，去何处了？可吓死为师了！”八戒卖弄，说了一回。三藏埋怨行者生事：“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明日国王面前若胜不了那三位国师，可是自寻死路了！”行者道：“师父请放宽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细瓷活儿！”

且道玉清观里，自孙大圣一行走后，大国师便愁眉不展。那两兄弟劝他道：“大哥，那孙和尚头虽硬些，有甚可惧的！楞头青大都有勇无谋，好对付，好对付！”大国师道：“你们哪里晓得他的底细！他五百年前曾——”那两兄弟笑道：“哥哟，哥哟，他五百年前是老虎如今也老掉牙了！”大国师转念想：“也罢，说出来吓着他俩，倒帮了那猴子的忙了，不如瞒着，好叫他们卖力！”遂笑道：“兄弟们言之有理！事至如今，怕有何益！不如合力与那厮斗！”便坐下议谋一番。大国师毕竟出道早，因曰：“若寻常斗法，恐难取胜，若我等败了，十年心血便付之东流，那国师府要易主人，更难抛舍的是那些可心的美人……”言说着不禁黯然，二国师劝道：“大哥，休这般伤怀，准说咱们要败了？”大国师道：“要胜也难！除非借刀杀人，方可将他们赶出城邑，保全我等官位颜面！”如此这般说了一番。那二国师便依计乘车连夜出城，往南山去了；三国师遂令众弟子趁夜色满城里贴简帖儿。又嘱他们天亮后去酒楼茶肆市井热闹场所去传言播语，煽风点火。诸弟子遵命分头行事。那东土和尚还呼呼大睡，蒙在鼓里。

转瞬天光，伊婆婆起得早，闻听要与国师斗法，喜忧参半，忙备了早点。众僧用罢，欲动身，伊婆婆道：“我道儿熟，引你们去！”便结伴出门，将至大街，在棵大树上，见一张简帖儿，上书：

新来秃驴两双，将引灾祸崇殃：

南门黄云蔽日，东城枯草干塘。唐僧惊道：“行者，这分明是骂我们的哩！只不解‘黄云’何意。”行者冷笑：“师父休怕，这是那三个妖道蛊惑人心的，等老孙宝殿上赢了他，这谣言不攻自破！”转过街角又见墙上有简帖道：

东土四和尚，姓孙沙猪唐，

捉他一个，赏银千两！伊婆婆笑道：“你们果然不凡，这价钱看涨哩！”一路行来，那道旁店中，皆有人指指点点，迎面撞上的，俱侧目而视。唐僧心烦道：“悟空，我料今日之事不妙！咱们犯了众怒也！”孙大圣嘴上说：“不怕！不怕！”见此景象、心里也不免嘀咕。便到了皇城前。那午门官见唐僧一行来了，通报进去，片时，国王传旨，让唐僧四僧进殿，却拦住了伊婆婆，婆婆还不依，嘟嘟嚷嚷的。

众僧入皇城，行过御水桥，来至金殿前，见三个国师已列在丹墀下。众僧拜过国王，独孙大圣昂首不拜。国王怒曰：“那和尚为何不拜寡人？”大国师道：“他便是那二虎货，休与他一般见识！”国王先时已听有司报民间

有筒贴，不耐烦道：“这便是那四个祸种，为何不拿下绞杀示众，却与他斗什么法！”才要传令殿下禁军擒拿四僧，忽听大国师道：“那妖僧有些神通，不便径直下手！与他赌一赌，叫他输得心服口服，再受惩治便无话说！”国王即改口道：“便依国师之言，与他斗法！输了再治罪！”

大国师朝行者拱一拱手，“敢问孙大圣，你与我等赌什么？”行者道：“客随主便！”那二国师按捺不住，“我先露一手让和尚开开眼！”便跳下玉阶，运膂力将殿左大石狮子弯腰抱起来，趋趋喳喳行了十几丈远，抛在地下。那文武百官皆赞道：“好神力！”二国师喘气周流了，得意道：“我半葫芦大力丸岂能白吃！”八戒撇嘴道：“我的乖，搬这点东西还要吃大力丸？老猪昨日只吃了几个萝卜丸子，倒要试试！”便缩起袖子下殿去，将那右厢的大石狮子，轻轻揽起，便围着大殿快步颠起来。片时绕了两匝，还要绕，叫行者拦住：“呆子，够了，休卖弄了！”惊得一殿上下鸦雀无声，臊得一国师面红耳赤。

那三国师不服气，径罕那御水桥上，道：“和尚，可愿与我比比水性？”不曾想八戒、沙僧皆争着上阵，沙僧道：“二哥，你适才露脸了，该轮到小弟登场献丑！”八戒方不争池。沙僧便也到御河畔，拱手道：“那国师，是比凫水还是捣猛儿老牛大憋气？——比游水，老沙我泅过八百里流沙河；比憋气我在水下时常睡十天半月不上岸儿！”三国师听了，先自怵了一头，却支撑道：“都不是！我要与你比独木行舟！”便唤弟子取一梧桐树枝来，抛在水中，他便跳上去，踩着那枝条儿顺水行了一里多远，人不下沉；跳上岸，水不湿衣。那百官少不了又是奉承夸赞。沙僧微微冷笑，不用树枝，只摘片桐叶丢在河面，便跳上去，随心所欲，进退迂回，如履平地！那唐僧赞道：“先时达摩一苇渡江，不过如此！”

沙僧在水上游戏了约半个时辰，那大国师道：“且请上岸，也是你家赢了！”沙僧得胜登岸。大国师道：“外赌皮毛内赌心，我与你等赌赌灵性慧机如何？”便指那桥道：“和尚，你道是水流还是桥流？”那行者听了抓耳挠腮，八戒沙僧也愁眉苦脸。唐僧笑微微道：“贫僧来答。”作偈道：

立岸看水走，乘舟见桥流，
水桥不动时，心是飘泊舟。
有意千般风景在，

清虚万种事体休！大国师闻唐僧言语，赞一声：“好和尚！”复问：“一根檀木，两头刮削，一样圆直，你答何端为本，何端为末？”唐僧道：“置木于水塘，低沉者为本，稍沉者为末。”大国师又问：“有一掬水，却胜于南海，何故？”唐僧道：“海虽大，只有一劫；倘以一掬水施舍，其福德可延千万劫，受甲无穷，故此胜于大海！”

那大国师一厢问，唐僧一厢答，只听得文武百官频频颌首，行者三个连连喝彩！大国师知不能难倒唐僧，便念咒语，顿时御水河里长出一枝芦苇，亭亭玉立，忽地开出一簇雪白的芦花！君王诸官惊叹不已，行者执金箍棒也去那河畔，搅了搅水，低声道：“河伯听着，如不按老孙意思办，打断你的狗腿！”霎时，水面生出一株芙蓉，须臾开出两朵花朵，一赤一白，车盖大小，备有绝色女子翠袂飘拂，在花上舞蹈。那国王垂涎道：“敢问圣僧，可否请两位仙子陪陪寡人？”行者咄一声，仙女不见了，行者道：“两位仙子知大王嫔妃成群，不愿做小的，生气走了，老孙也无奈！”国王亏憾不已。

那大国师恼羞成怒，仗剑披发，口中念念有词，片刻之间阴风飏飏，飞

沙走石，现出一头猛狮，目如铜铃，口似血盆，吼声震天，直扑唐僧。唐僧胆战心惊，叫一声：“悟空救我！”跌倒尘埃。

好大圣，抢过去，一棒将那巨狮打翻，登时碎成万段，细一瞅，原是那大殿下石狮子变化的！行者微微冷笑：“大国师还有甚法宝，都请用出！”

大国师不言语，起身往殿下走，叫八戒掣耙拦住，“你道输了要凭俺和尚发落，怎的不言语要溜？”大国师身上直冒冷汗，口上却硬道：“谁要溜，找要与你大师兄赌腾云哩，看谁先到南天门！此乃最后一赌，大王百官俱是证家！”八戒呵呵大笑，“蠢妖道，这回你是死定了！”天下谁不知俺大哥的筋斗云快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你能胜他！”大国师脸皮微红道：“耳闻不如亲历，倒要真实赌一赌才心悅口服！”行者摇头：“你这厮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罢了，老孙便先让你腾空一个时辰，再上天追你！”大国师竟欣然应了，起在半空，隐在云影里，也不腾云，片时，只借风传下一句话：“孙大圣，你再不腾云便输了也！”

那行者只想快些赢他，了结这番竟斗，冷笑道：“看看谁输！”便纵筋斗云走了，霎时便至南天门，吓得守门天丁忙吱吱嘎嘎闭了大门，报与天王：“孙悟空来也，不知又生甚事！”行者笑道：“无事，无事，只来门首转转！——等会若来个道士，你等与俺作证，说俺先到了便可！”众天丁连口应：“大圣放心，些许小事，敢不遵行！”

那大圣得意扬扬回车迟国，正要降下云头，却见城内外树木花草皆干枯而死，正南方又涌上来一大团黄云，细觑原是满天飞舞的蝗虫！心中方知中了那妖道的调虎离山之计！急敛祥光，便见御林军正使大棒子赶唐僧、八戒、沙僧，已出了午门。忙迎上道：“师父，咱们胜了，为何要这般待咱？”唐僧只摇头叹气，沙僧道：“哥呀，你只顾自己翻筋斗云玩耍，却不料那妖道回来的比你快当！说你枉称大圣，其实腾云胜不过他；你便恼羞成怒施魔法将一城草木毁了，又招来了蝗虫！那国王信以为真，本要治我等死罪的！幸师父苦苦央求，方改作赶出宫门！还不是不幸中之大幸！”行者气得连连顿足：“不消说了，是俺小觑了那厮能耐！”

他知斗不过老孙，便使诡计毁咱们名声！”伊婆婆叹息：“这般畜生，什么事都能做出！快些回家，我与你们烙些麻饼带上，速离了这城赶路吧！”

话音才落，便见一伙百姓，掂棒持刀，吆喝道：“杀和尚！杀这惹祸招灾的和尚！”唐僧惊得几乎跌下马来，叫沙僧搀住。行者使棒隔开众人。伊婆婆道：“各位乡邻，何故要杀和尚？”中有与她熟识的，道：“伊婆婆，你老糊涂了不是！这几个和尚将城内外水草皆弄得干枯，你也活不成了，还护着他们！”伊婆婆再言语什么，大众不听，上前要砍要打僧人，行者见状，道：“师父快打马头里跑，不然老孙难免伤人！”三藏道：“切莫伤人！”打马便走。八戒、沙僧左右护持，行者断后，急不择路，竟又来到东门。

那城门已关闭了，后面追兵将至，唐僧长叹：“我唐三藏一路上为妖魔困扰倒也罢了，今日却叫百姓家追得走投无路！莫非过不了这道坎儿？”行者道：“八戒，你去开门！”转身念动真言，对着巽地呼地吹了一口气，便见飞尘迷雾，对面看不清人，那八戒使耙子筑破大锁，开了城门，众僧急急如漏网之鱼，出了城，一气跑了十数里路，八戒直嚷脚疼，方停下，皆喘息不已。

且说那追赶的百姓，风止雾散，不见了和尚，又见城门洞开，知已出城，恐其再来“惹祸招灾”，便与守军合伙将那枯死的树木砍倒，设鹿砦，埋尖

桩，又回到城中，紧闭城门，众人上城守卫，不敢松懈。

那唐僧师徒歇了多时，口干舌燥，欲寻些水喝，见河也干了。进不得，守不得，进退维谷。三藏少不得埋怨行者多事，倘不与国师斗法，好生商议，岂能落入这般窘困境地！行者道：“这灾害皆是妖道所为，却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你们在此等着，俺去与那城头百姓讲理，好歹说得他们心转，齐心协力，灭那妖道，咱们也好洗清白上路！”三藏道：“只怕他一城军民皆不信我远道僧人

